正續古文辭類纂

〔清〕姚鼐 王先謙 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新編四川庫

正續古文辭類纂

〔清〕姚鼐 王先謙 編

浙江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八·杭州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新編小四庫』編輯緣起

中國的典籍浩如煙海，常人難以卒讀，也無須卒讀。故而擷其菁華、薈其精要，一直是閲讀者的要求、出版者的使命。

二百多年前，乾隆下令開館纂修『四庫全書』時，曾命館臣擇急要者四百餘種繕爲『薈要』，專供御覽，其量約當『全書』十分之一。八十年前，近代出版家海鹽張元濟先生主持出版『四部叢刊』，所收五百餘種萬餘卷，『皆四部之中家絃户誦之書，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缺者』（《印行四部叢刊啓》），總量與『四庫全書薈要』大致相當。『叢刊』因選目精當、版本精良而大行其道後，中華書局也不甘後人，別出心裁地推出了研究古籍的常備之書三百餘種萬餘卷，目爲『四部備要』。『叢刊』『備要』各領風騷，並駕海內，嘉惠士林，其功莫大。

八十年過去，人們的知識結構、閲讀興趣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在張元濟時代『家絃户誦、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缺』的四五百種典籍，如今連專家們也難以通覽。那麽，對於今天的一般讀者來説，哪些典籍是需要『如布帛菽粟』一樣常備的呢？我們認爲應該是四部之中具有代表性、概括性的最基本典籍。循着這樣的思路，我們選擇了經部的《十三經注疏》、史部的《二十五史》、子部的《百子全書》（即《子書百家》）。以上三部書在各自的部類中，都具有『母本』的性質，所在部類群書大多由其派生。

集部之書，日廣而日益，散無統紀，取捨之間，或以偏概全，或掛一漏萬，實難愜心。詳之『叢刊』，亦不過『取其已成宗派者……初祖二三家，以概餘子』。權衡再四，我們決定取分體裁的、通代的、大型的、著名的作品選，即紀昀所謂『删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的總集，於是就有了《正續古文辭類纂》、《駢文類纂》、《歷代詩别裁集》、《御選歷代詩餘》附《篋中詞》《廣篋中詞》、《元曲選》、《六十種曲》、《清人

雜劇》、《歷代散曲類選》等八部書，組成集部板塊。我們知道，「小説」家者流，在四部中向歸子部，所以，上述八部書已基本包羅了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各體文學的幾乎所有重要作品，大致能滿足一般學習者不時查閱、專業工作者案頭瀏覽之需；在規模上，與前三部的《十三經注疏》、《二十五史》、《百子全書》也是基本協調的。

約略計之，上述四大板塊得書一百五六十種、六千餘卷、八千餘萬字，信息量與「四庫全書薈要」、「四部叢刊」、「四部備要」等大致相當。「薈要」俗稱「小四庫」，今取其「四部」之義，暫用其名，而冠以「新編」二字，以示區别。

影印之書，版本爲貴。在版本的選擇上，我們務求精良。如《十三經注疏》用世界書局本，《二十五史》用范文瀾先生撰寫《中國通史》依據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加《清史稿》，《百子全書》用掃葉山房本，《御選歷代詩餘》用蟫隱廬本，《元曲選》用附有全套二百幅插圖的涵芬樓影印明刻本等等。其中的許多版本，已有近半個世紀未曾印過，彌足珍貴。

面對近一億個印刷符號，如没有完善的目録、索引，翻檢時無異大海撈針。爲盡可能方便讀者使用，我們在每種書的卷首編製了一目瞭然的目録，在每面上都標注了與目録一致的中縫，在書後編製了詳盡的人名或篇名索引（或二取其一，或二者兼具，酌情而定）。

「四庫全書」原本封面，以墨緑、曙紅、天藍、深褐四色區分經、史、子、集四部，色調相得益彰，高貴典雅。「新編小四庫」在設計上仿而效之，並以龍紋鋪墊，以求既得「四庫」韻致，又具現代氣息。

張元濟先生曾經指出：「書貴流通，流通之機，在於廉價。」目下書價不菲，而讀書人却大多囊中羞澀。有鑒於此，我們在編輯拼合時或用四合一，或用九合一，或用十六合一，在確保視覺效果的前提下，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版面，以減少印張，從而減輕讀者的負擔。

浙江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出版説明

《正續古文辭類纂》即《古文辭類纂》和《續古文辭類纂》的總稱。在古代散文的大型選本中，就影響和涵蓋面而言，當推本書爲首。

《古文辭類纂》爲清代姚鼐編選，共七十五卷，選録了戰國至清初的七百餘篇古文，分爲論辨、序跋、奏議、書説、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贊、辭賦、哀祭等十三類，每類作品前有小序，介紹該類文章的淵源、發展、文體特點等。

編者姚鼐（公元一七三一——一八一五年），字姬傳，號惜抱，安徽桐城人。乾隆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歷任山東、湖南鄉試主考官，會試同考官。參與纂修《四庫全書》。辭官後，歷主江寧、揚州等地書院凡四十年。工古文，曾受業于劉大櫆，是桐城派古文的集大成者。論文主張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兼備，並對散文藝術的特點和規律進行了一些深入的探討和總結。他的理論和作品，對當時和後世的散文作家都産生了很大的影響。姚鼐著有《惜抱軒文集》《五七言今體詩鈔》等。《古文辭類纂》是他宣揚桐城派散文主張的著名大型選本。

由于《古文辭類纂》選文時間迄於清初，隨着時間的推移，作爲一部大型古文選本，愈益顯得不够完整，所以此後又有兩種續選本問世，其中較有影響的是王先謙的選本。王氏仿姚鼐《古文辭類纂》體例，編選《續古文辭類纂》，采自乾隆迄咸豐年間三十九位作家的五百多篇古文，自述『竊附於姚氏之書，亦當世著作之林也，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王先謙（公元一八四二——一九一七年），字益吾，號葵園，湖南長沙人。同治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散館授編修，累遷翰林院侍講。歷任國子監祭酒，江蘇學政，長沙城南書院、嶽麓書院院長等職。治學重考證，論文贊成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並重，尤以義理爲主。辛亥革命後，還居鄉間，閉門著書。著有《虚受堂文集》《詩三家義集疏》《莊子集解》《荀子集解》《後漢書集解》等。

王先謙是近代較有影響的大學者，他的續選本與姚鼐選編的《古文辭類纂》，在清末至民初的一段時間内，自然被奉爲文章正宗的範本。清光緒年間，滁州李承淵將先前的刊本詳勘一過，以求要堂名義刊行。《四部備要》就收入了李氏求要堂校本。本社這次影印，選用的是民國戊午（公元一九一七年）上海會文堂書局本，其中《古文辭類纂》是據李氏本精校印行的一個本子，《續古文辭類纂》則直接用了王先謙虚受堂藏本。我們對原書作了縮小拼排，並編製了詳盡的目録等，相信這些工作會給讀者帶來方便。



浙江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目録

古文辭類纂

卷三十三　贈序類二

卷三十四　贈序類三

卷三十五　詔令類一

卷三十六　詔令類二

卷三十七　詔令類三

卷三十八　傳狀類一

卷三十九　傳狀類二

卷四十　碑誌類上編一

卷五十二　雜記類一

卷五十三　雜記類二

卷五十四　雜記類三

卷五十五　雜記類四

卷五十六　雜記類五

卷五十七　雜記類六

續古文辭類纂

卷七　序跋類四

卷二十　碑誌類四

卷二十一　碑誌類五

卷二十二　碑誌類六

卷二十三　碑誌類七

卷二十四　雜記類一

卷二十五　雜記類二

卷二十六　雜記類三

卷二十七　雜記類四

卷二十八　雜記類五

卷二十九　雜記類六

古文辭類纂卷七十五

九十五歲老人沈觀桂署



戊午夏上海會文堂書局依滁州李氏求要堂槧本精校印行

重印姚氏古文辭類篹王氏續古文辭類篹序

生民之初情志動乎內風氣應乎外發爲音聲語言以相交接足以達意而止稍進乃有文字孳乳施之簡策衆名既立詮寄始形連屬比類自成軌則萬事以察百世可俟於是體製蕃興作者代有剛柔靜躁稱感而出好尚不同工拙異趨自書契以來語其流變不可勝窮矣然道之顯者備在六藝前乎此者删定之所從後乎此者雖應物多塗取捨萬端莫能外焉夫性情所由宣道術所由立人倫之津逵治世之樞機罔有不資於文者用之朝廷邦國極於閭巷醻酢非誠不達非義不順苟違其道則羣志睽乖而菑患用起矯僞之辭民弗信也誑燿之言民弗從也故治世之文質厚而溫潤亂世之文傾詖而獷儇循理則爾雅密深用私則交誣互訟君子觀於一世之文章而其政教可知也若夫馳騁氣勢研鍊篇幅矜飾宗派競相題目以爲能事者抑亦末已當清之世桐城有方苞劉大櫆姚鼐之徒名爲能古文天下言文章者稱桐城雖未能深探六藝之本要其屬辭潔而有法陽湖李兆洛得

纂所集古文辭類纂久乃出之幾於户傳人學自屈原賈誼以逮其師之所造述叙次流別斐然有倫觀其所擇信非茍焉者也其後流風振於湖南而湘鄉曾國藩最爲雄桀長沙王先謙慕其餘習因有續類纂之刊視前書則不逮而乾嘉以來之鴻筆大略在焉故二編者不惟綴文之士所宜窺涉欲稽時俗升降亦將假鑒於斯今國家更新未遑文藝好異者或謂古法可棄審時所行轉益蕪薉知言者憂之茍未能反之結繩則先民之橥安可輕毀邪會文堂主人是以有取於姚王二纂廣之石印將利其流播用溉始志其諸皮弁鼓篋之倫信能觀乎此編亦可遠於鄙倍然後漸之以仁義潤之以禮樂庶乎道德可成文學可興矣戊午冬至清泠居士書

古文辭類纂序目

鼐少聞古文法於伯父薑塢先生及同鄉劉耕南先生少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遊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置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喜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為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敝棄於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俟焉於是以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為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為用不同者別之為上下編云

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著論取於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為其至而不及至者年為之也

賈生過秦論三首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卷一

韓退之原道　原性　原毀　諱辨　對禹問　獲麟解　改葬服議　師說　爭臣論

守戒　雜說錄龍說馬說　伯夷頌

柳子厚封建論　桐葉封弟辨　晉文公問守原議

李習之復性書三首錄其末 卷二

歐陽永叔本論三首錄其二　朋黨論　為君難論二首

曾子固唐論

蘇明允易論　樂論　詩論　書論　明論　諫論二首　管仲論　權論錄四首孫武六國項籍高帝

衡論錄三首御將申法用制 卷三

蘇子瞻志林錄六首平王魯隱公范蠡戰國任俠始皇扶蘇范增　伊尹論　荀卿論　韓非論　始皇論　留侯論　賈誼論　鼂錯論　大臣論二首 卷四

蘇子由商論　六國論　三國論　漢文帝論　唐論

王介甫原過　復讎解　劉才甫息爭 卷五

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為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為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表志敘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有序世不盡傳傳者或偽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獨優已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六國表序　秦楚之際月表序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高祖功臣年表序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劉子政戰國策序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漢諸侯王表序 卷六

韓退之讀儀禮　讀荀子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荊潭唱和詩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張中丞傳後序

柳子厚論語辨二首　辨列子　辨文子　辨鬼谷子　辨晏子春秋　辨鶡冠子

愚溪詩序 卷七

歐陽永叔唐藝文志序　五代職方考序　一行傳序　宦者傳論　伶官傳論　集古錄目序　蘇氏文集序　江鄰幾文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釋祕演詩集序 卷八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徐幹中論目錄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先大夫集後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序　書魏鄭公傳 卷九

蘇明允族譜引　族譜後錄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民賦錄序

王介甫周禮義序　書義序　詩義序　讀孔子世家　讀孟嘗君傳　讀刺客傳

書李文公集後　靈谷詩序

歸熙甫汲口志序　題張幼于裒文太史卷

方靈皐書孝婦魏氏詩後

劉才甫海舶三集序　倪司成詩集序 卷十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尚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為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置之下編兩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蘇子說齊閔王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中旗說秦昭王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李斯諫逐客書　論督責書十一
賈山至言
賈生陳政事疏　論積貯疏　論封建子弟疏　論封淮南四子疏　諫放民私鑄疏十二
鼂錯言兵事書　論守邊備塞書　論募民徙塞下書　論貴粟書
司馬長卿諫獵書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嚴安言世務書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吾丘子贛禁民挾弓弩議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　化民有道對十三
路長君尚德緩刑書
張子高論霍氏封事
魏弱翁諫擊匈奴書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屯田奏三首
蕭長倩入粟贖罪議
賈君房罷珠厓對十四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　論甘延壽等疏　論起昌陵疏　極諫外家封事　上星孛等奏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論治性正家疏　戒妃匹勸經學疏
侯應罷邊備議
谷子雲救陳湯疏
耿育訟陳湯疏
賈讓治河議
揚子雲諫不許單于朝書
劉子駿王舜毀廟議
諸葛孔明出師表十五
韓退之禘祫議　復讎議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柳子厚駁復讎議十六
歐陽永叔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十七

蘇子瞻上皇帝書十八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徐州上皇帝書　圜丘合祭六議劄子十九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進戒疏二十

右奏議類上編

董子對賢良策三首二十一
蘇子瞻對制科策二十二　策畧一　策畧四　策畧五　決壅蔽　無沮善　省費用
蓄材用　練軍實　倡勇敢　教戰守二十三　策斷三首幷中下二首
蘇子由君術策五　臣事策一　民政策一　民政策二二十四

右奏議類下編

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爲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爲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

趙良說商君
陳軫爲齊說楚昭陽　說楚王無絕齊　說齊以兵合於三晉　蘇季子說燕文侯
說趙肅侯　說韓昭侯　說魏襄王　說齊宣王　自齊反燕說燕易王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說齊不爲帝　遺燕昭王書　約燕昭王
蘇厲爲齊遺趙惠文王書　爲周說白起二十五
張儀說魏哀王　說楚懷王　說韓襄王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士　說齊宣王止伐魏　解受魏璧馬　黃歇說秦昭王
范雎獻書秦昭王　說秦昭王　說昭王論四貴
樂毅報燕惠王書
周訢止魏王朝秦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與秦二十六
魯仲連說辛垣衍　與田單論攻狄　遺燕將書
觸讋說趙太后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蔡澤說應侯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汗明說春申君
陳餘遺章邯書二十七
鄒陽諫吳王書　獄中上梁王書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眾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於此

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眾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故悉傳之

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為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為圬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為之傳為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謚及死事者不得為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謚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

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附焉
韓退之贈太傅董公行狀　圬者王承福傳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蘇子瞻方山子傳
王介甫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三十八
歸熙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歸氏二孝子傳　鈞溪翁傳　陶節婦傳　王烈婦傳　薑節婦傳　先妣事略
方靈皋白雲先生傳　二貞婦傳方氏任氏
劉才甫樵髯傳　胡孝子傳　章大家行略
韓退之毛穎傳三十九

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爲工耶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墓誌文録者尤多今別爲下編

秦始皇泰山刻文　琅邪臺刻文　之罘刻文　東觀刻文　碣石刻文　會稽刻文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四十
韓退之平淮西碑　處州孔子廟碑　南海神廟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袁氏先廟碑　烏氏廟碑
蘇子瞻表忠觀碑四十一

右碑誌類上編

韓退之曹成王碑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唐故相權公墓碑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四十二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太原王公墓誌銘　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國子監司業竇公墓誌銘　清河張君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孔司勛墓誌銘四十三　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李元賓墓銘　施先生墓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銘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墓誌銘　女挐壙銘
柳子厚故襄陽丞趙君墓誌四十四
歐陽永叔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四十五　河南府司録張君墓表　胡先生墓表　連處士墓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石曼卿墓表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瀧岡阡表四十六　張子野墓誌銘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黃夢升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梅聖俞墓誌銘　江鄰幾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蔡君山墓誌銘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四十七
王介甫贈衞尉卿李公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四十八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轉運判官劉君墓誌銘　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深甫墓誌銘　建安章君墓誌銘　孔處士墓誌銘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臨川王君墓誌銘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贈光禄少卿趙君墓誌銘　大理丞楊君墓誌銘四十九　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葛興祖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僊源縣太君墓碣　曾公夫人墓誌銘　僊居縣太君墓誌銘　鄭公夫人墓誌銘五十
歸熙甫亡友方思曾墓表　趙汝淵墓誌銘　沈貞甫墓誌銘　歸府君墓誌銘　女二二壙志　女如蘭壙志　寒花葬志
方靈皋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李抑亭墓誌銘
劉才甫舅氏楊君權厝志五十一

右碑誌類下編

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爲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韓退之鄆州谿堂詩并序　藍田縣丞廳壁記　新修滕王閣記　燕喜亭記　河南府同官記　汴州東西水門記　畫記　題李生壁五十二
柳子厚遊黃溪記　永州萬石亭記　始得西山宴遊記　鈷鉧潭記　鈷鉧潭西小邱記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五十三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三亭記　館驛使壁記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
銘豈獨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

頌贊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
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
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畧
其所列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
仍之余今編辭賦一以漢畧爲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
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録耳

蘇子瞻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七十二）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屈原九歌

宋玉招魂

景差大招

賈生弔屈原賦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七十三）

韓退之祭田橫墓文　潮州祭神文（五首錄一）　祭張員外文　祭柳子厚文　祭侯主簿文　祭薛助教文　祭虞部張員外文　祭穆員外文　祭房君文　獨孤申叔哀辭　歐陽生哀辭

李習之祭韓侍郎文（七十四）

歐陽永叔祭資政范公文　祭尹師魯文　祭石曼卿文　祭蘇子美文　祭梅聖俞文

蘇子瞻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柳子玉文

蘇子由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王介甫祭范潁州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王回深甫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李副省文　祭周幾道文　祭束向原道文　祭張安國撿正文

方靈臯宣左人哀辭　武季子哀辭

劉才甫祭史秉中文　祭吳文肅公文　祭舅氏文（七十五）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遽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桐城姚鼐纂集序目

校栞古文辭類纂後序

桐城姚姬傳先生所爲古文辭類纂早已風行海內學者多有其書矣顧先生於此書初纂於乾隆四十四年時主講揚州梅花書院乾嘉之閒學者所見大抵皆傳鈔之本至嘉慶季年先生門人興縣康中丞紹鏞始栞於粵東道光五年江甯吳處士啟昌復栞於金陵然康氏所栞乃先生乾隆閒訂本後二三十年先生時加審訂詳爲評注而圈點亦與康本互有異同蓋先生之學與年俱進晚年造詣益深其衡騭古人文字尤精且密矣然吳氏栞本係先生晚年主講鍾山書院時所授且命付梓時去其圈點道光以來外省重栞大抵據康氏之本而吳本僅同治閒楚南楊氏校栞家塾不甚行世而外閒學者雖多讀此書容有未知康栞爲先生中年訂本吳栞爲先生晚年定本又未知先生命名古文辭類纂纂字本漢書藝文志康氏不明纂字所由來誤栞爲古文辭類纂至今古文辭類纂之名大著鮮有知爲纂字本義者已又耳食之徒以康本字句時有脫譌不如吳本經先生高第弟子梅伯言管異之劉殊庭諸君讐校之精然康氏栞本實出先生高弟李申耆李君又實司校栞之役者也承淵少讀此書先後得康吳兩本互爲校勘乃知各有脫譌均未精善所謂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爲得者也不知爲姚先生原本所據尙非各種精本未及詳勘抑亦諸君子承校此書不免以輕心掉之者也二十年來承淵凡見宋元以後康熙以前各書舊槧有關此書校勘者隨時用硃墨筆注於上下方積久頗覺近完美又桐城老輩如方望溪侍郎代果親王所爲古文約選均用圈點學者稱之姚先生承方劉二公之業亦嘗示學者前輩批點可資啟發即所纂此書不但評注數有增加而圈點亦隨時釐訂惜往年無由得見耳頃與先生鄉人蘭陵逸叟相往還偶談此書逸叟即出行篋所錄姚先生晚年圈點本見示大喜過望詢所由來乃得諸其鄉先生蘇厚子徵君惇元徵君即得諸姚先生少子耿甫上舍雉家藏原本而錄之者也承淵早歲浮家久離鄉土念吾滁州僻處江淮之閒四方書賈足跡罕至鄉塾所讀不過俗行古文析義觀止等本不足啟發後學神智乃假逸叟藏本錄其圈點於所校本上付諸手民栞於家塾庶幾吾滁可家有其書不爲俗本所囿矣至栞版改從毛氏汲古閣所栞古書格式字畫力求精審又康刻於姚先生所錄漢文時用漢書古字今考姚先生所錄漢文其例不一有以己意參用史記文選及司馬氏資治通鑑眞氏文章正宗等書字句者今亦酌爲變通凡一文參用各本者則均用通行宋字惟單據漢書本文則仍遵用漢書本字以存其眞惟姚先生定本雖有圈點而無句讀承淵伏念窮鄉晚進所讀古文不惟藉前人圈點獲知古人精義所在即句讀尤不可輕忽句讀不明精義何有昔班氏漢書初出當時如大儒馬融至執贄於曹大家請授句讀韓昌黎上兵部

李侍郎書亦有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之論我　朝乾隆三年冬
詔栞十三經二十一史時方侍郎苞曾上重栞經史事宜劄子中一條有舊刻經史俱無句讀盍以諸經注疏及史記前後漢書辭義古奧疑似難定故也因此纂輯引用者多有破句臣等伏念必熟思詳考務期句讀分明使學者開卷了然乃有裨益云云意至美也法至善也惜當時竟未全行今姚先生所纂此書既精且博論者以漢唐文字句法古奧多有難明承淵以為唐宋以來洋洋大篇句讀亦未易全曉矧窮鄉晚進讀書不多頓見此書恉義未適不免以破句相授貽誤來學匪為淺鮮今承淵竊取方公之義每讀一篇精思博考句點分明雖未必一一有合古人而大要固已無失昔顏祕監之注漢書胡景參之注資治通鑑間有破句有失兩書本恉者以二公之學識通博精神措注尚未能毫髮無憾而況後人學識精神遠出二公之下者哉惟有不偏執己見勤學好問一有會悟隨時改正而已惟承淵所讀間有句讀與前人有異及近代名公偶有句讀能補前人所未明者且有刪改康吳原書字句恐滋後人所疑者容當別為札記一編附於本書之後不過使窮鄉晚進增廣見聞便於誦習而已非敢云能補姚先生之所不逮也第康吳之本校栞雖未精審而兩序實能發明姚先生所纂大恉今仍附錄之俾讀者詳悉而承淵更不敢再贊一辭焉

光緒二十七年歲在辛丑正月元日滁州後學李承淵書於上海求要堂寓

康刻古文辭類纂後序

余撫粵東之明年兒子兆奎師武進李君兆洛申耆來語次及桐城姚姬傳先生古文辭類纂一書在其家余嘗受學於先生凡語弟子未嘗不以此書非有疾病未嘗不訂此書蓋先生之於是亦勤矣顧未有刻因發書取其本校付梓人序其後曰先生博通墳籍學達古今尤善文章然銘之必求其人言之必附於道生平未嘗苟作也以乾隆二十八年入翰林散館改刑部歷官郎中典試山東湖南當　國家平治之際而已無言責於廷臣集議嘗引大體無所附麗于文襄公方招致文學之士欲得先生出其門先生不應謝病歸歸後數年客揚州有少年從問古文法者於是集次秦漢以來至方望溪劉海峯之作類而論之總七百篇七十四卷先生之著述多矣何獨勤勤於是哉蓋以為古文之衰且七百年　本朝作者以十數然推方望溪劉海峯望溪之言曰學行繼程朱而後文章介韓歐之閒為得其正昔之君子學古先聖王之書通其指要致其精粗本末賅備然後形而為言崇之如山放之如海渾合元氣細湊無倫其於事也資之無窮用之不竭如飲食水火之不可釋者文之至盛也次則鏡治亂之體救當世之急言出乎己不必古人之盡同也量足以立不必事行之於我也若夫不偏不該馳騁事物縱麗可喜不失尺寸則所謂小言者矣秦漢唐宋文章閎儁後世莫及亦比於其次而已然猶代不數人人不數篇蓋難也如是以至於今不知古人之純備不究修辭之體要而決裂規矩沈酣淫詖者往往而然後生小子循而習之則古文之學將不可復振已乎不有開之孰能起之開之以言不若導之以道導而不然導而不當則亦俟焉以語來者嗚呼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必也言有物而行有恆乃得與於作者之林矣先生為先榮祿庚午同年伯父茂園先生之友余從宦金陵侍先生於鍾山講席先生曰為學不可以不勤植品不可以不端學勤則所得固品端則行不移而知致焉氣充焉所守於內者如此其施於外者宜何如哉是先生之教也其所著有惜抱軒詩文集二十六卷九經說十七卷三傳補注一卷惜抱軒筆記八卷皆已刻古文辭類纂七十四卷今之所刻也康紹鏞識

吳刻古文辭類纂序

桐城姚惜抱先生撰有古文辭類纂七十五卷先生晚年啟昌任爲刊刻請其本而錄藏焉未幾先生捐館舍啟昌亦以家事卒卒未及爲也後數年興縣康撫軍刻諸粵東其本遂流布海內啟昌得之以校所錄藏其閒乃不能無稍異蓋先生於是書隨時更定沒而後已康公所見猶是十餘年前之本故不同也夫文辭之纂始自昭明而文苑英華等集次之其中率皆六代隋唐駢麗綺靡之作知文章者蓋擯棄焉南宋以後呂伯恭眞希元諸君稍取正大而所采殊隘迄於有明唐應德茅順甫文字之見實勝前人然所選或止科目時文之計自茲以降蓋無論矣且夫無離朱之明則不能窮青黑無夔曠之聰則不能正宮羽無孔孟之賢聖則不能等差舜武品題夷惠文辭者道之餘纂文辭者抑教之末也顧非才足於素學溢於中見之明而知之的則亦何以通古今窮正變論昔人而毫釐無失也哉逞私臆而言之陋而不可爲也執一得而言之狹而不足爲也自梁以來纂文辭者日衆而至今訖無善本其以是也夫先生氣節道德海內所知茲不具論其文格則授之劉學博而學博得之方侍郎然先生才高而學識深遠所獨得者方劉不能逮也蚤休官著述嗜學不倦是以所纂文辭上自秦漢下至於今蒐之也博擇之也精考之也明論之也確使夫誦者若入山以采金玉而石礫有必分若入海以探珠璣而泥沙靡不辨嗚呼至矣無以加矣纂文辭者至是而止矣啟昌於先生既不敢負已諾又重惜康公用意之勤而所見未備遂取鄉所錄藏本與同門管異之同梅伯言曾亮劉殊庭欽同事讐校閱二年而書成是本也讐無方劉之作而別本有之今依別本仍刻入者先生命也本舊有批抹圈點近乎時藝康公本已刻入今悉去之亦先生命也道光五年秋八月受業門人江甯吳啟昌謹記

論辨類一

賈生過秦論三首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漢書作仰關史記作叩關孫校對下開關字作叩爲當師古乃從作叩字是流俗本非也）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舊本秦王字史記本如此漢書俱作始皇帝按陳說秦此亦俱始皇爲秦王似直恐纂秦不得其意）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震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閒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櫌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固兄合後二篇義乃完然首篇爲特雄駿閎肆）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

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嗸嗸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于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于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己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知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

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古文辭類纂卷一　終

古文辭類纂卷二

論辨類二

韓退之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閒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論仁義道德是求其端自古之爲民以下五段皆訊其末之事）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顚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强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此段闢老）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淸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段闢佛）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此段闢老仍承害至爲備患生爲防來順甫云正譬縱送各無數語是筆力天縱）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邢疏云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公意蓋同此）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此段闢佛仍承棄君臣父子來）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

聾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韓退之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韓退之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曾滌生先生云此用管子九變及戰國策乃爾雅吾道王文法）又嘗語於眾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韓退之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劉海峯先生云精悍反覆辨難曲盤瘦硬已開半山門戶但韓公力大氣較渾涵半山便刻露斬削其別湖）

韓退之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

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者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韓退之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韓退之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衞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于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與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啟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韓退之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按句讀及巫醫樂師百工未嘗非授業但非傳道解惑耳此兩段明是以授業之師陪傳道解惑之師而用兼從化使人不恥）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按援聖人猶且從師意來說以終有句必有師之意）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韓退之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

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illegible]）

韓退之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楥而外施窞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韓退之雜說（四首錄二）。。。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一句斷）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才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眞無馬邪其眞不知馬也

韓退之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皆字句下貫末四層）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

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太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此卑者極卑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此高者極高若與於一道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用意反側窮議論似太史公論贊

柳子厚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叛人人怨皆是民字避諱後未改正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理人之臣治統於丞相御史大夫及監郡御史不使守事專增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亂人亦當作亂民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

勢也（[illegible]云[illegible]論雄俊[illegible]可爲作文之法）

柳子厚桐葉封弟辨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劉海峰先生云封唐叔事呂覽亦言之以爲周公說苑君道篇采之若史記晉世家則以爲史佚）

柳子厚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于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之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册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宏石得以殺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李習之復性書（三首錄其末）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邪休邪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鶩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邪（[illegible]先生云文[illegible]）

古文辭類纂卷二終

古文辭類纂卷三

論辨類三

歐陽永叔本論（三首錄其大）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

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幷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閒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幷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幷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歐陽永叔朋黨論 在諫院進。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幷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淸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淸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二首。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强。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强辨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耳。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淸泰帝患晉祖之鎭太原也。地

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當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為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為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為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眾心而斂國怨乎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辨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軍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荊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荊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荊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荊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閒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閒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歐公之論平實詳切

諫悟君上此篇為宜

曾子固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彊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為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眾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閒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君者

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蘇明允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可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飢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秘怪以誇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海峯先生云出入起伏縱橫如志甚雄而轉

蘇明允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茅順甫云論樂之旨非是而文特嫵媚百折無限煙波又云蘇氏父子於經術甚疏故論六經處大都渺茫不根特其行文縱橫往往空中布景絕處逢生令人有凌雲御風之態劉海峯先生云後半風馳雨驟撲擇斥之致而機致圓轉如轆轤

蘇明允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驅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

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蘇明允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執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此段說權用而風俗之變益甚此下說風俗之變而因用其權　此文首先提清兩層後面先應後一層再應前一層使其文有反覆之致）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鎭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蘇明允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故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邪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蘇明允諫論二首（并序）。。

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

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讋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蒯通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籍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逄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逄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逄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蘇明允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翟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蘇明允權書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獘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讎吳也句踐不頹舊冢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爲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辭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眾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眾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眾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眾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眾而已矣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邪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讎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閒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

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眞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劒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刼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高帝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刼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鎭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邪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蘇明允衡論十首之二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邪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申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邪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罪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於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槩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鬻屨旣爲其大者又爲其次者又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尙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縋石以爲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眞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爲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陵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紈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償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之私償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旣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爲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爲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爲今之弊不過吏胥骫法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梃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强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强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歎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飢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撫飢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旣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旣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

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啟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此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禁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古文辭類纂卷三終

蘇子瞻志林

平王。。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頴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度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畔之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蒍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强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强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强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鄀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魯隱公。。。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弒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

里克則優施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
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怪者吾獨表而出之
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
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
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愚而何
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嚙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
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
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
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汙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
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
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illegible]

[illegible]

范蠡。。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句踐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
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
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
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
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靜無爲以老於
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
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
復見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仲連則
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
而深悲焉

戰國任俠。。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
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于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
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
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
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
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
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
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
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
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
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
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
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
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
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
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
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
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
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
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
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
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
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始皇扶蘇。。。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
恬兵于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
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
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
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
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
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
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
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
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
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
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

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應殺義帝之兆）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應疑增之本）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蘇子瞻伊尹論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此下一段承辦大事二句發論）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此下一段承立大節二句發論 [illegible]）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承無以異）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承有所蔽）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上總結三段）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立大節反面）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應起處大節）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闊之行，則天下群起而誚之，（辦大事反面兩層反面側分應兩處似是文字變幻處）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蘇子瞻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

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于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蘇子瞻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樂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與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蘇子瞻始皇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故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亂貴于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于詐也悲夫

老泉責東坡少年如此此後乃自變成體耳。東坡才思大于厥考矣而筆力堅勁或不逮也

蘇子瞻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鬭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

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閒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閒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九數切濁惡之流俗王遵岩所謂此卻尉腆子）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勌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閒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閒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獘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于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蘇子瞻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能毅學）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有待）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有忍）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閒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閒而遽爲人痛哭哉（不能待）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不能忍而致是亦[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待）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蘇子瞻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閒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閒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閒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蘇子瞻大臣論二首。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

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于頸而附于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内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曾城先生云易胤允之名以崔非故也然其字昭然）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迫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憂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内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于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古文辭類纂四終

論辨類五

蘇子由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内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

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强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强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蘇子由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閒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閒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蘇子由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蠭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眞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邪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鈍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閒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荆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蘇子由漢文帝論。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强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强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遺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强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穽時何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鼂錯者鮮矣

蘇子由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强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

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治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眾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正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于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懾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王介甫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鬭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于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為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王介甫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為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為亂世之為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為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為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於士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為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于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劉才甫息爭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語文學其鄙有樊遲其狂有曾點孔子之師有老聃有郯子有萇弘師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問子桑伯子而孔子許其為簡及仲弓疑其太簡然後以雍言為然是故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嗚呼此其所以為孔子歟至於孟子乃為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當時因以孟子為好辨雖非其實而好辨之端由是啟矣唐之韓愈攘斥佛老學者稱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黨有朱陸之同異為洛之徒者以排擊蘇氏為事為朱之學者以詆譏陸子為能吾以為天地之氣化萬變不窮則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盡昔者曾子之一以貫之自力行而入子貢之一以貫之自多學而得以後世觀之子貢是則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嘗區別於其間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夫所惡於楊墨者為其無父無君也斥老佛者亦曰棄君臣絕父子不為昆弟夫婦以求其清淨寂滅如其不至於是而吾獨何為訾訾之大盜至胠篋探囊則荷戈戟以隨之服吾之服而誦吾之言吾將畏敬親愛之不暇今也操室中之戈而為門內之鬭是亦不可以已乎夫未嘗深究其言之是非見有稍異於己者則眾起而排之此不足以論人也人貌之不齊稍有巨細長短之異遂斥之以為非人豈不過哉北宮黝孟施舍其去聖人之勇蓋遠甚而孟子以為似曾子似子夏然則諸子之跡雖不同以為似子夏似曾子可也居高以臨下不至於爭為其不足與我角也至於才力之均敵而惟恐其不能相勝於是紛紜之辨以生是故知道者視天下之歧趨異說皆未嘗出於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餘夫恢然有餘而於物無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無外也惜抱稱為高本於莊子但不述莊子之閎奇耳

古文辭類纂五終

序跋類一　　古文辭類纂六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後漢明帝紀應門失守關雎刺世章懷引薛韓詩章句云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刺之按太史公意以關雎即為諷作與孔鄭說論語擊磬亦以為衰時人作義不知亦是從魯說否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公孫固一篇十八章在藝文志儒家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曆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曆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謚[illegible]家陰陽神運家終始之說也入諸子略陰陽家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為成學治國聞者要刪焉今本治古文者於此篇以一二字斷句爾者須按當作治國聞者為是

司馬子長六國表序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閒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于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于戰攻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

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司馬子長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司馬子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illegible]叔字衍）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illegible]）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為本

司馬子長高祖功臣侯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殞命亡國秏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司馬子長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荊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眾豈以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劉子政戰國策序。。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

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為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于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始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殽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眾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易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此文固不若過秦論之雄駿然沛然滂薄無奇詞文而自能盡意若莊子所謂大雅含弘此境亦賈生所無也）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周曆已移仁不代母（薑塢先生云宋書志五德遞王有二家之說騶衍以相勝之義劉向以相生為義按前漢律歷志引劉歆三統曆譜周以木德王漢高祖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為火德秦以水德在周漢之間猶共工氏在包犧炎帝之間霸而不王為閏位不當五德之序此文首言周曆已移漢以漢代周而天復以秦值其位者仁不代母耳）秦值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皇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弧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卻慮父子作權近取于戶牖之閒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班孟堅漢諸侯王表序。。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霸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虖阸陿河洛之閒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強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曆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亙九嶷為長沙諸侯比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

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頭拔太史公年表序託意高妙氣勢雄遠有包舉天下之概孟堅此文多因太史公語議論尤密而文體則已入卑近范蔚宗以下史家率摹仿之

古文辭類纂六終

古文辭類纂七

序跋類二

韓退之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韓退之讀荀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伯易伯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韓退之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遊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於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洋州許使君為京兆忠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李使君為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為秘書監溫司馬為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illegible]先生云華實之

刺史東州後改巴州盛山今夔州府開縣朐䏰漢志作朐忍朐音劬忍如字說文作朐䏰徐鉉讀朐音蠢䏰音允今雲陽縣漢雲安縣也

韓退之荊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荊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荊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為荊潭唱和詩序

韓退之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與眾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鬭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於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醆斝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升坐於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

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韓退之張中丞傳後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方望溪先生云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言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則當時有是語者去疾不詳而苟同之也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新唐書云議者謂巡始守睢陽眾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自食人而殺人于是張澹李紓董南史張建封樊晁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按此文上兩段皆為巡遠當時之辨下一段由編籍之論叔為緊許遠諸而以小人之好議論五行為上下文作紐

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州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

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柳子厚論語辯二首。。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爾。或曰：仲尼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此語程子亦取之朱子載之集註前然謂其未必然彼吾竊推子游有子稱之徒吾竊而於子游稱子曾子有子稱子以聖門相稱皆如此非以字與子為示輕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者也。上之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己；下之無湯之勢，而己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己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方侍郎云固然若其究也遂使人可思而不可即

柳子厚辯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四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狐公、紀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

不可謂紀雖不概于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于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道世無悶者其近是與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偽作好文者可廢邪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方侍郎云此作[illegible]）

柳子厚辯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若有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為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柳子厚辯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方侍郎云[illegible]而辭[illegible]然難[illegible]）

柳子厚辯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柳子厚辯鶡冠子。

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為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柳子厚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知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古文辭類纂七終

序跋類三

古文辭類纂卷八

歐陽永叔唐書藝文志序。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

六也可不惜哉

歐陽永叔五代職方考序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士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陵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荊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晉平二州附於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一作遂屬吉襄州本鄭州開元十三年以鄭鄚文相類更名此考作漢）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荊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唐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變遷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半據當日數十年之間易世者五其所當州郡今約畫次如掌）

歐陽永叔一行傳序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群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跡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歐陽永叔宦者傳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藉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歐陽永叔伶官傳論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

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illegible]

[illegible]

歐陽永叔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眞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illegible]

[illegible]

歐陽永叔蘇氏文集序

余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歐陽永叔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予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遨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沒爲之銘者至二十八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遊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議論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閒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

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歐陽永叔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笞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遂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生平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劉海峯先生云兩釋集序俱以曼卿相襯此篇雖不及秘演之烟波而忽起忽落自有奇氣

歐陽永叔釋秘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顚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槖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顚崖崛峍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茅順甫云多慷慨嗚咽之旨命意最曠而逸得司馬子長之神髓矣

古文辭類纂卷八終

古文辭類纂卷九

序跋類四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爲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

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呂東萊云此篇節奏從容和緩且有條理又藏鋒不露王道忠不何等謙愿而雍容敦厚之氣宛然

曾子固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道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說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孔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曾子固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正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

巡淛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跡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曾子固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群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辯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嘗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于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群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忭爲公之墓銘云

曾子固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僊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眞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激切論大臣當時皆不說（嚴州先生云切論大臣者何人文集世不傳言致堯抗疏自陳臣言丞相某事未嘗不敢受某休之賜詞旨若荊公何以致此疑亦微此本）故不果用然眞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詆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籍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王道思曰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而氣不迫晦者亦不多有茅順甫云子固闡揚先世所不得志處有大體而文章措注遊衍雄）

曾子固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爲婺州三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於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八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爲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爲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爲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於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遊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序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寖久以爲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諭莫不道去者之義祇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甄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爲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覆而不能已余故爲之序其大指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茅順甫云文之典則淵容雅頌）

曾子固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啟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爲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豈惡乎然則焚稾者非歟曰焚稾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稾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稾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姦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令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其言深切足以感動人主又紆複曲盡而不厭此自昌黎作然而變之非過也

古文辭類纂九終

序跋類五

古文辭類纂卷十

蘇明允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於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明允族譜後錄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爲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爲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爲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爲昆吾次曰惠連爲參胡次曰籛爲彭祖次曰來言爲會人次曰安爲曹姓季曰季連爲羋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爲數姓昆吾始姓己氏其後爲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爲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爲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爲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爲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爲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爲冀州刺史又遷爲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焉味道聖曆初爲鳳閣侍郎以貶爲眉州刺史遷爲益州長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

適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始爲於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適子而後得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爲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又爲小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祈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爲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譜宗譜之嫡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爲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爲譜之志云爾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並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視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幣爲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眞宗繼之懷服契丹二虜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廢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淸昭應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淸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求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閱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物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強兵之計有司奉承遂失本旨始爲靑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阯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俯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蘇子由會計錄民賦序。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爲

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為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駔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為姦請納之弊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韓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為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為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挾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為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償官不為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為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為後世好名者之戒耳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為生者先帝深求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苟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致寬剩之積而民始困弊不堪其生矣今二聖覽觀前非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唯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即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王介甫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跡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王介甫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或莫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為愧也歟謹序

王介甫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為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廣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

在久故機棙之作人以辭者爲言蓋將有來者爲追琢其辭纂輯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王介甫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邪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舄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王介甫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王介甫讀刺客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余獨怪知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知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荊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王介甫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士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余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眾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于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王介甫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僊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阯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弟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士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而終身樂之不厭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唯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繢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歸熙甫汊口志序

越山西南高而下傾於海故天目於浙江之山最高然麗與新安之平地等自浙望之新安蓋出霄山之上云故新安山郡也州邑鄉聚皆依山爲塢而山惟黃山爲大大鄣山次之秦初置鄣郡以此諸水自浙嶺漸溪至率口與率山之水會北與練溪合爲新安江過嚴陵瀨入於錢塘而汊川之水亦會於率口汊川者合瑱璜之水流岐陽山之下兩水相交謂之汊蓋其口山圍水繞林木茂密故居人成聚焉唐廣明之亂都使程沄集眾爲保營於其外子孫遂居之新安之程蔓衍諸邑皆祖梁忠壯公而都使實始居汊口其顯者爲宋端明殿學士珌而若庸師事饒仲元其後吳幼清程鉅夫皆出其門學者稱之爲徽菴先生其他名德代有其人程君元成汝玉都使之後也故爲汊口志志其方物地俗與邱陵墳墓汝玉之所存可謂厚矣蓋君子之不忘乎鄉而後能及於天下也嗟今名都大邑尚猶恨紀載之軼汊口一鄉汝玉之能爲其山水增重也如此則文獻之於世其可少乎哉

歸熙甫題張幼于裒文太史卷

文太史既沒幼于裒其平日所與尺牘摹之石上太史尊宿幼于年輩遼遠不相及而往復勤懇如素交吳中自來先後輩相接引類如此故文學淵源遠有承傳非他郡之所能及也嗟乎士固樂於有所爲若夫曠世獨立仰以追思千載之前俯以望未來之後世其亦可慨也夫

方靈皋書孝婦魏氏詩後

古者婦於舅姑服期先王稱情以立文所以責其實也婦之愛舅姑不若子之愛其父母天也苟致愛之實婦常得子之半不失爲孝婦古之時女教修明婦於舅姑內誠則存乎其人而無敢顯爲悖者蓋入室而盥饋以明婦順三月而後反馬示不當於舅姑而遂逐也終其身榮辱去留皆視其事舅姑之善否而夫之宜不宜不與焉惟大爲之坊此其所

以犯者少也近世士大夫百行不作而獨以出妻爲醜閭閻化之由是婦行放佚而無所忌其於舅姑以貌相承而無勃谿之聲者十室無二三焉況責以誠孝與婦以類已者多而自證子以習非者眾而相安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皆由於此廣昌何某妻魏氏封肱求療其姑幾死其事雖人子爲之亦爲過禮而非篤於愛者不能以天下婦順之不修非絕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則魏氏之事豈可使無傳與抑吾觀節孝之過中者自漢以降始有之三代之盛未之前聞也豈至性反不若後人之篤與蓋道教明而人皆知夫義之所止也後世人道衰薄天地之性有所鬱遏不流其變而鍾於一二人者往往發爲絕特之行而不必軌於中道然用以矯枉扶衰則固不可得而議也魏氏之舅官京師士大夫多爲詩歌以美之予因發此義以質後之人議論好而文非高古

劉才甫海舶三集序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漪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作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爲將有傾覆之憂況淪之慘也又況海水之所汩沒渺爾無垠天吳睒睗魚龍攫衝人於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挂罥奔馳會不能以自主故往往魄動神喪不待檣摧櫓折而夢寐爲之不寧顧乃俯仰自如吟詠自適馳想於沆瀣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翔蔚然而鴻章著振朋寶之餘風髣髴乎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余謂不然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大如日輪響如霆轟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蕩潏如重茵莞席之安視崇濤之崰峴當前如翠屏之列几硯之陳視百靈怪物之出沒而沈浮如佳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湃之音彼固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慴恐懼之有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某年之月日奉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且千百首名之曰海舶三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既歸老於家乃命大櫆爲之序有奇氣實似昌黎而語嫌繁

劉才甫倪司城詩集序

余友倪君司城非今世之所謂詩人也其試童子嘗冠於童子矣其在太學嘗冠於太學諸生矣其應鄉試而出太倉王相國使人亟求其草稿觀之然則司城之於舉進士可操劵取也而卒不獲一售以終其身雍正之初嘗爲中書而使蜀矣其後爲洋與南鄭二縣令前後十六年其德澤加於百姓大臣嘗有薦其才可知一郡及爲藩臬之副使者而卒老於縣令不得謂信乎人之窮達懸於天而非人力之所能爲邪司城於書無所不讀而尤詳於聖人之經必究極其根源乃止其齒長於余十有餘歲而與余同學爲古文余閒出文相質司城雖心以爲善而未嘗有面諛之言其刻求於一字一句之閒如酷吏之治獄必不稍留餘地余少盛氣不自抑或與之辨爭至於喧鬨然司城不以余之爭而少爲寬假余亦不以其刻求而自諱其疵類也苟有作必出使視之其後每相見則每至於爭而一日不見則又未嘗不相思蓋古之所謂益友者如此而吾特幸與之爲友也司城抱負奇偉不得見於世則往往爲歌詩以自娛其壯年周游黔蜀崎嶇萬里其詩尤雄放窮極文章之變雖其他稍涉乎易者而語必雅健能不失詩人之意旨時人不能盡知更千百世後必有能知之者余雖與司城同鄉里其久相聚處乃反在異地司城既家居不相見者常至五六年歲庚午司城一至京師余與相聚纔數日悵然別去忽忽閱四歲今春余將之武昌道過司城司城出酒肴共酌意氣慷慨其平時飛動之意猶不能無然而司城年已七十矣司城所爲詩僅千有餘篇其鋟板以行世用白金無過百兩而家貧力未能及余將與四方友人共謀之而未知其何如雖然司城之詩藏於家其光怪已自發見不可揜雖其行世豈能加毫末於司城哉然則鋟板與否存乎人而司城固可不問矣

古文辭類纂卷十

奏議類上編一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威王問于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于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而財于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于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向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于柏舉兩御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撲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爲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于是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于濁水而大敗之亦聞于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鬬于宮唐之上舍鬬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弃于磨山之中至今無冒（鼐按冒者言蔭冒子孫出祿之類或作位非是）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于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于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蘇子說齊閔王。。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于權而務興于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此下承後起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傅衛國城剛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于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于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于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于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于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眾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此下承遠怨說）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于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于齊

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于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以下言窮兵挫而惡怨自卸謂其內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檳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強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于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于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于義則亡天下可蹻足而須也明于諸侯之故察于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于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于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于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以下極言用兵之害不能後起而致怨者誠欲以霸王也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此謂軍出費以送死傷國中則哭泣以迎之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于刀金而士困于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于教士斷于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于長子敗趙氏北戰于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于齊者何也不嗇于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于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于外民殘于內而城郭露于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于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喜不中則媿少長貴賤則同心于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于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此下言用謀之利明乎權籍時勢者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而拒之患至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矣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或云烈謂而能字通國策能字多作而鄉氏常詩字非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于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于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國而東次于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間謀成于堂上而魏將已禽于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于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于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戰國策以此爲蘇子之辭或疑爲蘇秦或疑爲蘇代吳師道因辨其非秦說蓋此策來引衛鞅見魏王之語正如蘇代所以說齊之計若借衛鞅以發其情而激怒王焉者豈非齊之忠臣乎爲齊蘇子字蓋誤不則或蘇厲之辭當齊湣燕昭之時代常居燕厲常居齊齊國既破趙將與秦攻其道燕其危亟矣厲猶爲書與趙王止之豈閔獨忘于爲齊說者有異于其所說邪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媾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二人（國策作十六人今依史記）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與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貣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姚按史記以始勸趙）

割六城爲趙郝之計後樓緩來說乃復助之其兩人之辭國策混以爲樓緩之語今依史記

中旗說秦昭王。。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如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于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于仇讎之敵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國策作便事史記更事是）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于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依史記國策作隘）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于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邢邱城垝津以臨河內（此句依史記國策作懷地邢邱安城垝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其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于秦秦之欲誅（國策作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亡之秦繞舞陽之

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illegible]）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閒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闞所亡乎秦者山北（[illegible]）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于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于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于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于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于共甯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矣（[illegible]史無之日字以文義國策有之）

李斯諫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于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與（與文選史作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廏江南金錫不爲用蜀之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illegible]字今從文選）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閒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李斯論督責書。

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放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

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溢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溢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磨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古文辭類纂卷十一

奏議類上編二

賈山至言。。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為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桼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采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失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

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以上借論秦不敢諫故）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以上論敬士）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衞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大臣者就官之為大臣矣而又言為公卿者言賜爵也徹侯關內侯有食邑吏民奉為君公故曰公大庶長至駟車庶長為卿漢因秦制公士至不更四級蓋比古之士大夫至五大夫五級蓋比古之大夫左庶長至大庶長九級蓋比古之卿此所謂公卿者蓋如此非三公九卿之謂　余既為此解嘗閱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劉劭爵制其比擬同余說極詳備大可證明此說之不誤也）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間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維賈之數賈猶未出漢初之文如此明賈以後蓋稍有矣況東京而降乎）

賈生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此二字疑本是一字後論匈奴一事而發出可為流涕句耳非有二也後人或遂于此强增一為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此之字疑衍）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

植之處將不合諸侯而臣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此下兩段乃承上雖有疏不治意引同異姓兩層影照所謂兩不能乃為不可以與上文不治者別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閒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殃旤在下則姦內抗到設移于上或遂征伐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悼惠王下今本脫之子二字從資治通鑑增補爲是也此時齊王王是從弟之子也文王則悼惠王子齊王城陽王子之子也惠王子罷軍等俱為列侯是親者無分地也其後文帝十五年惠王諸子乃六人盡以王齊淮南諸國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為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

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揜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目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目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目簿書不報期會之間目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目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目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目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目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illegible]依大戴作乃）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惪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目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目明有孝也行目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目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目長久者目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目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目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目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目勸善刑罰目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目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目禮義治之者積禮義目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目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目德教或敺之目法令道之目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目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目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

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旣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㠯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敎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㠯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㠯黥劓之辠不及大夫㠯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㠯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㠯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眾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㠯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㠯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㠯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㠯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㠯加此也非所㠯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虖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奊詬亡節（說文謑詬恥也謑或从奊作䜪胡禮切頑聚做吺態也胡結切今漢書通爲奊字舊讀作謨）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眾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㠯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鼐按弛者解去其係劍古云自廢而死者非）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㠯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㠯遇其臣而臣不㠯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㠯託不御之權可㠯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長太息者六文內闕一西山先生引新書諸侯官名制度同于天子者補之鼐謂新書者未敢信以爲眞賈生之文也若果如此當堅必不刪削之竊謂此一段爲論積貯即載于食貨志者是已）

賈生論積貯疏（通鑑因食貨志有文帝感此開籍田躬耕語而文帝二年有開籍田詔遂繫此疏于文帝二年此非是文帝二年漢才二十七年而此云幾四十年必在長沙召還後時也）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㠯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旣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㠯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㠯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㠯攻則取㠯守則固㠯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㠯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李奇曰廩廩危也鼐按此即懍懍字說文本作㐭㐭省作稟此又假借廩字耳哀十五年左傳曰廩然隕大夫之尸同此）竊爲陛下惜之

賈生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㠯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㠯餌大國耳不足㠯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㠯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㠯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㠯王功臣反者

如蝟毛而起，㠯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㠯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㠯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㠯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㠯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㠯北著之河，淮陽包陳㠯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㠯扞齊趙，淮陽足㠯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㠯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㠯成六國之旤，難㠯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賈生諫封淮南四子疏。。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㠯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㠯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剡手㠯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㠯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剸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閒，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賈生諫放民私鑄疏。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埶，各隱屛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埶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㠯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㠯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㠯術斂之，重則㠯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㠯作兵器，㠯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㠯臨萬貨，㠯調盈虛，㠯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㠯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古文辭類纂卷十二

古文辭類纂卷十三

古文辭類纂卷十三

奏議類上編三

鼂錯言兵事書。。

臣聞漢興㠯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㠯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㠯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屮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屮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

祖裼同弩不可㠯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㠯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㠯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㠯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㠯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㠯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㠯攻大敵國之形也㠯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㠯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㠯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㠯大為小㠯強為弱在俛卬之閒耳夫㠯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㠯此當之平地通道則㠯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㠯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鼂錯論守邊備塞書。。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㠯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㠯嘗有市籍者又後㠯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㠯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㠯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㠯擾亂邊境何㠯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屮甘水則止屮盡水竭則移㠯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㠯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㠯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入不救入不救一本作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㠯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㠯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㠯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㠯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㠯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㠯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鼐案此言能奪還胡所驅略者以半入官以半予能奪還者然若贖物則當予之若內有人民當又當以財贖之不使為奴又不使奪還者失利也師古解此句謬皆失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㠯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㠯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鼂錯復論募民徙塞下書。

陛下幸募民相徙㠯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㠯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屮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㠯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㠯救疾病㠯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㠯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㠯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㠯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㠯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㠯相識驩愛之心足㠯相死如此而勸㠯厚賞威㠯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鼂錯論貴粟疏錯在文帝時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二事[illegible]入食貨志[illegible]。。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

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埶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司馬長卿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

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于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強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塡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誅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雁行在前案信陵君書請爲天下雁行頓刃雁行者相連而進頓刃乃是居前當鋒刃也顏行者顏者額頭居前行者若額亦與雁行不異）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嚴安言世務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劒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艸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

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主父偃諭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

吾丘子贛禁民挾弓弩議。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眾暴寡海內抏敝是以巧詐並生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此謂本有之上林蕭相國所謂上林中多空地棄是也）臣尙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亦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東方曼倩化民有道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尙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

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賈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氂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古文辭類纂卷十三終

奏議類上編四　　古文辭類纂卷十四

路長君上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亾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愼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厚恩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勠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張子高論霍氏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祅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閒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

魏弱翁諫擊匈奴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

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迺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㠯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㠯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㠯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㠯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迺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迺可。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㠯大軍當至漢不誅罕㠯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㠯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㠯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㠯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㠯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㠯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㠯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趙翁孫屯田奏三首。

臣聞兵者所㠯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竝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㠯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㠯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㠯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㠯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臣聞帝王之兵㠯全取勝是㠯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㠯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㠯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㠯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竝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眾㠯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竝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㠯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墯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埶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㠯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㠯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臣聞兵㠯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㠯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朞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鬭具烽火幸通埶及并力㠯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㠯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㠯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眾誠令

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蕭長倩入粟贖罪議。

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

賈君房罷珠厓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鬭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古文辭類纂卷十四終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閒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靁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蠡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毁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毁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毁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通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閒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

調不敢不通所問竊推春秋災異以効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illegible]

劉子政論甘延壽等疏。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廑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強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劉子政論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壟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槖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壟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雁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効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惽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

者俟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眾庶此文與劉歆與[illegible]論[illegible]相近[illegible]孔[illegible]子政之文[illegible]能[illegible]之君子有微用左傳引逸以[illegible][illegible]且[illegible]短[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古之文章僅數人孟子漢兩司馬劉子政揚子雲而已賈生不及也南宋乃有稱賈生而抑劉者豈知言哉漢書政疏[illegible]道若為第一次與封事乃之

劉子政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埶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眾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皁隸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劉子政上星孛奏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壹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曆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蘖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於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眾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豤豤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

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沒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匡稚圭論治性正家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所以崇聖德也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眾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匡稚圭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鼐按稚圭本學齊詩魯詩以關雎為刺晏起故云倘欲之感宴私之意朱子著其語取入集傳然其說詩則不同）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繇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

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侯應罷邊備議。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谷子雲訟陳湯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繇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耿育訟陳湯疏。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繫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爲嫉妒之臣所繫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賈讓治河議。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

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閒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厎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揚子雲諫不許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閒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埽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為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

然之時也且往者匈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子雲之文叔類縱橫家書

劉子駿毀廟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使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橅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諸葛孔明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閒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此文追倣劉子政東漢奏議鮮有逮者

古文辭類纂卷十五終

韓退之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李子云所字疑衍）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韓退之復讎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韓退之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

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韓退之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旣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宏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卽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姦隸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已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而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柳子厚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

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illegible]先生云子厚此等文雖徇然失之過密神氣拘滯少生動飛揚之妙不可不辨

古文辭類纂卷十六終

古文辭類纂卷十七

奏議類上編七

歐陽永叔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多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臣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其與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恡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爲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

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于南狩昭王之子穆王始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于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約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遹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幷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闖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驚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眞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眾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付昇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眾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欷歔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施議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訪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眾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弊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猶詳辭反復至於緩過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涣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籯齎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袪服而戲豫東南之夸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虞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大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微則及女工桑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婁山之常務至於兔罝之武夫行修於隱約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悟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大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泂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勉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盛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

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于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古文辭類纂卷十七終

古文辭類纂卷十八

奏議類上編八

蘇子瞻上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逭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眾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眾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眾而亡田常雖不義得眾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眾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眾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迄今未有和易同眾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於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

[illegible]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求獲其一[illegible]而迹之在於天下已若[illegible]中之[illegible]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illegible]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藉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illegible]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譏誚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意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奸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

誅官司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立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

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論議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徼幸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

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强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强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强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衞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逆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强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愼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愼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眞氣而助強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愼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

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
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
契尙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
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
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
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
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
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弃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
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更法改
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
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
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以徼幸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
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
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
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
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
迨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來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
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
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
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
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
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
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
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
賦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預圖而深計固非小
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
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
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
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
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

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
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
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一
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
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
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
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
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
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
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
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
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
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尙不
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
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
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
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
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
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
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
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
迷亂酗於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
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
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
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
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
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
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
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
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

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讒刺既重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表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illegible]

[illegible]

古文辭類纂卷十八終

古文辭類纂卷十九

奏議類上編九

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眾有跋扈之心下則士眾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就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至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殃及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悼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媮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鱉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

近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痛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跡見於災祥豐歉之閒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越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眾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余[illegible]

[illegible]之敗神宗[illegible]乃追作是文[illegible]人言[illegible]可又言[illegible]公在[illegible]先代方平[illegible]之[illegible]元豐六年[illegible]之說也又方平乃[illegible]

蘇子瞻徐州上皇帝書按公徐州上文[illegible]則此奏具稿而未及上也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為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礮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閒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眾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眾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巳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為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為利國監之捍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礦伐炭多飢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御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為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為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饋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為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為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采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為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為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采臣言不以臣為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為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賂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

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弈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賊臣自到任以來取不係官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從者自遠近裁取以三月剋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復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故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醵酒凡使人緝捕盜賊得以酒與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王猛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采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伐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茅順甫曰此等文字洞見道方今人所難

蘇子瞻圜丘合祭六議劄子。

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享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並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泰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

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僖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于王莽以為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于廟則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則地祇羣望皆合于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无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於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於圜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并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宮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惟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則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甫為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為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為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欲損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為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為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為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爟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獨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

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惟享此祭累聖相承惟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匡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敉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卽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亟以時定取進止

古文辭類纂卷十九終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

奏議類上編十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

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知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德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養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

僕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屛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主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强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屛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師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愼

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使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眾則邊鄙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脩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任之以邊鄙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事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鄙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鄙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所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送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由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眾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制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賕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才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勉強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亟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侈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

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紬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眾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其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咎贓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自此下[illegible]）然而世之議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下有脫文）其亦蔽於理矣今之人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各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禮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illegible]）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雖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毆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細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

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

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而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趨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

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敝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諸侯所遇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眾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字脫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耳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意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王介甫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愨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眾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昇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

衆人之耳目拔擢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効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厠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讒慝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王介甫進戒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為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為七十而后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為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惟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古文辭類纂二十終

古文辭類纂二十一

奏議類下編一

董子對賢良策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屮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

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 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屮，屮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illegible]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迺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猶閒內不正不道一層董子所不對而僅意於此謂人君正己固無取以求賢為明也 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屮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上段言人君正心以正朝廷也下段皆言教也所當始勸二者而已而以福祥可致間其中不截然分兩段得是古人文字變化多有如此而德教相因亦非兩樁也 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

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董子對賢良策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郎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秏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迺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此爲亦應前爲教誡於內德也屬士求賢長吏教也從賢長吏內又推出選郎吏之法及官不計日月而擢亦如介甫上仁宗皆欄中有日且中有細目但該人文法自溷古耳）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按郎中比二百石益出爲守中郎比六百石益出爲守其選此皆以吏二千石子弟及訾選二途漢初則蕭何此其始以兄任爲郎中是吏二千石子弟也張釋之司馬相如皆以訾爲郎惟選[illegible]以孝著爲郎中蓋長意其比甚少故董子云未必賢也自元光九年衆家元朔五年予博士弟子員後郎選乃出此二途殊因所云總館官之中科試百郎之康孝其所以能子致之此周郎選之盛矣今漢初所云以訾爲郎者皆賢十以上得就選耳去取猶決於上有市籍者猶不得官及武帝元朔以後桑弘羊入財得補郎則亦惟以財而自娛仕進之機矣而郎選之弊爰始武帝之世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絫久也故小材雖絫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絫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董子對賢良策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

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虖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虖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illegible]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㠯和之經陰陽寒暑㠯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㠯導之春者天之所㠯生也仁者君之所㠯愛也夏者天之所㠯長也德者君之所㠯養也霜者天之所㠯殺也刑者君之所㠯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㠯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㠯化民民㠯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㠯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㠯萬千數㠯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㠯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㠯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㠯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㠯相接驩然有恩㠯相愛此人之所㠯貴也生五穀㠯食之桑麻㠯衣之六畜㠯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㠯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㠯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㠯晻致明㠯微致顯是㠯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㠯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㠯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孜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㠯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㠯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㠯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㠯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㠯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㠯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㠯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此篇末段不與民利總百家二事非策所及而自發之亦因冊有學者之語也然皆與天人古今故首尾一綫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艸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㠯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民之所㠯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㠯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㠯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㠯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㠯爲制大夫之所當循㠯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虖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

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誼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古文辭類纂二十一

古文辭類纂二十二

奏議類下編二

蘇子瞻對制科策（宋時制科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illegible]）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燭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為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當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為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為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為是名也臣敢不為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曰為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為陛下卽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偽不為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為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為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邇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為哉今也猶曰道遠為歟抑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晏安而無為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嘆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為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其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遠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於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累繫者衆愁嘆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為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為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為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為美辭而遺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

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罪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責不至也德之必有以皆其德之形教之必有以類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爲故曰賞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興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藏乎田野闕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聽從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遣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致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强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腫非不梧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鬭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於秦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溺師之不暇而又何敢望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數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擬之以老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職擇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處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不肖當爲其難而不才者當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而今之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

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竊以爲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脊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卻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觸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敘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縲紲者衆愁嘆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溼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也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溼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噏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呴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微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僭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疏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禜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

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說乎蓋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鄙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摘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摘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天下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未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晏安徹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鄭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幽厲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羣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羣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單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甯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材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古文辭類纂二十二

奏議類下編三

蘇子瞻策略一。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疏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晏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顚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蘇子瞻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已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溝洫之可以無憂是烏知桔槔浸灌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然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趦趄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其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鎭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獧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獧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獧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獧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東坡策論其筆勢多取於莊子外篇

蘇子瞻策略五。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泰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

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苟擠而不得其心而欲驅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情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進退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競競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所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議其詞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倡假鳥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為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侍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illegible]

於元長此東坡少作體勢未成也

蘇子瞻決壅蔽。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為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為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為解故小人以法為姦今夫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為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為霸王兵強國富垂及昇平者猛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其弊有二

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眾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蘇子瞻無沮善。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而可勉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詞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群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蘇子瞻省費用。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己以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眾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荊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眾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至於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

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廄長廄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蘇子瞻蓄材用。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鰍蚖之所蟠牂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肯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惟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强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蘇子瞻練軍實。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饋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盛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遊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

故有以百萬之眾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為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養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為兵加之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兵者日以益眾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以上願復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眾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眾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并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蘇子瞻倡勇敢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卻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鬬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眾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眾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有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卒然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有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嚴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此文筆勢雄誠似倣明允）

蘇子瞻教戰守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

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鬬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二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恐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古文辭類纂二十三終

蘇子瞻策斷中。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鬬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句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句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閒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鬬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變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

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肄楚而隋之所以狃陳與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蘇子瞻策斷下。。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鬬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以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黻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黻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鬬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其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疏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諜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窶數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懼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曾[illegible]云此文極其變化橫發而不可端倪

蘇子由君術策五。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爲者然及其爲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救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爲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坌湧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狃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蹙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不至於大憫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

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為敦厚默默以為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攀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不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眾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為而天下從之今不為決之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悖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踴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慨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為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為變苟其瀦畜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為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蘇子由臣事策一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斂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群下有所震懾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窮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蘇子由民政策一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為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為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為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強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強很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飢餓之民皆有盜跖趑趄之心而閭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為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為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為此之味也

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很戾無親之人有所歆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租背受笞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致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中間引詩一段文字甚佳而於依乎民所與競教不甚說義是子由精神短處。

蘇子由民政策二。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弟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鬬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尙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指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耶將爲樵耶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惟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惟此是以若此不可御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尙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臣以爲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一收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弟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趙良說商君　周顯王三十年，秦孝公二十二年。

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illegible]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illegible]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陳軫為齊說楚昭陽　周顯王四十六年。楚懷王六年。

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

陳軫說楚毋絕於齊　楚懷王十六年。

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闌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闌之廝也。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弗聽。

陳軫說齊以兵合於三晉　大事記載顯王四十七年，參宜二十一年。案所道疑在赧王十六年。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彊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彊秦也。不憂彊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

於三晉

蘇季子說燕文侯（周顯王三十五年燕文公二十八年）。。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碣坂碣石在燕東海中之碣自此入河鴈門在西北沙漠之濱自此入路皆達於燕南故有其饒也）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田作棗粟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眾軍於東垣矣度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彊秦近齊趙齊趙彊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蘇季子說趙肅侯（恐即前說燕之年肅侯之十六年）。。。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盡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此上郡是韓地在河北者平陽）（上黨宜是非說西河之外地後入於秦之上郡）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傅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彊弱內度其士卒之眾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猲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擯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illegible]）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涖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蘇季子說韓昭侯（史記作說宣惠王）。。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商字依史記策作常）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鐵幕革抉㕹芮無不畢具（[illegible]）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

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卽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蘇季子說魏襄王（顯王三十六年魏襄二年）。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郪（後漢郡國志汝南宋公國周名郪邱漢改名新郪然則此新字衍郪疑依史記新郪）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疏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史記正義謂河外爲河南地此猶未明蓋大梁正河南地若言其北皆言河內矣蓋魏以大梁爲都河南北並以爲都其正北乃韓之上黨不可舉也此云河外乃河既折而北流爲東河其東南曰外乃祭澤之東鄭地在大梁東北者耳卷衍不知何處必不如注家以漢河南郡之卷爲解蓋卷縣正是上文長城之界非此卷衍此卷衍亦取鄭左右地耳以張儀說魏秦下河外拔卷衍則趙不南魏不北語必之先明又蘇秦說趙河外割則道不通亦指此並非正南河之南地）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謀王外交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彊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而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幷力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蘇季子說齊宣王（齊宣十年）。。。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淸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淸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鬬雞走狗六博蹹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經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蘇季子自齊反燕說燕易王。

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聽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

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蘇代說齊不爲帝。

蘇子說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姚本曰劉本有王字國不如從左字）對曰夫約均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擯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啟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蘇代遺燕昭王書。。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史作奉萬乘助齊伐宋今從國策）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強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強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遙（史作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擯之秦挾擯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辨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辨士以此若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齊湣王出走

蘇代約燕昭王（當在頃王二十六七年燕昭末年秦拔楚鄢郢時）。。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史作舫船下同）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此韓氏河東地之屬魏者）太原卷下軹道（徐廣曰南陽有軹道 按此謂河內軹縣爲長）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錟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黃（黃有三在河內者曰內黃在陳留者曰外黃在濟州者曰小黃與濮陽連此黃小黃也史記本有外字非是）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史作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史無離字）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黽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史作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史作譙）石遇敗於馬陵（史作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黽隘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晉國謂安邑晉末徙於絳曲沃而魏居安邑近之趙韓皆遷故謂乃晉國姚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奇峻之筆有過者乎）

蘇厲爲齊遺趙惠文王書。。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人民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豐穀熟民不疾疫眾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圖史作惡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強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

其實惛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餤天下（惛齊及以齊國策作聯吳師道乃疑嚴爲禪說而張字為司馬子長所改此大謬也蘇代云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正此時情事故爲齊說而語及韓周秦欲太乃盡以齊字作韓謂可訛則舉齊在齊秦敗在燕未盡取齊七十城時大事記疑非此時事亦不然也）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埶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邱鉅鹿斂三百里（策有秦韓二字）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閒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策作扞關大事記云扞者扞敵之扞）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策作軍）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非關名故楚進皆有之）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頗按上黨邯鄲地各有分地羊腸之上黨在南趙之上黨在北燕盡齊之北地以下言燕兵之從南路者秦之上郡以下言秦兵之從北路者兩路皆逕趙則趙斷三矣）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而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巠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爲上佼（策作交）而今乃抵罪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

蘇厲爲周說白起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古文辭類纂二十五

書說類二　　古文辭類纂二十六

張儀說魏哀王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埶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陽晉（策作晉陽誤今从史記）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惷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張儀說楚懷王

張儀爲秦破從連衡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邱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埶不兩立而（凡天下以下二十五字係從人語與下文義不貫疑衍）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

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功[illegible]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illegible]怒云云也又東海之上乃楚滅越後語於懷王時不合蓋爲此文者未詳張儀之年不能及懷王後也

張儀說韓襄王。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眾探前趹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眾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淳于髡說齊王止伐魏。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眾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淳于髡解受魏璧馬。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伐魏之事所言說不伐魏之事也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黃歇說秦昭王。。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

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强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忘接地於齊（史之身上不重王字及接地上無忘字以文義皆應有之）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邱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恃甲兵之强乘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强韓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何則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孤祥（言鬼無所歸而為妖祥[illegible]姚作孤傷）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强足以校於秦矣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强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强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注地言地滿注於楚也史作樹怨於楚詘令言令下而韓魏不聽令所詘也史作退令一作逞令）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東山河內山在秦東者也）（東山非山東曲河史作河東非蓋言帶以河則于城曲謂河水非謂河曲之地也）韓必為關中之侯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范雎獻書秦昭王。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者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閒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說秦昭王。

范雎上書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日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耶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閒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

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鬭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幷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

范雎說昭王論四貴

范雎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生殺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敝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

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愼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主不同量謂夫差非其父之倫或有臣子非）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周訢止魏王朝秦。。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耶。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女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為秦耶。吾以為魏也。支期曰。君無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偽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史記以為蘇代）。。

華陽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執必無魏矣。且夫姦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六終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七

書說類三

魯仲連說辛垣衍。。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二字衍）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閔王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二字亦衍）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眾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眾人不知。則為一身。

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史記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二字國策作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噫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史記九二字通)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能事養死則不得飯含(史作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鄒魯兩國是時俱亡矣是於其君不能事養飯含也當時秦將稱帝過兩周兩周亦其亡無幾時耳亦徵弱矣而尚不肯以天子予人也史記國策凡注家皆失其解)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illegible])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魯仲連與田單論攻狄。。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立則杖插爲士卒倡曰可(策作何字)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及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魯仲連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弃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遊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仲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

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鮑彪曰仲連此書史記不傳所載然考國策則殃矣實之後乃有與燕將書之事而不言聊城事任忠孝成王九年當燕武成王五年田單殺燕騎劫中間二十二年矣國策謂與燕將書在殺騎劫之時其所已惑始非不然二十餘年盡燕王喜時乃有趙殺栗腹之事仲連不當豫言栗腹遂謂是齊為後人托為之者是尤非也吾史記所載則不然其云燕將攻下聊城是燕王喜時傳以兵攻齊才得一城耳燕將死而齊田單復取聊城其與襄王法章時復齊七十餘城事不相及也史記所傳止載復齊七十城事耳後趙孝成王請單為將而攻燕明年田單為趙相又後十餘年單乃為齊復聊城史皆略見他傳太史公文簡而事備往往若此其指為單事固無疑也吳文正注國策謂單相趙後必不還齊而復聊城此何據而云然耶仲連是否之齎以奉其燕將反國及東遊於齊皆非其誠語仲連魯傳士也不必據以聖賢制行且彼以齊為本國聊留為齊夫何要於燕將必氏乃籍排語解紛者必不迫人於窮而致之死謂史記言燕將得書自殺為不可信其說尤迂不知仲連之語不足為史記辨也惟據傳刪聊圍解五年廉頗殺栗腹而圍燕趙世家六國表所記則解圍至殺栗腹凡七年而仲連傳刪謝辭則聊城事而有栗腹兵折燕殺圍之語則相去時益遠矣此似傳之誤或傳寫者失之

觸讋說趙太后

觸讋趙太后即齊女君王后欲殺於陵子仲者左師當因當矣亦會值遇太后明智易以理論耳。。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古者軍將上下服同色衣以衛王宮沒死以聞衣玄黃故曰袀服宿衛者用袀故皆黑衣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敝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蔡澤說應侯。。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眾口之辯吾皆摧之彼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二字史作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史無卒字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繆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毋貳慮盡公而不顧私史作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史作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史作虜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史有攘字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史有不為危易行句行義不顧毀譽史作不辟難必欲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史作成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國史作惑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illegible]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

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閒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強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已上二十七句策俱無之）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強以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啟（史作噭）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幷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策作業帝）楚趙天下之強國而秦之讎敵也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遊客（史作說）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攻揚越北幷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剏（史作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策無此二句）卒禽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策作背宋本作倍）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史有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八字）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此策史仍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九句）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閒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汗明說春申君。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憱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坂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

陳餘遺章邯書。

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

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知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七終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八

書說類四

鄒陽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鬭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閒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史記作卞和)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以上一段言忠信而不見知)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史作子罕)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二字史作[illegible])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史作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以上一段言新[illegible])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

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二字史作彊兵）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以上承第一段欲王知其忠信而終任之）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史作詭）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史作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史作負）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史有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史作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史作亂）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史有嘉）之言以信荊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史有而不留富貴之樂）也（以上承第二段欲王知其新任羈旅而勿信左右）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史作縣）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史作巖巖）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末段兼承前兩層意言忠信之士必不以新任羈旅之故而屈志於左右者也）

枚叔說吳王書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閒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櫱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枚叔復說吳王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拒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文選無此十二字[illegible]）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illegible]）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illegible]）用女為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

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文選少一上字）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儁（漢書作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鼐按李陵少爲侍中侍中得入宮門故謂之門下太史令蓋亦入宮門者故俱居門下）素非（文選有能字）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文選有守字）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孽文選作櫱）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漢書有自字）流涕沬血飲泣張空弮（漢書作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漢書作李）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漢書作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少分甘（漢書作絕甘分少）能得人（漢書有之字）死力雖古之（漢書無之字）名將不能（漢書無能字）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文選有於字）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漢書無矣字）

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漢書無之字）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漢書無深字）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漢書有視字）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漢書作眞）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漢書作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之（漢書作茸以）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此下自敘所引入云若如江河之上原起水湧怒濤萬變而卒歸于海天下之至奇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閒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漢書作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漢書無以字）異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漢書無次字）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漢書無也字）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漢書作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漢書無勉字）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漢書作其）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漢書無可字下同）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漢書無於字）羑里李斯相也具於（漢書無於字）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漢書作鄉）稱孤繫獄抵（漢書作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漢書無衣字）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漢書作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夫（漢書作且）人不能早裁繩墨之外已（文選作以）稍陵遲（漢書作夷）至於鞭箠之閒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漢書作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漢書作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漢書作耎）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漢書作函無於字）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漢書無陋字）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漢書無世字）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漢書作摩）滅不可勝記惟倜（漢書作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漢書作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爲作（漢書有作字）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漢書無明字）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

其愼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漢書無略字）考其行事，綜其終始，（漢無此句）稽其成敗興壞之紀，（漢作理）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以上二十六字漢書無）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漢作下）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戮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漢有如字）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漢有於字）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敎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漢作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漢作瑑）曼辭以自飾，（漢作解）無益於俗不信，秖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庶子王生遺蓋寬饒書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㠯司察之位，擅君㠯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㠯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㠯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㠯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㠯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衞，遭遇時變，㠯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敎督㠯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意，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㠯此時有所建明，㠯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㠯夷滅不足㠯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㠯忘憂；小人全軀，說㠯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㠯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㠯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褎低卬，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㠯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閒，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㠯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閒。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㠯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㠯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傳問民閒，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illegible]）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

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目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聖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目不誦絕之欲目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尙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目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眞違明詔失聖意目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古文辭類纂二十八終

古文辭類纂二十九

書說類五

韓退之與孟尙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顚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愧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韓退之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尙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鬬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誡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韓退之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蝱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蹙蹜莫肯杖戈

爲士卒前行者，獨閤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閒，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閤下眞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閤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士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閤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

韓退之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閒，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胾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愼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韓退之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顚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

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且無使勍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韓退之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諭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肯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韓退之答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韓退之答呂毉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眞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李肩甫云奇氣）

韓退之答竇秀才書。。

愈少鶩怯於他蓺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惴惴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序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足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稛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韓退之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

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此文學莊子

韓退之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敢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愈白

韓退之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韓退之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為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韓退之與衞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恆君子得福為恆而小人得福為幸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

德為已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韓退之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為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韓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劉君足下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族誅魏收夭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跡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騃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

韓退之重答李翊書。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為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愈白

韓退之上兵部李侍郎書。

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阨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者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閤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鬷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

韓退之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韓退之為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愈再拜

韓退之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迹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指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韓退之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策不由是而稍進焉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

爲動其心峩峩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致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瀆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韓退之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韓退之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舍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迍邅坎坷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已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眞所謂知已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已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已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已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爲謹狀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九終

古文辭類纂卷三十

書說類六

柳子厚寄京兆許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臲卼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使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

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家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埽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皁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斫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鍾塢先生云柳文及唐人詩內凡用僅字多以為幾音晉書劉頌傳三代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歲趙王倫傳亂所殺害僅十萬人以僅為多亦不始唐人矣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柳子厚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邪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臲卼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眾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懍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鴂舌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與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邪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邪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為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柳子厚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藋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太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

宜者更致數物得艮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蝨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釁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癃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邪若衆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子厚永州與諸故人書茅順甫比之司馬子長答遇之誠其不逮遷甚遠方侍郎云相其風格不過如與山巨源絕交書劉評方失公矣子厚氣格雄健自有得於古人若叔夜文雖有韻致而氣弱不出魏晉文格如子厚山水記間用水經注興象然子厚豈酈道元所能儗耶

柳子厚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茲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闕疎之患乎還答不悉宗元白

古文辭類纂卷三十終

書說類七

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一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紿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荊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荊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欣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來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遊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過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荈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耳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洛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其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册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余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眞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愼勿作戚戚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愼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

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宜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譔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眾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姦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蹷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曾子固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鞏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為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識以為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須不知所以為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窀窆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蒙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為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喚訟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叢細之事宜以徹於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慚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illegible]在京師而杜祁公以故相居宋來[illegible]所云方先人之病一意於左右足寄[illegible]卒時子固往侍[illegible]也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塍壅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淮泗匯為洪波蓄為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此段文字[illegible]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

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啟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閒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恤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

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眾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復合為一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

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疇昔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已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於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著升高而不輊走下而不軒其技藪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首而豐臆方蹄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踔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眄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川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疏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二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之眄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

蘇子瞻答李端叔書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黄魯直秦太虛輩語眞以爲然邪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眞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閒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閒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閒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汩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黄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閒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王介甫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啟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

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疢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邪閤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懾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閤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蘄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王介甫上凌屯田書。

兪跗疾醫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狠疾焉而不治則必歃然以為已病也雖人也不以病兪跗焉則少矣隱而虞兪跗之心其族姻舊故有狠疾焉則何如也未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蹷困塞先大父棄館舍於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窶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愍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窶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為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狠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兪跗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焉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故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為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王介甫答司馬諫議書。

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亦自勁悍而不如荅呂與山人之奇變

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一終

贈序類一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韓退之送王秀才序 含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海峯先生云含蓄深婉近子長退之文以雄奇勝人獨此篇深微屈曲讀之覺高情遠韻可望不可及

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昚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 機應於心故物不能[illegible] 於心不挫於氣故神完而守固韓公此言本為[illegible]於文書者[illegible]以之論道亦然非釋氏之泯物而物皆為用者技之所以進也[illegible]然為下之論而書[illegible]天者道之所在也[illegible]物而後能其心足以[illegible]公所謂[illegible]然者也以程[illegible]道其道[illegible]矣[illegible] 為技其術者惡 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鬭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鬭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韓退之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韓退之送竇從事序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海峯先生曰起得雄直惟退之有此

韓退之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旁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其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董邈先生云以與字古通用鄉射禮主人以賓揖鄭註以猶與也又見召南詩箋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方[illegible]云前後照應而錯綜變化不可言此等文字蓋習王集內無之海峯先生云就題設議生動飛揚曲盡行文之妙

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韓退之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閒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拏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閒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韓退之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厲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

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尙書鄭公爲刑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鎭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尙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韓退之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眞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眞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與爲詩以道其行云

韓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握刀在左右雜佩（朱子考異云方從杭本刀下有在字而讀連下文左字爲句今按若如方意則當云左握刀右雜佩矣不應握刀在左亦不應將右有佩也在爲衍字無疑杭本誤也左右雜佩當自爲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是也竊按此當從杭本作握刀在左蓋握刀者其佩刀之名若不還在左二字則與爲手持刀而見無是理也此雜佩止是戎事之用如射決之類與內則之雜佩不同右有而左無無害弓矢亦在右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九字相連送鄭尙書序左握刀右屬弓矢文正與此同）弓韔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卽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卽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韓退之送王秀才塤序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愼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海峯先生云韓公序文掃除枝葉體簡辭足）

韓退之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衞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同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韓退之與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序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

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韓退之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眞能以義取人，先生眞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遣愈爲之序云。

韓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忽名避私而文特嫌跳）

韓退之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韓退之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韓按脫字見辭直傳）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

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恆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遂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群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韓退之送湖南李正字序。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爲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聞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爲民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爲先輩成德，李生溫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爲詩，愈最故，故又爲序云。

韓退之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於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

韓退之送鄭十校理序。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其它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三爲屬吏，經時五年，觀道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

韓退之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浮游徜徉，跡接於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乘閒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愔愔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懽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二終

贈序類二

歐陽永叔送楊寘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余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

歐陽永叔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荊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於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卒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荊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望遠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為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茅順甫云風韻跌宕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眾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眾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眾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眾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歐陽永叔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為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為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為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為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為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為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韝鞠跽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為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為

無爲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返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孳嬉娛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棄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欲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閒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邪余爲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序

鼐按先生云仁宗時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請致仕者司馬池嘗因朝[illegible]皆相[illegible]劾[illegible]想亦近之而止足而甘引年者也子固文殆爲矯譏文內鄉射字疑訛或易作大射或作天子齊以燕饗食飲射之禮皆可記云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又行葦之詩言飲射而養之以祈黃耇鄭氏注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擇其可與者爲祈若鄉射則天子無由與其間矣李[illegible]論[illegible]典刑而文筆[illegible]不足爲昌黎所送楊少尹致仕序天壤矣

曾子固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幷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曾子固送江任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荊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蛇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籝糧褁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途所次升降之倦瀆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游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專慮致勤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達之才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鄉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曾子固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爲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溫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老學古其爲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爲之言庶夫有知予爲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廷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鼐按此明允擬[illegible]必不然也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

匈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李穆甫云文有奇氣直欲與韓送殷員外序相伯仲海峯先生云此段縱橫跌宕極似太史公成句翻騰中變合前幾篇蓋較而與殷員外序實不相似）

蘇明允仲兄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虵，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濆旋傾側，宛轉膠戾，（劉海峯云此段形容風水工緻太過似上林賦）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蘇明允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蘇子瞻太息（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蘇子瞻日喻（贈吳彥律）。。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蘇子瞻稼說（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

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覩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為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為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為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為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三終

歸熙甫周弦齋壽序。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於積聚為子弟延師出有禮意而先生嘗為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余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余見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於桑梓之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為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余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來言於予亦以予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弦齋云

歸熙甫戴素庵七十壽序。

戴素庵先生與吾父同入學宮為弟子員同為增廣生年相次也皆以明經工於進士之業數試京闈不得第予之為弟子員也於班行中見先生輩數人凝然古貌行坐不敢與之列有問則拱以對先生輩亦偃然自處無不敢當之色會予以貢入太學而先生猶為弟子員又數年乃與吾父同謁告而歸也先生家在某所渡婁江而北有陂湖之勝裕州太守龔西野之居在焉裕州與先生為內外昆弟然友愛無異親昆弟一日無先生食不甘寢不安也先生嘗遘危疾西野行坐視先生而哭之疾竟以愈日相從飲酒為歡蓋龔氏之居枕傀儡蕩遡蕩而北重湖相襲汗漫沈浸雲樹圍映乍合乍開不可窮際武陵桃源無以過之西野既解纓組之累先生亦釋絃誦之負相得於江湖之外真可謂肥遯者矣其後西野既逝先生落然無所向然其子上舍君猶嚴子弟之禮事先生如父在時故先生雖家塘南而常遊湖上為多今年先生七十吾族祖某先生之子壻也命予以文為言先生平生甚詳然皆予之素所知者也因念往時在鄉校中先生與家君已追道前輩事今又數年不能復如先生之時矣俗日益薄其間有能如龔裕州之與先生乎而後知先生潛深伏隩怡然湖水之濱年壽烏得而不永也先生長子某今為學生而餘子皆向學不墜其教云

歸熙甫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予予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爲而諸友爲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爲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爲翰林爲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紈之閒誦書之暇飲酒博弈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瘵尋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於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煢煢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頎然成人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之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洋浩蕩顚頓於洪波巨浪之中篙櫓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遵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予之所以言亦無出於此矣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歸熙甫顧夫人八十壽序。

太保顧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孝武二朝今天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天地祖考徽號定郊丘之位肇九廟饗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舉一時議禮之臣往往拔自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宿學元老侍經幄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進拜內閣參與密勿會天子南巡湖湘恭視顯陵付以留鑰之重蓋上雖不遑用公而眷注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夫遭際承藉貴勢恩寵狎至天下之士誰不扼腕跂蹤而慕豔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爲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後九年夫人朱氏年八十家孫尙寶君稱慶於家請於其舅上舍梁君乞一言以紀其盛蓋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又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恆之所以繼咸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嘗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況非常之寵渥重之以康寧壽考乎初公爲諭德有安人之誥爲侍讀有宜人之誥進宮保有一品夫人之誥上崇孝養冊上昭聖皇太后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三宮親蠶之禮曠千載不見矣上考古事憲周制舉三繭之禮夫人陪侍翟車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哉有光辱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玄嘉慶堂公時在史館實爲之記所以勗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子告家居率鄉人子弟釋菜於學宮有光亦與其閒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於第留與飲酒問鄉里故舊甚懽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風流宰相自惟不佞荏苒歲年德業無聞多所自媿獨於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歸熙甫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愛其爲人吾友潘子實李浩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數爲予言虔伯予因二君益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爲其女夫予因虔伯益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予爲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爲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爲如適其時不憚躬爲之矣然可以爲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爲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已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已而已也志乎古者爲耕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歸熙甫二石說。

樂者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尙書自堯克明峻德至舜重華協於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澤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曰庶尹允諧鳥獸蹌蹌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唐虞太和之景象在於宇宙之間而特形於樂耳傳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拊石夔之所能也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治之極也顏子學於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未至於化孔子告之以爲邦而曰樂則韶舞豈驟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奸其閒是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而爲仁之用達矣雖然由其道而舞百獸儀鳳凰豈遠也哉冉求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君子孔子所以告顏子即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國足民而無俟於禮樂其敝必至於聚斂子游能以絃歌試於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長人者無意於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呂侯爲青浦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夔又自號二石請予爲二石之說予故推本尙書論語之義以達侯之志焉。

歸熙甫張雄字說。

張雄既冠請字於余余辱爲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

已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閒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返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爲天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歸熙甫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娶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祜字安孫以子寧念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阨之中室家懽聚之日蓋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之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夷惠之儔夫士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仕予雖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得爵祿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方靈皐送王篛林南歸序

余與篛林交益篤在辛卯壬辰閒前此篛林家金壇余居江寧率歷歲始得一會合至是余以南山集牽連繫刑部獄而篛林赴公車閒一二日必入視余每朝餐罷負手步階除則篛林推戶而入矣至則解衣盤薄諮經諏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厭苦諷余曰君縱忘此地爲圜土身負死刑奈旁觀者姍笑何然篛林至則不能遽歸余亦不能畏訾警而閉所欲言也余出獄編旗籍寓居海淀篛林官翰林每以事入城則館其家海淀距城往返近六十里而使問朝夕通事無細大必以關憂喜相閒每閱月踰時檢篛林手書必寸餘戊戌春忽告余歸有日矣余乍聞心忡惕若瞑行駐乎虛空之逕四望而無所歸也篛林曰子毋然吾非不知吾歸子無所向而今不能復顧子且子爲吾計亦豈宜阻吾行哉篛林之歸也秋以爲期而余仲夏出塞門數附書問息耗而未得也今茲其果歸乎吾知篛林抵舊鄉春秋佳日與親懿游好徜徉山水閒酣嬉自適忽念平生故人有衰疾遠隔幽燕者必爲北鄉惆然而不樂也

方靈皐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牽於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爲夫能爲衆人之所爲雖謂之反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姦欺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標爲而衆皆持中庸之論以議其後燕人劉君函三令池陽困長官誅求棄而授徒江淮閒嘗語余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見其涯若沈疴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庸無奇之道哉而其鄉人往往謂君迂怪不合於中庸與親暱者則太息深矉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雖然吾願君之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之人貿貿然適於壑衕阬阱之中有耳目者當其前援之不克而從以俱入焉則其可駭詫也加甚矣凡務爲挽君之言者自以爲智天下之極愚也余何乎不畏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之愚人哉劉君卒藏吾言於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以爲譸張傾僻背於中庸之言也

方靈皐送左未生南歸序

左君未生與余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趨形貌辭氣早熟悉於劉北固古塘及宋潛虛既定交潛虛北固各分散余在京師及歸故鄉惟與未生游處爲久長北固客死江夏余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未生歸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余甚恨之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作而余已北發居常自懟曰亡者則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己亥四月余將赴塞上而未生至自桐潛陽范恆菴高其義爲言於駙馬孫公俾偕行以就余旣至上營八日而孫死祁君學圃館焉每薄暮公事畢輒與未生執手谿梁閒因念此地出塞門二百里自　今上北巡建行宮始二十年前此蓋人迹所罕至也余生長東南及暮齒而每歲至此涉三時其山川物色久與吾精神相憑依異矣而未生復與余數晨夕於此尤異矣豈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爲數月之聚而孫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觀子美之詩及退之永叔之文一時所與游好其人之精神志趨形貌辭氣若近在耳目閒是其人未嘗亡而其交亦未嘗散也余衰病多事不可自敦率未生歸與古塘各修行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何必以別離爲戚戚哉

方靈皐送李雨蒼序

永城李雨蒼力學治古文自諸經而外徧觀周秦以來之作者而愼取焉凡無益於世教人心政法者文雖工弗列也言當矣猶必其人之可故雖揚雄氏無所錄而過以余之文次焉余故與雨蒼之弟畏蒼交而雨蒼私論並世之文舍余無所可而守選踰年不因其弟以通也雍正六年以建寧守承事來京師又踰年終不相聞余因是意其爲人

必篤自信而不苟以悅人者乃不介而過之一見如故舊得余周官之說時輒其所事而手錄焉以行之速繼見之難固乞余言余惟古之爲交也將以求益也雨若欲余之有以益也其何以益余乎古之治道術者所學異則相爲敝而不見其是所學同則相爲蔽而不見其非吾願雨若好余文而毋匿其非也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雨若服官雖歷歷著聲績然爲天子守大邦轄域千里昧爽盥沐質明而治事臨民一動一言皆世教人心政法所由興壞也一念之不周一物之不應則所學爲之虧矣君其併心於所事而於文則暫輟可也甫深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

河流自昔爲中國患禹疏九河過家門不入而東南鉅野無潰冒淪沒之害者七百七十餘年周定王時河徙礫溪九河故道浸以湮滅自是之後秦穿漕渠而漢時河決酸棗瓠子館陶泛溢淮泗兗豫梁楚諸郡歷魏晉唐宋元明數千百載迄無寧歲　皇帝御極之元年命山東按察使齊蘇勒總督河務吾友張君若矩以通判河上鼓效奔走淮水之南迺畚迺築其職維勤險阻艱戹罔敢或避河督稱其能以薦於　天子使督理兗之泇河四年冬題補入覲而是時河水自河南陝州至江南之宿遷千有餘里清可照燭鬚眉者凡月餘日不變可以見太平有道元首股肱聯爲一體至治翔洽感格幽冥天心協而符瑞見至於此也張君旣入覲卒判泇河將歸其官廨於是吾徒夙與張君有兄弟之好者各爲歌詩以送之原注雅直似昌黎

劉才甫送沈茉園序

去父母別兄弟妻子而遊旣久而猶不欲歸滲灕闕定省違父母有子如未嘗有子焉者有兄弟如未嘗有兄弟焉者有夫而其妻獨處有父而其子無怙此鰥寡孤獨窮民之無告者類也雖幸而取萬乘之公相亦奚以云余在京師五年矣父母年皆踰六十兄弟四人在家者尙一兄一弟幼子三人皆已死寡妻在室是亦可以歸矣而不歸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杭州人其在京師亦數年一日其家人遺之書曰盍歸乎來沈君不謀於朋友秣馬束裝載道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行矣余於沈君復何言原注其末如潮水驟至頃刻之閒他家無有此等神境惟昌黎有之

劉才甫送姚姬傳南歸序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於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待壯而其道已成旣老而後從事則雖其極日夜之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余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靑也憶少時與南靑遊南靑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方垂髫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已過其尊府與余遊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爲詩賦古文殆欲壓余輩而上之姬傳之顯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曩時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也昔王文成公童子時其父攜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謂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問何爲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爲顯官文成莞爾而笑恐第一流當爲聖賢諸貴人乃皆大慙今天旣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有志於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爲顯官不足爲姬傳道卽其區區以文章名於後世亦非余之所望於姬傳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以堯舜爲不足爲謂之悖天有能爲堯舜之資而自謂不能謂之慢天若夫擁旄仗鉞立功靑海萬里之外此英雄豪傑之所爲而余以爲抑其次也姬傳試於禮部不售而歸遂書之以爲姬傳贈原注淋漓逼宕歟公學史記之文

古文辭類纂三十四終

詔令類一　　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五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荊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漢高帝入關告諭。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

漢高帝二年發使者告諸侯伐楚。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漢高帝五年赦天下令。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漢高帝令吏善遇高爵詔。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漢高帝六年上太公尊號詔。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漢高帝十一年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漢文帝元年議犯法相坐詔。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

漢文帝議振貸詔。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漢文帝二年除誹謗法詔。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

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以相約者以已字逝）

漢文帝日食詔。

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迺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漢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僇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漢文帝十四年增祀無祈詔。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墠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漢文帝後元年求言詔。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漢文帝前六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雩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疏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漢文帝後二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仲馮云此上有脫字[illegible]以相[illegible]道之詞耳）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糵金帛絲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漢景帝後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眾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古文辭類纂三十五終

詔令類二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漢武帝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為齊王曰嗚呼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葷粥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甿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葷粥徙域北州以妥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毋廢迺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鼎六年敕責楊僕書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閒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

漢武帝賜嚴助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閒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

漢武帝元封五年求賢良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漢昭帝賜燕剌王旦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

漢宣帝地節四年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漢宣帝元康二年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漢宣帝神爵三年益小吏祿詔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

下奉十五

漢元帝議律令詔。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漢元帝建昭四年議封甘延壽陳湯詔。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眾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臧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幷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報臧宮詔。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古文辭類纂三十六終

司馬長卿諭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

韓退之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閒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閒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

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古文辭類纂三十七終

古文辭類纂卷三十八

傳狀類一

鼐按任彥昇作竟陵文宣王行狀列題首徐州南蘭陵郡縣中都鄉中朝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何屺贈云故尚祖詔云諱相國府署行狀乎蘇林曰行狀年紀也此行狀所自始首行必著年後改避其道也御河東裴中此體僅存韓李爲人所刊削泪亂矣余按何論太狗爲黎氏以前公斬已年紀救入行狀之內則知首行本未題列其人泪亂也准王荆公集內行狀三篇不載人祖父此必列文前而難本者乃妄削去之矣

韓退之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恆州恆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慮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

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衞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不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目留狀且擬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迺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衞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劒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蔕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賻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闐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殁矣人誰與安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交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溉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秘書省著作郎溪爲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溉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幷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録謹狀

韓退之圬者王承福傳。。

圬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難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而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爲之者耶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

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蘇子瞻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閒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王介甫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題脫員外郎三字。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秘書省校書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檢理秘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誠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文以爲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由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歟我愈慊慨欲以論諫爲己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歎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室櫬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姪皆在而治衣櫛總二姬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古文辭類纂卷三十八終

歸熙甫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茂祖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父玉贈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再
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三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雞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
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
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飾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
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選
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家宰鄢開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
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絶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
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
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爲法均派折衷最爲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僞
田賦往往因其舊買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內
八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誤
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虜薄京城又
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綰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恇懼公處之宴然或爲公地欲
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虜亦竟不至歸尙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
散獨與數騎走峯縣擒獲之在鎭三年商民稱其簡靜毆盜李尙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
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嘉歎曰李君非世人情者因以是識其人會召還即日薦陞
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景王封在漢東水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督其役又以承天修祾
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詔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
鄂渚雲夢閒拊循之東南用兵獎日本寇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鎭溪大刺土兵
三萬二千所過牢廩撫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糧廩其後土
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
邸龍飛慶雲宮殿多驟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亭是時奉天殿災敕命大臣開府江
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
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窮蜀荊之材公至則近水無
復峻巇乃行巴庸夔道轉荊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貢鉤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
帝室紫宮舊制瓌瑰於永樂金柱闌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
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卯峒梭梭江
參政徐霈僉事檀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寧遞東蘭州
偏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大金建昌荒溪入烏蒙參政繆文龍入播州眞州酉陽僉事
吳仲禮入永寧遞西落洪班鳩井鎭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參議王
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湖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
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荊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
瀘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鎭黎巡按御史
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敘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絶箐人
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侍書宋禮及近時侍書樊繼祖侍
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
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絶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圓難合臣恭命初恐搜索未徧
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下該部計議量材
取用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亦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
至於京師鏁筏相接而天子猶以宮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求六七載欲得巨材
故建殿未有期而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經營三年撫有休息期
大臣以爲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備膠附極般倕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
公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荊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詔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
從之考卜興工有日矣其後清數比先所下多有奇溢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
章公上疏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敢獨敍其所奉兩司洪歷採取
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備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鎭雄烏蒙之木龍州酉州之
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於九谿荊
南購木於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於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湖底
永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荊楚雖廢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
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
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
錯行萬人邪許摧軋崩墜鳥獸哀鳴震天峽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
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柘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秦營阿房建章
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峯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
乃獲之山童木盡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
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
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

賊湖廣營建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摺旨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跽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羹膳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逅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蘄所使吏廩食與馬爲荊州辦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謝公置酒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苟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私門弟貯荊州府藁召商胡賞購過當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廣不爲以是爲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延節延芳延英延賢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周王世訓其一尚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纘世達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歸熙甫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譏詆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疏食一緯更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歸熙甫鈞溪翁傳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楹有鈞溪翁居其間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頎然晳白延余坐瀹茗以進舉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聞然余逢人輒問鈞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予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南灣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憭慄野草枯黃日時晡余循去徑還家嫗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嫗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視吾家之澌然而盡者翁殆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爲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爲古之得道者常遊行人間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鈞溪翁固在吳淞煙水間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鈞溪翁非神僊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也與

歸熙甫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即自買甎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尚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帬廁牏自浣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于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君易處耳獨小嬸其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仆沈仆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茭根牢甚不可解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從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槩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王岡爲斷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熙甫與人書云班孟堅云太史公質而不俚人亦易曉柳子厚稱馬遷之峻字不易知近作陶節婦傳概微甚聰明可并觀之又云昨爲陶節婦傳李習之自謂不在班孟堅伯喈下也得來都中善書者入石可擊百本送逕城使海內知有此奇節亦知有此文也又云近於舟中作得陶節婦傳風雪中讀之一似嚼冰雪也

歸熙甫王烈婦傳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士家崑山之西盆瀆村崑故有薛烈婦彭節婦皆居其地舍旁今有薛家墳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烈婦入王士門其墳閣枯竹更青三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爲瑞草芝之應恆於貴富壽考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士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雖爲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王士目瞑爲絕水漿家人作糜强進之烈婦不得已一歠輒嘔歷曰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俛首竊淚下闇然向夫語兒漆工塗棺曰善爲之徐步入房闔閤戶聲縊死矣疏虧重甃而土戶也

歸子曰王士之祖父皆爲吾家比鄰世通遊好予髫年從師王士亦來長與案等耳不詞其後適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固云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者

歸熙甫章節婦傳

章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爲同縣章旭妻節婦歸章氏八年夫死生子甫八月父母憐之竊欲令改適然見其悲哀終不敢言也夫亡後有所遺貲役失之貧甚幾無以自存而節操愈厲尤善哭其夫哭必極哀蓋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鬢髮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歲人初所生八月兒多病死者數矣節婦謂其姑曰兒病如此余何吾所以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不能爲章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節婦亦不食歲歲如是至六七歲猶病後乃得無恙既長教之學名曰必榮已而爲郡學弟子員始有廩米之養自未入郡學無廩米之養非紡績不給食也議者以謂節婦之所處視他婦人守節者艱難蓋百倍之至於終身而毀其誠蓋出於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既沒必榮以貢廷試選爲蘇州嘉定學官

贊曰予嘗從章先生遊問洞庭彭蠡江水所匯處及廬山白鹿洞想見昔賢之遺跡而後乃聞章夫人之節然先生恂恂儒者其夫人之致耶

歸熙甫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姙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姙不數矣孺人舉之盡喑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尚簡實與人姁姁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纑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爐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痾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方靈皋白雲先生傳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誘執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吳中徐昭發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尚有楮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并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咸市良材爲具棺槨疾將革聞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視斂視含殮雖改葬親身之櫬弗能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時先君子適歸皖桐反則已渴葬矣或曰書已入壙或曰經說有貳尚存其家乾隆三年　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惻之而懼其無傳也久矣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寓目焉故并著於篇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毋使遂沈沒也

方靈皋二貞婦傳

康熙乙亥余客涿州館於滕氏見僮某獨自異於羣奴怪之主人曰其母方氏歙人也

美姿容自入吾家卽涕泣請於主婦曰某良家子不幸夫無藉凡役之賤且勞者不敢避也但使與男子雜居同役則不能一日以生會孺子疾使任視兼旬睫不交所發孺子凡六人忠勤如始至自其夫自縊卽誓不與同寢處而夫死疏食終其身家人重其義故於其子亦體貌焉戊戌秋天津朱乾御言里中節婦任氏年十七歸符鍾奇踰歲而鍾奇死姑楊氏故孀也閱六月又死時任氏僅遺腹一女子而鍾奇弟妹四人皆孩提任氏保抱攜持爲之母爲之師又以其間修業而息之凡二十年各授室有家而節婦死族姻皆曰亡者而有知也楊氏可無憾於其死鍾奇可無憾於其親矣夫發之者身以勤家多爲其子也自有任氏而承夫之義始備焉婦人委身於夫而方氏非生絕其夫不能守其身以芘其子是皆遭事之變而曲得其時義雖聖賢處此其道亦無以加焉者也凡士之安常履順而自檢其身與所以施於家者其事未若二婦人之艱難也而乃苟於自恕非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劉才甫樵髯傳

樵髯翁姓程氏名駿世居桐城縣之西鄙性疏放無文飾而多髭髯因自號曰樵髯云少讀書聰穎拔出凡輩於藝術匠巧嬉遊之事靡不涉獵然皆不肯窮竟其學曰吾以自娛而已尤嗜弈棋常與里人弈翁不任苦思里人或注局凝神翁輒蹙頞曰我等豈真知弈者聊用爲戲耳乃復效小兒謔強爲解事時時爲人治病亦不用以爲意諸富家嘗與往來者病作欲得翁診視使僮奴候之翁方據棋局嘵嘵然竟不往也翁季父官建寧翁隨至建寧官廨得以恣情山水其言武夷九曲幽絕可愛令人遺棄世事欲往遊焉

劉子曰余寓居張氏勺園中翁亦以醫至余久與翁處識其性情翁見余爲文亟求余書其名氏以傳於無窮余悲之而作樵髯傳（原注寫出野人之態如在目前而文之蕭澹遠韻自見於筆墨蹊徑之外）

劉才甫胡孝子傳

孝子胡其愛者桐城人也生不識詩書時時爲人力傭而以其傭之直奉母母中歲遘癱瘓之疾長臥牀褥而孝子常左右之無違自臥起以至飲食溲便皆孝子躬自扶抱一身而百役靡不爲也孝子家無升斗之儲每晨起爲母盥沐烹飪進朝餐乃敢出傭其傭地稍遠不及炊則出勺米付鄰嫗而叩首以祈其代爨嫗辭則行數里外遙致其拜焉至夜必歸歸則取母中衵穢污自浣滌之孝子衣履皆敝垢而時致鮮肥供母其在與傭者之家遇肉食卽不食而請歸以遺其母同列見其然而分以餉之輒不受平生無所取於人有與之者必報母又喜出觀遊村鄰有俳優之劇孝子每負母以趨爲藉草安坐候至夜分人散乃復負而還時其和霽母欲往宗親里黨之家亦如之孝子以生業之微遂不娶惟單獨一人竭力以養終其身母陳氏以雍正八年病至乾隆二十七年乃以天年終蓋前後三十餘年而孝子奉之如一日也母既沒負土成墳卽墳傍挂片席而居悽傷成疾逾年癸未孝子胡其愛卒

贊曰今之士大夫遊宦數千里外父母沒於家而不知其時日豈意鄉里傭雇之間懷篤行深愛之德有不忍一夕離其親苟於外如胡君者哉胡君字汝豫父曰志賢又同里有潘元生者入自外而其家方火其母閉在火中元生猝身入火取其母以出頭面皆灼爛此亦人之至情無足異然恐夫或怯懦不進則抱終身之痛無及矣勇如元生蓋亦有足多者余故爲附著之（原注敍寫極質實而不俚直逼史記）

劉才甫章大家行略

先大父側室姓章氏明崇禎丙子十一月二十七日生年十八來歸踰年生女子一人不育又十餘年而大父卒先大母錢氏大母早歲無子大父因娶章大家三年大母生吾父而章大家卒無出大家生寒族年少又無出及大父卒家人趣之使行大家則慷慨號慟不食時吾父纔八歲翟然在側大家撫吾父跪大母前泣曰妾卽去如此小弱何大母曰若能志夫子之志亦吾所荷也於是與大母同處四十餘年年八十一而卒大家事大母盡禮大母亦善遇之終身無間言櫆幼時猶及事大母值清夜大母倚幾帷坐櫆侍在側大母念往事忽淚落櫆見大母垂淚問何故大母歎曰子不幸汝祖中道棄予汝祖沒時汝父纔八歲回首見章大家在室因指謂櫆曰汝父幼孤以鞠以誨俾至成人以得有今日章大家之力爲多汝年及長則必無忘章大家櫆時雖稚昧見言之哀亦知從旁泣大家自大父卒遂喪明目雖無見而操作不輟櫆七歲與伯兄仲兄從塾師在外庭讀書每隆冬陰風積雪或夜分始歸僮奴皆睡去獨大家煨鑪火以待聞叩門卽應聲策杖扶壁行啟門且執手問曰若書熟否先生曾撲責否卽應以書熟未曾撲責乃喜大家垂白吾家益貧衣食不足以養而大家之晚節更苦嗚呼其可痛也夫（原注真氣淋漓史記之文）

韓退之毛穎傳（附）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僊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䨲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

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乃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衞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眞少恩哉

古文辭類纂三十九終

秦始皇二十八年泰山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愼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秦始皇琅邪臺立石刻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幷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

秦始皇二十九年之罘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遊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秦始皇東觀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甾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

秦始皇三十二年刻碣石門。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秦始皇三十七年會稽立石刻文。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蒞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亙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序大略與明瑯邪刻石蓋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有序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惛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緊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祆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古文辭類纂卷四十一

古文辭類纂卷四十二

碑誌類上編二

韓退之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慴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

緻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以其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衞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眾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彊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飧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字句則石鼓之詠淡璞嚴重有雅頌）

韓退之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事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為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為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韓退之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于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于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

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升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慌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飇送驅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噪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韓退之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柏翳爲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爲雄諸國既皆入秦爲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償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爲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於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邱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於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爲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於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於龍邱有事於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粥棧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陊剝不治圖像之威黯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秃缺祈叱日慢祥慶弗下州之耆老不獲薦庥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卽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眾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於廟宗卿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祉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鑱之於石辭曰秦傑以顛徐由遜緜褒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爲笑於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賓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闕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寔守堅嶠之後達夫廟之王殁萬年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愼詔教盄惡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於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誄刻示茫茫

韓退之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

韓退之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荊南以旌節朝京師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于三室既事退言曰鳴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休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腆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飾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如具者先人名跡因為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箸古而遠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劬躬蕃後委祉於公公之所以遂將承厥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為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為袁氏春秋世陳常歷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識常居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甫儒退黃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運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為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蓋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為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曄是為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為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為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質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階於朝比三世宜達而窒歸成後人數當於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歿祭在子孫惟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憤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於家進於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卑而鉅莫不宜稱遂為宰相以贊辨章仍持節將蜀湘又荊以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乖纘刻以致無忘可謂大孝詩曰袁自陳分初尚登進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錮人收功厥後五公重尊晉氏于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舍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邇難遯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秦州承楷數以立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柏版松楹其筵肆肆維袁之廟孝孫之為順勅卽宜以諏以邃以平其巘崖牆峙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廷陟堂進籑親登籩鉶肩膞胳骼其尊多清降登受胙于慶備成維曾維祖維考之施于汝孝嗣以報以祗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牲繫維以告之

韓退之烏氏廟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恆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為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即以其年營廟於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顯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烏氏著于春秋譜于世本列于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秦有獲為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為君長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玼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能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即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元為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堙墟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為艱為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追息求觀來齋以饋黍稷

蘇子瞻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

兵破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于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于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眎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梃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於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古文辭類纂卷四十一終

韓退之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皋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刳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貢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眞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媢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斂兵荊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爲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荊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良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曹誅五畀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遌嘬鋒蔡山踣之剜蘄之黃梅大鞣長平鏺廣濟掀蘄春撇蘄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跳汊川還大膊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光之北山𨃜隨光化捁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荊及襄眞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盜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恆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彝將慎將鍔將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咥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

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闕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蕪枯弱强齟其姦猖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詩之視蹶蹶陛陛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韓退之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為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為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遏關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九年從朝於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於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於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為御史大夫職為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為特進勳為上柱國爵為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實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欷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閒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逌王府長祠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佑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於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隮既明且愼終老無驕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斵石於此式垂後嗣

韓退之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閒國也周衰入楚為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為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為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皋以忠孝致大名夫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與陽城為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為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葵嚴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為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為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讓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護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己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為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痛傷為之不御朝郎官致賻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廚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子頤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貌戚莫敢過門省顧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為上言曰頤之罪既貸不競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為吾行諭之頤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為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倚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為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厥劉之閒甘泉始侯以及安邱誠詞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悲厥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迪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讐舉世莫疵人所憚為公勇為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韓退之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宏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眾推以為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為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嘆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眾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沒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駴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並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於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廄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歛且給恆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猘將得其人眾乃一愒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桀鷙猖張威壞大墮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盜連為群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眄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濟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觀宏本傳及李光顏傳載宏以女子間撓光顏

此碑設色極友退之所長亦可見其家兩文則雄偉而尼無一字靡漫神采煥然

韓退之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公諱啟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琯仍父子為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琯相玄宗肅宗處艱難中興道進退甍贈太尉流聲於茲父乘仕至秘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擩耳染不學以能始為鳳翔府參軍尚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真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飭理同官憚伏衛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攝長殺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裴冑領湖南表公為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冑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冑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冑使事為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辯慠絕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為舉以為容州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蜒守條死要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屬朋

友爲義在客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苛應待失禮客主遂言徵貳太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軾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於南乃始已致旣辦萬年命屏容服功緒卓殊皷猶衒業維不順隨失胥亡奇非公之怨銘以誓之依次紀述是周漢以來碑銘文

姚但出韓公手自然簡古清峻其筆力不可强幾也

韓退之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古者書旌柩前卽謂之銘故不必有韻之文始可稱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韓退之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弘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鄠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鎭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卽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疏數也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詼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嘆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愼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尙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儹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佐三府治藹厥聲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絕瑕謫甲子一終反玄宅子厚兩云周才遺典

古文辭類纂四十二終

古文辭類纂卷四十三

碑誌類下編二

韓退之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故同州先生云柳慶仕於周宇文又不爲侍中周書本傳可考封濟陰公者乃子厚六世祖旦慶之子也旦封濟陰公見柳旦傳隋書本傳不載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鎭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閒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

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韓退之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有方質行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三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illegible]其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歠揖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illegible]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illegible]他遷君不樂久去京師[illegible]用[illegible]三原令[illegible]遷[illegible]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illegible]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illegible]訴[illegible]以大[illegible]魚鱉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illegible]喪葬爲[illegible]節[illegible]一皆[illegible]立經[illegible]吏與諸生之旁大都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綿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讙爲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卽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很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閉門[illegible]年六十[illegible]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某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累之遂以不久生嗟其頌頌以世厥聲

韓退之太原王公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宏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郎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摧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illegible]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遣近侍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illegible]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遺淹滯在制誥思力直友人之厄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illegible]公[illegible]州部請[illegible]加[illegible]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illegible]發文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日張下民無不忭叫喜悅或初若小煩[illegible]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illegible]比部員外郎祖[illegible]丹陽太守考諱[illegible]鄂州防禦使[illegible]贈工部尚書公先娶[illegible]渤海李氏[illegible]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illegible]進士及第有文學[illegible]其餘幼也長女嫁劉[illegible]次女嫁李[illegible]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鼎之有石我最其迹爲世之藏

韓退之尙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官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訥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恆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遊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欷雖不即降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爲環檄李納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恆魏皆疑慼氣懈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擊李希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步騎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辟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即罷詔還京師即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攣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敕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即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爲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郎弔其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便弓馬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遣使者哭拜堦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後人之慶

韓退之國子監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脩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眞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迎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黨皆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遷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辭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鉅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愼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稷實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聖愕旋河犢引比相嬰撥漢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遥遥厥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寘於幽刻

韓退之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以榮吾鄉張宏靖故改其名是時以爲生書者即謂之將）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賊人非吾者賊也欲其以自勸之）不如遷之別館即與眾出君君出門罵眾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鵶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眾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眾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轝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

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節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

銘曰

嗚呼微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呾也

韓退之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蹐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冑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侹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祗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茅順甫云跌宕多奇）

韓退之孔司勳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為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禍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為彼不當為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為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方侍郎云此用春秋鄭伯髡頑卒于鄵書法以發疑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于家君卒之九十八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其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屺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戣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古文辭類纂卷四十三終

韓退之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貧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爲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鉏削荒穢納之太和而已其瑣細碎無所遺漏緊公之功上介尚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齒差太師標望絕人閒其所爲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及來佐府詣門請交屏所挾爲太師毙始以秘書郎選參軍京兆府法曹曰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屈黜已見歲中奏爲司錄參軍與一府政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恆州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爲糧料使兵罷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公不與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許歸葬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於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慧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爲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曰居敬尚小長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疏公以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爲太子舍人將葬舍人與其季弟澥問銘於太史氏韓愈愈則爲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轢毀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韓退之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跋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崔周楨爲補闕皆舉以讓宜歙池之使與浙東使交牒署君從事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聞以幣先走廬下故爲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爲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既病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爲而止於斯

韓退之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茂紹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虯以有氣畧敢諫諍爲諫議大夫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公舉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召公主書記三遷至侍御史入朝歷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刑部郎中疾病改河南少尹與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頲之女男三人瑑質皆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允郎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上時雨詩代宗以爲能將召入爲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曰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厲天下終喪必且以爲翰林其在徐州府能勤而有勢在朝以恭儉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善教館煢妹畜孤甥能別而有恩歷十一官而無宅於都無田於野無遺資以爲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裴爲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爲大家惟公之系德隆位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晉陽之邑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必有後其又信然邪

韓退之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宏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已虖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誰謂其壽死而不朽誰謂之夭已虖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虖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韓退之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婼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鄮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譽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

然曰續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簒序前聞於光有昭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耶

韓退之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旣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縱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貧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眾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旣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韓退之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廷玢娶裴氏女而選爲昆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旣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旣得卽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閿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酆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藏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韓退之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耶爾若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旣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字直之祖諱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還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旣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邱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韓退之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爲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咸曰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閑之德爲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入門而媼御皆喜旣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媵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僕毆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懌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尙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於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祖孝友以類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維德之恆出爲辨強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母父有事賓祭酒食祗飭協於尊章畏我侍側及嗣內事亦莫有施齊其弱心小大順之夭先其歸其室有邱合葬有銘壺彝是攸

韓退之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婿昌黎韓愈爲之誌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於王或試於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於行克媲德門肅其爲禮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煢煢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讙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歉於約不矜於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

韓退之女挐壙銘。。

女挐韓愈退之之第四女也慧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以刑部侍郎稱少秋官拘俗不典雖自晉爲之而不足法）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於商南層峯驛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挐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挐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於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柳子厚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爲斂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惟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誗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覲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蕝焉辛亥啟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緅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於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歿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誗也擊之信也蕝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古文辭類纂卷四十四終

碑誌類下編四

歐陽永叔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一有陳州）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

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册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閑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靑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一本有奪賊地而耕之六字）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墮，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一有既字）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衞，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illegible]）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一作[illegible]）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係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與。

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一作弛）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一作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真西山云：按司馬文正公記聞載范中丞許公執政，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攻呂相，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待制知永興，會許公復相，言于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卽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亦以許公不念舊惡。又蘇文定公龍川志：范文正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爲之地，無以成功，乃爲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公作文正碑，有二公晚年歡然相得之語。後生不知者咎歐陽公，予見張公言之，乃信。又邵氏聞見錄載時文正子堯夫不以爲然，從歐陽公辨不可得，則自削去歡然戮力等語。公不樂，謂蘇明允曰：范公碑爲其子弟擅于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故今羅氏本于坐落職知饒州下無明年呂公亦罷六字，於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無上復召相呂公六字，又無自公坐呂公貶已下至故卒置羣議而用之一段。以此觀之，諸家本乃當時定本也，羅氏本堯夫改本也。今從羅而載堯夫所改如此。　朱文公答周益公書略云：蓋嘗竊謂呂公用事之時，舉措之不合衆心者蓋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己，必力排之，使不得容於朝廷而後已。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歸，而不復有所畏忌，又慮夫天下之事或終至于危亂不可如何，而彼衆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復用，則其罪必歸於我，而并及于吾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于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于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善意，起而樂爲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者，[illegible]此最爲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所甚難，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illegible]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其後日誠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本末如此，[illegible]可[illegible]爲百世之師[illegible]可疑矣）

歐陽永叔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眞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勖

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眞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尚以是刻於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淸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尙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擧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眞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眞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眞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眞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擧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眞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尙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眞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愼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眞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眾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眞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於家眞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不知其所止

眞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眞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爲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眞宗以問公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眞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眞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眞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官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眞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眞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眞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常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幷臣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眞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眞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眾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眞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淩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眞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淸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眞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遂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於家享年六十有一眞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卽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遐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沖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姊謹與其弟旭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

配享眞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爲銘詩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眞宗眞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眞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蓍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有黜升惟否惟能孰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爲君胡能必信孰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於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爲祀無窮作爲詩歌以詔廟工

古文辭類纂卷四十五終

古文辭類纂卷四十六

碑誌類下編五

歐陽永叔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甎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于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間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頹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之誌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于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方侍郎云空闊發激無一懦筆

歐陽永叔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一作京兆人後爲泰州如皐一作海陵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著爲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一作宇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一作中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一無之字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一有學字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遷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一作已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

歐陽永叔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於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

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於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爲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一作當與處士）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庠爲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爲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於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一作云）。

歐陽永叔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爲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秘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爲人外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爲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秘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民聞其來，讙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益其召自諸暨，已以才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僞，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闊，列郡數十，皆爲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瀕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饑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寀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隮，皆舉進士；曰恩兒，纔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爲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慽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

歐陽永叔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瘠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獨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朋友。人有慢己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郴州司理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謐，曰諷，曰謹，曰說，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

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歐陽永叔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閒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眞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宴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閱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纍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于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方侍郎云論法嚴密似宋示不及

歐陽永叔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為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為乾德縣，迺光化軍，歐氏遂為乾德人。修嘗為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尙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于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於鄉，而君獨黜於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為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參軍，臨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戴君尙為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為鄧公友也。君為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為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為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為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沒于無述，則為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為鄧城縣令，世勛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

歐陽永叔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祫享之福，推恩羣臣，並進爵秩，既又以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待制尙書戶部員外郎唐君，得以其皇考驍衛府君為右羽林將軍。府君諱拱，字某，其先晉原人，後徙為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為建威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為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詢，官至尙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尙書。府君以父廕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稅，巡檢泰州鹽場，漳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府君孝悌于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以為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為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竦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為祕書丞，始贈府君為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為尙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又贈府君為右監門衛將軍；其為尙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府君為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為驍衛將軍。蓋自登于朝以至榮顯，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翼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惠，次適歐陽昊，早卒，次適橫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曆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十有七年，廬陵歐陽修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襃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為善者，雖湮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為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

蓋古之爲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爲子者有克自立則尙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于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歐陽永叔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壟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于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眞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尙書知靑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古文辭類纂四十六終

古文辭類纂卷四十七

碑誌類下編六

歐陽永叔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於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子野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尙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飮酒懽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尙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爲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尙書令諱遜皇祖也尙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

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于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歐陽永叔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賁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眾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遇世為眾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歿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方侍郎云筆陣酣恣辭繁而不厭

歐陽永叔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摧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僉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能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

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于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機桴嗚呼師魯傷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君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歐陽永叔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辭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嚱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尙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嘗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歐陽永叔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僉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弃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於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尙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汩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擊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歐陽永叔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

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于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于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凴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歐陽永叔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耶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粤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宣州陽城鎭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歡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鎭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坰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歐陽永叔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爲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强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閑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弈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參軍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還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爲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局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擿以術衆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鑑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爲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爲深切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爲立後還其貲劉氏得不絕君之論議頗已見與其近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爲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爲得而君亡

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終於京師卽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陽夏鄉之原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無恙時為理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裕殿中丞贈羽部員外郎妣李氏始平縣太君祖諱日新羽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珹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并州司戶參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迪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袞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輟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圉城其後子孫分散而君世至今居圉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圉南夏岡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不苟嗟吾鄰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自以為得兮吾將誰咎

歐陽永叔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于生猶可伸于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于人間猶可伸于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廕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于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相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為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于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疎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辯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于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為之辭庶幾並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顚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交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昭昭其永垂

歐陽永叔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有墓曰狄君之墓者迺予所記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于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嗚呼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為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為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棐廕補英州眞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為盜為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為富縣尚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以一二數之惜為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賕賄污令而為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豪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為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為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強壯為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冤民能自伸此令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為愛我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既大籍強壯而訛言相驚云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粒君發常平倉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為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洽乃修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為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君其可不

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誨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滎陽鄭氏生子男二人迢誼遵微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銘曰

彊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爲夭善在人宜有後銘于石著不朽（茅順甫云遒灑）

歐陽永叔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爲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爲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爲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爲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稾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所改更于君山之稾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爲長谿縣尉縣媼二子漁於海而亡媼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爲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媼色有冤吾不可不爲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爲媼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且謂余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慈予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歐陽永叔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慍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迴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古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愧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祫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祔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仄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於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爲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以爲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雹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屠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爲之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

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謚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於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於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為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爵開國彭城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璵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尚書公再娶倫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為防慮至其屢見侵辱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攽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為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曰意林合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攽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祥符縣魏陵鄉祔于先塋以來請銘乃為之銘曰

嗚呼惟仲原父學強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蹈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孰其嗣惟其文存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歐陽永叔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臥而使我謁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為知己當時搢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為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為詳焉且以悲其志也

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為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為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能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於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驅遊兵擊賊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論傅潛楊瓊敗績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效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為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疏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為荊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黜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為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棄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為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懷州團練副使再貶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荊南府召為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群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於官公好學有文尤喜為詩為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與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優卹加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為困于翼飛中垂以斂一

失其塗進退而坎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

歐陽永叔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曄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爲曾孫武昌縣令諱郴蘭陵夫人蕭氏之室爲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爲第三子於修爲叔父修不幸幼孤依於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修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爲悲而叔父之爲親也歐陽氏世家江南偽唐李氏時爲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於朝以歿公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閬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于家以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葬於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修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於世者庶以盡修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于隨復遷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爲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莅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大洪山奇峰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姦利命公往籍之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皆曰諾饑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爲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從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爲人賃舂公折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歸于明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辯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歐陽永叔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潁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即州拜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顏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纖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姦皆世指爲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爲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狴牢就桎梏猶冠帶偃簀恬如也盜有殺其民寶氏于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啟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鞫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怪之吏疑互諫公堅不回鞫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譁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爲許田令時丁晉公尚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屛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秘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鄂閬饒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荆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皇妣李氏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彊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句踐句踐之後有無彊者爲楚威王所滅無彊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爲歐陽氏漢世有仕爲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爲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爲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爲封邇又三世而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祖武昌令諱郴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偃皆家吉州又爲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葬焉又爲荆南之歐陽嗚呼公於修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歐陽永叔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諾之，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卑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儁，豈其屈己下之耶？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今與是人飲而歡耶？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殁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于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於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潤州之某鄉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歸土兮魂氣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歐陽永叔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人也。皇考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爲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於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爲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紃織紝，其諸女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樂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爲繼室，而今夫人被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爲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今爲翰林學士、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爲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爲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親喪早，榮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鄰黨鄉里，皆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於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於鄆州之魚山，以書來乞銘。夫人生三男，曰奎，奎之弟曰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矣，奄早亡，曰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歿有光，孫曾多，有後慶昌。

古文辭類纂卷四十七

碑誌類下編七　　古文辭類纂卷四十八

王介甫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羣臣，升朝者及其父母，其官某父與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教厥子，並爲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告，賜覽等以待墓焚。覽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於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於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潮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第，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尙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尙書之子，伯曰虛己，官至尙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雖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即以兄廕爲郊社齋郎，再遷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則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於學，豪宗大姓斂手不

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冢尙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爲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尙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尙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尊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潘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常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尙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寢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既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衞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尙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實實守秘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尙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尙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既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衞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遷於閩嶺海之間乃生尙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厚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唯君之賤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齋身於家外內肅雍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天子之仁既具祉福考終大耄追榮于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爲螭龜寘之墓上勒此銘詩（類按撫序錄載李定一撫州人補蘇子瞻若一洪州人字仲求歟與賽神會蘇子美拒之致興大獄者然則此衞尉卿益仲求之父此碑文作於嘉祐五年即慶曆元年後七年慶曆五年乃有賽神會之事宜荊公尙爲作文也又按李虛己傳衞尉之名虛舟其父名寅又載定官爲司農少卿爲吏有能名而不及其仲子寬事甚宋史亦敢闕狀之類孫之傳而不復考定耳）

王介甫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淨居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益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滯州滯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敕慶曆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奏彈狄青不當沮敗劉滬水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仁宗大獵於城南衞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於殿中君奏疏即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尙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熾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發敗之吏民轉芻米於煨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塹修器械廣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尙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侍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啟居無疏以嘉祐二年二月七日卒於治所年五十六官至尙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輕車都尉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闊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撥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衞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至君曾大父諱師睦以善治生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歡心於鄉里大父諱旦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晦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尙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迪适遵適嘗從予遊年十四論誡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滁州上饒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秘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試秘書省校書郎（一本作太廟齋郎）李僩夫一尙幼（一本作嫁進士姚安平）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縣懷遠鄉上林村歙之爲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不至君孤童子徒步官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詔其鄉里銘曰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使帥牧民實有條使踐艱乘危條變遺奇攘除既除督敦以治方還既闕昔尹山夷維此南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藏於家銘在墓前以告黟人孫氏之阡

王介甫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

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爲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已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觀其迪已也使貢學政以觀其迪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已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仲儀爲諫臣無所獻替荆公以所親厚爲之飾詞然文特峻而弱

王介甫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眞州之揚子杜君者窮於貲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益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於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太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古文辭類纂四十八

王介甫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隄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强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紬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紬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眞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強所忌讒諂所讎攷終厥位寵祿優優維

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茅鹿門云荆公第一首誌銘須得他頓挫紆徐往往序事中伏議論風神嶄然又云於序事中一一點綴而風神煥發若不經意而自有崖岸之山古人所同患樂不厭

王介甫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還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於契丹景德初契丹寇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爲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爲人沈悍篤實不苟爲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偏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爲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眞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尚不得自從臣卽死知不瞑矣因泣然泣數行下上覩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師臣得終喪自公始服除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尚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卽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幷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顚倒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敎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饑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爲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旣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鉤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爲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擣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上上固恃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爲宜顧尙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爲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爲上言爲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聞輒爲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爲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已出不爲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駭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卽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爲尙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於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百戶詔贈公太子太傅而賻賜之甚厚公諱況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爲主後女子一人尙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卜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知公爲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公攸始奮其華蕤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犖乃與佐時宰飪調腼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衆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已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艱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告永久茅鹿門先生云直序作一氣奔瀉之勢而中有提掇起伏故情事宛曲而氣勢遒逸

王介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十月某日葬眞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爲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爲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尙書

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爲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暴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爲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爲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爲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爲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詔築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諭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井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榷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敏而敢爲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他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絕其行賂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乃移荊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諸物皆荊南士人爲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涣沂汶爲進士涣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材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邅迴流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而既死此愛君者所爲悼惜然士之赫赫爲世所願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負彼之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嗇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於斯

王介甫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瑰不仕璋眞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涓叟先生云以議論行序事而感嘅深摯跌宕昭朗荊公此等誌文最可愛案按宋史許元傳元固趨勢之士卒蓋亦非君子故介甫語含譏刺

王介甫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眞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同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眞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王介甫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爲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閒以至京師無不游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莫不得其歡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見其喜慍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頹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於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弈棋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太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上下又召君君即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於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瑋早卒瑋又娶其中女次適蘇州吳縣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仕江南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繢弗雕弗跂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海峯先生云其求如春水之數乎故佳）

王介甫孔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於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爲恥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敕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二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晦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閒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爲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尙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人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爲私維志之求

王介甫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敘銘赴其葬敘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猾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眾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直質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毆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柬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隮爲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王介甫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

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悅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閭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尙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於眞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

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王介甫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尙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卽以文辭辨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辨治論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頹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尙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襄沙之原君故與余善余嘗愛其智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尙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御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爲哀哀煢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海峯先生云序次與旧太常同一機法）

王介甫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爲溫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寗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己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尙思君之所爲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卻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不能着寢君卽大鼾比明而后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成武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尙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尙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字[illegible]）

南云此篇如秋水可掬　又云王公文敍散曲折處有法皆得之天授非人所及

王介甫大理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資他經以佐其說其說超厲卓越世儒莫能難也及爲吏披姦發伏振擿利害大人之以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爲君自絀蓋君有以過人如此然峙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

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眾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為君求職君辭焉復用大臣薦召君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顧言曰焚吾所為書無留也以柩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尚書右丞度之女子男兩人景略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為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十卷

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宮以慰其子

古文辭類纂四十九終

碑誌類下編九　　古文辭類纂五十

王介甫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君仲氏諱訥字樸翁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環祖諱祚皆弗仕而至君父諱尹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贈右贊善大夫君景祐元年進士起家兗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時傳契丹且大擾邊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君策契丹無他為具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為此然亦當善我能聽用君也又權博州防禦判官以母夫人喪去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縣近海賊數十人獄具矣君獨疑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雪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清平邛州臨溪兩縣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遷為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厚重有大志不妄言笑喜讀書為古文章晚而尤好為詩詩尤稱於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在越獄士多從之學當寶元康定間言者皆論兵然計不過攻守而已君獨推古所謂兵故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為禦戎議二篇嗟乎此流俗所羞以為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義則孰知夫中國安富尊強之為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屈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其未試也君初娶王氏尚書駕部郎中閎之女又娶李氏尚書虞部員外郎宋卿之女三男子伯逵為太常博士次伯适伯同為進士三女子嫁殿中丞任庾并州交城縣尉崔綵興元府戶曹參軍任曆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定陶之閔邱縣而以余之聞君也來求銘銘曰

於戲樸翁天僩人畸翔其德音而躓於時

王介甫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為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為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為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閒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君又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恐即讙聚謀為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聞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為兵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而君輒縱去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為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眾相聚而為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為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為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為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於京師今為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殷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方侍郎云起家自家起而發用也自荊公誤用而明代人遂自云以何曾起家以毛詩起家者散按在家[illegible]其卒年五十九為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某氏子四人台文泉州州學解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求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松鄂州咸寧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安石為之銘曰

其有四方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寬我南服元元蘇君不闢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惱祇天之役日月有昭其下冥冥照君無窮安石之銘[illegible]

[illegible]

王介甫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遇疾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時出以往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求飯其夫婦必尚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求纊其夫婦必尚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父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姊娣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則顏色愈溫須飲酒歎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卽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爲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謦欬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結一至訟庭及著械同往數十人爲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爲諸舅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爲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事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五日與其母黃氏其葬於鹽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尚書屯田員外郎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娶姓王氏一男夏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蕘适枉蕘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王介甫葛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丹徒故今又爲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旰贈尚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尚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嘗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贄閱之終篇而屢歎葛氏之多子也既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卽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條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興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己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夫大仕之則稱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之言爲然興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卽其年十一月某甲子也興祖三男子蘩縕皆有文學蘩許州臨穎縣主簿縕鄭州穰縣主簿蘋尚幼也四女子皆未嫁云銘曰

寵於仕以爲人尤不然施以年孰主孰謀撫大械於德又將何求

王介甫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廉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歉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

蕃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晃藏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王介甫僊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僊源縣太君夏侯氏濟州鉅野人尚書駕部員外郎諱晟之子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譙公諱嶠之孫贈太子太師諱浦之曾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謝氏諱絳之夫人太常博士通判汾州軍州事景初之母年二十三卒後五年葬杭州之富陽於是時陽夏公爲太常丞祕閣校理博士生五歲矣而其女兄一人亦幼又十五年康定二年博士舉夫人如鄧以合於陽夏公之墓而臨川王某書其碣曰

夫人以順爲婦而交族親以謙以嚴爲母而撫媵御以寬陽夏公之名天下莫不聞而曰吾不以家爲恤六年於此者夫人之相我也故於其卒聞者欲其有後而夫人之子果以才稱於世嗚呼陽夏公之爭在太史雖無刻石吾知其不朽矣若夫夫人之善不有以表之隧上其能與公之烈相久而傳乎此博士所以屬予之意也予讀詩惟周士大夫侯公之妃修身飭行動止以禮能輔佐勤勉其君子而王道賴以成蓋其法度之教非一日而其習俗不得不然也及至後世自當世所謂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獨化而夫人卓然如此惜乎其生世也晚其行治雖列之於風以爲後世觀豈愧也哉

王介甫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繁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曾

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曆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於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眎子慈眎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沒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疏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畏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戚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煦願(願疑)愉愉教隨弗行婦妾乘夫趨爲亢厲勵之顯愚猗嗟夫人惟德之經娟於族姻柔色淑聲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於銘

王介甫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時僊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閒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於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於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遘爲進士子遵爲殿中丞知建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於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遵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于隮其下惟谷纘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孳附其華詵詵諸孫其賓其祀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封牲以告祀銘考施夫人之效

王介甫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尙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公諱紓之夫人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尙書駕部郎中贈衞尉卿文蔚之子也光州僊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岵之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辰卒於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爲熙寧元年八月庚申祔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獨爲秘書丞知潭州攸縣獬爲翰林學士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稟山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內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資以助賓祭補紉澣濯館爨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富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祿嗚呼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爲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時兮窮其爲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壯則萎兮柔柔令子悲慕思兮有嚴葬祔祭配祗兮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古文辭類纂五十終

歸熙甫亡友方思曾墓表。。

余友方思曾之歿適當夷來寇權厝於某地已而其父長史公官四方子昇幼不克葬其年月日始祔於其祖侍御府君之墓來請其墓上之文亦以葬未有期不果爲至是始葬其子昇俾勒之於石蓋天之生材甚難其所以成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率數千百人之中得一人而已耳其一人者果出於數千百人之中則其所處必有以自異而不肯同於數千百人之爲而其所値又有以激之是以不克安居徐行以遵入於中庸之道則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思曾少負奇逸之姿年二十餘以禮經爲經闈首薦既一再試春官不利則自叱而疑曰吾所爲以爲至矣而又不得彼必有出於吾術之外者則使人具書幣走四方求嘗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彥悉致之於家而館餼之其人亦有爲顯官以去者然思曾自負其才顧彼之術實不能有加於吾亦遂厭棄不能以久方其試而未得也則憤懣而有不屑之志其後每偕計吏行時時絕大江徘徊北岸輒返棹登金焦二山徜徉以歸與其客飲酒放歌絕不與豪貴人通間與之相從視其蹤跡必以秣陵之間爲佛之學於臨安者思曾往師之作禮讚歎求其解說自是遇禪者雖其徒所謂聾龍啞羊之流即跪拜施舍冀得眞乘焉而人遂以思曾果

溺於佛之說不知其有所不得志而肆意於此以是知古之毀服童髮逃山林而不處未必皆積志於其教亦有所憤而爲之者耶以思曾之材有以置之使之無憤慨之氣其果出於是耶然使假之以年以至於今又安知憤慨不益甚而將不出於是耶抑彼其道空蕩倘然不與世競而足以消其憤慨之氣耶抑將平其氣無待於外安居徐行而至於中庸之塗也此吾所以歎天之成材爲難也思曾諱元儼後更曰欽儼曾祖曰麟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祖曰鳳朝列大夫廣東僉事前監察御史父曰策今爲唐府長史侍御與兄鵬同年舉進士侍御以忤權貴出而兄爲翰林春坊至太常卿亦能歸思曾後起謂必光顯於前之人而竟不得位以歿時嘉靖某年月日也春秋四十娶朱氏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希陽之女男一人昇女三人皆側出思曾少善余余與今李中丞廉甫晚步城外隍橋每望其廬悵然而返其相愛慕如此後余同爲文會又同舉於鄉思曾治園亭田野中至梅花開時輒使人相召予多不至而思曾時乘肩輿過安亭江上必盡醉而歸嘗以余文示上海陸詹事子淵有過與之語思曾陵曉乘船來告余非求知於世者而亦有以見思曾愛余之深也思曾之葬也陳吉甫既爲銘余獨痛思曾之材使不得盡其所至亦爲之致憾於天而已矣海峯先生云學荆公爲文折旋有氣

歸熙甫趙汝淵墓誌銘。

宋熙陵九王子其八爲周恭肅王元儼恭肅王生定王允良定王生安康郡王宗絳安康郡王生南陽侯仲纖南陽侯生處州兵馬鈐轄士翮士翮始遷嚴陵士翮生保義郎不玷又自嚴陵徙浦江不玷生三觀使武經郎善近善近生武翼郎汝侃汝侃生崇傒自定王以後至崇傒始失其官爲士庶崇傒生必俊必俊生良仁始自浦江徙吳今長洲之金莊也良仁生友端友端生季永季永生同芳同芳生巘巘生四子濂潛深濱潛者汝淵諱也汝淵於兄弟次在二授室於崑山眞義里朱氏汝淵年六十有六卒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某日朱孺人年五十五卒嘉靖三十八年正月某日生子男一人世貞孫男四人和平和順和德皆夭最後生和敬孫女一人其葬以隆慶二年十二月某日墓在長洲之某鄉宋自靑城之難王子三千餘人盡爲北俘其散處四方僅僅有存者若周王之後以詩書世其家故譜系頗可考其在長洲同魯其賢者也同魯於汝淵爲再從父汝淵夫婦孝敬修士人之行世貞方將以進士起其家世貞於余先妻魏氏內外兄弟也故屬余銘銘曰

宋失維城宗淪於朔哀哉亟昏鼎折覆餗不仁之殃迨其九族存者孑遺逃竄而延惟恭肅王當世稱賢宜其孫子百葉以傳宜君宜王今爲士庶亦修於家魚菽以祭曷以銘之不愧其世

歸熙甫沈貞甫墓誌銘。

自余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偏及余娶王氏與貞甫之妻爲兄弟時時過內家相從也余嘗入鄧尉山中貞甫來共居日遊虎山西崦上下諸山觀太湖七十二峯之勝嘉靖二十年余卜居安亭安亭在吳淞江上界崑山嘉定之壤沈氏世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來無虛日以余之窮於世貞甫獨相信雖一字之疑必過余考訂而卒以余之言爲然蓋余屛居江海之濱二十年間死喪憂患顚頓狼狽世人之所嗤笑貞甫了不以入之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翕赫衆所觀駭而貞甫不余易也嗟夫士當不遇時得人一言之善不能忘於心余何以得此於貞甫耶此貞甫之歿不能不爲之慟也貞甫爲人伉厲喜自修飭介介自持非其人未嘗假以辭色遇事激昂儻仆無所避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至掃地焚香圖書充几間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蓋方進於古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爲書益勤余甚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初余在安亭無事每過其精廬啜茗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歿而余復往又經兵燹之後獨徘徊無所之益使人有荒江寂寞之歎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娶王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曰善繼善述其歿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日年四十有二卽以是年某月日葬於某原之先塋可悲也已銘曰天乎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於斯

歸熙甫歸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父諱永太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三雷霆電女一適錢揆孫男五諫縣學生談訓皆國學生譏幼女三曾孫男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合葬於馬涇寶濟涇按歸氏出春秋胡子後滅於楚其子孫在吳世爲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仍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居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城武公兄弟行也府君初爲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學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壖高仰瘠鹵浦水時浚時淤無善田府君相水遠近通溪置閘用以灌溉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爲人倜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諸子恐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磽者曰顧我力可不可耳無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蓋古之王者之

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田畯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皆以好農爲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里三代畎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法治京師瀕海萑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茲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邪或往往欵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銘曰

昔在顓頊曰惟我祖綿綿汝潁蹷於荆楚迄唐而昌鳴玉拔武湖州來東海漁爲伍亦有別子居白茆浦曠肰江海寂無煙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頎頎才無不可實呬晦之終古瀉鹵黍稷薿薿有萬斯畝圖不虎符藏於玆土敘寫明處極酣恣似貨殖傳

歸熙甫女二二壙志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午其日時又戊戌戊午予以爲奇今年予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予輒常常呼予一日予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予出門二二尙躍入予懷中也既到山數日日將晡予方讀尙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卽言第言他事徐卻立曰二二今日四皷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爲嘉靖己亥三月丁酉予既歸爲棺斂以某月日瘞于城武公之墓陰嗚呼予自乙未以來多在外吾女生既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也已

歸熙甫女如蘭壙志

須浦先塋之北纍纍者故諸殤冢也坎方封有新土者吾女如蘭也死而埋之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女生踰周能呼予矣嗚呼母微而生之又艱子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撫臨死乃一抱焉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爲也

歸熙甫寒花葬誌。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丘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荸薺熟婢削之盈甌余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卽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余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方靈皋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杜氏諱岕字蒼略號些山湖廣黃岡人明季爲諸生與兄濬避亂居金陵卽世所稱茶村先生也二先生行身略同而趣各異茶村先生峻廉隅孤特自遂遁名貴人必以氣折之於衆人未嘗接語言用此叢忌嫉然名在天下詩每出遠近爭傳誦之先生則退然一同於衆人所著詩歌古文雖子弟弗示也方壯喪妻遂不復娶所居室漏目穿木榻敝帷數十年未嘗易室中終歲不掃除有子教授里巷閒饔飱每日中不得食男女嗁號客至無水漿意色閒無幾微不自適者閒過戚友坐有盛衣冠者卽默默去之行於途嘗避人不中道與人語雖兒童厮輿惟恐有傷也初余大父與先生善先君子嗣從遊苞與兄百川亦獲侍焉先生中歲道仆遂跛而好遊非雨雪常獨行徘徊墟莽閒先君子暨苞兄弟暇則追隨尋花蒔玩景光藉草而坐相視而嘻沖然若有以自得而忘身世之有係牽也辛未壬申閒苞兄弟客遊燕齊先生悄然不怡每語先君子曰吾思二子亦爲君惜之先生生於明萬曆丁巳四月初九日卒於康熙癸酉七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七後茶村先生凡七年而得年同所著些山集藏於家其子掞以某年月日卜葬某鄉某原來徵辭銘曰

敝其光中不息也虒而委蛇與時適也古之人與此其的也有道氣望溪集中所罕見

方靈皋李抑亭墓誌銘

雍正十年冬十月朔後九日過吾友抑亭遂赴海淀次日歸聞抑亭壓而瘖日再往視越六日而死始余見君於其世父文貞公所終日溫溫非有問不言及供事　蒙養齋始習而慕焉期月而後無貴賤老少背面皆曰李君君子人也其後余移　武英殿領修書事首舉君自助　殿中無貴賤老少稱之如　蒙養齋君自入翰林再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典試雲南士論翕然視學江西高安朱相國每曰百年中無或並也按察司李蘭以贅革諸生君常難之劾君牽制有司之法而彈章亦具列其廉明余自獲交文貞習於李氏族姻及泉漳閒士大夫其私論鄉人各有嚮背而信君無異辭君被劾當降補國子監丞羣士日夜望君之至既受職長官相慶而涖事未彌月用此六館之士尤深痛焉往者歲在戊申君弟鍾旺歷而瘖卒於君寓余既哭而銘之君在江西喪其良子清江又爲之銘以塞君悲而今復見君之死古者親舊相與宴樂而歌之辭乃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有以也君在　蒙養齋及　殿中與余共晨夕各一二年返自江西無兼旬不再三見者辛亥春余益病衰凡公事必私引君自助無旬日不再三見者一日不見而君疾一言不接而君死故每欲銘君則愴然不能舉其辭喪歸有日矣乃力疾而就之君諱鍾僑字世邠福建泉州安溪縣人康熙壬午舉於鄉壬辰成進士年五十有四所著論語孟子講義十卷詩經測義十卷易解八卷藏於家尙書周官皆有說未就父諱鼎徵康熙甲子舉人戶部主事誥授奉直大夫母莊氏贈宜人兄弟五人四舉甲乙科兄天誥自入翰林十餘年與君相依皆不取室人自隨痛兩弟斃死乃引疾送君之喪以歸君娶黃氏　敕封孺人子五人四舉甲乙科長清誠庚戌進士兵部武選司額外主事次清芳癸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清江癸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清愷

壬子副榜貢生，父清時，壬子舉人，世父撫爲己子。女一，適士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嗇之也深，而施者微，將踵武於儒先，而年命摧憔，余生之無成，猶有望者，夫人而今誰與歸。

劉才甫舅氏楊君權厝誌

舅氏楊君諱紹皷，字穉棠，於書無所不讀，少工爲科舉之文，而鬱不得志，既困無所合，而讀書益奮，發不衰，年已老，頭白且禿，猶依燈火坐讀禮經，至城上三鼓不輟。蓋君之於書，自其天性，而非以求名聲利祿也。舅氏性剛直，於尋常人未嘗苟有所酬答，與鄉人處，雖貴顯有不善，即面責無少依阿，臨財廉，執事果，可謂好學有道君子者也。娶邸氏，累生男不育，而舅氏遂無子，以康熙六十年六月二十七日，病癱而卒，嗚呼可痛也。舅氏於諸甥中，尤愛憐櫆，嘗撫予指吾父而言曰：此子殆能大劉氏之門，然未知吾及見之否。平居設酒食召櫆與飲，舅氏自提觴行，趣令醉，櫆謝已醉不能飲，舅氏笑曰：予性嗜飲，每過從人家飲酒，主飲者不趣予飲，吾意輒不樂，以此度人意皆然，乃者舅氏賓飲汝酒，當不使甥意不樂也。酒半，仰首歔欷，徐顧謂櫆曰：予窮於世，今老且暮且死，然未有子息，汝讀書能爲古文辭，其傳於後世無疑，當爲我作傳，則吾雖無子，猶有子焉。櫆受命而退，未及爲，而舅氏遂舍予以卒。悲夫！君既卒之七日，其兄子某以君之柩權厝於縣城北月山之麓，櫆涕泣而爲之誌。

古文辭類纂卷五十一終

雜記類一

韓退之鄆州溪堂詩并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專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於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讐，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樂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壤，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飢無食，孰呻孰嘆，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蟊，節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蘋苽，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斁遺，此邦是庥。

韓退之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于京師，再進再

屈千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旣嘿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梃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閒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韓退之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王勃作遊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爲從事日作修閣記並題在閣也）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能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閒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勸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功公以眾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燿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尙能爲公賦之

韓退之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遊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邱荒之閒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旣成愈請名之其邱曰竢德之邱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蝯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瓌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韓退之河南府同官記。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于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尙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尙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尙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荊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自工部尙書至吏部尙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愼職小心於時有聲我公應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於宗事修於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荊南厭闕休嫓武志旣揭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旣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是河東公爲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尙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尙書鎭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illegible]）

（[illegible]）

韓退之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和會

閼郭隘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於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嗷嘷劫衆阻兵懍懍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用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黃流淵淵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惟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惟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源於昆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韓退之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藂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方侍郎云周人以後無此種格力歐公自謂不能爲所謂曉其深處而東坡以所傳妄於此見知言之難

韓退之題李生壁。。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邱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陛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隴西李翱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古文辭類纂五十二終

雜記類二　　　古文辭類纂五十三

柳子厚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姚按朱子謂山海經所紀異物有云東西嚮者蓋以其有圖畫在前故也此言最當子厚不悟作山水記效之遂無謂也後人又有以子厚此等爲工而效法者益失之矣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柳子厚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涖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於荒野叢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攲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棊怒者虎鬭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刳闢朽壤翦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爲疏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沈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厖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於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詞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柳子厚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柳子厚鈷鉧潭記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潨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柳子厚鈷鉧潭西小邱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柳子厚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嵁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柳子厚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支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柳子厚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茅順甫云清冽)

柳子厚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為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於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柳子厚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子厚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圮豕得以為囿蛇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刜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為堂亭峭為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為湖眾山橫環嶛闊瀴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為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子厚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恆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孫楙堂云北流潯水瀨下流字當作杙)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眾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於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櫧多篔簹之竹多橐吾(多橐吾楙堂改多橐衛伯父曾埼先生云爾雅菟奚顆凍注款冬也邢疏本草款冬一名橐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多石鯽多儵雷山兩崖皆東西(雷山兩崖皆東西兩疑西字當作面)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修形糈稌陰酒(方侍郎云形當作刑鉶疑出見周官內外饔職)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古文辭類纂五十三終

柳子厚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産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郡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雖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邪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絜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眞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化文[illegible]先生云崔簡以刺連州爲州人所訟流死驩州郎子厚亦云餌五石病瘠且亂又皆與之論石鍾乳則此記蓋譏其媚邀不得謂爲信辭矣　零陵郡當作連山郡文安禮嘗論及之

柳子厚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遊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淸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汙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厖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涖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期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鼛鼓之召雞豚糗醑得及宗族州牧尙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瓏璁蕭條淸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閒鳥獸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巓下者俯淸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柳子厚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於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於櫟陽其驛七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於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於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於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方州當坊州之誤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於關由關之內束而會之以至於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句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考其成以質於尙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於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於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於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韓泰子黨在劉

史廳館驛文往往學國語而體格不化融相累若贅疣遂二記皆然此文較爲明辨雅飭然尚不及永州以後所爲也

柳子厚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蕖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遊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於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於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趦趄湘中爲顦顇客耶余既委廢于世恆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柳子厚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洑不止於坻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

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裴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眾乃大笑驩甚余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糺逖而爲術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逖而從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相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柳子厚序棊。。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昏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玆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敘。

李習之來南錄。

元和三年十月翺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韓退之石濬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東弔孟東野遂以東野行濬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既食韓孟別予西歸戊戌予病寒飲蔥酒以解表暮宿於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於淮辛丑及河陰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醫察脈使人入盧又二月丁未朔宿陳留戊申莊人自盧又來宿雍邱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水波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棲靈浮圖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寅至常州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邱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劒池宿望海樓觀走砌石將遊報恩水涸舟不通無馬道不果遊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敗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林之山臨曲波觀輪轅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窮竹道上新堂周眺羣峯聽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山童學反舌聲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至睦州庚子上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朔翺在衢州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翺在衢州與侯高宿石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弋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丙申上干越亭己亥直渡擔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遊徐孺亭看荷華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己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明日至湞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石甲戌宿靈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戊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筍如嬰兒過湞陽峽己卯宿清遠峽山癸未至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衢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三十里自洛川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驚灘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章江自大庾嶺至湞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庾嶺自湞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湞江出韶州謂之韶江

古文辭類纂卷五十四終

雜記類四　　古文辭類纂卷五十五

歐陽永叔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海峰先生云陸經字子履洛陽人官集賢修撰）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宋史職官志寶文閣在天章之東西序羣玉蘂珠殿之北英宗即位詔以仁宗御書御集藏於閣）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獨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閒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石韞玉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茅順甫云文不用意御有一片儼雅沖淡精神）

歐陽永叔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嘆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踰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篚罇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歐陽永叔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蘇按宋仁宗賜梅摯守杭州詩止一首首句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歐公云賜詩首章者首句得名）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閒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海峰先生云文雖安也終臨然勢逸而學氣卻益於行布涌之儼然）

歐陽永叔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荆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閒者至今

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鼐按歐公此文神韻縹緲如所謂吹氣勝蘭者絕世之文也而其人譏諸一句則貫近俗調萬文之類則得著欲刪此一句而易下二字

相繼於此爲羊叔子杜元凱相繼於此

歐陽永叔遊儵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大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邱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不困而浩然其心者眞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遊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龍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遊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鼐按景祐止四年次年卽寶元元年是年仁宗以十月祀天地於圜丘赦改元也作文在四月故尚稱景祐五年爾

歐陽永叔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淸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淸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淸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淸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閒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閒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淸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歐陽永叔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爲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卽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肥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民尚有居谿傍者余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於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弃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生平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海峰先生云劉金吳時爲濠滁二州刺史見子仁規傳卽

劉仁贍也公於五代史記中劉仁贍傳內亦具之而此記云子孫泯沒無聞豈忽忘之邪

歐陽永叔眞州東園記

眞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荊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余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淸池浸其右高臺

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晝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蕖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閒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鼪鼯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概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嬉君為游曰言許君為許元長君何以適

歐陽永叔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闍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為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為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為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留後出守廬州因游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為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為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為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茅順甫云風韻翛然畫攜先生

云曹旂始名將志引此記云李不疑為郡守不疑未詳何人案按李端愿仁宗時鄆州觀察使錄東京留後知鄭襄二州移廬州不疑蓋端愿也端愿遵勗之子遵勗尚萬壽長公主太宗女也故記有生長富貴之語端愿字公謹一字不疑歐公集中浮槎寺入記詩敘及與李端愿書言李遵水及作記事啟中數稱其字

歐陽永叔李秀才東園亭記。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為鬭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強諸侯制度而為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十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百年間未聞出一士豈其痺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從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急生不舒愉雖豐居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為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為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為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佳木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為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蘖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荄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甓之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善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記。

歐陽永叔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而反移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耶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耶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宜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耶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

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暗嗚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歐陽永叔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鎭而洛陽天下中周營漢都自古常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轘轅緱氏以連嵩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靡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獨出其崭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絡繹聯亙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去而背傾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鬬若倚世所謂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欲記其始造之歲月因求修辭而刻之云

古文辭類纂五十五終

雜記類五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爲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閒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闕疑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敝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曾子固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楊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閒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

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樸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强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湢庫廏，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鼐按宜黃筠州二記論學之旨皆精甚宜黃記隨筆曲注而渾雄博厚之氣鬱然紙上故最爲曾文之盛者筠州記體勢方幅而氣脈亦稍弱矣

曾子固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于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强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茆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曾子固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爲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堤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川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堨，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洩，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也。蓋鄢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疑衍王莽時而絕，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蹟古人之遺迹，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唐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堨者蠭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誨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

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余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

曾子固越州趙公救菑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余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曾子固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余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墮潦積棄委於榛叢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沈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桴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子爲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曾子固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爲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覆至五六辭不獲乃爲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宣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閎隘庳樓觀弗飭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尚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崛興複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美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曾子固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闚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于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睢汴淮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湞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巔崖莽林貙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遘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與夫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于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梗也得其閒時挾書以學于夫為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雕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為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自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為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為之矣予之卑巷窮廬冗衣礱飯芑莧之羹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于道者學之有不至至于文章平生所好慕為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儁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為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為學舍記

曾子固齊州二堂記。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為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為徙官之廢屋為二堂于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邱就時于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邱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邱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于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乃居媯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乃因媯水出于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為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為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眾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于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齊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曾子固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曾子固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於東江其北隄石楗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於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

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於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於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閒疏爲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於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由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閒二十七戶慶曆之閒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姦民浸起至於治平之閒盜湖爲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於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於桐塢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於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爲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爲邱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爲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是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爲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於千又至於五萬刑有杖百至於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顗不聽又求休崲湖爲田顗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爲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由漢歷吳晉以來接於唐又接於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爲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饋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爲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爲田者其言語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脩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爲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由是而已故以爲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覺其所以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由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也使湖盡廢則湖下之爲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所未覩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堤未爲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爲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臥龍齋

古文辭類纂卷五十六終

雜記類六

蘇明允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蘗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汩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蘗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感也夫

蘇明允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眾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推疑）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眾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眾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砧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骈骈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蘇子瞻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嘆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蘇子瞻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

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蘇子瞻遊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為可得而害也且死為石槨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為飛塵蕩為冷風矣而況於槨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遊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遹王肄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蘇子瞻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頌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楊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蘇子瞻靈壁張氏園亭記。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夏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饋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為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

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
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
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
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
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
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遊聞子瞻
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
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
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
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眾客其旁古木數十大皆百圍千
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
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邪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
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
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
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
有不灑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
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蘇子由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
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
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個以爲
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晝則坐市區
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
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
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以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
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
勤勞米鹽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
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肎求升斗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所學故也嗟
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沈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
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死生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
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
汙睎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樂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
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
余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
田里治先人之敝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
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古文辭類纂卷五十七終

古文辭類纂卷五十八

雜記類七

王介甫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
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
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技一曲
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
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
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
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
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識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
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
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群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
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斵木摶土如浮屠道
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
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

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為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為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為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為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為人師者為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王介甫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沖之始稽之眾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其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眾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為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王介甫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眾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予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茅順甫云遊興為限餘音不絕

王介甫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賜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跡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為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王介甫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棫按耕字本作[illegible]謂世農夫也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並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眾人矣王子曰

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邪

鼂无咎新城遊北山記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虯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蚖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俯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瞿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暮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淸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古文辭類纂卷五十八終

古文辭類纂卷五十九

雜記類八

歸熙甫項脊軒記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淸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淸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坎井之蛙何異余既爲此志後五年余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歸熙甫思子亭記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爲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靖壬寅余始攜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中也江至此欲涸蕭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陽羨之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弘邃山池亦勝足以避世余性懶出雙扉晝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穿走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平生之樂事也十二月己酉攜家西去余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絕少至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迹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爲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堦戶席之閒無處不見吾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家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綠衣在享堂中吾兒其不死邪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長天寥闊極目於雲烟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其詞曰天地運化與世而遷生氣日瀉曷如古先渾敦檮杌天以爲賢矬陋癡蹙天以爲妍跖年必永回壽必慳噫嘻吾兒敢覬其全今世有之死固宜爲閻昔郗超殁於賊閒遺書在笥其父舍旃胡爲吾兒愈思愈姸爰有貧士居海之邊重趼來哭涕淚潺湲王公大人死則無傳吾兒孱弱何以致然人自胞胎至於百年何時不死死者萬千如彼死者亦奚足言有如吾兒眞爲可憐我庭我廬我簡我編髧彼兩髦翠眉朱顏宛其綠衣在我之前朝朝暮暮歲歲年年似邪非邪悠悠蒼天臘月之初兒坐閣子我倚欄杆池水瀰瀰日出山亭萬鵲來止竹樹交滿枝垂葉披如是三日予以爲祉豈知斯祥兆兒之死兒果爲神信不死矣是時亭前有兩山茶影在石池綠葉朱花兒行山徑循水之涯從容笑言手擷雙葩花容照映爛然雲霞山花尙開兒已辭家一朝化去果不死邪漢有太子死後八日周行萬里蘇而自述倚尼渠余白璧可質大風疾雷余老戰栗奔走來告人惜已失兒今起矣宛其在室吾朝以望及日之昳吾夕以望及日之出西望五湖之淸泌東望大海之滸滔寥寥長天陰雲四擧俞老不來悲風蕭瑟宇宙之變日新日故豈曰無之吾匪怪譎父子重懽玆生已畢於乎天乎鑒此誠壹

歸熙甫見村樓記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即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爲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爲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爲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於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兗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少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既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闉之上前俯隍水遙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余閒過之延實爲具飲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飲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橋余嘗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嘗至暮悵然而返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即方氏之故廬余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攜策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術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余可以爲輓父之母乎延實既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歸熙甫野鶴軒壁記

嘉靖戊戌之春余與諸友會文於野鶴軒吾崑之馬鞍山小而實奇軒在山之麓旁有泉芳冽可飲稍折而東多盤石山之勝處俗謂之東崖亦謂劉龍洲墓以宋劉過葬於此墓在亂石中從墓間仰視蒼碧嶙峋不見有土惟石壁旁有小徑蜿蜒出其上莫測所往意其間有仙人居也始慈谿楊子器名父創此軒令能好文愛士不爲俗吏者稱名父今奉以爲名父祠嗟夫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吾黨之聚於此邪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來汲泉煮茗翻爲主人余等時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烈風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號可念也

歸熙甫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余妻之家在焉余獨愛其宅中閒靚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壘石爲山山有亭登之隱隱見吳淞江環繞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峯青龍鎮古刹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余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余居於此竟日閉戶二三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荆棘之中予妻治田四十畝值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爲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歸熙甫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迹若虎邱劒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沈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爲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爲給事中君之爲縣有惠愛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爲贈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閒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既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爲思黃州詩子瞻爲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廷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歸熙甫長興縣令題名記

長興爲縣始於晉太康三年初名長城唐武德四年五年爲綏州雉州七年復爲長城梁開平元年爲長興元元貞二年縣爲州洪武二年復爲縣縣嘗爲吳興屬隋開皇仁壽之間一再屬吾蘇州丁酉之歲國兵克長興耿侯以元帥即今治開府者十餘年既滅吳耿侯始去而長興復專爲縣至今若干年矣迺縣之初建爲長城若干年矣長城爲長興又若干年矣舊未有題名之碑余始考圖志取洪武以來爲縣者列之嗚呼彼其受百里之命其志亦欲以有所施於民以不負一時之委任者蓋有矣而文字缺軼遂不見於後世幸而存者又其書之之略可慨也抑其傳於後世者既如彼而是非毀譽之在於當時又豈盡出於三代直道之民哉夫士發憤以修先聖之道而無聞於世則已矣余之書此以爲後之承於前者其任宜爾亦非以爲前人之欲求著其名氏於今也

歸熙甫遂初堂記

宋尤文簡公嘗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崇陵書扁賜之在今無錫九龍山之下公十四世孫質字叔野求其遺址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規度於山之陽爲新堂仍以遂初爲扁以書來求余記之按興公嘗隱會稽放浪山水有高尚之志故爲此賦

其後涉歷世塗違其夙好爲桓溫所識文簡公歷仕三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爲況若有不相當者昔伊尹傅說呂望之徒起於胥靡耕釣以輔相商周之主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惟召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容於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竟其用而勢不能以遽去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不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則其高世遐舉之志宜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有不能自已者當宋皇祐治平之時歐陽公位登兩府際遇不爲不隆矣今讀其思潁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況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宮闈戚畹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之言已行於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終不能默默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公歿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構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而讀余之言其亦不能無慨於中也已

劉才甫浮山記

浮山自東南路入曰華嚴寺寺在平曠中竹樹殆以萬計而石壁環寺之背削立千尺入天其色紺碧相錯雜如霞春夏以往嵐光照遊者衣袂踰寺東行循九曲澗登山之半曰金谷巖大石中空上下五十尺東西百有二十尺裝巖爲殿架石爲樓鑿壁爲石佛而棲丈六金像於其中其石宇覆陰佛閣而宇之峻削直上者猶二丈餘望之如丹障四時簷溜滴瀝其左爲僧廚廚亦在巖石之中巖之北壁有洞窈之甚黑以火燭之深邃殆不可窮丹障之西障垂欲盡石折而水出小橋跨之過橋而巨石塞其口沿澗曲折循石罅以入至其中則廓然甚廣而圓如覆大甕如蝸螺旋折而上上有複閣其頂開圓竅見天飛流從中直下數十尺如噴珠然巖底四周皆石岸可容百人可步可環坐而觀焉以石擊其壁響處處殊然火燬於其中則如崖崩石裂聲聞十里外其中承溜爲石池溢而至於巖口則伏而不見此所謂滴珠之巖也若時值冬寒而雪或凝爲冰柱屹立巖石之下尤爲瑰麗奇絕然不常有蓋數十年乃一得之云自滴珠西轉是爲閶虛之峰綠蘿巖在焉峭壁倚天古藤盤結石楠女貞相與敧側被之無寸土而堅而壁石中拆一罅水從罅中出注而爲垂虹之井出金谷而左陟其肩有大石穹起當道兩根中虛如植玉環而埋其半於地自遠望之天光見其下如弦月焉其旁怪石森列如獅如象如鸚鵡甚衆不可名狀而首楞巖在獅石口吻內其中盤石爲几榻可奕可飲可以望江南九華諸峯如在宇下自首楞緣仄徑西行有泉滴瀝不斷者上方巖也往時泉漫流懸注金谷之額自巖僧鑿石連梘引其水入廚而金谷之舊溜微矣自上方復西行有圩陂廣可數畝其形如漏卮其口則滴珠之飛流所自來也自華嚴之寺西行徑山麓田野中至松坪入之甚深而隱背金谷而當山之谿者會勝巖也巖縱三十尺橫五十尺即巖內爲殿而架閣於其右一日坐閣上值大雷雨雲霧窈冥閣前老松數十株隱見雲際森然如羣龍欲上騰之狀自巖左拾級而上爲堂三間曰九帶之堂石三面抱之門外植四松松下則會勝之舊溜也會勝之右有巖曰松蘿有洞曰三曲洞中乳石成柱委宛覆折而古木蒼藤蔽虧掩映冬夏常蔚然有泉冷然出其下南流入峽中而朝陽洞在峽西石壁之半梯之以登至亭午日景始去自會勝左出石壁西向巖洞鱗次曰棲真曰棲隱曰翠華曰枕流而五雲巖在翠華之上望之如層樓至壁之將盡則嵌石覆出如廊廊西乳石下垂如象蹄對峙爲柱者二如闕三門焉金谷巖洞類宮廷會勝廊成列肆自三門南出有石龍蜿蜒南行數百丈入亭其上左右皆俯臨大壑羣木覆之溪水自陰翳中流去鏘然有聲自三門左轉一徑甚狹垂泉爲簾者雷公洞也中有石池以閣人雷鯉讀書於此故名自會勝迴西而北入石門則山之頂也其上平曠天池出焉有大小三天池菰蒲被之鯫魚羣戲於其中又有大石坦夷上可立千人石理成芙蕖經雨則紅豔如繪石盡則桒畦麥隴彌望如在原野畦隴盡則又出石骨坡陀其側可以俯瞰迎雲之峽而危險不可下迎雲峽在會勝石龍之西峽三方皆石壁如城而闕其西南一面有巖在峽口之右石罅如蜂房架石爲寺鑿石爲磴而登之冬時得南日最暖自寺左行有崖巍然高聳其承雨溜者咸久正黑雨所不到石色猶赭赭黑相間斑駁不可狀崖腹有巖曰野同自野同又左崖簷有泉懸注側足循危徑以行人在懸泉之內至峽之將盡有巖石理凹凸纖悉如浮漚如浪波之沄沄而崖簷之泉鏗訇擊越如聞風濤之聲名之曰海島出連雲之峽又西北行有巖曰壁立之巖即巖內爲殿而於其前架樓以居其上有重巖曰石樓其下有井不涸其前有石臺臺之下有洞曰鼎爐其右有泉自峽而出曰桃花之澗跨澗爲橋澗以全石爲底雨後泉穿橋而出遊其下者自鼎爐以趨桃花之洞則必越澗之委仰見飛流如噴雪其聲譁然人語不能相聞也踰橋而西有巖石壁陡立不可入乃穴石爲門架石爲棧而居之名之曰嘯月循其西壁而轉有小洞洞內有穴如蜂房其數盈百有八名之曰蜂巢巖壁立之右有巖曰半月折而北有巖高敞曰西封稍有大石可羅百席石工採其石以去既久而積水深二丈焉旁巖三不知其名皆可遊又其西則雲錦廊也自壁立之左南出石壁嶄削不可攀好事者鑿石爲磴磴纔受足凡百餘級五折而上名之曰纔雲之梯自壁立來者上梯以瞰天池自會勝來者下梯以趨壁立纔雲

之南有巖曰披雲登其巔之半其旁有洞曰延玉浮山在桐城縣治之東九十里登山而望之盡東西南北皆水匯而山有嶂巘崒嵂若欲飛騫而去故名之曰浮山是山也自橫山逶迤而來北起而為黃鶴峰峰之西有壁削立千尺上豐而下斂其勢欲傾有洞在其上曰金雞大如車輪四分石壁而金雞高得其三斷絕不可登當其壁然下斂有二巖曰皋陶臨水而幽曰晚照日西夕則巖受之盡與朝陽之洞平分一日云黃鶴之南有巖曰摘星地峻而險其徑不容足巖之前有絕澗橫騫遊者皆苦其難至自摘星而下其右有張巖其口隘而其腹甚廣其左有兩石屹立高數丈中距二尺許若人斧以斯之者名之曰夾梔之石石之右斷虹峽也峽中有洞曰滴蒼曰橫雲自黃鶴東南復起而為妙高峰妙高者浮山之最高處也峰之半有巖曰凌霄登之則飛鳥皆在其下自妙高之凌霄折而下至西北直上又得醉翁之巖下臨平原其巖石覆壓欲墜有僧構而居之飃橋皆如支拄然中有泉甘冽異於他水其旁有關巖他巖三面石而此獨四面一戶一牖皆石以為之自妙高東南再起而為餘棻峰餘棻之南則華巖之背所謂石壁削立千尺者也壁有洞二曰定心曰寶藏自定心寶藏而東有洞二曰長虹曰劍谷登妙高餘棻之巔其間多大石皆奇有一石直立餘棻峰上當額一孔如泰碑而其下方石整立如連屏摺疊歷然可數自黃鶴北迤是為翠微峰翠微峰之西南壑中其水流而為胡麻溪由石龍之左循溪以入其石壁之洞有三曰深遠曰石馱曰蛾眉折而南有小峽峽有巖曰談玄出峽而北有石梁二相並而跨於溪上溪以全石為底而仰承二梁為一石名之曰仙人之橋雨則登橋而下見溪水之奔流霽則橋下可通往來可羅几榻而居之自翠微之東別起而為抱龍峰抱龍與餘棻並峙金谷之前金谷則黃鶴之東面也登抱龍之巔有大石上平如砥曰露臺西望無所礙而風自遠來甚勁立其上則人飄欲仆臺之後有洞穹然跨峰之脊左右豁達自東入則西見山之林巒自西入則東見野之原隰臺前有老松松幹糾曲蓋千歲物云自翠微西行是為翠蓋峰自翠蓋轉而西南則會勝連雲壁立嘯月諸巖也自嘯月而更西北浮山之西面也從其西以望之山如石几正方而丹邱一峯二巖並立方几之下山之北域上無巖洞而山中有青鳥其鳴百囀獨時時往來於白雲巖在桐城山之東去浮山二十里金谷之間他山未之見也又有鳥狀類博勞日將入則鳴其聲如木魚[illegible]

[illegible]

劉才甫竇祠記

桐城縣治之西北有竇祠邑之人所建以祀揭人竇成者也明之亡流賊將破桐城成有救城功故邑人敬其德而建祠以祀之也當是時賊攻城甚急城堅不可卒下賊時去時來巡撫安慶等處部將廖應登率蜀兵三千人為防禦時賊不在應登將兵往廬州經舒城乃解鞍憩息而賊騎突至遂劫應登去賊紿謂應登曰今欲誘降桐城汝第中誰可遣者應登曰宜莫如竇成賊問成若能往否成許之無難色賊遂以二卒挾兵夾成擁至城下使登高阜呼城守而告之成諦視見所與相識者乃大呼曰我廖將軍麾下竇成也賊脅我誘君令降君必無降君謹守君城且急使人請援賊今穿洞洞皆石骨不可穿計窮且去矣夾成之二卒挾出不意相顧驚愕遂以刀劈其頭腦出而死自是守兵始無降賊意益晝夜謹護城而密使人之安慶請援援至而城賴以全嘗明之季世流賊橫行江之北鮮完邑焉而桐以蕞爾獨堅守得全雖天命豈非人力哉成本武夫悍卒然能知大義不為賊屈捐一身之死以卒全一邑數萬之生靈有功德於民則廟而食之宜矣彼其受事城之寄百里之命君父之恩至深且渥也賊未至而開門迎揖者獨何心歟夫以一卒之微而使一邑之搢紳大夫豈不稽首跪拜其前豈非以義邪又況士君子之殺身以成仁者哉吾觀有明之治常貴士而賤民誦讀草茅之中一日列名薦書已安富而尊榮矣躋官於朝則其貴至於不可指而百姓獨辛苦流亡無所控訴然卒亡明之天下者百姓也後之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劉才甫遊淩雲圖記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非山水之能娛人而知者仁者之心常有以寓乎此也　天子神聖天下無事百僚庶司咸稱厥職乃以游政之餘暇翛然自適於山岨水涯所以播國家之休風鳴太平之盛事施廣譽於無窮者也南方故山水之奧區而巴蜀峨眉尤為怪偉奇絕昔蘇子瞻浮雲軒冕而願得出守漢嘉以為淩雲之遊古之傑魁之士其縱恣倜儻而不可羈縻以事者類如此與吾友盧君抱孫以進士令蜀之洪雅地小而僻政簡而明民安其俗從容就理於是攜童幼挈壺觴逶迤而來攀緣以登坐於崇岡積石之間超然遐瞩邈然恣思飄飄乎遺世之慨浩浩乎如在三古以上於時極樂既歸里閭居延請工畫事者畫盧公載酒遊淩雲也古今人不相及矣昔之人所嘗有事者今人未必能追步之也乃子瞻之有志焉而未果者至盧君而遂能見之行事則夫盧君之施澤於民其亦有類於古人之為之邪於是為之記

古文辭類纂卷五十九終

箴銘類

揚子雲州箴十二首

[illegible]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嶽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州鼎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縱載橫。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敝。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改列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周宗自怙，云焉有予。覆六國，奢嬌荒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既豬，陽鳥攸處。橘柚羽貝，瑤琨篠簜。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淮夷，蠢蠢荊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汙，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逆干。蓋邇不可不察，邇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泰伯遜位，基吳絕類。夫差一誤，泰伯無祚。周室不匡，何戒入翳。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畔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孝。堯崇厥省，殷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籥。

荊州牧箴

幽幽巫山，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荊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予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荊。風慓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荊，敢告執御。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邱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士。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濱。徐州之土，邑於海宇。大野既瀦，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貢列藩蔽，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緒。祚降周任，姜鎮於琅琊。姜氏絕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邱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道，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絺紵。濟漯既通，降邱宅土。成湯五徙，卒都於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雊雉，祖己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厥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是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眈。甲子之朝，豈復能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欷歔，厥居爲墟。牧臣司兗，敢告執書。

豫州牧箴

郁郁荊山，伊雒是經。滎播泉涘，惟用攸成。田田相拏，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於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於孫子。至赧爲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昆崙。邪指閶闔，畫爲雍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季王，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宇。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爲西荒。南排勁越，北啓強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綴衣。

益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鯀堙降陸。於時八都，厥民不陝。禹導江沱，岷嶓啟乾。道近底貢，賦錯雜丹。絲麻條暢，有祗有秩。自京徂畛，民攸溫飽。帝有桀紂，湎沈顛覆。遜絕苗民，滅夏殷絕。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喪業，被絕爲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於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羨虞夏。牧臣司梁

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州戎夏交逼伊昔唐虞實為平陸周末薦臻迫於獯鬻爰失其陪周使不徂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羨及東胡強秦北排蒙公城疆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鍼芒牧臣司幽敢告侍旁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為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藐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難斃於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荊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於季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揚子雲酒箴。。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為瓽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崔子玉座右銘。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勿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張孟陽劍閣銘。。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韓退之五箴 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勿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唯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悟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李習之行己箴。

人之愛我我度於義義則為朋否則為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於慝內省不足愧形於顏中心無他曷畏多言惟咎在躬若市於戮慢虐自他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於

此其何不爲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遜焉及已則莫之思遣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作我師。

張子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蘇子瞻徐州蓮華漏銘。。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能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褐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崑崙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瓶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爲吏者如瓶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蘇子瞻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况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况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峰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綿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於前矣

古文辭類纂卷六十

頌贊類

揚子雲趙充國頌。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韓退之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於鄉之校眾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恆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亳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恆人所疑我之所大嗚乎遠哉志以為誨

蘇子瞻韓幹畫馬贊。。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由濟跼蹐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為廄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為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蘇子瞻文與可飛白贊。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與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古文辭類纂卷六十一

辭賦類一　　　　古文辭類纂六十二

淳于髡諷齊威王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䠊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屈原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以上言以道術自見疑而不改）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何疑後人設倒自爲[illegible]語已有此說）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代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以上言[illegible]）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illegible]）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常舊作恒避漢諱改）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以上言[illegible]）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以上[illegible]）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illegible]）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illegible]）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以上言以此心正於舜而無悔又安[illegible]）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虯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此下求往觀乎四[illegible]）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

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虙妃者高辛之妻下同所謂蹇修者是也言方合縱為理而彼乃雖於遊而歸我而反遷無禮之人相從於驕傲無禮何足顧耶窮石羿自鉏遷於窮石窮石是羿國凡涉乎山海經之類多依託詞安得附會皆不足據上言相下女故虙妃有娀二姚皆下土女非謂神也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以上言將以此中正適於亂世其於楚也則如天閽之不通是哲王不寤也其於衆則世無賢者相從驕傲淫行強而非我偶如佚女之不可求也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以上言靈氛之詞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靈氛第言世之幽昧而已巫咸則言黨人之害益深中材良而從之矣是雖無復同志之人而居此則必遭其折害而死其勢益危矣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其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以上言巫咸之詞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言承靈氛則巫咸在其內矣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爢以為粻。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上虙妃有娀一節指言求女靈氛巫咸二節亦以求女為言成其樣而事也至此節則知求女之必不可矣姑遠逝以自疏遨遊娛樂如遨遊一將之首而卒亦不忍則死從彭咸而已也邅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屈原九章

惜誦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辠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熱羹而吹齏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鯀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擣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疑此篇與離騷同時作故有重著之語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

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哀郢。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余所蹠。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爲客。淩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illegible]之上下非屈子是時已南入洞庭也）淼南度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慍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抽思。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懮懮。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辭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歷茲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言所陳成敗得[illegible]）（夫差不能[illegible]其身猶[illegible]而至今不[illegible]乎）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少歌曰：與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逴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此承上文言我初陳言明知無報之不爽而君乃不悟[illegible]懷王入秦[illegible]而北故託言君[illegible]南望郢而不得反也故曰[illegible]囚繫心欲王之不忘[illegible]）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言懷王以行媒而爲秦欺[illegible]言王尚不知余之心所謂[illegible]懷王[illegible]所任用[illegible]皆小人[illegible]吾耳一旦上道[illegible]吾安可得哉屈子所以[illegible]理弱也與離騷[illegible]說悲見矣）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瞀容，實沛徂兮。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自救兮。（懷王之事不可追矣聊作頌焉戒以救頃王尚可及也故曰[illegible]君之一悟此屈子恐傷懷王之拘困于秦其辭致爲悽切既自抒[illegible]亦所以[illegible]仇之心而是時君臣方[illegible]逃[illegible]聞國恥此令尹子蘭所以聞之大怒也）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懷沙。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撫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竝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汩兮。修路幽拂，道遠忽兮。曾吟恆悲，永歎喟兮。世既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將焉程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圜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宜脩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illegible]讒之語又若以辯釋上官所云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之爲辭也）

悲回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僞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況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糾思心以爲纕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佩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歲曶曶其若頹兮時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唫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藐蔓蔓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陵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瞰霧兮隱岐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飄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不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悐悐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思美人。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蒸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莫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厖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罪兮被讒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江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廱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廱而蔽隱兮使貞臣爲無由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廱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氾泭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廱

君之不識。

古文辭類纂卷六十二終

古文辭類纂卷六十三

辭賦類二

屈原遠遊。。。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
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
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乖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
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
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至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
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眾之得一形穆穆以
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
以往來絕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免眾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
代序兮耀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
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
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
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
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
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
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
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頩以脕顏兮精醇粹而始壯
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
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
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
夕始臨乎於微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
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騎膠葛以雜亂兮
班曼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
杲杲其未光兮陵天地以徑度風伯為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皇翼其承旂兮遇
蓐收乎西皇攬彗星以為旍兮舉斗柄以為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時曖
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眾神以並轂路曼曼其脩遠兮徐
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以為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擔撟內欣
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涉青雲以汎濫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
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帝
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
鳥迎虙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列螭象而
並進兮形蟉虯而逶蛇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
乃逝以徘徊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
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
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
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為鄰。

屈原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
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
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
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栗斯喔咿
嚅唲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
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
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

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屈原漁父

屈原既放遊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于萬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終

古文辭類篹六十四

辭賦類三

宋玉九辯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漻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雁廱廱而南遊兮鵾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蹙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來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柰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悲倚結軨兮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忼慨絕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沈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萷櫹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擥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羊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駶跳而遠去鳧鴈皆唼夫粱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皇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漠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壄草同死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晟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倔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靚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悷而有哀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歲忽忽而遒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幸兮然怊悵而無冀中憯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廓而無處事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何氾濫之浮雲兮猋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霠曀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黕點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

亦多端而膠加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眾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緜緜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儵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遭翼翼而無終兮忳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效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怐愗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忳忳之願忠兮妒被離而鄣之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道飛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為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宋玉風賦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墬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為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淜滂激揚熛怒耾耾雷聲迴穴錯迕蹶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眴煥粲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陵高城入於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閒翺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衡槩新夷被荑楊迴穴衝陵蕭條眾芳然後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躋於羅帷經於洞房迺得為大王之風也故其風中人狀直憯悽惏慄清涼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塕然起於窮巷之閒堀堁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堁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憞溷鬱邑毆溫致溼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為胗得目為蔑啗齰嗽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宋玉高唐賦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閒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岨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莫莫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觀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暾兮若松榯其少進也晣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今可以遊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累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阺之稸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濞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並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不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卻會崪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礫磥磥而相摩兮巆震天之磕磕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沫潼潼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裔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鵰鶚鷹鷂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摯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黿鼉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蜲蜲蜿蜿中阪遙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華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徙靡澹淡隨波闇藹東西施翼猗狔豐沛綠葉紫裹丹莖白蒂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隳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岸巑岏裖陳磑磑磐石險峻傾崎崖隤巖嶇參差縱橫相追陬互橫啎背穴偃蹠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似砥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巔肅何千千炫燿虹蜺俯視崝嶸窐寥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怊悵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育之斷不能為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縱縱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茝蕙江離載菁青荃射干揭車苞并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眾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王雎鸝黃正冥楚鳩秭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當年遨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進純犧禱琁室醮諸神禮太一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旆合諦紬大弦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於是調謳令人惏悷

憯悽秎息增欷於是乃縱獵者基址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弓弩不發罘䍐不傾涉漭漭馳苹苹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弭節奄忽蹄足灑血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簡輿玄服建雲旆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竅通鬱精神察延年益壽千萬歲

宋玉神女賦

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玉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怳忽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何如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贊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閒美貌橫生曄兮如花溫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穠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嫷被服侻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疏不可盡暢他人莫睹玉覽其狀其狀峨峨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姽嫿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閒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愔嫕兮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結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徊腸傷氣顛倒失據闇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爲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爲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謂不如彼矣（言玉之意以爲美色必能惑亂人邪臣之守德尚不至如彼所慮也）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爲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爲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閒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鶬鶊喈喈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怳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潔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徙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騶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

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膠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翄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而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眾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翄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

莊辛說襄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泆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齧陵衡奮其六翮而淩清風飄颻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游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鼐按以弋說襄王及莊辛諫此與宋玉對楚王東方客難同類並是設辭乃太史公褚先生劉子政悉載敘之以爲事實爲失其旨已

古文辭類纂卷六十四

辭賦類四　　古文辭類纂卷六十五

賈生惜誓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眾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霑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乙之象輿蒼龍蚴虯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爲右騑建日月以爲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騖於杳冥之中兮休息虖昆侖之墟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乎神明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臨中國之眾人兮託回飇乎尚羊乃至少原之壄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予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眾氣而翱翔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予之故鄉黃鵠後時而寄處兮鴟梟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爲螻蟻之所裁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壽冉冉而日衰兮固儃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眾枉聚而矯直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苦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槩而就衡或推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諤諤傷誠是之不察兮并紉茅絲以爲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伯數諫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爲小人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

不長非重軀以處嫌兮惜傷身之無功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埜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乎犬羊

賈生鵩鳥賦有序。。。

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于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溼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於坐隅兮貌甚閒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于鵩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余其期鵩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曰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蟺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坱圠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兮好惡積億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蔕芥兮何足以疑

枚叔七發。。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閒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紛屯澹淡噓唏煩酲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膬腥醲肥厚衣裳則雜遝曼煖燂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遊讌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間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爲羽翼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鸝黃鳱鴠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孤子之鉤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爲之歌歌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臑勺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歠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強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穱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雀鵾鵠鵷雛鵁鶄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群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漃漻薵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閭極望成林眾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糅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予之徒雜裾垂髾目窕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嬿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

能強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慴鷙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麕兔蹈踐麖鹿汗流沫墜冤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強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望之有圻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磑磑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爲牧人席旨酒嘉肴羞炰膾炙以御賓客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此眞太子之所喜也能強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怳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汩汩兮忽兮慌兮俶兮儻兮浩瀇瀁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鼐按莫離散者晚潮去也發曙者早潮來也）內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概胸中灑練五藏澹澉手足頮濯髮齒揄棄恬怠輸寫淟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況直眇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駱驛顒顒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隱匈礚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旁則滂渤怫鬱闇漠感突上擊下碁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軫谷分迴翔青篾銜枚檀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凌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庉庉聲如雷鼓發怒庢沓清升踰跇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瀄汩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沋沋湲湲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漢武帝秋風辭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漢武帝瓠子歌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公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

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隤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

淮南小山招隱士（王逸以爲淮南小山之辭蓋藝文志所云淮南王羣臣賦也文選直題爲淮南王安作誤疑昭明之世容有班固賈逵所解楚詞或據異說題之）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山氣巃嵸兮石嵯峨谿谷嶄巖兮水曾波猨狖羣嘯兮虎豹嘷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坱兮軋山曲岪心淹留兮恫荒忽罔兮沕憭兮慄虎豹穴叢薄深林兮人上慄嶔岑碕礒兮碅磳磈硊樹輪相糾兮林木茷骩青莎雜樹兮薠草靃靡白鹿麏麚兮或騰或倚狀貌崟崟兮峨峨淒淒兮漇漇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鬭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東方曼倩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

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上既云當修身矣，而東方行事乃如有過行者，故此下復言己之修身乃在大德而不拘小節，但求自得本心之安而已，故世亦不能議之。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何焯云此本望武帝知之不啻反言明有所遇者君道固然。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劉海峯先生云瑰偉宏放之氣如倚天而上馳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阤，國家爲虛，放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於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辭賦類五　　　　古文辭類纂卷六十六

司馬長卿子虛賦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姹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轔鹿，射麋腳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耀，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厲，碝石碔砆。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藭菖蒲，茳蘺麋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溼則生藏莨蒹葭，東蘠彫胡，蓮藕菰蘆，菴閭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鵷鶵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於是乎乃使剸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蹴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騊駼，乘遺風，射游騏，倏眒倩浰，雷動猋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胸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此節北之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𠞰受詘，殫覩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緆，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袘戌削，蜚纖垂髾，扶輿猗靡，翕呷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此節東之蕙圃），媻姍勃窣，上乎金隄，揜翡翠，射鵕鸃，微矰出，孅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此節西之涌泉清池），浮文鷁，揚旌栧，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釣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硠硠磕磕，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按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

（[illegible]）怕乎無為，憺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臠割輪焠，自以為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陼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崪，充牣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為無以應哉？

司馬長卿上林賦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霸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壄。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彭湃，滭弗宓汩，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雲橈，宛潬膠盭，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磕，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急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𩸄䲛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揵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藂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駕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嶄巖參差，九嵕嶻嶭，南山峩峩，巖陁甗錡，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閜，阜陵別隝，崴磈嵔廆，丘虛堀礨，隱轔鬱𡾊，登降施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掩以綠蕙，被以江離，糅以蘪蕪，雜以

留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稾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橙若蓀鮮支黃礫蔣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芒芒怳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獸則㺎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櫩周流長途中宿夷嵕築堂累臺增成巖窔洞房頫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箱象輿婉僤於西清靈圄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𡾊嶫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赤瑕駁犖雜臿其閒鼂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揚翠葉扤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頻并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楙攢立叢倚連卷欐佹崔錯𤼵骫坑衡閜砢垂條扶疏落英幡纚紛溶箾蔘猗狔從風藰莅卉歙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還乎後宮雜襲絫輯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猨素雌蜼玃飛蠝蛭蜩蠼猱獑胡縠蛫棲息乎其閒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掉希閒牢落陸離爛熳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爲阹泰山爲櫓車騎靁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蒙鶡蘇絝白虎（鼐按續漢輿服志云武冠環纓無蕤以青系爲緄加雙鶡尾豎左右爲鶡冠[illegible]虎文絝[illegible]成虎文此乃所云蒙鶡蘇絝白虎也舊注[illegible]鶡尾也蘇析羽也[illegible]）被班文（絝爲袴亦失之）跨壄馬淩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弄獬豸格蝦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夐遠去流離輕禽蹴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游梟櫟蜚遽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后揚節而上浮淩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躪玄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鵕鸃拂翳鳥捎鳳皇捷鴛雛揜焦明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晻乎反鄉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棃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均獵者之所得獲

徒車之所轔轢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𨄅驚憚讋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藉藉填阬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闛鞈洞心駭耳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嫺都靚糚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嬛嬛嫵媚孅弱曳獨繭之褕袣眇閻易以卹削便姍嫳屑與俗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以贍萌隸隤牆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更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䍐揜羣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茀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艸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古文辭類纂卷六十六終

司馬長卿哀二世賦。

登陂陁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豁乎谽谺汩淢噏習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廣衍觀衆樹之蓊薆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埶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歸而不食夐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佅精罔閬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

司馬長卿大人賦。。。

世有大人兮在於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為幓兮抴彗星而為髾掉指撟以偃蹇兮又猗抳以招搖攬欃槍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紅杳渺以眩湣兮猋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逶麗兮驂赤螭青虬之蚴蟉蜿蜒低卬夭蟜据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躩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跮踱輵螛容以委麗兮綢繆偃蹇怵㚟以梁倚糾蓼叫奡蹋以艐路兮蔑蒙踊躍騰而狂趡莅颯卉翕熛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署衆神於搖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含靁兮前陸離而後潏湟廝征伯僑而役羨門兮屬岐伯使尚方祝融驚而蹕御兮清氛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相紛挐兮滂濞泱軋灑以林離攢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崛礨嵬磈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朅度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而涉流沙奄息總極氾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時若薆薆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洸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閬風而搖集兮亢烏騰而一止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噍咀芝英兮嘰瓊華嬐侵潯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馳遊道而脩降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

鼐按此賦多取於遠遊遠遊先訪求中國仙人之居乃上至天帝之宮又下周覽天地之間自於微閭以下分東西南北四段此賦自橫厲飛泉以正東以下分東南西北四段而末仙人之居意即載其間末六句與遠遊語同然屈子意在遠去世之沉濁故云至清而與太初為鄰長卿則謂帝若果能為仙人即居此無聞無見無友之地亦胡樂乎此邪與屈子語同而意別矣

司馬長卿長門賦有序。。。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慤之懽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起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為榱兮飾文杏以為梁羅丰茸之游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時彷彿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爛耀耀而成光緻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徵以卻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床摶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廷廷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

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漉沈贍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躖，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累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廖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

司馬長卿封禪文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乎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繼韶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惟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何義門先生云越成即成王也下云[illegible]本此[illegible]管子所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 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厖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繈緥，而崇冠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illegible]此處文則[illegible]前古罕[illegible]之[illegible] 更[illegible]則[illegible]古聖所未有何今欲過之可乎 然猶躡梁父，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猋逝，爾陿游原，迥闊泳末，首惡鬱沒，闇昧昭晰，昆蟲闓懌，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放龜于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攘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 何義門先生云[illegible] [illegible] 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 何義門先生云周公與[illegible]且此也 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遊。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濡之，氾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

之情允洽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伯父薑塢先生云封禪文相如創為之體[illegible]如揚班之徒追逐[illegible]之文也[illegible]

[illegible]跌宕之氣明揚班之作而後知相如文句句皆活

古文辭類纂卷六十七

辭賦類七

古文辭類纂卷六十八

揚子雲甘泉賦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雍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魖而抶獝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撙撙其相膠轕兮猋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虒參差魚頡而鳥䀏翕赫曶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成章於是乘輿乃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虯蠖略蕤綏灕虖襂纚帥爾陰閉霅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旎也流星旄以電爥兮咸翠蓋而鸞旗屯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淩高衍之崪嵱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狃天門兮馳閶闔而入淩兢是時未臻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以慘懔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攢并閭與茇葀兮紛被麗其亡鄂崇丘陵之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為谷遝遝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關施靡乎延屬於是大廈雲譎波詭摧嗺而成觀仰撟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正瀏濫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回回以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亂據軨軒而周流兮忽坱圠而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瞵㻞金人仡仡其承鍾虡兮嵌巖巖其龍鱗揚光曜之燎爥兮垂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洪臺掘其獨出兮㩻北極之嶟嶟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桭雷鬱律於巖窔兮電倏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撇天左欃槍而右玄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昆侖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瓏玲抗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閌閬閬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㟪隗乎其相嬰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掍成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襲琁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肅乎臨淵回猋肆其碭駭兮翍桂椒而鬱移楊香芬茀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薌呹肸以掍批兮聲駍隱而歷鍾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帷弸彋其拂汩兮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仿佛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琁題玉英蟺蜎蠖濩之中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迺搜逑索偶皋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薜荔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噏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建光燿之長旓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琁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陳眾車於東阬兮肆玉軑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迴風傱傱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蕤梁弱水之濎濙兮躡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宓妃玉女亡所眺其清臚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為資於是欽柴宗祈燎熏皇天招搖泰壹舉洪頤樹靈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燿流沙北熿幽都南煬丹厓玄瓚觩䚢秬鬯泔淡肸蠁豐融懿懿芬芬炎感黃龍兮熛訛碩麟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梨天閫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圜丘隆隱天兮登降峛崺單埢垣兮增宮參差駢嵯峨兮岭巆嶙峋洞無厓兮上天之縡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迉迡兮輝光眩燿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揚子雲河東賦。。
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
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
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其辭曰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勒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
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於是命群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犇
星之流旃彏天狼之威弧張燿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梢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鍾建五
旗羲和司日顏倫奉輿風發飆拂神騰鬼趡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嘻嘻旭旭天地稠㵃
簸丘跳巒涌渭躍涇秦神下讋跖魂負沴河靈矍踢爪華蹈衰（胡駰云爪古掌字節按說文爪亦丮也從反爪諸兩切丮持也故敵）
（林注此賦云蹠摭之是即持丮之義不得謂即掌字也水經河水下酈注引掌華蹈襄以爲近而相承失讀久矣殼漢書作㝅然郊祀志及史記封禪書並作殼山此文與殼踢協韻故知作襄爲正襄字誤也）遂臻陰宮穆穆肅
肅蹲蹲如也靈祇既鄉五位時敘絪緼玄黃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
虖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灑沈菑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歷觀而
遂望兮聊浮游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脈隆周之
大寧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與彭城濊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乘翠龍
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崝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灕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滃汎沛
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遵逝虖歸
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麗鉤芒與
驂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隃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
之雝雝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上林之未有極）
（孚士安之閑及翔翔武詠之語此文法之借行遊爲喻言以人爲車馬以六經爲轡行乎帝王之途何必巡歷山川以爲觀覽乎）

揚子雲羽獵賦（羽獵漢書注家不甚詳惟晉灼謂衛虎被羽先升韋昭注云羽騎羽幟於背若今車前貳既突前爲貫緖孫漢以校制恐古人無此義說非也大司馬騶郊注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在軍象其制爲之被之以備死事東京賦衡旆注揮爲旗上有旄頭尾旄也以作旗上故同自徽識外鄭子驕曰白羽如月赤羽如朱然則羽者旌旗耳以其飾羽非真鳥羽也賦內亦容爲昈分殊事則其取相別識之義明矣）
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
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
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
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
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
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
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
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

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
辭曰
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
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
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訾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
嚴未足以爲驂乘狹三王之阸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建道
德以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帝將
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
西馳閶闔儲積共偫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酆鎬章皇周流出入日
月天與地沓爾迺虎路三嵕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
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
負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野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
飛旗青雲爲紛紅蜺爲繯屬之乎昆侖之虛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
前後要遮欃槍爲闉明月爲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佖路徽車輕武鴻
絧緁獵殷殷軫軫被陵緣坂窮夐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昈分殊事繽
紛往來轠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玄宮撞鴻
鍾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旃霹靂列缺吐
火施鞭萃傱沇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節按將獵時先已合圍天子至乃啟開關入之然後縱獵）飛廉雲師吸嚊潚率鱗
羅布列攢以龍翰秋秋蹌蹌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
轡者施技方馳千駟狡騎萬帥虓虎之陳從橫膠輵猋拉雷厲驞駍駖磕洶洶旭旭天
動地岋羨漫半散蕭條數千萬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耆奔欲拕蒼
豨跋犀犛蹶浮麋斮巨狿搏玄猿騰空虛距連卷踔夭蟜娭澗門莫莫紛紛山谷爲之
風猋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獵蒙蘢轔輕飛履般首帶修蛇鉤
赤豹摼象犀跇巒阬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闇藹泰華爲旒熊耳爲綴木仆山還漫若
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眥（姚先生云列眥列即眥字）羿氏控弦皇車幽
輵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陣浸淫蹵部曲隊堅重各按行伍壁
壘天旋神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埽地及至
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羂嘄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駍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
雌雄沈沈容容遙噱乎紘中三軍芒然窮冘閼與亶觀夫剽禽之紲隃犀兕之抵觸熊
羆之拏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搶題注蹙竦讋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

獲鉤淫淪夷丘累陵聚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厓隨珠和氏焯爍其陂玉石嶜崟眩燿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榮王雎關關鴻雁嚶嚶羣娛乎其中噍噍昆鳴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淩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蹈獱獺據黿鼉抾靈蠵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京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燿蠁曶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太古之覲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爵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土事不飾木功不彫丞民乎農桑勸之以弗迨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兔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揚子雲長楊賦 有序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椓嶻嶭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錫戎獲胡搤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為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廑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邪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強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票昆侖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摲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疏飢不及餐鞮鍪生蟣蝨介冑被霑汗以為萬姓請命乎皇天迺展民之所詘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夏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瑑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羌戎睚眥閩越相亂遐氓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迺命驃衛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蠭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轒轀破穹廬腦沙幕髓余吾遂躐乎王庭驅橐它燒熐蠡分剓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尸輿廝係累老弱吮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手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莋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𩇯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仿佛骫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弟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磍之虡拮隔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眾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依漢書錄文

揚子雲解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

如燭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睢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遊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遭臾跗扁鵲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顉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炕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何焯曰揚子雲生於漢世雖僻處而後人不能復加於前矣　鼐按此文前半皆取諸侯賓客為設校中以有他進退於世成名哉然後進推經術皆師博官後用之而有別非退設也末數句言入之所以有功於世者皆時以為之而行使人得以名可以長卿東方朔亦所以投名也今進不能進功退不能爲隱又不肯失於放蕩之行是不能與數子者並世而稱已成名耳　揚名隨者必欲其留名之意文選及說文引之並作當

漢書作阺古字通說文巴蜀名山岸脅之旁箸欲落嶞者曰氏氏崩聲聞數百里而阜部又有阺曰秦謂陵阪曰阺然則此字作氏音承旨切或作阺音丁禮切皆本說文義皆可通

揚子雲解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眾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為艱難哉埶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虯絳螭之將登虖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撠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為宰寂寞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眾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為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眾鼓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揚子雲反離騷。。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揚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虖皇波因江潭而淮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紛纍以其淟涊兮暗纍以其繽紛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槍以為綦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䈪資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賴鳳皇翔於蓬陼兮豈駕鵝之能捷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蹇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蝯貁擬而不敢下靈修

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吾纍忽焉而不蚤睹。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固不如襞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知眾嫭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蛾眉。懿神龍之淵潛兮，竢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纍之眾芬兮，颺燁燁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夭顇而喪榮。橫江湘以南㴹兮，云走乎彼蒼梧。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虖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費椒稰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皋。纍既攀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鷤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初纍棄彼虙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抨雄鴆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蜺之旖柅兮，望昆侖以樛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既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纍改。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溷漁父之餔歠兮，絜沐浴之振衣。棄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漢儒鳴咽望溪宗伯所論，殆得子雲用意深也）

班孟堅兩都賦并序（伯父薑塢先生云：凡所錄典，於兩闕之說皆衍。○其要皆流不破詳而有證於班氏之史材也）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眾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爵、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邱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按漢武帝前本有中大夫，此是左省中官也。大中大夫必中大夫之巨者，故備大也。中大夫，武帝後改為光祿大夫，其秩比二千石。前蕭生為大中大夫時，其秩或中二千石，或比二千石也。其後大中大夫益不復內侍，但為光祿勳，其秩係千石，反小於光祿大夫矣。此必昭宣以後之制。百官表未詳言其升降，但云秩千石，則非公卿大臣，而何生自大中大夫為長沙傅，亦何為降黜乎？此實非隋制。據孟堅此序，足仰裴之言大概闕矣。又仲舒傳但云為中大夫，不云為大中大夫，亦是疏也）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眷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眾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辭曰：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睹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眾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寤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寔惟作京。於是睎秦嶺，睋北阜，挾灃灞，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眾，騁騖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榦弱枝，

隆上都而觀萬國也。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逴躒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棻。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於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瑱以居楹，裁金壁以飾璫，發五色之渥彩，光焰朗以景彰。於是左墄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閾，臨峻路而啟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釦砌，玉階彤庭，碝磩綵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纚，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左右庭中，朝堂百僚之位，（周時天子諸侯朝皆在廷不在堂惟考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此通言之所謂朝耳漢時丞相亦在廷中與古同然於古者皆坐而非立也其朝堂蓋本路大臣所決事略如古之九室前漢書內不見朝堂東觀漢記光傳[illegible]在廷也至後漢陳球傳[illegible]太尉[illegible]北堂十事至有朝堂[illegible]平四年丞相則又任司徒府廷中[illegible]人少則在堂人多則在廷即以東京之事推之西都或亦然耳此朝堂蓋亦南向在殿廷外偏東故西京賦云朝堂承東非如後世朝房之制也而班云左右廷中者自爲百僚位言之非朝堂有左右也）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鼐按此用王褒[illegible]令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illegible]孔子[illegible]相[illegible]也）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啟發篇章，校理祕文。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鼐按此二句乃賦郎署儒林傳以博士弟子甲科爲郎中故云總禮官之甲科也其漢孝[illegible]途則若王吉京房俱以孝廉爲郎是也郎選[illegible]於此二句）虎賁贅衣，（贅衣即綴衣古稱也其在漢則少府侍中之職）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周廬千列，（周廬[illegible]宮衛也）徼道綺錯，輦路經營，修除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亙長樂，陵墱道而超西墉，掍建章而連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嶕嶢，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馺娑，洞枍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棼楣，雖輕迅與僄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舍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迴塗而下低。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徬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篠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嶈嶈，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崷崒，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罘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酆鄗，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鑽鍭，要跌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蹷，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蹶巉巖，鉅石隤，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眾，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釂，饗賜畢，勞逸齊，大路鳴鑾，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布繡，爥燿乎其陂。鳥則玄鶴白鷺，黃鵠鵁鶄，鶬鴰鴇鶂，鳧鷖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輚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袪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櫂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謍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閒，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撫鴻罿，御矰繳，方舟並騖，俛仰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遊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遊童之讙謠，第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鼐按[illegible]）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偏舉也。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

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之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期而創萬世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於太清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於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民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乃伏犧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龔行天罰應天順民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三雍字見後漢書儒林傳）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予樂人神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於是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爲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騶誼合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驖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颯灑和鑾玲瓏天官景從寢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爓生風欱野歕山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輶車霆激驍騎電騖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睼禽轡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泄先驅復路屬車案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燿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

賓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鍧管弦曄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僸佅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熅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上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眞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淸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惵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詩曰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朗兮於淳

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傅武仲舞賦。。

楚襄王既游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群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歌以詠言舞以盡意是以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聽其聲不如察其形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王曰其如鄭何玉曰小大殊用鄭雅異宜弛張之度聖哲所施是以樂記干戚之容雅美蹲蹲之舞禮設三爵之制頌有醉歸之歌夫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協神人也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餘日怡蕩非以風民也其何害哉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皎皎之閒夜兮明月爛以施光朱火曄其延起兮燿華屋而熺洞房黼帳祛而結組兮鋪首炳以焜煌陳茵席而設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騰觚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樂康嚴顏和而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文人不能懷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剛簡惰跳踃般紛挐兮淵塞沈蕩改恒常兮於是鄭女出進二八徐侍姣服極麗姁媮致態貌嫽妙以妖蠱兮紅顏曄其揚華眉連娟以增繞兮目流睇而橫波珠翠的皪而炤燿兮華袿飛髾而雜纖羅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脣紆清揚亢音高歌為樂之方歌曰攄予意以弘觀兮繹精靈之所束弛緊急之弦張兮慢末事之委曲舒恢炱之廣度兮闊細體之苛縟嘉關雎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啟泰貞之否隔兮超遺物而度俗揚激徵騁清角贊舞操奏均曲形態和神意協從容得志不劫於是蹀節鼓陳舒意自廣游心無垠遠思長想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為象其少進也若翺若行若竦若傾兀動赴度指顧應聲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颯擖合并鶣鷅燕居拉揩鵠驚綽約閑靡機迅體輕姿絕倫之妙態懷愨素之潔清修儀操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在山峨峨在水湯湯與志遷化容不虛生明詩表指噴息激昂氣若浮雲志若秋霜觀者增歎諸工莫當於是合場遞進案次而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軼態橫出瑰姿譎起眄般鼓則騰清眸吐哇咬則發皓齒摘齊行列經營切儗彷彿神動迴翔竦峙擊不致策蹈不頓趾翼爾悠往闇復輟已及至迴身還入迫於急節浮騰累跪跗蹋摩跌紆形赴遠漼似摧折纖縠蛾飛紛猋若絕超逾鳥集縱弛殟歿蜲蛇姌嫋雲轉飄曶體如游龍袖如素蜺黎收而拜曲度究畢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宴夜命遣諸客擾躟就駕僕夫正策車騎並狎巃嵸逼迫良駿逸足蹌捍凌越龍驤橫舉揚鑣飛沫馬材不同各相傾奪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滅蹠地遠羣闇跳獨絕或有宛足鬱怒般桓不發後往先至遂為逐末或有矜容愛儀洋洋習習遲速承意控御緩急車音若雷騖驟相及駱漠而歸雲散城邑天王燕胥樂而不泆娛神遺老永年之術優哉游哉聊以永日。

古文辭類纂六十九終

張平子二京賦。。。

有憑虛公子者心奓體忲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是以多識前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慘則尠於歡勞則褊於惠能違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諸秦據雍而強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恆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為吾子陳之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寔為咸陽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贔屓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右有隴坻之隘隔閡華戎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崛崔萃隱轔鬱律連岡乎嶓冢抱杜含鄠欲灃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於近其遠則有九嵕甘泉涸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寔為地之奧區神皋昔者大帝悅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是時也並為強國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於東井婁敬委輅幹非其議天啟其心人惎之謀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為天邑豈伊不虔思於天衢豈伊不懷歸於枌榆天命不滔疇敢以渝於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洫營郭郛取殊裁於八都豈稽度於往舊爾乃覽秦制跨周法狹百堵之側陋增九筵之迫脅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岌嶪亘雄虹之長梁結棼橑以相接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榱與璧璫流景曜之韡曄雕楹玉磶繡栭雲楣三階重軒鏤檻文槐右平左墄青瑣丹墀刊層平堂設切厓隒坻崿鱗眴（眴胸明切）棧齴巉嶮襄岸夷塗修路陖險重門襲固姦宄是防仰福帝居陽曜陰藏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嵯峨崨嶫罔識所則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麒麟朱鳥龍興含章譬眾星之環極叛赫戲以煇煌正殿路寢用朝群辟大夏耽耽（案路寢謂前殿紫宮正殿其殿名大夏並卑侗注引三輔舊事云漢宮闕名長樂宮大夏殿前）九戶開闢嘉木樹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閌列坐金狄內有常侍謁者（常侍謁者皆士人息夫躬傳有中常侍宋弘董賢傳有中常侍王閎師古注謂附宦者誤矣案中常侍後漢之制耳謁者後漢選孝廉為之前漢謂其寺人之謁者若高后紀中謁者張釋卿是也然漢書亦名中謁者則士人為常侍謁者並可加中字顏監謂加中字為閹亦非也）奉命當御外有蘭臺金馬遞宿迭居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植鎩懸瞂用戒不虞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合驩蘭林披香鳳皇鴛鸞群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故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縟裛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隨珠以為燭金戺玉階

彤庭煇煇。珊瑚琳碧。瓀珉璘彬。珍物羅生。煥若昆崘。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於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命般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中。於是後宮不移。樂不徙懸。門衛供帳。官以物辨。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忘歸。猶弗能徧。瑰異日新。殫所未見。（以上賦城內宮殿以下賦城外離宮[illegible]）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未攄。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覛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處甘泉之爽塏。乃隆崇而弘敷。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託喬基於山岡。直墆霓以高居。通天訬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上辨華以交紛。下刻陗其若削。翔鶤仰而不逮。況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頫聽。聞雷霆之相激。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營宇之制。事兼未央。圜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騫翥於甍標。咸遡風而欲翔。閶闔之內。別風嶕嶢。何工巧之瑰瑋。交綺豁以疏寮。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苕苕。神明崛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增。峙遊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累層構而遂隮。望北辰而高興。消雰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澂。瞰宛虹之長鬐。察雲師之所憑。上飛闥而仰眺。正睹瑤光與玉繩。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聳兢。非都盧之輕趫。孰能超而究升。駘盪燾奡。桔桀枍詣。承光睽罛。庨豁增桴。重棼鍔鍔。列列反宇。業業飛檐。巘巘流景。內照引曜。日月天梁之宮。寔開高闈。旗不脫扃。結駟方蘄。轢輻輕鶩。容於一扉。長廊廣廡。連閣雲蔓。閈庭詭異。門千戶萬。重閨幽闥。轉相踰延。望窱窱以徑廷。眇不知其所返。既乃珍臺蹇產以極壯。墱道邐倚以正東。似閬風之遐坂。橫西洫而絕金墉。城尉不強柝。而內外潛通。前開唐中。彌望廣潒。顧臨太液。滄池漭沆。漸臺立於中央。赫昈昈（[illegible]）以弘敞。清淵洋洋。神山峨峨。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壘嶵。下嶄巖以喦齬。長風激於別隯。起洪濤而揚波。浸石菌於重涯。濯靈芝以朱柯。海若遊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欒大之貞固。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蘂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路。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若歷世而長存。何遽營乎陵墓。徙觀其城郭之制。（以下城市風俗）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廛里端直。甍宇齊平。北闕甲第。當道直啓。程巧致功。期不陁陊。木衣綈錦。土被朱紫。武庫禁兵。設在蘭錡。匪石匪董。疇能宅此。爾乃廓開九市。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瓌貨方至。鳥集鱗萃。鬻者兼贏。求者不匱。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若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加。都邑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寔蕃有徒。其從如雲。茂陵之原。陽陵之朱。趫悍虓豁。如虎如貙。睚眦蠆芥。尸僵路隅。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汙而公孫誅。若其五縣遊麗。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氂。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惡成創痏。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槅。隱隱展展。冠帶交錯。方轅接軫。封畿千里。統以京尹。郡國宮館。（以下補敘苑囿）百四十五。右極盩厔。并卷酆鄠。左暨河華。遂至虢土。（補注右扶風有虢縣非[illegible]）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邪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繞黃山而款牛首。繚垣緜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斯止。眾鳥翩翻。羣獸駓騃。散似驚波。聚似京峙。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林麓之饒。於何不有。木則樅栝椶楠。梓棫楩楓。嘉卉灌叢。蔚若鄧林。鬱蓊薆薱。橚爽櫹槮。吐葩颺榮。布葉垂陰。草則蔵莎菅蒯。薇蕨荔苀。王芻莔臺。戎葵懷羊。苯䔿蓬茸。彌皐被岡。篠蕩敷衍。編町成篁。山谷原隰。泱漭無疆。迺有昆明靈沼。黑水玄阯。周以金堤。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其中則有黿鼉巨鼈。鱣鯉鱮鮦。鮪鯢鱨魦。修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鳥則鷫鷞鴰鴇。駕鵝鴻鶤。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奮隼歸鳧。沸卉軿訇。眾形殊聲。不可勝論。於是孟冬作陰。（[illegible]）寒風肅殺。雨雪飄飄。冰霜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摯。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簸林薄。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虞人掌焉。為之營域。焚萊平場。柞木翦棘。結罝百里。迒杜蹊塞。麀鹿麌麌。駢田偪仄。天子乃駕彫軫。六駿駮。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纓。（[illegible]）遺光儵爚。建玄弋。樹招搖。（[illegible]）棲鳴鳶。曳雲梢。弧旌枉矢。虹旃蜺旄。華蓋承辰。天畢前驅。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簉。載獫猲獢。匪惟玩好。迺有祕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寔俟寔儲。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禁禦不若。以知神姦。螭魅魍魎。莫能逢旃。（[illegible]）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結部曲。整行伍。燎京薪。駭雷鼓。縱獵徒。赴長莽。迾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韎韐。睢盱拔扈。光炎燭天庭。囂聲振海浦。河渭為之波盪。吳嶽為之陁堵。百禽㥄遽。騤瞿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關輻。不邀自遇。飛罕潚箾。流鏑㩇擂。矢不虛舍。鋌不苟躍。當足見蹍。值輪被轢。僵禽斃獸。爛若磧礫。但觀罝羅之所羂結。竿殳之所揘畢。叉簇之所攙捔。徒搏之所撞㧗。白日未及移其晷。已獮其什七八。若夫游鷮高翬。絕阬踰斥。毚兔聯猭。陵巒超壑。比諸東郭。莫之能獲。乃有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骹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緤末。及其猛毅髬髵。隅目高眶。威懾兕虎。莫之敢伉。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朱鬕髽髻。植髮如竿。袒裼戟手。奎踽盤桓。鼻赤象。圈巨狿。摣狒猬。批窳狻。揩枳落。突棘藩。梗林為之靡拉。樸叢為之摧殘。輕銳僄狡。趫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獵昆駼。杪木末。擭獑猢。超殊榛。摕飛鼯。是時後宮嬖人。昭儀之倫。常亞於乘輿。慕賈氏之如

騁樂北風之同車盤于遊畋其樂只且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息行夫展車馬收禽舉胔數課眾寡置互擺牲頒賜獲鹵割鮮野饗犒勤賞功五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方駕授饔升觴舉燧既釂鳴鐘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炙炰夥清酤𧿒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罷巾車命駕迴旆右移（以下水游）相羊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登豫章簡矰紅蒲且發弋高鴻挂白鵠聯飛龍磻不特絓往必加雙於是命舟牧為水嬉浮鷁首翳雲芝垂翟葆建羽旗齊栧女縱棹歌發引和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懷湘娥驚蝄蜽憚蛟蛇然後釣魴鱧纚鰋鮋摭紫貝搏耆龜搤水豹馽潛牛澤虞是濫何有春秋擿漻澥搜川瀆布九罭設罜䍡摷鯤鮞殄水族蘧藕拔蜃蛤剝逞欲畋魰效獲麑麇摎蓼浶浪乾池滌藪上無逸飛下無遺走擭胎拾卵蚳蝝盡取取樂今日遑恤我後既定且寧焉知傾陁（以下陳百戲）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攢珍寶之玩好紛瑰麗以奓靡臨迥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烏獲扛鼎都盧尋橦衝狹鷰濯胸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華嶽峨峨岡巒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複陸重閣轉石成雷礔礰激而增響磅磕象乎天威巨獸百尋是為曼延神山崔巍欻從背見熊虎升而拏攫猨狖超而高援怪獸陸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轔囷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蝹蝹含利颬颬化為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蟾蜍與龜水人弄蛇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爾乃建戲車樹修旃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隕絕而復聯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末之伎態不可彌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於是眾變盡心酲醉（以下燕遊聲色）盤樂極悵懷萃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降尊就卑懷璽藏紱便旋閭閻周觀郊遂若神龍之變化章后皇之為貴然後歷掖庭適歡館捐衰色從嫵媚促中堂之陿坐羽觴行而無筭祕舞更奏妙材騁伎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清商而却轉增嬋娟以跐豸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群罷振朱屣於盤樽奮長袖之颯纚要紹修態麗服颺菁眳藐流眄一顧傾城展季桑門誰能不營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唯愛所丁衛后興於鬒髮飛燕寵於體輕爾乃逞志究欲窮歡極娛鑒戒唐詩他人是媮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增昭儀於婕妤賢既公而又侯許趙氏以無上思致董於有虞王閎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勞永逸無為而治耽樂是從何慮何思多歷年所二百餘期徒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衿帶易守得之者強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深則難朽故奢泰肆情馨烈

彌茂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者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睹此何異於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掩四海而為家富有之業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為國華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蒙竊惑焉願聞所以辯之之說也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憮然有閒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苟有胷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陋今而榮古矣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繆公於宮室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惑也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嬴氏搏翼擇肉西邑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己若乃構阿房起甘泉結雲閣冠南山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其遇民也若薙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惵惵黔首豈徒跼高天蹐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以就役惟力是視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埽項軍於垓下紲子嬰於軹塗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房規摹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武有大啟土宇紀禪肅然之功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咸用紀宗存主（西漢本以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及光武建武十九年又尊宣帝曰中宗故曰紀宗存主）饗祀不輟銘勳彝器歷世彌光今舍純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為美談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祇吾子之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為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盍亦覽東京之事以自寤乎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面勢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東門于旋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輟流鐔以大岯溫液湯泉黑丹石緇王鮪岫居能鼈三趾宓妃攸館神用挺紀龍圖授羲龜書畀姒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萇弘魏舒是廓是極經途九軌城隅九雉度堂以筵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漢初弗之宅故宗緒中圮巨猾閒釁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于時蒸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欃槍旬始群凶靡餘區宇乂寧思和求中睿哲玄覽都茲洛宮曰止曰時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洽道豐登岱勒封與黃比崇逮至顯

宗六合殷員乃新崇德遂作德陽（崇德殿在南宮見蔡邕傳注光武時本有故曰新德陽殿在北宮見靈紀明帝始立故曰作南北宮相距三里薛綜注乃云崇德宮在東德陽宮在西相去五十步殆是誤也）啟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飛閣神行莫我能形濯龍芳林（續漢志濯龍園名近北宮[illegible]）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渚戲躍魚淵游龜蠵永安離宮（續漢志永安北宮東北別小宮名有園觀）修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洌清鵯鶋秋棲鶻鵃春鳴鴡鳩麗黃關關嚶嚶於南則前殿靈臺龢驩安福謻門曲榭邪阻城洫奇樹珍果鉤盾所職西登少華亭候修敕九龍之內寔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於東則洪池（洪池後漢書紀傳作鴻池）清籞（[illegible]城外）淥水澹澹內阜川禽外豐葭菼獻鱉蜃與龜魚供蝸蠯與菱芡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瑰異譎詭燦爛炳煥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禮舉儀具經始勿亟成之不日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乃營三宮布教頒常（三宮皆在平城門外平城門洛陽南門也）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馮相觀祲祈禠禳災於是孟春元日群后旁戾百僚師師于斯胥洎藩國奉聘要荒來質具惟帝臣獻琛執贄當覲乎殿下者蓋數萬以二爾乃九賓重臚人列崇牙張鏞鼓設郎將司階虎戟交鎩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晢晢撞洪鐘伐靈鼓旁震八鄙軯磕隱訇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是時稱警蹕已下雕輦於東廂（按天子下輦於東廂[illegible]）冠通天佩玉璽紆皇組要干將負斧扆次席紛純左右玉几而南面以聽矣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贄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乃羨公侯卿士登自東除訪萬機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眚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illegible]）發京倉散禁財賚皇僚逮輿臺命膳夫以大饗饔餼浹乎家陪春醴惟醇燔炙芬芬君臣歡康具醉熏熏千品萬官已事而踐勤屢省懋乾乾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憲先靈而齊軌必三思以顧愆招有道於側陋開敢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絜旅束帛之戔戔上下通情式宴且盤及將祀天郊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為虔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然後以獻精誠奉禋祀曰允矣天子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紞紘綖玉笄綦會火龍黼黻藻繂鞶厲結飛雲之袷輅樹翠羽之高蓋建辰旒之太常紛焱悠以容裔六玄虯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龍輈華轙金鋄鏤鍚方釳（[illegible]）左纛鉤膺玉瓖鑾聲噦噦和鈴鉠鉠重輪貳轄疏轂飛軨羽蓋葳蕤葩瑤曲莖順時服而設副咸龍旂而繁纓立戈迤戛農輿輅木鷁車九九乘軒並轂揮弩重旂朱旄青屋奉引既畢先輅乃發鸞旗皮軒通帛綪旆雲罕九斿闟戟轇轕髶髦被繡虎夫戴鶡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囐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轔轔殿未出乎城闕旆已迴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敬恭於明神轉乃孤竹之管雲和之瑟雷鼓鼝鼝六變既畢冠華秉翟列舞八佾元祀惟稱群望咸秩颺槱燎之炎煬致高煙乎太一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配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摧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之心感物增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物牲辯省設其楅衡毛炰豚胉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萬舞奕奕鐘鼓喤喤靈祖皇考來顧來饗神具醉止降福穰穰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脈起乘鑾輅而駕蒼龍介馭閒以剡耜躬三推於天田修帝籍之千畝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己兆民勸於疆場感懋力以耘耔春日載陽合射辟雍設業設虡宮懸金鏞鼖鼓路鼗樹羽幢幢於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為工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厞司旌并夾既設儲乎廣庭於是皇輿夙駕龘於東階以須（[illegible]）消搖摛朝服登天光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鐘大丙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illegible]展樂物具王夏闋騶虞奏決拾既次彤弓斯彀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進明德而崇業滌饕餮之貪欲仁風衍而外流誼方激而遐騖日月會於龍狵恤民事之勞疚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執鑾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敬慎威儀示民不偷我有嘉賓其樂愉愉聲教布濩盈溢天區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之隙曜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虞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惟告備乃御小戎撫輕軒中畋四牡既佶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上林結徒為營次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烈具舉武士星敷鵝鸛魚麗箕張翼舒軌塵掩遠匪疾匪徐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焉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驅解罘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民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八寓好樂無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敖既璅璅焉岐陽之蒐又何足數爾乃卒歲大儺毆除群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茢侲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剛癉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捎魑魅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像殪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為之震慴況䰡蜮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目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

趨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卜征考祥終然允淑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陸同衡律而壹軌量齊急舒於寒燠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復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懷古俟閶風而西遐致恭祀乎高祖既春遊以發生啟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覲豐年之多稌嘉田畯之匪懈行致賚于九扈左瞰暘谷右睨玄圃眇天末以遠期規萬世而大摹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念總集瑞命備致嘉祥圉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惠風廣被澤洎幽荒北變丁令南諧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是故論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盤改奢即儉則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為無為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遵節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將使心不亂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翡翠不裂瑇瑁不蔟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慤于斯之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德侯其禕而蓋蕢蔬為難詩也故曠世而不覿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將數諸朝階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聲與風翔澤從雲遊萬物我賴亦又何求德寓天覆輝烈光燭狹三王之趢趗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東京之懿未罄值余有犬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故粗為賓言其梗槩如此若乃流遯忘反放心不覺樂而無節後離其戚一言幾於喪國我未之學也且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況纂帝業而輕天位瞻仰二祖厥庸孔肆常翹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白龍魚服見困豫且雖萬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終日不離其輜重獨微行其焉如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不內顧珮以制容鑾以節塗行不變玉鸞不亂步卻走馬以糞車何惜騕褭與飛兔方其用財取物常畏生類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山無槎枿畋不麛胎草木蕃廡鳥獸阜滋民忘其勞樂輸其財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其雍熙洪恩素蓄民心固結執義顧主夫懷貞節（此應首紀慈）忿姦慝之干命怨皇統之見替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譎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若此故王業可樂焉今公子苟好勦民以婾樂（此應首爽德）忘民怨之為仇也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栽昧且不顯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頹牆填塹亂以收罝解罘卒無補於風規祇以昭其愆尤臣濟奓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朝顛覆而莫持（闓按西朝顛覆指王莽篡弒之事薛注失之）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鮑肆不知其臰翫其所以先入咸池不齊度於𪖙咬而眾聽或疑能不惑者其惟子野乎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勸德畏戒喜懼交爭罔然若酲朝罷夕倦奪氣褫魄之為者忘其所以為談失其所以為兮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習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迺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炎帝帝魁之美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闓按西京雖麗欲掩孟堅東京則氣不足舉其辭不若東都之閑當惟末章諷戒摯切處為勝）

張平子思玄賦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靖兮綿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摶摶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製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纗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離美襞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幸二八之遻虞兮嘉傅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煢煢兮孑不羣而介立感鸞鷖之特棲兮悲淑人之希合彼無合而何傷兮患眾偽之冒真旦獲讟于羣弟兮啓金縢而後信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增煩毒以迷惑兮羌孰可為言己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誼兮雖貧窮而不改執彫虎而試象兮阽焦原而跟趾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員方寶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茝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褭以服箱行頗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辮貞亮以為鞶兮雜伎藝以為珩昭綵藻與琱琭兮璜聲遠而彌長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恃已知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為霜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咨姤嫮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心猶豫而狐疑兮即岐阯而臚情文君為我端蓍兮利飛遯以保名歷眾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二女感於崇嶽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勔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九皐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鵰鶚競於貪婪兮我修絜以益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旦余沐於清源兮（以上男下）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邱于句芒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飄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飲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為粻發昔夢於木禾兮穀昆侖之高岡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乎稽山嘉群神之執

玄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之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以下南方)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繽處彼湘濱流目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圮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孤魂愁鬱鬱以慕遠兮越卬州而遊遨躋日中於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揚芒熛而絳天兮水泫沄而涌濤溫風翕其增熱兮惄鬱悒其難聊顝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以下西方)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躔建木於廣都兮摭若華而躊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欻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以下[illegible])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會帝軒之未歸兮悵徜徉而延佇怬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黃靈詹而訪命兮摎天道其焉如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逵昧其難覆兮疇克謀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鼇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死生錯其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尉厖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夫吉凶之相仍兮恆反仄而靡所穆屆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文斷袪而忌伯兮閹謁賊而寧后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昏惑而能剖嬴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梁叟患夫黎邱兮丁厥子而剚刃親所睼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毋緜攣以涬己兮思百憂以自疹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祐仁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厖褫以拯民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魏顆亮以從治兮鬼亢回以斃秦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已育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憔悃而無儔逼區中之隘陋兮(以下北方)將北度而宣遊行積冰之磑磑兮清泉沍而不流寒風淒其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欷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兮伷顓頊而宅幽庸織路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緤乎不周(以下入地)迅猋瀟其媵我兮鶩翩飄而不禁趨谽閜之洞穴兮漂通川之磷磷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深潛追荒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以下上天)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戴勝慭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蛾眉舒訬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礫以遺光獻環琨與琛縭兮申厥好以玄黃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葩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

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縈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之飛梁登閬風之層城兮搆不死而為牀屑瑤蕊以為糇兮斟白水以為漿抨巫咸以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為敷既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戒庶寮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並迓豐隆軯其震霆兮(以下登天)列缺曄其照夜雲師䨴以交集兮涷雨沛其灑塗轙琱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劍揭以低昂冠𡸣𡸣其映蓋兮佩綝纚以煇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超驤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以飛揚撫軨軹而還睨兮心勺藥其若湯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琱以揵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衡乎玄冥屬箕伯以函風兮澂淟涊而為清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嘤嘤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蔑蠓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於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彤考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惟般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容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靖志兮迨我暇以翱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閬閬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將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彎威弧之拔剌兮射嶓冢之封狼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攝提以低徊剹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皇偃蹇夭矯婉以連卷兮雜沓叢顇颯以方驤戫汨飂淚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逷凌驚雷之砊磕兮弄狂電之淫裔踰痝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據開陽而頫眡兮臨舊鄉之暗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徊雖遊娛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閶闔兮降天途乘焱忽兮馳虛無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旟繽連翩兮紛暗曖儵眩眃兮反常閭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文章奐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為罟兮敺儒墨而為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欽崟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敕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默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逍遙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願得遠渡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遙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稀柏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跱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回志朅來從玄諆獲我所求夫何思

古文辭類纂卷七十終

辭賦類十

王子山魯靈光殿賦 有序。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覩斯而眙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極以創業協神道而大寧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乃立靈光之祕殿配紫微而爲輔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瞻彼靈光之爲狀也則嵯峨嶵嵬峞巍巋巍吁可畏乎其駭人也迢嶢倜儻豐麗博敞洞轇轕乎其無垠也邈希世而特出羌瓌譎而鴻紛屹山峙以紆鬱隆崛岉乎青雲鬱坱圠以嶒峵崱繒綾而龍鱗汨磑磑以璀璨赫燡燡而燭坤狀若積石之鏘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擬于閶闔方二軌而並入於是乎乃歷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眄東西周章彤彩之飾徒何爲乎澔澔涆涆流離爛熳皓壁暠曜以月照丹柱歙赩而電烻霞駮雲蔚若陰若陽瀖濩燐亂煒煒煌煌隱陰夏以中處霐寥窲以崢嶸鴻爌炾以爣閬飋蕭條而清泠動滴瀝以成響殷雷應其若驚耳嘈嘈以失聽目矎矎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英遂排金扉而北入宵藹藹而晻曖旋室㛹娟以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西廂踟躕以閑宴東序重深而奧祕屹鏗瞑以勿罔屑䜣翳以懿濞魂悚悚其驚斯心猥猥而發悸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觜陬倔佹雲起嶔崟離樓三間四表八維九隅萬楹叢倚磊砢相扶浮柱岹嵽以星懸漂嶢峴而枝拄飛梁偃蹇以虹指揭蘧蘧而騰湊層櫨磥垝以岌峩曲枅要紹而環句芝栭欑羅以戢孴枝牚杈枒而斜據傍天蟜以橫出互黝糾而搏負下岪蔚以璀錯上崎嶬而重注捷獵鱗集支離分赴縱橫駱驛各有所趣爾乃懸棟結阿天窗綺疏圜淵方井反植荷蕖發秀吐榮菡萏披敷綠房紫菂窋咤垂珠雲楶藻梲龍桷雕鏤飛禽走獸因木生姿奔虎攫挐以梁倚仡奮舋而軒鬐虯龍騰驤以蜿蟺頷若動而躨跜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蛇蟉虯而繞榱白鹿子蜺於欂櫨蟠螭宛轉而承楣狡兔跧伏於柎側猨狖攀椽而相追玄熊舑舕以齗齗卻負載而蹲跠齊首目以瞪眄徒脈脈以狋狋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對仡欺㺐以鵰䀹顤顟而睽睢狀若悲愁於危處憯嚬蹙而含悴神仙岳岳於棟間玉女闚窗而下視忽瞟眇以響像若鬼神之髣髴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朴略厥狀睢盱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誡世善以示後於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陽榭外望高樓飛觀長途升降軒檻曼延漸臺臨池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仰看天庭飛陛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頫視流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突洞出逶迤詰屈周行數里仰不見日何宏麗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之俊才誰能克成乎此勳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熅玄醴騰涌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朱桂黝儵於南北蘭芝阿那於東西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

亂曰彤彤靈宮巋嵬穹崇紛厖鴻兮崱屴嵫釐岑崟崛崎駢巃嵸兮連拳偃蹇崙菌踡嵼傍欹傾兮歇欻幽藹雲覆霮䨴洞杳冥兮葱翠紫蔚礧碨瓌瑋含光晷兮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兮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王仲宣登樓賦。。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脩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憯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張茂先鷦鷯賦 有序。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陋不爲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繁滋族類乘居匹遊翩翩然有以自樂也彼鷲鶚鵾鴻孔雀翡翠或淩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舉足以沖天觜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

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翾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毛弗施於器用肉弗登於俎味鷹鸇過猶俄翼尚何懼於罿尉翳薈蒙蘢是焉遊集飛不飄颺翔不翕習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棲無所滯遊無所盤匪陋荊棘匪榮茝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何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爲資無誘慕於世僞鵰鶡介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鶤雞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終爲戮於此世蒼鷹鷙而受紲鸚鵡慧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縶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爲庸戀鍾代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鶢鶋避風而至條枝巨雀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逼畏夫惟體大妨物而形瑰足瑋也陰陽陶蒸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螟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小大之所如

潘安仁秋興賦有序。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遊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其辭曰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覽花蒔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雖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憯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羇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慼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歸燕隰有翔隼游氛朝興槁葉夕隕於是乃屏輕箑釋纖絺藉莞蒻御袷衣庭樹槭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蟬嘒嘒以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揚而浸微何微陽之短晷兮覺涼夜之方永月朣朧以含光兮露淒清以凝冷熠燿粲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鬢髟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仰羣儁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苟趣舍之殊塗兮庸詎識其躁靜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故出生而入死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猨而不履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耕東皋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於崖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遊鯈之潎潎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潘安仁笙賦。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若乃緜蔓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滋隅隈夷險之埶禽鳥翔集之嬉固眾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短長剛生幹裁熟簧設宮分羽經徵列商泄之反謐厭焉乃揚管撥羅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爲笙基黃鍾以舉韻望鳳儀以擢形寫皇翼以插羽摹鸞音以厲聲如鳥斯企翾翾歧歧明珠在咮若銜若垂脩檛內辟餘簫外逶駢田獦攦鯽鮴參差於是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眾滿堂而飲酒獨向隅以掩淚援鳴笙而將吹先嗢噦以理氣初雍容以安暇中佛鬱以怫慣終嵬峩以蹇愕又颯遝而繁沸罔浪孟以惆悵若欲絕而復肆懰檄糴以奔邀似將放而中匱愀愴惻減虺韡煜熠沈淫泛豔曾曄岌岌或案衍夷靡或竦踴剽急或既往不反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濩渙衍葺襲舞既蹈而中輟節將撫而弗及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撚纖翮以震幽簧越上筩而通下管應吹噏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勃慷慨以憀亮顧躊躇以舒綏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詠園桃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落矣化爲枯枝人生不能行樂死何以虛謚爲爾乃引飛龍鳴鵾雞雙鴻翔白鶴飛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荊王喟其長吟楚妃歎而增悲夫其悽戾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含咀嘽諧雍雍喈喈若羣雛之從母也郁捋劫悟泓宏融裔哇咬嘲哳壹何察惠訣厲悄切又何磬折若夫時陽初暖臨川送離酒酣徒擾樂闋日移疎客始闌主人微疲弛絃韜籥徹塤屏篪爾乃促中筵攜友生解嚴顏擢幽情披黃包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醽光歧儼其偕列雙鳳嘈以和鳴晉野悚而投琴況齊瑟與秦箏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縈纏歌鼓綱羅鍾律爛熠爚以放豔鬱蓬勃以氣出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乎朝日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唱發章夏導揚韶武協和陳宋混一齊楚邇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敘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醇薄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惡故絲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惟簧也能研羣聲之清惟笙也能總眾清之林衛無所措其邪鄭無所容其淫非天下之和樂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於此乎

潘安仁射雉賦有序。

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翳之事遂樂而賦之也

涉青林以遊覽兮，樂羽族之羣飛，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翬，厥耿介之專心兮，奓雄豔之姱姿，巡邱陵以經略兮，畫境衍而分畿，於是青陽告謝，朱明肇授，靡木不滋，無草不茂，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槭以改舊，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麥漸漸以擢芒，雉鷕鷕而朝雊，眄箱籠以揭驕，睨驍媒之變態，奮勁骹以角槎，瞵悍目以旁睞，鶯綺翼而輕撾，灼繡頸而袞背，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尒乃擊場柱翳，停僮葱翠，綠柏參差，文翮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衷料戾以徹鑒，表厭躡以密緻，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何調翰之喬桀，邈疇類而殊才，候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褰微罟以長眺，已踉蹡而徐來，摛朱冠之赩赫，敷藻翰之陪鰓，首葯綠素，身拖黼繪，青敹莎靡，丹臆蘭綷，或蹶或啄，時行時止，班尾揚翹，雙角特起，良游呃喔，引之規裏，應叱愕立，擢身竦峙，捧黃閒以密毅，屬剛罫以潛擬，倒禽紛以迸落，機聲振而未已，山鷩悍害，姦迅已甚，越壑凌岑，飛鳴薄廩，擊牙低鏃，心平望審，毛體摧落，霍若碎錦，逸羣之儁，擅場挾兩，櫟雌妒異，倏來忽往，忌上風之饕切，畏映日之儻朗，屏發布而累息，徒心煩而技懩，伊義鳥之應機，啾擭地以厲響，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彤盈窗以美發，紛首頹而臆仰，或乃崇墳夷靡，農不易壠，稊莪蔽䒼，鬱蓊蓊茸，鳴雄振羽，依于其冢，捌降邱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睜挺稼之傾掉，意淪躍以振踊，出苗以入場，愈情駭而神悚，望驛台而翳息，雉肤肩而旋踵，欣余志之精銳，擬青顱而點項，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剔，靡聞而驚，無見自鶩，周環回復，繚繞磐辟，戾翳旋把，縈隨所歷，彳亍中輟，馥焉中鏑，前則重膺，傍截疊翮，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狷，內無固守，出不交戰，來若處子，去如激電，鬩閻藹葉，愼歷乍見，於是算分銖，商遠邇，揆懸刀，騁絕技，如轡如軒，不高不埤，當咮值胷，裂膆破觜，夷險殊地，馴黷異變，戾不暇食，夕不告勧，昔賈氏之如皐，始解顏於一箭，醜夫爲之改貌，憾妻爲之釋怨，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騖，何斯藝之安逸，羌禽從其已豫，清道而行，擇地而住，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永御，豈惟皐隸，此焉君舉，若乃耽槃流遁，放心不移，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樂而無節，端操或虧，此則老氏之所誡，而君子之所不爲。

劉伯倫酒德頌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陶淵明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鮑明遠蕪城賦

瀰迤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拖以漕渠，軸以崑岡，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轊，人駕肩，廛閈撲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奓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刳濬洫，圖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崪若斷岸，矗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頳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澤葵依井，荒葛罥塗，壇羅虺蜮，階鬬麏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飢鷹厲吻，寒鴟嚇雛，伏虣藏虎，乳血飧膚，崩榛塞路，崢嶸古馗，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頹，直視千里外，惟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佳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爲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逕滅兮邱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鮑照在宋孝武之朝實心勸蚗之詞特賦蕪城之檢究也

古文辭類纂卷七十一終

韓退之訟風伯。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寖寖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閟其光兮不鬭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醨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

韓退之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渺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韓退之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粻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欻嚘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於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虀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眞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仇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疏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韓退之釋言。

元和元年[illegible]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愼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

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迨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與既累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與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視聽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蘇子瞻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閒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閒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閒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蘇子瞻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余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皋之下揖余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余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古文辭類纂卷七十二終

哀祭類一

屈原九歌。。。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朝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慌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為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阬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眾莫知兮余所為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乘龍兮轔轔高駝兮沖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

少司命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華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為民正

東君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縆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鳴箎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河伯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莫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媵予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陰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陵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

兮乘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强兮不可陵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禮魂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宋玉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幹何為乎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蠭若壺些五穀不生叢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廈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眾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矊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閒些翡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陀些軒輬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為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胹鼈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鳧煎鴻鶬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豔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陳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菎蔽象棊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鐘搖簴揳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景差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凌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遙只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鰅鱅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鬤只長爪踞牙誒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赩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顥顥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荊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內鶬鴿鵠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鮮蠵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蔞不沾薄只魂乎歸徠恣所擇只炙鴰烝鳧煔鶉陳只煎鰿臛雀遽爽存只魂乎歸徠麗以先只四酎并孰不澀嗌只清馨凍飲不歠役只（鼐按役字云詩禾役穟穟毛傳云役列也不歠役言雖不及飲而皆陳列於前也）吳醴白糵和楚瀝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只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譔只朱脣皓齒嫭以姱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嫮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姱修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易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

媔只。靨輔奇牙，宜笑嗎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霤只。曲屋步櫩，宜擾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鵾鴻群晨，雜鶖鶬只。鴻鵠代遊，曼鷫鷞只。魂乎歸徠，鳳皇翔只。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廷，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徐鴆先生云：出若雲，言其卒騎從官之盛。莊子謂王起之以三珪之位，司馬彪本作三珪，云諸侯三卿執珪。）察篤夭隱，孤寡存只。魂乎歸徠，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眾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尚賢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陛，（[illegible]）誅譏罷只。直贏在位，近禹麾只。（[illegible]士為禹治水得陶化猶稷之[illegible]）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徠，國家為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歸徠，尚三王只。

賈生弔屈原賦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烏虖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于嗟默默兮，生之無故。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誶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煇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美連娟以脩嫮兮，命樔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秋氣憯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神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畺。託沈陰以壙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菱荴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虖愈莊。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驩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忽遷化而不反兮，魂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埶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寖淫敞怳，寂兮無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

亂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嫉妒闒茸，將安程兮。方時隆盛，年夭傷兮。弟子增欷，洿沫悵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嚮不虛應，亦云已兮。嫶妍太息，嘆稚子兮。懰慄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古文辭類纂卷七十三終

古文辭類纂卷七十四

哀祭類二

韓退之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鋩。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皆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此是公少作，故猶取屈子故句。）

韓退之潮州祭神文（五首。錄一）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腶脩之奠，祈於大湖神之靈曰：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劃雲陰，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韓退之祭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於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跱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戇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顚於馬下我泗君咣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觝頂交跖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豗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於縣我又南踰把觴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夕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驥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竢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淸寫泊沙倚石有遻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嗥不存令章罰爵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登大鮎怒頰豕豞鷩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余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敎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計奪權臣不愛南康是斡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用遷澧浦爲人受讒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斝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茅鹿門云公之奇崛戰鬭鬼神處令人神眩退蝸先生云凄麗遒逸以健倔出之則見奇趣而學力懸殊他人無此也

韓退之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淸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維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樽靑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珮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隳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韓退之祭侯主簿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佶致祭於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於茲我或爲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爲飄我無利權雖怨曷爲子之方葬我方齋祠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韓退之祭薛助教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朝議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淸酌之奠祭於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祗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韓退之祭虞部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淸酌庶羞之奠謹敬祭於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僕忽逮今二十餘歲存皆衰白半亦辭世外纓公事內迫家私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屬親之喪終喪乃歸陽痟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諭德敘情以視諸誄尚饗

韓退之祭穆員外文。

嗚呼建中之初予居於嵩攜扶北奔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晤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畯明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留守無事多君子僚罔有疑忌惟其嬉遊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樽在手君揚其鑣君居於室我既來卽或以嘯歌或以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終日以語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爲禍赫赫有聞王命三司祭我於獄俯從係縶曲生何樂直死何悲上懷主人內閔其私進退之難君處之宜既釋於囚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爲愛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不日而遑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幷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嗚呼死矣何日來還

韓退之祭房君文。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嗚呼君乃至於此吾復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尚饗

韓退之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耶明昭昏蒙誰使然耶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耶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耶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耶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耶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嗚呼遠矣何日而忘

韓退之歐陽生哀辭有序。。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以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纍纍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由詹始建中貞元閒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閒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與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李習之祭韓侍郎文。

嗚呼孔氏云遠楊墨恣行孟軻拒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常辨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儷花鬭葉頗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宦罔辭於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還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遊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於中別我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胷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譔兄行下于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斝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尚享

古文辭類纂卷七十四終

古文辭類纂卷七十五

哀祭類三

歐陽永叔祭資政范公文。。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員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謂公好訐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爲謂公躁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榱傾巢破鷇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歐陽永叔祭尹師魯文。。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羣猶不能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

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予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余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子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眾人最愛余文寓辭千里侑此一尊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歐陽永叔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宜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淒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尚饗

歐陽永叔祭蘇子美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遽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尚饗

歐陽永叔祭梅聖俞文。

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予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譚辨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蔫予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阨日有聲名予狷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鬚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予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今存兀然凡今之遊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予責送終恤孤則有眾力惟聲與淚獨出予臆

蘇子瞻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為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鱓而號狐貍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遯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蘇子瞻祭柳子玉文

猗歟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炳蔚文囿獨以詩鳴天錫雄咮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嘐然一吟眾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舊平視青雲可到寧驟孰云坎軻白髮垂脰才高絕俗性疏來詬謫居窮山遂侶猩狖夜衾不絮朝甑絕餾慨然懷歸投棄綬潛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飴世芬莫嗅凡世所欲有避無就謂當乘除併畀之壽云何不淑命也誰咎頃在錢塘惠然我覯相從半歲日飲醇酎朝遊南屏莫宿靈鷲雪窗飢坐清闋間奏沙河夜歸霜月如晝綸巾鶴氅驚笑吳婦會合之難如次組繡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媾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頎然二孫則謂我舅念子永歸涕如懸霤歌此奠詩一樽往侑

蘇子由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自西會哭於庭縉紳咨嗟復見老成太任在位成王在左曰予惸惸誰恤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相予誰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吾父歸歟歸歟公畏莫當遁返洛師授之宛邱賓將用之公之來思嶷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鴻士代天斡旋事棼如絲眾比如櫛治亂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息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他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於家卧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訃翕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袞蟬冠遂以往襚公之初來民孰弓矛逮公永歸既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

限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
嗚呼哀哉尙享

王介甫祭范潁州文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于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䌷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酋酋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以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絃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萅戎孽猘狂敢齮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爲飮酒笑歌百城宴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穴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偸惰勉强彼閼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謂宜耇老尙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廐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於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綈惡衆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堲於深孰䂍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尢承凶萬里不往而哭涕洟馳辭以贊醊羞鶴鳴先生云虜不敢瀕瀕當作䣊䣊大穴疑當作亢亂治也瀕疑湔字是否當不敢近邊也

王介甫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知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遊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王介甫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免於阽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殆弗植如何棄我隕命一昔以忠出怨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阨窮屯又從擠之使以蹟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有磐彼石可誌於邱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醪羞

王介甫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眞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維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於吾母曰如此人乃可與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卽死吾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尙知否

王介甫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是康定慶曆之閒憂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治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船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惟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茅順甫云奇崛之文

王介甫祭何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資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識而阨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圮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孰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隧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王介甫祭李省副文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寄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盛惟君別我往祠太乙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卽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訃聞士大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其茲醪羞以告哀惻

王介甫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角丱而嬉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阨窮貌則倅年心積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蕭騷分背先將孰知君子訃我相孤發封湖淚舉屍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繼絕弔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陋義不愧心君實愛

我祭其如飮

王介甫祭束向元道文。

嗚呼束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兒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靡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凶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僞鶚萬鳥避逃直靡君天躓焉僅仕后愈以困洗濯銜塞動輒失分如驪駿馬以駕柴車側身累首與蹇同跼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飮鄞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閟閟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子其何言君尙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王介甫祭張安國撿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遊言動視聽正而不偸樂於飢寒惟道之謀既掾司法議爭獄失中書大理再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强倔辨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淸靡所不任人恍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己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備以言辭

方靈皐宣左人哀辭

左人與余生同郡長而客遊同方往還離合逾二十年而爲汎交己丑庚寅閒余頻至淮上左人授徒邗江道邗數與語始異之其家在龍山吾邑山水奇勝處也每語余居此之樂而自恨近六十猶栖栖於四方余久寓金陵亦倦遊思還故里遂以辛卯正月至其家左山右湖皐壤如沐留連信宿相期匝歲定居於此而是冬十月以南山集牽連被逮時左人適在金陵急余難與二三胥冋兄弟之友相先後在諸君子不爲異而余固未敢以望於左人也壬辰夏余繫刑部左人忽入視問何以來則他無所爲將歸謂余曰吾附人舟車不自由以天之道子無恙尋當歸吾終待子龍山之陽矣及余邀寬法出獄隸漢軍欲附書報左人而鄉人來言左人死矣時康熙五十二年也龍山地偏而俗淳居者多壽耇左人父及伯叔父皆八九十左人貌魁然其神凝然人皆曰當得大年雖左人亦自謂然而竟止於此余與左人相識幾三十年而不相知相知踰年而余及於難又踰年而左人死雖欲與之異地相望而久困窮亦不可得此恨有終極耶辭曰

嗟子精爽之炯然兮今已陰爲野土閉兩心之所期兮永相望於終古川原信美而可樂兮生如遊而死歸解人世之糾纆兮得甘寢其何悲

方靈皐武季子哀辭

康熙丙申夏聞武君商平之喪哭而爲墓表將以歸其孤冬十月孤洙至京師曰家散矣父母大父母諸兄七喪莫以葬爲是以來叩所學則經書能背誦矣授徒某家冬春閒數至假唐宋諸家古文自繕寫首夏余出塞返役而洙死已浹日矣始商平有子三人余皆見其孩提以及成人長子洛爲邑諸生卒年二十有四次子某年二十有一將受室而卒洙其季也憶洙五六歲時余過商平常偕羣兒喧聒左右少長抱書從其父往來余家及至京師則軀幹偉然余方欲迪之學行以嗣其宗而遽以羈死有子始二歲商平生故家而窶艱迫阨視細民有甚焉又父母皆篤老煩急家事淩雜米鹽無幾微輒生瑕釁然卒能約身隱情以盡其恩而不愆於義余每歎其行之難也而既羸其躬復札其後嗣嗚呼世將絕而後乃繁昌者於古有之矣其果能然也耶洙卒於丁酉十月十日年二十有一藁葬京師郭東江寧義冢余志歸其喪事有待先以嗚余哀其辭曰

嗟爾生兮震愆罹百憂兮連延蹇孤遊兮局窘命支離兮爲鬼客天屬盡兮煢煢羌地下兮相從江之干兮淮之汭翳先靈兮日延企魂朝發兮暮可投異生還兮路阻修孺子號兮在室永護呵兮無失

劉才甫祭史秉中文

嗚呼我居帝里閒寂寡聊徐氏之自得與子交暱我畏我諮我道義六藝之玄奇章逸字既我讀書假子之廬於子焉飯歡然有餘或提一觴遠適墟墓長松之陰慘愴相顧問我與子胡爲其然我不自知子亦不言凡今之朋利名是賴惟我與子不營其外我乖於世動輒有尤惟與子處如疾斯瘳如何今日子又我棄獨行煢煢低顏失氣自子云沒寡妻去帷皤皤二老於何其依子之奇窮匪我能救哭泣陳辭惟心之疚（原注坦然之音與退之爭長）

劉才甫祭吳文肅公文

嗚呼我初見公公在內閣皓髮朱顏笑言磊落追念平生朋好遊從欷歔晩遇石友之功留我信宿取酒斟酌親布衾裯權其厚薄我生益寡得此於人而況公德齒爵皆尊公年七十稱觴命坐落落羣賢其中有我我謂公健百歲可望相見無幾遽哭於堂嗚呼人之生世邈然一夢惟其令名一世傳頌死而不死夫又何悲爲知已痛哭泣陳辭（原注親布衾裯權其厚薄令讀者皆生感歎）

劉才甫祭舅氏文

維年月日，劉氏甥大櫆謹以淸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舅氏楊君穉棠先生之靈。嗚呼舅氏，以君之毅然直方長者，而天乃絕其嗣續，使煢煢之孤魄，依於月山之址。櫆不肖，未嘗學問，然君獨顧之，而喜謂能光劉氏之業者，其在斯人。吾未老耄，庶幾猶及見之矣。嗚呼，孰知君之忽焉以歿，而不肖之零落無狀，今猶若此，尙饗。

古文辭類纂卷七十五終

古文辭類纂校勘記

承淵校纂此書，類在公務之餘，精力弗逮，且寓所藏書不多，凡有所疑，一時難得善本互證，未免因仍闕疑。老友蕭君敬孚博學多聞，頗邃攷据，相與揚搉，雅有裨補。辛丑夏以漕運北上，攜至京師，復就正於吳摯甫京卿，慨爲審覈一過，良多匡益。然近年反覆細勘，猶正譌不少。校書如埽落葉，信哉斯言。顧是版成後數數刓改，固與吳康二刻大有逕庭，即前後印行，亦頗殊異，讀者執此議彼，不無滋惑。今當奉諱家居，偷閒歲月，用將歷次校正諸條，與夫各書沿誤、經先哲攷訂不便盡改者，字之異同，互有精善可兩存者，撮其大要，臚載依據，坿梓本書之後，俾讀者檢證而自擇焉。丙午秋記

賈生過秦論　周最（最當爲冣，與聚同。取最字亦當作冣。說文冣，犯取也；冣，積也，義別。段氏玉裁曰玉篇無冣字，乃以冣義訓最，學者遂不知有冣矣）　千乘（漢選作致萬乘，此從史記）　異也（王氏念孫校異上當有無字）　囹圄（囹當依史記作圉。說文圉，所以拘罪人也。段注本爲圉人口爲拘之，故其字作圉。圄者守之也，其義別。他書作囹圄者，同音叚借也）　之艱（宋氏祁校作之阨）　應時（原作有時，依史記改）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糲粱（王校粱作粢）　不朽（漢書作不巧，古音通假）

柳子厚封建論　有周而甚詳（文粹刪此句，較潔）

歐陽永叔爲君難　比至（原作北至，依文鑑改）

蘇子瞻志林（平王）　於郟（郟誤郢，據集改）

蘇子由商論　一散（散誤敢，依集改）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近勢（原作世，今從集解）　太史公曰（應與上接，不另提行）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將卒（王校卒當爲率，即帥字）

劉子政戰國策序　歌詠以相感（國策詠作說）　主從橫（主策作生）　之積（策作之弊）　刑法（法策作罰）　易亡（易策作遂）

歐陽永叔五代職方考序　自三代（自原脫，據五代史補）

曾子固先大夫集後序　未洽（洽誤治，據集改）

書魏鄭公傳　待已（待集作持）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此下應依姚策補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十二字）　兩御（御原作卸，依姚策改）　往立（王校往當作崔，從古文鈔）　此蒙穀（此當作比，校也）　磿山（磿誤磨。高云漢注作歷，磿歷俱郎的反，通借）　無冒（王氏引之校冒乃胄之誤，胄後也，謂無後也）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臣願（史記願下有先字）　止亂（止原作正，今從史記）

蘇子說齊閔王　傳衛國城剛平（傳原作傅，剛作剡，依王校改，據魏志）　蹄足（蹄與跂同，跂足，舉足也）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王校當作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爲句，下何如二字後人妄加也）　人（衍字，據鮑策刪）　之（姚策衍字，吳康刪是）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道涉山谷（王校山衍字，涉谷地名，道從也）

李斯諫逐客書　損民（損文章正宗作捐）

賈山至言　比諫（王校比作正）

賈生陳政事疏　不治（治當依賈子宗首篇作能）　將不（漢紀不作能）　他所（漢書他作也，顏注訓以也，屬上句，今依沈氏彤校改）　廉愧（王校愧作醜）　因恬（因當爲固，固與顧同，反也）　背史（王校史當依大戴禮保傅篇作夜）　視已成事（王校當依大戴禮記作如視已事）

請封建子弟疏　掟之江（王校掟作捷，捷拔也）　頤指（王校頤當爲頣，頣目顧人而指使之也。然案思係頤字形似之譌。說文頣，舉目視人皃，似於義合，音式忍反）

鼂錯言兵事書　之音（景祐本漢書及漢紀音均作指）　以一擊十（以文義而論，當作以十擊一）

復論募民徙塞下書　相慕（慕當作募，依王校改）

論貴粟疏　遺利（遺原作餘）　暴賦（賦原作虐）　朝令而暮當具（原作朝令而暮改，當其）

民農（農上衍務字。以上四條並據宋本漢書食貨志校改）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踵糧（踵漢作運，此從史）

路長君上德緩刑書　變化異舊（王校依漢紀，變化作變亂，異舊作僞異）　受命（漢紀說苑引此均無命字）

蕭長倩入粟贖罪議　有好義（好誤爲仁，據殿本漢書改）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沒利（沒誤設，依王校改，沒貪也）

楊子雲諫不許單于朝書　歸死（王校死當爲化）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而約（約原作納）　付畀（原作傳付）　袨服（袨原作祗）　三年（年原作世。敬孚據明栞元豐類稿校改。按以上四條皆蕭君。祗敬也，與文義不合，南豐蓋用鄒陽袨服叢臺之文。服虔曰袨服，大盛衣黃服也。桂氏曰袨者袗之叚借[illegible]）

蘇子瞻上皇帝書（此書據選自文鑑，與集頗多異同）　臣之所謂（謂衍字，據集刪）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梅山（梅原作楠，據集本改）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書　之懈 懈原作暇據臨川集改　其制 制誤志據集改　議者 議原作識注曰疑當之誤爲工識注乃改作議

董子對賢良策　非所謂 所字當依景祐本漢書刪　棄仁誼 仁誤行據文章正宗改

蘇子瞻對制科策　果濟 果上集有事字　責其胥讒 胥誤皆據集改

策斷下　不可以 以衍字據集刪　相棄 集作相後

蘇子由民政策二　而一收 原作而取據集改

蘇季子說韓昭侯　雞口牛後 王校據顏氏家訓文選李善注當作雞尸牛從說括稱同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

說魏襄王　帝宮 此下沿史本脫受冠帝二字應補

說齊宣王　不十日 史作不出十日策作不至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殘則 殘原作上王校依太平御覽作殘

遺燕昭王書　若言 若原作苦依王校改

張儀說魏哀王　今從者 今原作合依史記改　積毀銷骨 原無此句據史記補

說楚懷王　兩虎相搏 王校據當爲搏讀若戟與凡通稱兩虎相搏搏也　使車 王校使衍字

說韓襄王　虎鷙 鷙當依史記作鷙　貫頤 王氏引之曰貫讀若彎頤弓名貫頤即彎弓也

樂毅報燕惠王書　得察 察讀若際接也　而取 原作最依王校改取古聚字與叢通叢聚也　磿室 磿誤磨據史策改

魯仲連說辛垣衍　俱據萬乘之國 原無此句據史策補　適會 會下史有魏字

與田單論攻狄　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 此從通鑑國策作攻狄不能下壘枯丘說苑作攻狄不能下壘於梧丘一本作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司馬温公取之

當時劉宋趙公同撰通鑑攷證附錄必有確見也

遺燕將書　反北 反作外依國策改北古背字　感忿 荀子議兵篇楊倞注引作感忽曰猶忽也

觸讋說趙太后　揖之 揖史記作胥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馬服子 子上原有之字　七敗之餘 原作亡敗之餘眾　破軍之倣 倣下原有守字以上三條依王校改正

枚叔說吳王書　所以爲大王惑也 依景祐本漢書刪以爲王三字

復說吳王　此臣之所以 依文選刪以字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抑億萬之師 抑誤爲仰據李陵傳校改師古沿誤而曲其說非也　次比 王校二字乃後人妄加句中與猶謂也　早裁 早下漢有自字　況

僕 況下漢有僕字　幽於 幽當爲囚與俗通

韓退之與鄂州柳中丞書　艮食 艮原作用據集改艮食自愛句出國語

與馮宿論文書　不知古文 文誤、據集改

柳子厚與蕭翰林俛書　轉侈 侈誤移據集改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見其就死 其誤有據集改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所論世族 論誤諭據集改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因子 子誤之據集改

送楊少尹序　方以其 其衍字據集刪

送鄭十校理序　觀道 道下集有德字

歐陽永叔送楊寘序　反從 反原作及據集改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至於 於依集刪　將率 率誤卒據集改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欿然 欿誤歉據集改

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勞問 集作勞苦　中心 集作中甚　之 據集刪

仲兄文甫說　如細 文鑑細作縐　滄海 文鑑海作浪

蘇子瞻日喻　而求所以沒 求下集有其字

歸熙甫二石說　允諧 諧下集有日字

方靈皐送劉函三序　反中 反衍字據集刪

漢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詔　非乃 乃原作迺據史漢改

後二年遺匈奴書　咸嘉使 王校使當爲便說係衍字詳雜志

漢武帝封廣陵王策　世世 劉攽校衍一世字

司馬長卿諭巴蜀檄　奉幣役 役原作使今從史記

韓退之毛穎傳　上休乃罷 乃原作方今從文苑

秦始皇三十二年刻碣石門 宋徐鉉傳本作秦碣石頌原闕宋姚遷從史記齊非全文然宋漢以後史記傳寫時有訛脫故也徐本頌文錄所完當用何錄之以備讀者攷其異同爲

皇帝建國德并諸侯初平泰壹卅有二年巡登碣石照臨四極從臣誦作上頌高號爰念

休烈戎臣奮威遂興師旅大逆滅息武殄暴強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恩肥土域

賞及牛馬隨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黔首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脩

其業事各有序惠彼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略請刻此石垂著儀巨 案以上三十三句共一百三十

二字爲碣石頌正文此下原本即接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此徐公所傳全文凡

二百十一字皇帝曰以下七十八字與史記所載並同惟此多一今字又案正文擬碣石擬嶧山碑銘錄遂方句金石遺文錄以爲嶧刻逸字云因附著之

蘇子瞻表忠觀碑　而蜀 而原作西據集改

韓退之孔司勳墓誌銘　其 其衍字據集刪

歐陽永叔石曼卿墓表　亦牽 牽誤牽據文鑑改

瀧岡阡表　之植 居士集及碑刻本作𣏌　以其有得 碑作以其有求而得　劍汝 集碑均同集注云家作抱宋以來通行本及歐本同祓歐陽公初稿作抱汝後嫌近俗乃改作劍汝　薄於物 集碑文鑑薄並作博　汝家故貧賤也 集碑無此句乃後人取外集初稿本補之　庇

案曲禮負劍辟咡詔之鄭康成注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乃歐陽公所本前人早經論定特表出之

賴 方氏苞云當作庇顏本莊子承蜩篇釋文花本亦作庇從本作比云庇也依舌顧唐本作賴向云蔭也可以蔭庇千乘也然則庇賴庇賴比賴義亦同可以通用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太師 孫據益校師下有祁公二字　非所好也 孫校所作其　相繼罷去 脫相字據集補　荒孰問 荒集作荒

不昭昭不原作盲依集改吳京卿云不猶盲盲不也

劉公墓誌銘　因自詩行自原作而據集改

南陽縣君謝氏墓銘　魂氣則天則原作升吳京卿校改

王介甫李公神道碑　至則毀則原作於依文鑑改

蘇君墓誌銘　大恐恐誤忽據集改　亢亢原誤元元據集改

柳子厚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佁然佁誤怡據文苑改

袁家渴記　文流各本文作反覆敞字據某先正校改

石澗記　亘石爲底亘原作巨據河東集及文章正宗改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於吳衍字據集刪

序棊　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原脫擊觸二字據集補

歐陽永叔李秀才東園記　未聞脫聞字　少從從原作以　急生急原作給　豐居居誤年　佳木誤住求　友善善誤

蓋以上六條均據居士集改

樊侯廟災記　移怒原作貽怒據集改　宜有司者脫者字據集補

叢翠亭記　廢迹迹原作述據集改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　爲所以爲原作而據集及文粹同

學舍記　譙苦苦誤若據集改　與夫衍文據集刪　之徜原作之迹據集改

擬峴臺記　得吳衍字據集刪

序越州鑑湖圖　則湖下之田旱下誤上據集改　則湖下下衍字據集刪

蘇明允張益州畫像記　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文鑑慷慨上有爲人二字節上有大字容作雄承淵案上既有公南京人則下爲人二字可省當云

公南京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句法尤健

劉才甫浮山記　幾欲乘風而去姚惜抱改如乘風而行

楊子雲州箴　渠絕渠原作眾依曾校本　風慄慄誤慓據古文苑改藝文初學記並作飄　宗周罔職按藝文初學記並作宗幽職作識吳京卿云漢書敘傳亦有宗幽二字連文

職識可通借

蘇子瞻徐州蓮華漏銘　俾君碭碭誤惕據集改

九成臺銘　得聞天籟文鑑作其天集作於天

屈原離騷　雖不周雖與唯同古通借　好修姱姱誤姣吳氏用中校好衍字　鳳鳥鳥原作皇據王逸本楚辭改吳京卿云古多言鳳鳥少言鳳皇論語鳳鳥不至是也下文鳳皇翼其承旂

今字自作皇各以音而求之

惜誦　懲熱羹王逸本作懲於羹者洪校作懲熱於羹　乃知其乃原作而依朱本改

哀郢　憂與憂王本下憂作愁姚從朱本　去依洪本刪

抽思　遁赴王本作搖起趨疾也　歷茲王本作茲歷

懷沙　鬱結史作冤結　冤屈而史作俛詘以

思美人　纁黃洪校作曛

漁父　萬物史選皆無萬字故刪

宋玉九辯　騑驂騑原作騶依王朱本改　汩莽莽兮兮依王朱本刪　搖悅搖洪校作揄吳京卿云搖揄之借字　晏晏藝文作旻旻　躍躍躍誤躍據王朱本改

風賦　至其將衰也案陸本選校云舊本無此句胡氏京家云無是　啾啁啁原作唆吳依選注校改

高唐賦　立觀觀原作顯吳依李善選注校改　窐寥王校窐當爲窖　夜干夜原作射吳依選注改　當羊羊原作年依王校改即伺羊或作倘佯　緊滯依五臣選刪滯字以

清[illegible]兮上爲句

對楚王問　足亂浮雲尤本文選無此句

莊辛說襄王　類爲招王校類當爲頸招的也言以其頸爲準的也　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鮑云二十三字同策無此十字王校云無是　鱔鯉鱔當依新

序秋文體作賦

賈生鵩鳥賦　予鵩子原作於依漢書改　以臆漢書臆作意　曰萬物曰依史漢文選刪　意變意讀若億史記作億　而游游原作浮依史記改

枚叔七發　蛾眉尤本文選蛾作娥　以爲約約音的五臣選作的　牡駿王校牡作壯大也　慌曠曠五臣慌作恍　涯荽舊云一本無荽字案刪荽則窮

以韋字句絕

漢武帝秋風辭　懷佳人懷原作攜依楚辭後語改

瓠子歌　長茭說文集傳茭作茭楚辭後語同

東方曼倩答難　發舉事漢書無此三字　常侍郎常依文選宋校刪

非有先生論　進不不下選有能字當補　進進進下選有遂字當補　清燕清上選有明字當補

司馬長卿子虛賦　於齊史漢齊下仍有齊字當補　葴菥菥當依索隱作析音斯漢書同集解作斯　巨樹巨選作其　葳蕤葳當依史選作威　神仙漢書

無仙字文選注同　旌枝旌當依史作旌　揭會五臣選揭作物　齊王無以應從史作王默然無以漢作王無以均無齊字　左右史漢右下均有也字

上林賦　而齊史無而字　離靡史無此二字崔巍下有嵳峩二字以崇山崔巍嵳峩爲句　扶疏史作扶於　婬遊婬誤淫依王校改　倦訊訊原作數

依史記改　嫚嫚史作嫚嫚漢作嫚嫚　更始史依史漢五臣文選刪　三王史漢作五三皇　而功史漢無而字　抗士卒抗誤抗依史漢選改

哀二世賦　不得兮兮依漢書刪

大人賦　杳渺渺漢作眇　綢繆當依漢書作㵳嫪掉頭也上音徒釣反下音崗釣反　部署署原作乘依漢書改

長門賦　憔移憔當依毛本文選作爌與燎同招鼠爌燎火不絕貌注非也　爛耀耀五臣選作爛爛　頹思王校當作積息猶之爲言喟也喟然太息而氣脈也

難蜀父老　結軼軼原作獻　今又接接下漢選均有之字　溢溢溢原作衍依李校改　射胘依集解刪胘字　奴虜依史記刪虜字

封禪文　昊穹穹下史漢有乎字　勝數數下史漢有也字　韶夏韶原作昭依選改　周餘餘下史選有珍字　示珍符史無示字以或謂曰天爲顯爲何珍符固不

可嘉可嘉漢作嘉可　茲爾史選作茲亦　上下之情允洽各本皆作上下相發允答商吳兩君說宋先正校改

揚子雲甘泉賦　鳥觜觜原作斯依王校改　魂固固原作迴依漢書改　枇梠[illegible]　碩思漢作[illegible]　衍艏漢作[illegible]　炎感王校[illegible]　迀

遲作遲列識據說文改作屏

河東賦　蹈蹊王校當依漢書作蹈蹕誤志　與驂服之宋校驂衍字服之當作驂字王校同

羽獵賦 東南至 漢書東字何校與延衍胡云延是 與之爲朋 王校依漢書刪之字則猶以也 校騎萬師 漢作校騎爲帥 淵門 漢作淵門五臣選作開閉 蔟
蕤 漢作蕤梁六臣選作蕤蕤
長楊賦 暇琉 選作暇旒 之樂 五臣選作之音 遐氓 漢氓作萌善選作甿
解謿 以嘯吟 漢以作離 談開 依選刪開字 擁壽壽 依選刪壽字 與附 選下有與字 扁鵲 選下有也字 抵穰侯 胡校抵當作抵說文擊也
竊貲 漢貲作賞
解難 獿人 當依王校作獿人段云郎莊子郢人
反離騷 蕪文白帖皆無離字 蝘蜒 王校作蝘蜓與說文通俗說解也
班孟堅兩都賦 豪舉 後漢舉作傑 增城 後書城作成 連外 連依後書刪 以與 以依後書刪 睍轉 此從六臣後書李選睍作睨說文繫傳引作睍 迴塗 後書作涂
乘鑾輿 劉攽校刪乘字 發逐 後書逐作門 騤彈 王校彈作憚懼也徒丹反 舉燧命爵 李選燧作燧爵作觴 摛錦 六臣選錦下有與字 其陂 陂下選有鳥則二字
乃致 後書無乃字 祁祁 原誤祈祈據范書李選改 庶草 後書草作卉 嘉祥阜兮集皇都 范書無此句王校以詞句不類孟堅恐後人妄加
傅武仲舞賦 噫可以進乎 王校噫與抑同則進下爲句 致策 五臣作策六臣作榮 嘹噭 二字玉篇目部所無當依李選作嘹收察與嘹同說文遠徐也徐楷曰傳毅舞賦遠收而
拜請徐收其舞勢也 擾攘 擾當依毛本文選作擾六臣注擾發爭兒
張平子二京賦 稽度 李選稽作啟 仰福 何校福當作福本則衍字 朱鳥 鳥原作雀據選改 大夏 夏原作假據尤選改 嗟内顧 嗟當作咤與咤同發聲也
物辨 六臣李選辨均作辦字誤解不誤 極壯 何校壯作北 繚垣 垣本作亘故薛以繞了解之李善以垣爲亘丹鉛錄譏其誤 柞木 五臣選柞作柞 之篷 篷當作蓬副也說文從艸 搜簪
移其晷 六臣選無其字五臣注猶數刺也李選晷作暈 鬑鬋 鬑原作鬑據說文繫傳改 不嘗 嘗當作嘗故注說文嘗也當則說文無此訓 區宇 何校宇作寓 葳蕤 葳當依選作葳 設
副 副梁校作福 感懋 何王校感均作戚 時乘六龍 王校作乘六龍刪六字 天區 王校作六區 不内顧 胡校刪不字 或疑 六臣選作疑或
思玄賦 幾積 積原作積依段校改 後信 范書後作乃 妒嫭 妒原作妬依范書五臣選改 臚情 范書臚作攄 嫮眼 五臣選眼作服 層城 范書層作曾 以占 原以
委水衡 原作衡委依范書改作使依漢選改 劉流 校作劉顧氏千里 猋忽 猋原作猋依李選改
王子山魯靈光殿賦 列顯 王校刪顯字 嘯嘯 原作嘯嘯依何校改 霄靄靄 六臣作霄靄靄 蜩蛷 善選作蜩蟉說文繫傳引作蚋蛷
張茂先鷦鷯賦 惠而 晉書惠作慧 鎮代 代原作岱依何校改
潘安仁秋興賦 末士 五臣作末學 宋玉 五臣作宋生
笙賦 虺蜴 此從黃門集善選蜴作蝉 其落 落原作死依李善改 縹蒼 段校蒼當作瓠
韓退之進學解 以昌陽 文粹以上有之不二字汝異曰一本以上有不字本草昌蒲一名昌陽作不以者非是淵鑒類淮南子說林訓羊去藥而求狗弱注昌羊昌蒲也似昌陽當作昌羊又宋人曾能改齋漫
錄云昌蒲昌陽兩種物也陶隱居云生石磧上稱者爲昌蒲生下溼地大根者爲昌陽不可服食又東坡石菖蒲贊序亦有菖蒲昌陽之辨則兩種之說信矣
釋言 不迫 諸本作不近 累月 月下諸本有又字
蘇子瞻前赤壁賦 如代 各本代誤彼據東坡手書石刻本改 其食 各本食誤適劉海峯先生選本引朱子語類曾見東坡手寫此賦作食門人問食字之義朱子曰只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劉先生
又引明人袁子柔曰佛經有風爲耳之所食色爲目之所食語東坡蓋用佛典云
屈原九歌 登白蘋 登字當依洪本及五臣選刪 慌惚 王本作慌忽 橫波 洪本橫上有水字 愁兮 愁王注作莖此從文苑 首雖 洪本雖作身
宋玉招魂 史記作屈原 巫陽焉乃下招 王校以此六字句絕 靡散 靡選作糜 瓟兮 原作盤兮依朱本改 既盤 既依王本五臣選刪 可沱 洪本可下有以字
景差大招 爰謝 爰各本皆作受乃離合微字校改未知所據何本承淵迺自逐昌而歎予己歸迥山無從實證依考實再詳 嶷嶷 原作疑疑今依擢文

賈生弔屈原賦 之上 依漢選刪 增翮 翮下當依史記補逝字 鱣鯨 鱣史作鱘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延貯 蔽文貯作佇 城久 蔽文城作曠
韓退之祭田橫墓文 實者 者原作之依改異改
祭張員外文 一夕 夕原作又依文苑改 猛獸 李洪謝三本均作猛首謂孟郊之首也
祭柳子厚文 鑿鼓 考異鑿或作千文苑校引柴注同 矢心 矢文粹作沃
歐陽生哀辭 客主 考異方本主下有人字文粹同
李習之祭韓侍郎文 仕宦 宦原作官依文粹改
歐陽永叔祭尹師魯文 困厄 厄原作死依文鑑改 於斃 於原作憂依文鑑居士集改
祭蘇子美文 遂以 遂原作逆依文鑑改
祭梅聖俞文 兀然 原作熙熙依居士集改 余先 先原作久依集改
王介甫祭歐陽文忠公文 溟溟 原作溟溟依臨川集改

續古文辭類纂三十六卷

戊午夏上海會文堂
書局依長沙王氏虛
受堂藏本精校印行

續古文辭類纂序

長沙王先謙纂集

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專家之學主張後進海峯承之遺風遂衍姚惜抱稟其師傳覃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闔奧開設戶牖天下翕然號爲正宗承學之士如蓬從風如川赴壑尋聲企景項領相望百餘年來轉相傳述徧於東南由其道而名於文苑者以數十計嗚呼何其盛也自聖淸宰世用正學風厲海宇耆碩輩出講明心性恢張義理厥後鴻生鉅儒迭起浩博鉤研訓詁繁引曲證立漢學之名詆斥宋儒言義理者惜抱自守孤芳以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一闕義理爲幹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故其爲文源流兼賅粹然一出於醇雅當時相授受者惟其門弟子數輩然卒流風餘韻沾被百年成就遠大逐末者不闚而知道者當勝且不信與道光末造士多高語周秦漢魏薄淸淡簡樸之文爲不足爲梅郎中曾文正之倫相與修道立教惜抱遺緒賴以不墜逮粵寇亂禍延海宇文物凋盡人士流徙展轉至今困猶未蘇京師首善之區人文之所萃聚求如昔日梅曾諸老聲氣冥合簪管雍鳴邈然不可復得而況山陬海澨孤陋寡儔有志之士生於其間誰與祓濯而振起之乎觀於學術盛衰升降之源豈非有心世道君子之責也惜抱古文辭類纂開示準的賴此編存學者猶知塗轍而其後求義法淵源采自乾隆迄咸豐間得三十九人論其得失區別義類竊附於姚氏之書亦當世著作之林也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例略

論辨類元六十五續四十一序跋類元五十八續一百四奏議類元八十三續無今之奏議要在明切事理古義美辭所弗尚也體既專行不入茲錄書說類元八十五續六十四贈序類元五十三續二十七詔令類元三十六續無傳狀類元十八續三十三碑誌類元一百續八十雜記類元七十六續七十五箴銘類元二十四續九贊頌類元六續六辭賦類元五十八續無風雅變體取工駢儷國朝諸家尤罕沿襲間有述作不復甄采哀祭類元三十八續十七

纂集斷自乾隆以降故首爲梅崖與爲姬傳受業首爲復與殿麟悔生師海峰嘗出絜非師梅崖碩士學於絜非更事姬傳姬傳之徒伯言異之孟涂植之最著碩士行輩次先伯言其年家子異之典試所得士也仲倫春木生甫出姬傳門少後焉姪孫石甫亦姬傳高第弟子而名業特顯不徒以文稱秋士品詣孤峻尺木其族子究心理學尤與彝山善子居皋文私淑海峰同時拔起者小峴祁孫其尤也湘皋善硯甫而與楚叔相先後月滄歸鄭桐城嘗問道於仲倫春木以所學倡於粵西其鄉人伯韓子穆翰臣定甫亦講業伯言子序通甫位西子餘皆從伯言講論者也石州以樸學鳴與伯言論不合翰川兼師兩人異之子小異傳父業而早卒植之之門惟存莊著稱焉曾文正公亟許姬傳至列之聖哲畫像記以爲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然尋其聲貌略不相襲道不可不一而法不必盡同斯言諒哉南屏沈思孤往其適於道也與姚氏無乎不合學者讀文正歐陽生文集序及南屏與孫芝論文派書百餘年文人承嬗離合之迹略可覩矣

自惜抱纘方劉爲古文學天下相與尊尚其文號桐城派當海峰之世有錢伯坰魯思從受其業以師說稱誦於陽湖惲子居武進張皋文子居皋文遂棄其聲韻考訂之學而學古文於是陽湖古文之學特盛陸祁孫七家文鈔序言之此陽湖爲古文者自述其淵源無與桐城角立門戶之見也立言之道義各有當而已懸策者仰企而不及賢知者則務爲潛修不肯自抑其才姚氏見之爲守之嚴其撰述有以入乎人人之心如規矩準繩不可踰越通古今天下之公言非姚氏私言也宗派之說起於鄉曲競名者之私播於流俗之口而淺學者據以自便有所作弗協於軌乃謂吾文派別爲耳近人論文或以桐城陽湖離爲二派疑誤後來吾爲此懼更有所謂不立宗派之古文家殆不然歟

昔唐孫可之與友人論文書稱其所受眞訣自來無擇皇甫持正持正得之韓吏部如小兒得餅於衙不已是孫二家文集觀其發揚相如賢者得之氏無間焉之自鳴非篤論也惜抱振興絕學海內翕然從風其後諸子各謂師承不紊附託長卿言田生枕葄傳經祇以取識同門若文章之事高下殊絕猶得無待說明也梅氏浸淫於古所造獨爲深遠其志固不屑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矣曾文正公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發爲文章冠絕古今其於惜抱遺書篤好深思雖嘗致不滿而途轍合學者將欲杜歧趨遵正軌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其餘諸家駢列所得洪纖各不相掩僕有恆言文士畢生苦志身後之名後來者當其護惜之苟有可取勿遽末殺區區寸抱幸爲識者諒焉此編纂始聞見苦隘桐城蕭穆敬甫於其鄉先輩遺文及海內名家專集儲藏略備遠道見餉數逾百種往復論列裨益宏多成書後就正於吳冀州汝綸摯甫闡示大義匡我不逮可謂直諒多聞當代之益友也竊自惟先生商榷之餘間加評論甄爲某人生平於師友寸誼拳拳服膺墳籍爛然以志永矢光緒八年春二月

目錄

姓氏爵里誌略

姚範字南青號薑塢安徽桐城人乾隆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三十一年卒年七十著有援鶉堂文集六卷　國史文苑有傳　朱仕琇字斐瞻號梅崖福建建甯人乾隆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以知縣用選山東夏津縣以足疾改福甯府教授四十五年卒年六十六著有梅崖文集三十卷外集八卷　國史文苑有傳　彭績字其凝更字秋士江蘇長洲人布衣乾隆五十年卒年四十四著有秋士先生遺集六卷　彭紹升字允初號尺木江蘇長洲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著有二林居集二十四卷一行居集若干卷　羅有高字臺山江西瑞金人優貢生著有尊聞居士文集

姚鼐字姬傳一字夢穀範弟淑之子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改禮部主事遷刑部郎中嘉慶十五年重宴鹿鳴　賞四品銜二十年九月卒年八十五著有惜抱軒文集二十卷　國史文苑有傳　魯仕驥（國史作九皋）字絜非江西新城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選山西夏縣知縣有惠政以積勞卒官著有山木集　國史文苑有傳　吳定字殿麟號澹泉安徽歙縣人諸生舉嘉慶元年孝廉方正著有紫石泉山房文集十二卷　秦瀛字凌滄一字小峴號遂庵江蘇無錫人舉人乾隆四十一年　南巡召試賜內閣中書官至刑部右侍郎道光元年七月卒年七十九著有小峴山房文集　國史大臣有傳　惲敬字子居江蘇陽湖人乾隆四十八年舉人由　咸安宮官學教習歷任浙江江山山東平陰江西新喻瑞金知縣以事去官卒年六十一著有大雲山房文集四卷二集四卷續編一卷言事二卷　王灼字悔生號濱麓一號晴園安徽桐城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六十年大挑選東流縣教諭嘉慶二十四年五月卒著有悔生文集八卷　張惠言字皋文江蘇武進人嘉慶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七年六月卒年四十二著有茗柯文集初二三四編　陸繼輅字祁孫江蘇陽湖人舉人著有崇百藥齋文初三續集　陳用光字碩士一字實思江西新城人嘉慶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禮部左侍郎道光十五年八月卒年六十八著有太乙舟文集八卷　國史大臣有傳　姚瑩字石甫範曾孫嘉慶十三年進士由知縣官至廣西按察使咸豐二年八月卒著有東溟文集六卷外集四卷續集五卷　鄧顯鶴字子立號湘皋湖南新化人嘉慶九年舉人官甯鄉縣訓導咸豐元年閏八月卒年七十五著有南村草堂文鈔二十卷　周樹槐字翊叔湖南長沙人嘉慶十四年進士歷官山西沁源江西吉水知縣著有壯學齋文集十二卷　呂璜字禮北號月滄廣西永福人嘉慶十六年進士歷官浙江慶元奉化山陰錢塘知縣以廉能稱升杭州西塘海防同知因會檢德清民婦徐蔡氏屍骨不實革職道光十八年卒

年六十一著有月滄文集八卷　劉開字方來號孟塗安徽桐城人布衣著有孟塗文集十卷　姚椿字春木一字子壽江蘇婁縣人布衣著有通藝閣文集　毛嶽生字生甫江蘇寶山人布衣著有休復居文集六卷　吳德旋字仲倫江蘇宜興人諸生著有初月樓集　管同字異之江南上元人道光五年舉人卒年四十七著有因寄軒文初集十卷二集六卷補遺一卷　梅曾亮字伯言江南上元人道光二年進士以知縣用改捐郎中咸豐五年卒著有柏梘山房文集十六卷　方東樹字植之安徽桐城人增生咸豐元年五月卒年八十著有儀衛軒文集十二卷　張穆字石州山西平定州人優貢生道光二十九年卒年四十一著有㐆齋居士文集八卷　朱琦字濂甫號伯韓廣西桂林人道光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遷給事中以守廣西省城功擢道員留浙江候補咸豐十年浙江省城陷殉難著有怡志堂集八卷　馮志沂字述仲號魯川山西代州人道光十六年進士官至安徽廬州府知府著有微尚齋文集　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以平粵匪功封一等毅勇侯世襲同治十一年卒　特諡文正著有文集四卷　吳嘉賓字子序江西南豐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同治三年賊陷南豐殉難著有求自得之室文鈔十二卷　龍啟瑞號輯五字翰臣廣西桂臨人道光二十一年進士授修撰官至江西布政使著有經德堂文集十四卷　彭昱堯字子穆廣西平南人舉人著有致翼堂文集　王拯元名錫振字定甫號少鶴廣西馬平人道光二十一年進士官至通政使著有龍壁山房文集　邵懿辰字位西浙江仁和人舉人由內閣中書遷刑部員外郎充軍機章京發往東河咸豐四年以濟甯防河無效去職十一年十一月賊陷浙江殉難著作散佚曾文正公爲梓其遺文一卷　魯一同字通甫一字蘭岑江蘇山陽人道光十五年舉人著有通甫類稿四卷續編二卷　戴鈞衡字存莊安徽桐城人舉人著有味經山館文集四卷續集三卷　孫鼎臣字子餘號芝房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翰林院侍讀著有蒼筤文集六卷　管嗣復字小異同之子諸生通算學能文早卒同遂無後文附同集　吳敏樹字南屏湖南巴陵人舉人官瀏陽縣訓導著有柈湖文集十二卷

姚姬傳李斯論

姚鼐字姬傳安徽桐城人乾隆癸未進士官禮部郎中有惜抱軒集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于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卽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彊數世兼幷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便於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尚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値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頻蹙於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宴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幸也而卒於凶者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於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於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於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於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甯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熟於揣摩離合神明大蘇掛陶文之說有氣勢者劉海峯謂荀卿論得其一說深宜而文未工此篇褒觀可增學人識古之識文云蘇子瞻以李斯之亂天下出於荀卿爲其師惜抱先生謂李斯之行高論覆先王之制始於商鞅不始於李斯斯之相秦亟末用荀卿之道其論明且備矣然子瞻亦未嘗不謂荀卿過不及是而故欲文致其罪哉彼意不在荀卿假荀卿而發也夫荊公之學雖不及荀卿子然其所本者孔道也荊者禍樂其高言激論未嘗不相似也子瞻見荊公欲興三代之治而欲拗不適終以僨事故論荀卿而直指之曰意其爲人必剛愎自用而自許太過此非切中介甫之失乎而法之亡其說於先王其意本以治天下而非以亂天下其嘗悖勞假其說以快報復卒至病國害民流毒海內此蘇氏小之罪未始非荊公爲之階也故因李斯之禍而追咎於荀卿亦密之適相類者也荊公嫉夫子之春秋以天下之賢人君子爲不足用特激於一往之意氣以孤行己見其後紹述之者乃欲舉天下之善類而悉去之忠良盡矣國亦旋墮此固荊公所不及料者也故曰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又曰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不知其禍之遂至此也嗚呼是亦可謂痛哭流涕而言之矣論古之文多借諷時事如始皇論及此篇是也假言法宜平易以成人主之衆叛其則陷指其執政識庶而相應致禍之由其意一也吾師所論者明荀卿之說以下其深爲是非之公言之而不所論者原子瞻之心而斷其辭兼時事之寓言之也

吳殿麟爲人後者後大宗說

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何休云小宗無後當絕此定論也難之者曰小宗子之繼父祖者父爲之斬而忍聽其絕乎大夫之庶子爲適兄弟不降而忍聽適長繼父祖者之絕乎嗟嗟是未達乎先王不輕以子後人之旨也今夫恩之不可解者父母也易父母而伯叔焉易伯叔而父母焉君子以爲此人道之大變也孝子處此必有隱忍不愉終其身者先王雖憫小宗子之絕然絕之者天也而顧令後小宗者曰抱其離棄父母之傷則先王亦爲之戚焉而不欲強矣大宗則後之者何何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嗣自其先世繼別子以來世奉宗廟之籩族人賴爲如魚鱉之依大水深淵也久矣今無後而遂絕之非所以尊祖也非酬德大宗以固宗盟也非慰答諸父昆弟之道也酌輕重之宜而權起焉先王曰是可對大爲人後者矣且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何則義處於無可通雖大宗亦以其倫代之況小宗乎或者曰代之而不後之別子之爲祖者毋乃不血食與應之曰不必後之而祀之此先王未言之禮也傳曰適子不得後大宗又曰何如而可爲人後支子可也先儒謂以次適無次適則以支子又無則以長適俟其生子還爲所生後夫長適可後人則傳不可從矣如果俟其生爲所生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乎吾謂大宗無後後以昆弟之支子昆弟無支子則後從昆弟之支子又無則由族昆弟廣推之奚必適長乎或者曰設別子傳未及五世而大宗絕或雖過五世而世世孤傳或一二昆弟相閒以傳而大宗絕小宗惟適子無支子將祭之何曰大宗未及五世而絕雖有大宗之名而其功猶之小宗也無支子則以其倫代之而已若傳之已久而大宗絕後以適子則絕小宗不後則絕大宗準以宗子殤死庶子弗後之例意者亦代之以其倫乎嗟乎權者禮之精焉者也如母因立孤而嫁則不絕其服仁也大宗之祀不斬義也非大宗而議後是不忍無子而忍無父母也不忍於人之父母而忍於己之父母也豈非人道之大變也哉姚姬傳曰論精而辭當

惲子居三代因革論一

聖人治天下非操削而爲局也求其窮之方而已必將有以合乎人情之所宜是故中制者聖人之法也其不滿乎中制與越乎中制之外者於人情必不至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此三代之道也夫五霸更三王者也七雄更五霸者也秦兼四海一切皆埽除之又更七雄者也漢興百餘年之後始講求先王之遺意蓋不見前古之盛六百餘年矣朝野上下大綱細目久已無存遺老故舊亦無有能傳道者諸儒博士於焚棄殘剝之餘搜拾斷觚蠹簡推原故事其得之也艱故其信之也篤書之言止一隅必推之千百隅而以爲皆然書之言止一端必推之千百端而以爲不可不然嗚呼何其愚也夫禮樂刑政皆世異者也禮樂之微非百姓所能窺也且行之於天子諸侯者十而五六行之於大夫士者十而三四其在野者略焉而已是故聖人之制作也則自斷之刑者情之百易者也書之策不可盡也是故與諸侯大夫斷之政者治亂之紀上與下之統也是故與諸侯大夫士百姓共斷之夫所謂共斷之者何也曰中制者聖人之法也其不滿乎中制與越乎中制之外者於人情不至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是也吾故詳論之求王政之端而究其同異以破諸儒博士之說庶聖人治天下之道可無惑焉

惲子居三代因革論二

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曰諸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食三之一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食四之一孟子周人所言周制也而周官與之互異爲鄭氏衆曰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三之一者亦然是說也公之地其半爲附庸侯伯之地其三之二爲附庸子男之地其四之一爲附庸理不可通且五百里之半爲百里者十有二而餘侯伯子所食與孟子之說均不合惟男食四之一爲五十里而已陳氏君舉曰方五百里以圍言其徑百二十五里是說也男之地徑二十有五里公與伯之地徑百里七十里而餘與孟子之說亦不合惟侯徑百里子徑五十里而已唐氏仲友曰古之爲國有軍有賦軍出於郊者也賦出於遂者也言百里七十五十里者單制也五百四百三百里者兼軍賦及所轄言之也謂男言百里者兼軍賦言之也噫聖人之書豈若是參錯乎是不可訓之說也惲子居曰古者洪荒之世自民所歸而各立之君其時政刑未備疆域所及大者百里而已殺於百里者則七十五十里焉聖人準之以差封國之地是故百里七十五十里者聖人之中制也國立矣不能無爭爭矣不能無所并黃帝之時萬國成湯之時三千餘國武王之時千七百七十三國蓋所并者幾十之七八焉若是則係無有百里而爲五百四百里者乎七十五十里而爲三百二百百里者乎聖人於是定之以所食之數使與百里七十五十里之制不至相絕所以折無厭明有制至明順也又使百里七十五十里之國有可以益於五百四百三百二百百里之制而出川土田附庸之典行焉武王封太公於齊百里之國也益之至五百里成王封伯禽於魯百里之國也益之亦至五百里於是天子得平其威惠諸侯咸勸於功德亦至明順也是故五百四百三百二百百里者亦聖人之中制也蓋諸侯之能并地者若反仁滅讓以詐力存將不旋踵而敗亡隨之其能及久遠者必自其先世已有不泯之功德又君臣皆有過人之才民庶皆有順令之用然後能成國而制不爭收土而民不拔速相襲既久上下爲一各固其疆聖人必復封而捄之討數而制之則天下亂矣是故夏之季世其諸侯并地大者殷仍其國殷之季世其諸侯并地大者周仍其國若則

王崛起親賢夾輔其功皆可享茅土之奉其才皆可任方伯連帥之職聖人於封國之後復大啓其地以收大小相維新舊相制之功故曰皆聖人之中制也雖然是中制者非引繩而直之絜矩而方之布算而乘除之不容出入增損於其閒也其山川之輿則有畸其鄰國之錯則有畸其鄰邑之系屬則有畸越於五十七十百里者有之越於百里二百三百四百五百里者有之不滿者亦有之陰陽得其序原隰斥鹵墳埴得其理險守形勢得其會如是而已故曰越乎中制與不滿乎中制者非人情所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也是故由吾之說則三代之所以久安長治可知也不由吾之說則禹湯文武之時已潰裂矣其子孫豈有一日之暇哉此可質之萬世者也

自記曰韓詩外傳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　本朝惠半農先生據之說封五百里四百里其采百里封三百里其采七十里封二百里百里其采五十里欲合王制周官之說其說勝外傳而與外傳皆不合又益采之數益多矣不甚一不可從　先謙案管異之題惲子居文集云古人著書必自稱名以大傳論語諸書每篇稱子其始蓋門人所記錄而沿及周末同著書者遂不自子者矣唐宋人文柳子厚稱柳子蘇子瞻稱蘇子王介甫稱王子依仿古書其考有據若字以表德用於朋友之相呼論語記曾子稱子貢云者人推他人稱之古人著書必無自標其字者惟惲氏大雲山房文集動於篇中稱惲子居曰四字尤爲不典王惕甫生從海峯游於此等宜審論子其於古無獻乎論者自當正其失是以失古人之義法哉

惲子居三代因革論三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曰貢曰助曰徹中制也曰五十曰七十曰百畝亦中制也其名不同其法同其數又不同惲子居曰先王制田亦有越乎中制不及乎中制者焉是故貢助徹三者聖人皆先自其國都行之推之於諸侯之可行者而亦行之其不可者待之先代之制有可更者更之不可更且不必更者仍之如是而已何以知其然也井田者始於黃帝廢於桀未有井田之前所行者貢而已廢井田之後所行者亦貢而已至行井田之時貢亦不廢者田有不可井與可井而不及井及上世以來已定溝洫之制者也是故五十而貢夏禹治田之法而其時黃帝之井田在焉夏小正曰初服於公田是也七十而助成湯治田之法而其時公劉之徹行焉詩曰徹田爲糧是也百畝而徹文王治田之法而其時湯之助存焉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是也若是者何也天下至大民人至衆聖人務於均其利去其害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定其可井不可井以九一什一推一王之制仍其五十七十以貢助存先代之法民各安其業樂其政下不擾上不勞如是而已然而尚有進焉者貢者古今之通法井田者聖人因時以均民情貢者自諸夏至絕徼之通法井田者聖人因地以均民力是故聖人之世以井田爲上治以貢爲通法上治所以見王道之尊通法所以見王道之大揖讓上治也傳子通法也揖讓之名至高於事至順非堯得舜舜得禹不可行井田之名至高於事至順非殷受夏周受殷不可行而貢則無不可行故聖人之行井田也以貢輔之而不責人之必行如是而已何以知其然也齊之內政五家爲軌五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鄉非井田以三起數內政以五十起數使齊之封內爲井田者十之九爲貢者十之一齊能三其田而五十其入乎抑破壞其井而五十其田乎是齊之田井者少不井者衆也楚蔿掩爲司馬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皋隰井衍沃賈逵皆以井數之其說爲誣九地之土惟衍沃可井杜預之說是也是楚之田井者少不井者衆也鄭子駟爲田洫而侵四族田是鄭之田不盡井也魏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是課多也井田非稅畝賦不能加魏未聞有此法乃盾其貢也口　之田不盡井也聖人之行井田也豈大如此豈有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之事哉嗚呼此求方算之說也又豈有百里之國必爲井五百里之國必二十五同之事哉嗚呼此亦求方算之說也

惲子居三代因革論四

井田不可廢之法也而卒廢焉者皆敝罪商鞅雖然鞅之罪開秦之阡陌也彼自關以東非田之廢非鞅之罪也夫法之將行也聖人不能使之不行法之將廢也聖人不能使之不廢神農氏作民知耕而食之誅草萊闢沙礫各治其田而已黃帝因民之欲別而以經界正之因民之欲利而以溝洫通之因民之欲使於耕鋤饁餉守望而以廬井合之是故井田者黃帝之法也所以井田者天下之民之欲也此井田之所以行也而其所以廢者三代之時山林斥鹵積漸闢治以給其民又以餘者爲圭田餘夫之田士田賈田後世餘地日少生齒日衆田不敷授一也三代之時吏道淳古歸田受田無上下其手者後世肥瘠不均與奪不時二也三代之時國之大者不過數百里其田悉可按行而差等之後世地兼數圻遐陬僻壤稽覈而已必有不能實者三也三代之時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後世吏不可非而民不勝其非四也抑又有甚者什一不足從而增其征則賦過千乘不足從而加其卒則民煩魯之稅畝邱甲晉之州兵原田其見於書者也是故春秋戰國之民其先世享井田之利不可見也所見者身蒙井田之害而已利遠而易忘害近則其失之也速而又見貢之簡略易從爭趨之以爲便我便我於是急功好利之君之大夫徇其民而大變之於井田之行也自黃帝至周之初歷一千有餘年而其法大備井田之廢也自春秋戰國漸漸澌泯至秦之始皇帝五百餘年而後埽地無餘天道之推移人事之進退皆有不得不然者是故秦者古今之界也自秦以前朝野上下所行者皆三代之制也自秦以後朝野上下所行者皆非三代之制也井田其一也然則聖人處此奈何曰聖人者非所能測也雖然其書具在可考而知焉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已無一言及於井田者何也其事當以時變者也貢之爲助助之爲徹是也孟子於民產蓋屢言之然必曰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亦孔子之意也夫王莽沒民之田而民叛之後魏限民之田而民亦叛之使孔子孟子生於秦始皇之時

豈必驅天下而役井田哉噫此俗儒必爭之說也

惲子居三代因革論五。。。

三代以上十而稅一用之力役用之田獵用之兵戎車馬牛楨幹芻糧器甲皆民供之而民何其充然樂也三代以下三十而稅一力役則發帑田獵兵戎則召募車馬牛楨幹芻糧器甲皆上給之而民愀然怫然若不終日者然何也韓子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雖然未既也一人爲貴而數十人衣食之是七民也一人爲富而數十人衣食之是八民也操兵者一縣數百人是九民也踐役者一縣復數百人是十民也其數百人之子弟姻婭又數十人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是十一民也平者五之倚者倍之是十二民也僕非僕龜非龜是十三民也婦人偷長袖蹈利屣男子傅粉白習歌舞是十四民也農工商三民爲之十四民資之是以天下不能養地不能長百物不能產至於不可以爲生雖有上聖其若之何古者上有田而民耕之後世富民有田貧民爲傭一傭可耕十畝而贏畝入十取四不足以給傭饑歲則畝無入而傭之給如故其貸田而耕者率畝入三取一歸田主以其二自食常不足田主得其一又分其半以供稅且困於雜徭亦不足此農病也古者工皆有法度程限官督之後世一切自爲拙者不足以給身家巧者爲淫巧有數年而成一器者亦不足以給身家此工病也古者商賈不得乘車馬衣錦綺人恥逐末爲之者少故利豐後世一切儕之士人人不恥逐末爲之者衆故利減其富者竊極侈靡埒封君大縱爭勝勝亦貧不勝亦貧此商病也夫以十四民之衆資農工商三民以生而幾幾乎不得生而三民又病若此雖有上聖其若之何惲子居曰三代之時十四民者皆有之非起於後世也聖人爲天下四民日增其數十民日減其數故農工商三民之力能給十一民而天下治後世四民之數日減十民之數日增故農工商三民之力不能給十一民。而天下敝矣。聖人之道奈何。曰不病四民而已。不病四民之道奈何。曰不病農工商。而重督士而已。夫不病農工商。則農工商有餘。重督士。則士不濫。士且不能濫彼十民者安得而濫之不能濫故常處不足十民不足而農工商有餘爭歸於農工商矣是故十民不日滅不能大堯舜之時曰汝后稷播時百穀曰疇若予工曰懋遷有無化居所諄諄者三民之生而已殷之盤庚周之九誥皆然此聖人滅十民之法也曰三代之時二氏蓋未行也十民之說可得聞乎曰太公之華士孔子之少正卯孟子之許行皆二氏也有遺戍則已養兵有庶人在官則已顧役有門子餘子則已有富貴之游閒者矣其餘皆所謂閒民惰民是也有天下之責者其亦於三民之病慎察之哉

惲子居三代因革論六。。。

然則三代之養兵可得聞歟曰可周制六鄉爲六軍六遂倅之此民兵之制也三代皆同者也民兵既同養兵不得不同何也周官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鄭氏康成曰選右當於中大選右則皆兵也曰屬焉必非散之井牧者也非養兵而何虎賁氏虎士八百人鄭氏康成曰不言徒曰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夫徒皆食於官者也非養兵而何虎賁氏王環衞然武王用之伐殷矣周官八百人而武王三千是必有倅卒也非養兵而何非直此也古者戍皆更代也代必以期期之內皆不耕者也王畿後之時有人主羈旅之兵有人主兵甲之用有人主壁壘之防有人與養兵何異乎此兵之守者也周公東征至三年之久穆王西征至萬里之遠皆縣之戰者也與養兵何異乎夫司右虎賁氏周之官也然夏殷不能無勇爵不能無環衞之士可知也采薇出車杕杜周之詩也然夏殷不能無屯守之卒可知也殷餘之難荒服之勤周之所由盛衰也然夏殷不能無獫狁之詩鬼方之役可知也是故民兵既同養兵不得不同其故何也古者大國不過數百里小國不過數十里鄰事之爭多而越國之遠少耕耘之候可以戰守是故以民兵守其富以養兵待其變至春秋而有踰出疆之征連諸侯之役封國之世抑又甚焉秦漢以降萬里一家一起事或連數十郡一調兵或行數千里是故以養兵待其當以民兵輔其變二者交用各得其宜不可偏廢也且人之兵於天性古厚而今薄教於八世古盜而今疏。故古者士可以爲農。農可以爲兵。後世士於農則士壞。農於兵則農壞之令之則亂人就困於二役而無用哉久之則積怨無聊於一役而不安情勢之所趨則然令窮時移之所積則聖人爲之也世之論者以漢之南北軍爲是而八校爲非唐之府兵爲是而彍騎爲非夫南北軍府兵已非三代之制矣何必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耶況乎郡兵之法未改則八校無害於南北軍也由之制能行則彍騎無害於府兵宋之保甲義勇明之箭手礦夫則養兵且資助於民兵矣是在善兵者善其制耳不然取後世之民而日以荷戈責之幾何不逆其時也哉

惲子居三代因革論七。。。

然則三代之繇役可得聞歟曰可周官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貢賦之外皆役事也起軍旅兵役也田役也役力役也追胥守望之役也役世兵出召募而兵役廢兵役廢而田役亦廢守望之役亦廢所不廢者力役而已至併租庸調爲兩稅而力役之征亦廢古之役事無有存焉周官鄉大夫之屬比長閭胥族師黨正鄉官也遂大夫之屬鄰長里宰酇長鄙師遂官也漢曰三老曰嗇夫曰游徼皆賜爵同於鄉遂之官唐曰里正曰坊正則役之矣宋曰衙前曰耆長曰壯丁捕盜賊曰散從曰承符曰弓手任驅使則役之而且虐用之矣是故鄉官遂官卽後世之民

役也其祿即役世之顧役也周官宰夫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序以治序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其制歷代皆行之是故府史胥徒即役世之官役也其祿即後世之顧役也鄉官遂官三代之時不爲役三代之顧役當專屬之府史胥徒所顧者官役也宋衙前之役如官役之府史耆長壯丁散從承符弓手之役如官役之胥徒其官中之府史胥徒自若也宋之顧役不專屬之府史胥徒所顧兼民役也其民役之亦同於官役則有其漸焉自唐之中葉天下擾攘官役不足以周事遂取之於民以助之助之既久則各有職司職司既定則各有功過是故其始以民役代官役之事而觀爲固然其繼以民役供官役之令而亦觀爲固然其役以民役任官役之過而亦觀爲固然至熙甯之時而民役不可爲生矣是故鄉遂之末流變爲差役差役之末流變爲顧役差役則民勞而財日匱顧役則民逸而業可富天下無擾弊之制無不擾民之事當擇其合時勢而害輕者行之役之儒者以熙甯之法而妄議詆訕非知治體者也曰民役之宜顧則然矣官役顧則久久則爲民害無已時如之何而可去其害歟曰三代聖人已行之矣賦之祿所以安其身寬之時所以習其事教之道所以正其向威之刑所以去其私如是而用之豈有虎冠鷹瞵貪蠹蜮射之害哉後之治天下者知官役之可顧而宮府修知民役之可顧而閭里備知官役之可減而奇衺之事除知民役之可盡罷而游內省樂業矣

惲子居三代因革論八

由是觀之聖人所以治天下之道詎可知矣利不十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此經常之說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此便私挾妄之說也雖然有中道焉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此權衡乎前二說而知其重輕俯仰者也夫莫大於封建之制莫要於人民之衆莫急於强國之務而聖人一以寬大行之況乎節目之細尋常之用哉夫人之發生也曰取其聖人之繼事也曰得其巧聖人節其過甚而已如宮室之度求其辨上下可也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其不同者也而民之隧室何必同如冠服之度求其行禮樂可也夏之毋追殷之章甫周之委貌其不同者也而民之短褐何必同俎豆之踐疏不同於廟干戈之璵璧不同於師車旗之完敝不同於朝樂舟之純甚不同於市是故聖人之治有二倫物之紀名實之效等威之辨役之以一成之式齊之以一定之法天子親率諸侯大夫士以放之於民者必使如徐之節纜隰之在輒無遂乘之流滅而天下之心定焉若其質文之尙奢約之數或以時變或以地更故遂生不至於拂戾邀事不至於迂回於是百出而天下歸之三代聖人益未之能易也彼諸儒博士者過於尊聖賢而疏於察凡庶敢於從古昔而怯於赴時勢篤於信專門而薄於若通方豈足以知聖人哉是故其爲說也推之一家而通推之衆經而不必通推之一經而通推之衆經而不必通且以一家一經而有不必通者至不必通而附會穿鑿以求其通則天下之亂言也已融會古今通達治經方能爲此大文

惲子居顧命辨上

或問顧命所書禮歟曰禮也蘇氏子瞻以爲禮之失何歟曰蘇氏所言非先王之意也由乎蘇氏之說則顧命所書非禮矣　本朝顧氏甯人從而爲之辭曰顧命蓋有闕文焉狄設黼扆綴衣其前皆成王崩之事也其後皆康王踰年即位之事也非柩前即位也其間有闕文焉顧氏之意以爲踰年即位則禮也喪服可釋也可反也柩前即位則非禮也喪服不可釋也不可反也夫喪服釋之反之於始成喪與踰年之後皆未除喪也有以甚異乎無以甚異乎亂聖人之經以附後世之說莫此爲甚敬請先抉顧氏之妄以定經之本文經之本文定而蘇氏之說益可徐理矣顧氏之說曰未沒喪不稱君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卒哭而祔今書曰諸侯出廟門俟是既祔之後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書曰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是既葬之後也顧氏之說大者此數端而已敬按公羊傳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未葬稱子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故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天子亦然雖然顧命者作之天下傳之後世者也即位之首稱子以臨可乎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是踰年未葬稱公也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葬景王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是已葬未踰年稱王也是故即位不書子則顧命不得不稱王逆子釗稱子王麻冕黼裳稱王皆禮也孔氏曰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且古者寢與廟有同稱焉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是也廟門之說何疑於既祔乎蘇氏曰諸侯蓋以問疾至者顧氏以爲不然是矣雖然王疾之因非會葬遂無諸侯之至者乎其至皆領於二伯者也諸侯之說何疑於既葬乎且葬祔之說顧氏爲踰年即位說也而於經自不可通者作謚而葬葬而祔禮也成王三十七年四月崩葬當在十一月葬則舉謚而曰新陟王何歟曰命作冊度曰御王冊命冊命者冊康王爲天子之命自皇后憑玉几至用答揚文武之光訓是也書之冊而史臣宣之之辭也成王崩即爲此冊逮至一年宣之何歟踰年即位見於祖廟承先王先公而止陳王后之命何歟三宿三祭三咤說者以爲奠於殯禮之哀而殺也見於祖廟而行之何歟然則顧命之書非踰年即位之書也非踰年即位之書則爲柩前即位之書無疑矣而何所謂闕文耶蓋古者始死束方正嗣子所以別其尊既殯柩前立嗣君所以傳其統踰年朝廟改元所以慎其初三年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見於諸侯所以明其治蓋至是而親政矣三年之禮於高宗諒陰明

之踰年之禮於春秋書即位明之柩前之禮於顧命明之皆折衷於孔子始死之禮於士喪禮明之大夫士庶人同者也

惲子居顧命辨下。

然則春秋不書柩前之即位何歟曰始死正嗣子之位全乎子者也三年朝天子見諸侯全乎君者也且位之定久矣故不書踰年即位必朝廟朝廟必改元改元君之首事也故書柩前即位不改元故不書定公即位柩前其書者以改元也是故始死全乎子則全乎喪者也三年全乎君則全乎吉者也惟柩前即位與踰年即位喪也皆以吉行之蓋先王之制禮也自一人旁推之一家自一家旁推之一國自一國旁推之天下自天下而上推之治天下之一人自治天下之一人而上推之於祖推之於天於是乎有尊尊之義自一身上推之於父於祖於曾高祖下推之於子於孫於曾孫於元孫其旁推之也視所出爲等殺於是乎有親親之義尊尊者天子之事也親親者一身之事也一身之事可奪於天下天下之事不可奪於一身即位者尊尊之事以人君爲統服喪者親親之事以人子爲統故天子之服可以天下釋之且天子使天下之人得其生故尊於天下天子之父使天子治天下之人以得其生故尊於天子天子之祖以天下傳之世世子孫使治天下之人以得其生故尊於天子之父天則無不尊者也禮者上可以廢下下不可以廢上故天子之父之服可以天與祖釋之雖然反喪服而持之終喪則親親之義亦伸矣是故短喪者非聖人所許也曰然則蘇氏之言何如曰蘇氏之言非先王之意也其引冠子有齊衰大功之喪因喪而冠此言非也冠之禮從乎子者也子不加父故不能加於己之齊衰大功以喻即位不幾於無等乎其引葬晉平公諸侯之大夫欲見新君叔向辭之此言亦非也大夫之欲見新君前不及柩前即位後不及踰年即位則賓禮也不可行矣是故舍即位之禮喪服無時而可釋可反也。

惲子居西楚都彭城論。

自淮陰侯斥項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史家亦持此說後之言地利者祖之以爲項王失計無有大於此者惲子居曰項王之失計在不救雍塞翟三王而東擊齊不在都彭城何也項王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三分關中王章邯於雍司馬欣於塞董翳於翟所以距塞漢王也夫三人之非漢王敵不必中人以上知之項王起江東敗秦救趙遂霸諸侯業雖不終見豈必出中人下哉吾嘗深推其故而知項王都彭城蓋以通三川之險也通三川蓋以救三秦之禍也以彭城控三川即以三川控三秦是故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項王自王蓋九郡碭自淮以北爲泗水爲薛爲郯爲瑯琊爲陳皆故楚地爲碭爲東郡皆故梁地是時彭越未國地屬西楚自淮以南爲會稽皆會稽之分故吳濞嬰傳得吳守是也亦故楚地九郡者項王所手定也王於手定之地不患其不安民於手定之地不患其不習國於手定之地則諸侯不得以地大而指爲不均據天下三分之一以爭中原於腹心之間此三代以來未有之勢也彭城者居九郡之中要天下南北之脊關外之形勝必爭之地也故曰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雖然項王之不取關中何也曰項王非不取關中也乃者漢王先入關義帝之約固宜王者也項王聽韓生之說而都之關中之人安乎不安乎關外諸侯無異議乎項王所手定之九郡將以之分王乎抑自制乎度其勢必自制之矣自制之而一旦有變其將去關中自將而東乎關中者固漢王所手定也舍己所手定之九郡而奪他人所手定之關中既奪他人所手定之關中又不分已所手定之九郡一旦自將而東天下之人安乎不安乎是故關中者項王所必取之地也取之而名不順勢不便則殺取之取之而名不順勢不便且召天下之兵則以棄之者取之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陳涉首難諸侯各收其地而王之矣三王秦之人也以秦之地付三王此秦漢之際諸侯之法也使三王者據全秦之勝扼全蜀之衝包南山之塞窒棧道之隘終身爲西楚藩衛則劫質徵發何求而不可得其以百戰之燼生降之虜奇仇讎之號令驅鄉黨之僞四一有擾動西楚廢其主刈其民若燎毛射縞耳指揮既定人心自固誠如是也漢王不得援前說以爭秦諸侯不得衆前事以責楚名與勢皆順便矣所謂殺取之也所謂以棄之者取之也是故不付之漢王滅秦者不以關外之將相制關中也不付之其故燕有者不以西楚之將相制關中也陽示天下以大公而陰利三王之易取是故三秦者漢王之寄地也其告韓生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人誰見之此項王之設辭也非項王之不計也雖然關中重地也取關中重計也其取之之次第奈何曰項王之計不急於收三秦之地也急於阻漢王之東而已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項王之所忌唯漢王也是故未爲取秦之謀先爲扼秦之亢三川者扼秦之要道也以瑕邱申陽據三川而北函谷南武關挈其要領矣以司馬卬輔三川之北而函谷之軍無留矣以韓成夾三川之南而武關之軍無留矣二王皆趙臣趙臣於楚故道通韓成不庭於楚不使之國而楚制之故道亦通道通矣然而西楚之都不能朝發夕至則猶之乎未道也彭城者去函谷千有餘里去武關亦千有餘里輕騎數日夜可叩關北收燕趙之卒南引荊郴之師關外可厚集其勢關中可迭批其隙漢王一掃足則章邯先乘之司馬欣董翳乘之西楚傾天下之力而急乘之漢何患不衄秦何患不全漢王且不能保巴蜀漢中豈能移尺寸與楚爭一日之利故曰以彭城控三川即以三川控三秦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不意四月諸侯就封五月而田榮反齊是月而陳餘反趙六月而彭越反梁西楚之勢不能即日西兵而漢王已於五月破章邯八月降司馬欣董翳

矣蓋項王止策齊王而田榮陳餘彭越三人非其所忌故有此意外之變此則項王之失計也然使當日者不受漢間東兵擊齊舉三楚之士分兩路捷走爭秦其時申陽司馬卬未敗韓成已廢兵行無人之境函谷破武關必降武關破函谷亦不守淮陰侯挾新造之漢與旋定之秦以當百戰必勝之卒勝負之計必不如垓下以三十萬當十萬之數矣如是則三秦可復三秦復而三川益固九郡益張齊趙燕三國有不折入於楚者哉而卒棄之不爲此則項王之失計也故曰在不救雍塞翟三王而東擊齊不在都彭城也夫爭戰之事一日千變古人身親其事凡所設施必非偶然不可以成敗輕量也後世如六朝之割裂如五季之紊亂草澤英雄崛起一時必有異人之識兼人之力爲衆所不及者天下大器遷都大事曾是項王而漫付之吾故推其所以然以明得失之實如必以項王爲慮不及此彼亞夫者亦非不審於計者也

自記項王王梁楚九郡史記漢書無明文全謝山先生以爲有南陽黔中楚三郡然黔中久入秦非楚地且遼絕西楚不能越九江衡山而有之南陽即宛亦久入秦非楚地西楚定封時王陵在南陽無所屬又宛漢王所定項王未嘗過兵不能并之始皇二十三年滅楚爲楚郡二十六年分楚爲泗水薛郯鄣郡九江其六郡而漢志六安國下注故楚是六郡之外尚有楚郡如謝山之言然漢六安郡陳則楚郡即陳郡秦楚之際當陳不屬楚則已爲陳郡矣南陽黔中楚三郡不應列九郡之內姚姬傳先生以爲有陳郡二郡非秦置劉原父當言之漢王分西楚地自陳以東與韓信楚漢收陳爲天子郡故後此會諸侯於陳陳本秦郡其時宜在九郡之內又漢興傳傳其守逐平蕩章則陳與吳東海自宜爲郡分郡兵今定爲泗水薛郯琅邪陳東陽吳東郡爲楚博雅君子詳之

又曰錢竹汀先生據漢地理志及秦三十六郡內泗水東郡會稽琅邪碭薛六郡同其郡碭薛三郡不在三十六郡之內但先生所謂二世改元之後豪傑並起分置列郡也先生亦言有吳郡漢後并省爲 千古以上疑事如信實是謂有議又錯中參用乃斯水可訓篤

周星叔宋景公論

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心宋分也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之相公曰相吾股肱曰移之民公曰君者待民曰移之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其徙侯之徙三度壯學子曰宋景公其知道乎知道者知天者也然孔子稱知道者曰楚昭王昭王有疾赤雲夾日飛周太史曰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是王有君人之言一也如王之心肯移之民與歲乎哉不及三者史不及故王不及然王遂卒豈不三不足聽耶將楚無天也壯學子曰知天者不以道市故不可以非道罔禆竈請用瓘斝玉瓚禳火子產弗與而鄭火竈曰不從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卒不與亦不復火以後之不與不復火知前與之猶火也然則使鄭復火子產無憾也熒惑不從景公無憾也故知天者不失人然而宋之天吾知之鄭之天禆竈也亦久而知之楚之天獨昭王孔子知之爾此豈巫祝史卜絕於後世也歟

周鎬字星叔湖南長沙人嘉慶己巳進士官江西吉水知縣有壯學齋文集

周星叔趙孝成王論

趙孝成王四年秦攻韓取野王上黨路絕守馮亭以上黨歸趙趙豹謂王勿受平原君謂王受之其後三年秦阬趙卒四十餘萬衆長平趙王悔不聽趙豹計太史公亦以爲平原君貪馮亭邪說故至此壯學子曰趙王可謂巧於謝過者矣阬趙卒者趙括也信秦間遣衆論使括代廉頗者王也是安往不見阬何必上黨王不此之悔而悔上黨之受徒以將括出於王之獨斷而上黨有平原君爲之分過也奈何論者因以上黨爲平原君罪韓不能有上黨上黨不能爲韓守憤秦之暴而入之趙斷韓趙爲一以當秦爲韓亦爲趙也安得謂馮亭邪說而疑韓嫁禍哉雖嫁禍趙安所避之趙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太史公曰利令智昏余以利之與禍小言之相倚也大言之相絕也是以智者擇焉是故存亡之機決而趣舍之計審惜夫趙王平原之智不足以及此城市邑十七何足道也秦非有愛於趙也量秦之心豈徒坐而受上黨之地而已秦之攻趙有二道若道河內指邯鄲邯鄲未易拔則恐魏之擬其後也將北窺晉陽上黨蔽之上黨入秦而後榆次三十七城拔而晉陽舉趙之亡自此矣趙誠逆知其禍之至此何假言利利又孰大於此然則雖上黨願入之秦猶將急起爭之況其自歸也哉趙豹之所謂禍者以秦且爭之也發兵據之擇將守之秦若上黨何守上黨扞晉陽秦若趙何當是時趙未爲無人也且夫秦師未至上黨民未走趙既已失之矣廉頗軍長平猶足以支秦挑戰不肯久亦倦而解耳天奪之鑒妖夢是踐置將不善壹敗塗地惜哉趙有萬全之

利王禍上蘇非上蘇之爲禍也六國時凡言秦不可與爲難者非秦關則辱之首也今人不幸鄰於虎避之爲不可得則奮梃當闘與虎爭一旦之命耳亟足斯息以脅虎之入誠毋搏虎以激虎之見哀是遇豹之智也周子燁林

周星叔漢高帝論

丁公爲楚將逐窘高帝彭城西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而去之及楚滅丁公見高帝斬以徇曰後世毋效丁公非學子曰丁公死晚矣然論哉高帝乎高帝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丁公爲項王臣不忠然則爲項王臣忠者宜莫如季布丁公已戮而季布方購高帝非能以公滅私者也然則高帝曷爲斬丁公曰高帝之怨丁公猶其怨季布爾矣然而丁公斬季布終赦者季布數窘高帝今無害於高帝自以爲罪而逃之則非高帝之所甚惡也丁公能窘高帝能釋高帝自以爲德而覬之是則高帝之所甚恥也不然鴻門之役使項王失天下者項伯也而封之其何詞於後世也哉

劉孟塗知己說

嗟乎云非知之難處知者爲難甚矣士以遇知己而名者亦有辱知己而遂至行虧名辱者可不懼哉余觀穆生在楚以未設醴而去未嘗不怪其忽然徑行負賜昔知遇之意及見役世君子處鄉里之間其才氣學識卓然異乎衆人一旦受當事之知遂心馳勢利變剛正之操以事媚悅所求未獲已爲天下所非笑然後知古人不屈道以徇私者乃善處交遊以全人己之美也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是故天子有不名之臣王侯有不屈之士將難得措客而身愈重如使受知者皆讒諂而諛希迎意旨圖旦夕之安而忘其所有事卒使世之論者謂下無可取之賢而上無知人之明此豈遇合中之美事哉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光武知嚴光之不能屈而不繩以君臣之法獻子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故士之自負也愈大則其自待也愈重與傑出之材遂破格之賞識而即欲顧從求悅者是不以道義自處而又以世俗之心待君子也夫輕合者必易離故其始必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信陵之客三千其最難屈者莫若侯生及毛薛二公然卒賴其力以建功人國顯名天下嗟乎非常特達之士亦未必不終爲人用也夫固可以禮屈而不可以勢束也持尺寸之絲以繫北溟之鵬雖欲爲之迴翔豈可得哉然而有子夏之賢猶未免出見紛華而悅吾誠爲士之有志於立身者憂其繼也明東負才以干公卿皆異之不然之姚石甫稱爲正人此足以見其所守矣

管異之楚昭王論

楚昭王奔隨藍尹亹有舟不與及復國求見王欲執之令尹子西請聽其辭卒見之而復其位世或以昭王能忘舊怨爲善自君子觀之昭王蓋甚失矣今夫臣之於君豈若常人相與謂挾私讐修舊恨爲可羞而以廓然能忘爲大度哉夫亦曰正其賞罰爲爾藍尹之於昭王也分則仇臣而始也視其一戰而敗遂至逃一舟而不與繼又不知愧恥而辨言以求復位以行言則不忠以識言則不智不忠不智而僥倖以希富貴雖立殺而肆諸市朝以爲人臣之戒天下孰得議王之褊心而識其過甚而必於復國之初示合宏之量則赦其身於理已爲過何取乎其人而復使之治民而臨政也哉當是時王追甚其猶得以奔隨者特幸耳設其徘徊成臼之津而子胥夫槩之徒率練甲而張之立盡外無宗族託於强鄰內則以班處宮誅居巳盡雖有包胥鍾建諸臣將誰輔以復國楚之宗祀其由是斬矣嗟乎齊桓置射鉤而相管仲晉文置斬袪而見勃鞮彼其先分非君臣彼其恨亦止於一己藍尹之罪賊及其君幾使先君累世之業斬血食而爲不祀之鬼赦而用之是失政刑也事有相同而實殊者其相交與楚昭之謂也耶凡大世之小人其言行反覆變詐何常之有彼其初既自睹其君之窮蹙而不顧則苟非挾有强辨亦安敢冒然再至其前投要領而嘗斧鉞要其言何足問哉而子西於此顧請聽其辭聽其辭顧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何其昧於大體耶夫治君者不忘仇讐則必明罰敕刑以肅紀綱安有縱釋罪人而可以爲治者傳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使楚之臣民觀見包胥鍾建之徒以忠獲賞叛以不誅而復位必謂忠叛同受其利設不幸再遇患則相率而去矣於亂定然後徐步而歸其尚可以爲治也與考昭王失國始於囊瓦之不仁成於[illegible]之侵漁非秦失德恃亂以底滅亡比及乎復國其善政又多可紀然而不能復霸者意其賞罰之道是者多耶彼子西者不知裁以大義乃教其君以小道其暗於事勢固甚矣卒召白公以致亂也宜哉文氣簡削極不盡之蘊見說之深遠

管異之蒯通論

使韓信聽蒯通之計漢之爲漢誠未可知雖然吾不知通之所以勸信者果何爲也夫秦自陳涉以來俊雄豪傑蜂屯蟻聚飆至而雲起戰鬪所傷害人之妻孤人之子屠戮人之父母民被其毒甚於始皇二世數年之間併而屬於劉項劉項兩雄而戰乎滎陽京索間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於中野者不可勝數其爲禍也通又自言之矣當是時天下一日不平則百姓一日被其毒毒之去也待乎劉項雌雄之決爲蒯生者宜教信以速滅項王之策使四海之內晏然無復戰鬪之危而民安其所則所稱天下士矣知信之能安天下而教之以亂聽其計成與敗未可知而於意究何所取乎兩虎鬬中原傷人無算不足而又驅一虎繼之彼蒯生者抑何其不仁也或曰生非爲天下者也其意專於愛信而已君子曰蒯生豈愛信吾觀其意大抵自爲焉已耳何以言之當酈生伏軾說齊掉三寸舌遂下七十餘城而通復說信以擊之破已服之國不可謂仁奪已成之功不可謂智內以喪其謀臣外以勞其軍旅漢之疑信自是始矣使通誠愛

信不宜出此蓋自戰國秦項以來縱橫捭闔之徒無恒產而無恒心乘天下之有事說人主出金玉錦繡以取卿相之尊彼其人皆利天下之危而不利其安利天下之分而不利其合也蒯生乘戰國之風見天下之將一自度委質事漢不過埒陸賈隨何酈生平原君等故樂天下之瓜分已得藉以爲資而坐收其利其始說信以擊齊是將敗之於漢也既而不成則遂危言慄辭以聳動之必使其反而後已其陰險叵測蓋雖高帝爲其所欺而況其下焉者與嗟乎世所貴乎謀士者爲其能以排人之難也高帝雖雄心猶忌蕭相國用召平鮑生之計卒免其疑而脫於禍使通誠愛信則必思所以終全之矣說之以三分不聽而遂無復計是使世之爲人謀者必使臣子叛其君父而非是則無以自全也彼蒯生者抑何其不義也

管異之范增論上

蘇子謂以項羽殺宋義爲弑義帝之兆而謂增之去當於其時是不然范增者項氏之私人而輔之以爭天下者也其始說梁立義帝其視帝也猶符信也及其事集而事且成其視帝也猶贅疣也增且不樂有帝夫何有於弑兆而去之雖然增爲項氏私人而其說梁以立帝則亦可爲失計之尤者矣昔者六國之君徒務富強而不行仁政考其所爲深結於民之事故一旦始皇者出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如以猛虎逐羣羊而六國之民始則倒戈繼不出彎弓而報怨何者其君無以深結於民也六國之亡楚爲無罪自懷王入關不返楚人憐之憐之者特以憤秦之欺而咎其君拒屈平之讜言聽子蘭之佞說輕其身以投虎口也非有故主之思遺民之痛而增之勸立其後何哉且夫楚固列國非天下之共主項氏之意欲亡秦而取其天下則立楚之後僅足以收其故族之心蔽其遺民之痛而所謂燕齊韓趙宋衛中山之邦者於楚何憐夫豈可得而悉動耶增之爲謀於是乎悖矣然則梁從其計而羽克率天下以亡秦其故何與曰此非爲從增計也天之亡秦無智愚皆知之陳涉吳廣之起也詐稱扶蘇與項燕燕固楚將而扶蘇親始皇子欲亡秦而借名其子夫豈民所樂從者然而勝廣起隴畝之中將卒一呼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遂並起而亡秦族蓋人心苦秦苛暴久矣欲爲變則從之而豈問其借名之何若哉夫匹夫取秦主天下其名甚正而必借助於無足重輕之楚後以自成其篡弑之名而使天下得以藉口項氏之用人如此吾固知其非漢敵也而蘇氏之論則愈疏矣

管異之范增論下

酈生說漢王立六國後以撓楚權蒯張良發難而止增之勸梁立帝也其爲失有以異乎曰奚其異取天下而借資於人是盜賊因資爲亂者也取天下而借名於共主是強臣挾天子以令諸侯者也英傑之主崛起草萊唾手而成帝業則亦安用是哉然而由今論之則酈生說猶可行而增之謀必不可用何也天下之事實重而名輕然吾以爲借之以資資有時而可收假之以名名遂無時而可廢今夫酈生之勸立六國也其究歸於失資而已事敗而急圖之不負惡名於天下爲漢王者苟深得操縱收敗之方而制之有道固爲不可行若夫共主之名則天下之所共重者也昔者周室既衰齊桓晉文之徒假勸王而成霸業浸淫至於戰國其主益微秦人負虎狼之心終以劫天子爲惡名而不敢遽爲吞周之舉當其時梁趙欲歸秦以帝而魯仲連者以爲梁未覩秦稱帝之害既爲言之而梁人遂止夫周之王與秦之帝固皆所謂名焉者矣觀其事與魯連之說則共主之重蓋可知矣項氏之起非有尺寸乘勢崛起隴畝之中足亡秦而號令天下既立義帝則遣將惟其人立約必從其意事須報命而後行惟順與忠斯可一搖手舉足天下且羣起攻之彼夫新城三老之所以說漢王者其事豈出於意外者乎故吾謂爲范增者度項氏可以終身北面事人也則是謀無害如其不然則伏弑逆之心於始謀之日增與項氏付其當之而不知其非善計也秦非桓文之時楚無周室之重擧羣人以帝王之尊卒受爵述所言之害以自弱於秦所不敢而使漢王得以爲資因乎其名而襲乎其實其失計豈酈生之可比也哉嗟乎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故世以挾君爲兒戲而不知其不可輕也明太祖之起也欲奉韓林兒謀蓋與增相類其時獨劉基毅然止之嗚呼若張良劉基則可謂能知天下之計矣（推闡透徹名論不刊）

梅伯言臣事論

天下之患非事勢盤根錯節之爲患也非法令不素具之爲患也非財力不足之爲患也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爲大患今夫四民之中士之貴於農工商賈也較然明矣使農工商賈皆汲汲然有爲士之心則方其爲農也田萊必不能闢其爲工也藝事必不能精其爲商賈也有無必不能遷然天下之民卒自樂其農工商賈之業而以士爲畏途者彼士也有考試場屋之苦有文字聲病之學進其程度則又有褫奪扑責之刑以隨其後凡士之所深憂以爲大辱者民皆脫然而無患彼民也度其身而苦其事有萬不可以嘗試者故甘心絕意樂其業而不遷今之爲仕者則不然無愚知賢不肖也而皆有必爲公卿大夫之心夫吏之遷除或以年計或以十數年計非可朝拜官而夕遷擢也然其身縻於此而其心去此職而上者不可以層累計人有仕宦十年而不遷調者則鄉里笑之而親友爲之減色忘分苟得相師成風夫爵祿者廉恥之藥石也善用之則起不善用之則廢廉恥者聰明之隄防也固其防則盈而潰其防則竭聰明竭矣雖勉強爲作施令布政與吾民相酬對者特具文焉而已故曰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謂大患雖然是患也不成

於賤而成於貴不成於貴賤之懸殊而成於治貴賤之不公大臣者將帥也屬吏者士卒也大軍之沮敗非爲將者之獨奔而法之加必自將者始今夫大吏其日造請問起居者屬吏也供芻薪米炭者屬吏也加聲色頤指者屬吏也聽參劾遷調者又屬吏也有罪則曰是屬吏所承辦也承審也大臣者不知同有罪則曰是大臣也不可與小臣同科科其罪矣而或降級或罰俸不旋踵而復其故其罪同而位卑者則一蹶不可復振用法如此固賤者之不能心服也心不服而隱忍以爲之此其身有不能安而其職有不能盡者矣則宜其以位爲寄而汲汲然去之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善爲治者所慎重而專任之者大臣而已使小臣之事統責之大臣而大臣之罪不可分之於小吏其大小之罪均法必自貴者始蓋任重而責之者厚厚不爲刻也任輕而責之者薄薄不爲私也夫如是貴者難其事而不敢有以位爲樂之心賤者量其力而無皇皇於冒進之意樂其職故其心安安其心故其事成傳不云乎厚味實腊毒高位實疾顚古之人自一命以上其憂患遞相增也以至於卿相惟庶人則無憂患夫自三代而下士之畏富貴而不居者何少也使士也無考試場屋之苦文字聲病之學褫奪扑責之刑而又無農工商賈之瘁以獵高世之名則天下有一不爲士者其心必不服人主尚安得四民而用之哉或曰如此則非所以貴賢賤不肖之心且無以磨厲人於功名之途者也曰今之貴賤非如古之世其貴賤也以爲不賢乎則固有時而爲公卿大夫矣以爲賢乎則公卿大夫皆自小臣始矣且夫人棄賤就貴之心如水之就下如丸之走阪雖賁育之勇不能抑之聖人不得已而分利害之數與貴賤參之而驅人能不能者之自處政之失也則專其利於所貴而專其害於所賤夫避賤而趨貴罪之可也然使卑賤之憂患甚於貴富人孰不避憂而趨樂是人臣之利非國家之利也然有公忠體國之大臣則亦不利乎此矣

小臣之事統責之大臣此聖人先有司之義不易之理也至有罪則法行貴者始又必視其權罪之[illegible]以權法之輕重議其私罪則下絕躐徇粉飾之習而上之蔽敝開明溥其公過則下無束縛畏葸之私[illegible]得發抒意氣以盡力所事至小臣之罪亦當視其所犯科之不能一律輕論作賤者罪必法重賤者罪必法輕也又情因一時[illegible]事雖完[illegible]之[illegible]謂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位爲寄此實古今致亂之源故小臣盡職在大吏之考課嚴試大臣急公在君上之責成責成專而考課嚴庶無不事事以位爲寄之患若概括衆說人之常情自非聖賢鮮不懷心顧仕人臣當官負職而不[illegible]其位者何可勝道[illegible]而求人輓近義無其人謂厚貴賤臣而賤者知止不可得之數也特其議論正大筆力[illegible][illegible]於動中與[illegible]爲難[illegible]

梅伯言士說

求棟梁者必於木而木不皆棟梁者也其不材者且不得與萑蒲竹箭比其實異其名同吾見夫木之難求也然而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斷斷然必求之木士之於國猶木之於室也一國之士其材者百無一二焉一山之木其材者亦百無一二焉然國患無士而室不患無木者何也豈士之寡而木之多歟抑信士之不如信木者歟彼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惟木之求也不以木之有類於萑蒲竹箭者而豫計也故天下有不材之木而無不成之室今以士之有類於庸闒負販也而謂用庸闒負販者之無異於用士此士之所以終不出歟

梅伯言韓非論

太史公謂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悲其爲說難而不能自脫嗟夫非之爲說難非之所以死也今人君無賢智愚不肖莫不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測物而不爲物所測然卒爲揣摩智士之所中而不能脫其要領者彼士也陰用其術而主不知故因勢而抵其巇使知有人焉玩吾於股掌之上而吾莫之遁雖無信臣左右之讒其不能一日容之也決矣且古今著書立說之士多出於功成之後者不然則無意於世以濟其身今非方皇皇焉入世之網羅獨舉世主所忌諱者縱言之而使吾畏亦可謂不善藏其用者矣不然非之術固士險挾以結主取濟者非獨以發其覆而爲禍首豈不忍哉吾觀老子之書以柔爲剛以予爲取處萬物所不勝而視天下不畏兒處女有其難免於雄猜之世者然則老子之不知所終其已智及此哉

梅伯言鼂錯論

鼂錯以術數投景帝景帝悅之用其計削七國七國反景帝乃誅錯君子曰術不可不慎哉以盜之術投人而保其不我盜且曰是必不疑我爲盜雖至愚者不出此錯之智何足不思入者也哀哉若范蠡以計然之術教句踐滅吳曰越王爲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乃扁舟逃於五湖始皇用尉繚之計亡六國尉繚曰秦王居約易爲人下得志亦輕食人遂逃去方其說之行也若石之投水若丸之走阪其君不惜出肺肝相結如左右手而二子獨汲汲不可終日豈好爲過計哉彼知非雄猜深阻之人不能行吾術行吾術者必不容他人之有其術故先有棄吾賢之志而成功名彼鼂錯之智乃不知此今以受特知累貴幸無比者入一人之言衣朝衣斬東市且不得反顧足不得旋踵雖韓非之行法未至是也而景帝能之錯教之也錯之術盜術也而恃所授者之不我盜哉或曰帝之削七國也志在北反書聞乃逡巡自誅其大臣且與王白首舉事不因一錯而解兵豈帝而不知此曰帝詔諸將以深入多殺爲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赦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帝之志何得亡見不懼以國爲功豈幸於兵之一解而忘事哉然則其誅錯者何曰兵之微權也夫亂臣賊子之舉事必以名劫其衆故王敦以周顗戴淵蘇峻以庾亮李懷光以盧杞而七國則以鼂錯苟不去周顗戴淵庾亮而王敦蘇峻之禍成漢與唐去盧杞鼂錯而懷光七國之勢挫雖勝敗之數不全出於此然彼所恃以爲名者吾舉而空之亦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鄧公見景帝言誅錯是爲七國報仇也帝曰然吾亦悔之嗚呼帝特以錯爲餌敵具耳何悔之可生或曰帝如是則七國不反錯固可免於

嗣予曰不然臨江王適長太子也栗姬廢而臨江王死於吏亞夫功臣也七國平而亞夫死於吏錯之親不及臨江王而傳[illegible]又非亞夫比也然則始所以用錯者何曰削七國者帝之素志也而不欲居其名故假錯以爲之用帝固不足怪也世之操術柔擇其可以授人者而自處哉

續古文辭類纂三

續古文辭類纂三

論辨類三

朱伯韓名實說。。

孰難辨曰名難辨名者士之所爭趨而易惑天下有鄉曲之行有大人之行鄉曲大人其名也者之以其行而察其有用與否其實也世之稱者曰謙厚曰廉靜曰退讓三者名之至美者也而不知此鄉曲之行非所謂大人者也大人之職在於經國家安社稷有剛毅大節爲人主畏憚有深謀遠識爲天下長計合則留不合以義去身之便安不暇計也世之指摘不敢逃也今也不然曰吾爲天下長計則天下之毀必集於我吾爲人主畏憚則不能久於其位不如謙厚廉靜退讓此三者可以安坐無患而其名又至美夫無其患而可久於其位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憚而不爭趨於此故近世所號爲公卿之賢者此三者爲多當其發迹稍稍從容步趨於廟廊之間上之人不疑而非議不加其深沉不可測也一旦遇大利害搶攘無措鉗口撟舌而莫敢言而所謂謙厚廉靜退讓至此舉無可用於是始思向之爲人主畏憚而有深謀遠識者不可得矣且謙厚廉靜退讓三者非果無用也亦各以時耳古有負蓋世之功而思持其後挾震主之威而唯恐不終未嘗不斤斤於此有非常之功與名而斤斤於此故可以蒙榮譽[illegible][illegible]保晚節後世無其才而冒其位安其榮而避其患假於名之至美憪然自以爲足是滅身之罔莫便於此三者孔子之所訓鄙夫也其究鄉原也是張禹胡廣趙戒之類也甚矣其恥也且吾聞大木有尺寸之朽而不棄駿馬有奔蹶之患而可馭世之負者嫉者肆者往往其才可用今人貌爲不貪不嫉不肆而訖無用其名是其實非也故曰難辨也鄉曲無譏矣然豈無草茅坐誦而憂天下其人者乎而士之在高位者佌佌覥覥曾鄉曲之不若何也是故君子慎其名鄉曲而有大人之行者榮大人而爲鄉曲之行者辱

朱伯韓續蘇明允諫論。。

蘇明允作諫論疾士之不諫欲制刑以劫之而復商之墨刑引霍光事爲證夫謂士不可以劫也不如慎賞慎賞莫如明示以意先王之世刑賞並設然賞從重刑從輕待士以廉恥而不辱以奴隸墨刑雖制於商自虞夏至周無用者不可以霍光誅昌邑之臣之不諫者爲比且天下之士勇者怯者至不一也勇者常少而怯者常多勇能諫怯不能諫則天下之能諫少而不能諫多必如蘇氏之言盡取怯者而刑之乎則不可勝刑設有諫者能諫其十而一之不諫焉亦取而刑之乎刑之則不恕舍又非法且大臣亦有怯者刑不可加也苟於小而縱其巨不可謂公如此則刑之權易窮故謂不如慎賞而明示以意慎賞則不啻怯者不得僥倖而勇者奮明示以意則諫者知其斷然必出於賞而怯亦勇焉昔者百里奚事虞則默事秦則智子臧遜於越而彊威宣一叔孫通也始則阿二世取容已而事漢以死爭太子王珪孫伏伽魏徵之屬吞舌閉口於隋亢言極論於唐豈前後若兩人哉蓋人臣不從其令而從其意意之所向天下奮袂抵掌而赴之矣誠使今之進諫者如齊威王之時明詔廷臣曰若者上賞若者中賞若者下賞如此而有不諫者吾不信也又如漢孝文時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不可用置之如此而有不樂諫者吾亦不信也或曰諫吾職也非有所利也好名良士且恥之況利乎蘇氏亦言士有不悅賞不畏刑者示之以意而猶不至則於何余謂不然人情大抵相近先王之制爲中士設也且人惟悅賞故名義可得而誘司馬溫公諫院記謂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夫汲汲於名誠不可而使人主疑諫者之好名諫者亦以好名之嫌而自沮此大不可也孔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不以小言受大祿大言受小祿世儒或疑其說而記禮者以此告天下而不諱曰如此則受否則已有權衡尺寸之不爽非懷祿之常與貪爵祿者相提攜之際不自明白正大而無所用其辭也後世多忌而疑其於賞也有上下相蒙而賞及其是非罔聞亂朝乃至選其刑於諫選其賞於不諫而士亦嬉諱曰吾不悅賞不畏刑豈其情哉自宋以後持論愈高用法日峻雖欲如蘇氏復古之制增設墨刑彼既選其刑於諫矣誰與執不諫之刑乎夫賞罰莫若近情近情則可行彼明允者習於縱橫之術期於必售激而爲譏察以術奸其上者

也。憾以猛虎而限以淵谷，以術劫其下者也。上下以術相求，其情故上亦逆以術待不懷寶不畏刑者，大使天下而皆不悅寶，不畏刑，天下不可爲矣。

曾滌生原才 曾國藩號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中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謚文正有曾文正公集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眾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眾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無感不讎，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以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illegible]

龍翰臣春秋王不稱天辨 春秋王不稱天者[illegible]

[illegible]

古之言春秋者不一，其最著莫如孟子。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天子所修者爲史，而所持者周天子之權也。守天下者莫貴乎天子，正天下者莫重乎天子之權。惟周天子不能自持其權，故孔子明經文以謂賞罰而極之，代行事是。存秋之所以尊王者，以其名分存也。有其實，則非聖人之所得而議也。假聖人而得議周之事，而所僭者乃天之權，而曰春秋天子之事者，不亦小哉？異哉何休氏之以王不稱天爲刺譏是非之說也！夫王之號，自周而以來未之或改也。彼所謂天王者，豈不知始於何時？明春秋時之人言如是，聖人亦從而不改也。苟如謂其爲刺譏也者，則桓之行惡，宜絕之於生前，何以十八年之內，皆天王使人來者三，而獨一貶於生後之錫命耶？若成風之歸含賵與含紀，則前此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者，抑又何說？若謂含爲臣子事，而錫爲不及時，是含其大而責其細，不應當天王以正禮也。蔣若公羊成八年傳曰：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歟公羊本意，蓋謂稱王者正，其餘或稱天子，或稱天王，皆可以類相通。何氏欲自伸其說，而遂不深言所以相通之義，而僅之以刺譏是非之文。夫既曰刺譏是非，則所謂相通者何在？令明明可據之傳，而倡爲異說，是欲專執己見而不顧，衡是以適瞽也，何其悖哉！夫因天下之無王而託王以行法，已又黜削之，而自干大無王之罪，斯固孔子所不敢爲，而孟子所不敢信也。其亦可以無辨已。

龍翰臣君氏卒 隱公三年

此一人也，左氏書曰君氏，則以爲隱母；公羊穀梁書曰尹氏，則以爲周世卿。蓋皆即春秋之書法而反覆求之，而知其說之皆不概於理也。夫尹氏之見於經也屢矣，然皆關於王國之事而書之。如不關於王國之事，則當書曰周尹氏，不當直謂之爲尹氏也。然則王子虎、劉卷之卒何歟？曰：二人皆以盟會通於諸侯，不言周而可以見畿內。春秋之義，諸侯同盟則赴以名，凡卒未有不書者，此豈如立王子朝之事而書氏以惡之歟？然則左氏之說不近似矣乎？曰：謂之爲婦人，是也；謂之爲隱母，則非也。母不可以言君氏，其言君氏，固有以知其爲隱夫人也。夫人也而不謂夫人，從公志也。隱尚不敢自成其爲君，而肯自立其夫人乎？史不沒其實，而書之曰卒。其曰君氏者，猶魯人之稱公氏元年、宋人之稱夫人氏也。二十六年 不敢成其爲夫人，故但曰君氏也。此亦如姒氏之卒於定公時，而不得備夫人之禮。其或曰：如子之說，則前所謂夫人子氏者何人？曰：桓母也。桓母則何爲不葬？曰：公不臨，故不書葬也。然則前所謂惠公仲子者何人？曰：子氏爲桓母，則仲子之爲孝妾，蓋可知也。此假然三人也，而左氏亂之而爲二，公穀又以前二者爲婦人，而茲爲男子，爲昔人所謂經以傳而汩者，不其信夫！

龍翰臣及晉處父盟 文公二年

此處父來盟，經何以不言公？惟不言公，是以知處父來盟也。通春秋之盟不言公者四：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於防，文十年及蘇子盟於女栗，暨此而已。以情事揆之，惟盟宿爲微者，尚未可知，此三盟必皆公也。如傳之言，則公適晉，何以不書？諱適晉可以殺恥，則必不書此盟，而後可以免恥也。夫列國之大夫因來聘而盟者多矣，此不書來聘者，非來聘也。傳曰：晉人以不朝之故來討公，此其可信者也。來聘可書，而來討不可書也。竊意其時晉必有責言於魯，魯惟恐失大國之歡也，汲汲焉因處父而與之盟。故次年公遂有如晉之行也。不然，晉雖亦繼文之霸主，焉有宗國來朝，而使其大夫亢而與盟者乎？或曰：不曰公，微者也。則宋剛謀盟於大國，而敢以微者往也？處父之不氏者，蓋闕

文也其不地國內也

龍翰臣逆婦姜于齊 文公四年

左氏譏卿不行非禮爲出姜不允於魯之兆公羊譏娶乎大夫故略其詞是二說者皆非也夫納幣既以上大夫矣豈親迎之時而反以微者行乎若謂娶於齊之大夫則亦何取乎納幣之時而以吾卿行也故二傳之言不若穀梁子之爲得之也穀梁子曰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迎而稱婦或者公與曰婦者有姑之詞也其不氏何也曰夫人與有貶也此其說亦有未盡者婦固爲對姑之詞是時聲姜見存意欲重其母家故使公親迎於齊惟公受夫人之命以往故曰逆婦姜于齊也若世子則雖姑在亦當稱夫人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是也其不言公何也諸侯之親迎禮也出疆而迎非禮也今公以夫人命而遠迎於齊可謂溺私愛而棄其社稷人民之重者其不書公亦猶及鄭師伐宋而不書公及晉處父盟而不書公之類是也其不曰公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者亦猶是也然則莊公何爲不諱曰莊公忘父讎而娶其女罪之大者也文公除喪而即娶罪之小者也小可諱而大不可諱也然則夫人有貶乎曰何貶乎爾與娶者公也受母命而迎於他國者亦公也姜何罪其不氏猶氏也婁固爲其氏矣其或書或不書者史異文耳或曰此聲姜自逆其婦也亦非也春秋史臣械筆之詞以公爲主沒公可以見義如沒婦人則疑於公且疑於使他臣子之詞矣此左公羊之所以誤也

龍翰臣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

此公穀之說信乎曰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其可信者皆魯國之事也其不可信者皆他國之事夷考魯之見於經者十二公其三公皆實弒隱閔桓內惟桓公見弒於他國齊人殺彭生以藉口彼襄公者強敵諸侯聖人獨寬魯以討賊之義所以原其迹而諒其心也隱公閔公之葬在桓僖即位之時當時君臣必不肯以無禮待之計國史之文未有不書葬者聖人獨削之以見義其所以教天下萬世之爲臣子者至深且遠也獨持此說以求他國之事則不然蔡般之自立也而景公書葬許止之弒嘗也而悼公書葬後儒求其說而不得乃妄爲者臣子之極變與恕止之說以明之雖然有以知其非聖人之意也春秋魯史也其書魯之臣子必不與他國之臣子同如公穀之說用之於魯可以見義而獨不可例之他國蓋經書他國之葬者因魯人之往會也魯人之往會者必有君之命如以責他國臣子之義例之是魯之棄國君之命者爲無說矣然則他國有弒賊不討不書葬者何也若乎郝氏之言曰國亂君弒葬者多不如禮鄰國亦不往會故不書也郝氏以此說概魯與他國之事皆同謂公穀之說可以責魯而他國之事則如郝氏焉惟其然而蔡許二君之書葬者又何疑乎

龍翰臣論外臣書歸書入例

春秋外臣之書入者四惟許叔入於許爲其有興復之美其他如鄭良霄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衆大心大抵皆叛臣書歸者六惟宋華元陳侯之弟黃衛公孫彄爲無大罪他如衛孫林父楚公子比晉欒盈援大國以成篡逆之事晉趙鞅則身爲畔逆因韓魏之援而得反國者也其書復歸復入者三曰衛元咺宋魚石晉欒盈而已晉趙鞅及鄭良霄宋辰諸人之罪不蔽於魚石欒盈孫林父與楚公子比則較之元咺猶有甚焉而不書復歸與復入者何曰鞅固未出其國也不出其國不得言復歸也鄭良霄宋辰諸人及欒大心或自許或自曹或自陳衛孫林父楚公子比皆自晉自晉有所由來其歸也易矣亦不必言復也然則衛元咺非自晉歟曰元咺之迹不與趙鞅諸叛人同且國無內援非公子比之類其歸而無君命則較之孫林父又有間也書復歸從晉志也曰復者不宜復者也咺於叔武之殺可以去矣不甘於一去而訴君於晉因藉晉之勢以猶其君而已專其國其與欒盈魚石之盜邑以叛者相去幾何哉若趙鞅宋辰諸人則不必言復而叛君之罪已明矣故曰大夫無復道者此說是也

龍翰臣伊尹五就桀辨

余讀孟子書嘗疑伊尹五就桀之說及觀柳子所爲贊以爲是伊尹之大心乎生民而欲速其功蓋知尹之深者莫柳子若也既思而疑之以爲尹苟如是則無以處湯湯一見尹之賢必舉之爲相而與共天祿位豈肯令其栖栖皇皇爲是席不暇煖者耶尹於桀爲五就於湯必有五去謂湯不知其去邪不足以爲明謂湯爲知其去而不畱焉在其爲任賢也然則孟子之說爲果無其事歟曰非也尹之去蓋湯使之爲之而冀桀之終能一用耳一爲之不已而至於再再爲之不已而至於三三爲之不已而至於四至於五湯於是知命之不可易尹於是知事之不可爲遂決然舍桀就湯而無疑是尹之於湯也未嘗去而其於桀也則疑若五就焉尹之明非不知桀之終不可爲而必往復焉回翔焉若有所戀而不忍去者湯愛桀之深望桀之切以爲一旦能聽尹之說而用其身則天下可不至於亡已亦無樂乎放伐之事湯之心即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之心而其屬尹於桀者亦文王屬膠鬲於殷之意古聖人忠於所事而不利天下之人才以私己也漢末有荀彧者曹操辟之以比張子房司馬昭壽春之役亦引鍾會爲謀主而寄以腹心之任向使操與昭有湯文之志則荀鍾二子而立於漢魏之朝獻帝之惡不若桀紂操昭之信亶於湯文天下雖危未必無救於敗也惟後人不能心聖人之心以無負其所事爲之依者亦樂居於後傑識時務者之名而以尹之去湯就桀爲藉口則安知不以心乎生民欲速其功之說移而用之於

其主豈非桀子之言階之厲耶然則孟子何以不言湯使之曰孟子之意將以明尹之自任言湯則尹之自任者不見且於辭亦不順爾也否則伊尹亦管氏之流矣用兼新

龍翰臣魯隱公論。

天下有為其事而署其名者吾愛其名莫不為其事可也天下有借其名而不足以成其事者吾尸其事矣不急居其名可也季札曹臧之讓國也彼避之惟恐不免也所謂愛其名而不為其事者也伊尹放太甲於桐周公踐阼而治迫羣疑衆謗之際而卒毅然其不惑彼其心蓋謂吾之所欲成者事耳至於名則不啻泰山之於毫末也而卒之事之濟也隨而歸之以至美之名惜乎隱公欲為讓國之事而不知出於此迫隱繼室之子也長而賢苟無桓於次當得立使隱儼然居君位而不疑國人亦必無有議其為篡而隱乃欲成父志而反之桓隱之於親其可以無憾矣今有方食而執鉶羹之味者而曰吾弗食人必有所不信也何也食固在其手也有執刃而臨牛豕之牢者而曰吾弗割人亦有所不信也何也刃固在其手也社稷宗廟之重器其美不啻於食也而賞罰刑政之權其利乃過於刃雖日討國人而喻以致位於桓之意其能盡信乎為隱計者莫若躬攬大權而不急居其名懷以德人孰敢不服威以刑人孰敢不畏以義正桓之為公子而以恩信結國之故舊大臣百歲後桓可以為賢君諸大臣無敢專權以挾其上如是則視其時之可禪而禪之可也身退功成自諸國人而告於先君之廟不亦休乎計不出此乃汲汲焉惟名之是區區名之念急則其迹轉疑於僞於是姦邪之臣得乘其間而進之以邪謀蠱嘗試論之以為隱之所以待桓為不薄矣其心惟恐桓之不得立也乃因一日無端之怨遂從而弒之以攫其位然則公之所以自甘卑損而惟恐不當桓之意者亦何益哉隱之待桓愈厚則桓之疑隱愈深隱之讓桓愈急則桓之伺隱愈甚是可謂急欲居其名而終不得善全其名者也夫公即毅然而居之曰不讓則未知桓之終不得讓者也以急居其名而使其志之不獲成然後嘆古聖人處疑謗之時而有不讓以全其讓者其仁智為不可及者哉。

龍翰臣宋伯姬論。

春秋書宋災宋伯姬卒三傳釋之皆以為待姆不至守義而死獨左氏譏其女而不婦或問如伯姬者可以為賢乎曰守禮不達於經自殘其身而貽子以殺母之名賢者不為也然則春秋錄伯姬之始卒繁而不殺何也曰伯姬固賢也特不如傳之所云若貫如傳之所云則其詞之繁而不殺也亦宜竊嘗以情揆之伯姬當日尊為國之大母火作公當來救婦人之義保姆不在宵不下堂然從子則無不可者且當時亦不聞有公來救而姬不去之詞也如傳之言則必宋公不在國而後可或宋公所救有急於姬者而後可否則有待傅姆之時而謂公不得至也有是理乎曰然則傳之所傳果盡無其事與曰事或有之而不盡如傳之所云也伯姬蓋卒然遇於火火始至而不知其害之烈遂稍遲以待其姆逮姆至火烈而奔而救之則無及矣雖然事吾知其如此也若夫道則吾有以知其不如此也蓋古之言道者曰凡義所在有死無二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此言守死之道苟未至於義必當死之時尚不可殘殺其身以墮父母之遺體也伯姬即不待姆而自脫於火君子尚不得謂之非義何也天下之事常變固自不同也如以處常之禮而責之處變之人則臨干戈而為揖讓亦謂之義可乎若夫春秋之所以詳而錄之者則有說矣聖人之作經也嘗於事之近正而易惑者則不惜大為其詞以明之伯姬之事聖人有以知其必傳於後世也傳於後世而婦人女子有聞而慕之者將殘其身以立名惑於禮之近似而忘其大義不如詳錄之以示其尊崇之意而於納幣也則書致女也則書衛晉齊之來媵也亦不一其書若曰姬之賢固非待其卒而知亦無因其卒之一事而遂賢之也夫如是則天下皆知姬之有以為賢而不至矜其事而斆其行之過故三傳之言惟左氏為近正而於經之意則猶有所未盡也然則公穀之說將何所本乎曰春秋大義非聖人所親授後儒守其常而不能通其變遂於行之過正者而亦以為不可易焉申生急子之流其所處死者皆是物也雖然如二子與伯姬之志則亦可以無惡矣

龍翰臣陳平周勃論。

古之大人與天下之亂者必有不得已焉故與其有亂而弭之不如無亂而吾安之為愈也與其既亂而止之不如及其未亂而先止之為愈也夫亂不亂存乎天天之所為非人所得知也而君子終不以天之難問而廢夫人力所自盡者則以救諸目前之可恃而俟諸將來之難自必也火之熒於室也雖里巷之人猶將走而救之不俟其燄及於吾廬也既及吾廬將有不可為者矣惜哉以平勃之賢處可預防之勢而其計乃出於救火之人下也呂后初臨朝平勃與高帝諸臣共列將相之位方其欲王諸呂先問王陵陵不從復問平勃夫亦自知不義而懼為大臣之折也假令平勃附王陵之正堅執高帝之約呂氏雖橫安能違大臣而恣行己意且其時兵權尚不歸呂氏呂后欲假產祿以王實欲假以兵權之漸也杜亂源者必自漸始則莫如先使之勿王產祿不王兵權不歸呂氏平勃可安坐而弭其禍何呂氏之能為或又曰呂后陰鷙如平勃不從亦必由以他事去之去之無益不如隱忍以成吾事是又不然大臣之事君也於吾力之可正者則正之不敢僥倖於異日而姑待焉且設是心者亦謂平勃知呂后年齒已長彼即旦暮晏駕產祿庸子終無能為耳此尤為悖之甚者萬一產祿既王呂后未死而二子不為天所祚則國家之事更設之誰任乎高帝之與呂后論相也首王陵次平勃豈不陰識陵之守正而欲二子

有以佐之敗既不能佐又從而非笑之其成功恐亦天幸焉而不可據以爲能也夫平勃之事既往而不可復矣而後之爲人臣而值事變者悔勿藉口於有待而終至於不可及哉

魯通甫正統論（魯一同字通甫江蘇山陽人道光十五年舉人有通甫類稿）

正統之論得歐陽氏而尊得蘇氏而辨得魏氏而嚴然則將奚從曰三子之說皆是矣而不能無弊歐尊而不辨蘇辨而不嚴魏嚴而不精所謂一偏之論非尊之者名也歐陽氏重以予人統而不能不予晉隋彼晉隋者可謂得統矣可謂得正乎故曰尊而不辨蘇子曰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歐陽氏重予之吾輕予之故不以實傷名名亦不能傷實夫君子所恃以與篡弒爭者名爾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莫大於正統器莫大於有天下彼不幸而竊吾器吾又從而假以名名既去矣而區區持實不肖之說以繩其後庸有濟乎故曰辨而不嚴魏氏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正統有時而絕而統無絕於是有正統有偏統有竊統三統明而天下之統不絕篡弒之人亦終不得以干正統可謂嚴矣而以西晉北宋爲竊統以東晉南宋爲正統此何說也夫所得其正之謂正相承勿絕之謂統是東晉與是南宋其所承者何統乎非其祖若宗所竊之統也耶其又竊人之物其子據而有之斷是獄者以爲是盜耶是其所自有耶且夫以太宗仁宗之昇平郅治不免爲竊以高宗孝宗之偃攘偏安進之爲正論正則高孝不足論統則高孝之統即太祖太宗之所竊也故曰嚴而不精然則正統之論遂不定乎曰天下名實之公者自有正統始去正統之名而後名實定且夫居得其正之謂正也相承勿絕之謂統也不幸而君正者無統得統者不正當此之時全名則喪實全實則喪名是故由歐陽氏魏氏之說則正統重正統重則義不得不絕魏梁絕魏梁則不得不絕晉隋絕晉隋不已不得不絕北宋晉北宋絕而東晉南宋勢不得不相隨而並絕之自漢以來更千數百年獨得唐爲正統而唐之受隋禪也又何以服晉宋之心哉是千數百年而無正統也由蘇子之說則正統輕正統輕則予晉隋勢不得不予魏梁予魏梁勢不得不予宋齊梁陳周晉漢周而新莽亦在所不容絕也嗚呼吾不惜乎統而惜乎正也故重正統則弱於尊輕正統則弱於予且夫既已謂之正矣而輕以予大盜賊篡弒極不正之人此人之所以惑不服也故曰莫若並去正統之名去正統之名而後可以推吾所予奪而得者謂之篡盜而得者謂之盜而皆不絕其爲君而卒亦不予之爲正春秋之法用夷禮則夷之進于國則進之予奪何常猶設所適今一主無道之名而名如其所自爲帝則曰帝王則曰王高光[illegible]魏晉盜竊秦隋[illegible]偏安割據進十分閏無所拘謂安所紛擾哉

魯通甫秦論

秦之得志於天下也我知之矣周室衰王綱廢五霸力征經營天下秦嘗從事其間矣以穆公之賢百里蹇叔爲之輔由余孟明主其謀西乞白乙效其力然嘗四戰於晉三敗而一勝茅津之役僅霸西戎未嘗遑志東諸侯也康桓以降令狐河曲輔氏麻隧屢挫於晉至十三國之伐遂泯然無聞而山東之國方日從事干戈會盟晉入世爲盟主疲於悼而衰於平楚入繼之共康靈平咆哮中國晉楚告退吳越代興天下諸侯如蓬從風宛轉委靡未有底止秦人拱手事外不發一兵不與一會天下惘然不以爲意後數十年而三家分晉田氏代齊驅除掃滅並爲六國秦人一出其師以撓山東諸侯莫能支鯨吞蠶噬不及百年天下席捲而入於秦矣豈秦衰於前而盛於後與抑諸侯彊於昔而弱於今與推原其故天下諸侯皆好動而秦人能靜動而不已則疲靜而不用故全天下皆疲而秦獨全故秦一動而不可止方晉楚之盛出其獨力足以制秦之死命故以穆康之强不能踰焦瑕而有尺寸之土者東諸侯未疲秦力未全也二百年來冠帶之國無歲不會無日不爭小國困誅求大國倦摟伐小國困而滅大國倦而分八姓十二國之侯王展轉蹂躪卒至於不可用秦人蓄其百年不試之威以無道行之諸侯相顧錯愕負十倍之彊百萬之衆而不足當秦之一怒今有十人分曹而鬬一人袖手而觀焉及有困敗夷傷則十人必就斃於一人之手而後世之士方咎六國不合力擯秦不知擯亦滅不擯亦滅六國空有彊大之名而不悟其力之不可用也秦既以力取天下動而不已於是北卻彊胡南取百越力既竭矣山東豪傑待其敝而取之由是論之秦之彊不彊於惠孝之耕戰而彊於哀景之息民秦之亡不亡於二世之荒淫而亡於始皇之雄武曩令始皇守之以靜則秦不可滅令景哀以前日與晉楚馳逐中原則亦敝矣而秦何自大哉嗟乎楚之橫也天下莫與抗動而不已而吳乘之吳之彊也天下莫與抗動而不已而越乘之苻堅伐晉慕容中興隋氏營遼唐宗受命皆好動自疲其力爲人所乘者也有天下國家者愼勿自疲而爲靜者之所乘哉

魯通甫蓋寬饒論

漢宣帝時蓋寬饒爲司隸刺舉無所回避又好犯上意下吏自剄死天下冤之魯子曰是宰相之過也魏侯於是溺其職矣宰相者將佐人主進賢退不肖以宣帝之明魏侯爲相同心一德而使國有殺諫之名時諫大夫鄭昌傷寬饒如此爲文吏所詆上書訟之假令相以此時從容出一言繼昌之後如辛慶忌免冠救朱雲諫收劉輔上未必不從即不從相可告無罪於天下且夫慶忌一武夫耳猶能出萬死叩頭流血爭一罪在不測之朱雲而回庸主之聽於俄頃之閒況以孝宣之明哲寬饒之任職魏

相之得君假令不知此義不可謂賢知而不爲不可謂忠不識二者將何處焉史稱寬饒深刻在位大臣貴戚人與爲怨則意相於寬饒有利其死之心許伯之入第也寬饒後往日毋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則相之不滿於寬饒久矣夫以趙廣漢之賢徒以案事不實摧辱丞相夫人竟坐腰斬方是時吏民守闕號泣欲代趙京兆而死者數萬人也使相爲賢者身先請於帝曰廣漢雖按臣不實及有他坐然臣相實爲國家惜此人臣不敢以私怨殺天下良吏如此上獲忘私憂國之忠下有負荆請罪之效豈不光明震耀照千古哉大抵漢之賢相皆嚴毅幹練之才而識度有所不足魏相殺趙廣漢蕭望之殺韓延壽翟方進黜陳咸皆非大臣器不學無術之誚獨一霍子孟也與

戴存莊朱建論

小人之於君子也必多方交之一與之交則其勢不能中絕交之既深則有事或且爲小人用此其道在啟之於先不可稍存苟且之心而又能持之艱難困苦之中小人之計乃不得閒而入漢平原君朱建史稱其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欲知建建不肯見其氣節亦可謂卓卓者矣及居母喪貧不能備服具辟陽侯奉百金税受之不辭夫受人之德必有以報受不義之恩其報之也亦必將出於不義以不義爲小人謀則不至於自殺其身不已建既受金故過辟陽之難不得不求爲之脫既爲辟陽之客則文帝迫案不得不自刎嗚呼以百金之故毀名失節遂殺其身士君子取與之閒宜何如哉不惟是也孔子曰喪事稱家之有無有無過禮無則斂手足形懸棺而窆建果貧也服具不備可也受金治喪賢者不爲也然則建卽終不爲辟陽之客而受不義之金以營喪是汚其親以不義也不惟不廉亦不孝甚且辟陽侯之奉税於建也詎使之哉建之友陸生也君子之於友也曲成其美不陷以惡辟陽奉税陸生實爲辭而建之不然於其受也責而歸之而乃教辟陽故陷建於不義何哉吾意建平日所稱廉直不苟者皆飾行欺世買欲有以售之故藉辟陽以驗其眞僞否則知其僞而故以敗之不然則欲藉以成其名而不意建之果受之也夫人惟無名於世世亦無所短長苟孑孑自好者聲稱於時則人所以嘗試之者百端稍有不誠未有不敗者也建之初不見辟陽也知其爲小人不可近也既視以金亦知其不可受而特困於貧窘不得已且以爲受之有名未必遽傷義也不知天下之貌爲君子者行立節一旦敗壞不可贖者皆此不得已之情與未必遽傷於義之念誤之夫苟以義衡之亦烏在其不得已也

朱梅崖梁別駕序 朱仕琇字斐瞻號梅崖福建建寧人乾隆戊辰進士山東夏津縣知縣有梅崖文集

吾師臯亭先生屏居於野者六年今年春　天子南巡復先生故秩得歸休先生喜其罪之見諒於　上且恩加寵命而不責其役則是公予之以榮而又便其私也既感而泣而又惟念以朝夕思慕之身從是遂得釋然自放於鹿林雁澈斷橋紆磵水竹之翳苔門之映杖行舟涉入深出高天地爲之加曠景物爲之加麗蓋有得於君之錫殖無事之閒此其所以俯仰而無不自得也因命畫者繢爲圖而詩歌繫之夫忠臣委身於君遂有不得已之義雖偶絓吏議不敢以爲文法之加而必痛其罪咎之積此先生屏居六年未嘗自以爲屈也既而　天子親加湔雪不待人臣之自明昔以爲無愧其官者而還之秩夫人臣於官日省無愧然不敢自信也　天子以爲無愧斯無愧矣故志慮得以自廣夫既委身天子則身爲　天子之身股肱雖瘁未嘗忘良也耳目雖竭未嘗忘纖也　天子以爲可休斯可休矣故筋力得以自私行者乃先生之所謂榮先生之所謂閒也豈比夫佔偈沈溺之士忘大義之無所逃取一身之佚樂婚嫁之私計營名田以偏祥也哉雖然先生年五十一矣古人服官政之年藉樽俎器未竟其施乃稽弛朝服黑髮皤與二三野老儋釣岫遊盤溥酬嬉以消其耦悍之氣則先生之榮或非天下士之所願也夫

朱梅崖道南講授序

安溪李遜齋先生者道南講授君子卷嘗宗講序宣學者稱濂洛關閩學盛於宋氏其倡之者龜山楊文靖公也文靖出洛程氏兄弟之門其歸閩也伯子送之曰吾道南矣楊授羅文質公羅授李文靖公李授朱文公此道南講授之所爲作也蓋自宋理宗後文公之書滿天下迄明以朱註取士則流傳益盛天下誦朱理學者曰五子或曰六子遡由伯不在是數至羅氏李氏則幾以爲文公之師羅李公而漠然無與於道也夫何學詳說以盡斯道之微使天下學者有所據依文公之功信偉矣然其始未聞人儒以極釋氏拘牽者何人之化也靜坐以端大本而以明分殊爲要者何人之旨也故嘗謂諸閩學如作室然洛二程氏所受廛者也龜山闢務也羅氏求界也李氏大匠之隅也文公則因以成室爲耳其閒土木之良服樂之堅鍥雕之巧金石綵堊之設則因事致美而於其本無損益焉美其末而不察其本世之學者非蔽與先生是書採羅李之說甚備蓋所以開導學者之耳目切矣至於附見己意發揮宗旨尤極詳明學者非沈潛反復於是其不足以識其用心之精也先生早承家學湛深經術中年即謝官杜門以味至道故其造詣之邃如此昔人稱羅文質公不言而飲人以和又稱李文靖如冰壺秋月瑩絶瑕玷仕履殆四謁先生於省會德度凝粹淵然穆然莫窺其際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先生之謂矣

朱梅崖谿音序。

楊林谿水出百丈嶺嶺界於南豐建甯二邑水初出小泉也南迤十里合眾流谿石阨之水始怒[illegible][illegible]日夜或作霹靂聲入立谿上恆惴慄稍南益夷歸谿居人亦益眾未至楊林數里許水遂無聲然谿道益回多曲里人名之曰巧洋建甯方言呼水曲曰洋楊林在巧洋南三里谿水三面抱村如環筠園世居其地村多楊木故曰楊林而谿上羣山多松楠雜他果卉彌望鬱然中夜風雨四至水激蛙與羣木聲相亂悲壯激越中雜希微如鐘鼓既闋而簫筦絃絲竹之音時或晨露漸澌居人未起擾頻沙類蕭屑有無緣谿獨遊其聽轉靜至於春秋朝夕蟲鳥之號平林幽澗樵採之響里巷謳吟和答舂杵機杼雞犬之鳴吠遠近斷續隨風高下一切可喜可愕之音咸會於谿筠園家谿上授徒谿西之草堂往來谿側輒聞谿音感而爲之於是其詩悉富筠園方壯時以詩名天下嘗遊太學觀京師之鉅麗所涉黃河長江滉湯洶湧滌其靈心足以發舒詩之意氣顧以不得志困而歸年幾五十回翔谿上其誠有所樂耶昔之學藝者患志不精乃竄之無人之地以求其所爲寂寞專一者一旦得之遂能役物以明其志今谿之幽僻而筠園樂之意豈異此耶余嘗序筠園詩以爲得高岸深谷之趣今讀所爲琴操古歌益淵邃正變備具至效陶謝什則無愧古天之遺風猶有存者其與世益深日息其志適迹於古殆將往而不可知也其涵濡蘊蓄亦得於谿之所助者多也昔孔子教人學詩之旨發於興觀羣怨而末不遺夫名物筠園詩益富不自名歸功於谿集既成以是名篇故余得詳其原委云

彭尺木南畇先生遺書後序。

嗚呼道之歧出不統久矣宋之世朱與陸分涂明之世王與羅異幟爲其徒者各峻城塹操戈戟伐異黨同至今而未已譬如父子兄弟散處異域各不相通於慶弔之問以音容面貌之不相識皆死力鬬爭而不知其本一祖之系也當明之季爲朱子之學者有梁谿高子高子之學由悟而入故能兼通王子之說其論學本末先後不悖於古經雖王子復生當無以易之也至於我　朝夏峯孫子睢陽湯子始有志於徹兩家之樊觀其會通上溯孔門並行不悖之指而於時有當湖陸子者出復以排擊王學爲功又因王子而並罪高子自是王學既衰而爲朱學者亦日陋夫朱子未嘗離德性道問學也而後之道問學者諱言德性矣朱子未嘗不以虛靈不昧爲心也而後之言心者且以虛靈爲大戒矣夫不虛不靈昏且塞矣德性之不知而徒問學之務以是名朱子之學豈不陋哉何大文南畇先生平生服膺高子之學由高子上溯朱王達於孔氏既有以得其宗會其極矣病世之託朱學攻王子者陋陸子之說曰此不休也於是著陽明釋毀錄三卷[illegible][illegible]之所進修之皆具見於審證錄詩歌雜文中然後朱子之學至是益明而王子之學賴以不墜勤勤乎益孫湯之繼與紹升幸承餘緒敬與同學友汪縉參訂遺書取其言之尤切者彙爲一編以詒同好學者誠能取是編反求諸身而近思焉則紛紛異同之論將有不暇計者矣

先曾祖南畇先生名定求
康熙丙戌狀元官至侍讀

彭尺木讀史記。

孝文之詔單于也曰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大哉言乎凡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其同一氣也同一性也則同一天也天也者生生而已矣體天之心者亦生生而已矣然而漢之臣雖能言如賈生未究乎斯義也其所爲痛哭者非也知之者其董生乎故曰王者任德而不任刑觀於孝文之世天下安百姓足而刑幾措非任德之效乎嗚呼生生之心其入人之深如寒暑之浸萬物而靡有閒也及其後雖以孝武毀之而弗能斬也雖以王莽篡之而弗能絕也至四百年而後已也豈不盛哉

姚姬傳左傳補注序。

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卿蓋後人屢有附益其爲邱明說經之舊及爲後所益者今不知孰爲多寡矣余考其書於魏氏事造飾尤甚竊以爲吳起爲之者蓋尤多夫魏絳在晉悼公時甫佐新軍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鄭之後賜樂獨以與絳魏獻子合諸侯干位之人而述其爲政之美詞不恤其夸此豈信史所爲論本事而爲之傳者耶國風之魏至季札時亡久矣與邶鄘鄶等而札胡獨美之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此與魏大名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之談皆造飾以媚魏君者耳又忘明主之稱乃三晉篡位後之稱非季札時所宜有適以見其誣焉耳自東漢以來其書獨重世皆溺其文詞宋儒頗知其言之不盡信然遂以譏及左氏則過矣彼儒者親承孔子學以授其徒言亦約耳烏知後人增飾若是之多也哉若乃其文既富則以存賢人君子之法言三代之典章雖不必邱明所記而固已足貴君子擇焉可也自服杜以後解其文者各有異同近時有顧亭林惠定宇皆爲之補注余以爲有未盡乃別記所見者若總古今之說擇善用之萃爲一書則以俟後之君子

姚姬傳西魏書序。

當拓跋氏之衰朝廷失政而邊鎮橫武夫暴興而國柄移天子寄居孤立亟廢蓋高歡一人而援立之帝三遇安定廢而孝武興孝武奔而孝靜立計其得失之故雖不甚相遠而

以時論之則孝靜固始爲孝武之臣也魏收書外孝武而以天平爲正豈理也哉南康謝蘊山觀察留居史職出刺郴桂間以退處數年之暇慨魏收之失嘗撰西魏書二十卷以正其失可謂勤學稽古雅懷論世者矣吾觀李延壽北史本紀錄孝武於東魏孝靜之前而不曰西魏意蓋以收爲非者然拓跋自崔浩被誅史錄固闕故紀道武以往事多後詞又自道武以前二十餘世加以皇帝之號延壽因之不能正也今觀察所紀僅在其末二十五年事固有延壽之得而無其失者然延壽自序言見別史千餘卷今時代遼隔泯亡無一存不獲使觀察據之以考稽同異而裁定焉惜哉惜哉讀者知其網羅放失述作之志存焉可也

姚姬傳莊子章義序

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陸德明音義載晉宋注莊子者七家惟司馬彪孟氏載其全書其餘惟內七篇皆同外篇雜篇各以意爲去取自唐宋以後諸家之本盡亡今惟有郭象注本凡三十三篇其十九篇經象刪去不可見矣昔孔子以詩書六藝教弟子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其得聞者必弟子之尤賢也然而道術之分蓋自是始夫子游之徒述夫子語子游謂人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聖人制禮以達天道順人情其意善矣然而遂以三代之治爲大道既隱之事也子夏之徒述夫子語子夏者以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禮樂原於中之不容已而志氣塞乎天地其言禮樂之本亦至矣然林放問禮之本夫子告以寧儉寧戚而已聖人非不欲以禮之出於自然者示人而懼其知和而不以禮節也由是言之子游子夏之徒所述者未嘗無聖人之道存焉而附益之不勝其弊也夫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末遂極乎莊周之倫也莊子之書言明於本數及知禮意者固即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與造化爲人亦志氣塞乎天地之旨韓退之謂莊周之學出於子夏殆其然與周承孔氏之末流乃有所窺見於道而不聞中庸之義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無所極豈非知者過之之爲害乎其末天下一篇爲其後序所云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意謂是道之末焉爾若道之本則有不離於宗謂之天人者周蓋以天人自處故曰上與造物者遊而序之居至人聖人之上其辭若是之不遜也而蘇子瞻王介甫乃謂其推尊聖人自居於不該不偏一曲之士其於莊生抑何遠哉若郭象之注昔人推爲特會莊生之旨余觀之特正始以來所謂淸言耳於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夫莊子五十二篇固有後人雜入之語今本經象所刪猶有雜入其辭義可決其必非莊生所爲者然則其十九篇恐亦有眞莊生之書而爲象去之矣余惜莊生之旨爲說者所晦乃稍論之爲章義凡若干卷

姚姬傳南園詩存序

昆明錢侍御灃既殁子幼詩集散亡長白法祭酒式善趙州師令君範爲蒐輯僅得百餘首錄之成二卷侍御嘗自號南園故名之曰南園詩存當乾隆之末和珅秉政自張威福朝士有恥趨其門下以希進用者已可貴矣若夫立論侃然能訟言其失於奏章者錢侍御一人而已今上既收政柄除慝掃姦屏進曏昔不爲利誘之士而侍御獨不幸前殁不與褒錄豈不哀哉君始以御史奏山東巡撫國泰贓亂 高宗命和珅偕君往治之君在道衣敝和珅持衣請君易君卒辭和珅知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傾陂得伸國法其後君擢至通政副使督學湖南時和珅已大貴媒孽其短不得乃以湖北鹽政有失鐫君級君旋遭艱歸服終補部曹 高宗知君直更擢爲御史使直軍機處君奏和珅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有 詔飭責詞意甚當和珅益嗛君而 高宗知君賢不可譖則凡軍機勞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裘薄嘗夜入暮出積勞感疾以殞方 天子仁明綱紀猶在大臣雖有所怨惡不能逐去第勞辱之而已而猶遭其困頓不獲遷延數年尚留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日俾國得盡其才用士得盡贍君子之有爲也悲夫悲夫余於辛卯會試分校得君四年而余歸遂不見君余所論詩古文法君聞之獨喜君詩尤蒼鬱勁厚得古人意士立身如君誠不徒藉詩乃貴然觀其詩亦足以信其人矣余昔聞喪旣作詩哭之今得其集乃復爲序以發余痛云（感激淋漓）

姚姬傳食舊堂集序

丹徒王禹卿先生少則以詩稱於丹徒長入京師則稱於京師負氣好奇欲盡取天下異境以成其文乾隆二十一年翰林院侍讀全魁使琉球邀先生同渡海即欣往故人相聚涕泣留先生不聽入海覆其舟幸得救不死乃益自喜曰此天所以成吾詩也爲之益多其奇今集中名海天遊草者是也鼐故不喜詩嘗漫詠之以自娛而已遇先生於京師觀稱許以爲可後遂與交密居閒益無日不相求也一日值天寒而與先生及遼東朱子穎登城西黑窰廠據地飲酒相對悲歌至暮見者怪之其後先生自海外歸以第三人登第進至侍讀出爲雲南臨安府知府赴任過揚州時子穎在揚州賦詩別去鼐旋仕京師而子穎亦入蜀皆不得見時有人自西南來者傳兩人滇蜀間詩雄傑瑰異如不可測識稱其山川云先生在臨安三年以吏議降職遂返丹徒來往於吳越多徜徉之辭久之鼐被疾還江南而子穎爲兩淮運使興建書院邀余主之於是與先生別十四年矣而復於揚州相見其聚散若此豈非天邪先生好浮屠道近所得日進嘗同宿使院鼐又渡江宿其家食舊堂內共語竟日夜教以屏欲澂心反求本性其言絕善鼐生平不嘗聞諸人也然先生豪縱之氣亦漸鋤滅不如其少壯然則昔者周歷山水瑰麗奇變之篇先生自是將不

復作乎鼐既盡讀先生之詩歎為古今所不易有子穎乃俾人鈔為十幾卷曰食舊堂集將雕板傳諸人鼐因為之序

姚姬傳揚雄太元目錄序

揚雄太元漢藝文志以為十九篇今傳晉范望注本為十卷蓋雄本書為八十一家以擬易六十四卦家有九贊以擬易六爻又為八十一首以擬象傳為元測以擬爻傳為元衝元錯以擬雜卦傳元攡元瑩元棿元圖元告皆以擬易繫辭傳元數以擬說卦傳元文以擬文言傳惟無擬家者耳自范望分元首冠贊之上分元測附贊之下於是其本為十九篇者亂矣昔侯芭張衡之倫推太元比於聖經然世或謂其非聖而作經如吳楚之僭王宋蘇軾尤詆之至謂以艱深文其淺陋竊以為是二者皆過也蓋謂聖人之道原本盛大以仁義中正順播於萬事惟變所適而物得其理於是作易以救世錯綜萬端經緯人事雖庸愚不肖苟欲之而見所以處事應物者皆合乎聖人之道也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得義為吉失義為凶故易者導民於義者也自孔子之時老耼之說興其道以觀乎陰陽運行屈伸循環制為用舍進退之度因時而為業若有同於易者然而古之聖人當隆盛治平之世居位則裁成輔相乎天地而維天下萬世之安非第不居盛滿功成身退而已易曰勿憂宜日中是也當否運之日有濟天下之心有進德修業及時之志又不幸所遭禍亂必不可避則致命遂志非第全身遠害之為善也故有休否幹蠱者又有過涉滅頂凶无咎者以老子之懦弱謙下而終不涉乎世患視世之騖於功利名譽之徒其賢則多矣及以聖人之道揆之然後知老氏之為陋也孔子沒七十子之徒傳誦六藝轉相為說或得或否猶亂未真其時雜家並興仁義蒙塞而漢世尤重黃老之書蓋至元成之間蜀嚴君平以老子為教揚雄少而學焉故雄嘗美君平之湛冥及自著書覃思竭精貫律歷之數究萬物之情而旨不出乎老氏而已蓋彼不備知聖人之道而以所窺於老氏者為同乎易於是作太元以擬易而無慙也其晦家上九贊辭曰晦冥冥利於不明之貞測曰晦冥之利不得獨明也此特老氏之和光同塵於易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之訓不亦遠乎其他蓋多類是夫孔子之道及雄之世幾乎熄矣求於道熄之後得其學粗而不盡通其旨夫亦時使之然也當時著書與雄先後者莫如劉向向之為書其精深或不逮雄而平生忠直之節則過雄矣夫雄非特始學不當於聖人亦以其行不能自副其言是以君子輕之也然而雄為是書亦可謂好學深思言之近道者矣孔子譏臧文仲不仁不知而文仲卒以立言不朽夫雄蓋亦其倫與范望之注因漢末宋衷吳陸績之解而損益之然而於雄之旨亦未能盡得也又有釋文一卷蓋范望之前已有為之者其後遞相益今其中有引及唐諸者陳振孫云司封郎吳祕有太元音義此其祕之為與又按太元占法用贊不用家非如易之占兼用家也故九贊有辭而家無辭其八十一首乃擬彖傳非擬家也昔司馬光誤謂易有彖元有首政和中有許畏肱者遂別增首測一卷以擬大象既複而無謂矣後人不悟其失反以畏肱首測雜入雄所作八十一首之中則其謬益甚矣故悉削去不錄唐王涯有說元五篇別一卷今以附其末

姚姬傳恬菴遺稿序

鄉之前輩以文章稱而年與鼐接者十餘人鼐自童幼受書一室足希出戶苟非鄰至者家者率不得見若望溪宗伯與參司業南堂息翁諸先生與鄉學者見其詩文或生鼐恨莫接其形容而邈知生同里閈者固亦有是也汪稼門觀察之先君子恬菴先生計其生之年與鼐接之年也而鼐未嘗見觀察出其文錄之詩和恬雅有越俗之韻真吾鄉前輩文也余於是為歎昔者文學之盛而悟今者之不繼豈人不悅學而古道之文將自是日衰耶抑士有誠於古而吾不得識亦如吾之與前輩不相遇者耶不然何今昔之殊也觀察承其家學在官有廉靖之節世推其賢恬菴之文固益聞於天下其蕭深者以播達於四方固然吾將舉是編為里之學士勸焉

姚姬傳張仲絜時文序

常熟蘇州府之一縣居府治東北隅其縣自明以來仕宦多賢人登甲科聯翩所以其士人多知彙時或適於都會廣聚之區吾使之然也余始入京師見邵二文叔其人温誠君子吾為繇督六朝之文與繇伯文同年交好晉為編修未數年告休致去既又識湯存緩叔其人充樸有好學是時緩叔館余姻親張君家余嘗與同宿一榻見規以古誼自中夜至曉緩叔之徒張仲絜時巳官部曹有名緩叔嘗召之至誠飭之如其為時仲絜輒受教惟謹余又因緩叔識仲絜焉緩叔與余後登第同年而常熟同年又有蘇閣仲其後兩仲以部屬外出為知州不得志遂自屏不仕既余又識編修陳君耕崖為學亦近古此數君皆常熟人余所識皆君子也而以較其縣人材輒不類諸君誠較然自好者與抑余愚陋所取者偏狹乃獨得諸君聚而不厭也耶仲絜今歲初改官御史旋稱病去謂余曰吾才薄不足有為於朝尚可有為於家又出其生平所為時文屬余曰吾文用意與俗殊以不敢背吾師之教子為我定之仲絜去半年貽書陳君令其趣余乃取其文刪定若干首其時叔 緩叔皆已死閣仲方授學於晉絳之間仲絜又去獨余與陳君在京師耳余由是益知如數君者果為難得相見無日獨其文字可常在目前茲益可重也已諸君存者方各有著述之志邵二文集其家已刻成緩叔在時論說經傳甚眾未成書仲絜將卒成之時文未足盡仲絜之業然其文固醇雅有體尊觀文者必能愛之乾隆三十七年

十一月桐城姚鼐序

姚姬傳禮箋序

有入江海之深廣欲窮探其藏使後之人將無所復得者非至愚之人不爲是心也六經之書其深廣猶江海也自漢以來經賢士鉅儒論其義者爲年千餘爲人數十百其卓然獨著爲百世所宗仰者則有之矣然而後之人猶有能補其闕而糾其失焉非其好與前賢異經之說有不得悉窮古人不能無待於今今人亦不能無待於後世此萬世公理也吾何私於一人哉大丈夫甯犯天下之所不韙而不爲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也亦若是而已矣歙金璞中修撰自少篤學不倦老始成書其於禮經博稽而精思愼求而能斷修撰所最奉者康成然於鄭義所未衷糾舉之至數四夫其所服膺者眞見其善而後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盡其眞也豈非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哉鼐取其書讀之有竊幸於愚陋夙所持論差相合者有生平所未聞得此而俛首悅懌以爲不可易者亦有倘不敢附者要之修撰爲今儒之魁俊治經之善軌前可以繼古人俯可以待後世則於是書足以信之矣嘉慶三年五月桐城姚鼐序

姚姬傳泰山道里記序

余嘗病天下地志謬誤非特妄引古記至紀今時山川道里遠近方向率與實舛令人頓歎設得邑有篤學好古能遊覽者各考紀其地土之實據以參相校訂則天下地志何患不善余嘗以是語告人鮮究心者嘉定錢辛楣學士上元嚴東有侍讀因爲余言泰安聶君山道里記最善心識其語比有岱宗之遊過訪聶君出是記覽之其考訂古今皆詳覈可喜學士侍讀之言不妄也余讀水經注於汶水左右水源流方面頗有舛誤又謂古泰高在今泰安右汶東故古登封入奉高境西行度環水而北至天門歷盤環道躋岱道得封所馬第伯記可覆案也往者在濟南秋登千佛山望諸嶺諸峯迴相接竊謂歷城以南諸山皆泰山也後人多爲之名耳今閱是書與余意合而辨正尤起人意聶君欲余序以重其書余淺學又偶過聽度從行有合於好古力索久往來是山中者聶君足重余耳余安足重聶君哉 文特名奔而雅淵醇明於法者自得其妙

姚姬傳書貨殖傳後

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甯靜淡薄先海內無校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於窮約素封僭於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十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教爲術入胡弗甯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亾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箠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睨牧長寡婦之貲奉匹夫匹婦而加恐失其意促嘗吸汁之行士且羞之況天子之貴乎嗚呼敝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矣夫

姚姬傳辨逸周書

世所傳逸周書者漢藝文志載之六藝略尚書中但云周書七十一篇不云尚書之逸者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者劉向說也班氏不取識賢於向矣然吾謂班氏辨此亦未善子貢曰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雖小而所傳誠文武道非誣也誣則奚取哉周之將亡先王之典籍泯滅而里巷傳聞異辭蓋因而識者無知言裁辨之智不擇當否而載之又附益以己之私說若逸周書之作去孔子時又遠矣文武之道固墜矣非子言聖人之法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此如箕子陳九疇及周官所載庶官所守皆不容不以數紀者若是皆以數爲紀之詞乃至煩複不可勝紀先王曷貴是哉吾固知其誣也其書雖頗有格言明義或本於聖賢而閒雜以道家名法陰陽兵權謀之言程箝太子晉篇說尤怪誕殆非儒者所道校書者宜用之六蓺入之雜家乃爲當耳宜從其本書名曰周書雖與尚書周書名同不害也不當目逸云逸則附之尚書矣

姚姬傳讀司馬法六韜

世所有論兵書誠爲周人作者惟孫武子耳而不必爲武自著若其餘皆偽而已任宏以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兵權謀班固出之以入禮經太史公歎其閎廓深遠則其書可知矣世所傳者泛論用兵之意其辭庸甚不足以言禮經亦不足言權謀也且僅有卷三耳漢藝文志吳起四十八篇在兵權謀尉繚子三十一篇在兵形勢今吳子僅三篇尉繚子二十四篇魏晉以後乃以笳笛爲軍樂彼吳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笳笛爲節乎蘇明允言起功過於孫武而著書顧艸略不逮武不悟其書偽也尉繚之書不能論兵形勢反雜商鞅刑名之說蓋後人雜取苟以成書而已莊子載女商曰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然則六弢之文必約於詩書禮樂者也劉向班固皆列周史六弢於儒家且云惠襄之閒或云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然其爲周史之辭若周任史佚之言無疑也非言兵亦無與於太公也今六韜徵取兵家之說附之太公而彌鄙陋周之權曰鈞不曰斤其於色曰元曰黑曰緇不曰烏晉宋齊梁閒市井乃有烏衣烏帽語耳而今六韜乃曰斤曰烏余嘗謂周秦以降文辭高下差別頗易見世所謂

古文尚書者以他書事實證之其僞已不可逃然直不必論此取其文展讀不終卷而決知非古人所爲矣蓋古書亾時多在漢獻晉惠啟閒而好爲僞者東晉以後人也唐修隋書作藝文志不知古書之逸舉司馬法之類悉載之顏師古注漢書於六蹈直以謂即今書此皆不足以言識至韓退之乃識古書之正僞惜其於此數者未及詳言之也漢書刑法志所載古井田出車之法甚詳其文蓋出於司馬法與包咸注論語辭同也刑法志引其文備故以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別以三十六井地當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合之則百井包咸引其辭略故第言成出車一乘耳其原出一也作僞者其所見書寡於爲古文尚書者故舉此及他經史明載之司馬法而併遺之

姚姬傳讀孫子。。。

左氏序闔閭事無孫武太史公爲列傳言武以十三篇見於闔閭余觀之吳容有孫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戰國言兵者爲之託於武焉爾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未有興師十萬者也況在闔閭乎田齊三晉既立爲侯臣乃稱君曰主主在春秋時大夫稱也是書所言皆戰國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虜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爲莫武若矣[illegible]

魯絜非四書通義後序。

嘗讀太史公書謂自古著書者大抵有所發憤而作也嗚呼豈非然哉昔吾家西麓公生於明之季世以天啓壬戌選貢歷任至福建海防同知當是時天下已亂所在盜賊蠭起公所歷不出佐貳之職至則謹斥堠繕城守招集流亡倉皇補苴而已又多與上官忤既知事不可爲遂棄官歸公歸踰年而明亡矣公之在官憤當時内外任事者皆不稱其職著閱見錄一書每稽一職必由歷朝上溯之周官六典而折以本朝太祖之法度以明稱是職者之不易而當時冒居其任者之非其人朝廷亦視爲故事而若不知有祖制也一篇之中反復致意焉及歸又謂國家以經義取士原欲得通經學古之士而用之而憤當時習斯事者失制科本意因著四書通義一書徧稽史傳旁推交通而爲之說雖其義時與儒先異而意在反末季空疏無用之學歸諸實用其志深可悲也蓋自經史分門不貫文忠公著大學衍義以史證經而明邱文莊公爲衍義補王道思氏嘗謂二書所取純駮不可同論而歸於進御以資勸戒俾有補治道其拳拳忠君愛國之心一也公生當末世居下位不得致身人主之側陳說大義於經筵發憤爲此不欲使古聖昔賢垂世立教之旨爲後人口耳講說攫取榮利之資敗壞人才無以爲國家用雖其爲書之體固有異於二公之所爲者而其心亦何以異於二公拳拳忠愛之心乎公此書成又綴數語於端曰吾之爲此蓋憤士無實學壞天下國家事負昔聖昔賢立教之心欲讀者知四子書固非空言無實用者耳後世子孫當謹藏之以俟知者嗚呼公既負其學不見施設及歸又以遺民終伏幽隱陋不得有道而能文者表揚於世其行世論說不見諸史氏暨光閣汶遯之文久雖吾子孫後起者恐不能名公爲何如人也幸有其書之存小子竊不自量欲纂白公之心迹章施無極勉爲此序庶幾後世讀公之書者既有以知公著書之心而考諸小子之文亦可以得其爲人之大概焉公所爲閱見錄其裔孫某爲福建縣令時已刻以行世名曰仕學全書今又刻公此書板並藏之家公諱論字孔璧姓魯氏江西新城人晚年隱居邑西西壺峯之麓自號西麓釣叟公有弟諱訓字述之初爲諸生既而與公偕隱自號西溪仕蹟西溪之裔也姚姬傳曰不迷子閱先大夫集序之雄邪然有明也

吳殿麟方立中夫子時文序。

嗚呼此吾師立中先生之遺文予小子奉爲規矩者也始先生館于家塾予時方稚昧僭從兄弟執經待側日聆先生之訓誡而歌誦其文章意氣甚盛以爲世人無此樂也先生貌甚癯而氣清語言溫溫不見鋒穎而自方內縝密略絕人其所爲經義探孔孟之旨窮六藝之源彬彬乎其有質而有文也然而屢試於鄉皆不遇先君子甚重先生相對歎嗟者久之冬夜篝燈夜飲酒三行先生忽長吁淚下先君子怪之先生曰兩人髮皆白矣曰難言也回顧小子撫摩待飲於旁方總角改容笑語先君子曰他日成我兩人志者其此子乎時先君子已嬰末疾歲餘矣泫然謝曰以是子辱先生吾不能待兒壯大矣於是兩人相嚮湧然酒未竟罷去其後先生卒困於諸生以殁生平所爲文章不自祕惜半皆散亡今其存者案然可觀也小子定諸泣而序之俾先生之子石輔藏之自先生既殁之明年先君子亦溘然長逝一時共學之人或夭死或謀食他方迄於今無一人復讀書於塾者嗟乎文章與道德相表裏孝弟道德之本也竊聞古之能孝弟者能終善者也父師既殁事生之禮無所施矣成父師令名所以事也定既壯碌碌無殊能尚何足語此哉每發先生之文誦之恍見先生東嚮先人西嚮咨嗟語誡於明窗風雪之地有餘悲焉

惲子居南華九老會詩譜序。。。

嘉慶元年　詔徵孝廉方正之士武進以莊宇逵達甫應達甫辭之不獲自是不應進士舉曰吾愧此名甚無據是亦詔旨也敬時吏於浙聞而賢之四年敬請檄吏部復往浙就吏過達甫達甫以南華九老會詩譜命敬序其後九老會者達甫之祖劬菴先生與宗之致仕者共九人皆宜祿壽子孫於燕閒爲會以衍之者也敬觀其所爲詩始知九人皆清白恬退去時俗尚古昔於是知達甫之賢爲有所自矣已而思之士當年少氣壯束修自進曰吾將以爲天下也一旦達矣名溢於朝澤溉於室又相率引去以爲高其進也將以求其實也而以名飾之其退也實已至矣而名可惟吾之所取此豈聖賢者之所許

耶達甫未通籍其高尚宜矣如九老者嘗求其治民之道勸恤爲國之意所以不愧去者何在不嘗徒羨其退也已又思之古之織人其初非有他也不過嗜進不喜退耳君子則進不得已也退常不可已而已是故過於進將爲患矣之鄙夫過於退不失爲引身之君子敬今仕宦方始恐進退皆負無以復見達甫自今日以往庶幾其念之哉是達甫之益我也已

惲子居讀張耳陳餘列傳

穀梁子曰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鶂猶且盡其辭而况於人乎故五石六鶂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古之作史者辨於物析於事愼於文辨於物故名正析於事故理順愼於文故勸懲明史記張耳陳餘列傳趙尉以貫高事辭問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壯士意其可以私問也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不可以私問也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貫高之心惟知有王故問出王不問赦高也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泄公之心惟知有高故復言赦高不言出王也至貫高絕吭死太史公斷之曰當此之時名聞天下知是而已何也家臣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諸侯之臣知有國而不知有天下皆大亂之道如貫高者足以聳動激昂人人肝膈然而君子不以仁義與焉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於此可以觀矣（[illegible]）

惲子居讀貨殖列傳

作史之法有二太史公皆自發之其一留侯世家曰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書此作本紀世家列傳法也而表書亦用之其一報任少卿書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此作表書法也而本紀世家列傳亦用之史記七十列傳各發一義皆有明於天人古今之數而十類傳爲最著盜三代之後仕者惟循吏酷吏佞幸三途其餘心力異於人者不歸儒林則歸游俠歸貨殖天下盡於此矣其旁出者爲刺客爲滑稽爲日者爲龜策皆畸零之人是故貨殖者亦天人古今之大會也鍾伯敬謂補平準書所未備可以操治天下之故其義乃推而得之其諸非太史公之本義歟（自有先生云心思獨到）

惲子居書三國志後

秀水朱錫鬯氏稱陳承祚削魏氏受禪碑而詳書漢中王武擔山即皇帝位文并羣臣勸進表爲以統與蜀此承祚意也後人讀史不尋始末較其書法所在據一端之偏即深文斥之如謂史記尊黃老三國志帝奧竊古人豈任此耶敬反覆觀之復得數端可以發錫鬯氏之說史記漢書之法曰傳曰志曰表曰論曰贊承祚作史有傳無志表何也彼三國者不足當一代之制也蜀得國最後失國最先吳據江表魏以篡終始故皆尊之然蜀用漢儀注無志表亦傳若吳魏之制皆不傳矣此尊之至也其以評易論而無贊何也吳魏之君若臣皆亂世之雄耳贊之是長亂也蜀以討賊號天下故於楊戲傳載蜀君臣贊以別之是正於吳魏也其書目曰武帝操明帝叡何也與先主備吳主權同書也明魏之非帝而已魏非帝而蜀之宜爲帝人無有知之者故於蜀書曰先主備而於吳書曰吳主權不稱先王權吳者非蜀儕也吳非蜀儕魏又何得以蜀爲寇敵邪此與之至也春秋之義微而顯志而晦史記蓋得其意幾十之六七漢書得四五三國志得一二自晉書以下斁學乎幾無有焉五代史知此法而不能用故書法必自爲論以道達之此史之所以不古若歟

張皋文丁小疋鄭氏易注後定序

自王弼注興而易晦自孔穎達正義作而易亡宋之季年學者爭說性命莫不以王孔爲本雜以華山道士之言而王伯厚氏獨盡心鄭注蒐輯闕佚彙爲一書可謂篤矣自是之後蓋五百餘年而得惠定宇氏始考鄭氏爻辰增補伯厚集注所未備然後天下知有鄭易又數十年丁君小疋從而定之正其譌錯補其闕漏次其篇章然後鄭氏之易大略具焉方今士以不習鄭學爲恥其考校鄭書者無慮數十家而以丁君此書爲最審蓋其始爲以至於今二十餘年不苟成書有爲其學者必咨焉從而爲之校者以十數惟以傳信爲務而不以臆斷其爲之也勤其出之也愼則其獨善宜也且夫學者所以貴古書者豈惟其文哉將有取其義也王伯厚氏之序此書取朱震之言曰多論互體曰以象數爲宗夫易之有互不始鄭氏自田何楊叔以來論互體不足爲鄭學也易者象也易而無象是失其所以爲易數者所以筮也聖人倚數以作易而其爻之辭數無與焉漢師之學謂之言象可謂之言數不可象數並稱者末學之陋也吾以知伯厚之於鄭易概乎未有聞也定宇氏說爻辰是矣雖然爻辰者鄭氏之所以求象而非鄭氏言易之要也鄭氏之學蓋於爻辰而已乎記曰夫禮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降曰命韓宣子見易象曰周禮在魯矣是故易者禮象也是說也諸儒莫能言唯鄭氏言之故鄭氏之易其要在禮若乃本天以求其端原卦畫以求其變推象附事以求文王周公制作之意文質損益大小該備故鄭氏之易人事也非天象也此鄭氏之所以爲大而定宇氏未之知也夫以王惠二家之學如此則其所輯往往有牴牾而不知者非其學不傳識不精其所涉淺也丁君此書余見其稾本一字之異必比附羣書以考其合往往列數十事是故於義審於義審則其分別有序也無惑爾已余往嘗疑鄭君箋詩以婚期盡仲夏以前於經無所徵驗及視歸妹之注考之六五爻辰在卯二月中辭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九四爻辰在午五月中辭曰歸妹愆期然後知箋義蓋出於此又嘗疑留畏百里以象諸侯周

官制則不合及讀曾康侯之注諸侯有三揖之功錫以乘馬而蕃之然後知易有三代之制其他如此者甚衆怡乎唐之儒師未有見及此者遂使禮家微言或沒而不傳也然就此書而求之比類備物以合鄭氏禮注則於易之大義未嘗不有考焉是則不足之功不可廢也夫

陸祁孫七家文鈔序

嘗論賢人君子其才分各有所限細而成狹一端以自引重則荒江老屋之間有潛卿相而不爲者矣夫文之爲道非所云一端者耶然而廬陵臨山南豐新安而後歷金元明之久屢得震川荊川遵巖三家欲求一人而四之爲劉王兩文成或且退然未敢自信況其他哉我朝自望溪方氏別裁諸僞體一傳爲劉海峯再傳爲姚惜抱桐城一大縣耳而有三君子接踵輝映其閒可謂盛矣然世之沈溺於僞體者固未嘗一日而息余桐城所處僻遠彭秋士年少心孤口衆徒能自守而已有志之士所爲慨息也吾常自荊川之歿此道中絕後有作者復趨於岐塗以要一時之譽乾隆閒錢伯坰魯思親受業於海峯之門時時誦其師說於其友惲子居張皋文二子者始盡棄其考據駢儷之學專志以治古文蓋皋文研精經傳其學從源而及流子居泛濫百家之言其學由博而反約二子之致力不同而其文之澂然而瀲秋然而有序則由其彊毅而上求之震川荊川遵巖以上而求之廬陵臨山南豐新安如一轍也夫君子之於學也期與一世共明之而非以爲名也非以爲名則自爲之與他人爲之無以異也以二子之才與識而治古文自爾思發之君子以爲竊思之於文也實於其自爲也嗟乎魯思惜抱以老壽終而子居皋文皆獨未也乃皆不幸諸逝過者雖盛行於世學者猶未能傾心宗仰知與辟玉望溪水竇之相續治歎遺水因出其向所點定二子之文又吳德旋仲倫所選梅伯言秋士文各十餘篇益以桐城三集以命總將伸擇其尤雅者都爲一書曰七家文鈔聊以便兩家子弟誦習云爾非文之止於七家與七家之文之盡於是編也冀時有志之士效法而興起皆日盛衆 皇朝之文將如班固所稱炳焉與三代同風則雖以此書爲乘韋之先吾知七君子者必欣然樂之不以爲忤也

序跋類二

姚石甫黃香石詩序

嗟乎自古豪傑之士成名於天下後世者豈必其生平之所自命哉夫人之一身有子臣弟友之責天地民物之事至沒世後舉無一稱而獨稱其文章末矣文章之大者或發明道義陳列事情動關乎人心風俗之盛衰乃又無一稱而徒稱其詩抑又末矣然而李杜白陸竟以詩人震耀今古稱名之偉如日月江河者何也則不惟其詩惟其人也此三四公者方謂天地間所貴於吾身甚衆且巨將汲汲焉求以任之不得已而以詩名豈彼之所自命爲豪傑者乎惟自命不在此而卒迫之不得不出於此然後以其胸中之所磅礴鬱積者一託於詩以鳴其意其發之也厚故發之也無窮其念之也深故言之也愈切誦之淵然而聲出金石彌天地即之爽然而光燭千丈辟萬夫思之愀然貽之駭然而泣鬼神動風雨夫非其聲音文字之工也是其忠義之氣仁孝之懷堅貞之操幽苦怨憤鬱結而不可伸之志所在者然也惟然故觀其詩可得其人其人雖亡其名以立今世之士徒取其聲音文字而揣摩之規撫之於人曰吾以詩名其與古人之自命不亦遠哉宋元以來工詩者奚啻千百而赫然見稱於世無幾人也亦可以思矣本朝諸公自阮亭禮部神韻歸愚尚書格律後學奉之如規矩準繩可謂盛矣然皆以詩言詩者以爲學其詩不可不師其人得其所以爲詩者然後詩工而人以不廢否則詩雖工猶糞壤也無怪其徒具形聲而所自命者不存也粵中言詩近日後起者三人曰譚康侯張南山黃香石康侯吾嘗讀其詩愛其人而未之見南山則詩篇自好方力於治經余嘗序其詩矣香石與二子齊名嘉慶十六年余在粵佐程公著見所著論詩話羅浮小志雲泉隨札心識之越二年乃相識於白雲山中見訪以世務之大夫香石平生所自命雖不知較古人若何要其講求世務隱然有人心世教之憂不可謂非有心之士余行矣留此說以資香石無亦有勸然深思穆然高望者乎

鄧湘皋船山遺書目錄序

（顯鶴號湘皋湖南新化人嘉慶庚午舉人官教諭有南村草堂集）

周易內傳十二卷發例一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舊本三卷四庫本四卷）周易考異一卷（附稗疏後）周易外傳七卷書經稗疏四卷尚書考異（有目未見）尚書引義六卷詩經稗疏五卷（舊本二卷四庫本四卷）詩經考異一卷（附叶韻辨）詩廣傳五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舊本二卷）讀春秋左氏傳博議二卷四書訓義三十八卷（又名授諸生講義）四書稗疏二卷（舊本一卷）四書考異一卷讀四書大全說十卷四書詳解（未見）說文廣義三卷 凡經類二十二部已見二十部都一百六十四卷未見二部無卷數

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大行錄未見　凡史類三部已見二部都四十五卷未見一部無卷數

張子正蒙注九卷近思錄釋未見思問錄內篇一卷外篇一卷俟解一卷噩夢一卷呂覽釋未見淮南子注未見黃書一卷識小錄一卷搔首問未見龍源夜話　老子衍一卷莊子解三十三卷莊子通未見愚鼓歌一卷相宗絡索一卷三藏法師八十規矩論贊　凡子類十七部已見十二部都五十一卷未見五部無卷數

楚辭通釋十四卷薑齋文集十卷卷一論三首傚符命一首連珠二十五首卷二傳五首行狀二首墓志銘四首記一首卷三序五首書後二首跋一首卷四啟一首尺牘十首卷五九昭卷六九礪卷七賦五首卷八賦三首卷九儱贊一首雜物贊十六首銘十一首卷十家世節錄八則薑齋詩集十卷卷一五十自定稿卷二六十自定稿卷三七十自定稿卷四柳岸吟卷六遣興詩卷七和梅花百詠卷八洞庭秋卷九雁字詩卷十倣體薑齋詩餘三卷卷一船山鼓棹初集卷二船山鼓棹二集卷三瀟湘八景詞薑齋詩話三卷卷一詩譯亦附詩經稗疏後卷二夕堂永日內編卷三南窗漫記憶得未見薑齋外集四卷卷一船山制義卷二船山經義卷三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卷四龍舟會雜劇書目又有冒薇稿漵濤園初集二書未見以亦詩文集也附識其名於此　夕堂永日八代文選十九卷八代詩選未見四唐詩選未見　凡集類十部已見六部都六十三卷未見四部無卷數

右衡陽王先生著書五十二種已見三十八種都三百二十三卷　皆錄於　四庫者曰周易稗疏四卷考異一卷曰書稗疏四卷曰詩稗疏四卷考異一卷曰春秋稗疏二卷凡六種存目於　四庫者曰尚書引義六卷曰春秋家說三卷凡二種舊已刊者曰周易大象解一卷曰春秋世論二卷曰四書稗疏一卷考異一卷曰老子衍一卷曰莊子解三十三卷曰楚辭通釋十四卷曰正蒙註四卷曰思問錄二卷曰俟解一卷凡十種外文集詩集詩餘詩話復有數卷皆奇零不成部帙餘俱鈔本其未見者存佚不可知舊刊之本類坊刻且日久漫漶顯鶴病之嘗慨然發憤思購求先生全書精審錄木嘉惠來學以是強聒於人無應者道光己亥寓長沙時方輯沅湘耆舊集徵求先生遺詩一日先生族裔有居湘潭名世全者介其友歐陽君兆熊訪余於城南旅寓以先生詩集來且具道先生六世孫承佺具藏先生各種遺書於家世全將謀壽諸梨棗余大喜過望次年春遂開雕於長沙以校讎之役屬吾邑人鄒漢勛其後二年次第刊成周易內傳十二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周易外傳七卷書經稗疏四卷尚書引義六卷詩經稗疏五卷考異一卷詩廣傳五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傳博議二卷四書授義三十八卷四書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大凡十八種都百五十卷書成以全書目錄寄示顯鶴乃僭書其後曰班史有言古之儒者博學虖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自孔子殁而大道微七十子之徒遺言墜緒不絕如縷遭秦燔滅蕩然無存漢興收拾餘燼始立專門各抱一經私相授受亦互相嫉妒馬鄭諸儒始貫穿羣籍鑽研訓詁迄其蔽也維於讖緯溺於支離破碎魏晉以後崇尚虛無流爲佛老學術紛歧世運榛塞聖人之道晦矣唐代義疏之作具有端緒而是非得失未有折衷宋世眞儒出羣經乃有定論至於近代學者疾陋儒空談心性逸於考古遂至厭薄程朱專考求古人制度名物以爲博甚則刺取先儒刪落駁謬悠之論以爲異而一二天資高曠之士又往往誤於良知之說敢爲高論狂瞽一世著書愈多聖道愈鄙先生不然生平論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而學道淵源尤在正蒙一書以爲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之能易惟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鉅公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末由相爲羽翼其道之行曾不得比於邵康節之數學而世之信從者寡道之誠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異說興又不二百年而邪說熾其推本陰陽法象之狀往來原反之故反復辨論累千百言所以歸咎上蔡象山姚江者甚峻或疑其言太過要其議論精卓踐履篤實粹然一軌於正固無以易也先生生當鼎革自以先世爲明世臣存亡與共甲申後崎嶇嶺表備嘗險阻既知事之不可爲乃退而著書竄伏祁永漣邵山中流離困苦一歲數徙其處最後乃定居湘西蒸左之石船山築觀生居以終故國之戚生死不忘其志潔而芳其言哀以思百世下猶將閔風興起況生同里閈親讀其書者乎當是時海內儒碩北有容城西有盩厔東南則崑山餘姚而亭林先生爲之魁先生刻苦似二曲貞晦過夏峯多聞博學志節皎然不愧顧黃兩先生顧諸君子肥遯自甘聲名益炳蒸幣充庭干旌在野雖隱逸之薦鴻博之徵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動容其志易白其書易行先生竄身猺峒絕迹人閒席棘飴荼聲影不出林莽門人故舊又無一有氣力者爲之推挽殁後四十年遺書散佚其子敔始爲之收輯推闡上之督學宜興潘先生因緣得上史館立傳儒林而其書仍湮滅不傳後生小子至不能舉其名姓可哀也已當代經師後先生而起者無慮百十家所言皆有根柢不爲空談蓋經學至　本朝爲極盛矣然諸家所著有據爲新義輒爲先生所已言者　四庫總目於春秋稗疏曾及之以余所見尤非一事蓋未見其書也近時儀徵相國𡨕輯　國朝經解刻於廣南所收甚廣獨不及先生其他更何論已先生出處本末略見潘宜興儲六雅全謝山余存吾諸文集中顯鶴增輯楚寶文苑亦有傳不具述獨詳述先生學業之大者著於篇使世之讀先生書者有所攷焉曾光炯然

鄧湘皋書楚寶增輯熊襄愍傳後。

嗚呼有明彊事之壞至襄愍死而已極矣襄愍以剛烈孤憤之心處跋疐危疑之地迄今

讀其奏疏書檄凛凛猶有生氣哉　高宗純皇帝謂其曉暢軍事爲明代巨擘披覽遺文憮然太息　特詔求熊氏後而予以官遂使勝國孤臣起沈霾而光日月仰見　高宗天地之量卓越萬古而襄愍孤忠大節所由動異代　聖人之睿鑒者益可思已夫襄愍再起經略時明事已潰裂不可收拾卽毅然委以殘疆其能轉危爲安與否尚不可知乃遙制旁撓傾陷讒起羅織大獄傳首九邊僨事既敗國祚隨傾讀史至此未嘗不太息痛恨於神熹之際也余增輯大將以襄愍與方逢時梅之煥並列之煥風采機略爲襄愍所服而牽於文法屏之閒地不盡其用逢時之才豈有加於襄愍而史稱其處置邊事皆協機宜功名與崇古相亞時稱方王夫同一邊臣才地相近而成敗禍福相反若此則以其時江陵當國逢時所遇爲獨幸耳嗚呼孰謂文忠之功可少哉

周星叔書蘇文忠正統論後

歐陽子始爲正統論凡七篇蘇子非之蘇子是之其所爭者魏也晉梁也後唐晉漢周三子者無異論焉歐陽子晚乃刪爲三篇其說曰正統之序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則黜魏而并絕五代蘇子所謂序其可得以存教者歐陽子終弗與也蘇子曰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有天下也與之可也魏五代實則未能有天下也歐陽子之絕東晉甚矣歐陽子欲其統之絕而可續也東晉不絕隋不絕繼東晉者宋齊梁陳也與東晉而不與宋齊梁陳則無終與宋齊梁陳而黜後魏則隋無始夫魏不能有漢東晉不能有晉漢晉無終可也宋齊梁陳遂有東晉東晉無終不可也以晉繼漢晉不獨有魏以隋繼晉隋不獨有後魏晉隋則不惡其無始也與東晉以及宋齊梁陳而黜後魏隋則惡其無始也蘇子序其可得者六至於晉隋之閒蘇子亦不能有所與也然且固與魏何也漢之魏猶唐之五代蘇子與五代宜無詞以絕魏然且固與五代何也蘇子以五代爲宋始也夫宋之繼唐猶隋之繼晉晉之續漢宋不惡無始也歐陽子之修五代史也爲宋故尊周以及梁唐晉漢猶晉之陳壽不容不帝魏也然三國并志壽猶不以正統與魏而歐陽子於史則尊之至論正統終絕之則宋不惡無始也且均之無始於宋則惡之隋則不惡之於後魏則不與五代則與之宜歐陽子之不安而終黜其說也雖然歐陽子之多所絕尊正統也而晉隋與焉歐陽子之與亦已輕矣曰是實有天下曰有天下則已爾何必正統

自記曰七篇合纂外集曰原正統論曰明正統論曰秦論曰魏論曰東晉論曰後魏論曰梁論三篇載居士集曰序論曰正統論上下正統論下附載附一篇其序論首曰臣某言末曰臨下學者考定其是非云云蓋皆以進呈者歐陽子之定論也外集又存其論辨上下二篇不知作於何時七篇序言蘇子論皆取魏五代二論耳至於三代後蜀南漢僭而已大抵歐陽子之於正統變其說而所取捨亦有蘇軾而名之曰正統而不得已用也其正統之名例終異同之間皆得之矣　按右說辨一篇其文亦頗似歐陽子作疑編者誤收

周星叔再書正統論後

晉之東宋有絕之正統者絕之自歐陽子歐陽子宋人也使其生南宋歐陽子不絕東晉矣豈惟歐陽子不絕東晉蘇子亦不固與魏而退蜀漢蜀漢之上繼兩漢也自南宋也前此東晉時有習鑿齒之漢晉春秋矣人以鑿齒爲東晉故也至歐陽子并東晉絕之矣蘇子又固與魏矣二子外司馬溫公又帝魏而寇之矣皆弗與也蓋至南宋而後與之決矣夫南宋之爲宋其可哀矣南宋之人求之於古有東周矣幽王之弒也太子卽位自西徂東猶是王畿千里之內天下宗周未之有改則非南宋之比也其下後漢後漢能誅莽而一天下又非南宋敢望也南宋不如東周後漢而猶賢於蜀漢故亟與之其下東晉東晉則與南宋之比也又其下則後梁與北漢則南宋亦不屑比也元人之以宋遼金列爲三史也非公論也至明人病之欲黜遼金悉從晉書載記之例則甚矣亦非公論也從載記之例遼可也金不可也於宋可也於南宋不可也夫遼之爲遼蓋非五胡之比矣嘗助晉滅唐而臣晉矣又滅晉而僭王中國矣然宋能一天下而遼獨有燕雲以此不如後魏故曰遼可也金慕起於宋之末故曰於宋可也南宋之不得不別於宋也猶東晉之不得不別於晉也論其地則比於東晉而偏於蜀漢較其德則蜀漢初不爲魏屈東晉初不爲五胡屈南宋臣之矣而金之視後魏有過之無不及也而或者欲比於夫子之抑吳楚過矣吳楚自王其國耳周之爲周自若也夫子作春秋不必爲吳楚若吳楚雖微夫子抑之後之爲史必無有以吳楚擬周者也吾故曰非公論也或曰蜀漢列於正統者以有武鄉侯漢壽亭侯也南宋列於正統者以有岳忠武紫陽諸賢也賢者之益於人國若是哉

周星叔書蘇文定隋論後

甚矣蘇氏之好爲高論而不顧也天下大器也古之聖人誠不役天下之利以奠生民以保社稷子孫萬世之計未嘗不兢兢焉故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其自視渺焉而其視天下若此其不敢輕惟恐天下之去我也蘇子曰守天下者必有大度非有大度之人則惟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天下斯去之夫不恐天下之去我而謂之度古之大度者宜莫如桀紂矣桀之言曰日亡吾亦亡耳紂之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已余以天下未始不可以術留也顧術何如耳始皇隋文是欲留天下而無其術者也其亡也不以留之而去也二世煬帝乃任其自去而不留者也蘇氏論秦之失曰銷名城殺豪俊鑄鋒鏑此誠始皇防之太過余以秦之失多矣三者非秦之所以亡也文帝雖無經國之遠謨亡隋非文帝也謀臣宿將誅滅略盡本於猜防猶之始皇欲留天下而不得其術計出無聊耳亦非隋之所以亡也夫始皇則猶見秦之取天下如此之難也隋文則猶念天下之久不定而得之其定也二世之庸闇煬帝之淫縱其不恤天下乃皆與始皇文帝異而煬帝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亡國之言與桀紂若合符節由

是言之泰脩之亡惟其君能蹶天下度外故能以其身宴然自恣於天下之上而以適己而不顧天下之夫我其禍皆起於人重而物輕蘇氏之論是以水濟水者也

姚春木爲處士遺集序

當明末造時東南人士多以文學抱節終老或名著當世或日久湮滅若貲應爲處士適其一人也處士字子卓明諸生父可聘官侍御史名在國史弟榮用詞學首薦著聲 本朝獨處士阨窮畢身既沒纍世而其詩集爲怨家所發子孫幾至獲罪是其重不幸爲可悲也侍御有池館在柘溪去城絕遠晚年居焉處士侍父柘溪吟咏自樂不願俗好時人比之范粲子孫侍御享耆壽年至八十七乃終是歲康熙乙卯而處士以先二年卒年六十一學者私謚孝靖先生處士善於詩當時邑中稱詩者惟舉人張璵布衣胡深而處士與之埒時人尤稱其五言嘗避地至吾郡交飛社諸人又嘗至張莊過故給事中許公譽卿久之乃歸其事皆於詩見之其詩亦於諸人爲近當 純皇帝時詔收天下遺書有司以弗著推行 詔意多摘字句相引罪民間以詆連染或至破敗其家後 天子下詔謂人臣之義各忠所事明識過諱於是向之語毀禁錮埋沒而不顯者遂克滌洗而處士之詩亦出益古者士之立節不以顯晦殊軌而 聖朝取人之善廓然無所私意於其間此非但爲人子孫者得以表章其先抑聖人之所以含容而滌蕩之者其休美竟有涯與予遊濱應交處士曾孫德全相睎斯集屬爲序引既感其事本末又歎其往來吾鄉而邑之遺書未見有能言之者蓋遺文墜簡零落無數士之隱阨於其時者可勝言哉

毛生甫練伯穎後漢書公卿表序

自太史公彷周譜作表孟堅仍之其後伏無忌黃景延篤等多作表弗傳史亦皆闕歐陽永叔修唐書始復爲之義法益備自是率增損立表原表所由作者一代制度政刑世系歲月宗親臣工事狀爵邑拜免除薨紀志傳或書或不書者多錯綜列之既可參考而紀志傳文之繁簡詳畧乃益合體要豈故區分條比爲哉范蔚宗後漢書其初作時本無表宋熊廣居用攷錄全書與三國志司馬紹統志效前書爲表十卷雖頗譌脫而鉤貫維絡亦率有條理嘉定錢晦之先生嫌其舛雜疏陋復博稽山經地志金石傳記別爲諸表正訛補闕加精密矣然廣居刱始之功不可沒焉述平練伯穎行愨而志潔學勤而習敏自年十二三時已涉獵諸經三史能文性喜考辨尤達官制嘗撰明謚法考後漢書註刊誤復補爲是書公卿表方伯穎作時實未見熊錢與萬季野諸書而序說明贍多合年甫十八遽卒悲夫嗚呼誠詢其倜儻之材加以歲月充以學識其纂述可量哉然錢氏譏廣居百官表並載長樂衛尉太子太傅少傅大長秋司隸校尉等爲不明官制其說信矣而其所作表乃舍司隸校尉而列河南尹何也司隸校尉本武帝置後罷其兵成帝又省哀帝復置則屬大司空扶風本主爵都尉與京兆馮翊爲三輔皆無所屬故孟堅有所去取焉至東京則司隸校尉威權重矣而河南尹等七郡又皆其所部且前書表名百官公卿廣居名百官其列京兆尹等與司隸校尉河南尹可也錢氏則名公卿尤不當舍司隸校尉而列河南尹也伯穎此表不列大將軍以不常置既置復罷不知大將軍在東京時爲五府表所不當列者雖號也此則伯穎疏耳至列司隸校尉不列河南尹則其綜貫知者殆不可以年少易焉嗟乎學術之通達難也務賅博者說或駁雜近嬌其弊壹出於單薄浮淺豈爲知本末哉余既悲伯穎負鉅材未成又嘉其深造有遠識長樂溫伊初已爲是表序乃別爲論次以發其指云

吳仲倫書抱朴子後二首錄一

葛洪生於衰晉之世閔時俗之流蕩疾貪邪之競進故所著書辭賤榮利尚高節推世謬貴繩檢其說美矣顧乃列之外篇而內篇專論黃白變化之術內其所當外外其所當內何若斯之舛也夫神仙之事周衰西漢閒海上燕齊怪迂方士遞相祖述以爲神奇而其後山林全隱之徒清虛好道者亦往往假其術以自誑則如魏伯陽參同契之說猶爲有可采者今曰大藥成而白日沖舉壽與天地長久則固若朝聞道而夕死之爲愈哉

續古文辭類纂五

續古文辭類纂六

序跋類三

管異之先墓記略序

同家本蘇州自明世宗時敬所府君遷江甯敬所府君生朗如府君朗如府君生二子長曰斂橋府君次曰敏橋公三世卒皆葬南門丁字橋斂橋府君生五子長曰成宇府君成宇府君生輯五府君兩世卒皆葬牛首獻花崖當是時明室初亡成宇府君隱不仕故墓碣題曰清故處士成宇管公之墓其墓近背牛首遠面方山高敞壯闊今俗呼曰管家山云輯五府君復生四子長曰書升府君始入學爲諸生書升府君生二子長曰穎明府君始入太學以子官贈職文林郎而兩世者又別葬於牛首史家凹穎明府君生三子長曰諸生鑰北公次曰永平知縣須舟公季曰仁壽知縣晴雲府君晴雲府君同大父也生同父曰豈府君兩府君與須舟公及須舟公次子經歷紫淵公又別葬於安德門故吾家墓地自一世至三世曰丁字橋自四世至曾祖統曰牛首吾祖吾父及伯祖從叔則稱曰安德門是皆同之本支自斂橋公以下分別派者皆不與當吾家盛時每省墓至者數十人而男年十六以上不至者輒有罰後自伯祖出仕家遂籍沒伯叔祖從死亡漂泊同又孤貧時時羈旅祭墓之禮益往往不備焉嗚呼同行天下非一地一年矣每逢春秋過山隴田畔見人持楮錢一串麥飯一盂躬詣祖宗邱墓念我先塋誰爲祭掃中腸上沸涕下不可禁悲夫

悲夫人欲得子孫如我曹者又何益也先墓自須舟公長子從九學海公嘗爲之記然事隔二十年葬者增多而守墓之人亦了非舊矣曾學海公孫依外氏於山西其母書來詢祖墓同乃詳記以貽之而并書大略以爲之序

曾異之孝史序

予既爲陳君寶田序彤史陳君又集錄古今孝子之事爲孝史數十編以示予予受而讀曰孔子有言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由是推之古人凡著一書必其身有是行無苟作者矣孔子之徒曾子最孝是以受師之說著孝經十八章及東漢馬融依阿權勢所至以賄聞輒不自量仿孝經而作忠經嗚呼彼不自忠而教人以忠是猶婦而勉人守義盜賊而勸人毋拾遺金也誰信之哉陳君之父想廬先生以孝稱閭里江南總督表其門陳君少時亦嘗刲股以療親疾世德相繼無愧古賢其著是書可謂匪苟知之亦允蹈之者矣吾聞之忠孝之事發乎性情而亦由觀感彼德色誶語多出鄙畦田婦而都邑之士犯惡逆卒鮮者前言往行有以動乎其心也使天下幼學日得是編濡染耳目則乖戾之習消和順之氣作人人可以爲忠孝而天下平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愛其親而施及一二人錫類之小者也著一書以施天下後世錫類之大者也陳君之志可嘉也如此嗚呼予不孝人也菽水之養不逮我父母誦蓼莪之篇惆焉無及序是書也雖未比於馬融之忠經其亦悚然而增愧恨也夫

曾異之方植之文集序。

古之所謂三不朽者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乃立言夫苟能立功矣言不出可也舜之時禹皋陶有言稷契並無言周之時周召太公有言餘亂臣亦無言夫苟能立德矣功不著亦可也孔子之徒仲弓以下皆出仕有功當時顏淵閔子騫不仕者何功曾子子思皆著書有功後世顏閔冉伯牛仲弓無書者又何功由是言之性命修於身勳業皆其末迹也而況於空言乎其立言者皆有故而非得已明道以教人也紀事以傳世也吟咏諷歎以陳情而見志也非是無苟作者也孔子贊易作春秋聖如柳下惠伯夷不必其有著述周召之詩載於國風陳於雅頌伊尹箕子傅說之賢篇什無傳於後世故曰古之立言者皆有故而非得已惟有故而非得已是以其言必當而其後必傳自周之衰士大夫舍本逐末諸子百家剽說詩書其言虛偽麗雜文辭工而多失立言之旨秦漢以降士益專力爲文有爲文而猶託於立言者荀揚韓李是也有爲文而直外立言者相如鄒枚文選之士是也自文章之士出世變玩焉而知道者深痛之嗟夫士生於世上之不能修孔顏之德次之不能建禹皋周召之功敝精疲神作爲文字使後者與俳優並畜而俗者至以相訾警其亦可謂愚矣夫同少時性喜爲文與海內文士往來而桐城方君植之爲之冠其後同更憂患疾病四十以來悟儒者當建樹功德而文士卑不足爲以語他人憮然莫應也植之獨深然之蓋植之之學出於程朱觀其論道一論明正軌闢歧塗其識力卓有過人者宜其文之冠於吾黨也予嘗論之道非存至而命不可妄求成聖賢之名而後爲立德則立德也難矣強吾心以從善可也擁公卿之勢而後爲立功則立功也又難矣強吾力以爲善可也植之之文庶幾古立言者且其學日進不已他日立德立功非予所量予特幸其所見之同也是以舉是說以冠其文焉

曾異之讀三傳。

傳皆言左邱明學於仲尼公羊穀梁受經子夏而作春秋三傳吾謂不然今左氏非出邱明所作朱子嘗言之世或未然其說若公羊穀梁受經各出一師而說者以師爲子夏則非其實矣始吾讀孟子竊怪於左氏無所稱述而葵邱盟辭及其事則齊桓晉文等語所說略與公穀同亦疑二傳誠先孟子及今思之孟子謂白圭云子之道貉道也下乃詳言貉事是貉之說自孟子發之前所未有而今公羊初履畝傳乃曰大桀小桀大貉小貉穀梁傳曰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智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穀梁言此本引舊說故其上加故曰之文而是六語者又實出於孟子由是言之公羊穀梁皆嘗取孟子爲傳而非孟子有取於二書也夫子夏逮見魏文侯其徒固與孟子相及而異猶差先今其書乃有是是何故哉周人之說春秋也初不及二傳惟韓非書載楚靈弒郟敖以爲春秋記之其文乃出左氏而公羊穀梁諸書無道及者至秦博士諸生對二世始用人臣無將之語然猶不謂出於公羊蓋公穀之後於左氏其時多矣且劉向班固皆不載二傳在周相傳之序惟戴宏獨言之謂二子受經子夏此恐經師附會之辭不足深信吾謂公羊穀梁皆周末魏惠襄後人故其書用孟子而又明引尸子尸子者其師商鞅之師所稱尸佼者與

曾異之讀晏子春秋。

陽湖孫督糧星衍甚好晏子春秋爲之音義吾謂漢人所言晏子春秋不傳久矣世所有者後人僞爲者耳何以言之太史公爲管晏傳贊曰其書世多有故不論論其軼事仲之傳載仲言交鮑叔事獨詳悉此仲之軼事管子所無以是推之爲鄙者爲大夫脫越石父於縲紲此亦晏子之軼事而晏子春秋所無也假令當時書有是文如今晏子太史公安得稱曰軼事哉吾故知非其本也唐柳宗元者知疑其書而以爲出於墨氏墨氏之徒去晏子固不甚遠得所爲猶近古其淺薄不當至是是書自管荀韓下逮劉向諸書皆見剽竊其詆訾孔子事本出墨子非儒篇爲書者見墨子有是意晏之道必有與墨同者故既采非儒篇入晏子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是此書之附於墨氏而非墨氏之

徒爲是書也且劉向歆班彪固父子其識皆與太史公相上下苟所見如今書多異氏說彼校書胡爲入之儒家哉然則孰爲之曰其文淺薄過甚漢六朝後人爲之者與（自注：總目刪晏嬰六篇已亡今書出後人採掇其言尤信）

管異之書蘇明允辨姦論後。

蘇明允辨姦論詆斥荊公宋方勺泊宅編言其本末甚備頃見周密浩然齋雅談謂其見陳振孫說此論亦僞及二程此本脫說無疑而近世闢宋儒者多尊道之其亦謬矣明允之卒張方平爲墓碣特載此文爲荊公而作子瞻有謝書可考也當明允至京益在嘉祐治平之世其時歐公既爲介甫延譽而潞公爲相又請不次擢用以激矜競之風故論曰蓋世之名而賢者有不知若明道伊川則自神哲兩朝始出仕其於是論無一可合爲天面垢不洗衣垢不澣者介甫之實事當其少年嘗見戒於韓魏公矣世豈有因首喪面之二程也嗚呼道學之尊猶天地日月也縱使明允皆論譏之於二程亦何損又況寧合臆決絕不考其當時之事彼振孫與密者亦何心哉

管異之書李氏三忠事蹟考證後。

當明之季宜興李氏有三忠曰用楫官兵部侍郎巡撫肇高廉雷瓊羅弟曰來官監軍道先後以抗 大兵死其族大父曰頎官監察御史謀誅孫可望事洩與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八人同日遇害於安隆世所稱爲十八先生者也入我 朝百七十年侍郎元孫慶來兄弟撰李氏三忠事蹟考證海內題詠者數十人而陸君繼輅以見示同讀之益傷然而有感焉嗚呼殉難死義之士伊古有之明之季何其盛也蓋自元入不知治術無政無教玩愒數十年海內土崩瓦解明英君出設科舉而使歸正學其所用者孔孟之書而所宗者程朱之說反是而委瑣怪僻炫博矜奇者擯不用天下之士雖間有空虛迂滯而廉恥禮義忠孝之道知者多矣自莊烈之殉天下已非明有而史閣部黃漳浦瞿桂林諸公擁立三王使明祚幾二十年而後盡至永明王受制賊臣卒死於緬甸其事尤若不足道然諸君子者猶奮干戈於瘴癘之鄉執羈靮於蠻夷之域絕臏斷脰死而不悔此正學之效也吾友周保緒跋是編曰諸君徒死不能延偏安之局嗟夫臨難非死節之臣不居豈可爲寄命之士明之亡坐用賢之不早耳於諸君子何尤哉語曰有天下者定所尚又曰其效可覩讀是編者其各惕然而有感也夫（中段爲當時明朝發末著效語有分寸）

管異之跋團勇助軍約記

同官序許君叔翹文述其助平滑州及滑浚縣逆賊揚七郎事今觀此卷乃盡得其詳叔翹今年六十有八意氣談論未衰然窮甚歲謀衣食不給嗟夫天下有事則勇略奇士屈予而成封侯之業顧安所得窮奇士而至於窮者乎內承平才無可見故甚然則今日於叔翹爲窮於天下事則爲福叔翹又何憾雖然取其法與其人以待不時之需抑所謂有備無患者與

梅伯言陰晉異函序。

昔李吉甫敘元和郡縣志謂敘邱墓徵鬼神非地志之要而太史公書獨好言鬼神以爲雍州積高神明之隩自秦文公祠白帝夸祠衍後世至晉秦穆公上天始皇時華陰神出以璧遺鎬池君而漢武帝求神仙方士言神祠者彌衆及唐都關中華陰祠爲四方冠蓋游宦出入之所瞻謁於是自秦漢來恢奇假詭之事學士大夫益喜稱其說旁衍其詞光景動人民而雜出於小說傳記者不可勝數也乾隆時華陰李小泉先生自溧水令罷歸專以文史自娛既修華陰縣志成乃取仙佛神怪之事可喜可愕者別爲一書曰陰晉異函蓋不悉截之志乘者固本李吉甫實事求是之意而旁探博取必蒐而不遺亦太史公著書多好奇之意與顧太史公以意有所鬱結不得攄故著書詞稱微妙難識封禪書竟若陳寶事靈旣昭應肩如有闕而使人自得其迂闊之意於言意之表今先生書皆網羅舊聞不自爲作而時亦附見己意若莊若俳以寄其慷慨排調不合乎流俗之道蓋其雄於文廉於史而不得遂於宦者後之人亦可概見其裒抱焉則是書也謂爲先生所自作可也

梅伯言黔記序。

嘉慶十六年山陽李芝齡先生以中允爲貴州學政時巡撫某公以黔中地非甚瘠而糧數乃不敵江蘇一二縣多隱將請丈全省田先生聞之駭甚而無說以折之也而某公自以不加賦而田增多賦倍出焉 國計久遠遂自得銳甚時時爲經費調劑之說設官局事行有日矣先生初至黔時以文獻隱失府縣志多缺不修乃檄各學校官訪鄉士大夫藏闕書金石歌謠涉黔事者議上學政爲黔記一書而遂得御史包承祚丈田公疏乾隆初貴州學政鄒一桂請丈田而包公駁之事遂取視先生示某公曰丈田事學臣嘗奏之議被駁今必援前議解其駁矣乃得伸不然部議必駁公如舊時具以匿前議不奏詰公即公無辭某公驚曰吾不意書乃如是非包公黔人固無知勿復言丈田事後完顏公麟慶巡撫以包公事已遠文書失恐後萌芽於先生官戶部侍郎時故列上其事而部援前議詳覈之事定不行始乃徵學官時僅欲網羅放失舊聞而已而遂得包公奏以伸張公意安黔民不然黔中因多山少平地民或以樵古不毛之土而冀其可耕之田又以得丈可上下之手而丈高下不可準之地使猶成於胥吏官財耗而膏田不增其害小而民租稍而官田遂增偷刻其害僞焉國家經常之規萬世之慶可一朝而攸也而黔之民得全今宴然無異非先生之功哉此一事於是書足下古矣若夫宗細兼備博奇雅俗有華陽志風土記之遺意覽者宜自得之而有取焉

梅伯言桑弢甫先生集序。

桑弢甫先生以孝義奇偉之性發爲詩文高奇清曠有自得之趣非如同時諸人掇拾南宋後之偏詞脆義爲奇博者比也其祖石樵公嘗樂誦之又有五梧集則棄官後放浪山水之所作也其孫雲柯先生來江寧曾亮從之遊嘗出是以贈及道光元年又見其曾孫樸堂來而雲柯先生卒十餘年矣家燬於火凡自有之物皆盡詩板亦燬焉相與慨然久之詢其與弢甫先生同時人其後或絕無嗣或託賤工姓名不足以自達處夫盛必有衰理之常也然卿相科第多能世其家而文人之有後者何少也豈天之所輕重損益固與人殊歟抑富貴而凌夷者人以多而忽之而賢人之子孫不幸爲世所指名耶則爲之子孫者益其難哉今樸堂以貧故方仰走於四方而叅叅於先人之典籍曰吾少息必復刊而行之屬曾亮爲之序樸堂誠篤君子也吾知其言之必可復也若是者可以爲賢人之子孫而知其難者已

梅伯言耻躬堂文集序。

昔閱魏叔子文集有易堂九子彭躬菴先生其一也未得見其書知爲勝國遺老而已咸豐元年曾亮主講梅花書院其七世孫雲舉都轉過揚以文集贈並詩十六卷屬爲序乃稍得其生平蓋先生少席豐厚性豪邁嗇散金帛以交恢奇偉異之士至築屋數十楹以居過客周旋於黃公道周史公可法楊公廷麟數君子之間欲有所自見於世而迄不得行其意遂築室於甯都金精之峯與三魏相依務欲韜匿聲采無所聞問於世而又不得安其居爲土寇所擾展轉遷徙及海宇安又稍可休息則困於饑寒道路之奔走其文采行誼又爲當途士大夫所引重卒不得安於所謂金精峯者夫先生於明季固一諸生也當搜訪勝國遺老之日而超然以布衣終其節固已高矣而今讀其詩抑塞悲憤若有所負於世蓋志義之士其崎嶇犯難百折而不悔者非以爲人也求自全其心而已苟其心之無憾也雖人言而不恤推其心之不如是而遂已也則雖求之名節而無可訾之天下後世亦無能求備於是而耿耿不自釋者終不以後行之所成自恕其始意之所獨至此其志義所以尤不可及與先生之詩亢傲有似山谷者激烈之氣則近放翁然嘗自言吾文不欲學古人則詩又豈規規於古人哉特其適俗慷慨之氣有與古人同者閎宜詩之有時而合也然是猶不足以盡先生惟知其有高世名而耿耿不自釋於心可以知先生之詩矣〔[illegible]〕

梅伯言十經齋文集序。

西雍先生自廣平守巡職來京得讀其十經齋文集觀十年間所著古文積其十有[illegible]經述學去非求是與錢詹事及其師段茂堂大令書相首尾而義有獨得不爲曲傳出入於九流百家旁證曲暢務扶持其說於不可易雖起老師宿儒而難之莫能勝也其學有專門而不爲苟同也如此然其他作於談讌遊別之倚比物卽事之旨其氣疏其音雅其情詞纚纚而嗟嘅於齊梁下之作者意不屑也人以先生邃於經而工於文異乎樸學之士不知學問之道固有足乎此而通乎彼者而先生未嘗爲異也漢世能治經者莫如賈生董仲舒劉向揚雄而其文皆非後世能言者所可及故班固傳漢書也無文苑獨有儒林而已至范蔚宗後漢書始歧而二之而史之例遂沿而不可改不亦甚哉然此非獨爲史者失也卽世之文士亦竊簡乎其說而不能自拔若以文章之道本不可通於治經者此則學術之弊倍本失源而吾所謂足乎此而通於彼者古學者未始不如是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吾讀蔚宗書有感於文章質文升降之變故因先生文書以發其端

梅伯言舒伯魯集序。

伯魯始以年家子見余於京師呈詩文爲贄余告之曰所爲詩文皆出之太易凡詩閱一二字可意得其全句者非佳詩也文氣貴直而其體貴屈不直則無以達其機不屈則無以達其情爲文詩者主乎達而已矣時聞言默然若深有動於中者及復應順天試與弟仲和館余家其詩文則大變矣且執弟子禮甚恭錄余詩文一通以去後余主講梅花書院復來揚州錄續所爲詩文以去未幾以部郎供職京師卒矣年未至三十也悲夫伯魯之才高志亦與之相副以爲古人無不可到者卽其所成就者論之謂已造古人魯絕之境乎未能也然就其所已至者以決其他曰所必能至非古人魯絕之境固無以位之從余學文者無錫張端甫好震川之文而以爲過其生年甫過三十亦卒其境使然也伯魯之境方爲人士所豔羨而不以自足其詩文亦多悲鳴涼倒若無以自聊者豈氣機所至有不能自主者耶閻孫生得郎語余曰伯魯奇才也然好作悲語不稱其年恐非福宜有以戒之余愀然幸其言之不驗今竟驗矣可惜也夫〔論詩文法數語最要會此則可以入道〕

梅伯言阮小歲詩集序。

江甯郡城其西北包十餘山林巒深邃而秦淮諸參之水縈帶其下其遊蹤或存或沒而瀟灑之氣猶足以沾溉人物故士生其里多跌宕自喜或鼓樸無文飾有六朝人餘習其衣冠言動與南城人風氣固殊也以余所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得毋乎老治如君詩爲可幸也乃未幾而君遽捐館舍君之子以詩屬序余爲之追
念恬適如君其人不以其不得志於時者而有怨尤自得於舒緩之中斯人之有道者歟君及
鄭櫻香錫同舉於鄉繼皆所後歸甫丹精敏彌與君三四人
嘗爲敬十年事也咸豐二年九月序

梅伯言閒園詩序

自督撫至州縣其尊卑闊絕下不能達其情於上上不能明示其意於下惟郡守之職當其樞可以通懷慰徵抒德導情至其與外則亢頂於他郡而蘇之首郡獄訟徵發斯會非止本郡所自具凡轄於江蘇兩布政使者其獄皆上於按察使於蘇而委寄於首府其民物之浩穰　國家引漕歲數百萬蘇松得三之二富商大賈巧匠齎夫之市舶周流委輸以一郡轂綰其口冠蓋櫛居不可以武競奉使過客之廚饌車馬舟徒輸嶠浮浮日夜行不休濱海之居菱葦魚蛤之利土沃地荒漁獵爭奪雖歲不成其屬縣所自具者繁劇又甲於天下而悉歸其成於守故蘇郡之劇爲天下最非有鄭僑之才冉季之藝未有不張皇補苴志煩而慮亂者也江夏陳芝楣先生以侍從近臣莅政於此適當海運之役及吳淞口徙陽河潛功之時百政具舉委勞於身而先生從容夷猶治絲不棼邦無曠功吏無留牘蓮華白之遺風修韶治之舊貫忘其身之勞而職之劇也名其園曰閒園先生之言曰治煩者必置心於萬事之外乃可以盡萬務之情此吾園之所以名也諒哉言乎足以爲治本矣於是與鉅儒鴻生游斯園者樂而觴之詩紀其事與游者咸和之其記之者上元梅曾亮也

梅伯言帝鑑圖詩序

明張太岳相神宗進帝鑑圖古帝王可法者八十一事爲戒者三十六事其圖以四字爲目而列說於後其說皆明白簡易使童孺可曉蓋所以待其君者自處固甚重矣同年蔡季瞻次其目爲試帖得百一十七首陸立夫好而刊之屬爲序曾亮因讀之而有感於蘇氏子由之言也曰信乎權臣不可有而重臣不可無而爲人君者往往能容權臣而不能容重臣爲可歎也自霍光諸葛武侯裴容恪後如李文饒張太岳皆幾乎可以爲重臣而太岳之在明尤可謂總己以聽者矣然一則禍發於身前一則勢敗於身後論者遂與怙權竊位者同類而共笑之嗟夫緣百尺之竿而不息雖甚愚者知其終一跌而隳也況智士哉然而計卒出於此者何也夫負高世之材者不憚糜爛其身而必一出其胸中之奇甯負跋扈之名而不使有所牽制者之敗吾事久矣夫人情之日非也成大功立大名者未有不害於庸衆者也豈惟庸衆而已當其專己獨行卽君子亦疑其心而梦思有以快其後則其禍不旋踵固無足怪者夫功成名遂而身退者古固有之此尋常之顯榮者則可矣若操霸主之權必逆策夫權謀之身無所容而不悔者則爲之不然則甯忍而捨之沒世而不出吾觀太岳與時人書亦自知所蹈之危且難矣及已至是進亦敗退亦敗耳彼其先固有所不能忍者也則當其得爲之時又豈復爲後悔者計哉安化陶文毅公於太岳益深太息之而爲之刊定其遺集吾以是知其不隨俗爲毀譽也則季瞻亦文毅之志也夫至於所作之工季瞻之詩非可以試帖盡也故亦不復贅也

梅伯言陳拜鄉詩序 拜鄉紹興人

歸安孫秋士震澤張淵甫會稽陳拜鄉皆交游中能詩人也秋士以名公子而絕意科舉淵甫善說經志欲得一校官以就其業故所作或閒冷孤逸或清醇淡古獨拜鄉自年少時卽以高才爲賢諸侯上客書奏旁午下筆如刺蜚繡時或劇飲詼調酣嬉以自適其樂故其詩清曠適俗而綴綃事實詞與事稱非博覽精擇一資爲詩者不能也君殆有見樂於是而其他特寓焉者乎吾嘗客幕中與主人燕飲簫管四合萬籟屏聲錦繡豐潤膩肌醉骨當是時客如垣墻僕如流川千指萬目各有所邂念吾一身駭駭樽俎塊然如一槁木枝委曠野耳鳥觀所謂高臺深池華鐙明燭者哉以吾之慨於是知君之亦有慨於是也其樂也殆所以忘憂者乎會稽多佳山水六朝人不樂仕者往往入東君倦遊久亦將歸矣然詩莫盛於唐而工詩者多幕府時作陸務觀歸老鑑湖其詩亦不如成都南鄭出爲極盛爲歸巢者無饗其落葉本者不鳴其勢然也今夫水之爲勢也其未至則澎湃洶湧蹴奔雲譎及至於壑則已矣而觀者遂捐臂而去之故水而使人驚而樂之非水之滴也而觀者必樂乎是天將昌君之詩則其歸又果可必乎

梅伯言李紹山時義序

抑菴舅氏館吾家時曾亮童子也時見李紹山先生以時義相商舅氏爲文邃渺思慮深課虛而先生文精覈宏博非日誦經史皆疏義者不能作兩人各有所好不相類也而議藝相得歡甚及濟卿以先稿寄曾亮請序則舅氏所謂者咸在追憶先生貌壯氣溫進趨徵如終日言不見跛譁不愧先輩成德今四十餘年昔日童子已過於先生始得見之年執筆爲序悵然者久之昔東坡述明允之言曰自今以往文將日工而道益喪矣夫文誠工何關道之喪哉其工者工於逢時者耳先生舉於鄉已中年矣每試題非所樂者自笑曰吾今歲未入場也試闈一再試卽不赴蓋其時吾鄉先生不汲汲進取者類如是非獨其榮利澹也其所守者專雖以有司之嗜好變以性情所不樂而不可故先生與舅氏各守其所長而交相重以爲士之道當如是也嗟乎士固貴有所短若群揣熱爛自以爲無不工者又安能有一長哉夫以進取之學而不枉其道者尚如是則吾鄉風俗之美有不止於是而吾不及知者矣亞後數十年吾今所及知者吾鄉人其猶及知之耶君子弟師

友。僧獮有。如先生其人者耶。書以記之。劉

梅伯言書後漢書後

古姦民爲亂者多矣或官吏迫饑寒挺刃而卒起及名捕嚴急則求黨與素隨和以自救皆事勢之常態要未有無所激發處心積慮立教以誠民者也其有是者蓋起於東漢之末而大盛於魏晉之閒嗚呼教之名民所不易受於是上者也而匹夫能得之於鄉里非民之所能爲也勢也今夫民之生也耕而食織而衣質然相往來不知有士大夫聲名文物之樂又非如富厚有力者有鳴鐘遊騎采色觀聽之娛若此者枯槁寂滅之士或能堪之而民固不能樂乎此也聖人憂之於是有飲射之典有儺蜡之禮有月吉讀法之令奔走之馳驟之而不憚其勞拙其意以爲吾法之可知者在乎角材能習教訓而消息乎時氣而法之不可知者在使民回易耳目蕩滌血氣陽遂其鼓舞之情而陰輯其動而思勵之意其教如是而已。當漢之盛時凡鄉射大儺都肆鄉會皆太守與縣令親之猶古法也法之廢其東漢之衰乎嗟乎此黃巾米賊之禍所以起而不可禁也夫民所樂趨之事而不爲利導之草野之閒必有因民之欲竊吾意以售其姦者其始特出於私立名字斂財而資會徵逐而已而其後遂爲有國者之憂至於爲有國者之憂蓋非獨從而和者不樂也而亦豈倡之者之始願哉然而勢必至乎此者何也吾爲之說以導之吾聚之吾能散之故其權在上民自爲聚者非法之所許也民知意不出於上而恐法及己也總總然有與上相持之心其勢遂聚而不可復散故曰非民之所能爲也勢也昔子貢觀於蜡以爲一國之人皆若狂夫至於一國若狂雖後世聚衆之盛無過於此而聖王行之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夫文武所不能者而後人能之必其民皆標枝野鹿如上古之不相往來者而後可也而豈有是理哉嗟乎權出於士而黨錮清流之禍成權出於民而左道亂政之禍烈然則以王者之權而謂教化不易興者則妄矣（偽黨煩苛之獄不能有靜撫動上不能盡養民之道則民迫饑寒挺刃而起上能養民思亂者雖所稽口遂私立教名聚徒黨譬蜡聖王在上不能免也有國者所宜務蓋勿爲婦人之仁可矣文特古復論耳）（其命意存焉可也必欲復古飲射儺蜡諸典使官吏親民而奔走之以爲弭亂致治之具吾知其不能）

梅伯言書莊子後。。

嗚呼莊子之意隱矣夫不知泰山之爲大烏乎以秋毫齊之不知彭祖之爲壽烏乎以殤子齊之齊之者言乎其不齊也不齊而必以齊之其心固無如其不齊何也吾觀周之立說多以王公大人爲之質而折之以匹夫其處己適與鬬斗齧觸之徒無以異特詞不同耳戢吾人之說魏吾是已必推道之至於無根而反觀魄在若存若亡之閒而其觀魏也不已重乎蓋用之爲人於富貴利達之見固不能忘於心而僞奔走媚之道又所不爲故汪洋自恣務爲伸彼抑此之言以自適其意亦重可悲矣莊子者文之工者也以莊子爲言道術非知莊子者也而世之言莊子者必以道歸之曰莊子者浮屠法之所祖也又曰孔孟之徒也凡宋人之所以爲說悉舉而由傳之莊子曰如是則理精夫書自六經以外其理之純而無疵者寡矣冒天下之不韙而必快其意之所安立言者固時有是若行不至周孔文不至六經而以中庸自居其遇亦不自樹立者之所爲非所謂雄俊之君子也不然則言之純義之精未有如今所謂制義者矣而豈得謂立言乎哉莊周也屈原也司馬遷也皆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皆怨悱之書也然而莊子之怨悱也隱矣

梅伯言淮南子書後。。

淮南子剽竊蔓衍與安所爲文不類然自呂氏春秋外存古書者莫多是書非東漢人爲之決也惟天文訓所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四分歷章帝始行之其二十四氣亦與東漢更定者同豈亦有後人附益者與孔子曰信而好古豈不以非信之難能辨其爲古者難歟昔柳子厚謂列子書質直少爲作莊子多本之夫列子剽莊子者耳其書非莊子及諸子書所有者文氣皆甚卑不類周秦時文而以爲莊子之所從出疏矣樸學之士好是古而非今不能通知文字升降之源不根者攬其詞味沒其終始子厚固非二者之可倫比其言鶡冠子剽賈誼賦入其書信當矣而顧失之於列子何哉（白華先生云鮮嫌多而能浮）

梅伯言書復社人姓氏後。。。

右復社人姓氏一卷朱氏彝尊得之而臧於曹氏寅者首順天次應天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河南山東山西四川至少者廣西一人居其末凡二千二百五十五人其人其地或遼遠不相及其名而可知者又不能十之一嗚呼濫已夫君子相遊處講說道藝名誼則黨衆黨衆則品淆品淆必有人焉爲取怨於天下而敵吾以不能泯同類之心故有爭爭則所以求勝之術或無異乎小人而所營救者又不必皆君子而君子遂爲世之詬病僞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豈不諒哉當黨禍方急時婁東張氏走急卒京師致書要人起復周延儒事乃解夫延儒即不相周無救於明之亡而張氏之所以領時相者有異乎其禍黨人者耶余觀幾社源流一書言明季事甚夥然頗疑過其實范蔚宗傳黨錮也亦然夫漢與明皆受禍於閹豎而東林與黨錮偏受其名文人矜夸能震動奔走天下多浮語虛詞而有國者或欲出全力以勝之其計左矣然以一時之盛尚使後世謂士氣不可伸而名賢亦殆之交垢則清議不立廉恥道消庸碌無恥之徒附正論以自便則爲人者亦不能無後世之責也夫

梅伯言書毛鄭異同攷

唐人爲鄭注疏者曲護鄭氏後世言漢學者獨尊康成之箋毛傳也不然非獨於毛公也杜于春秋何休於康成其先大師未嘗苟同以尊經也夫經者聖言之存也

事君而發其貴賤大臣則必謂之道誅之人矣至言經而不知此也曰不倍師然則淡之師固尊於經乎徐子季雅取毛鄭訓詁之異同者比而錄之間附以己意亦樸學之一助也竊異夫爲康成學者有異夫康成之用心書以發之

梅伯言書方植之書林揚觶後

方子之爲此書其說旣盛美矣曾亮請引伸其說曰唐之前人品之邪正政事之是非較然分明未有一人之身乍賢乍佞者也唐以後朋黨相傾軋明以後師生相救援各有私說傳之稗官而愛憎勝名實淆矣其人大都身居賢游號習掌故草野之士無由辨其僞眞而究之爲此書者皆黨同伐異不學無術之人也唐之牛李宋之紹述明之數大案讀史者於正人君子俱不能無遺憾焉雖完人賢難亦邪說亂眞有中於人心之先入者矣宋人謂子弟讀世說則驕蹇易生夫世說之失不近人情而已唐人重科第一時學士著書多以先輩行卷師生衣鉢爲美談一第之得失有死生以之者豈必其情事之實然亦冒得者之自爲夸毗而已然庸鄙之說遂錮溺於人心以至於北夢瑣言文昌雜錄唐摭言等書其人皆當戎馬倥偬國祚顚沛之時而沾沾於人士之一第豈非廉恥道息而爲無學識之尤者哉爲史者或取而錄之其是非之倒置宜矣

梅伯言書守潛記後

嘉慶十八年桂林朱鳳森爲滑縣令以守城功　贈同知銜此書鳳森所自記也是役也滑縣令强克捷以九月五日前捕得李文成以七日其孥被戕於馮克善而滑縣失初八日闖滑十七日河北邑鎭將以官兵至解賊圍十二月大兵復滑城而賊首林淸於九月十五日謀變京師先伏誅曾亮曰天道神明豈不信哉　國家之厚得天助也有由然矣古大亂之成常出始事者所不及料迫饑寒而亂其亂必成非是則謀雖密黨雖衆往往以期會乖牾而洩不必有良將重兵堅城深池而敗夫之心以爲上無所以致之而樂禍者罪在下也不得與迫饑寒爲亂者比是以長國家者恤民爲心有萬年之基（議論正大而出以爾雅之筆周自蒨評古人）

梅伯言石瑤臣傳書後

昔太史公傳循吏自春秋盡周末幾數百年然爲之傳者四五人而已何其難也蓋有其人而事不傳者多歟如魏令何易于使撫人焉見於詩歌文字亦没没於後世矣居高明者易彰而卑困者尠述勢固然歟或曰循吏者心乎民而已智名勇功非其所屑計也仟岐鄭艾杜元凱之流其興利與召信臣等而功名之意居多焉君子亦探其心而不欲與以是名則副乎循吏之名者蓋其鮮哉近今之世吾得一人焉曰石家紹字瑤臣冀城人道光二年進士官江西知縣終銅鼓營同知自大吏僚友搢紳先生士民卒隸無不以君爲循吏也入都時除夕飲余齋中論史記不絕口問君所行事則笑謝不自言及卒見其友所爲傳皆爲民吏者所當爲人或意焉僞焉獨力誠行之以盡其心江西饑大饑錢粟未辦而饑民集西山者已數萬齊聲呼賑巡撫署屋宇皆震大吏不知所爲或曰急檄石令石令至萬衆皆迎伏跪拜曰願聽處分是賑也得緩而無變夫號呼搶攘之時見一人則帖然服者惟嬰兒於慈母則然而君能得之數千萬洶洶饑迫之衆且君之於民非能解衣而徧衣之推食而徧食之也而若此何哉夫殊尤卓絕之行固倫常所宜有也至父母於子雖極其情而不足爲異故雖以君之爲吏亦特盡子民者所當爲而已然而非父母其心者則不能爲此君所以得此於民者歟嘗自記曰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則民賊也父母吾不能民賊也則吾不敢吾其爲民傭者乎故自號曰民傭嗟夫父母之保抱其子者益曰爲傭而不自知也是則君所以自處者矣

梅伯言葉耳山遺稿書後

葉耳山名怡上元諸生余年二十餘交管異之聞其名與同游城西小盤谷諸山飯其家夜半而別其所居僻遠余時出游不常見道光二年自京師歸訪其鄰則耳山死矣或出書一卷授余曰此葉先生所遺者問其室家曰先生無室家也蓋其課徒所入足自給而已若畜妻子將求人則不爲也同時黃蛟門亦諸生與耳山相知而行相似皆閉戶自甘亦各自得也余家固貧然未若蛟門甚每見其衣履寒敝而形神怡然輒以自失與異之談甚歡余至或時避去吾甚望以流俗疑我也然心益賢其人耳山遺書有燕石序詞意奇詭難識其詩之佳者余能誦之蛟門所遺余無有見者矣獨異之嘗稱其詩二人雖皆不欲以文詞名而憶之至今不能忘豈非以其人哉夫安貧固士之常行也自士之失其常者多遂以常者爲異而兩人固未嘗自異也然不謂之難焉不可矣嗟夫此兩人之行余皆得於異之異之亡雖有賢如兩人者吾猶得而見之耶否耶（淸言析體）

梅伯言管異之文集書後

曾亮少好爲駢體文異之曰人有哀樂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駢體之失也余曰誠有是然哀江南賦報楊遵彥書其意固不快耶而賤之也異之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莊周司馬遷之意來如雲興聚如車屯則雖百徐庾之詞不足以盡其一意余遂稍學爲古文詞異之不盡謂善也曰子之文病雜一篇之中數體駁見武其冠儒其服非全人也余自信不如信異之深得一言爲數日憂喜嗚呼今異之亡矣吾得失不自知人知之不能爲吾言之余雖於學日從事焉茫乎不自知其可憂而可喜也故益念異之不能忘異之卒於道光十一年其明年今巡撫安徽鄧公刊其遺文命曾亮爲之序乃書曩昔論文語於集後以誌吾悲

方植之書法言後。

退之論文屢稱揚子而不及董子蓋文以奇爲貴而董子病於儒余聞之劉先生說如此然竊以爲退之所好揚子文亦謂其賦及他雜文耳若法言太元理淺而詞艱節短而氣促非文之工者也退之所好不在此夫立言者皆欲其不棄矣而不能爲不可棄者理不當而辭不文也文其辭而無當於理者有之矣未有當於理而其辭不文者也揚子徒知爲不可棄而不務培其本畢生用力造字句已耳或曰揚子成太元桓譚以爲後世復有子雲者必能好之及宋司馬溫公果篤嗜其書意者其奧而世鮮知耶余曰不然夫孟荀楊韓雖並稱然孟氏之道班於聖人今讀其書充然沛然高下曲折涵天地而無極指事而無不盡焉曷嘗侍於入黃泉出青天若揚子之所爲耶夫以揚氏書與孟氏相比豈待殊絶若河潦之不可同觀如彼而司馬氏猶非孟子而尊揚子是何得爲知言乎哉

序跋類四

朱伯韓書歐陽永叔答尹師魯書後。

歐陽永叔答師魯書謂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愼布在世間相師成風見當論事作事交口議之又謂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衽席無異有義君子在旁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其意殆以折師魯而又以矯不慣見事者余甚奇其說既思以爲不然君子之於人之美也汲汲然道之若將不及者非以爲名也其在上將以行其權論定而官之窮則措其事書之於册以鼓發憤懣以待斯世之用吾觀自古聖人褒德錄賢而論語所記如吳太伯微子比干伯夷柳下惠之屬詳矣下至晨門荷蕢樂官嶺人孺子㒅有所遺設世有吳太伯微子比干伯夷柳下惠其人者則孔子亟賞之矣不然亦論次而識之矣而歐陽永叔乃云有義君子視爲當然弗之賞也此其論過高考於古不類雖使古人堅苦卓絶之行推彼其心其視鼎鑊甘之如飴固不計人之相賞與否而有義君子終不忍恝置之而不道恐爲善者懼也若曰彼不爲名吾即不予以名此則宋以後過高之論大抵若此矣何獨彼哉

歐公此言發於激世不以屬辭之意可也然近人心不古既無大事蹟亦無實跡然公道猶有存焉者不可得泯絶果有以死壯視其人雖然蝎之口猶將怨之孔子不作而鬼神猶有不受則作怨之語何傷

曾滌生孫芝房侍講芻論序

咸豐九年三月善化孫芝房侍講鼎臣以書抵余建昌軍中寄所爲芻論屬爲裁定凡二十五篇曰論治者六論鹽者三論漕者三論幣者二論兵者三通論唐以來大政者七論明賦餉者一其首章追溯今日之亂源深咎近世漢學家言用私意分別門戶其語絶痛明年四月復得芝房書則疾革告別之詞而芝房以三月死矣既爲位而哭且以書告仁和邵君懿辰於是爲敘諸簡首而歸諸其孤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周禮一經自體國經野以至酒漿廛市巫卜繕稾天鳥蠱蟲各有專官察及纖悉吾讀杜元凱春秋釋例歎邱明之發凡仲尼之權衡萬變大率秉周之舊典故曰周禮盡在魯矣自司馬氏作史猥以禮書與封禪平準竝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王經世之遺意有宋張子朱子益崇闡之

聖淸膺命巨儒輩出顧亭林氏著書以扶植禮教爲己任江愼修氏纂禮書綱目洪纖畢舉而秦樹澧氏遂修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惜其食貨稍缺嘗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爲一編傅於秦書之次非徒廣己於不可畔岸之域先聖制禮之體之無所不賅固如是也以世之多故握槧之不可以茍未及事事而齒髮固已衰矣往者漢陽劉傳瑩茮雲貫究心漢學者之說而疾其單辭碎義輕笮宋賢閒嘗語余學以反求諸心而已泛博胡爲至有事於身與家與國則當一一詳核焉而求其是考諸室而市可行驗諸獨而眾可從又曰禮非考據不明學非心得不成國藩則大韙之以爲知言者徒也未幾茮雲即世臨絶爲先令處分後事壹秉古禮國藩既銘其墓又爲家傳麤道漢學得失主客之宜擬諸劉氏之祏君子之言也平則致和激則召爭辭氣之輕重積久則移易世風黨仇訟爭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釀晚明之禍則少過矣近者漢學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致粵賊之亂則少過矣芻論所考諸大政蓋與顧氏江氏秦氏之指爲近彼數子者固漢學家所奉以爲歸者也而芝房首篇譏之已甚其果有剖及毫釐千里者耶抑將憤夫一二鉅人長德曲學阿世激極而一鳴耶芝房之志大而銳進也與茮雲同其卒也奇書抵余以告永訣亦與茮雲同其自爲論外別有詩十卷文十一卷河防紀略四卷著書之多與茮雲異而其博觀而愼取則同其嫉夫以漢學標揭也亦同而立言少異余故稍附辭論以明不忍死友之義亦以見二子者之不竟其志非僅余之私痛也曲折離合唯所欲之其氣能負山嶽而遷非他人所能學步也

曾滌笙歐陽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櫆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

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為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為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啟瑞翰臣馬平王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為事既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漵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為不足復存其為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眾議以為義理考据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為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据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為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為異域既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歐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尚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燾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沒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縝喜往復亦時有亂離之慨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而況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謦欬也久矣覩生之為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為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曾滌笙經史百家簡編序

自六籍燔於秦火漢世掇拾殘遺徵諸儒能通其讀者支分節解於是有章句之學劉向父子勘書秘閣刊正脫誤稱合同異於是有校讎之學梁世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哲其後或以丹黃識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書經義取士我　朝因之科場有句股點句之例蓋猶古者章句之遺意試官評定甲乙用朱墨旌別其旁名曰圈點後人不察輒倣其法以塗抹古書大圈密點狼藉行間故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也而今專以施之時文圈點者科場時文之陋習也而今反以施之古書末流之遷變何可勝道惟校讎之學我　朝獨為卓絕乾嘉間巨儒輩出講求音聲故訓校勘疑誤冰解的破度越前世矣咸豐十年余選經史百家之文都為一集又擇其尤者四十八首錄為簡本以貽余弟沅甫沅甫重寫一冊請余勘定乃稍以己意分別節次句絕而章乙之間亦釐正其謬誤評騭其精華雅與鄭竝奏而得與失參見將使一家昆弟子姪啟發證明不復要塗人而強同也

曾滌笙　國朝先正事略序

余嘗以　大清達人傑士超越古初而紀述闕如用為歎慨道光之末聞嘉興錢衎石給事儀吉倣明焦竑獻徵錄為　國朝徵獻錄因屬給事從子應溥寫其目錄得將相大臣循良忠節儒林文苑等凡八百餘人積二三百卷借名人之碑傳存名人之事蹟自別京師久從征役而此目錄冊者不可復覩同治初又得鄢陵蘇源生文集具述其師錢給事於徵獻錄之外復節錄名臣為先正事略於是知錢氏頗有造述不僅鈔纂諸家之文矣又二年而得吾鄉李元度次青所著先正事略命名乃適與錢氏相合前此二百餘年未有成書近三十年中錢氏編摩於汴水次青成稿於湖湘斯足徵通儒意趣之同抑地下達人傑士其靈爽不可終閟也自古英哲非常之材往往得人闡發若漢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時皆異材蔚起俊彥雲屯焜燿簡編然考其流風所被率不過數十年而止惟周之文王暨我　聖祖仁皇帝乃淵數百載而風流未沫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於文王而成康以洎東周多士濟濟皆若在文王之德我　朝廷六祖一宗集大成於康熙而雍乾以後英賢蔚出皆若沐　聖祖之教此在愚民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雖大智莫能名也

聖祖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寫寺廟扁榜多至千餘蓋雖寒畯不能方其專北征度漠南巡治河雖卒役不能踰其勞祈雨禱祀步行天壇拜跪齋盥而不御年逾六十猶扶病而力行之凡前聖所稱至德純行殆無一而不備上而天象地輿曆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醫藥奇門壬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書字母殆無一而不通且無一不剏立新法別啟津

遂後來。高才絕藝。終莫能出其範圍。然則雍乾嘉道累葉之才。雖謂皆　聖祖敎育而成。誰曰不然。　今上皇帝嗣位大統中興雖去康熙益遠矣而將帥之乘運會立勳名者多出一時章句之儒則亦未始非　聖祖餘澤陶冶於無窮也如文毅者蓋亦章句之儒從事戎行咸豐甲寅乙卯之際與國藩患難相依備嘗艱險厥後自領一隊轉戰數年軍每失利輒以公義糾劾罷職。論者或咎國藩執法過當亦頗咎文毅在軍偏好文學尊治兵之日力有如莊生所譏挾策而亡羊者久之中外大臣數薦文毅緩急可倚國藩亦草疏密陳李元度下筆千言兼人之才臣昔彈劾太嚴至今內疚惟　朝廷量予褒省當時雖爲吏議所格　天子終右之。起家復任黔南軍事師比有功超拜雲南按察使而是書亦於黔中告成　聖祖有言曰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進之心末有堅貞永固之力文毅提兵四省屢蹶仍振所謂貞固者非耶發憤著書鴻編立就亦云勇猛矣願益以貞固之道持之尋訪錢氏遺書參訂修補矜練歲年恒褒貶於錙銖酌蘊言而取衷終成　聖清鉅典上躋周家雅頌誥誓之林不尤足壯矣哉

曾滌笙衡陽彭氏譜序

吾少時讀家譜曾子十五世孫據以關內侯避王莽之亂南遷爲南州諸曾之祖私怪據事蹟不見於他書譜於何取徵後讀歐陽文忠公集見其答曾子固書亦以關內侯據爲疑引史例以諷之乃知吾曾氏本據爲始遷之祖相沿且千歲由來舊矣歐陽公譜牒之學號爲精審然其所著唐宰相世系表於巨族既推其本源出於某帝某王又歷敘漢世名賢如琅琊王氏已稱出周靈王子晉之後而又敘王吉王駿之系蘭陵蕭氏已稱出帝嚳之後而又敘蕭何望之之系相承不絕如屈伸指而數庭樹略無參稽猶豫之辭公譏司馬遷不能闕疑後人又譏歐陽氏不善闕疑所謂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也君子慎度身世信諸心則蒙大難決大計而不懼未信諸心則離坦途而不敢輕試其於臨文亦若是焉可耳衡陽彭雪琴侍郎以諸生從戎十有三載削平江皖名城以百計縱巨艦於金陵當其提孤軍出入鋒鏑嘗不與此賊同戴三光天下稱爲烈士及夫勳勞日著　朝廷授爲安徽巡撫授爲漕運總督皆固辭不肯退然若深隱之內不自信至不樂於一試又何慎也同治四年東南大定侍郎與其宗長老修訂彭氏家譜彭氏本貫江西之泰和至明世有以戰功官衡陽者始遷於衡其後八傳曰學南者始修譜牒我朝康熙中再修之道光十三年侍郎之考　鳴九君三修之及是四次修譜族之材俊子弟從征師中積功者代以名相與讐校與有勞於斯彭氏日益光大矣其系表斷自盤揚公凡前世遠人暨同姓得望之顯者別爲一編不與本宗相溷蓋猶慎乎闕疑之譜云國器之先世亦自江西遷居衡陽至明季更遷湘鄉而祠廟今尚在衡與彭氏譜析相閒墟煙相接竊意不揆愚陋嘗慨然欲重訂家譜述其可知者而著其可疑者區爲別錄不求盡合於歐曾大儒但求慊於吾心久困兵間未遑執簡感侍郎急於先務故爲之序以答其請因抒余之夙抱（按此篇言譜法外言君子慎度身世不可輕試言法者之龜鑑也）

曾滌笙湖南文徵序

吾友湘潭羅君研生以所編纂湖南文徵百九十卷示余而屬爲序其端國藩陋甚齒又益衰矣足以語文事竊聞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即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畫然若金玉與卉木之不同類是烏有所謂法者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於是有合有離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擬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簡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爲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十百千萬而未始有極自羣經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而寡實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於情韻者類也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爲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羣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　聖朝康雍之間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於斯文之末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乾隆以來鴻生碩彥稍厭舊聞別啓塗軌遠搜漢儒之學因有所謂考據之文一字之音訓一物之制度辨論動至數千言曩所稱義理之文淡遠簡樸者或屏棄之以爲空疏不足道此又習俗趨嚮之一變已湖南之爲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然周之末屈原出於其間離騷諸篇爲後世言情韻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復生於斯作太極圖說通書爲後世言義理者所祖兩賢者前無師承創立高文上與詩經周易同風下而百代逸才舉莫能越其範圍而況湘後進沾被流風者乎茲編所錄精於理者蓋十之六善言情者約十之四而駢體亦頗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據之文搜集極少前哲之倡導不宏後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學覃精說文以究達詁箋疏以斷地志因亦深明考據家之說而論文但崇體要不尚繁稱博引取其長而不溺其偏其猶君子慎於擇術之道歟

曾滌笙宋嶽甫遺書序

瀏陽朱君文炑所爲書曰易圖正旨者一卷曰五子見心錄者一卷曰從學雜記一卷文集一卷嘉道之際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襲爲一種破碎之學辨物析名梳文櫛字刺經典一二字解說或至數千萬言繁稱雜引遊衍而不得所歸張己伐物專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文一切變更故訓而別創一義羣流和附堅不可易有宋諸儒周程張朱之書爲世大詬間有涉於其說者則舉世相與笑譏唾辱以爲彼博聞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虛之域以自蓋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朱君自弱冠志學則已棄舉子業而惟有宋五子之求斷絕眾流歸命於一自六經之與百氏雜家有用之言無不究索其終折衷於五子家貧負母渡湖招徒授學取其入以爲養養則獨膳身有餓色或勸以稍易其途從事於時世所謂辨物梳文櫛字之學者足以傾駭耳目杭朋儕譽君笑曰吾於科目且棄而背之矣其又屑覬彼邪卒以不顧日抱遺訓以自鐫其躬細過無小克敬以裕闇然至死而不悔嗚呼君之於學其可謂篤志而不惑於眾好者矣惜其多有放佚如大易粹言春秋本義三傳備說諸篇今都不可見其僅存者又或闕殘難令完整其易圖正旨推闡九圖之義與德清胡渭寶應王懋竑氏之論不合山居僻左不及盡睹當世通人成說小有歧異未爲纇也予既受讀終篇因頗爲論定以詒鄉人知觀感焉

曾滌笙黃仙嶠前輩詩序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於人人者豈有他哉亦其器識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試之以富貴貧賤而漫爲不加喜戚臨之以大憂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謂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識之謂也器與識及之矣而施諸事業有不逮君子不深譏焉器識之不及而求小成於事業末矣事業之不及而求有當於語言文字抑又末矣故語言文字者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而不齒諸有亡者也昔者嘗怪杜甫氏以彼其志量而勞一世以事詩篇追章琢句篤老而不休何其不自重惜若此及觀昌黎韓氏稱之則曰流落人間者太山一豪芒而蘇氏亦曰此老詩外大有事在吾乃知杜氏之文字蘊於胸而未發者殆十倍於世之所傳而器識之深遠其可敬慕又十倍於文字也今之君子秋豪之榮華而以爲喜秋豪之摧挫而以爲慍舉一而遺二見寸而昧尺器識之不講事業之不問獨沾沾以從事於所謂詩者朝旦而綴一字抵莫而不安毀齒而鉤研聲病頭童而不息以咿嚘蹇淺之語而視爲鐘彝不朽之盛業亦見其惑已松滋黃仙嶠先生質直而洞豁泊然聲利之外觀察於滇南吏馴其奸民宣其隱於古人所謂器識事業者亦既近而有之閒以其餘發爲詩章又能甄故擿新紃言豐義而先生曾不以自鳴退然若無以與於古者人之度量相越爲閎爲隘爲謙爲盈不可一二計也國藩既受而卒讀因爲擇其尤善者得若干首俾錄而存之世有終其身以治詩自名而志趣或未廣者觀先生此編亦將內愧而有以自擴也夫

曾滌笙唐鏡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懷詩序

善化唐太常先生以道光丙午致仕還湘明年年七十矣五月七日實初度之辰六安吳君廷棟始爲寄懷詩略爲詩人戩穀俾臧之義既而師宗竇君垿及某君某君皆繼爲之凡得詩若干首大抵惜難見之不可常頌長者之多祉先生之姊子黃君兆麟與其弟倬命國藩爲之序竊嘗觀古之君子其蘊德而荷道者必有人爲師而掖之而後發皆有所階而進必有人焉輔而翼之而後前者有所託而傳水非水而不續人非人而不承蓋桐鄉張考夫先生之興則有凌渝安何商隱沈石長諸子爲之附太倉陸道威先生之起則有盛聖傳陳確庵江藥園諸子爲之與二先生之爲道至寂寞也而諸子者相從於太寞元音之際始於遯世不見稱而無怨彼各有其志爾唐先生之內　召爲太常卿也以道光庚子歲屋於內城之西南分聽事四之一爲讀書之室裁得周尺之步廣半步耳自國藩之修候或月一至或再三至未嘗不見先生手一編危坐其中他人見者亦然此所謂寂寞者非邪民之情好聲利而惡澹泊淺者趨死祿仕深者博文多藝獵取浮譽亦足以降其好勝之私先生爲外吏二十年蕭然無貲積以自存既當世之所謂迂闊而其爲學也又惟自治其身心之急或不沾沾於文藝之短長以故士之鶩才技而競聲稱者亦罕過而勸焉而吳竇諸君子獨相尋於澹泊究道而考德及參而莫逆既其違離而作爲詩歌以抒懷想斯豈殺者凌渝安何商隱及沈盛陳江之疇邪何其篤也自明代以來年歲至五十以上則人多爲詩以祝之諛媚始於亡等又有所謂壽序者余昔書歸有光文集已深詆其陋其他則又不足議今諸君子既舍聲利而別有所尚而其爲詩又約旨斂辭頌無溢量豈不本末並茂不與人人同科者哉於是卑論而序之世有達於文體之君子庶終覽焉

曾滌笙孟子要略序跋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者皆不著於錄朱氏經義考亦稱未見寶應王白田氏爲朱子年譜謂此書久亡佚矣吾亡友漢陽劉茮雲傳瑩始於金仁山孟子集注攷證內掇出復還此書之舊王氏勤一生以治朱子之業號爲精覈無倫而不知要略一書具載金氏書中卽　四庫館中諸臣於金氏集注攷證爲提要數百言亦未嘗道及此書蓋耳目所及百家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觀金氏所記則朱子嘗自編輯要略別爲注解與集注間有異同（金氏於人皆有所不忍章云要略注尚見存說亦惻隱問目章云要略注文微不同）今散失既久不可復觀茮雲僅能排比次第俾國藩校刻以頒於世抑猶未完之本與然如許叔重五經異義余隱之尊孟辨之類皆湮沒百年矣一旦於他書中刺取掇拾遂復故物則此書之出安知不

更有人焉見得原注以補今日之闕乎天下甚大來者無窮必有能爲者朱子之書固雜以彌遺恨者是吾寄託地下之靈禱祀以求之者也

孟子之書自漢唐以來不列於學官陸氏經典釋文亦不之及而司馬光晁說之之倫更相疑詆至二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遂定爲四書既薈萃諸家之說爲孟子精義又采其尤者爲集注七卷又剖晰異同爲或問十四卷用力亦已勤矣而孜又簡擇爲要略五卷好之如此其篤也蓋深造自得則大浹於心而味於口者左右而逢其原參伍錯綜而各具條理雖以國藩之蒙陋讀之亦但見其首尾完具而不復知衡決顛倒之爲病則其犂然而當於人人之心可知已國藩既承亡友劉君遺命爲之排定付刻因頗倣近思錄之例疏明分卷之大指俾讀者一覽而得焉大賢之旨趣誠知非末學所可幸中獨未知於吾亡友之意合邪否邪死者不可復生徒使予茫然四顧而傷心也　曾國藩又識

曾滌笙書歸震川文集後

近世綴文之士頗稱述熙甫以爲可繼曾南豐王半山之爲之自我觀之不同日而語矣或又與方苞氏並舉抑非其倫也蓋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毀譽於人非特好直也內之無以立誠外之不足以信後世君子恥焉自周詩有崧高烝民諸篇漢有河梁之詠沿及六朝餞別之詩動累卷帙於是有爲之序者昌黎韓氏爲此體特繁至或無詩而徒有序騈拇枝指於義爲已侈矣熙甫則不必餞別而贈人以序有所謂賀序者謝序者壽序者此何說也又彼所爲抑揚吞吐者情韻不匱者苟裁之以義或皆可以不陳浮芥舟以縱送於蹏涔之水不復憶天下有曰海濤者也神乎味乎徒詞費耳然當時頗崇茁軋之習假齊梁之雕琢號爲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棄去不事塗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合符而後來者取則焉不可謂不智已人能宏道無如命何藉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聞見廣而情志闊得師友以輔成所詣固不竟此哉

曾滌笙鈔朱子小學書後

右小學三卷世傳朱子輯觀朱子癸卯與劉子澄書則是編子澄所詮次也其義例不無可質然古聖立教之意蒙養之規莫具於是蓋先王之治人尤重於品節其自能言以後凡夫灑掃應對飲食衣服無不示以儀則因其本而利道節其性而不使縱馳知方且之幼也既以閑其筋骸劑其血氣則禮樂之器皆由之矣特不知焉耳十五而入大學乃進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習矣而察焉因其已明而擴之故達也班固藝文志所載小學類皆訓詁文字之書後代史氏率仍其義幼儀之繁闕焉不講三代以下詩俗畢之外乃別無所謂學則訓詁文字要矣若撰古者三物之教則訓詁文字者亦猶其次焉者乎仲尼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繪事後素不其然哉余故錄此編於進德門之首使諸弟子姓知幼儀之爲重而所謂訓詁文字別錄之居業門中童子知識未梏言有型動有法而蹈非彝者鮮矣是編舊分內外內編尚有稽古一卷外篇嘉言善行二卷余拔應近亦不錄云

曾滌笙書學案小識後

唐先生撰輯　國朝學案命國藩校字付梓既畢役乃謹書其後曰天生斯民予以健順五常之性豈以自淑而已將使育民淑世而彌綸天地之缺憾其於天下之物無所不當究二儀之奠日月星辰之紀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狀草木鳥獸之咸若灑掃應對進退之瑣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時措而咸宜然不敢縱心以自用必求權度而絜之以舜之濬哲猶且好問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則夜以繼日孔子聖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顏淵孟子之賢亦曰博文曰集義蓋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則當明凡物萬殊之等欲悉萬殊之等則莫若即物而窮理即物窮理云者古昔賢聖共由之軌非朱子一家之創解也自陸象山氏以本心爲訓而明之餘姚王氏乃頗遥承其緒其說主於良知謂吾心自有天則不當支離而求諸事物夫天則誠是也目巧所至不繼之以規矩準繩遂可據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顏孟之知如彼而猶好問好察夜以繼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義之勤如此況以中人之質而重物欲之累而謂念念不過乎則其能無少誣耶自是以後沿其流者百輩閧有豪傑之士思有以救其偏變一說則生一蔽高景逸顧涇陽之學以靜坐爲主所重仍在知覺此變而蔽者也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爲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鉤研詁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爲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稱即物窮理者乎名目自高詆毀日月亦變而蔽者也別有顏習齋李恕谷氏之學忍嗜欲苦筋骨力勤於見迹等於許行之並耕病宋賢爲無用又一蔽也由前之蔽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類矣由後之二蔽矯王氏而過於正是因噎廢食之類矣我　朝崇儒一道正學翕興平湖陸子桐鄉張子闢詖辭而反經確乎其不可拔陸桴亭顧亭林之徒博大精微體用兼賅其他鉅公碩學項領相望二百年來大小醇疵區以別矣唐先生於是輯爲此編大率居敬而不偏於靜格物而不病於瑣力行而不迫於隘三者交修采擇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轍與變王氏而鄰於前三者之敝則皆屏而別之豈好辯哉去古日遠百家各以其意自鳴是丹非素無術相勝雖其尤近理者亦不能使人人之心而無異辭道不同不相爲謀則亦已矣若其稍略於此而取進焉則且多其識去其矜無以閧道自標無以方隅自圍不爲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則君子者已是唐先生與人爲善之志也

曾滌笙書儀禮釋官後

侍郎胡君季臨重刻其曾祖王父樸齋先生所著儀禮釋官寄示國藩國藩竊於簡端余嘗從　皇淸經解中得讀此書竊識崖略先生治禮崇信鄭氏而於鄭說之歧誤者亦不苟爲附和如燕禮宜以膳宰爲主人而辨注釋爲宰夫者之非司宮卽周禮之宮人而指注比於小宰者之失左右正卽僕從之官若書之左右攜僕詩之膳夫左右而證注中稱樂正僕人正者之謬特牲士有私臣而歎注謂士無臣者之疏其說旣允矣至於所證旁通往往卽一事而洞見本原先王之制禮也因人之愛而爲之文飾以達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義雖百變而不越此兩端先生以爲士喪旣夕二篇所言甸人管人夏祝商祝家人卜人隸人遂匠之屬皆公家之臣來執事者也又以爲諸侯之官其爵必降等於天子聖人別嫌明微之意寓乎其間使周之諸侯遵而守之何至有僭越而置六卿稱縣公者由前之說則臣下之喪君旣臨其小斂又遣官助其百役有若家人骨肉愴惻纏綿由後之說則侯國之百職庶司不敢毫髮僭擬於天王恩誼之篤如彼名分之嚴若此此皆禮之精意祖仁本義又非僅考覈詳審而已儀禮一經前明以來幾成絕學我　朝鉅儒輩出精詣鴻編遞相映蔚而徽州一郡尤盛自婺源江氏永崛起爲禮經大師而同邑汪氏紱休甯戴氏震亦皆博洽爲世所宗其後歙縣金氏榜凌氏廷堪並有纂述無慙前修先生世居績溪與諸儒地相比時相接其入國史儒林傳列於江氏汪氏之次而哲孫培翬又能紹其家學著儀禮正義薈萃羣言衷於至當徽州爲朱子父母之邦典章文物固宜非他郡所敢望而胡氏世傳禮教故家文獻綿延無替亦足使篤古之士低徊而興慕也

曾滌笙書王雁汀前輩勃海圖說後

書孔氏疏云堯時靑州當越海而有遼東杜氏通典云靑州之界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而胡氏渭曰漢武所開樂浪元菟二郡乃古嵎夷之地明夾羲和所宅朝鮮箕子所封皆應在靑州域內不僅遼東而已據此數說則禹時靑州踰海而兼營州之地理若可信齊召南氏所謂勢固自然者也前明遼東都指揮使隸於山東布政司明初遼東士子尙附山東鄉試厥後以渡海之艱改附順天而遼東各州衛隸於山東則終明之世不改蓋亦猶上古之靑州兼轄營州云爾我　朝定宅燕京與明代同而遼左爲陪都重地則與前明之二州二十五衛視同羈縻者輕重迥別故勃海之襟帶旅順之門戶視前世猶加慎焉雁汀先生之意欲於隍城石島之間駐水師將領一員登州金州南北兼巡內以防盜匪之狙伏外以攝夷人之闖入可謂謀慮老成操之有要者已道光二十九年御史趙東昕建登州設立水師之議　宣宗成皇帝下其事令兵部軍機處會議當事者以迹近更張格而不行國藩時承乏兵部頗知旅順要隘宜別置嚴鎭而不知康熙年間有旨飭調登州水師巡哨金州鐵山之說亦遂附和未追他議今觀先生圖說所載實錄各條知　國家機務尤大者　列聖廟謨皆已籌及之苟能推行而變通則收功不可紀極故述前說以互證亦以志余不學之耻焉

吳子序城南書舍圖序

昔人謂年少讀書之時非著書之時予竊以爲不然君子終其身無著書之時也豈獨年少哉雖然讀書矣將無疑乎將無信乎將無是非乎疑者將棄之乎信者將意之乎是非者將一之乎必將析其疑同其信別白其是非也如是則安能以無著著之爲言顯吾之所藏於心者而已所謂著之於策也非作也如使吾舊然曰吾方著書教後世古人之爲言者不備也雖聖人敢有如是之一日乎哉如使吾析其疑同其信別白其是非著書卽讀書也無讀無著無著無讀讀如聽辭著如論讞令語治獄者曰子姑聽辭勿論讞可乎自宋以後士之著書者多由讀書者多也弊在不忍而兼存之爾語讀書者勤博所存耳讀書而疑焉毋曰疑而已必有說吾著吾之所以疑他日有以思也觀說者亦得吾之所以疑有以爲吾釋也吾讀書而信焉毋曰信而已必有說吾著吾之所以信他日有以據也觀說者亦得吾之所以信有以爲吾徵也吾讀書而是非焉毋曰是非而已必有說吾著吾之所以是非他日有以辨也觀說者亦得吾之所以是非有以爲吾折衷也如是乃可以明吾心修吾辭退然而讓曰吾未敢著書是自欺自畫之道也是拒來者之術也若書猶言語也吾言而善天下將應焉而吾將求益焉吾言而不善天下將道焉而吾將改以從善焉默之可也貌爲默不可也今之世妄說者亦多矣彼固有說而後天下得以知其妄也否則妄者且冒賢矣懲妄而廢說與因噎而廢食奚以異哉大妄者雖戒之不止也使讀者畏而不敢言則吾心之所得將何由而待正於天下後世歟吾友吳潤臣爲城南書舍圖請予一言潤臣從父兄之後其能讀書者吾知之其能不徒讀書者吾俟之潤臣諸者也故以其素與潤臣交相勉者書以爲贈

龍翰臣粵西團練略序

今天子初元廣西羣盜之起蔓延數年矣其芟夷撲滅大小以數十計比其從事恆得力於民間之團練於是　朝廷命順天府尹無錫鄒公鳴鶴巡撫吾粵鄒公因奏留今升布政使前廣西按察使調任甘肅按察使吳公鼎昌偕今升河南布政使前廣西右江道嚴公正基總理團練而以在籍紳士福建道監察御史朱琦翰林院侍講龍啓瑞協理其事繼之人使歸於率先是琦啓瑞皆受命於前中丞鄭公祖琛奉旨辦本邑團練在是始設局省垣遴擇紳士隨同委員周歷各郡撫慰勸諭凡數閱月而通省之團務皆成於是草程冊籍

蕭翠省局啓瑞擇其規條之尤善者與其公牘文字之有裨時務及團名丁壯義烈事蹟可備他日掌故者分以四門彙爲一編名爲團練輯略爰執筆而爲之序曰自井田守望相助之法廢而衛民者專恃兵自兵力之不足始藉助於民間之團練團練者卽古寓兵於農之意而變通其法以適時用者也然考諸古自晉惠帝大安二年鎮南將軍劉弘討張昌始有義軍之名同時周玘賀循皆以縉紳先生起兵於家以討昌之黨石冰卒滅之南朝以來如裴駿魯悉達周迪之屬類以鄉兵捍賊取勝隋元後府兵法廢諸州始團練民兵安史之亂諸州皆置團練使然當時之土兵多爲武夫悍卒所誚笑間嘗推尋其故蓋有人倡率則治無人倡率則敗威令之迫於上者爵教義憤之激於民者有功其大較然也今粵西團練偏於外郡無所强之而事成有以導之而民從其故何哉被盜賊之患深保室家之情切而習於攻戰之事熟也蓋自道光二十一年後夷務起粵東粵西鄰省毘連地方大吏於梧州辦理防堵事平後壯丁失業猾黠之徒相聚爲盜煙販鹽梟之屬從而附和又外郡地多山場墟土紳招粵東客民佃種數世後其徒益繁客主强弱互易其桀者或倡爲西洋天主教以蠱惑愚民用是釁隙益多州縣官欲繩以法則恐生他變欲據實上陳則規避處分而畏干時忌遂釀成大患則破敗決裂不可復治而斯時之民甚者或經十餘戰次亦遷徙數四弱者或流離轉死山谷强者則率其父老子弟與賊抗拒以保聚於鋒鏑之間益粵僻處荒裔王師調發難以時至本省兵馬各有守地顧此失彼輒不相及卽及之而兵力不足或用爲倚助爲其嚮導比比而是然至是而富家巨室捐貲以助餉者丁壯冒白刃齊驅原野者紳士之督率奔走者或轉戰破賊經歲不家食者用民之力亦幾於盡又得文武大吏督兵壯勦除然後地方寇盜幾於蕩平　聖天子軫念邊隅嘉與粵西人士能自相捍衛紳民有殺賊立功者立予甄叙賞過其勞殆爲吾輩初意所不及究其所以得此者固非一朝夕之故也後之覽者知其所由然則所以爲難之故益可識矣凡團練之精壯者大抵見賊多處也不然則民力之富厚者也不然則得賢有司倡率之者也三者不可得兼而就今日已成之事論之尤以賢有司爲急蓋有司賢則總團之紳士治總團之紳士治則分理之紳士治而一方之團練可得而治也有司不賢則視紳民如外物紳民亦從而外之甚則用不正之人參預其間雖已成之團練可以復壞夫民經流離散亡之後幸而恃有團練又賴賢大吏之力始可勸底於成至不幸有司不賢則可以壞之復歸於弊大家有資力入知機關用以殺賊則可受反其道以行則甚可慮也事之弊則爲吏者有以藉口而所民適受不避之名又豈今日始事之所及哉然則是編之成固有待乎其人而非徒以成法待將來也既以復於諸公遂質之侍御而弁諸卷首時咸豐二年正月旬有一日總理通省團練在籍翰林院侍講臨桂

龍啓瑞序

龍翰臣讀曹參傳書後

史稱曹參代蕭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言參輒飮以醇酒終莫得開說以爲常世因以此賢之龍子讀之而歎曰參之賢果僅及此哉此去以私意亂法禍天下者一等耳烏得賢參果賢當躋漢德於唐虞三代之盛安肯幸其脫於區區之暴秦遂恬然高臥而不知所有事也參之時天下未爲大治也母后擅權於內匈奴憑陵於外凡後世賈誼董仲舒所言風俗之未厚經制之未定禮教之未修更化之未迹其流極至景武之世其源皆自參之時發之參果爲天下材當易其抵冒殊捍之習改弦更張遏絕亂源修明儒術佐少主光顯高皇之丕緒而措天下於磐石之安其功烈豈僅與刀筆吏比長而已耶且天下之大固未嘗一日無事也堯之時曰萬幾舜之志曰百志古聖人處太平之世則以不能久安長治爲憂其身未壽乎一日則必有數十百年之計如參所爲固足以自完其身而已且參獨幸而薨於孝惠之世耳使天假之年得見呂后産祿之事不知參將以歌謔曰飮者治之耶抑皇然憂患之不暇給也或曰勦恪恭於上而百姓相與嬉遊於下吾日事事焉而天下不見有爲之迹此非參所能乃也參之智僅足以自知能不及何故旋旋焉守成法而莫之敢易其與夫變法召亂者固賢矣後之人處有事之時而託不事事之名以爲高者其辭不關天下之亂源也哉

入後用筆極伸縮轉折之妙

龍翰臣書歐陽子縱囚論後。

歐陽子論唐太宗縱囚之事謂其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善哉乎言其於當世之情事盡矣惜所以處囚者猶未善也竊嘗推而論之以爲既謂之曰囚則決無可縱之理者也如歐陽子之言上既失刑而縱之縱而來歸則又殺之無赦夫既存一必殺之心則何必縱既縱之而有來歸之義則又何必殺此說之不可通者也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將何以處之乎如因其實爲恩德之致而赦之則安知前者之來爲非恩德之致也同罪而異罰尚不可謂仁今同罰而異赦獨可謂之義乎如又來而又殺之是以民命爲戲也王者不忍爲也歐陽子亦知其說之無以處也而歸之於必無之事夫治天下者安可因其必無而偶爲之假以必無而偶爲之卽今日之偶者其果合於義耶且安知天下之不倖吾偶而以爲常者例也然則如之何曰由吾之言既謂之曰囚則決無可縱之理者也王者之待政也平故殺罰推求其當而不示民以可倖之恩慮思也深故用法必守其常而不妄民以難得之事夫以至平之心持政而以至深之謀慮思則唐太宗之事固有所不行而歐

陽子之說亦有不必用者矣然則偶一行之終不可乎曰偶一行之足待今之縱者則為寬而視他日之刑者則不恕也故論處囚之道必歸於無縱而後可

龍翰臣書郭玉傳後

傳稱玉為太醫丞多有效應貧賤厮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玉亦因有四難之說余嘗讀而病之以謂玉特世俗者流淺之乎為術者也玉誠能精其術以濟世則惟吾之所為而必其效而何富貴貧賤人之足易其志哉玉惟不能內自決於必勝之術故不能不震於外而失其故智不然何以羸服變處而一鍼即愈邪豈非技不能通乎道其技固有時而窮耶然人有疾而使醫者不能自盡其意則亦可危之甚者也

龍翰臣跋蘇明允集後

明允著幾策二篇首言審敵其論宋之弊謂以弱政敗強勢必為之強政而天下之勢可復歸於強竊嘗謂當時無舉其言而行之者苟舉而行之則宋之亡可立而待將求為南渡之偏安而不可得明允固嘗論天下大勢如人身然人固有血氣衰竭醫者誤投以藻蕣劇劑卒燥其陽以至於不救者往往是矣今有人道暍而仆者或以水飲之立甦有餓而僵於市者立與之飽食亦斃非水之不可救暍食之不可起餓而用之者過於急也以強政矯弱弊也何以異此夷考古之帝王處積弱之勢而能自振拔以至於強者惟周宣王一人而已宣王中興事業頗見於詩今觀其詩不過因敗獮而講武事巳耳撫流亡之民而安集之巳耳中國外夷有不馴服者則命將出師以討伐之初未嘗以繁刑嚴誅束縛斯民而震聾之使必從也夫以繁刑嚴誅用之於弛緩偷懦之後者是猶積小石而遏湍水也一旦潰決則必至於浸淫漫衍不可收拾後將欲返乎一日之無事而不可得也夫宋之亡固積弱之弊使然然尚得為南宋偏安之局者祖宗深仁厚澤有以漸漬乎人心而不忍去也今一旦而以尚威之說矯之吾恐威未立而人之畔而思去者不少矣然則遂因而任之如何曰惡乎可先王之於治也匪強其政也而務強其心心強而政強如人身氣脈壯盛而耳目百體皆為之效用而不倦也心之弱者政雖強而亦弱如懦夫叫呼跳踉於前而識者知其中之先餒也然則強心之道如之何曰君者天下之心也奮發之氣自上始之而朝野內外皆振動於不自覺矣後有處積弱之勢者得吾言而思之亦庶乎其可也[illegible]

彭子穆讀蔡仲之命

武庚以亡國之餘而冀死灰之然枯槎之蘖亦逋亡敗虜所冀倖萬一者管叔以興朝之懿親監勝國之孽子使武庚蠢動恢復淮奄洛邑之衆擁武庚乎擁管叔乎不待智者而知其不然也夫歸本朝不失茅土之封附武庚不過列侯之賞其敗也則莫保其首領流言而去一周公二公固無惡也於周無損於叔亦何所利哉故以為流言者武庚所以間周家君臣骨肉之間而俟其釁管蔡闇懦不能制其力發其姦而其命已懸於武庚之手故隱忍而從叛然而其罪已不赦矣然謂周公殺管叔則不然流言始於金縢居東二年非東征也及為鴟鴞之詩以貽王其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蓋以鴟鴞比武庚以我子比管蔡憂武庚之既殪三叔而危王室也然則流言本武庚之謀而管蔡為武庚所脅已然於居東之年矣且武庚首禍管蔡脅從嘗徵之大誥其言曰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是武庚乘流言之隙而後發也惡有小腆未興流言乍起周公遽殺其兄之理哉夫大誥為東征之辭其言祇斥武庚而不及管叔意是時管叔已死故邦君庶士之憚於征者為武庚飾過而推其所由曰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若管叔而在持重畏葸之人必更有所藉口以遏王師之東而暇委婉其辭也邪常棣之詩周公閔管蔡失道之所作也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蓋遭人倫骨肉之變故多死亡悽惻之音世有殺兄誅弟而復惓惓於兄弟者必無之事也逸周書謂管叔自縊死蔡仲一篇偽書之必不可信者也陳買好誣聖人如偽書所云豈不以周公殺兄為不仁之確證哉

王定甫婁磯課誦圖序

婁磯課誦圖者不材拯官京師日之所作也拯之官京師姊劉在家奉其老姑不能來就弟養今姑歿矣姊復寄食甯氏姊於廣州附於遠行拯自始官日嘗志南歸以迄於今頭顱荒忽瑣屑自牽以不得遂其志念自七歲時先妣歿遂來依姊氏姊適新寧又喪其遺腹子煢煢獨處屋後小園數丈餘嘉樹蔭之樹陰有屋二椽姊攜拯居焉拯十歲後就塾師學朝出而暮歸比夜則姊恆執女紅篝一鐙使拯讀其旁夏苦熱輟夜課天黎明輒呼拯起持小几就園樹下讀樹根安二巨石一姊氏搗衣以為砧一使拯坐而讀讀日出乃遣入塾故拯幼時每朝入塾所讀書乃熟於他童或夜讀倦稍遂於嬉遊姊必涕泣告以母氏劬勞瘁死之狀且曰汝今弗勉學母氏地下戚矣拯哀懼泣告姊後無復為此言嗚呼拯不材年三十矣念十五六時猶能執一卷就姊氏讀曰惝惝於悲思憂戚之中不敢稍自放逸自二十後出門行身居業日即荒怠念姊氏教不可忘故為圖以自警當使其身依然日讀姊氏之側庶免其墜棄之日深而終於無所成也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秋九月為之圖者陳君名鑅為余丁酉同歲生也

王定甫王剛節公家傳跋尾

英吉利重犯定海城亡之日王剛節公錫朋及定海鎮總兵葛公雲飛處州鎮總兵鄭公國鴻同日殉余嘗讀葛公年譜而為之志今讀上元梅先生為王公家傳言二公當日事大略同獨葛公年譜言公守曉峯嶺葛公守土城此言公守土城而葛公曉峯余

志與梅先生傳皆據兩公家狀以書而有此牴牾何哉考城之陷當日曉峯兩家子弟豈心有惡乎是而故爲舛譌者歟抑皆不親目當日事而傳聞失實歟當二公之殉大臣奏章言葛公死東嶽宮乃據當日諜報所言東嶽宮在土城葛公死爲轉戰至竹山門定海縣民徐保求屍以歸其言宜信而諜者第知城危時葛公在東嶽宮則以爲城陷戰亡必死其處耳然則葛公之守土城於此乃益有徵且以定海本鎮兵而當土城之衝於事理亦宜然然此皆不足論論其大者則二公皆非所謂折衝彊場有死難不可奪之節者哉且曉峯之陷徒以未得礮耳持飢疲數千之卒捍懸海之危城當敵大隊礮猶徒手以搏豺虎久必力盡而自斃世豈有咎其爲豺虎所爪噬之一臂指而以爲不力者乎夫何足諱而爲之掩也始定海既復夷艘寄泊海壖夷人登岸雜市買貿易　欽差大臣裕謙執諜者二人憤剖剝焉而張其皮城門夷聞大恨悶人言公力戰時中賊礮傷一足乃陷於賊賊效裕公所爲而臠其屍嗚呼豈不尤慘烈哉三鎮同戰歿而公屍未歸則或此言其可信也司馬遷曰人皆有一死而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彼輕重得矣則或一決而死或菹醢而死等死耳乃吾觀古忠臣烈士當其被禍尤烈則後之人尤感激焉抑獨何歟夫人之心必有所之彼之於利祿名位者日顛倒於蒿粱文繡酣豢怡悅人見之者且將厭焉而彼方泰然自以爲得也忠臣烈士崎嶇險難或屐轉刀鋸鼎鑊之間淺夫陋人攢眉蹙額以謂大戚至相悲泣亦安知夫受之者不心甘焉如人奔走於塵喝倏然而乘清風出浮雲以遊乎壙壚之表猶夫利祿名位之徒之泰然方自以爲得耶孔子曰求仁而得仁人能各得其所欲得而又何慽焉公任壽春尤得軍士心壽春天下雄師驍勇善戰公所將數百人至定海多從戰歿罕生歸者吾故因讀公傳論傳所不及而並著之以備史官採錄云

孫子餘江忠烈公遺詩序

咸豐三年冬賊陷廬州巡撫江公死之又二年郭意城同士馮樹堂大令求得其遺詩屬左景喬舍人校訂凡若干首鼎臣受而讀之於乎如公之爲人雖零章斷句猶可貴愛況乃其平日之節概砥礪名行自待於不朽者略見於是是惡可不收而布之以勵俗而行遠哉余始未識公聞公數千里歸其友之喪而恤其家有意其人及見於京師時方承平士大夫少能留意武備而公意氣慷慨論兵事利害獨詳廣西賊起公援桂林援長沙援武昌南昌大小數十百戰成名顯聞　朝廷倚公辦賊人望在公公死天下痛惜之公自出爲令及在兵閒不復爲詩獨其崎嶇道途以歸其友之喪於詩頗見而其他作於古之逐臣志士必反覆再三其言深其思長豈氣類之相感動於中而不自覺與抑其精神之所憑依志操之所趨會足於先者確乎不可拔也詩三百篇多君臣朋友之作至於風雅既變而猶不失乎性情之正其感人之深至於千載之遠如親其人如聞其聲使人哀悲愉樂發於已而不知其何以然聖人用之爲教其以此也後世民不興行而俗益媮君臣之閒怵於名義不收公然自恣而能致其誠者益寡若夫朋友之義則其背之不爲非非一世矣宜五也廢其一則非人倫五也而廢其一猶足以爲人乎哉觀公之不欺其友其不欺其君不待臨大節而知之也世之讀公詩者可以慨然興矣

吳南屏九日麓山登高詩序

秋之氣清以肅氛霧收而天高田禾畢登原野空曠其季之月清霜始降鴻雁南來落葉辭樹黃菊敷榮此逸懷高寄之士所以必於其時升高騁望以寫其憂而騷人賦客又或寄爲感時傷物之語以益其悲蓋皆有樂乎是時者也予疑夫重九之日所以爲四時之節序者由來始不可曉而古今人士多以其日爲登高之會亦樂其時而已歲在甲辰九月毛君西垣館於余家謂余曰凡古人所以樂乎時者吾等亦願之非欲相倣效爲名顧其中誠有不可已者且吾觀唐以來詩人所爲賦重陽者類皆逆夫鄉里覩物思家之言今吾與子幸適鄉居又近側洞庭易爲勝遊其可無以爲哉余甚然其言是時館中生徒皆往郡城應官試西垣既閒無事而孫子由菴在鹿角遂偕訪孫子至於其館宿焉其次之日爲重九天晴雲開風披樹有聲因攜酒一壺以登將臺之山山臨湖上絕高而頂平古屯軍壕塹存焉志稱宋岳忠武擒楊太時所爲者而湖水猶盛大舟帆相上下三人坐飲以觀望如有所悵然以思者既久各無言余乃稱曰噫乎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茲帝子之辭云也何其狀物之無窮而感人情之不可聊者歟而昔衛玠臨江歎曰對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斯言實傷於情然不可謂無神致者二子曰然哉然哉既乃各以其意爲詩而余敘其事如此孫子方罷鄉舉以此故無悶然益以見人之所以爲樂者不虛也自記曰此文規仿歐陽公詩之不能通以和之爲嚴故劉神不日而稱見以移風神適似耳嘅耳○此節刻意鑿救自退

吳南屏李公篪詩序

往時臨湘詩人李公篪嘗訪余於郡城南呂仙亭下余他出不相值公篪和余壁閒詩而去後又嘗爲詩寄余而余終不獲與公篪面交今其子味道持詩刻授余則公篪下世且七年矣思夫始公篪訪余之時在道光丁未天下無事而吾郡當山水雄潤處時有一二騷人畸士自放於詩酒公篪以老諸生就學政歲試雖甚不遇猶意氣偉然樂與同志而余寓居亭下亦方與故人遊吟逍遙蓋舊有感舊之作爲公篪所見和者自後余遂外出數年歸而郡城兩遭寇陷公篪遂憂亂以病而歿而余所寓居湖上道士之廬今皆瓦礫荒萊余亦不能復爲游爲詩而且有感之不勝感者矣公篪之詩爽愉俊率五言以古風造本事尤落然自見其爲人其家臨湘縣城倚江爲監利之螺山王子壽比部之於在焉

子詩以詩傾海內而早與公蕺游故稍得其詩即公益之詩可知矣

吳南屏歐陽功甫遺集序。

余嘗思夫古之才士有厄於天之年而其文章遂傳於世若唐之李觀李賀其人非獨當時爲之嗟憾而至於今讀其書者莫不高其才惜其年之丞也則以彼其才雖若未竟其所當至而死而於發名成業之道亦何不足之有雖然若觀賀者其才誠世之所稀見亦幸而遂發於人人不終泯沒耳而士之才而厄於天年如彼者今之世亦未嘗無之以余所見一爲湘潭歐陽勳功甫一爲溆浦舒燾伯魯兩君蓋兼觀賀之能者而其志意則俱未可限量也而皆近出於吾楚南之鄉又奇矣伯魯之死其師上元梅伯言叙其遺集曰伯魯之作未至於古人負絕之境若假之年即非古人負絕之境無以處之余之於功甫亦云然伯魯之文雲湧飆發而驟進於古若春木之茖其出也而將實矣功甫始出即深沉高悟奧而遂之若大川之出於山而將肆於廣壤矣而皆以丞死嗟夫如兩君者不可謂非今世之觀賀而其文章烏可以不傳乎其傳之而人之高其才惜其年之丞也又必然也功甫余友孫岑之子屬余其審存其遺稾伯魯亦余所知而痛惜之者並論之功甫所爲詩古律若干首論序書傳銘祭之文若干首

吳南屏毛西垣詩序。

余既銘吾友毛西垣之墓而言其爲詩之大概蓋多得於行道羈旅悲離慚恚之時其意氣感發不可禁制而有作者故爲詩絕少而可傳乃今編錄其詩而亦不能無憾其少也余豈謂夫詩人之傳於世者必多乎哉顧如西垣之詩其可喜而誦者如此則憾其少也固宜余又以知夫世之人必有喜誦西垣之詩而憾其尚少如余者則西垣之詩雖少不既傳矣乎嗟乎余與西垣少時爲詩亦聊以爲戲爾已而進致於古人而人之稍深竊見西垣負綺豔雄宕聰明妙解之才出而視當世之人罕能與儷者因相謂曰人生富貴貧賤不可必知若蟲子之才專意作爲歌詩分必有傳述於後如古人雖已久死其精神意氣而目悲笑者與子猶若親見而熟識之者豈非其文章之功耶西垣亦頗以余言爲然顧自其少時嘗爲人課童子營衣食及遊道四方卒未嘗一歲或離乎是事者其平生暇日喜從人飲酒歌呼謔浪自恣而已故偶有所作亦成輒屏去不復自省收即又多亡失其在黔中以酒過得奇疾憒不能識字後稍愈還家一二年始略近筆墨余與同遊處及同入都倆西樓强之有作尤不肯應此余所以猶憾其少也雖然誦其詩可以見其爲人西垣於是爲不亡矣（孫子餘曰文具悲涼之致近之湘得古人之化）

吳南屏荷塘寺僧譜序

余家洞庭東岸其南有枝湖一道水漲時湖之大山開浸村落而爲浸者各十餘里名曰上下荷塘湖而荷塘寺居下湖之北在余家南僅五里許嘉慶乙亥余方十一歲隨先兄石林先生讀書寺中寺有僧數十分爲八九家余時雖幼見僧中每自言房分親疏近遠者怪問之僧曰往時吾寺僧非今止一徒相傳接也嘗若有一師而兩徒者故有房分而亦自有衰旺絕續與凡人家不異因爲余道其世次所以然者而僧徒有常修者本余族人幼養於寺時亦童子年與余相若余尤親而識之又僧於人家延請齋誦事例有分主謂之施主而余族爲常修家所主故余長大後雖不常至寺中而數數見常修如族中人也常修之徒曰果明敏慧過於其師余又喜之今年咸豐辛酉果明乃疏其寺僧之世爲譜而請序於余余於是去余之讀書寺中之時四十七年矣往時之僧數十人者大都化去其幼者至今僅存如常修者益少矣余不能以無感也夫人家之爲譜所以不忘其先祖而親近其宗族若佛之教則舍棄其家而以其法相授者爲宗族乃今之僧徒又皆自幼乞養如人子孫無問其法與否也果明之譜其猶親親之意與余嘗喜遊僧寺往往遇古刹而詢其所起則其僧茫然失傳岳州城南有塔巋然湖上之雲中者唐時慈氏寺塔也累甎實土爲之至今完固不壞爲郡城之傑觀而荷塘僧山乃在唐高祖之年自慈氏而分果明之譜云然然則其爲譜也固遠而此寺更歷廢興凡幾矣余之所慨於身世謂四五十年者直不足道也

吳南屏歸震川文別鈔序。

嗚呼自四子書之文興而文章不及於古豈人才固使然哉天下能爲文章之士必皆有聰明傑特非常之才而是人者自其少時固已專爲四子書之文而其爲文之道亦誠有可以自盡其心而有未易可窮之致乃其心固猶不安於是則又時時習爲傳記序論之作以追逐唐宋之能者而與之後先雖足以名於一時而其氣力亦衰減矣此予所以徑震川歸氏之文而爲之三歎也蓋明朝始以四子書之文取士而其文莫盛爲三百年間傳者數十家而震川歸氏爲之雄而明之言古文者亦未有如歸氏者也余觀歸氏之文遠宗乎司馬近迹乎歐曾其爲學大精博而其意見亦絕高豈區區甘乃帖括者徒以老困場屋而從遊講業之徒合是亦無關焉者故出其餘而遂絕一代矣至其古體之文乃其所盡意以爲然擬之古人猶若不逮倘使歸氏不生於明而出於唐元和宋慶歷之間無分其力而窮一生以成其文豈在李翺門徑之後哉抑以歸氏之不過名而一第終老於小官當時大述作者莫出於其手足又可傷也錄凡八十首爲卷二蓋余心之所私喜者而用以足爲去留也道光辛丑冬十月巴陵吳敏樹序

吳南屏記鈔本震川文後。

余既別鈔震川之文而序之後二年中辰攜之京師同年友武陵楊彝珍性農從余借去

閔數日瑞安項孝廉傅霖來訪余蓋從性農所見此書袖以來而乞鈔其序目云因爲余言京師名能古文者有江南梅郎中曾亮其入也又數日余往荅項君而梅先生適來因相見於其座余自是始識梅先生梅先生既見余此書因以語朱郵史琦邵舍人懿辰王戶部拯皆京師治古文學者諸君皆來識余皆以此書故蓋觀古人之文章而錄出其尤可喜者時手而諷之此學者恆事也余之則鈔歸氏之文者亦猶是而京師之人爭相傳誦以爲奇異何哉豈不以舉子在京者皆相高以場屋之文而言古文者固宜性情嗜好特殊不肯以俗學自敝者與而今世言古文又皆相尚以歸氏余特未之知也梅先生爲余言歸氏學自桐城方靈皋氏後姚姬傳氏得之梅先生蓋親受學於姚氏而其爲文之道亦各異又言王戶部自廣西來京師過洞庭坐船頭哦所鈔歸氏書失手落水中嘗記憶其處而惜之豈知夫洞庭之旁僻亦有私喜歸氏之文別鈔爲書如吾子其人者耶嗟乎歸氏之在當時其輕重於世人何如也而至於今其名既盛以尊學者既皆知師仰其文矣雖心非誠好者猶陽事之而有私喜其文別鈔爲書如余者諸君子視之若林鳥之鳴而呼其類也蓋世常有於已成風趨於衆集而當其人之時未有不忽且笑者也余是以尤歎之道光乙巳正月二日吳敏樹記

敏樹自少讀書喜文章弱冠忽若有悟文章之旨者讀易詩書以文讀之自是落筆爲時文輒奇異而古文之道日興然其牖由安時文獨高明之震川歸氏及我　朝方舟百川以爲追絕異得古人文章之意閒從塾竟古文觀止選本見歸氏文數篇心獨異之思蒐其全集而湖南書肆中無有訪書者過之京門以來乃搜求其可資者以鄙意評隔且欲論焉後以此本得名京師世之說古文家者皆以余將宗仰歸氏桐城姚姬傳氏放論之際竟爭欲觀其鈔本已而杜君仲丹欲借此本刊刻行之余弗許也蓋近時言古文以倣歸氏故推崇歸氏而欲其狀而又其後以其故剽以成歸氏學史之道而文章始於是余是以任史記則到之邃就正之也余于六文無定體惟其是而已又以謂不可以成文又以世陳言之務去發于其難也後在京余行歐陽子宗劉子厚古文而歸極於韓歐又非僅子之所有余以身居野遇爲文不足觀然且意其也歸氏特爲同世作質可以爲天下則乎識有俗不知文字之如習何而後文概不顧之屑衆深矣後可師也余嘗刊史記本此俗習之世有知古文之道者鄙不過歸氏可也同治八年秋八月中秋前之六日柈湖樂生氣記尾

吳南屏書文中子說後

世多疑文中子王通之書以謂隋書無通傳而其門人皆唐初將相大臣不應其師之賢聖如是而沒之使不彰顯於時則疑其書之僞作而其人亦若未可知者然後之言道學者獨多其書乃謂孟子而後莫之能及余取而讀之是二說者則皆有蔽然則其人與其書如之何而定之余試爲之說曰王通隋季之賢士也其天資學力固迥然出於魏晉六代之人而有志乎聖人之道其習足以及之遠而不能忍故未老而著書其所爲續詩書作元經雖未究極乎道要不可謂妄作者其中說則通擬家論語之書道死其家人與門徒爲高通之所爲欲有以重其書者乃取當世賢士大夫所嘗相及皆附著之門人以後通之學之傳之顯而通之道得以益尊此其所以反見疑於後世也與余獨謂通之致疑通誠有言焉其通之著書甚倣彿孔子之所爲豈不曰我孔子之後一人哉然通之死年纔三十餘耳其著書固已早矣以孔子之聖而曰三十而立計其時未敢有所爲也至老而不遐乃退而有刪定之事孔子且然況通也哉通豈逆知己年之不永身之不顯而欲以其言也存其道耶聖人之道非言之存也道固存焉通果有道耶如通之所爲蓋孔子之所愼重不敢輕言者則通且賢於孔子耶通既已如此矣又何怪傳其書者爭附會之以尊其名使後之論者疑其事之多虛而甚且意通之或無是人也其有以取之矣嗚呼古之聖人先行後言有以也哉揚雄文章才智之士耳一旦默思深悟僅乃及之遂敢竊擬聖經比於吳楚僭王之罪通之書亦雄之類與若二子者不妄擬於聖人而各盡其才以修明孔子之道者其爲賢豈少也哉

吳南屏書李翶文後

李翶之文章甚高其自許亦至其所數自稱擧若高愍女楊烈婦碑寄弟正辭書之類余取而再四讀之信乎其辭之能也翶他文莫不皆然觀翶之所以爲文與其所自力於道者其於自處不肯居韓子下亦明矣余獨悲夫翶之道不用於時其文顯於後世雖顯矣卒能熟而復之者幾人哉則翶之信於已而必於人者可謂艱且孤矣然後世之人苟能知翶文而好之者其於文與道必深非其深者亦不足以知翶文而好之翶之信於已而必於人者果不爲虛也哉

吳南屏募建君山北渚亭湘靈廟引

余居君山聽濤閣下一日僧前請曰此故崇勝寺佛閣基也咸豐初寺燬於兵夷爲瓦礫場僧退棲居士建設救善堂船局改爲洞庭龍君廟於此吾衲徒幸得取資焉雖然衲也而無奉佛之宮奚以名且此有大鐘及巨鐵水器數事宋時物也寺若不復客之遊而訪古者皆將以爲僧尤其謂之何先生幸在此倘爲具一募疏以謀復舊寺於此旁閒地可乎余曰子知佛之所以爲佛乎佛者神而善救人故人爭事之今以此江湖之大有神者司其水土而爲救善救生之事者嚴像而祈焉茲其爲佛也多矣奚必如來迦葉之有定名乎哉且此山唐世道者居之見於唐人之詩僧寺之興蓋後而今僧徒食於他廟亦隨世轉移耳已雖然吾猶有意焉君山者古稱湘君帝子之居是也雖神靈本原非人所究知而著在山經爲最古其秩於祠祀發揮詠歌於學士之文章尤多蓋自洞庭神祀興而行舟利涉之禱移今山之東濱處亦有湘君廟久廢未復而此閒中題奉君山之神尙未足以稱明禋也此左旁有阜稍狹而長草樹鬱之常披徑登望其上則後之諸峯屛倚其前者翕張而合其口殆山水之聚耶楚辭云帝子降兮北渚渚者水中可居君山其北渚矣而山經言帝女之出入必以飄風暴雨飄風暴雨非神爲之而神以之出入祀之不修宜有懼焉若亭於此阜之前標以北渚之名而中阜爲廟以祀湘君湘夫人於以發山水之勝勢明古神之食於茲者名之來此恭者游其瞻而雅者得其意豈不備與而奚以舊

寺爲且此山茶名天下歲修茶貢僧實承事而官使人監之亦宜有精潔焙治之所又可附而爲也僧閎余言善之遂欲以請於官而募諸善士因爲之引同治六年孟秋月巴陵吳敏樹撰

續古文辭類纂七

書類一

姚南青復某公書

承示方侍講周官辨惑令某以言別其可否以復屬有他事不獲詳讀因略辨所疑並書附納左右惟裁答爲方氏衛經之心可謂至矣然心所不安及前賢疑辨及之者盡委之劉歆之僞竄過也盜固當死以冥入冥時逋逃不定之衆傅致一人而盡弭其獄非良折獄者也周官自孝武時已出平帝元始之間歆勸莽立博士其書布在中外久矣歆不能隱挾而更竄之也鄭興傳周官受學於歆與興子衆康成並存其說不言經有歆之改竄之文也歆頌莽云發得周禮以明殷鑒謂莽行事法周之禮本於周官禮記如井田官制之屬是也公孫祿言歆顛倒五經猶師丹怒歆之欲立古文尚書逸禮左氏春秋耳亦豈云改竄周官耶況莽當時未嘗以周官爲律令也且歆待莽行一事而後妄爲私竄之耶抑豫卜數年後莽必行是令民必犯是法而先待之也漢史云莽之居攝非盡歆意莽篡後末年卽亡之兆其黨與皆知之而云鑄滅銅人 鴟文令武士拔劍提擊摀桃湯赭鞭灑屋壁莽皆附于經而爲之歟文不明著其事於經以爲厭勝亡國之鬼神示禍祟於國中者當如是而悉傅於方相庭氏硩蔟氏壺涿氏使其事相類令天下知莽所行一一無悖於周官之舊何其迂曲而鮮通也媒氏奔者不禁此亡縱其滅禮教者而思民自蹈之也莽之沒鑄錢者入鍾官易其夫婦此官酷其罪罰而民愁恨無聊者也今云豫設奔者不禁之文以解易其夫婦之酷罰此豈近於事實者耶王爲諸侯總緦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或當時有其文而後脫失或歆自以儒說相之且莽不哀其母歆所附會其意在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耳又以王禮承莽意抑其母等於諸侯耳麻葛何殊爲何用知此爲歆所增而卽知媒氏之文爲歆所竄入耶賒貸之事漢氏行之久矣不必助周官泉府也莽行十一之法其增賦無明文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何稍縣都無過十二悉虛擬而豫增之何哉且九錫之事莽所汲汲者而周官無之九百二人但云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歆在當時何不以所云九錫者竄入而張大之乎莽設備臣下以官者領絡職錢穀並典吏民封事此豈出周官耶竊謂周官之書周之制度存焉中更春秋戰國或儒生述造更竄不一如云出元公手定之書完好如後世刻劂篇籍誰其信之方氏篤好是經件件推尚聖人之旨又或索之過深而矯合以就其說皆賢者之過也然所爲周禮析義過其至者卓出於前儒之上若此書爲以已意所欲芟雜之文而故託於歆之妄竄以杜攻斥經文之徒則可謂蔽矣欲辨世人之惑而不知其惑之愈甚也已某白

朱梅崖上原任福建督學吳公啓

仕琇於辛未歲修稟一封想已達出吏役閩世兄南還謂舟行必經夏邑因得披情愫且

附言請安及人自京師還乃知世兄已於去夏南歸矣仕琇疏倪不任世務蓋久爲大賢所知今置非其所徙崇罪愆豈能有所裒益乎加運氣益蹇受事之後辦災築堤捕蝗事變遞生困頓滋甚雖欲自拔明出處之義以番於德力之所安蓋不可得則徒爲靦顏昧心苟安時日以靜聽定命之歸而已民俗既益佻而吏以武健相尚則平日所志所言者今皆不可行若一順世趨舍而不顧己心之安唯取一切之便又非其守之所出以故進退無據而去就不自由徒傷悔歎悼於命竇爲之而已昔歸震川令長興慕爲循吏徒益謗聲究於志無所效然後人誦其言推其志蓋無以罪之也今仕琇闒冗視項豈敢上比震川要其事有相類者亦不能無望於後太史公曰使著書幸傳以償前辱雖萬被戮豈有悔乎仕琇雖困躓猶幸待定命之有所歸使得釋然自拔失於此而得於彼以卒就其生平之所志者以終不負大賢之知爲有在也然其繆戾不立以辱門牆亦已甚矣言之祗益慚愧惟念夫子仁仕琇於無已之心必能哀其志是以直陳而無諱焉道路悠遠瞻慕空切伏願養志頤神俾門下士永有所倚賴仕琇臨楮不勝眷戀之至

先謙案吳名華孫安徽休寧人雍正八年進士官翰林[illegible]部閣學所稱[illegible]先生者也

朱梅崖答魯絜非書

絜非足下足下書辭深得古人所以爲文之意以馳於是道柳子所謂方爲蒲梢駃騠者何可當也顧乃處中下羣集誇以自畜詠伐木之詩慨然思求友於四方此其志又可畏耶過垂聽贊採及鄙人醜夫言理當之惶恐仕琇早孤無師友所謂之者皆自以意得於古人者耳然外無與相質終以自廢又雜以疑慮疾病考試嬉游交接之累益不得竟學比十餘年出外馳逐則一二所得者亦銷耗盡無餘矣今足下挾於少年之近似而不知比來之荒落則始之殷然以來者恐終將廢然以返也如之何少年時頗恨無以發其自得者及後到京師見三四名人各矜所得然反以質諸已所有者不能無異頗欲與爲同乃卒不得深言能去益用爲恨今足下挾盛意以來值仕琇耗盡荒落之餘誠慮其來之意顧繼此而得深言則與向時京師之恨者異也然則足下或無得於仕琇者而仕琇必將有得於足下也則仕琇之殷然於足下者始與足下之來意無異願足下之知之也寄詩極佳乃有文選風致所示文八篇輒以意評次未知是否今附寄上因俗冗拔答稍遲幸勿爲罪

朱梅崖答鄧副使悔蕃書

去歲臘月底接到執事札一道仕琇捧讀之下欣感無任竊仕琇擁腫樗材不中尺度出吏數年課績無書罪愆日積未省所以改之者昔在京師附託年誼陪侍遊從荷蒙執事念其讀書略識數字辱收諸教誨之末遂復負寵恃知屢蹈狂悖頼執事憐念不督過之周旋數年綢繆彌固茲復以監司之尊俯存下吏忘其詬辱蓋執事篤故舊恤其不及發興枯萎而慰其衰以自遂其長育人材之意而俾天下聞風者興於仁其託夙昔之歡者遂得厚蒙栽植先天下而受幸如此也近來河務方殷仕者視爲畏途伏祈執事謹持之爲禱屢欲修啓因未審稱門邸報中漏於登載故也二月間同年桐城張編修至習悉[illegible]秋書一帙乃悉衆執臨駐之地遲延之愆尚祈執事鑒宥臨啓無任惜抱先生云氣勢而以樸詞亦妙

朱梅崖與林穆庵書

東閩同事得輸其欲言者然所以尊之者已衆矣豈比在京同官時蕩蕩無拘忌肝膈符賜彼此爲注一盡哉同習協理河工兒譚失宜費約千金臘底喪其家婦因念來東無斯須之歡而災禍相繼眞爲不知所以裁之者來謁諸生趙生後爽魏生溫潤若稽生爲人稍其爲文篤摯恬靜類有道君子也然平居家貧衣服容貌不足以悅俗蓋曾子固所謂合乎古而遺乎今者耶因思原憲見病於子貢仲由相詆於巫馬期蓋外物之難輕久矣賢人學士猶不能不以此失志況下此者乎故蘇枯噓槁培植後茂使士憔悴而得所託實仁人君子之責也願大兄卒其所始者毋怠毋怠而已仕琇今年已屆四十此望賢爾心而不動不惑之時而庸衆人所爲無閒見惡者也蓋昔之倜儻非常之士及夫此年其功業草燦遠動名聲風馳雨驟於天下人耳目因得自信列於古賢而無疑質諸百世而不謬何也此一世固非後所得遺也則何得遺乎名此一世之人然則名於此一世即其名於前後千百世之人也故其所以自信而喜爲無忝所生爲死而不朽乃不覺日月逝邁之可悲也故嘗讀孔北海與魏武帝及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彼其撫時感事慷慨自歎其辭其言激壯有足悲者彼自計其生得不隕滅然猶不能已於悲也至於揚子雲寂寞嶔君平沈冥尤宜從容瀟灑乃不自得而時人譏之笑而不應終日垂簾市中識易不輟彼豈不以後世之名縈於中是何也迹子雲到長安時已逾四十即汲汲圖名已爲日暮途遠而泊然自守執戟不怨班孟堅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觀其作太元法言州箴四賦反騷二騷畔牢愁以擬昔賢亦非無意於名者矣然劉歆范逡桓譚侯芭之外無能知者豈此數人遂足盡一世之選耶此數人知之遂足爲名一世而無問千百庸耳俗目之擾擾耶以名於前後千百世之人即此數人已可自信則真不必如前所云名聲風馳雨驟於天下人耳目也故君子觀其從與何如而有以審己矣觀從與不於衆尊於其賢否也賢之足勝衆故衞靈欲以己當五百乘詩稱人百其身劇孟以匹夫而關吳楚之勝負也今試指昔元和長慶間人傳如曰出此知名又曰弱冠名動四方甚尋常也如曰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則讀者肯軒心肅想見其人其榮多矣是豈不以賢之足勝衆耶仕琇自念年已老大一旦出吏其勞績隨衆人進退無殊尤可紀其德行學術不能比迹前賢有

負日月因已之不肯惡爲徒與衆更念大兄磊磊自將年齒尙緇而識量德守何裕也志氣精魄何長也而學術又不雜不汚藹然歸於至正此尤難矣故意謂賢之足勝衆者大兄是也仕琇以故舊見臭味之親溼燥之就則其所爲自恃以不憂夫舉世之擯棄者其在斯乎將所稱無聞見惡者庶幾免焉然不徵於己而徵於人斯仕琇所爲愧而增懼者也特以誌夫見收於君子之私幸已耳前在閩中再作古今文二序將以徵知己之言不敝於後願勉之愼之爲又將求譽其所自恃故忘愧懼而復冒瀆如此也想必存之不鄙而斥焉卒成其幸云耳臨楮神企[illegible]

朱梅崖又答李礪玉書

見來字悉一切姊丈以一身楮柱百世之重今纚嗣未立誠可憂也況娟母太夫人年亦高矣尤不能不以此爲念也積德裕後古豈吾欺今猶未驗何也至謂書一節近市囂鄙在先高其志務潔其心不以外之聞見動吾耳目然後有以自遜自遜者世慮屏而心漸同乎古人也漸同古人則必漸異今人漸異今人人必漸怪之懼其怪而徙志易心則至古人也無日矣混混焉與世相溷而已如是而其文何自而高使其心有以自遜則吾心古心也以觀古人之言猶吾言也然後辨其是非焉究其盈虧焉究其誠僞焉判其高下爲如黑白之倣於前矣於是順其節次焉逕其訓詁焉沈潛其義蘊焉調合其心氣焉於是則而法之役而就之久則自然合之又久則變化生之於是而其文之高也如衆士之成臺如鴻漸之在天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所謂自遜者志也古人入學先辨志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孟子亦言尙志故志者學之幹言之本也所謂讀書作文之法如此而已至其他各言所得皆枝葉耳非其本幹所在今故不以瀆陳也仕琇不喜吏擾於明歲歸家相見談心當不遠也臨穎神遡[illegible]

姚姬傳復汪進士輝祖書

鼐性魯知闇不識人情嚮背之變時務進退之宜與物乖忤坐守窮約獨仰慕古人之誼而竊好其文辭夫古人之文豈第文焉而已明道義維風俗以詔世者君子之志而辭足以盡其志者君子之文也達其辭則道以明昧於文則志以晦鼐之求此數十年矣瞻於目誦於口而書於手較其離合而量劑其輕重多寡朝爲而夕復捐嗜捨欲雖蒙流俗訕笑而不恥者以爲古人之志遠矣苟吾得之若坐階席而接其音貌安得不樂而願日與爲徒也足下去鼐居千五百里非有相知之素投書致辭甚恭惓惓焉欲得其言以紀太夫人高節卓行足下何所聞而爲是哉海內文士爲達官貴人甚衆執筆爲太夫人紀述者亦甚衆足下旣求得之今又以命僕將足下不遺一士而以爲備其目乎抑遂以太夫人不朽之名冀之僕耶且古人之文今人讀之或不識以今人之道度古人古人文之傳特其幸耳然則雖有如古人之文其能不朽與否未可知也況鼐之不足比古人邪雖然推足下爲母氏之心姑爲文以備衆士之列者僕所不辭也足下書來久矣有犬馬之疾今始閒輒作記一首奇請觀之久未報惟諒宥不宣

姚姬傳復張君書

辱書諭以入都不可不速嘉誼甚荷以僕駑蹇不明於古不通於時事又非素習熟於今之賢公卿與　上共進退天下人材者顧蒙識之於儔人之中舉纖介之微長掩愚謬之大罪引而拔焉欲進諸門牆而登之清顯雖微君惠告僕固媿而仰德久矣僕聞蘄於己者志也而諧於用者時也士或欲匿山林而羈於紱冕或心趨殿闕而不能自脫於田舍自古有其志而遂其事者多矣故鳩鳴春而隼擊於秋鱣鮪時涸而鮒鰕遊言物各有時宜也僕少無巖穴之操長而役於塵埃之內幸遭　淸時附羣賢之末三十而登第躋於翰林之署而不克以居浮沈部曹而無才傑之望以久次而始遷値天子啟祕書之館大臣稱其粗解文字而使舍吏事而供書局其爲幸也多矣不幸以疾歸又不以其遠而忘之爲奏而揚之於　上其幸抑又甚焉士苟獲是幸雖疏暗猶將竭耳目而箝跛躃猶將振足而起也而況於僕乎僕家先世常有交承接迹仕於朝者今者常參官中乃無一人僕雖愚能不爲門戶計耶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於季桓子是也古之君子仕非苟爲而已將度其志可行於時其道可濟於眾誠可矣雖遑遑以求得之而不爲慕利雖因人驟進而不爲貪榮何則所濟者大也至其次則守官脩論微補於國而道不章又其次則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大咎已爾夫自聖以下士品類萬殊而所處古今不同勢然而揆之於心度之於時審之於己之素分必擇其可安於中而後居則古今人情一而已夫朝爲之而暮悔不如其弗爲遠欲之而近憂不如其弗欲易曰飛鳥以凶詩曰卬須我友抗孔子之道於今之世非士所敢居也有所溺而弗能自反則亦士所懼也且人有不能飲酒者見千鍾百榼之量而幾效之則潰胃腐腸而不救夫仕進者不同量何以異此是故古之士於行止進退之間有脩步不容不愼者其慮之長而度之數矣夫豈以爲小節哉若夫當可行且進之時而卒不獲行且進者蓋有之矣夫亦其命然也僕今日者幸依　聖朝之末光有當軸之疑采踴躍鼓忭以冀進乃其本心而顧遭家不幸始反一年仲弟先隕今又喪婦老母七十諸稚在抱欲去而無與託又身嬰疾病以留之此所以振衣而趦趄北望樞斗而俯而太息者也遠蒙教督不獲趨承雖君子不之責而私衷不敢安故以書達所志而冀量察焉詞旨溫柔眞得司馬子長之神而遺其形貌

姚姬傳復孔撝約論禘祭書

鵷頓首去聖久遠儒者論經之說紛然未衷於一而又汩於同異好惡之私心以自亂其聰明而長爭競之氣非第殘闕之爲患而已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禮失求之於野夫於羣儒異說擇善從之而無所徇於一家求野之義學者之善術也雖於古禮湮失之餘亦終不能盡曉然而當於義必多矣承敎禘說其論甚辨而義主鄭氏則愚以謂不然禘之名見於禮經傳春秋國語爾雅未有云祀天者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韋元成釋之云王者受命祭天以其祖配不爲立廟親盡故也所立親廟四而已元成以是解禮記之義已辯矣此班彪所謂不博不篤不如劉歆者也意元成之爲此言固非臆造當時儒者固有以禘爲祭天神之解矣元成又引禮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此亦當時儒者之說蓋出於公羊經師推是說固以禘爲宗廟之大祭非祭天神也惜元成溷引其辭不能分別擇其一是耳東漢而後儒者說經之義或繼或絕或闇不章而鄭氏獨著鄭氏所受師說同於元成夫以祖之所自出爲天則人孰不出於天何以別爲一王所自出別爲一王所自出則必如康成所用緯說感生靈威仰之類而後足以達其義故究韋元成之解必至於用讖緯而後已然則禘說之失萌於西漢之士而極於康成之徒西漢之士說非皆誤也雖有是者傳述之不明而廢於無助也夫逸禮尙有禘於太廟禮安得如鄭說以祭昊天於圜丘而謂之禘果周以禘祀天而以嚳配孔子告曾子宜與郊以稷配明堂以文王配竝舉之矣而反漏不言乎禮記喪服小記大傳兩篇皆以說儀禮喪服者耳因喪服有宗子適庶之禮異故推其極至天子承祧至禘而後止何謂泛言及祀天乎兩篇皆言禮不王不禘鄭君釋以祀天不違經之本旨者也且夫郊以祭天其禮誠重矣然自人鬼言之則禘之祭祖所自出而以祖配其禮尊爲祖設者也重在人鬼者也郊祭天而配以祖所重非在人鬼者也故展禽之言禘先於郊春秋外傳屢言禘郊者以此不可因是遂謂禘乃祭天神與郊同義也當康成注周禮知是說之不可通矣亦謂宗廟之祀有禘祫祠禴烝嘗六者然不能舉禘祫之別惟鄭司農注司尊彝有云朝享追享謂禘祫也夫王者先祖之於太祖皆子孫也子孫得躋於祖而合食故祫謂之朝享王者之追遠未有遠於祖所自出者矣故追享禘也以是求之司農之說當矣而後鄭不達顧捨而不從及王子雝難鄭君作聖證論斷以禘爲宗廟五年之大祭以虞夏出黃帝商周出帝嚳四代禘此二帝是爲禘其祖之所自出然後禘義大明故究禘之論仲師啟其萌子雝暢其義後儒所不能易已然爾意子雝之說亦有未盡蓋王者太祖以下皆其祖也禘祭祖所自出則其祖皆得配之祫有不禘而禘無不祫是以皆曰殷祭也其祖皆殷祭而立廟者四是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隆殺之分有如此故雖有大祖之廟而非其辭意所及也非如元成謂遠祖無廟亦非如子雝言專以太祖一人配也然子雝之言大旨善矣後有執鄭君以難子雝者皆好爲說而無從善徙義之公心者耳當明時經生惟聞宋儒之說舉漢唐箋注屏棄不觀其病誠隘近時乃好言漢學以是爲有異於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亦漢之俗學也其賢也幾何若夫宋儒所用禘說未嘗非漢人義也但其義未善耳夫讀經者趣於經義明而已而不必爲己名期異於人以爲己名者皆陋儒也鵷約以爲然乎鼐於義苟有所疑不敢不盡非有爭心也苟不當願更教之得是而後已鼐頓首（規儀劉子駿而能神明變化人不易識）

姚姬傳復魯絜非書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眞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閒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廖廓其於人也漻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也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尙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鈔本謹封還然鈔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鼐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

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此姚氏因文見道之言古人所未道也）

姚姬傳復蔣松如書

久處閭里不獲與海內賢士相見耳目爲之頓塞冬間舍姪浣江寄至先生大作數篇展而讀之若麒麟鳳凰之驟接於目欣忭不能自已聊識其意於行間顧猶恐頌歎盛美之有非盡而其頗有所引繩者將懼得罪於高明而被庸妄專輒之罪也乃旋獲惠賜手書引義甚謙而反以愚見所論爲喜於是鼐益俯而自慚而又以知君子之衷虛懷善誘樂取人善之至於斯也鼐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蒙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艸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尙有所欲陳說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辭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所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至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已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者之陋且有勝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强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鼐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耳先生胷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患於喪意少遠也至孟成見殺之集注義甚精當先生曷爲駮之哉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誤也望更思之鼐於磐菴先生爲後輩相去甚遠於潁州乃同年耳先生謂潁州曰兒固於鼐同一輩行而過於謙非所宜也客中惟保重時賜教言爲冀愚陋率達臆見幸終宥之

姚姬傳復休甯程南書

虙羲氏受河圖而畫八卦禹得洛書而陳九疇是其說本出劉歆世人或疑歆言不足憑吾謂莊子有九洛之事其言出歆前矣歆說必有受未可非也宋人所得河圖洛書傳自道家夫禮失求之野亦不得謂道家所傳必非古聖之遺故如歸熙甫輩肆詈宋儒之非者吾未敢以爲然也然吾謂有聖人之智然後能見圖書而得卦疇之理苟非聖人而推測言之固未必當矣就邵朱之書而決其必合於古聖人與否與斯非聖人不能定矣非吾未學所敢論也且聖人之得於天者有道焉有機焉道則列聖同其傳機則聖各異其所取虙羲與禹所見者道也而所由悟者機也夫易者言道之書也而聖人作易詞取象則亦各因其時之機焉文王所由取周公或未及知周公所由取孔子或未及知解易而强言其象之所由皆不知道可明而機不可明之故朱子本義置象不言此朱子識之最卓非漢以來諸儒所可及者然則邵朱所傳之圖書卽誠與虙羲禹所見者纖毫無失焉吾亦存之不言可也彼聖人與天契者有機焉作易以教天下之理天下所必當知也作易始發之機天下所不必知亦不可知也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吾尊奉朱子而不言圖書意蓋如此今足下所著易尤以言圖書爲事此僕平生所不能解者雖承下問而無以對焉

魯絜非上朱梅崖先生書

仕驥頓首奉書梅崖先生左右仕驥側聞先生自少以唐韓愈氏自況竊謂韓子之人之文千百年一有者也仕驥雖不肖亦嘗幼習其辭而有志好之矣從而考其軼事則又未嘗不歎其好善之勤愛士之切汲汲焉誘掖後進欲其皆之大道而生其時者若李翱張藉皇甫湜之徒幸得大賢者爲之師皆能磨礪浸灌以有成而韓子之道亦益以光大俾後之讀其書者感慨欣慕若欲身與其盛也既而聞今世有先生則又未嘗不自幸其生與之同時因不自揣量竊欲一竭其駑駘之才蓄其根加其膏以庶幾其一得就而問焉因以講去其非而存其是雖不敢望李翱諸人萬一抑或得所指授俾卒其業不至泯泯没世而已也往年過訪貴鄉諸君子得見令兄鎢岡先生是時先生還自山東仕籍且少蓋無因而至焉又中無所有不敢妄干以書然於先生之微言篇論則從令兄與諸君子後亦飫聞而熟習之矣自是而願見先生之心日益以誠今年春復過貴里而先生已退休家居竊不勝歡喜以爲積十數年願得一見者今一旦見之將進謁忽自顧翻若次且不敢何者無雄之雌天地不能卵空中之核陰陽不能結夫無其質而妄冀其獲君子所不許以仕驥之不自揣量積十數年嚮往之志然乃力絀於紛紜功衆於偷惰念古之君子將欲致其身於長者之前必有所以自飾爲之先資仕驥於此既學之未力及其爲之又皆所謂下筆令人慚者雖强顏以進先生不惜誘而進之其將何以爲之質也比進見不圖先生竟降以相接語次若重惜仕驥之遂其志者懇懇之誠達於面曰此由好善之勤愛士之切出於天性而然故雖以仕驥之不肖猶樂爲成就之信乎其真能以韓子自待者也退益自媿今日之得見先生信爲未易之遇而生平之所願竭其駑駘者將自今始舊所爲文謹擇其稍可者八篇錄爲一冊古詩一章聊爲鄙誠並冀賜繩削伏維閔

其志而進退之俾處在門下與有聞焉幸甚惶恐惶恐仕驗再拜姚姬傳云似子固

續古文辭類纂卷八

續古文辭類纂卷九

書類二

吳殿麟答金理函書。

竊學使選拔多士僕以下殤子新死未與試議者咸然歸足下賜書垂問及僕必有說意氣肫誠讚之感泣顧敢不吐其愚於知己之側乎昔先王體人哀戚之情而制喪禮知人之痛未有過於父子也故成人之服首列父母殤服首舉子女子女大功殤諸侯無殤服而獨不降適子之殤先王之意可知也顧殤服皆詳下殤子獨不書中殤者何也先王蓋以子有賢不肖下殤去中殤一間不忍以下殤子服盡殺中殤也虛其文以聽爲父母之自審而已且夫禮者貴師其意而通之者也考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不從政則在古不應選舉在今不赴有司之試昭昭矣昔嵇紹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是古人喪子不從政之驗也馬融遭兒子喪自劾歸里是兒子喪且不宜從政之驗也宋制緦喪不得赴舉郭稹以緦喪爲同遊所訟遂廢三舉其制視古禮尤過之由此觀之僕亦非無據矣或謂國家之律不制殤服何得援往說以證乎僕以爲不然國家雖未著殤服之文固未有禁殤服之令也自古師不制服然漢李郃師張叔叔卒郃爲位行心喪服而洪武既除期年脩心喪之制其後御史陳德文乞奔嫁母喪許之蒸嘗禮雖經經而王者終不忍匹夫匹婦之情所以教天下之慈孝於無已也僕山中一儒生耳因喪子偶不與有司之試豈遽戾於大典哉僕向無昆弟先君子棄僕時僕長子就傅他鄉煢煢苫塊中風雨冰雪之晨疾痛之夕惟此子與僕不相離也且人之痛其子惟賢明孝謹之子尤甚耳僕之子雖不肖然嘗辱鄉曲神童之譽而事僕父左右無違是以爲父母者但覺其賢不知其不肖也足下謂僕之痛何如哉今者渴葬之土未乾言笑之聲容未遠而汲汲與今進取之士競得失以求一巳之榮僕心何忍哉昔者子夏哭子喪明曾子責之以其過也若僕當學使試士之時子之死未踰月也以三月不從政之文考之僕之是非一言以判矣吁吾聞天下有生相愛而死相遺者矣未聞有厚其死而反薄其生者也僕庸陋何足道足下志士也他日列百官撫士庶欲求禮教風行彝倫雍睦其必自喪禮始與

吳殿麟答曹尚書書。

舅氏程君自京師奉命典試福建予告還鄉具述明公德意諭定宜來京師應舉求官聞命之餘感激泣下念先人棄養八年明公不忘舊好施及於孤古人之交再見今日定雖顓蒙敢不奔命如歸以報大賢重勤之德顧定於此竊有不獲享德於明公者願明公宥其罪俾定獻其愚定生十有六年即遭離先妣勝下喪未除先考旋嬰末疾手足拘攣不良於行蓋自先妣之亡以逮終先考之喪凡十有七年定之荒學甚矣昔司馬子長謂聖人之經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揚雄非之以今考之歲踰二千賢歷什佰參互推闡無能盡明其間細者無論矣大義之湮鬱未宣舛謬未正者殆不可僂指以終然後知子長之言至也由此觀之豈失時廢學者所能闚敎萬一也邪子夏曰學而優則仕以壯大之歲而學之未殖如此明公不知也明公知之必謂小子宜假今日之間彌縫疇昔之闕明矣定焉敢不以寶間而遽揚揚奔命哉昔孔子論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未復引詩聿修厥德之辭結之則知身不立不可以事親事君也定父母已亡雖欲孝焉可得哉惟有求言行之則於聖人冀此身保全父母之貽毋忝所不自以此辱親之職而已若夫人爵之榮有命也學之而成而勸明公之寵撫俾得陪輔末僚稍著勞勩明公與有光焉學未成而或隕隊國家之政以玷我先人爲明公憂毋乃大乎竊謂小子賦就明公而光昭大惠者或不在此而在彼也荷明公骨肉之愛而不復聞命無任惶故敢盡布腹心以告明公學優之君子也竊幸小子願學之愚賜之訓辭以俾益默啟見聞之不逮則明公終賜有加以賜我小子者至矣敢不拜教王子卿曰[illegible]行文亦上追左[illegible]中之上品也

吳殿麟答任幼植先生書。

丁酉之冬識先生於歷陵邂逅之交情逾故舊矜我窮居吁歎再三昨復辱書過蒙寵念謂今歲將遴朝供職願定出其文章先生攜而獻之卿大夫好士者之前必有賞歎邀榮拔而出之深淵者此由先生孜孜進賢故不棄定之庸陋而惠施之執者感佩敢

逢嘉命雖然竊有說定以頑惰之資二十年來喪皆骨肉憂患六經百氏攻討未遑所為文章空疏舛鄙不足邀巨公盼睞明矣且夫三尺童子皆言富貴有命而天下之大無數人知命者知之而仍不避水火以求之必其中猶有徼倖覬之能信者在也昔黃允以揭才知名或謂之曰子有過人之才恐守道不篤耳後司徒袁隗為從女求姻見允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遂黜遣其妻其妻大召親屬悉數允隱惡而去允以此廢於時嗚呼毀行求榮不用反廢知命者固如是哉大抵眾人之知命也亨屯既定眾知之甚且眾悔之君子獨知命於亨屯未定之先故可貴也君子因禮以知樂因古以知今因時以知命觀國家之勢通鬼神之情黃直卿筮易遇困之兌去職隱于幽谷者三年誠知命之君子也定近亦筮得遯之卦辭命之窮灼然可信矣先生雖委曲為鄙人謀豈能同定當遯之命哉且夫儲石成城而後能嚴出入儲貨成市而後能通往來儲禮義成君子而後能治天下之人之眾蠢生以洽萬物以昌楊素使謂文中子曰盍仕乎曰汾水之南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不願仕也今定生逢有道非不願仕者顧自以齒逾三十學行僅比于中人中夜悲思誠有不知所以進者而易乃幸告定以一言曰遯吾聞君子紆鸞龍之翼於（元闕二字）之任養浩然之氣於蓬蓽之中定將考道窮山順天地之心分先賢之責以自奮也夫六藝富于江河而乃欲積水潦以成其大道德崇於山嶽而乃欲積土石以成其高日月疾如馳亦未知駐足何如矣豈敢復逆命爭名忘其踰分哉夫厲士盛節也定不敢援上而先生願為之譽耀其文於定亦非有汙行也所以吝於獻者則通塞有命之說耳且淮南子不云乎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惑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定之文恥不若莫邪碧盧也苟莫邪碧盧矣百世之後豈無歐冶猗頓其人者何見眷之名為辱先生寵眷而不獲奉教感偕愧集無任惶恐不宣（劉海峰曰八家無是也遒簡於先秦西漢次之）

吳殿麟答鮑生桂星書

頃邀惠書省僕動靜安否情重辭溫增僕遠望僕自足下北游沈默閒處歎左右益少道敏之才可與之深言文學者以此私悲他無足慨僕八歲入塾誦四子六藝之書慨然願遊春秋之世追陪顏曾閔冉游夏之倫執經杏壇覿聖人之德輝沐浴車服禮器之餘韻又思游南北宋之世偕楊游黃蔡諸人立程子朱子之堂飫聞其訓誡已念二者雖不可得然爲知今世不有道德淵純之士聚羣講學可扶翼我者既成童出與鄉閭讀書之子游見其所傾嚮者無非科舉之學衆人一志傳習成風叩以聖賢之道則羣詫以為狂癡而笑之退而告諸父兄始知講道勸學之風海內衰歇者數十年矣於是愴然內悲太息嚮之所志不度也年既壯涉歷東越吳楚之交交游日廣以還見有嗜好三代舊章法物以考訂爲工有據秦漢以來之詩歌古文以文藻風流相尚私心竊自喜謂此雖非古學所急抑亦可備斯道什一之資宜以餘力講明其術也於是或師焉或友焉蓋自幼至今同志相導之助莫盛於此時矣今者年已五十足不涉四方而四方雄俊之材猶肯假館於敝者或散或亡不可復合無所慰其意覓得二秀是後進之相勸相成而來游者類溺沒於科舉舊習而不能爲之展其志拓其才蓋雖考訂辭章之末鮮有能助我者況其他乎嗚呼幼志不可遂矣即壯歲師友相從之歡亦渺不可復甚矣歲晚而道益孤也今夫積雲成露積霜成雪積溪澗之水成江河何者有所因也騏驥一躍可方爲馬十駕然使欲東而西欲南而北則雖騏驥騑騮爲馬矣何者力雖強無策之者也君子之志於道也合衆人之賢明以羣相誘掖雖中材企及之而有餘竭一己之私習微能委曲與道相從雖豪傑有所不足僕之智不逮中人而偏違衆有志於道譬如深居閭室無人導延乃欲積跬步以致千里吾知有畫地以終焉已鄉者僕方稱味不自度德薄才庸猶然以繼習鄒洛閩之傳自任其志豈小哉歲今久矣而所得者止此思欲畢智盡才責功發凶而獨學之苦反甚於前遇歧途疇能指我哉此所以中夜伏枕太息而深以不克成其幼時之志自悲也足下少而才在門牆中最爲篤志於學者因來書念僕勤拳故發憤舉僕今昔之恨而一為足下道之如此

吳殿麟示諸生書

道學之名不見於經自宋史剏立道學之傳以尊濂洛關閩諸賢一時從其游者因非沐仁浴義閎然爲心性之謀何其盛也時代日遷陵夷至于有明之季高顧講學東林士羣其道學之名而依附之者未免僞君子廁其間矣非若宋世僞學之禁之誣蔑諸賢也夫行而僞爲俗之所以不古也然行而僞爲俗猶未甚不古也何則天下尚知道學之可貴而崇奉之故襲其名而思竊之也至於怵然以道學爲戒而相與詆之笑之擠排之則風俗乃頹然不可收拾矣夫教化之權未嘗不假於　上而草澤之下無復有人為宣德意明其道以倡率斯民故俗之敝如此也是則昔之君子德其以好名而託之今之君子厭其以矯誣而去之可畏哉齊邱子曰淵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犯火者蓄至精也士生於今苟非毅然不懼不惱之操者知破方而就圓毀直而為曲以求免於今之世者相環矣非志願使然蓋有所不得已也然則不居道學之名而卓然踐道學之實非今世豪傑之士哉（[illegible]）

秦小峴答王惕甫書

眾拜書問負僕有仲妹之喪志氣沮傷不能作答是以遲遲以至於今足下書中言監司在今日宜有所敷陳僕權司臬本例得奏事而顧默默不敢進一言者蓋監司之責非臺

諫比臺諫專在言而監司則地方之利害上可達之大府下可告之屬吏不當以一言謝其責至事之關乎天下之得失者則又自有大臣與臺諫在監司言之恐蹈出位之戒且夫國家數大端綜其要亦日用人行政而已足下處幽居下無可爲僕爲監司久中所欲爲亦百不能一施然士君子之於世但求澤之究乎民而不必其出乎己但求賢者之多用於時而不必其己之用今天下豈無其人邪苟有其人大臣必當薦之於　天子天子必當用之於朝廷而澤之下究於民無惑也足下寄到古文辭一册僕反復誦之其雄直亢爽之概肖其人而出而敂其中之所蘊固非枵然而無物者文如足下求之於當今蓋實僕竊謂足下之文病在喜於自尊夫文言也吾之道不能自見而藉言以載之其言而果足重輕天下後世必有知而尊吾文者若竊竊焉尊己而卑人則其道反有不足於己者矣僕今年以氣逆爲患不能多閱文字然必爲足下一一參酌之僕文無足道特於學術之邪正文章之真贋民生之利病畧能言之而平生師友以逮骨肉之戚皆見於余文或不無可采焉今已刻尚未定卷數目錄急欲就正足下比者翁覃溪先生書來言魯習之殺於京師嗚呼絜非已矣乃又聞習之僕意方今少年中非無才俊之士而華而鮮實類由漸染時習士大夫號稱前輩者又不能進之以學問轉從而導之俾長其浮夸故器識淺而福命亦薄習之未知何如而僕所見者多此類此繫乎人材者不小也草草附復不宣

惲子居上陳笠帆按察書

瑞金縣知縣惲敬謹上書按察大人閣下覲者敬居京師嘗於鹿園檢討處一識謂顏令奔走於下吏十三年矣而所至闒敗　朝廷君子者大人必居一焉自傷卑遠不得朝夕近左右以盡其懷慺之忱及旌節涖江西嘗甚然不敢遽請見者敬之私意竊以漢之陳仲舉唐之李文饒使天下爲善者亟亟然如舉旛於市以相附則君子之異於小人又幾何是以不敢然心之望大人知之與敬之竊自附於知大人未嘗一日不往復也今得手教以爲非流俗之人而屬之以盡言敬不敢遠爲言請就江西之已事比於大人之閒言之且即縣官之可以與其事而敬之所及見者言之夫水旱感召之說雜家之所言皆附會也不足以取信而儒者又疏闊其言庸迂陳陳相因然於理有可信者和則豐戾則凶故或天地之氣先至而人之氣應焉是以水旱之氣亂政也或人之氣先動而天地之氣應焉是以水旱之政亂氣也今　皇上嗣服之七年江西之旱者南昌瑞州所屬數縣旱其時上議者以爲宜止發民食通十府爲緩徵大歲豐而緩徵民之衣食婚嫁不如歲凶之恒也稍溢之則所緩者溢矣至帶徵之歲有司必嚴督之故民之財緩徵之時不能有餘帶徵之時必至不足且明明豐矣曰皆緩徵戶部之有餘不足不計也倉場之有餘不足不計也是故江西之政莫弊於七年之緩徵然而且緩徵不足繼之以請糴請糴則米價之貴可　上聞是故請糴者所以飾緩徵也然而且請糴不足繼之以覈估覈估則米價之賤不至於　上聞是故覈估者所以飾請糴也大人以爲和乎戾乎迨至戶部以爲誤會計倉場以爲誤支銷朝廷以及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知事體於是十二年之收歛於七年而勢不得議緩徵矣夫官方慾七年之事而以爲宜徵民又狃於七年之事而以爲斷不宜徵於是督漕者行令如救火辦漕者設法如轉輪而泄泄如故大人以爲和乎戾乎由此觀之敬恐江西之歲日惡江西之民日貧江西之政亦日壞不止如今日之事勢也方今天下之民情無弗達也其患在於屈意以達民情又民情既達而拂之使不得如其情敬請以瑞金一縣計之共三十三萬人奸民不安分者千餘人而已其餘皆耕耘負販取給足則無他求焉無求達之情也其有匹夫匹婦之銜恤者可訴之縣縣不允可訴之州訴之院司今　皇上以大智大仁臨馭宇內有朝叩閽而夕得　旨者何憂其不達耶敬所謂今之患在於屈意以達民情者蓋三代以上民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養民者爲善政三代以下民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擾之者爲善政今部院督撫司之達民情也而侵府州之權府州攬州縣之達民情也而侵州縣之權於是內而幕中賓客外而吏卒皆竊攘而侵所屬之權夫至於如是則告訐鑽刺之風盛行而奸民之不安分者皆起矣即如瑞金一縣以不安分之千餘人排笮三十三萬人雖不至徧受其毒然民之失業者不少矣况告訐鑽刺之風盛行則州縣不得不設法以調停之院司府州亦不得不縱州縣設法以調停之遂使民益驕官益弱即如萬載之部案以　大清之民居　大清之土爲　大清之士本籍士也棚籍亦士也合考已百年矣然而議諏助之曰分考陳言助之曰分考且有詆諆之辭曰羞與爲伍夫科歲考可分江西鄉試不可分則舉人伍矣禮部會試不可分則進士伍矣而於生員曰羞與爲伍是萬載之生員知廉恥而萬載之舉人進士皆不知廉恥也此必不通之說也而萬載之是非悖矣即如雩都之部案一以爲翁婿之姦不誣一以爲翁婿之姦不實而雩都之是非惑矣即如樂安之部案一以爲是竊非誣一以爲是誣非竊而樂安之是非惑矣其時當事者或以鍛鍊之法行其調停或以調停之法行其鍛鍊其始蓋由於屈意以達民情故弊不至於此不止也敬所謂民情既達而拂之使不得如其情者耗羨之過加誰不知能即已乎搶竊之匿報誰不知能盡發乎植役之盤踞誰不知能變法乎尋甲之驕悍誰不知能改律乎黃次公曰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此古今之通論也敬之所欲言者無窮也而所言者又未必皆是然而不可以無言也大人如不以爲戇且愚則請繼自今日日言之大人以爲可用耶不可用耶皆敬之幸也已

張臯文與左仲甫書

前省春書適苦頭痛言辭草率悔不能盡凡今天下之患在事至而無人任之無人任之者非無人爲之也爲之而不足以勝之也爲其事者未有不欲人之任之也非其人而任之事非以此人爲果足以勝之也知其不足以勝之而無勝之者之可以代之故不得已而聽其事之不勝也夫用人之道若良賈之居物然陸而貧舟水而貧車故時用物而不匱事之至也而求勝之焉者此其所以無人也識足以察之權足以致之是之謂豫事凡今之有其權者皆不足以言此者也或可與之言則又不足以察此者也州縣官之於權可謂微矣雖然事之至而所欲求者其與有其權者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仲甫之於此有其責矣其亦知之矣而識又足以察之然則有其權者不足與言可與言者非仲甫而誰哉仲甫之官不足以奔走天下之士仲甫之財不足以延攬天下之士然而望之於仲甫者以仲甫之自有可用之權也知縣者民之父母也未有一家之人疇不相接而可以爲父母者也未有子孫之才智僕隷之技力漫不相悉而可以爲父母者也昔者必子望望父有兄事者有父事者有師事者今之縣與古之邑大小殊矣民人戶口不啻十倍而曰無其人者儻不然歟今仲甫之於所治搢紳之士草野之族下及吏胥之役亦嘗得其可任者歟其有之則吾於仲甫無以復言也如其求之而未得也其未嘗求之也則仲甫之責方今之務未有要於此者也夫鴻毛雖衆不若一翮諾諾盈側不當一士仲甫左右儻有用舍其人者乎其未有也其未嘗求也則仲甫雖盡相識者而汎愛之人人有得於仲甫其無益於仲甫之事可知也方今人才誠不易得仲甫氣夷而見遠當有以辨之大要不汲汲於世俗而近於迂闊者乃爲才耳朋儕中如丁道久者庶幾可以成就惜其奔走衣食恐遂役於塵俗不然則亦可任之一人也惡言於天下事無一能曉不揣其愚鄙輒欲以狂言瀆於執事執事其亦察之幸甚先謙案仲甫名輔官至湖南巡撫

陸祁孫與友人書

倅來言所治地僻而土瘠城中居民不及百家大府以足下曾任繁劇才大不可以簡縣屈若以治獄留省中待還其可足下遂瞻顧不行僕聞之未以爲信何者地僻則官無奔走迎候之勞可專志爲治土瘠則民無驕奢淫蕩之習而教令易行此正宜足下所樂乃自春徂夏猶未上事是非徒有所瞻顧而實自薄之不屑往也果爾則足下之才方今郡守監司不逮什百者何可數計而足下乃浮湛縣令將并薄之不爲耶向在京師見牧令謁吏部出者欣戚之意判然見於顏色叩其故則曰某地官富某地貧諺言而不諱吏習如此可爲深歎豈足下胸中亦有此等計較未能悉化耶抑別有他故望即裁答毋令久畜此疑

陳碩士上翁學士書

覃溪學士閣下用光聞古之君子其身處顯位者未嘗不樂後進之士能嗣續其學以彰國家作人之化古之士其知慕乎道者未嘗不欲見賢儁之君子而祓濯其心以獲尊聞行知之益是故兩漢諸儒往往以一士而與公卿大夫相晉接故其傳經有家法而其事公卿大夫也不嫌於援上伏惟閣下以古學號召天下而好士之忱汲汲如恐不及其所自著布於海內者士莫不饜飫乎道德而想望其丰采矣用光凡材淺識無所比數而竊者當閣下視學江右時嘗辱拔之於稠人之中而獎掖之備至用光因是亦自揣厲而不欲以常士自期待蓋隰桑之詩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儺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其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而緜蠻之首章曰緜蠻黃鳥止于邱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用光始者有隰桑詩人之樂既已中心藏之而不能忘而因循惰廢無以成其學雖仰望閣下之輝光而無因緣以謁於左右以求所謂請益者僻處鄉曲曾黃鳥之止邱阿則又不啻如緜蠻詩人之所傷也昨者欲謀應都下之試故求得姬傳先生之書以爲介謁之資會以事牽不果於行伏惟閣下存好士之盛心念用光之意存乎古人之慕道者不待奉贄階下而先教誨之俾得覩乎光明而不至以鄉曲自晝則漢儒傳經之家法不獨頌美於往昔矣抑竊有請者先大父藏書萬卷以教後之子孫大人築樓以貯書而纂大父之遺像將奉祀於樓前既求得姬傳先生之記而欲書文以入石度海內之書足與先生之文媲美者非閣下莫與屬故命用光踰分以請如閣下念毅者於用光亦嘗一日之知也而賜之燕閒而爲之書則所以爲光寵者大人實有深幸焉豈獨用光之感德而已外呈用光雜文四篇如賜覽觀亦希有以裁之

書類三

姚石甫與余小坡書　道光乙巳二月

昨過雅州又得一夕談承教爲商出處之宜感何可言區區之愚特不欲有所負非有所貪也竊念五倫中惟父子兄弟夫婦不言報施若君臣朋友則有視所施爲報者矣大義人人所同施者有殊斯報者他不可不重古人一言知己感之終身或千金報一飯誠以所入者深也居嘗歎士大夫及世太平爭取通顯一旦有事即思爲潔身之計何其薄也漢二疏辭官歸里所謂知足不辱者也然其言曰今仕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是其所爲足者不過官成名立而已不亦鄙乎明儒薛方山非之曰二疏位爲師傅責在輔養太子徒以官成名立爲榮後悔爲懼其自爲謀則得矣如吾君太子何斯言非苛二疏也君臣大倫不可以欲潔其身而亂之也夫不有身爲貴卿三已之不慍者乎又不有身爲小官三黜之不去者乎又不有身遭放逐九死未悔者乎如二疏是則此三子者將皆非歟抑此固有兩義當各行其是歟瑩自通籍以來三見黜矣前者爲貧欲得微祿養親亦思有所樹立以大臣爲遂受　知遇臺灣力守所以報也英夷之獄議和諸帥皆欲甘心顧道以謝夷人叛　上仁明俱辭甫上立出之獄復予官使遊夷人窺此豈尋常恩遇哉所如不合則命爲之非　上意也固不得以此遂忘其大夫臣子用心不必求知於君父受當自盡其道孤行其志儻竟不及報而復以黜退或衰病也吾心亦可無負矣官有高卑如子有長幼子不以長幼異性臣豈以高卑易守哉前日面言未盡故卒陳之六爾伯言爲海秋墓誌銘誠佳然似不盡海秋伊但以文章論耳二人交淺宜不深知瑩道中吏作一傳足下以爲何如儻致京師俾知海秋者見之甚善也此間小駐旬日即出湖西行不具

姚石甫復應侍一兒書　丙午四月

頃自蔡木多回成都得前冬月書聞青海黑錯寺進兵省輔奏對遂都統事因及瑩在台灣部署之善具徵敗奏之美良深歎服某公於瑩意似厚然感之而不敢謝也憶前出獄時某公親詣吾兒告以弟事深致殷勤比有勸往謁謝者而不敢蓋某公尊貴義在　國家不容私謝也瑩時未有受職之嫌猶不敢謁謝況今日乎生平不爲詭激而嘗欲以義自持相國潘公尚書祁公皆十數年前舊識也及行事則不往祁公與有姻故承枉顧咨以公在密勿從咨之人於義不當干謁祁公深然之舊相國穆山湯公嘗屬朱菽山大司馬仁和許公嘗屬吾兒皆欲一相見而自揆不可家宰陳公大宗伯祝公總憲魏公侍督楊公皆以同年同鄉置酒相召然入闈後未嘗以一書通問豈不知從容於諸公以此爲人所深訝哉禮曰君子愛人以德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士大夫守身當如處子若妾有干謁是妾以身事人矣愧無古人高潔之行伏處邱園而浮沈外吏數見黜辱已自傷矣然思柳下惠三爲士師陳仲弓爲太邱長皆不恥之猶可以古人自解也若無一日之故無官守之責而奔走顯貴之門則何爲乎張安世王子明古之名相也張以引薦之人私謁爲恨王以張師德三及其門爲惜諸古大人鉅公爲國進賢不爲私也不欲人之干謁以示大公其自愛愛人如此瑩雖不敏何敢不愛其身復不以古大臣之義愛諸公乎昔在嘉慶中未仕嘗見知於山陽汪文端公以爲衆鳥啁啾獨見孤鳳生平知己未有如公者也然錢唐一見後卒不復通一書後公大用益以自遠有問者瑩答云公之知我以爲賢也若因此時時自見則爲在其能賢乎要當勉自樹立俾知我者無失言之悔耳豈在尺書通問哉數十年中此心未嘗不如一日也故竊欲報諸公之愛莫如以古大臣敬愛諸公而不嫌其自爲疏遠也若必以通謁爲敬則作吏三十年所事郡守及督撫監司衆矣其間豈必盡賢哉然而屬長之禮未嘗敢闕蓋分有當循而義則有在焉耳都中諸公儻見怪幸以此意白之

周星叔與胡學帆書

先生從於講讌論道生徒此我書之時也乃者辱見過授以論英堂叢簃之次擇意懇詣重僕何敢當僕於古文望古人而未見者雖然其講之亦有年矣大抵唐以前之文因乎世世之降至於不古唐以後之文視乎學學之廢始於不文今之學者斃斃焉從事時文甚於售而已至於酬應之作苟以徇人勸說習同習見不怪思以古文者古之所謂立言者也有不溺於今之志不囿於今之識然後能心古之心言古之言是故其義可明也其法可求也文猶舟車也舟車可以載金玉亦可以載糞土宋儒講道而薄文是欲以負載行遠也今足下文規模態度浸浸乎進於古冊既具矣車既攻矣擇其所載者而已矣足下老而好學如遂欲就必傳之業僕無以衝顧獻其所聞其大者謹就各篇箴商餘不一一足下覽其愚告而略其僭道幸甚

呂月滄與仲倫先生書

往時從惜抱翁所得兩集中識所以稱述先生輒翹想先生治古文以昌黎韓氏爲幟志而不欲苟爲人以嬲其才嗣見江南人詢之莫能詳爲道也月前始得假大著伏而諷誦不自意夙所嚮往於古人者並世尚及見之因竊以自幸而又自悲璞童年時嘗讀唐宋大家文心獨好之自稍長習爲應舉之作求以媚悅於有司則棄置不敢復觀而去之日遠及弋取科第入仕途日與應酬文字爲緣又其下判削吏牘則去之愈益遠矣浙中僚友僅一李海帆是嘗請業於惜抱先生可因以講求爲文之法者然所聞緒論無多姚春木亦間爲誦數一二乃視海帆爲尤希闊也先生今日之惜抱儻得侍左右親荷指授庶幾

既衰之年猶可希張文昌皇甫持正之承教於昌黎豈非此生之幸歟雖然知之而不爲與不知同爲之而弗竟與不爲同淳于意之學醫其師令盡去故方然後以禁方予之曰爾方盡非是也彼方技且然況古今不多傳之文乎璠自顧前時所爲舉子業若吏牘若應酬文字適有類於淳于之故方猶安得盡忘之勿使撓吾筆而敢以承教於先生是用愀然悲其老大而自分終無與於此事也前致郎李大令書約略言之而意未盡斷斷子過杭既拜大集之貺眷求出示手書又感先生不鄙璠而垂眷之者甚厚且般璠於此事誠無望矣然僻處縮衣交游中頗有志乎此他日還山得舉所聞先生之訓廣其流傳安必無知而爲焉而竟爲者將此以報先生至無但儀亦先生之所許耶尙遲瞻對敢佈區區

曾晃之與某君書

昨辱得手書爲卒奉答今日適復札知已采取葑菲曷勝欣幸然鄙意猶有未盡者不可不言大凡君子小人之分不出乎義利未有小人而好義未有君子而好利者也今之奔走于勢營情財貨者輒曰吾不好利如凍餒何孔子不云乎志士不忘在溝壑己旣好利而以凍餒爲辭文過孰甚焉或又曰吾不好利如吾父母何孔子不云乎啜菽飲水盡其歡之謂孝己實好利而以父母爲辭不孝孰甚焉文過不孝此昌黎所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者也其爲失豈小小者與僕不幸孤露貧賤瀕於餓死者屢矣然公卿貴人非致敬盡禮則未嘗往見即見之亦未嘗妄有陳乞非敢倨傲踰側聞長者之遺風所守在是耳嘗妄論之學問之事固非一途然苟義利不明則雖學如劉歆文如揚雄經術如馬融史才如班范詩如謝靈運沈約王筠並世而生吾亦不能爲之下又況所長未及數子而汲汲以求小利者乎以是自勵遂以是取人足下前書所謂一言不智旋納鄙諫未至如今所云然恐足下聽吾言而未明吾意以爲吾就彼一事而言則未盡區區直諒之懷也是以懇切陳之

梅伯言上方尚書書

竊念　國家熾昌熙洽無雞鳴狗吠之警一百七十年於今東西南北方制十餘萬里手足動靜視中國頭目大小省督撫開府持節之吏畏懼懍懍　殿陛若咫尺其符檄下所屬吏遞相役使書吏一紙揉制若子孫非從中覆者雖小吏毫髮事無所奉行事權之一綱紀之肅推校往古無有倫比而曹州長垣諸賊敢以狐鼠嘯聚潛行突發輒輕入重地驚犯　闕廷賴雷雨助威臣士協力兩日一夜斬殺痛斷　天子爲之震悼下哀痛之詔公卿恐懼有識之士莫不悽慘傷懷奮臂欲起者而餘賊猶蟠桓竄穴屠殺守宰抗拒大軍之兵仗此特萬死出一生之計豈果能竄據一郡縣遷延歲月爲肘腋患哉然賊雖旦頑必有恃而敢動方今官吏皆習故態雖小利遂至微淺輒袖手委庭律令不一任勞怨爲天下先此豪傑志士所以束手而無奇奸人所樂竊而無憚者也今明公奉　天子詔往破賊金鼓一動羣校　天討無足慮者然愚以爲要在破格用格外之賞罰一切以勵人才爲先鼓衆心爲本誠如是推之天下可也況區區之寇然非明公其誰行之亦誰爲言之者冬深益寒伏祈自愛以壯三軍之心

梅伯言覆上汪尙書書

前由陳中書所遞至賜書伏讀數過鴻章鉅字光輝薄星辰聲氣詡韶濩如高山深谷猝然臨前鮮不變色卻步而蜿蟬迴邐千里始益不測其氣脈之所終非明公盛德碩才達於政治之微要孰能言之非謙尊下士不問於勢分之遠邇孰肯爲言之然則推公之心其有以卑位自嫌而不敢自進其說者固宜得棄絕之罪於大君子而未離乎卑陋之見者也夫君子在上位受言爲難在下位則立言爲難立言者非他適時合變不隨俗爲陳言者是已昔蘇文忠說仁宗以有爲諫神宗之興事非其變多而銳氣消也所值之時異也賈生一見文帝而勸以削藩國係匈奴知文帝所謙讓者在此也故欲救其弊而扶其偏使其辭從吾言必不至過而爲迂不然則道者亦晁錯王恢矣豈惟賈生書之成效乎曰其究諸侯戎兵以隔西之道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使遇秦皇漢武之君則斯言豈不爲禍夫言之非其人而爲禍者得其人卽能爲福若僞尙書則不然其時自唐虞至夏殷周之久也其君自堯舜至太甲之不類也而其詞渾渾昧昧惟取寬綽而無撼者塗附增加如出一口雖舉其篇而互易之可也如是之言卽言之非其人而不爲禍然未可謂之爲知言也漢哀帝底厲鼎臣守相有罪交偪就死而息夫躬方勸以立威刑元帝慈愛恭儉非所難也失在於不斷不明而貢禹所陳皆謙抑之辭而責所易人皆知息夫躬之爲佞也而豈知禹之佞甚於躬哉大言有託於經而緩弊出於口而無弊子人主以易緣飾之事可受之名而實無裨於人國者固君子所宜深察而明辨之者也何況管持此說以觀古人已有所作亦推此意越於自信謬於自知深恐不應經義違師法非大君子中正之道輒取近作論事二篇錄呈左右惟明公不惜教誨而深裁之

梅伯言上某公書

久未肅啓歉然於中伏計盛暑就道明公高識遠度必能坦然惟順時節宜加意衞攝爲重天之成就偉人各有意度如陸敬輿李伯紀諸公其困苦窮抑百倍於閒居之小民而天不爲悔以爲成其名而增重以天下後世之望者與郭令公裴司空之功成名立無以異也太史公曰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此猶有競心爲若淮南子之言則進乎是矣其操之也若發機其縱之也若委衣此則命無如人何耳不能默默進其饜飫者爲餽伏惟亮察

不宜

梅伯言答朱丹木書

吳紅生寓中一別遂不獲餞送旣聞閣下遷擢又以相去益遠爲悵今稍近矣未及馳一書爲賀猥先賜存問及辭采之贅以爲可進於古使得並心力於所業慚荷慚荷曾亮之文直以無所事事聊以娛悅銷暇日耳以古人期之非所望也惟竊以爲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吾言於此雖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見之使爲文於唐貞元元和時讀者不知爲貞元元和人不可也爲文於宋嘉祐元祐時讀者不知爲嘉祐元祐人不可也韓子曰惟陳言之務去豈獨其詞之不可襲哉夫古今之理勢固有大同者矣其爲運會所移人事所推演而變異日新者不可窮極也執古今之同而槩其異雖於詞無所假者其言亦已陳矣閣下而任劇邑治悍民不尚黃老今官督糧道乃尚黃老此持權合變者也文之隨時而變者亦如是耳附文數篇呈閱勿以已刊刻而恕其疵纇爲幸甚

梅伯言答吳子序書

子序同年閣下兩得手書並詩文承起居安吉於荒漠隔絕之區能以學術文藝自娛此之失未必不爲得要亦非姿力強定者不能也曾亮因家眷送京師同經營同伴者山東行旅多梗今到家未來消息心嘗懸懸欲使消息思慮細研翫文字尚未能也然來詩文亦展讀數過而於性理微妙未嘗窺涉稍知者獨文字耳昔孔氏之門有善言德行者有善爲說詞者此自古大賢不能兼矣謂言之無事乎德行不可也然必以善言德行者乃得爲言語亦未可也莊周列禦寇及戰國策士於德行何如然豈可謂文詞之不工哉若宋明人所著語錄固非可以文詞論於德行亦未爲善言者也昨所示文其理之當否無能折衷若以文論則閣下之意固不在文而欲以理勝者也竊以爲讀古人書求其爲吾益者而已求其疵而辨勝之無當也專求其疵則可爲吾益者鮮矣方其得一說焉皆自以爲維世道防人心也然人心世道久存而不毀者自有在焉雖朱陸之是非良知格物之同異猶未足爲其輕重也況所辨有下於此者或前人所已辨而不必置辨者愈少味矣疏惰之性自適其適故所見如是所示詩清樸以意勝近作一首並往呈覽當覺其詞費耳塞外寒珍攝爲慰

朱伯韓答王子壽比部書

去冬獲手教寄來江陵畫像一軸云於祠中摹得朱服修髯神采甚英異琦少時讀明史舊怪江陵以彼其才輔少主明賞峻罰鞭笞海內有安天下社稷之大功何以論者不稍恕若是既而讀其遺集然後知江陵所處之難則其用心固宜非流俗所識而琦竊妄爲竊見一二而恨不一見其人也及得足下所遺畫像瞻拜久之又讀所爲閔忠賦掩卷長歎以爲知江陵莫如吾子壽之深則雖舉天下後世疑且謗而固不害其爲江陵也夫江陵之才大矣後世豈無爲江陵者而卒不敢望江陵非其才之絀也遇也亦非其遇之絀也有其才與遇而忠不足也夫爲宰相者不可無才有其才矣不可無遇而尤不可無忠以濟之彼朝夕謀議於帷幄之中者恩寵非不隆也倚任非不專也進退天下士非不與聞也然出入唯唯但伺人主意指民日困財日匱邊夷內侵盜賊並起則曰時爲之也我無如何也是非有其遇而無其才者乎幸而有其才矣有才而用之矣然一言不合則退奪之寵一事不臧則旋罹於禍施者未及尺寸叢咎已若邱山則雖有人焉蒙伊呂之術挾管葛之智而非破成格舉一國任之猶詘不得施也況下此者乎而謂無其遇者其可行乎幸而又有其遇矣有其遇宜可以有爲矣顧天下事利害參半有害重利輕有利鉅害細有關一時一事利害者有關異時利害而發並及其身者利於公而不害於身人固爲之利於公而害於身智者或輟不爲就令爲之亦必曰吾受其害猶冀人之予我以名而不我謗也至於不予我名而又我謗此至不平之事也然智者猶曰謗者一二吾猶爲之謗者千萬雖賢者之勇亦必爲之奪氣而輟不爲矣若江陵則不然江陵忠者也蓋明知其害於身而爲之者也明知害於身而利於國又負天下後世之謗而勇爲之者也嗚乎是真所謂忠者乎是故無江陵之才與遇不可爲江陵有江陵之才與遇而無其忠亦不可爲江陵然則江陵其遂無過乎曾爾乎江陵之過在於功成而不知止又不能薦達賢相以爲之後雖然此不可以責之江陵也有江陵之功名而能知止又能樹賢以爲國家長久計其幾於純臣哉畫像謹裝成軸並如來教書閔忠賦於後琦非知江陵者聊感足下之意而附論之

曾滌笙復賀耦庚中丞書

國藩頓首耦庚前輩大人閣下上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貺感謝感謝過蒙矜寵獎飾溢量國藩本以無本之學尋聲逐響自從鏡海先生遊稍乃粗識指歸坐昏見明亦耿耿耳乃甫涉向道之藩遽釣過悔之釁是再辱也蓋嘗抉剔平生之病源養癰藏瘤百孔雜出而其要在不誠而已矣竊以爲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考據則持爲騁辯之柄講經濟則據爲獵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貴耳轉相欺謾不以爲恥至如仕途積習益尚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覈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翫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時事孔棘追究病隙之

生何嘗不歸咎於發難者彼豈實見天下之大計當揣慮而廓清之哉豈豫知今日之變實能自我收之哉不過以語言欺人思先發要路耳國藩以孩內省平歲所爲涉覽書冊翻求衆藝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爲高談古今嘐嘐自許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霤頃觀先生所爲極帖道在存誠云云旨哉其闇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誠而不自欺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鏡海先生庶幾不欺者也彼艮峰前輩見過自訟言動無妄與竹如比部天資木訥貞足幹事同鄉則黎月樵前輩至性肫肫陳岱雲冥行己知恥馮樹堂有志力學皆勉於篤實者也國藩雖愚柔既聞明訓敢不講事若夫讀書之道博學詳說經世之才偏采廣詢自度智慧精神終恐有所不逮惟當謹守繩墨不敢以浮夸導子弟不敢以暴棄貽父母之遺體其有所進幸也無所進終吾身而已矣辱承扶掖之盛心恐不察其淺鄙而期許過實故謹布一二以爲誦益之地亦附於皇華三拜之義云書不宣遺伏維垂鑒

曾滌生致劉孟容書

夫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爲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間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杜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迒鳥迹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國藩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置兔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嫻吟詠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覩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沒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傑之士或有識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原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一朝矣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奢願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於道而其次則爲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覩盤誥之聱牙而謂周書不可讀覩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槩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即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既溺於聲律繢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沒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搆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猶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曾滌生答劉孟容書

孟容足下二年三辱書一不報答雖槁木之無情亦不忍若此性本嬾怠然或施於人人豈謂施諸吾子每一伸紙以爲足下意欲聞不肖之言不當如是已也輒復置焉日月在上惟足下鑒之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傳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後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則慶賞之事起因義以正物則刑罰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縕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而其習又無毫釐累於是曲踐乎所謂仁義者夫是之謂盡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準推而放之庶物而準夫是之謂盡人性盡物性也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賊仁惡不當則賊義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蔽學問之事自此興也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格物則剖仁義之差等而繼之誠意與竭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之茲其所以難也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鄉鄰與同室殊親有殺賢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爲墨過乎義其流爲楊生於心害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爲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齊之分焉爾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言好惡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此言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究乎至殊之分無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說曰致良知而已則是任心之明而遂曲當乎萬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屨不同位鴟鳳不同棲物所自具之分殊也瞽瞍殺人皋陶執之舜負之鯀湮洪水舜殛之羽郊之物與我相際之分殊也仁義之異施即物而區之也今乃以即物窮理爲支離則是吾心虛懸一成之知於此與凡物了不相涉而謂皆當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爲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義之分既明則當惟吾好惡以踐其事也今王氏之說曰即知即行格致即誠意工夫即是任心之明別無所謂實行心術明矣不必屑屑於外之迹而迹雖不仁不義亦無損於心之明是何其簡捷而易從也循是說而不辨幾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趨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豈有他與即物求道而已物無窮則分殊者無極而格焉者無已時一息而不格則仁有所不熟而義有所不精彼數聖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惡臭者竟之乃其所以聖也不如是吾未見其聖也自大賢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實不實而賢否以次區焉國藩不肖亦嘗欲從事於此凡倫類之酬酢庶務之磨礱雖不克衷之於仁將必求所謂藹然者焉雖不克裁之於義將必求所謂秩然者焉日往月來業不加修言與行尤悔叢集求付一物之當其分而不可得蓋陷溺者深矣自維此生縱能窮萬一之理亦不過窺鑽奇零無由底於逢原之域然終不敢棄此而他求捷徑割斷心一塊立地成聖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獨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故常儆焉不敢取彼說者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采理有固然今足下崛起闢壞道能求先王之道開學術之蔀甚盛甚盛此且國藩所禱祀以求者也此間有太常唐先生博聞而約守矜嚴而樂易近著國朝學案一書崇二陸二張之歸闢陽儒陰釋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狂瀾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吳君廷尉蒙古倭君皆實求朱子之指而力踐之國藩既從數君子後與聞末論而淺鄙之資兼嗜華藻篤好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凡僕之所志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辱知最厚輒此不怍之言非敢執塗人而齗齗不休如此也區區此誠勃勃不勝思然無隱閟盡無道郭大樸君若又有焉君早懷謀吾兄都無隱其好學國藩再拜

曾滌笙復劉霞仙書

前承惠書存問不孝頃又蒙手書所以期勖故人甚厚且勸國藩積慮隱無實行而益虛聲爲神明所不容乃不隕滅我躬而延禍於吾母推心悔憾益不得自比於人數其又何經濟之足言頒如足下所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則國藩之私見實與賢者相脗合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果驤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歎者也足下與某公書言之至爲深痛積年洋溢爲君一掃憂患餘生得少快慰國藩來此蓋以鄂中失守恐其回竄不得不出以自別於畏死者之徒至於求有補濟則骯髒之性將以方枘周旋於圓鑿之中亦知其鉏鋙而鮮當矣刻下所志惟在練兵除暴二事練兵則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除暴則借一方之良鋤一方之莠故急訪各州縣公正紳耆佐我不逮凡與以一書然後剴切示諭之年來飽更世故又經憂患齒髮稍侵精神頹敗幸故人一來賴我相對紋論收召散亡之魂魄蕩祛如山之塵垢庶生新機而還舊識即拯時艱於萬一亦未可知鄙意欲請筠仙諸君羅山及平日交舊都來此間尙望足下惠然命駕無任佇企

曾滌笙復胡潤之書

頃奉手示辱承厚賜所以存卹不孝甚周且摯國藩以七月廿五在安徽太湖縣途次聞先慈大故自維平日亢心儌氣隱賊虛名宜干神譴乃不降災我躬而禍延吾母尤用內疚悔憾無窮時以長沙被圍道阻行於八月廿三抵家卽以九月中旬權厝先慈於居室後山尚思另尋善地稍竭微忱臘月十三忽奉帮辦團練之　命又聞武昌淪陷之信義不敢潛身顧私以自鄙於退縮畏死者之所爲遂於廿一日馳赴省垣日與張石卿中丞江岷樵左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談思欲負山馳河拯吾鄉枯瘠於萬一雖無日不共以振刷相勗亦無日不顧稱合端鴻才偉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而恨不得會合以幷紓桑梓兵後之餘慼正月四日石翁忽有權督兩湖之　命會逢局勢爲之小變今日之急務惟清土匪可收實效三四十年來一種風氣凡凶頑醜類槩優容而待以不死自謂寬厚載福而不知萬事陵夷於冥昧之中浸漬以釀今日之流寇豈復可闒茸寬縱又令風子鋒起閒合端劃除強暴不遺餘力鄙懷欲取爲伐柯之則識浮我方略時示成法實爲厚幸

曾滌生復李眉生書

接手書承詢虛實譬喻異詁等門屬以破格相告若鄙人有所秘惜也者僕雖無狀亦何敢稍懷吝心特以年近六十學問之事一無所成未言而先自愧赧昔在京師讀王懷祖段茂堂諸書亦嘗研究古文家用字之法來函所詢三門虛實者實字而虛用虛字而實用也何以謂之實字虛用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上風雨實字也下風雨則當作養字解是虛用矣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上衣食實字也下衣食則當作惠字解是虛用矣春朝朝日秋夕夕月上朝夕實字也下朝夕則當作祭字解是虛用矣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閨無人閨焉者上門閨實字也下門閨則當作守字解是虛用矣後人或以實者作本音讀虛者破作他音讀若風讀如諷雨讀如籲衣讀如裔食讀如飼之類古人曾無是也何以謂之虛字實用如步行也虛字也然管子之六尺爲步韓文之步有新船與地之瓜步邀笛步詩經之國步天步則實用矣薄迫也虛字也然因其叢密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簾曰帷薄以及爾雅之屋上薄莊子之高門懸薄則實用矣覆敗也虛字也然左傳設伏以敗人之兵其伏兵卽名曰覆如鄭突爲三覆以待之韓穿帥七覆於敔前是虛字而實用矣從順也虛字也然左傳於位次有定者其次序卽名曰從如荀伯不復從毀牛亂大從是虛字而實用矣然此猶就虛字之本義而引伸之也亦有與本義全不相涉而借此字以名彼物者如收斂也虛字也而車之輪名曰收賢長也虛字也而車轂之大穿名曰賢畏懼也虛字也而弓之淵名曰畏峻高也虛字也而弓之掛弦處名曰峻此又器物命名虛字實用之別爲一類也至用字有譬喻之法後世須數句而喻意始明古人止一字而喻意已明如駿良馬也因其良而美之故爾雅駿訓爲大馬行必疾故駿又訓爲速商頌之下國駿厖周頌之駿發爾私是取大之義爲喻也武成之侯衛駿奔管子之弟子駿作是取速之義爲喻也膍牛百葉也或作毗或作𣬉肓義並同牛百葉重疊而體厚故爾雅毛傳皆訓爲厚節南山之天子是毗采菽之福祿膍之是取厚之義爲喻也宿夜止也止則有留義又有久義子路之無宿諾孟子之不宿怨是取留之義爲喻也史記之宿將宿儒是取久之義爲喻也渴欲飲也欲之則有切望之義又有急就之義鄭箋雲漢詩曰渴雨之長石苞檄吳書曰渴賞之士是取切望之義爲喻也公羊傳曰渴葬是取急就之義爲喻也至於異詁云者則無論何書處處有之大抵人所共知則爲常語人所罕聞則爲異詁昔郭景純註爾雅近世王伯申著經傳釋詞於衆所易曉者皆指爲常語而不甚深論惟難曉者則深究而詳辨之如淫訓爲淫亂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如詩之既有淫威則淫訓爲大左傳之淫刑以逞則淫訓爲濫書之淫舍梏牛馬左之淫芻蕘者則淫當訓爲縱莊子之淫文章淫於性則淫字又當訓爲贅皆異詁也黨訓鄉黨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說文云黨不鮮也黨字從黑則色不鮮乃是本義方言又云黨曉也郭註以爲解悟之貌鄉射禮侯黨鄭注以爲黨旁也左傳何黨之乎杜注以爲黨所也皆異詁也展訓爲舒展此常語也卽說文訓展爲轉爾雅訓展爲誠亦常語人所共知也然儀禮有司徹之展階則展訓爲陳周禮展其功緒則展訓爲錄旅獒時庸展親則展當訓爲存省周禮之展犧牲展鑑展樂器則展又當訓爲察驗皆異詁也此國藩謬求故訓分立三門之微意也古人用字不主故常初無定例要之各有精意運乎其閒且如高平曰阜大道曰路土之高者曰冢此皆實字也然以其有高廣之意故爾雅毛傳於此四字均訓爲大四牡孔阜爾殽既阜火烈具阜阜成兆民其用阜字俱有盛大之意王者之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馬曰路馬其用路字俱有正大之意長子曰冢子長婦曰冢婦天官曰冢宰邦曰冢君其用冢字俱有重大之意小雅之牂羊墳首司烜之共墳燭其用墳字俱有大之意至三墳五典則高大矣凡此等類謂之實字虛用也可謂之假借也可卽謂之異詁也亦可國藩不見讀通鑑司馬公本精於小學胡身之亦閎極精詣卽就通鑑異詁之字一一鈔記或他人視爲常語而已心以爲異則且鈔之或朋曰視爲常語而今日以爲異亦姑鈔之久之多識雅訓不特譬喻虛實二門可通卽其他各門亦可觸類而貫徹矣聊述鄙見以答盛意

曾滌生與朱仲我書

來函具悉所論轉注謂戴氏專以訓詁解轉注義有未盡誠爲確論至謂自考之老形之考炳然已知而疑許氏合此二字爲轉注者爲失之者則稍以爲不可許君固非絕無可議者惟指考老爲轉注則在不可議之列尊意屏本訓踐其所爲踐之具者爲轉注是

以虛用者爲本訓實用者爲轉注凡古今文字何字不有虛實兩用如鵝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羽獵賦之鷁般首則虛用矣舄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魯頌之松桷有舄則虛用矣推之衣巾冠帶皆實字也而孟子之衣褐周禮之巾車史記之冠玉月令之帶弓則虛用矣宮室門戶皆實字也而爾雅之大山宮小山左傳之復室其子公羊之無入門焉者漢書之王嘉戶殿門則虛用矣游術般字之例槩以虛者爲本義實者爲轉注乎抑有時以虛者命爲轉注乎幾嘗識戴段二家以一部爾雅全目爲轉注以五百四十部首全目爲轉注以爲何必六書止此一書足矣今來函所詆庭訓其病殆亦近之不佞竊不自揆謬立一說竊守許氏考老之指以爲老者會意字也考者轉注字也部首之可指數者如辵部爨部畫部眉部菁部筋部稽部橐部勝部垂部老部履部欽部盥部弦部酉部皆轉注之部也凡形聲之字大抵以左體爲母以右體之得聲者爲子而母字從無省聲者凡轉注之字大抵以會意之字爲母亦以得聲者爲子而母字從無不省聲者省聲則母字之形不全何以知子之所自來雖好學深思精心研究則形雖不全而意可相受如老字雖省去匕字而可知考耋等字之意從老而來履字雖省去舟文而可知屨屐等字之意從履而來橐字雖省去豕字而可知櫜橐等字之意從橐而來殼字雖省去殳字而可知㲉穀等字之意從殼而來推之聲盥眉等部莫不皆然其曰建類一首者母字之形模尚具也其曰同意相受者母字之畫省而意存也抑又有進者轉注之字其部首固多會意者矣亦有不盡然者如鹽從鹵監聲形聲字也而所屬鹽鹼等字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歙從欠翕聲形聲字也而所屬之歠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至於酉者象形字也本不得目爲轉注之部特以酉字之才不足以統所屬之字似應別立酒部而於醞釀醑醋醇酗等字增曰從酒省昷聲從酒省襄聲從酒省胥聲昔聲享聲云云乃與全書義例相合蓋此等字本不僅胚胎於酉字皆由酒字貫注而來斯又許君所未指爲轉注而不害其爲轉注者也此說嚮諸部心愿有歲年閒語朋儕疑信參半以生平於小學致力甚淺不敢有所造述因來函陳義頗堅輒復冒其愚末以相質證惟希雅鑒

曾滌生復黃恕皆侍郎書。

承來示述及佩衡兄言敝處儘可施展勿爲人言所撓仰荷關垂感甚感甚竊觀古來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極諫惟將帥不可直言極諫以其近於鬻拳也凡臣工皆可彈擊權奸除惡君側惟將帥不可除惡君側以其近於王敦也凡臣工皆可專意孤行不恤人言惟將帥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於諸葛恪也握兵權者凡此三忌類皆害於爾國凶於爾家故弟自庚申忝綰兵符以來夙夜祇懼最畏人言迥非昔年直情徑行之故態近有朱盧穆等交章彈劾其未奉發閱者又復不知凡幾尤覺夢魂悚惕懼罹不測之咎蓋公論之是非　朝廷之賞罰例隨人言爲轉移雖方寸不盡爲所撓然亦未敢忽視也　國朝由翰林起家而謚無文者五人敬求見示鏡丈行述營中偶爾失之頃寄信至長沙尋求明春當可擬稿特學術荒陋不足表章有道耳

曾滌生復劉霞仙中丞書

十二月初接八月二十六日惠書及經禮堂記敬悉興居康勝勤學不倦所居擬在述烏之閒道身若在周秦以前非泊然寡營觀物深窈豁然而友前哲殆未足語於此望究三禮洞澈先王經世宰物之本達於義理之原遂欲有所撰述以覺後世之昏惰甚盛甚盛欽企何窮國藩於禮經亦嘗粗涉其藩官事繁冗莫竟其業所以汨滯而不達者約有數端蓋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廟而郊祀裸獻之節宗廟時享之儀久失其傳雖經後儒殷勤修補而疏漏不完較之特牲少牢饋食兩篇詳略迥殊無由窺見天子諸侯大祭致嚴之典軍禮既居五禮之一吾意必有專篇細目如戚元敬氏所紀各號令者使伍兩卒旅有等而不干坐作進退率循而不越今十七篇獨無軍禮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輯乃僅以兵制田獵車戰舟師馬政等類當之使先王行軍之禮無緒可尋此其一也大事在祀與戎而古禮殘闕若此則其他雖可詳者又奚足以經綸萬物前哲化民成俗之道禮樂並重而國子之教樂乃專精樂之至者能使鳳儀獸舞後世千載闕之忘味欲窺聖神制作豈能置聲樂於不講國藩於律呂樂舞茫無所解而麻尊之學有關於聲器音者亦終身未及問津老鈍無聞用爲深恥夫不明古樂終不能究古禮國藩之私憾也郊廟祭儀及軍禮等殘闕無徵千古之公憾也是皆用以自逃而不逮者也所貴乎賢豪者非直博稽成憲而已亦將因其所值之時所居之俗而創立規制化裁通變使不失乎三代制禮之意來書所謂苟協於中何必古人是也然時俗亦有未易變者古者祭祀必有主婦聘饗亦及夫人誠以在宮雍雍在廟肅肅妃匹有齊恭之德乃足以奉神靈而理萬化所謂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也自陽侯殺繆侯而大饗廢夫人之禮後世若以主婦承祭則驚世駭俗議爲異域然全行變革則又與采蘩采蘋諸詩之精義相悖古之宮室與後世異議禮之家必欲強後代之儀節就古人之室制如明史載品官冠禮幾與儀禮悉合不知曰東房西牖曰房內戶東曰坫明世已無此宮室也然稍師儀禮之法則堂庭淺陋必有齟齬而難行者誠得好學深思之士不泥古制亦不輕徇俗好索之幽深而成之易簡將必犁然有當於人心國藩於昏喪祭三禮亦頗思損益涑水書儀紫陽家禮纂訂一編以爲宗族鄉黨行習之本守官少暇不克斟酌禮俗之中卒未能從容爲之斯亦自沮而不達之一端也閣下山居靜篤將爲禮經發微及或問等書何不先取此三禮撰著

鴻篇使品官士庶可以通行用今日冠服拜跪之節而述符古昔仁義等殺之精儀亦淑世者所有事乎來書又以文章欲追歐陽公歟而與之竝而志願有大於此者將決然而棄去抑兩利而俱存就鄙人而卜取舍國藩竊維道與文之輕重紛紜無有定說久矣朱子讀唐志謂歐陽公但知政事與禮樂不可不合而爲一而不知道德與文章尤不可分而爲二其譏韓歐裂道與文以爲兩物措辭甚峻而歐陽公送徐無黨序亦以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分爲三途夫其云修之身者即叔孫豹所謂立德也施之事見之言者即豹所謂立功立言也歐公之意蓋深慕立德之徒而鄙功與言爲不足貴且謂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皆爲可悲與朱子譏韓公先文後道譏永叔之學偏重事功蓋未嘗不先後相符朱子作讀唐志時豈忘歐公送徐無黨之說奚病之若是哉國藩之愚以爲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苟爲無命雖大聖畢生皇皇而無濟於世文章之成否學問居其三天質居其七秉質之清濁厚薄亦命也前世好文之士不可億計成者百一傳者千一彼各有命焉孔子以斯文之將喪未喪歸之天命又因公伯寮而謂道之將廢由命孟子亦以聖人之於天道歸之於命然則文之興衰道之能行能明皆有命焉存乎其間命也者彼蒼尸之吾之所無如何者也學也者人心主之吾之所能自勉者也自周公以下惟孔孟道與文俱至吾輩欲法孔孟固將取其道與文而竝學之其或體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則各視乎性之所近苟秉質誠不足與言文則已閣下既自度可躋古人又何爲舍此而他求哉若謂專務道德文將不期而自工斯或上哲有然恐亦未必果爲篤論也僕昔亦有意於作者之林悠悠歲月從不操筆爲文去年偶作羅忠節李忠武兄弟諸碑則心如廢井冗蔓無似乃知暮年衰退才益不足副其所見矣少壯真當努力光陰過往悔其可追姻丈於上年六月改葬行述未嘗寄到若果爲銘章必不足稱盛意南屏亦已衰頹共遊衡嶽之說果踐約否筠仙修通志之議事甚浩博未易卒業近又喪其愛子憂懷何以自遣寒門已嫁四女三家未得生子郭氏女生子而早寡感愴無涯內人失明之後諸病叢集醫藥相尋家婦亦多病次兒於元日得舉一子差爲忻慰賤軀粗適惟目光日蒙於花鏡之上又加一花看字尙如隔煙霧直隸終年亢旱去秋未種宿麥今歲夏收失望疆吏對此如坐鍼氊公私子子都無好懷南望故鄉恨不得屏棄百事從閣下一鬯襟抱也

曾滌笙復吳南屏書。

三月初旬奉復一函想已達覽旋接上年臘月惠書並大著詩文全集各五十部就審眉祺康勝無任企仰大集古文敬讀一過視昔年僅見零篇斷幅者尤爲卓絕大抵節節頓挫不矜奇辭奧句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紙乃遲重絕倫其中閒適之文淸曠自怡蕭然物外如說釣雜說程日新傳屠禺甸序之類若翱翔於雲表俯視而有至樂國藩嘗好讀陶公及韋白蘇陸閒適之詩觀其博覽物態逸趣橫生栩栩焉神愉而體輕令人欲棄百事而從之遊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適之一種獨柳子厚山水記破空而遊并物我而納諸大適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乃於尊集數數遇之編中雖兼眾長而僕視此等尤高也頃歐陽筱岑書中論及桐城文派不右劉姚至比姚氏於呂居仁譏評得無少過劉氏誠非有過絕輩流之詣姚氏則深造自得詞旨淵雅其文爲世所稱誦者如莊子章義序禮箋序復張君書復蔣松如書與孔撝約論禘祭書贈孔撝約假歸序贈錢獻之序朱竹君傳儀鄭堂記南園詩序序綿莊文集序等篇皆義精而詞俊敻絕塵表其不厭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姚氏固有偏於陰柔之說又嘗自謝爲才弱矣其論文亦多詣極之語國史稱其有古人所未嘗言鼐獨抉其微而發其蘊惟極稱海峯不免阿於私好要之方氏以後惜抱固當爲百年正宗未可與海峯同類而幷譏之也蓬蒿之見惟希教正國藩回任江表將逾半年轄境粗平兩淮鹽務差是應手可喜惟是精力日衰前發疝氣雖已痊愈目光蒙霧無術挽回吏治兵事均未能悉心料理深爲愧悚吾鄉自歐陽龍陽等城相繼淪陷此後游蕩無業者愈思逐風塵而思逞湘省年年發難剿之而不畏獮之而無術縱使十次遊滅而設有一次遲延則桑梓之患不堪設想殊以爲慮

曾滌笙復陳虎臣書。

閣下閒居杜門應酬稀簡時從竹如先生考道問業想見切磋之樂竹翁恪守程朱因閣下好靜而豫防其流弊持論自爲精當尊意以生平得力於靜之一字以爲非此無以爲窮理之本不可從陽明之偏而因噎廢食亦係甘苦有得之言自濂溪揭主靜之旨程朱亦嘗以靜字垂教若其遺棄倫物而於靜中別求所謂端倪者或不免誤入歧途者皆以涵養此心則即大學所云定靜安慮者又何歧趨之有朱子注中庸首章有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此數語者謂之定靜也可謂之居敬也亦可蓋不善言靜恐入釋氏之門善言靜猶是存養之道豈一端夫各有所當也聖賢之言德行者名類甚多苟以一兩字切己反求皆有終身可行之益但末流之弊不可不防故虞廷教胄及皋陶九德皆各有相反之字以矯其偏而成其善閣下自守所長而兼采竹翁之言時加惕勵則釋回增美而所詣愈難限量矣國藩量移畿甸已及周期地瘠民貧無可設施重以自夏徂冬終年亢旱千里嗷嗷拯救無術署內醫藥相尋殊少佳趣幸二小兒於元旦舉一子少助歡悰年甫六十精力已極衰憊兩目近益蒙翳雖於老花之上又復加光而看字仍如隔霧衰年無意學殖而披閱文牘均未究心久處劇任殊以

不能舉職爲愧

曾滌笙復陳右銘太守書。

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書並附寄大文一冊知台從去歲北行以途中染疾航歸歷下至正月之杪乃達京師是時鄙人適已出都未及相見爲悵閣下志節嶙峋器識宏達又能虛懷取善兼儭眾長來書所稱自見侍郎以下若涂若張若方若詩時賢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祗薄謬蒙崇獎非所敢承前以久點高位頗思避位讓賢保全晚節赴闕以後欲布斯懷而未得其方亦遂不復陳請來書又盛引古義力言不可遽萌退志令已承之此間進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頹無補艱危此迹謗耳大著粗讀一過駁快激昂有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風僕昔備官朝列亦嘗好觀古人之文章竊以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慎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袞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衡決陳義蕪雜茲足戒也識度曾不異人或乃競爲僻字澀句以駭庸眾斲自然之元氣斯又方士之所同譏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深求韓公所謂與相如子雲同工者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若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爲畢生矻矻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國藩粗識塗徑所求絕少在軍日久舊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成既承切問略舉所見以資參證別示種煙之弊及李編修書膏腴地畝舍五稼而種罌粟不惟民病艱食亦人心風俗之憂直隸土壤磽薄聞種此者尚少若果漸染此習自應通飭嚴禁但非年豐民樂生聚教訓亦未易以文告爭耳

曾滌笙與李眉生書。

中夫新刻之聰訓齋語與吳酒師所刻之庭訓格言不特可以進德可以居業並可以慣痛可以養身卻病閣下重聽之恙已全愈否如尚未愈除酌服補劑外宜常常看此二書以資調攝昔年曾與閣下道及逆億命數是一謬德大約讀書人犯此弊者最多聰明而運蹇者厥弊尤深富貴得志之人亦未嘗不攖擾焉沈溺於逆命億數之中惟熟讀聰訓齋語可去此弊凡病在根本者貴於內外交養養內之道第一將此心放在太平地方久久自有功效近將張公書告舍沅弟及兒姪輩茲並以奉勸

曾滌笙與王叶庭書。

甥初入京總以勤儉敬信四字爲本而以擇交爲用無四字則凡事皆無根柢縱有才華亦浮榮耳不擇交則無觀摩規勸之益故須物色賢者時以爲友時奉爲師乃借以約束身心之資也

續古文辭類纂十一

續古文辭類纂十一

書類四

張石州與陳頌南書。

先生以直諫聞天下天下仰望風采以一瞻顏色爲幸即如敝鄉人士素不強不工應酬今日顧爲先容通刺相謁盛名難副詎可不力自振厲慰天下仰望之心乎竊見先生年來日以招呼名士爲事苟有聞於世必宛轉引爲同類從無閉戶自精讀書味道之時穆蒙不棄不四五日輒示過乃不聞以新知相規所談者皆泛泛不關痛癢之言何以自了深爲先生惜之當今天下多故農桑鹽鐵河工海防民風士習何一事不當講求先生富有藏書經學既日荒廢治術又不練習一旦畀以斧柯亦不過如俗吏之爲而已古今必無僥倖之名臣循吏也願稍斂徵逐之迹發架上書擇其切於實用者一二端窮原竟委潛心研貫一事畢更治一事然後於朋友中明白事理如印林伯厚比者相與討論之如此則取友自然不濫他日出而宰世亦不至貿貿而行令人有言行不相顧之疑也度今天下更無以直言負執事者過承厚愛故敢竭其狂瞽惟先生圖之侃侃而談今日交道中豈復有此

龍翰臣答張嘯山書。

頃聞來賜手書未及作答比蒙再書存問甚愧甚感積逐待[illegible]秋試又被屈抑殊爲悒悒然某竊嘗計自有其道者夫者又安見他人之得而吾子之爲失乎比來閉居何

以自適偷懶游心於道藝之林是所企望竊論昔賢所以俛焉日有孜孜者非惟誼當如是亦借是以卻聲色貨利之緣使此心不至於外馳則所益固已大矣足下以爲何如某今歲未得外出亦無所憾但目前不能遂迴籍之志而長安薪米之費復不能不累及老人惟此爲歉然耳於讀書之計則甚得也近閱經籍稍有領悟惜不得良友一印證之大作詩律乃更老於前亟欲作和以信急不得就下次遞中再呈前歲奉使粵東頗有所作爲門下士索付剞劂今輒奉呈一部如能指其疵病甚感幸也[illegible]

龍翰臣致馮展雲侍讀書。

前奉手書諸務坌集尚稽裁答然每念肫然見愛之誠與殷然下問之意未嘗不縈回於中而不能自已也計維職業清閒詠歌不廢慰甚竊嘗謂人雖至促迫之時亦必有一二刻之閒可以安坐讀書今之居館職者終日儳然物外無世俗之事關其慮於此而猶不能博考古今得失善敗之蹟與夫禮樂文章之用以備他日當路而可以自見者此與凡民之惰遊者何異然此何足爲卓然自命者道能知所先務而不泛用其力斯可貴耳治經自是學人第一要義而求其有裨實用則史籍較經籍爲多荀卿子曰欲觀後王之蹟則於其燦然者已今之史冊是也經術固不可不明然行之貴得其意如徒拘於章句訓詁則是俗儒之學若欲按其成法推而行之於世則如井田封建用之於古則治用之於今則亂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空談經學者正如夏鼎商彝無適於用要惟約其理而反之於身因以推之於世而不泥於其迹者庶有當焉然則今日之學亦先學其有用者而已某智能寡薄向爲無本之學又中廢而不克自振今僅用之以敎人尙支絀不足於用則異日之施行於世者可知已因閣下殷殷垂問故不祕其愚而思有所贊於左右焉

龍翰臣致曾滌笙侍郎書。

月初六日專人還接奉手書知前件遠蒙關注某此事實出於萬不獲已寸心可以對天地質鬼神若世之所謂謙默畏愼者雖絕不以爲非要亦不足聽瑩也數十年來士大夫以含容爲忠厚以寬大爲美名如有持正不爲苟同者即以刻薄之名加之立見其僨事而不肯得罪於同官即使其殃民而不肯曲從大議夫不忍於一人而忍於百姓不忍於同僚而忍於吾君其爲害詎有極耶天下事所以流失敗壞而莫可挽回者孰非若輩有以釀成之也某平生實不肯以苛論繩人卽今日作鄉紳亦不肯不爲地方官設想如使我當之而力不足與其事者斷不肯責望當局今日吾鄉之事實爲此一二人所敗如使盡其心力及早爲之雖庸才亦必有以自見受人之牛羊而不爲之求牧與芻且羸而致之虎狼而莫之省憂徒束手號於眾曰吾無才則當受牛羊之時何不翻然自謝其不敢也且今日之事又不止於無才而已而又幸其主人之多難也而忍從而掀之顚倒是非有無面以爲勞若無人者彼其心之無君亦已甚矣某雖不才蓋亦厠身士林略知大義目擊其欺君害民之事實慟於心不甘如律以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義則爲春秋時分土分民者言之不才以主人而與公事爲可以此爲例又有謂所言雖是但惜其晚而於事無益某則謂不至今日言之亦不見效如謂晚而無濟則他日言之更屬無益不如早一日言之更有一日之效生平賦性愚戇惟正直二字自謂可以矢諸神明嘗謂好惡如有悖於大公者則生不可立於 大淸之朝死不可以入先人之廟執事所謂邦之司直者庶其閒而諒我乎北事承於續函示悉感荷以後如有所聞更望寄示天下大局固已不堪設想吾輩爲一日臣子便當盡一日職分 主德仁明民心未去撥亂反正安知不在今日旌麾駐臨匪遙鄰封受庇瞻望風采企羨無窮

龍翰臣上梅伯言先生書。

伯言先生閣下憶前歲春閒蒙賜先人陷幽之文當卽肅復敬申哀謝道遠未知何時得達比逆賊踰嶺出息耗益梗不通聞先生陷危城中曾作二詩感懷未由奉寄詢於新之方伯處知先生已脫賊自歸移家黃墅爲之欣忭者彌日會粵西土匪益熾奉於集鄉兵議團費終日卒卒脣吻枯燥逮晚不得休息又地方官相與遺難嗆氣塡胸肺閒因自戒執筆恐發攄太過以益時忌故不能以一函詢近況道款曲然依企之誠則未嘗一日而釋諸懷也伏維遯迹休閑興居安適金陵異族僭處閒數十里外村落尙可安居未審近復何如寢思播遷之餘以道自勝親近圖史神明不衰固當爲先生祝之耳近年變端殊大非前時意料所及然先生文集中上汪尙書書已言之頗深識遠見抑某竊有進者發民困非止州縣之權不辦今州縣雖無權然案一結閉聚斂之姦民固力有餘也特上之督撫不肯擔代處分又樂以容忍掀飾爲事有一二能辦之員且多方駁飭之使逆知督撫意而不敢爲然督撫亦非得以爲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寵視爲塌若無與苟及吾身幸無事他日自有執其咎者又上之則有宰相風示意旨謂水旱盜賊不當以時入告上煩 聖慮國家經費有常不許以意爲細故概請動用由前之說固非古大臣之所以事君矣由後之說其所以防自濫非不善也然廢吏因此而不敢辦盜速其潰決則所患者愈多爲督撫者類皆備位養尊風旨授引遷擢不能不稍助於宰相如不諳而後行則事必不成而有礙是以受賊莫敢復言盜因某所聞皆如是也至粵西匪萌牙於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時已微知之彼時巡撫某公方日以遊山賦詩飲酒爲樂繼之者猶不肯辦盜又繼之者則所謂窺時相意旨者是也當其時爲吏由是振刷以洗寬盜無人不爲本地紳民指控詢於閭閻者數月府縣因爲無盜事也而故縱之迷其起事始以八百人聚於桂平之紫金山紳民知必爲巨患集鄉兵千餘自備口糧器械欲往剿捕具公揭

於道府但請委員督視使知非私鬬而殺人者與於抵償蓋其禍變由於團練而民之畏法如此道府顧置之不問紳民再三催促始委一候補知縣[illegible]而去焉又不時給委員因逡巡不去賊聚黨瞬至巨萬團練弱且離官兵之莫為措置於是乎而賊勢滔天矣蓋某所聞於官中者如此此不能不為之太息痛恨也今天下州縣多矣即一省不下數十百餘安得盡賢者為之惟督撫得人則州縣不斷而自治[illegible]不肯致察 [illegible]則州縣亦必不敢欺蒙督撫此其勢然也竊謂如先生之論使州縣得人為循吏固足以激勵人材而進自不至為空言然[illegible]論而上之者尤要也[illegible]通人論之恐非其政所宜亦未必遂公且明於督撫州縣雖賢安能達其意而自效於所期哉苟非宰相有抑揚督撫之權督撫皆得其一言以為害勢之輕重故從古天下之治亂未有不由乎宰相者今粵西之始禍可睹已此蓋先生文之所未及者故某引而伸其說以為世鑒先生其然之否耶數年里居因團練事時與官吏交涉竊見今之所患有甚於昔始竊見前人覆轍而躬自蹈之者如使一誤再誤則為憂更大去冬曾據實瀝情入告 潮堂初意極為慎重浸淫為持魁柄者所遏彼人不能扼我而能忌我又賊勢滋蔓凡鄉團之議如唐子實輩皆敗不肯出某於是不得不奉母引去忌我者亦不能留也蓋某之所以出處進退者如此其委折非言可盡自十月十一日自家起程今日始抵衡陽將取道襄樊以達秦中謁見威師王雁汀中丞擇便地安置老弱再圖北上今之時勢談何容易況以空疏無據者為之其能有萬一之濟耶儀容隱居奉母媮得一寬閒寂寞之區則私願已足先生其必有以教我滌笙侍郎一軍居然近今豪傑觀其起事之始其氣足以吞川瀆撼山嶽而萃下人才亦皆一往無前陵厲蓋世宜其有以攝凶頑而吐氣也然自九江而下賊愈悍我愈孤江北之蜂屯蟻聚者其志量尤不可窺測則侍蒼生之禍命為之滌笙到此則更為其難矣前歲感懷二律並今歲立春日寄懷近作附錄呈正先生文集曾否刻成便乞以一帙見寄今年在粵與伯韓子實裒集師友文刻之而以子實居其名命曰涵通樓師友文鈔先生文從伯韓鈔本錄出近作則先人墓誌黃仝卿傳皆與焉頗有集隘不能盡登之憾此外月滄先生子穆伯韓少鶴及某六人為書九卷先生及伯韓少鶴皆二卷而少鶴及同鄉蘇虛谷之詞合鄙作共為一卷凡十卷今已裝釘印行詩鈔擬俟續刻盡貲與日皆不能給而先生詩集從前未經錄出不知能以副本見寄否兵戈擾攘勞生僕僕無補時艱獨平日文章之好結習未忘常自笑且自憐也獨以識一時師友淵源之緒則先生或亦有取焉道遠書何能悉

龍翰臣答羅生書

自歸後一接手書知侍奉萬福甚慰省垣人事紛擾不暇作復既念足下書豈可不復者況僕又有不能已於言者耶方今友朋道替心非面諛所言都非由衷之意位望稍以懸絕便不敢一加訾議或向人前稱述過失用快已意而相見乃莫肯一言此固其人之驕傲怙惡有以致之亦非朋友忠告之道也足下乃勤勤拳拳能指吾所不及並告以持正用人之要此固僕飲食夢寐所不能釋而他人所習之而不及知知之而不能言者不圖足下一旦傾瀉肝肺相愛之甚至於斯極也其為惠益豈有涯量雖然君子之於朋友也不責以所苟難貴因事以發其心而知其萬不獲已之意方今人心務在趨利不知有義作事不求實用但務虛名者比比皆是僕在此力求矯正使已動相齟齬不知者謂為氣局褊狹事事與人爭勝然能諒其心之持正者固不乏也此亦足下所夙聞尚以我為盡力周旋者何事耶僕則何所嫌疑顧忌而周旋何人也又謂有論列於當道大臣之前不免稍存趑趄囁嚅之態僕於不知已之前不欲盡言者則有矣至其推心置腹以端人待我者固未嘗不慷慨正辭也僕於官何所統屬而有所畏避而不敢言耶至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所不當言者又可盡責之僕耶讒佞貪濁之徒屏而去之此僕之所能然能保其人之不出吾門而已其出於他途者吾力能抑則抑之不能抑則以術箝制之使無害於大局欲盡鋤而去之固不能也鄉邑雖大人材可一二數間有備員從事者要不以置之重地僕居鄉無尺寸柄徒以當道信任兼攝通省樞要事又不無分任豈能悉聽指撝所指天誓日力求無負者惟公正二字此心未之或忘而暗中維持匡助自問亦復不少願其中之委曲則豈能人人告之外間物議亦所當然至於怨者之口固不必論也然聽言者又豈可略觀大意便謂其說可據如謂某有不善便當求其事以實之其事果實又須求其致此之故有迹非而心則是者猶當諒之豈可據空談之一言一事便謂其有所不足哉不知足下所謂物議者亦曾察之否近今朋輩好為高論置身局外侈口譏訕視斯世無一可意及引之當局噤不發一詞如是者僕實恥之願足下毋蹈斯習僕在省中號為以苛論繩人然必此心所萬不敢出及畀之我而力能舉其事者始敢議他人所不足反是者未敢出諸其口也足下之更歷天下事希矣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艱願他日無忘斯言若乃吾道不行拂衣徑去此士君子立朝者之所為僕今日居鄉何遽至是且僕非不願為高蹈而有戀於此也獨念上自 九重聖主下及地方大吏孜孜以此為事異日播之國史傳之遠方鄙人當局或不無萬一之助夫不棄朋足下之言則可置之不辨辨之詳且欲實徵其事僕之有意於聽言而非敢於怙過也明矣繼自今有可言者願足下言之勿忽承安事非筆墨可盡入春來舍間自老母以下各平安念足下不久當來故不具白

龍翰臣復唐子實書

子實四兄足下團城中屢接惠書極知尊人賢昆仲捍衛之勞中有不待言而始悉者則於平日固已信之也使吾鄉團練皆得如君輩者爲之足制逆賊有餘勢固難盡如吾意耳嗣有四鄉聯團之議曾泐數行奉達倉卒中詞不達意復承足下惠書反復辨論深維其事之不易而究極乎所以集事及古者用兵之法高識遠見匡我未逮雖至愚不敏敢不敬佩然某竊維今日之團練與用兵者道不同兵者朝廷有糧餉以給之而專爲民衛者也團練皆鄉民自食其力一旦臨敵責之以必死而要之以不逃此非平日以恩信結之隱事以忠義激之雖頗牧爲將猶未可也豈鄉大夫德化所能及耶必如君家父子兄弟督一團之眾以身率先誰敢不從然使四鄉皆如此亦未可矣又各鄉所謂團練者雖名位卑甚實皆吾輩等夷或其齒有與吾父行者如此而罰之其任受耶雖公議無所逃不過使之避位而止而暗中主謀嗾使力足以壞吾之事吾又可以扼其吭而制其命耶環顧目前孰有助吾聲勢者以孤立之身而犯鄉黨不韙之名雖至愚所不肯爲力亦不能爲也至團長團丁見賊逃者遂將論以軍律此於情理事勢皆有所不能又不在紳士之無權也今之軍營賞罰何如者果能賞功罰罪則此賊何足辦安恃區區之團練爲否則獨不畏此刁滑詭譎倖功避事之徒有以議其後而撓吾法耶足下每欲吾罰不公正之團長一二人請試思之將何以爲罰如罰之而不行誰爲吾助而使之終致吾罰也嘵嘵子實天下事固未易言士生三代後即使乘時得志其能不委曲遷就而欲徑行其意以求事之有成者亦寡矣況吾人欲有所爲於鄉黨之閒耶雖有不得志不當以枉道論此非好爲苟且之說以自便也至於凡事須求實濟此更不待言足下亦知某於平日非好爲虛飾者乃今不能不以此相責望顧此問亦籌之孰矣苟欲從實則如尊諭籌經費製軍器自軍興以來　朝廷竭天下之餉以供轉運贍兵勇之不遑又安所有餘以贍吾鄉兵且鄉兵誠無望　朝廷養勇之理則仍不能不責於四鄉之捐助瘠苦慳嗇之區所得幾何竭其力僅足以製器械耳有器械而不練與徒手同至於練則費不可勝言矣足下能以其鄉先之而期其事之可必集耶苟不能如此則所謂訓練習坐作備糗糧染關隘者今皆不敢遽言某於古人兵書非竟不寓目即宋元以下言鄉兵者不下數十家閒亦瀏覽一再非有所遺忘而留之不議也謂議之而不行則空言不如其已也足下乃謂有章程與無章程同前之章程誠爲未盡然爲未已言之矣今所定有加詳者而於此仍未敢切實道及事有甚難而行之有序省中總攬全局與一鄉一團之事不同如使稍有隔閡則令不行人不信且又蹈虛而無實之咎也比歲以來吾省之爲團練者數十州縣得力者未易一二數其所爲章程吾皆得而讀之俱無新奇可喜高遠難行之論今采錄分爲若干條足下觀之其以爲然耶否耶盡耶猶有未盡耶有見及者無嫌增損一二其不能通行四鄉者則不妨存爲咨鄉科條要使人易知易從而仍不忘乎每事踏實之意而已然則如今日之所爲敢信其有效乎曰烏乎敢知其無效何如不爲知其難爲何以不去曰勢有不得已也朝廷之事可以去就爭鄉黨之事不可以去就爭某自任事以來人之以此相屬者未嘗不汗發色變與鄉人當道談者吾皆俛首斂氣出之無幾微自得之容誠萬有不得已也今日之事將因一鄉而累及一邑因一邑而累及一省此非有人維持調護之則外軍枕戈被甲之士抑鬱不揚某任局中自信所補非無毫髮而名開所失幾若邱山此巧於自謀者不肯爲而姑隱忍以就此者國家之義不容徑去盡吾一日之心以求一日之效而已見今餘盜潛匿土寇橫滋壯勇之散遣無歸者所在剽掠即逆賊不來而可慮者甚眾及今整飭足以消患未然抑所謂不得已而思其次也足下如以爲然願勉之毋忽（團練之施以有爲此文與南屏宗伯時回用於詔[illegible]卒成大功以出境勦賊仰食於家由湖南至粵[illegible]於廣[illegible]先生名位又大於文正是以事勞懋[illegible]此）

孫子餘與郭筠仙書。。

筠仙尊兄同年閣下春閒一書諒達左右軍中勞苦甚深馳企自兵興以來賊蹂躪半天下守土之吏行閒之士與夫團結鄉兵州縣之豪儁下至匹夫匹婦執節守義臨難不苟免者所在而是國家設立史官文武之士歿王事者不患無紀述然其人皆名位尊顯又所據依　詔旨章牘其所不及雖奇節偉行弗詳焉蓋事之闕略爲不少矣況於一命之吏偏裨之將匹夫匹婦之賤欲望姓氏登於簡冊不亦難乎夫致命遂志知義之所在而蹈之一瞑而萬世不視安有於後世之名然有志於扶世覺教者當求之崩離放失之餘不憚委曲反復表而明之蓋效忠伏義之人皆天地清明之氣之所寄而生民至善之性之所發見人之所以貴者由此紀之於書以見天理之在人雖顛沛流離未嘗一日而息以之磨鈍厲俗垂天下之大經立萬世之大防古今之通義不可曠而廢也古之爲之者如司馬子長班孟堅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之徒其人皆魁閎鉅儒其文章皆有法度足以信於今而傳於後苟非其人莫或與焉然竊以爲著書傳世才有及與不及若夫好善而慕義則人心之所同我而曰非吾所敢與人亦曰非吾所敢與將聽其若存若亡於天地之閒後雖有司馬子長班孟堅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者出從而求之則日月久矣訪之於人而傳聞或異辭求之於書而十纔一二其詳略眞僞又未可猝辨雖欲爲之孰從而爲之徒使忠臣義士魂魄遺憾千古耳　國家涵育天下二百餘年教澤入人之深至封疆有事而蹈義者之衆不得比隆前古豈非當時之人之責後之論者所爲太息而以爲羞者哉僕之所以有意雖其才之不及而不敢以爲無與焉者此也往者英吉利內犯其時仗節之臣如定海之三鎭吳淞之陳忠愍當時能文之士皆樂爲之志銘傳讚推揚而襃大之今之奮身艱難飲鋒刃而履水火其蒙難之烈有倍於昔日而如三鎭

陳忠愍者至指不勝屈豈可不爲之推揚褒大聽其若存若亡而漠然不動於心也乎常欲求其人而得之求其事而觀之荒山之中限於聞見聞畢府有采編凡殉難者之事蹟皆具焉求其書久而未得儻命人寫以見寄使得有所據竭精畢慮作爲文字俟能者加潤色之其於　國家教澤之盛忠臣義士之烈君子扶世翼教之志或不無稍稗焉臨書不勝惓惓

吳南屏與楊性農書

吳敏樹字本深號南屏湖南巴陵人道光壬辰舉人官瀏陽教諭有柈湖文錄

前承委點校大文負侍愛好輒竭愚慮惟無以仰稱高明之懷而妄肆訾議是懼不謂過蒙嘉許以爲纔知文事重復增寄巨稟手教諄諭以古人居喪不廢講學之義敏樹近以小祥在廬下未遂輟棄文史也而於性農深推謝之可乎敢復妄有商訂伏惟覽諒而覽究之幸甚竊惟古文云者非其體之殊也所以爲之文者古人爲言之道耳抑非獨言之似於古人而已乃其見之行事宜無有不合者焉今性農之文於古人之言庶乎近矣雖然竊獨有所甚疑而以爲未至於古人之爲者則送陳吉安之序之所云也性農豈有求託於吉安假光寵於吉安者性農非有求託於吉安者非假光寵於吉安者其親賢善友而欲偕之於道素意固然也而愚所不然者性農學於古人則當從孟氏之道立身名於時而今也師宋鈃之餘教以彊說爲高行無益之謀而滋俗人之議甚可怪也不觀孟子乎孟子陳先王仁義運天下如反掌當世之人苟得而用之其利澤於人至無窮也然而王公卿相非先禮焉弗往見也其人苟自可就見者雖先禮焉猶弗見也孟子豈不欲以其道救當世之急哉所以然者身不重則道不尊雖日持道以彊語於人猶闇投夜光而遭按劒於世奚益而於己甚傷故弗爲也夫當世之人稍貴達者其庭下趨走之人必多彼直以一世之人皆然無有異者故其居已甚恃而視人也甚輕亦勢使然也吉安以三十之年出翰林守名郡意氣故已盛矣性農偶道長沙與之舊識一投刺焉其可也至再不遇不俟其答謁而終往造焉則何怪他人之譏議也性農固曰此吾友也能好善者也其官位又非驟高不至簡禮於我其有他故焉未可以是罪而棄之也則未知彼其亦曰此吾友也是其來也將進我以善也我之官位不足以驕此者也其然乎其未必然也然則性農待彼誠過而所以自予乃非君子之道矣夫君子之行豈一端而已其於世人豈能無受其非詆要於嫌疑之際尤有可以自處者焉嘗怪韓子之言道必稱孟子孟子不見諸侯而韓子促數呼號於當世大官之門求衣食焉何哉唐之世士率家於官宦無鄉里之業以資其生爲韓子計者不如是則家口數十將餒餓以死韓子以爲餓而死者小道也不足以明吾之志節故遂往求焉然猶大聲疾呼之高自期許不屑屑卑乞豈不以其所爲若是者且貶吾志而乏吾氣哉然則韓子之心可謂甚苦而其事猶可以無譏焉若夫君子將用其所學以博濟一世之人則必曰請之而後告也求之而後與也道未有不出於是者矣故嘗試論之今之世朝廷設科舉以待士士或伏處巖穴養高名以待徵請雖近於古究之於義則未然也何則科舉之設上之人固請而求之矣雖公卿十上君臣之義猶無害也至於諸公貴人之交遊竊以爲不見之義當在於此其或窮困待館穀以活身家則韓子之事可擇而取焉其他則非吾之所敢知也性農往在京師以親賢取善爲名高名士爲達官者交之殆偏議者遂有名士經紀之目其言偏於人人辱相與商治古文嘗以古之道相切劘者故因送吉安序極論之伏惟察其狂愚少留意焉梅郎中所撰先墓表謹錄奉覽所論卜地無惑風水之說敢不敬承漸畏惟珍重不宣

吳南屏上曾侍郎書

甲寅三月敝郡湖上倉卒分張恨事不可復思當時敏樹逃死急走入山深箐叢薄中日躑躅咄咄忽探頭見人而湘潭之捷有見告者此天之終授先生以事也其秋先生驅賊敝郡遂復武漢軍勢甚盛大功垂就而潯陽少北梗塞至今聞諸道路先生之忠勇悲憤幾不顧一世歷覆之憂矣伏惟兵事反復多端國之無人民之無恃非先生孰匡此大難者竊以從來盜賊之禍皆有非常饑饉爲之驅合天之所助非人與謀而數年以來賊雖未除而風雨時調年穀更豐賤民之樂禍者有悔於其心而脅從者多自出其從義之鄉民爭願奮於行陳見死而不畏沮此豈非天之所爲耶然則雖軍餉紬竭萬計艱難而時之必平賊之必滅其可知也先生道義文章高絕今世而前日立朝之風天下人所仰望而欣喜者固足以樹立於千秋矣又遂驅氛埽逆赫然成此中興之功釋甲解鞍還歸廟堂究時俗之患源振海內之昏傲其爲鴻名巨烈豈三代下人常常覯見者哉敏樹材薄質衰不敢圖附青雲猶冀以寬閒無虞之日月盡意文字閒紀述歌謠稍盡見聞悲喜之實蓋時之方昌雖一二小儒文墨之氣必不汙雜淫厲而益有振興隆上之風漢唐中興之時是也願以此自效且以仰慰於先生先生軍書之暇亦希有以教之 自記曰此文似柳子厚答嚴厚輿之書

吳南屏已未上曾侍郎

頃者恭聞先生大軍已克復鎮定江西將移師防川道財楚境敏樹於湖上瞻望前旆有日矣而楚南之賊先以間風敗逃各路諸軍皆將隨先生以共靖皖省圖復金陵則此亢爲鼓躍計先生大功之遂成而果爲古今所未有知敏樹所日夜禱祝於山中者也自湖上先後兩次奉謁以來雖以縮怯未獲受事於左右其心蓋無日不在隨侍於舟中之下每聞側有捷報及縣危未免之事無不竊竊同之而未敢輒從人一進賀慰蓋功名形勢

之會一世之所趨求宜有所避以謝於不知而妄意相與之徒謂其識交窺於人君子之門而能爲之驅走者此固先生之所不罪也而舍甥王旣登前歲嘗蒙恥一求供役竟蒙在驅使之末銘感在心豈勝言謝茲有友人學博楊君彝珍乃前歲所欲爲今進人才起見欲一通之麾下者此君往與芸臺篠岑皆爲密遊兵事初起嘗從江忠烈戰長沙湖北間其人名字或亦先生之所宿聞所以逡巡而不敢進言之者有故篠岑已有書道之觝用申說要之其人自是負氣性男子自其早歲讀書即有意於兵將武事欲以建奇功遂顯見於時而遭時多事諸庸懦書生皆能興此君獨困厄至無聊賴以自存蓋不可數也今使前詣軍門儻許加察而一試之幸甚幸甚敏樹於先生本不宜以形迹自外獨自恨概當世才不能附從以自達記往歲都門嘗戲相比許有歐梅之目先生命世大賢何止歐公乃敏樹於聖俞亦未欲多讓之頃讀宛陵集見其關與歐公唱酬多至不可數不覺廢卷歎息茲使敏樹得相從幕中承講論道藝之暇亦未必不以寒陋之姿盛獎飾非止誇今世耳目且以炫燿將來徼幸於無窮也而其事處古人有異即兢兢不欲同之坐此落然不常合并豈非命耶篠岑昨寄先生所爲歐陽生集序中於鄙薄亦許在名流之次而妄見所疑於古人者乃竊與篠岑論之彼書聞已寄呈左右使人惶懼慙愧之極然先生此文乃敏樹心所誠服以爲氣力當在廬陵震川之上也且序中所稱文派本近來風氣實然將來論者亦必援爲案據所以敏樹尤欲自別耳敏樹近於詩文俱罕有作惟見阮氏所編我　朝經解中有仁和翟灝四書考異因就加論辨自謂頗有得處足以破考據家之習弊而收其一二之功僅成學庸論語八卷適官中委辦捐輸而止俟成後當就正有道之前臨書神馳

吳南屏與梅伯言先生書

敏樹再拜奉書伯言先生座前在都於項君几山所得見先生旣乃因緣進謁遂蒙賜示大著文集伏而讀之皆若古人之作非今世之所有者於是乃知天下之文章固在於先生隨又得接侍一二次備聞指論暨及鄙作亦荷許與之言時方落第春官意思乃復軒起將歸而求之古人究竟其平生所欲爲者未敢自悲其不遇也因竊念前此嘗兩至都下身名孤寂不獲一覩海內大君子而奉教焉今乃得見先生誠平生萬幸而又自計南歸之日將長侍老母無宜復僭上計以數望左右之清光故遂不自忖度冒以先人墓表爲請而先生則已慨而許之矣敢具述事行如狀伏惟矜憐而終惠賜之其爲感戴豈可涯量嘗試觀古今文章敘述之家所傳之人大抵歷官治行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銘志之作與史相參不可以或遺也至於窮賤幽隱之士而有聞於世者必誠道著書其人爲學者所師否則多奇怪可喜之行及他技能殊特而人樂稱道之耳然近世人尤務名雖鄉里鄙夫苟其錢財足用而子孫能自達於搢紳者往往附飾虛美假籠於當世鉅人之文章而有識者觀之誠無以爲也夫旣爲鄉里之恒人矣其生平行事不足爲鄉之子弟所師法徒以氣力雄長閭伍之間耳則及其死也固無流風餘思之存焉而何銘志之爲雖或有人焉爲之文辭其辭之所賤猶將笑之況欲僥倖於無窮者耶且夫文章之見有重於世者何以哉豈不以其中之存者其至誠之積也而求者掩飾以售欺愿者奈以寡諾何誠之與有則其於文也抑豈能以至於工耶抑今世之行述者其所爲善亦多有出於其鄉人之所推舉其善或有迹而非出於掀者之爲然孔子惡鄉原者豈非不取其善也哉今之世有能竊鄉原之似必獲一鄉之譽而君子宜慎取焉若夫誠有善者斯不然矣其有善如無善雖知其善不易知其所以善乃其鄉之賢者則知之矣其家人子孫觀於庭户之間則得之矣得而述之不誇張不隱諱必有合於性情之所以然而深明文理者因而著之發揮幽潛震動耳目世皆服其爲言人莫不以興感夫是故其文可傳而其事足貴也今若敏樹不肖無狀誠不足以知其先人然先人之歿迄今二十年而敏樹當時年已二十有一矣懷棄養之痛追維行實以謂必得當世大賢爲之紀錄乃無憾耳抱關至今未敢妄求於人今幸獲請於先生凡所爲狀固未敢有一言之欺以辱高文而滋罪謗先生其亦多諒之也昔歐陽文忠表瀧山連處士之墓處士誠賢人而聲光至今者以文之爲也先人行義差不愧處士先生表而章之比於處士之遇歐固相似也里人毛西垣孝廉入都謹附書狀屬令面呈毛君下邑之俊才爲詩甚有古風先生宏獎士類並敢以聞臨書無任懇切遙仰之至

吳南屏與篠岑論文派書

承復寄示才郎功甫遺稾令更審存老弟前年所爲刪處今覆之誠未免過隘蓋使功甫而在弟以是繩之以持文章家論猶可也今遺稾無幾而多汰之則使人不盡見其所用心宜兄之有斷然也研生老兄所點存實皆是以聞之當世就以此本付刊及可並卷首曾侍郎一序其文甚奇縱有偉觀而敘述源流皆因發功甫平生之志意然弟於桐城宗派之論則正往時所欲與功甫極辨而不果者今安得不爲我兄道之文章藝術之有流派此風氣大略之云爾其間實不必皆相師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無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門戶震動流俗反爲世所詬厲而以病其所宗主之人如江西詩派始稱山谷后山而爲之圖列號傳嗣者則呂居仁居仁非山谷后山之流也今之所稱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間姚郎中姬傳稱私淑於其鄉先輩望溪方先生之門人劉海峰又以望溪接續明人歸震川而爲古文詞類纂一書直以歸方續八家劉氏嗣之其意蓋以古今文章之傳繫之己也如老弟所見乃大不然姚氏特呂居仁之比爾劉氏更無所置之其文之深

淺美惡人自知之不可以口舌爭也自來古文之家必皆得力於古書蓋文體壞而後古文興唐之韓柳承八代之衰而挽之於古始有此名柳不師韓而與之並起宋以後則皆以韓爲大宗而其爲文所以自成就者亦非直取之韓也韓尚不可爲派況後人乎烏有建一先生之言以爲門戶塗轍而可自達於古人者哉弟生居窮鄉少師友見聞之益亦幸不遭聲習濡染之害自年二十時輒喜學爲古文經子史漢外惟見有八家之書以爲文章盡於此爾八股文獨高歸氏已乃於村塾古文選本中見歸氏一二作心獨異之求訪其集於長沙書肆中則無有因託書賈購之吳中既得其書別鈔兩卷甲辰入都攜之行篋不意都中稱文者方相與尊尚歸文以此弟亦妄有名字與在時流之末此兄之所宿知也又見望溪文集亦欲鈔之而竟未暇蓋歸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虛聲幾欲下望溪之文厚於理深於法而或未工於言然此二家者皆斷然爲一代之文而莫能尚焉者也其所以能爾者皆自其心得之於古可以發人而非發於人者往時見功甫嘗尋時人之論稱劉姚之學以爲習於名而未稽其實私欲進之其於論詩述梅伯言之說云當自荊公入尤爲害道此等言議殆皆得之陳廣甫廣甫才雖高不能爲文士而論說多未當於人心今侍郎序文所稱諸人學問本末皆大略不謬獨弟素非喜姚氏者未敢自稱而果以姚氏爲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然弟豈區區以侍郎之言爲枉而急自明哉惜乎不及與功甫究論之耳

宗派之說[illegible]入此文[illegible]開拓學者心胸至論姚氏本於[illegible]何文[illegible]於此書云[illegible]久未蒙報尊[illegible]以弟所作[illegible]小集序中[illegible]引並世文家[illegible]大名[illegible]於[illegible]不偏事耳[illegible]非同[illegible]誠爲[illegible]不一語曰而老子深遠矣子長[illegible]中固非全無[illegible]今之[illegible]或亦同科[illegible]姚[illegible]氏[illegible]不可遽語於古之作者尊兄[illegible]比之名兄仁則亦未爲明允[illegible]於劉才甫不無阿私而[illegible]文章之源流[illegible]尊兄[illegible]宗派之說而并沒其[illegible]功[illegible]可謂平[illegible]曰果以姚氏爲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illegible]序處往在京師雅不欲[illegible]下[illegible]人[illegible]介何必進[illegible]名[illegible]不[illegible]而今知君子之[illegible]爲命[illegible]所[illegible]五百[illegible]除其名[illegible]文將來[illegible]何不[illegible]大名[illegible]法也[illegible]作[illegible]雅[illegible]不流[illegible]前人字句[illegible]可師[illegible]中如[illegible]兩[illegible]後[illegible]相同然此[illegible]於[illegible]論[illegible]光[illegible]不免有微[illegible]故[illegible]古文之道[illegible]不可但不[illegible]理[illegible]送入序[illegible]不[illegible]有此[illegible]文[illegible]後世年日有[illegible]序[illegible]有[illegible]序[illegible]字號有序皆此[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此論[illegible]人不[illegible]以來久荒文字去歲及今[illegible]作得十餘首[illegible]不[illegible]退之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其[illegible]反晚於前將來一[illegible]事又不可以[illegible]然也

吳南屏與朱伯韓書。

在都日忽蒙高賢過問一來不值隨又再至私心竊怪以謂敏樹一都下寥落無朋舉之舉子耳閣下信一二謬妄稱舉之言何以不加考察誠有此來然非閣下樂善之誠至有萬於尋常者亦何以及於此哉敏樹庸劣誠無所能不當厚自欺飾以辱大君子特達之知然竊以謂當途之人但得數公如閣下者則可爲天下之士慶幸於此時也閣下今方執法行當柄用任國家莫大無窮之事以如是好善之心終持之而不改天下之士孰不願有效於閣下孟子所謂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庶幾見之其爲利益豈獨在一世孤寒之士哉夫士窮居而寂處讀古人之書忽若有得於其心雖不得遭遇於時亦願覯覽海內交其一二賢豪相講論以其業而今之世非工奔走善交結者無以爲也敏樹嘗數至京師矣既齟齬有司不得一當欲勉持一刺干謁當時聲譽之人則愁沮萬狀甘自晦匿而已閣下乃見收采而先禮之是以區區思自振勵將盡拔其愚陋而求簡擇焉曾閣下以監試事去而敏樹迫於出都不能以待則悄悄而歸歸而如有恨不能忘也夫閣下所欲以其道倡於一世者古之文也然古之文者豈爲其言語殊異特高於眾人之爲者哉自唐韓子文章復古始號稱古文至宋歐陽氏復修其業言古文者必以韓歐陽爲歸然二公者其持身立朝行義風節何如哉豈嘗有分毫畏避流俗不以古人自處者哉故得罪貶斥而不悔叢謗集譏而不懼而文章之道故有浩然盛大者焉今閣下方爲言官而能不餒乎其氣益養而充之是閣下處韓歐之地用韓歐之道也而好爲韓歐之古文其究至於韓歐也豈遠哉夫文章之道主乎其氣氣竭矣雖欲強而張之不可得也氣誠不餒而盛矣雖欲強而抑之亦不可得也氣盛而用之其學與其才故其文莫高焉閣下以才學名天下又將以氣特聞如是而加之以好學則其爲道將不止於古文而敏樹有云者以閣下之以文與之也而云爾抑猶有自許者焉始敏樹年二十時即有志於古文雜以他學用意不專十餘年來重以艱阻一兄一弟俱已亡逝獨侍老母身任俯仰之計鄉居地且僻陋每有撰作讀者莫知其意況能相與勸勵期至於古人乎今年已四十濩落無成大者不望見用於時猶願發揮文字有傳於後何則其才之與學雖已薄陋而其矯厲自直之氣差欲不後於古人養而充之當有所至此其所以終報閣下者也前臨發開曾作五言一章未獲面呈歸途次新鄭訪歐陽之墓亦賦長句今並錄紙希賜觀覽同里毛西垣孝廉滄雅之士爲詩流麗奇宕乃非時輩所及閣下愛樂人善敢以奉聞王少鶴邵位西二君希並致聲臨紙不宣

吳南屏京師寄家人書。

八月二十八日書與念謀兄弟知之在京師惟聞南中賊勢甚急又聞人傳說秋禾早傷日夕驚疑恐吾鄉里開事即未可測得來信乃知吾近地被旱頗輕郡城駐軍防堵而鄉里安定如常然邇者賊遂由閒道趨攻長沙此豈意料所及乎省城未知可保與否以勢言之何至遂破果遂破者天下事尚可爲哉賊始自粵犯湖南眾不過數千官軍數萬大帥坐擁觀望不敢迎擊賊得旁逸橫出又聲言無殺害平民散鄉民防堵者之心所入州縣非力攻取之也直徑行莫之有阻耳官軍隨賊尾追以收復爲名而因爲淫掠者比比

也南中來者言賊所過官軍嘗後之一兩日至則其地一空人畏官軍都不忌賊賊以故徑千里得至於此賊之用兵可謂狡而亦輕脫無慮甚矣彼其計慮閒且以提兵大帥爲何等人乎前程督走回長沙官吏必大懲創城中之人勢不得不同命共守而閒駱中丞按戮姦諜頗盡鮑提督先到此差可恃者惟是官兵素驕惰怯戰所募勇軍尤難制御稍不得意慮反爲賊城事特未可知耳若賊遂破長沙岳郡防堵之師亦將望風駭散能禦而殲之湖中耶且賊又將由閒道走平江通城而遂武昌也雖然賊本衆故自無多不過糾呼邪黨以張聲勢亦是未經戰陳之徒攻城日久外援皆至勢必退竄此時有能兵者聚而殲之其隘東南數歲之禍可一朝息也然如此者豈所望於今之爲兵者哉直保城可冀耳能兒得毋尚在城中吾不爲憂疑必能自脫也近計與李次青偕歸既而熟思之歸須四十來日期賊得勢則湖湘道阻歸亦何爲否則無庸歸兼恐道路多虞以是中止次青亦未果行吾夜酒後發憤爲詩自遣悶及與人贈答相語以賊錄之爲鳴劒詞云吾今年正月初四日出門時豈意有此情事耶噫

吳南屏答李香州書。

香州三兄足下見鄉試錄喜劉士中式者多而宿好諸君皆不與又可惜也劉中科名近來有日盛之勢後生初試動輒得之如吾香州好古多學乃不得與之並場屋如此久矣其無足怪也承惠手書滔滔千百言旨趣浩大不可以驟窮其於鄙人阿好過辭甚不敢當然不意香州何以勤勤切切至於如此豈非平昔深慕古人奇節偉行見時之人無似焉者乃如鄙人之迂拙亦以爲少能自異於俗而故深許之也嗟乎世之人無爲古人之所爲者其所不爲則必厭忌而共排之宜也若鄙人者既不能少有似於古人而又欲强自異於今人作一教官尚不免遭詬訕被彈射僅自逃避而去此獨可以終老鄉里幸全其身命而止耳今乃欲復入京師以其童然垂白之老變爲尊少年爭進於春官此何爲哉香州既厚愛我又以他日非常之望見屬於我非聊用相戲云爾耶既以愧君又自笑也然所爲區區欲一行者非果自意其尚有用於世而然也又非不自知其不合於時之人而欲僥倖於一試也平生時讀書頗喜用意一二所及欲上與古人議論相爲發明而又好爲詩古文辭文章源流上下得失之故差謂不迷於其心蓋京師者非獨功名富貴者之所走趨而學道藝術之家亦往往在焉如欲熟知其人攬其所長間從之馳騁筆墨之林以快吾意而發吾之才非久留與居遊則未可也若其終不偶於有司以罷而歸乃吾命也庸可易乎因香州愛我聊具言之他不悉

朱梅崖送葉蔚文南歸序。

揚子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二者謂世爲之不知亦士之自爲也其肆焉者是能無失其爲貴也其拘焉者蓋自賤也孔子從七十人困陳蔡之郊受圍匡人撫琴以歌從者熙熙亦各得其志焉顏斶王斗絀世主之怒笑譴廣庭高揖而去幾於能自貴矣顧其蔽傾危之言較量勢位之間陳義陿促而不能自容亦奚爲是拘拘也今通政雷先生服孔子遺言能自得其志余故樂觀其爲人嘗試之擾擾中憂處難乘人人自失者而其心不動退輒歎服謂是能不自賤其道者眞周之士也葉君蔚文以督學舉入太學三年其間有道路取縣令長如寄君固謝不往熙熙然擁書南歸將益求於是以自放其志其亦聞通政之風而起者歟君方從道浙江謁通政故余序言相質以見士之貴賤不在於位而其拘肆不繫乎時苟有志自爲者蓋無不得其所以爲士惜乎余僅能言之不能如君之善師通政之志也

朱梅崖贈黃君序。

書畫於技其最貴而難工者也然八體散於秦漢之閒而考工記有繢人攻五色之事虞書載舜曰朕欲觀古人之象作繪又曰彰施于五色書之本末視書爲古夫技益古者品宜益貴而工益難昔之工書者稱鍾繇王羲之稱繇得蔡邕書以指畫衣衣破而襲之羲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爲墨其不自恡於心與力求工於技若此不已專且一歟其古今稱之豈誣歟其亦有推此意於畫者歟黃君昇玉技於畫者也其急於其技之工也其用心也恒惛惛焉孜孜焉其致力也旦而畫日暮而藏燎燭所謂能推其意者非耶夫先王去世遠其迹未嘗絕於世待人之自求之然世之治藝文者寡矣殆未有如君之急其技者也然則君將遂盡形所覩之象以追古繢人之能以與書家之繇羲之埒蓋全其技之最貴以有稱於後而又何難之足云仕琇業藝文而惰焉者也嘗欲師君專一之意以力其業而策其惰而不之克君今者辱在松谷仕琇喜得師焉因述昔書畫之說以爲君贈夫事有不相喻而假道通焉以精其藝者昔之人固多有之惜也仕琇非其人也

先謙案松谷梅崖所居溪西之別業也見魯絜非所爲梅崖行狀

姚姬傳贈孔撝約假歸序

自周衰至今垂二千年古帝王之後獲墜泯絕者不可勝數獨孔子後嗣歷代有封爵進而益崇若聖人常在世者然士大夫過曲阜孔氏無論新故必加敬愛如恐弗及豈孔子子孫人人賢哉尊慕者深則推及其遺體也遠君因是知古封建世及之法當乎人心由之足以維繫後世畔散乖異之羣而使之不忍去其道亦猶是也　國家重德

而尊師加禮聖裔典逾前代遠甚惟禮部會試黏名拔之孔氏試者雜於儔人之中欲加意而莫由於是有閒數十年無孔氏舉進士則天下歎然前年春　恩科會試前行聖公之孫孔君撝約與其從叔名繼涵皆得舉撝約又選入翰林天下不以爲孔氏榮而以爲　朝廷慶雖余固亦樂之也人情好惡殊異選舉雖至公未必人皆謂善若天下樂之因爲國獲得人之賢其於選舉之道不尤遠乎然吾聞士之自待與人之所以待己者不同撝約年僅二十而有高才廣學而遠志慚爲古人而不溺於富貴然則其必不以人之所以樂之者自樂也傳曰莫知其苗之碩何也誠愛之深也余誠無然愛撝約之深殆未有若余者夫器莫大於不矜學莫善於自下道莫深乎侮物福莫盛乎與天下爲親言忠信行篤敬本也博聞明辨末也今夫豫章松柏託乎平地枝柯上千青雲依於危崎岸崩根拔而細土附之不足也以天下愛敬孔氏而加以撝約之賢未嘗不益重也懼其所以自附者而已今年春撝約以親疾假歸省焉其行也官於朝者皆眷然不欲離余乃别爲之說以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序

姚姬傳贈錢獻之序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閒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闚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甯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廲淆之閒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韜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茫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姚姬傳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曩者鼐在京師歙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　盛淸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爲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鼐曰夫黃舒之閒天下奇山水也鬱千餘年一方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浮屠之儁雄自梁陳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徧天下奉之爲宗豈山川奇傑之氣有蘊而屬之邪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時矣既應二君其後嘗爲鄉人道焉鼐又聞諸長者曰康熙閒方侍郎名聞海外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劉生乃國士爾聞者始駭不信久乃漸知先生今侍郎沒而先生之文果益貴然先生窮居江上無侍郎之名位交遊不足援起世之英少獨閉戶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聰明猶彊著述不輟有衛武懿詩之志斯世之異人也已鼐之幼也嘗侍先生奇其狀貌言笑退輒仿效以爲戲及長受經學於伯父編修君學文於先生遊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復見往日父執往來者皆盡而猶得數見先生於樅陽先生亦喜其來足疾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窮半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爲之壽鼐適在揚州思念先生書是以寄先生又使鄉之後進者聞而勸也（荷屋謂遠落墨最高）

姚姬傳旌表貞節大姊六十壽序

周之盛都多貴族而詩人嘗思詠其女子爲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女而有君子之德天下所得之以爲榮者也及尹氏爲太師見刺家父而節南山作焉則併其親黨譏之曰瑣瑣姻亞夫一尹氏也而得其女者或以爲榮或以致譏豈非以所值賢不賢異哉故貴賤盛衰不足論惟賢者爲尊其於男女一也吾族夙有形家之說曰宜出貴女而張氏與吾族世姻其仕宦貴顯者固多姚氏壻也然余以爲吾族女實多賢豈待其富貴而後重邪余三從伯父爲嘉湖道布政副使實生大姊適張君肩一爲萊州太守之子太守之夫人吾姑也大姊之姊又吾妹也皆賢有可稱而大姊之遭最不幸十六而嫁能事公姑以爲有禮太守捐館舍肩一以痿致疾姊刲臂求以療之竟不起遺一孤女姊年才二十悲傷之甚指其一目自是上事姑下撫弱女閉門自守不妄見一客卒以夫弟子雍嗣教之成立有司請於朝而旌其閭吾嘗閱歸熙甫作顧文康之女壽序言其家隆盛能以豔陽桃李之年而有冰雪風霜之操吾姊雖不若彼出於宰相之門而父母及夫家皆典牧方州世承仕宦姊獨於其閒遭離荼苦執德秉節數十年其亦可謂君子之女無媿古之尹吉而其榮有逾六珈翟茀者已萊州之喪吾姑恭人最儉謹持家有法姊能嗣姑之肅以保其業子女皆婚姚氏女嫁毋姪子娶姑女邕然門庭之閒日浸以盛姊於是老而傳事蓋今茲年六十矣十月上澣實其初度內外之族皆往慶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此以處常者言也若不幸遭値艱厄如吾姊其必如吾姊處之乃可以言無

遺㒓矣吾故引詩美刺之義爲壽豈獨以榮吾姊哉又使幼少者將聞吾言而知儆戒也

桑小峴贈邵秀才序

余監司浙西於諸生中得一人焉曰邵子懷粹余初未識邵子因其鄉潘侍御德輿以識邵子侍御又爲余言邵子故與長洲彭進士尺木善侍御賢也進士又賢也以侍御與進士之賢而知邵子賢因侍御以識邵子而知邵子果賢也邵子少孤露能敬事其兄足不出里閈而行修於家爲善若不及言動一範於禮所爲詩古文詞欲追蹤古作者而不屑苟同於世俗蓋邵子之賢如是顧余旣識邵子好樂瞻就邵子而邵子乃落落然非招之來不肯至夫邵子非有干於余者也余亦非有私於邵子者也而邵子以道自閑卒守而不變余是以益賢邵子邵子困諸生中年四十無所試然於吏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皆能言之邵子雖無干於余而余不能無求於邵子也詩曰孑孑干旄在浚之郊又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余之賢固遠媿衛大夫而邵子其將何以告我也

張皋文送張文在分發甘肅序

古之所謂良有司者不待其莅政治民也觀其所以汲汲者則其於守也可知矣是故有躁進之心則必有趨勢之術有患貧之心則必有冒貨之漸雖有特達之才廉恥之念其入於勢利也猶豹之在項羃之在目而以旋於磨雖欲自拔其足其勢固不得已嗚呼今之有志於吏道者鮮矣今各省自州縣至丞尉謁吏部而出者歲數百餘人其人皆有司牧之責其閒亦有知名義識廉恥者然吾觀其所以進爭尺寸之捷較出入之勢進退之機則未有不求熟者及其選而得官則譁然曰某地善某地惡得之者忻戚色然問其所以爲善惡者則非政之險易也非民之淳澆也曰某地官富曰某地官貧嗚呼士未莅官未治民而所汲汲者如此古之良有司其終不可見乎海鹽張文在强毅慷慨喜任俠然敦爲孝弟少與於有司困不遂走京師供事　國史館積若干年以勤能例得府經歷又幾年史館移選入吏部文在例得與而主者抑之不得選今年秋以貲入請試用分發得甘肅甘肅地邊塞民窮官貧自長吏以下不能具輿馬士大夫宦者視爲畏區而文在以磊落才抱負奇氣浮沉爲吏十餘年更傴僂摧困始得一官而當遠絕西徼家又甚貧雖相知者皆爲文在不樂而文在處之晏然且曰吾聞甘肅民樸而政簡長官無奔走賓客無繇役此眞吾所樂者君子於是知文在之賢其不躁進也其不患貧也其有守也他日莅政治民其爲良有司也無惑焉於其行序以送之

梅伯言贈孫秋士序

爲名公子賓介弟而無官於朝無迹於場屋斗室中課六七童子十餘年主者不易姓往來不過一二士詩一卷紙墨暗昧讀者卷舌滯口而不可捨去敝衣冠獨行市中斷爛古書外不市他物居近正陽門不二三里目不見朝報一字不知何者爲今日時事達官要人蓋古之山林枯槁之士無過於孫先生者而今於京師中遇之亦異矣韓昌黎言居京師八九年不知當時何能自處夫士至京師不可居困矣然固有至非京師無可居如先生者爲愈奇耳吾觀東方曼倩及揚子雲皆非嗜祿利者其居長安中甚落拓矣亦卒不捨去豈古今人之遇或同與二子在當時雖其遭遇若此後之好事者或傳其書爲放其貌忻慕笑抃而欲從之遊則以吾所言如先生其人者後人好事者見之有不欲傳其書爲放其貌而欲從之遊者乎有不忻慕笑抃而忘其爲落拓於當世者乎太史公班固書屢言長安諸公貴人皆不出其名氏以其人日異月新不勝識也然則有名氏如二子者落拓亦何負於人哉曾亮交先生十餘年今先生年六十矣乃述其行之似古人者以爲贈以見壽莫壽於使後世知我爲古人也

自卷先生曰有古趣絕似昌黎雜作

梅伯言贈余小坡之任雅州序

道光元年余初遊京師一時交遊多好古博洽之士意氣相得甚歡後十餘年又來京師其人或死或歸或遠宦或志趣始同而終異者有之以十餘人之多而雲瀣波徙遂無復有一人存者慨然自以爲無復朋友聚處之樂矣久之得交陳君艺叔朱君伯韓吳君子敘又因伯韓得交小坡及馮君魯川王君少鶴其志趣同而不常合幷者又有人焉要皆雄俊之士不妄與可於人者也余初識小坡其貌甚落落久而情益親議論益同其有所作余未嘗不以爲工而於余文所可否未嘗不與我同其意也蓋自六七年以來余與數君子遊處之適文酒謳議之歡蹐乎禮而不流肆於言而不歧非莊乎其相推儼然而無所隨雖昔之意相合者其樂蓋無如今日之盛而數君子外增一二人焉而亦不可得則甚矣友之難而斯樂之不可忽也今歲二月小坡以　朝命由戶部郎中出守雅州同遊者甚祝其行而又惜其去也嗟夫樂其留而不樂其去者孰有甚於余者乎又孰有甚於小坡與余者乎然其如小坡何哉遊外而宦雜政不得試乎民祿不得贍乎親豈士君子之所以自處者乎豈朋友望於所親厚者乎又豈吾友所以自慰其親戚父兄者乎吾且於其行何哉然則自今以往諸君子皆有不能久羣於茲者孰先去乎孰後處乎其終離乎其復合乎余其倏然於四處之遂而去人日遠也夫

梅伯言送張梧岡序

法之正千古不易而用法之術今古不同古爲令者百里之內刑政自專之通經術習名法者得自辟爲曹椽逐捕吏兵不待索而具下有嗇夫鄉老亭長分其職而上獨一太守仰其成其權專其勢便故事易行文易文武易武也然終漢之世循吏不過數人而多以

鷹擊毛鷙爲治此無他威生於易行權便於獨斷法不足以治人人失而法隨之故能守法以便民者古循吏也後世之制大吏多而小吏少令下有丞尉備員而已而有六七級之上官遞臨其上士分於學而官師不相兼兵分於營而文武不相屬所指揮獨有胥吏皆恒產世業自爲授受非官所得專上下之情途人無以異其權分其勢格雖武健恣睢之人不得顯肆其暴此制之所爲得也然人不足以勝法及法敝而人亦隨之其有能執法以安民者則今之循吏也然則若之何而執之曰今之法固足以困賢者不得行其意矣其藉法以行私者固未絕於世也然則法所能困者吾意之苟可以止而止者也吾意不以苟可以止而止法固不能吾困而爲吾用執法者亦善其術焉而已吾友張子梧岡謁選得仁化邑將行或告以地近南海俗悍輕宜克以剛者然循吏者循法而已法如是何名爲剛哉不善其術而有意於剛又非所云能執法者矣昔人論書謂結字今古不同而執筆千古不易法亦猶是也梧岡賢者而深於書則於是必能推而合之

梅伯言送韓珠船序

國家暢威德西北控數萬里而東南極海所界諸國朝貢及市易罔有不恭動靜作息視我頤指惟英吉利以醜夷顓顓居西海陬芒不知中國廣大貪利昧生死越國萬里踔一船環叩海疆作言求市然恐民吏邊疆吏將以闌入邊關罪罪之當也　天子獨察其胡賈行無遠識含養以禽獸土芥不以生喜怒褻我兵械一使其言窒事阻遷延卻退常以無事夫夷情之强弱馴暴惟家南海久與爲市者習之深苟其有利害也必先受惟能言者不能知能知者不能言信於士大夫之耳則懸隔漫度妄生形聲亦其宜也吾友韓珠船侍御胸臆高遠嘗官有聲一旦乞假歸定省於南海交遊之士皆視君之壽其親而來　朝疾也昔合河孫文定公嘗徒步遊東南山水數千里風俗人事政教之所宜履行周咨故後所建議深植治體今君之歸其道逕皆文定故所遊處而習俗積聞視昔賢較深吾尤願其登之　朝而爲　天子獻也夫風俗人事政教之善弊然否是　朝廷所待言於諫官者也區區一醜夷之情狀誠不足以設心然知之而能言之者莫君若矣吾將詢於其來以解蓄惑書以志之

梅伯言送周石生序

爲言官於朝廷求言如不及之時奮白筆書盈尺之紙爲國家陳民俗所急及封疆郡縣吏能否得失之所宜朝入而夕報可所言非則天下受其病即所言當而天子爲之發倍臣封密詔官馳吏奔往返萬餘里自畿輔及山海下縣惴惴然不知雷霆斧鉞之所向其關於人心輕重如此非出公忘私盡埽刮同異恩怨屏謝城府外不足稱朝廷委任舒耳目之意即出於公無私而不能遠覽情事洞合內外一旦投身事中地親勢迫遷變不得如意料始喟然歎立言之不可易雖賢者亦往往有是吾友石生自幼同書硯識其性情今數十年無少變異忠恕純白文圓質方不激不隨故爲言官者今四年矣所建白皆益事就功不屑矜嚴中傷及斷爛無情實之言塞責以自快　天子嘉之特授爲蘭州道封疆之任兆其基焉而君夷然充然無稍眞戚於其心蓋昔所見之言者今且自負之故有深念而無夸容而君之言事也必度之己所能爲與不能爲故有定心而無懟色公之周也明之充也以行政庇民討有餘矣君將行告曾亮曰贈必以言乃書君所能於前者以徵其後

梅伯言贈林侍郎序

國家歲漕東南粟以給京師而江蘇供其半水運道四千里夫役平價關津轉般費運官及丁皆取給州縣吏不能給則取贏於民田之兩稅取贏不可以正告也則視民之彊弱爲取之薄厚而單戶益重困又不幸風雨收穫之不時官民望空而責漕者益急乃假貸息錢及所主守乾沒以集事故州縣吏失足一蹉跌沒齒不振即不若是歲暮漕事起皆懷冰臥薪惴不自保民事一切修廢利害孰可緩急輕重漫不敢嘗問春氣動糧舟畢行始僚友相賀勞得保符印幸今歲無事故漕事之病於吏治者往往有是惟明哲公溥體國之重臣深權密幾調陰劑陽使官不病民漕不病官皆優游寬舒應務有餘然後能勤民急公豐財和眾禮俗達而政教成中丞林公之巡撫江蘇也時則九十月交寶穡將薦報災過期而下鴻自天漂我中田渾渾泡泡穀沈穗漂田更悼心官吏灰氣公乃破成例告災請減漕數其書深婉震動蓋陸忠宣蘇文忠之論事再見於唐宋之後是豈務爲下爲名高哉下不可病民上不可病官權濟於一時而不敢耗國家豐豫之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故能上動天鑒下蘇民生官清吏安家老甘寢連年以來嘉生順成風魚不災貨商流通疵厲寢伏人知公撫哭之勤休聲美實洋溢義行而遠邇知勞身焦思獨運於眾人所不見者哉道光十七年春公朝於京禮成將歸三吳之士大夫莫不進謁於門某以部民後進得望見顏色輒宣盛德以爲覲歸之獻

馮晉川送朱伯韓序

國家懲明之弊制士大夫居鄉者不得預公事諸生不得上書言時政得失故今之號爲鄉紳者莫能一威福疑鄉里而勢既處於積輕一旦有事欲出其身爲桑梓捍災患官吏皆得掣其肘而莫能以有爲軍興以來勸捐勸賑所在皆是官吏不能得之於民則使鄉紳任之富商大賈甯賄胥役自免而不顧公家之急鄉紳任其事者寬假之則官吏怒其不我助操之蹙則其里之富人皆仇視之故士大夫居鄉者在今日尤難其職　朝命司

圜練者提空名於官民之閒則所處愈益難非其立朝大節有以深服乎官吏之心而素行信於鄉里者莫敢出任事強任焉亦無不僨敗者吾友朱君伯韓道光中官御史以直著稱與蘇君賡堂陳君頌南號三御史既而各謝病去今　皇上初元三御史皆召而君以居母憂未及赴未幾而粵事棘大吏素知君虛心任之君亦不以避嫌自便佐城守再閱月驅不習戰之民無餉之卒與必死之賊爭一旦之命桂林卒完　天子嘉其功以道員用　賜花翎余初識君在戊戌己亥閒時海內無事兩人居並門日相從談文字甚樂也丁未歲君歸粵比乙卯君以謁選再入都余方居憂里門丁巳服闋至京復得相見蓋與君遊處十年別亦十年君詩文益工意氣不減曩時而鬚髮白矣問其在粵守城事笑不答今年春君以賞用道將出都又當與余別余與君相知以心不以迹近遠離別之感無足言者獨以君官京師所樹立如此居鄉任事之難且效如此　天子所以發賞之如此而乃爵次兩年不補一官而今且將去京師而為客也是孰使之然哉是孰使之然哉

續古文辭類纂十二

贈序類二

曾滌笙送郭筠仙南歸序

凡物之驟為之而遽成焉者其器小也物之一覽而易盡者其中無有也郭君筠仙與余友九年矣即之也溫挹之常不盡道光甲辰乙巳兩試於禮部留京師主於余促膝而語者四百餘日乃得盡窺其藏甚哉人不易知也將別於是為道其深尉於同路贈言之義而以吾之忠效焉蓋天之生材或相千萬要於成器以適世用而已材之小者視尤小者則優矣苟尤小者琢之成器而小者不利於用則君子取其尤小者為材之大者視尤大者則絀矣苟尤大者不利於用而大者琢之成器則君子取其大者為天賦大始人作成物傳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不極擴充追琢之能雖有周公之才棄而已矣余所友天下賢士或以德稱或以藝顯類有以自成者而若筠仙躬絕異之姿退然深貶語其德若無可名學古人之文章入焉既深而其外猶若鉏鋙而不安其無所成者與匠石斲方寸之木斤之削之不移瞬而成物矣及乎裁徑尺之材以為櫝櫝不閒日而成矣及至伐連抱之梗相為天子營總章太室之樑棟經旬累月而不得成焉其器宏大就之彌艱其者欲以一槩律之難矣且所號為賢者謂其絕拘攣之見曠觀於廣大之區而不以尺寸繩人者也若夫逢世之技智足以與時物相發力足以與機勢相會此則眾人之所共覩者矣君子則不然趣勢甚鈍取道甚迂德不苟成業不苟名艱勤錯迕遲久而後進銖而積寸而累既其純熟則聖人之徒其力造焉而無扞格則亦不失於令名造之不力歧出無範雖有瓌質終亦無用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荑稗誠哉斯言也筠仙勖哉去其所謂扞格者以蘄至於純熟則幾矣人亦病不為耳若夫自揣既熟而或不達於時軌是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曾滌笙送劉椒雲南歸序

聖人之異於眾人者安在乎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得其職而已矣天之生夫人也耳職聽而目職視口體職言動心職思非所聽而濫焉非所視而淫焉於官為不法可以視窮者而吾弗能盡焉可以聽達者而吾弗能盡焉於官為不稱其於口體心思也亦然不稱者才絀不法者知而姦之罪又甚焉聖人者不執不耳不度不目其自一室之米鹽推而極於天下之大鬼神之幽雖於人倫敘於萬事凡視聽所宜斷無不斷凡言動所宜審無不審凡心思所宜條理無不條而理之使夫一身得職而天地萬物各安其分以位以育以效吾之官司所謂踐形者也周公之所以為周公孔子之所以為孔子其不以此也哉今之君子之為學者吾惑焉耳無真受眾耳之所傾亦傾之目無真悅眾目之所注亦注之姦視而回聽言不道而動不端無過而非焉者曹好所在而不之趨焉則不相賓異矣為考據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為詞章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起一強有力者之手口譁數十百人蟻而附之朝記而暮誦課迹而責音竭己之耳目心思以承奉人之意氣曾不數紀風會一變蕩然澌滅又將有他說者出為宴意氣之所會則又憔神悴力而趨之夠是五官百骸也不踐聖人之形而逐眾人之好疲一世以奔命於庸夫之毀譽死而不悔可謂大愚不靈者也漢陽劉君椒雲湛深而敦厚非其視不視非其聽不聽內志外體一準於法矣而所以擴充官骸之用又將推極知識博綜百氏以求達乎其量余猶懼其敝身心以役於眾好也於其別也書是以貞之然余固亦頗涉前一說者之流而奔命於眾好之場者又因以自砭焉

曾滌笙送謝吉人之官江左序

吾湘鄉當乾隆時人才殷盛鄒叔山肅以雲南布政使羅九畹為禮部侍郎而謝薌泉先生為御史三人者皆起家翰林而御史君名震天下是時和珅柄國群衆趨附家奴乘高車橫行都市無所憚御史君巡城遇焉捽之出而鞭之火其車於衢世所稱燒車御史者也其後二十餘年御史君之子果堂以河南令卓薦　召見　上從容問曰汝即燒車御史之子乎不數月遷四川知府又十餘年而謝吉人以孫復以進士出為江南縣令吉人御

史君之孫而知府君之弟之子也將之官其尚所酬酢者或爲詩送之吾人乃索予爲序而乞言以糾其不逮於是拜手告曰子今長人矣四封之內尊無與二堂上頤指堂下趨者百人所識窮乏仰而待命設館以延賓友貌敬而情離而有不言彼所謂趨者待命者貌敬者或知之而不諫或諫焉而不力吾以其身巍然處於衆人之上而聰明識量又誠越而倍之前有唯後有諾於是乎聖自雄之習潛然起矣而左右之人又多其術以餂我內之傲者曰勝外之欺者日衆茲其所以殆也昔者宓子賤治單父孔子曰子何施而衆悅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孫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東漢龐參爲漢陽太守先候隱居任棠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抱兒孫伏戶下參會其意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故古人之學莫大乎求賢以自輔小智之夫矜己而恥物以爲衆人卑卑無足益我夫不反求諸己而一切掩他人之長而蔑視之何其易與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謂求賢而終不能得者非篤論也今震澤宰左君青峙吾湘鄉之賢者也任俠而不矜諳事而不計利害子往試求之必有所以益子者友仁以礪德利器以善事既以上繩祖武又以紹諸鄉先輩之徽無棄爾輔員于爾輻青峙子之輔也抑吾聞江南爲仕宦鱗萃之邦或因青峙而得盡交其賢士大夫是尤余所望也

曾滌笙送周荇農南歸序

天地之數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還歸於一一奇一偶互爲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太極生兩儀倍之爲四象重之爲八卦此一生兩之說也兩之所該分而爲三緐而爲萬萬則幾於息矣物不可以終息故還歸於一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兩而致於一之說也一者陽之變兩者陰之化故曰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字之道何獨不然六籍尙已自漢以來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陸沈任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傳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黑白之不類於是剌議互興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廢宋代諸子乃承其敝而倡爲韓氏之文而蘇軾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理固然也豪傑之士所見類不甚遠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由是言之彼其於班氏相師而不相非明矣耳食者不察遂附此而抹摋一切又其言多稱六經顧爲知道者所取故古文之名獨尊而駢偶之文乃屏而不得與於其列數百千年經說爲其說者所從來遠矣　國家承平炎祚　列聖修禮右文碩學鴻儒往往多出康熙雍正之間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屬號爲古文專家而方氏最爲無類　純皇帝武功文德嚮道古初徵鴻博以考藝開四庫館以招延賢儒天下翕然爲浩博精研之學而鄙先輩之空言爲文務閎麗胡天游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之徒蔚然四起是時郎中姚鼐息影金陵私淑方氏如碩果之不食可謂自得者也治及今日方姚之流風稍稍興起求如天游齊燾閎麗之文闃然無復有存者矣間者吾鄉人淩君玉垣孫君鼎臣周君壽昌乃頗從事於此而周君爲之尤可喜其才雅贍有餘地而奇趣邁生蓋幾於能者夫適王都者或道晉或道齊要於達而已司馬遷文家之王都也如周君之所造進而不已則且達於班氏而不爲韓氏所非又不已則王都矣周君以道光乙巳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值　皇太后萬壽　天子大孝錫類臣下得榮其親將奉　誥命以歸覲出所爲文示余余乃略述文家原委明奇偶互用之道假贈言之義以爲同志者勖嗟乎區區而以文字相討論是則余之陋而不賢者識小之類也

曾滌笙送唐先生南歸序

古者道一化行自卿大夫之弟子與凡民之秀者皆上之人置師以教之於鄉有州長黨正之儔於國有師氏保氏天子既兼君師之任其所擇大抵皆道藝兩優教尊而禮嚴弟子摳衣趨隅進退必愼內以有所懾而生其敬外絜以興其材故曰師道立而善人多此之謂也周衰教澤不下流仲尼干諸侯不見用退而講學於洙泗之間從之游者如市師門之盛振古無儔然自是人倫之中別有所謂先生徒衆者非長民者所得與聞矣仲尼既沒徒人分布四方轉相流衍吾家宗聖公傳之子思孟子號爲正宗其他或離道而專趨於藝商瞿授易於馯臂子弓五傳而爲漢之田何子夏之詩五傳而至孫卿其後爲魯申培左氏受春秋八傳而至張蒼是以兩漢經生各有淵源源遠流歧所得漸纖道亦少裂焉有宋程子朱子出紹孔氏之絕學門徒之衆擬於鄒魯反之躬行實踐以究羣經要旨博求萬物之理以尊聞而行知數百千人粲乎彬彬故言藝則漢師爲勤言道則宋師爲大其說允已元明及我　朝之初流風未墜每一先生出則有徒黨景附雖不必束修自上亦循循隅坐應唯敬對若金許薛胡陸稼書張念芝之儔論乎其德則闇然淵乎其行則窔然而當理考乎其從遊之徒則踐規蹈矩儀型鄉國蓋先王之教澤得以僅存不斬頑夫有所忌而發其廉恥者未始非諸先生講學與衆從附和之力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誠珍之也今之世自鄉試禮部試舉主而外無復所謂師者閒有一二高才之士鉤稽故訓動稱漢京閒老成倡爲義理之學者則罵譏唾侮後生欲從事於此進無

師友之援道犯衆之嘲亦遂卻焉吾鄉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閩之學特立獨行詬譏而不悔歲庚子以方伯　內召爲太常卿吾黨之士三數人者日就而考德問業雖以國藩之不才亦且爲義理所薰蒸而確然知大閑之不可踰未知於古之求爲者何如然以視夫世之貌敬舉止與厭薄老成而沾沾一得自矜者吾知免矣丙午二月先生致仕得請將歸老於湖湘之間故作師說一首以識年來譾道之由且以告吾鄉之人苟有志於強立未有不嚴於事長之禮而可以成德者也

國藩送江小帆同年視學湖北序

今天下郡縣牧民之吏大抵以刑強齊之耳任宽者自爲啄息喜怒一不顧問至其犯法小者桎梏大者棄市豪強者漏網弱者糜爛苟以掩耳目而止原　國家以立法之意豈爾爾哉蓋亦欲守土者日教民以孝弟仁義之經不率而後刑之其率教而有文者則以進於學使者而登之庠序既登之矣則以授於校官而常飭之故古者飲射讀法在令日則守令之職而今之學政也者不過因文藝以別羣士之優劣因士之優劣以知守令教民之勤惰故巡撫者　天子所使以察守土者養民之善與否也學政者　天子所使以察守土者教民之善與否也承平既久法意寖失郡縣有司不知三物爲何事而教民之任獨以責之學政與校官而所謂校官者類多衰病晚暮之徒其祿不足自贍往往與學官弟子爭錐刀之末不特不克助宣教化或轉飭言以敝學政之耳目彼學政者孤懸客寄於一行省之中守土者皆貌敬而神拒之日僅精於文字而角機智於千百譎弊之場而欲以餘力教民以仁義孝弟之經其不亦難矣哉然則如之何而可弊之除也先其甚者利之興也先其易者其可矣自功利之說中於膏肓學者求速化之方束髮而僦精於制藝窮老而不休六經至不能舉其篇目何有於他書今欲稍返積習莫若使之姑置制藝而從事經史獎一二博通之士以風其餘於覆名扃試之外別求旁搜廣采之術凡郡縣莫不有書院大率廩給其才者而絀其不能者名曰膏火所以濟學校之不及也學政下車之始則牒各縣令日明年吾視某縣學當以某經試士能背誦否某史試士能言否其爲我播告偏隅咸使知之牒校官曰吾按臨之始每縣當選諸生廿人說書有不至惟女罰及其按郡招諸生來前果使背誦某經說某史某卷某指能誦說者予以書院之廩資尤能者倍之三之尤能者牒送省會之書院亦倍其廩資其不能者學生飭其廩附生懲辱之每縣試以三四人則除者懼矣自六經外如史漢莊騷說文小經文選宋五子及杜韓歐蘇曾王專集之屬每縣使習一部焉歲試使習者科試則易之覆名試以制藝以彰　朝廷之公令面試說書以鳴使者之私好二者並行而不悖斯善矣則拔而貢之成均使彼邦之人曉然知吾好博通之才庶幾由文以溯本與一以勸百然後孝弟仁義之教可以漸而興也乘傳所經之地有書院焉則入而詔諸生以大義使邦有搢紳多聞者則禮而薦之爲郡縣書院之長於是其亦可以稍之風矣同年友江君小帆之視湖北學也所以講求蹈厲者蓋備至乃問思一段宋之術無辭於之道而有補發之旅者於是以芻蕘之說進焉

國藩送陳仲鸞同年之父母七十壽序

夫之生賢人也大抵以剛直稟其本而其同於柔靡者縮濡其自然之性而無以全其純固之天即幸而苟延精理已銷拔翰僅存君子謂之免焉而已　國朝諸儒言行本末若孫夏峰顧亭林黃黎洲王而農梅勿菴之徒皆有碩德貞隱年登耆耋而皆秉剛直之性寸衷之所執萬夫非之而不可動三光晦五嶽震而不可奪故常全其至健之質蹈之大壽而神不衰不以艱苦摧頓豎子依違濡忍偷爲一切不可久長者也同年生陳君仲鸞與余交十餘年每相與議論平生慷慨不撓或品第當世人倫意所不可睥睨譏切無所復忌同人或謂仲鸞居吏部曹司身處穹宄更事未深宜其謇讜不細若稍置要地稍稍練習文法亦且破觚而爲圓矣既而仲鸞果以孝弟入直樞機而顏直發憤益甚森然曾不減其曩者之舊吾乃私怪生民剛直之性其稟之有厚有薄未可以一概度量也間輒與仲鸞語家世之詳及太公太母之行仲鸞爲余言封翁蔭召先生生而伉爽廷經艱險履之如夷遇人有心所不許雖豪貴人必唾棄之即心之所許雖孤嫠卑賤必引而與之愈窮阨愈敬撤與釣自親族州閭皆服其誠信遠近紛難就之決道凡所論斷久而輒應封母高太恭人祇順樂賢尊尚節義蓋皆有剛直之風然後知仲鸞之激烈不阿雖受性獨厚亦其稟之庭闈者浹漸月染涵濡之久而不自知也人倫視乎所習胡有始娶之老則羣下相習於詭隨家有骨鯁之長則子弟相習於矩偍而爲風效而成俗匪一身之爲利害也今年八月爲先生暨太宜人七十生日余家之子同官之良咸稱觴仲鸞之邸第作爲詩篇以祝難老屬國藩爲之序余乃略述平昔與仲鸞言論大指以爲先生之爾樂因推　國初諸儒以剛直而享大年者爲先生致頌禱之道亦使世之君子問之而有所警焉

國藩送郭筠仙南遊序

古之賢無所爲遊士也蓋自其少時則有鄉黨庠序之教爲之師者群其偶師嚴正鄉大夫三老五更之屬皆教之以閒之道不出乎里門而自足自小學而禮樂詩書六藝之文世家多有其朋儕之黨率州處則又以備其誦習觀摩之具使之不易其心而遷其業服則遊於鄉校以議論學業之善否有不率教者則作爲詩歌之辭以刺之當是時士之去其鄉而遠遊者未之有也周道寖學校廢禮壞至於戰國而遊士始多然彼皆遂其邪說以取

一時之功名富貴卒未聞以訪求道德為事者獨孔孟之徒多遠涉異國必求得當世之聖人為之師叩孔孟而不遇時使孔孟而遇時則將復教授於成周之盛又安肯率其徒日僕僕於風塵內也秦漢以降教人之法缺矣士之有志於學者或不得所師承於是始負笈遠出以博求當世之名人得其所傳之緒士當斯時苟伏處里門大率荒僻固陋不為當世齒然則士之遊而學而非遊幾無以習其學者豈非庠序之教不立而師儒之官或名存而實不足厭人意歟余友呂子介存年逾冠一日忽令其家人來遊京師問其求曰無所為問其行曰吾沿湘泛湖逾於江河達於燕將馳乎齊魯之郊遂放乎吳越以歸也若之遊可謂壯哉迹其意蓋亦將博求有道之人與上下其議論歸而就學以補其不逮也余之陋無所可益於君而獨以概教人養士之法今有異於古所云者顧其異又不自今始也然則君之行其安能以已乎於其別因書之以為贈

邵位西贈陳藝叔序

三代以來師之道未嘗絕於天下漢人士守家法以經相傳授師徒承學特盛唐則有文章之師宋以後乃有講明道學之師程朱為大宗其徒遞衍歷元明迄於　國朝支分蔓延若瓜之引瓞而愈長若松柏柯葉之彫而復繼蓋未有如乾隆之季以至今日凡學廢不講經師人師之緒斬焉弗續士芒芒四望而無所之欲踰千里從一先生遊而不可得也方乾隆中俗學橫流其聰明傑魁之士相劇而為考證纖末之務名治經而經日以蔽晦獨桐城惜抱姚先生卓然不惑其說而新城凝齋陳先生師友雷翠庭祝人齋之倫以正學教其家守程朱不易故至今天下語正學之所恃以維繫而足為士大夫求師友者之所資藉在江左右必推桐城姚氏新城陳氏而陳氏尤旁魄鬱積材子弟甚眾科第蟬連名位烜赫百餘年不絕若吾友藝叔則凝齋長子觀察之曾孫陽湖惲子居所記以為光祿房者也藝叔世家子而資好學治春秋尚書勤甚所為說覃思獨造不苟傍前人而義理一信程朱居京師四年與姚先生門人梅伯言遊益講受古文法而余與藝叔每見必討論經義癸卯之春藝叔將歸就秋試於其鄉於是吾黨之士重惜其行而余乃為言以送之嘗觀漢史稱王陽之子孫材器名稱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後漢陳氏亦有公慚卿卿慚長之言蓋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如醇酒漸而不醇而末益漓自然之勢也然苟能撫漓其本益培而大之若木果之復於地其究亦可以參天藝叔歸而能以是力於身而炫其家人夫何待余言余尤願藝叔益取程朱之問學而盡力於所已治之經異日大師崛起若孫明復石守道之在泰山徂徠閒隱然名動京師天下執經之士與夫士大夫之儀焉靡所歸者將於藝叔乎講是而去其非則所以紹凝齋之傳而為陳氏之光榮孰大焉而區區科第名位之有無又不足為藝叔道也

吳南屏序意贈西垣

鄉之人日接於余前者皆非余之人也而人亦皆不肯就余以余非其人也余之人者西垣是也西垣亦獨喜就余則余亦西垣之人也其不然哉其不然哉前年西垣歸自京師館於余從弟伯喬之家適余居僅數十丈許朝夕往來相樂也今春余往京師還以夏六月西垣復樂甚而道余去後所以思余者忽欲有所言仰天而望之無可告語者足將舉無所如往輒廢然止甚哉西垣之思余也往年西垣在京師蓋久矣余思之亦如此西垣豈知之乎今余益家居不出而西垣明春又當入都及余以去余之思又將甚也然余今茲自京師往還所遇知識及從來故人與居雖相得無若西垣者西垣為人樂易善交過於余然得如余者豈多乎其亦不能無思也嗟夫余與西垣之年今茲各四十古所稱強而仕者謂其人所問學既自有成就矣當及其未衰有效於吾君有勞於　斯人未可苟以便其身而已也余既當侍養老親又自料才力不能為用於世其身之不可復進而遂止焉西垣其勉之哉若僅以其私謀也則洞庭之濱吾與子儕而漁之亦樂矣

吳南屏屠禹甸夫妻八十壽序

巴陵洞庭天下壯區也而吳中太湖之山亦名洞庭古志稱巴陵地道謂君山有穴潛通吳之包山者其語荒渺蓋難知也余家巴陵濱湖之鄉人工作布而以布賈者多吳之洞庭人家自先大父時頗以居布致生息故多與吳客熟識而鹿角市臨湖有屋一區賃而賈者為吳洞庭人屠氏屠氏業此蓋數世矣近乃歲不自賈而更助他人余自幼少時見與余家往還者屠翁禹甸居此數十年翁歸老其鄉其子介錫猶在鹿角今歲辛丑之春來請曰吾父母年皆八十念家貧無能厲賓客稱觴為壽乞吾子一言將持以歸為老人光榮余以居子之言人子之至情也然以余之鄙薄名不出州里其言奚足重而吳又士大夫文章之林藪也顧以數世交游即不敢辭而翁之行事余又無以悉之憶自少時見翁為人恂恂長者行步從容不類賈肆入舉止遇人無少長莫不敬禮言惟恐傷之其若是固宜壽余又見洞庭人之賈吾鄉者其生平夫妻別離之日至久也然老則歸休猶不忘其本而其人久慣吾鄉或歸而數數仍出今翁自歸吳後即不更來與其配氏偕老於家又健甚俱享高年其可嘉也已吾聞洞庭之山為峯七十有二孤峙太湖三萬六千頃其光景氣象視吾岳陽之區猶勝焉者山中多奇花異果往來採擷四時而有遊衍和佳日翁與媼扶杖偕行鄉之父老兒童相迎問語笑山水間亦可以樂而獨求其年矣曾文正公云此文置之歸集中殆不能辨

吳南屏為守齋五叔父暨張叔母五旬雙慶之序

吾先人自前明以來世不替大抵農也自吾曾祖父始讀書為童子師吾祖與兩叔祖皆

發憤爲士子業不成輒棄去經營衣食以起計家頗以微貲雄閭里間逮吾父與諸叔嗜書甚殷卒困不得一庠衿吾伯兄石林始入泮自是爲諸生有廩餼者相繼而乙酉壬辰迨今之歲甲午二兄亦入與敏樹與夢松弟舉於鄉者三焉里之人僉曰吳氏將以詩書世其家矣於是夢松自長沙歌鹿鳴歸跪捧觴爲兩親壽敏樹乃敬具衣冠班子姪跪拜祝頌遂進而稱曰夫科名者士子所爲進身之階而世所稱可喜之物也其進而益上則由鄉舉成進士入詞垣踐歷諸上下官階任天下事皆人意計中道會儻誠然姪竊有妄言於此凡人之所以爲祖宗光爲父母榮爲鄉里生氣色者豈直以其科名與其官祿之崇寵而已哉苟其學問足以成身文章足以持論功業足以施於當時如是則爲才賢人矣苟其學問不足以成身文章不足以持論功業不足以施於當時如是則爲庸妄人矣才賢者難爲而庸妄者豈少也哉今夫科名官祿之入未至於才賢則有至於庸妄而不止者矣自其出而之於世也去樸訥趨文飾體態變矣形寂寞與囂雜意氣異矣體態變意氣異而其人之能自存者蓋難矣未幾而好趨承趨承甚昏夜求乞矣未幾而嘗羨利羨利甚貪囊汙穢矣未幾人品心術無一存者而盡失其所以爲人而虧體辱親莫大於此矣嗚呼豈其人之本願哉蓋逐於一時之風尚而不知謹者其積靡宜使然也今吾家自先人以來世敦行義而叔父大人端謹正直無愧神明叔母大人敬恭慈惠善能相助宜其享子孫之樂受品秩之榮而姪竊願以斯言者與夢松及諸兄弟共儆懔之或者大人之欲以教戒我等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兩大人曰善哉吾有望矣然吾無多言願爾輩唯毋忘先人之勤苦是念儻可以終身守之者與於是敏樹與諸兄弟子姪翟敬領命相與助夢松舉觴成禮而退退而謹次序其語以誌焉

傳狀類一

朱梅崖黃貞女傳。

黃貞女者湖北應山人也所許適者死貞女歸事其姑終身而反於父父死貞女曰吾得從父地下見吾夫與舅姑足矣卽閉戶欲死兄弟曰父不幸而爾從死是當兄弟不能安爾而傷父之志也且爾爲夫死則死不待今日爲父死則父固非爾得從死者也又累兄弟以不能安女弟之名貞女曰吾知行吾志而已固非能擇於可否者也然吾聞之婦人以從爲義者也吾身許人固宜爲婦未適人則猶爲子死夫與死其父義皆有所處也今吾三從者絕而得死所全其婦子之義者無悔於中心而於兄弟成之是兄弟遂我以安也何累於名事聞於令令親往諭貞女以貞女無死且女爲貞女兄弟欲貞女不死皆勸貞女貞女曰既以失所從自絕於兄弟而猶託於人是明告兄弟懟也且是束生無已而不知所以處者之爲也吾非其人也卒絕食而死貞女死日人見貞女行出門若生者又見所許適者與貞女若偕行云蓋貞女與見夫矣亦異矣哉貞女死後百餘年他姓有冒爲所許適者之旁子孫得旌門如令貞女外家曾孫某訟之官以爲非是官雖論其冒然其事已得請竟無以易也蓋貞女未歸未廟見雖未成婦然其事不繫於夫則貞女之守死爲無名而益以傷貞女之志貞女事久遠所許適者家絕故冒而不忌然曾孫之訟亦疑而無徵余故皆削之使冒者不得以爲緣而疑者不得以爲信而貞女之貞以愼而益白蓋貞女之志也

彭秋士息庵翁傳。

息庵翁名志求字文健息庵別號也其先江西清江縣人後以明洪武中至蘇州遂家焉祖貽令先生以善書名吳中翁童子日以廢闕得祖書學作點畫稍勤祖奇之授以法爲人廉直非禮法不行不語親友敬厚焉翁嗜書人有好書輒借歸小齋燭居几上一鐙香一甌水録莫鈔書然翁心雄耻不得及時有爲秋風起則窩撲筆起立徘徊烏復鈔書竟老於家雍正四年卒葬黃山生一男三女翁子孫貧而墳塋荒樹稀拜掃缺而翁鈔集之書具存孫男績謹譔

彭秋士府君述。

府君彭氏諱景駿字騰遠長洲縣人少時精學經書以法度自繩年十八授徒於家得束修供養父母能任井臼及娶妻乃出就學館歸輒適父母之所頃從私室不先大也父班有疾嘗所飲藥日不食夜屏氣立於牀几之間父病甚哭城隍神祠中求代父身病尋愈秉志遵分不委隨世俗不慕榮利一一以道揆之衣食才足屋數間破琴古書怡然自得宗黨有窮厄不能自存者則告於仁富使周之姊夫查天謀年老酌貧日給升米與脫中

衣衣之死調棺殮姊前死未葬合葬焉所居巷中稚子或相聚爲戲府君自外歸稚子遥見譁曰彭家翁至矣率散走府君年七十而卒存都人入室哭曰吾幼見夫人出入閭里尊憚其容貌不敢自暇自逸今且老猶免於戾夫人之賜也將葬又來哭如初男績謹述

彭尺木陳和叔傳。

陳和叔名黃中吳縣諸生也父少章名景雲博聞強識好著書以諸生老和叔自少通敏爲學長於史嘗深究前代治亂往復所由以達於當世之務發爲文磊落自恣不可控制乾隆初應博學宏辭科　廷試被黜乃客遊南臨洞庭登衡山東浮錢唐入閩北馳驪燕齊河岱間當是時　上即位數年銳意勵精　列聖治績紹往古絕業中外大臣承明德爭延致天下豪俊虛己訪時政闕失而和叔爲大學士海甯陳公所知其在京師陳公以禮先之和叔乃上書陳公論用人理財治兵三大事其條用人之目有十曰分科取人曰慎擇舉主曰重名節曰辨邪正曰加奉曰汰冗員曰寬法網曰覈名實曰懲貪曰酌道里以銓選條理財之目有六曰定旗制曰權錢幣曰興西北之水利曰輕徭役曰減漕粟曰定鹽政條治兵之目有六曰謹邊防曰嚴海禁曰練士兵曰修軍器曰簡帥臣曰加月餉陳公得書題其言頌之　詔求骨鯁質朴之士如古馬周陽城者陳公欲舉和叔應　詔旨時和叔已去京師歸其友招以書和叔辭焉先是湖南巡撫馮公聞和叔名辟置於府土苗有小警欲興師勦之屬和叔奏草和叔曰此召亂也撫而輯之其可弗聽和叔遂行撫何苗叛用兵期年乃靖已而漕督顧公湖督孫公閩撫王公先後聘和叔主章奏和叔所草奏援古證今剴切詳盡所奏或中格每執奏至再三得請乃已期於尊主庇民不苟遜避形勢揣摩風氣爲巧言而諸公亦委心任用不疑也自諸公先後謝事和叔落落無所合遂杜門不出初至京師時會山陰胡天游天游故奇士負才氣類陳同甫之爲人傲睨當世士鮮當意者及見和叔服其才傾心相引重天游豪蕩自憙不肯循尺度爲勢要所排斥竟窮死和叔介然持節循去就嚴取舍之辨而其窮與天游等下帷著書無儋石之儲泊如也年五十九卒居常恨宋史蕪雜是非謬失平則發舊刪其繁冗搜討先正舊聞折其中成宋史稾一百七十卷又著新唐書刊誤　國朝謚法考殿閣部院年表督撫年表共十餘卷詩文集四卷其卒也貧甚不能治喪其姻黨或以金賻者妻張氏固卻之曰奈何以貧故傷夫子義鬻居以葬

彭尺木曾孝女傳。

曾孝女衍綸宗聖曾子裔也世爲山東長清人父尚增以庶吉士出爲知縣遷至郴州知州衍綸年十一從父於官母病瘓不能起衍綸侍湯藥躬溷廁之事凡四載母病劇衍綸亦憊甚晝夜侍牀前不去母顧憐之曰兒病矣盍少休命老嫗侍我衍綸重違母意則應曰唯即帷外坐而假寐老嫗坐帷中就牀前然火熏衣蚊老嫗遽驚起衣焚及帷老嫗突火出呼救而尚增亦在牀寐衍綸突火入趣其父出抱母號救者入挾衍綸出衍綸嚙其手及骨挾者釋手衍綸復突火入哭且呼曰速救夫人夫人出我乃出而火焮牀救者不得入尚增厲聲呼衍綸出不應火益熾矣時乾隆二十三年冬十二月乙亥也既滅火衍綸身還母兩體纏結不得解黝黑若炭巡撫具其事以聞於　朝得旌如制郴人爲立祠祀焉

彭紹升曰世傳孝女事多異余在京師秀水鄭先生虎文爲余道之如是初孝女死未幾而鄭督學政湖南曾之僕有給事於鄭者能具言孝女事僕即往時挾孝女出火中者其手間嚙痕故在也鄭先生之言審矣余後又得海甯沈維基所作傳其略具如所聞於鄭先生者顧獨不載嚙手事余乃覈其事蹟著於篇

姚姬傳朱竹君先生傳。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進士授編修進至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安徽學政以過降級復爲編修先生初爲諸城劉文正公所知以爲疏儁奇士及在安徽會　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有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尋閱且言搜輯之道甚備時文正在軍機處顧不喜謂非政之要而徒爲煩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是啟矣先生入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未幾文正卒文襄總裁館事尤重先生先生顧不造謁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迕文襄大憾一日見　上語及先生　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是獲安其後督福建學政逾年　上使其弟珪代之歸數月遂卒先生爲人內友於兄弟而外好交游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卽有過輒覆掩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笑窮日夜而博學彊識不衰時於其閒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備所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小學爲學政時遇諸生賢者與言論若同輩勸人爲學先識字語諄諄勤去而人愛思之所欲著書皆未就有詩文集合若干卷

姚鼐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是時皆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摩厲講學其志誠偉矣豈第欲爲文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豪邁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轉盛入其門者皆與交密然亦勞矣余南歸數年聞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沒年才逾五十惜哉嘗其使安徽福建每携賓客飲酒賦詩游山水幽險皆至余聞之山中崖谷輒遇先生題名爲想見之焉。

姚姬傳張逸園家傳

張逸園君者諱若瀛字印沙曾祖兵部尚書諱秉貞祖諱茂稷考諱廷瑑皆贈左都御史廷瑑三子長若澄仕至左都御史而君其季也都御史爲人端凝樸愼而君慷慨彊果自其兄弟少時里人皆異之矣君始以諸生爲書館謄錄敘勞授主簿借補熱河巡檢熱河今爲承德府君仕時未設府縣以巡檢統地逾百里歲爲　天子巡駐之所四方民雜居其閒君以嚴能治辦姦蠹屛除留守內監爲僧者曰于文煥君一日行道見其橫肆立呼至杖之於是熱河內府總管怒奏擅杖近御直隸總督亦劾君　上聞之顧喜君彊毅不之罪而以劾君者爲非其後爲良鄉知縣順天府南路同知有旗民張達祖居首輔傅忠勇公門下始有地數百頃賣之民矣久而地值數倍達祖以故值取贖搆訟經數官不敢爲民直君至傅忠勇頗使人示意君也君告之以義必不可卒以田歸民畿南多回民久聚爲竊盜不可勝詰君多布耳目得其巨魁或親捕之凡半年獲盜百餘盜畏之甚乃使一回民僞來首云有某人至其家巨盜也及捕之至即自首某案已所爲盜有贓在京師禮拜寺君使兵役偕之至禮拜寺則反與鬨鬭至刑部訊以某案事與此人無與以君爲誣良議當革職既而　上見君名疑部議不當召君令軍機處復問減君罪發甘肅以知縣用是時　上意頗嚮君然卒爲黜者大臣固不助君也在甘肅二年嘗爲張飛復營兵所奪民渠水利又以張掖黑河道履還所過之田爲沙礫數百頃而歲輸糧草未除力請於總督奏除之時甘肅官相習僞爲災荒請賑而實侵入其財自上吏皆以爲當然君獨不肯爲其後爲者皆敗於是世益推君君引疾去甘肅里居數年會兄都御史已進用　上數顧詢君狀君乃復出補直隸撫甯知縣其勤幹如昔然君年已六十餘矣以子鴻恩爲兵部郎中受封朝議大夫例不爲知縣遂去歸里又數年卒君居里爲園時遊之名之曰逸園言已不得盡力爲國勞而苟逸也故人以逸園稱君

姚鼐曰余家與君世姻好君爲文人行所謂逸園者負城西山而郊余先世亦園址也君數飲余於是自述平生爲吏事奮髭抵掌氣勃然誠充其志所就可量哉君在里建毓秀書院爲族人設義局以養貧者視姻婚喪急難每賴其施以濟君亡久矣人方思之不能忘也然余尤偉君杖內監僧及不爲傅忠勇屈論民田事爲有古人剛毅之風故爲著傳君能著於世矣才節遇知　天子而仕抑屈於縣令惜哉命爲之耶抑古之道終不合於今乎君長子鴻肇爲戶部員外郎先卒次鴻恩爲福建延平府知府次鴻磐

姚姬傳張貞女傳

昔歸熙甫作貞女論謂女在父母家不應以身屬人所許嫁者亡而爲終守不合於義吾謂熙甫是言過矣今律與人約婚而中背者有刑而晉王裒以其壻葬父洛陽即以其女別嫁以今律論裒爲甚不誼以裒之賢衡今之法則制刑非矣然而皆不然者古今情事殊也且伊尹五就桀柳下惠不羞汙君而伯夷非其君不事季歷文武興周室而泰伯逃隱夷齊叩馬而諫士各行其志所安耳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吾近覽鄉曲之事高貞女之節悲傷其志以謂靡病於古道焉張貞女者父曰張裕昌其五世祖爲明末山東左布政使秉文殉難於濟南者也貞女許嫁之夫曰葉孝思孝思父母皆老病將死獨有孝思一子又病瘵甚篤欲迎張氏侍其父母疾張氏親戚皆難之貞女曰既以身許人奈何聞其病篤安坐以待其死乎即布衣乘輿入葉氏視其公姑及夫疾晝夜不息一年而舅姑及孝思皆死僅有屋三間張氏迎父弟共處以屋居父而已所處殘於不蔽風雨時爲父浣炊爲弟縫紉晝夜營女工以爲生及父死而治其喪立族子友賢爲子聘姪張氏爲婦得孫曰傳與一年而友賢又死其婦亦能效其姑立節槩爲貞女自十九歲守節至今五十四而葉孝思之族祖曰蔭寶聘妾胡氏蔭寶失愛於繼母悲憤以死胡氏農家女也聞而誓必爲夫守父母不能奪即送至持喪其夫伯母楊氏亦寡婦憐胡氏與同寢處其姑久亦愛焉胡氏今年四十餘守節三十年矣其居皆在縣城內之西又有周氏者居縣城東百四十里許配法洪山章彌六年十五而彌六死請於父母來夫家服喪遂不返其夫家爲立嗣撫之至有元孫年九十三去歲冬歿乾隆五十五年也鄉俗焚翣輿以送終章氏數千人見其焚煙上徹聚爲白鶴久乃滅云而桐城城內又有馬鳴玉之聘婦方氏鳴玉死方氏居父母家極窮困然守而不嫁至老先周氏二年死始馬氏諸子疑方氏初求即至夫家不敢迎入門至其老將死乃服其節請於官而旌之嗟乎行必久而後信女子固然非耄期不亂者曷以爲士乎哉

吳殿麟程異行傳

歙岑山程君異行諱學權子妻之弟也君兄弟伯仲二人仲慧父命之讀書而俾君執賈人業仲豪邁喜施君寬平恂恂長者然見不善則畏之如陷阱小有失輒惕恐不自容父母私居嘗相謂曰少男固才長男亦能不犯非分吾與若無慮矣君年二十餘佐其族富人賈於桐城族人以君爲不能殖利俾君閒居而不任以賈居數年困甚族人有用事之家僕謂君曰小人能薦君於主君留而委託之同列有微察其謀者一日於廣坐詬君言已痛君微笑而亦既退爲家書一通具以告父竟自縊而死

贊曰此孔子所謂匹夫之諒也哀哉顧以一行虧節而輕身蹈死可謂知恥矣文以傳之

豈獨慼恤君亦以惕人不義之可危名節不可一日墮也墮而世之赫然以富貴驕人而其由來下於君今日之事者蓋有之矣而彼顧相率安之其爲風俗之蠹人心之害可勝歎哉姚姬傳曰是皋聞先生集中得意之作

吳殿麟王節母傳

王生瑛爵從予遊其大母劉氏以節孝旌於　朝者也劉氏自爲室女即以刲臂愈父疾後歸王君吉士年二十有四旋卒子幼家又貧竟日杜門樓居有春秋佳節樓以下宗族親姻衎衎稱賀而劉氏獨與其孤叔處危樓相對泣聞者莫不憐也始瑛之高祖殁於南譙旅殯僧寺曾祖又渴葬京口劉氏自晳精櫬而日儲婦功之所入買地蘇西之湖田歸兩世之骨於千里外葬焉方葬雨驟至傭工皆逃匿大樹下劉氏稽顙籲天額毀血流急遂往來雨中躬自負土且泣且築衣濕手皸聯步衆工人驚然曰彼婦尚不畏雨吾儕男男子反畏雨乎因并力築而掩之蓋其孝也其後劉氏卒撫孫成立孫瑛尤倜儻能文章節母之德其將自是流光顯矣乎

贊曰易之稱女貞也曰死從遂在中饋貞吉劉氏一嫠婦女子無衣食以撫其孤而葬其夫上世之親者二世豈所謂死從遂者哉蓋宗子收族之法久亡不得已而婦女子之經德以補之也其不幸也夫其幸也夫

張皋文周維城傳

嘉慶元年余遊富陽知縣惲侯請余修縣志未及屬稿而惲侯奉調余去富陽富陽高傅占君子人也爲余言周維城事甚具故爲之傳以遺後之修志者

周豐字維城其先紹興人從杭州世爲賈有貲父曰重曾火災蕩其家流寓富陽道窮富家子縣貧抑鬱無聊益斷跑不問生產遂大困尋死富陽豐爲兒時當天寒父中夜自外歸又無所得食輒引父足懷中以卧十餘歲父既卒學賈提行老人過肆與之語奇之立許字以女女李氏也豐事母起坐行步嘗先得其所欲飲食必親視然後進耶雖劇必時時至母所視問輒去去少頃即又至母不覺其煩李氏女又能順之母既有不當意或端坐不語豐大懼皇皇然若無所容繞膝盤旋呼阿母不已聲悲哀如嬰兒視母顏色怡乃大喜又久之然後退其子孫退見者言其貌將涕必呼阿母將溺又如之始不自覺也豐年四十二時未有子病幾死過吳山有相者睨之良久引其手指之曰是文如丹砂公始有隱德當有子富壽康寧自今始矣豐貲致富有子三人孫六人子灝沉孫惺恒皆補學官弟子豐年八十四卒如相者言豐於鄉里能行其德有長者行常有與同賈者歸豐既貧之已而或檢其裝有豐肆中物以告豐豐急令如故藏誡勿言其來待之如初高傅占言曰富陽人多稱豐能施與好義然豐嘗曰吾愧吳翁焦翁吳翁者徽州人賈於富陽每歲盡夜懷金走里巷見貧家嘿置其戶中不使知也焦翁者江甯人挾三百金之富陽賈時江水暴發焦急呼漁者拯一人者與一金凡數日得若干人留肆中飲食之俟水息貲遣之歸三百金立罄二人者今以問富陽人不能知也豐又嘗言吾生平感婦翁知我嗚呼市巷中固不乏士哉

張皋文先妣事略

先妣姓姜氏考諱本維武進縣學增廣生其先世居鎮江丹陽之滕村遷武進者四世矣先妣年十九歸我府君十年凡生兩男兩女殤其二惟姊觀書及惠言在而府君卒卒後四月遺腹生翊是時先妣年二十九姊八歲惠言四歲矣府君少孤兄弟三人資教授以養先祖母先祖母卒各異財世父別賃屋居城中府君既卒家無一夕儲世父曰吾弟不幸以歿兩兒未成立是我責也然世父亦貧省嗇口食常以歲時減分錢米而先妣與姊作女工以給焉惠言年九歲世父命就城中與兄學適月時乃一歸省一日暮歸無以爲夕餐各不食而寢遲明惠言餓不能起先妣曰兒不慣餓憊耶吾與而姊而弟時時如此也惠言泣先妣亦泣時有從姊乞一錢買糕啗惠言比日昳乃貰貸得米爲粥而食惠言依世父居讀書四年反先妣命授翊書先妣與姊課鍼黹常數線爲節每晨起盡三十綫然後作炊夜則然一燈先妣與姊相對坐惠言兄弟持書倚其側鍼聲與讀聲相和也漏四下惠言姊弟各寢先妣乃就寢然先妣雖不給於食惠言等衣履未嘗不完三黨親戚吉凶遺問之禮未嘗闕鄰里之窮乏來告者未嘗不佽恤也先是先祖早卒先祖妣白太孺人特紡績以撫府君兄弟至於成人教之以禮法孝弟甚備里黨稱之以爲賢及先妣之艱難困苦一如白太孺人時所以教惠言等者人以爲與白太孺人無不合也先妣逮事白太孺人五年嘗得白太孺人歡於先後委宛備至於人無所忤又善教誨人與之居者皆悅而化姊適同邑董氏其姑錢太君與先妣先相得處其室假先妣居先妣由是從居城中每歲時過故居里中諸母爭要請致殷勤惟恐遽去及先妣卒內外長幼無不失聲及姻親之臧獲皆爲流涕先妣以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九以嘉慶二年正月十二日權葬於小東門橋之祖塋俟卜地而窆焉府君姓張氏諱蟾賓字步青常州府學廩膳生世居城南郊德安里惠言乾隆丙午科舉人翊武進縣學生爲叔父後觀書之婿曰董達章國子監生嗚呼先妣自府君卒三十年更困苦慘酷其可言者止此什伯於此者不可得而言也嘗憶惠言五歲時先妣日夜哭泣數十日忽蒙被晝臥惠言戲牀下以爲母倦哭而寢也須臾族母至乃知引帶自經幸而得蘇而先妣疾惠言在京師聞狀馳歸已不及五十一日嗚呼天降罰於惠言獨使之無父無母也耶而於先妣何其酷也

姚石甫來孝女傳

來孝女者名鳳翥浙江蕭山人也父殿薰遊閩中遂家焉女自幼莊謹如成人少長讀書父叔將有疑義女以新意解之皆搞祖大異之然非所好也九歲侍父疾不解衣者四月父病劇女中夜籲天泣淚成血母紿曰以血和藥必瘳信之病果瘳嘉慶庚辰女年十四父之古田挈之行舟至窮洋遇風父溺焉洪濤洶湧舟人相顧失色女方臥寒疾聞變驚起躍水逐之舁許遇漁舟女水中大呼漁人急援父起而女流甚疾追之始獲父無恙而女疾大作至夜而歿時十月二十四日也有司以聞道光五年 旌焉且祀之墓在福州西門外

姚瑩曰嗟乎來女之行也與曹娥爭烈矣而父竟得生視娥有加焉或以爲出於倉卒乃其先固有和血療疾之事此豈好名矯情之所爲哉世有以徇身爲愚孝者觀於來女可爽然也

管異之黃蛟門傳

黃蛟門名以炘江甯府學增生父名某家產數千金歿後五子均分而君以長男不與然君與其妻無怨色事繼母愉愉如也待異母諸弟及弟子雍雍如也既貧甚常爲童子師自給嚴冬無裘夏無帷幬者至三十餘年然自諸童家所奉錢外一介未嘗取諸人人或招飲食必堅拒逃匿須要覓牽持不得已而後至鄉黨曰輒相酬其豐腆恆加倍道光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之士當事者或諏予以其人予對曰他人不敢知如府學增生黃某者乃眞孝廉方正人也爲備言其行當事者亦慨然歎息然竟不得舉古青谿之水出竹橋而東流過復成橋與淮水合其勢淸闊旁有竹林疏圃予始與君皆家橋南每日夕輒相攜步橋上望鍾山俟日落乃返後予遷居城北遂希見君及今客安徽而家有書來報君病卒矣六年八月某日也年六十五君嘗作詩數千篇又嘗爲曆算星命之學欲著書皆不就有二子曰某某

贊曰予幼聞古人還麥投錢之事心敬慕之及識蛟門然後知今世猶有是人也君嘗對予稱劉孝標語曰聲塵寂寞世不予知魂魄一去有同秋草思其狀甚悲之然則君之於名其尙有未能盡忘者耶予之力不足以舉君而文或足以傳君故稍次爲傳使天下後世知有蛟門焉

梅伯言總兵劉公淸家傳

公諱淸字天一貴州廣順人以拔貢生歷官布政使終總兵然人皆呼爲劉靑天從其官四川縣令時民所稱也嘉慶元年達州王三槐以教匪倡亂時公以縣丞署知縣數以鄉兵破賊於南充廣元閒公撫民及士卒皆以兒子畜之人樂爲死賊自爲民時知公名戰人莫爲用故遇公輒逃 睿皇帝知之由南充縣驟遷至建昌道 賞戴花翎後屢起屢躓先是 上以賊久未平有進招撫之說者試行之經略大臣念撫賊莫如公宜隻身入賊營數返三槐遂降而冒功者詭言生得之三槐誅他賊首疑懼不出故功不時就而官兵持勦撫兩端戰不力然賊卒深信公前後降冀與二萬人及行堅壁清野議 上命經略大臣一委公賊卒由是破散捕餘匪裁撤鄉勇公功爲多八年大功告成入覲 賜詩取民所呼青天者以爲句由四川按察使改山西遷布政使以屬吏事責授刑部員外郎轉山東鹽運使時嘉慶十七年矣逾年而教匪朱成貴陷曹縣定陶公自請從戎以官兵五百敗賊於髣山復定陶又敗之於韓家廟殺賊二千餘賊保扈家集於曹縣樹土牆荊棘四周公自定陶攻其東縱火拔柵賊突出多死稍遁者南北官兵至合擊之誅賊首朱成貴王奇山賊在山東者皆盡而河南賊自滑縣奔定陶者亦殲於公十一月賊平公之破扈家集也 上諭曰劉淸年逾六旬且係文職能身率士卒取賊巢勇敢可嘉 賞布政使銜及玉韘大小荷包至是遂授雲南布政使旋以二品頂帶留山東鹽運使任二十一年八月改登州鎮總兵復改曹州鎮總兵今

上卽位二年以疾乞休在籍食全俸七年終於家 上深惜之子廷楠先候選知縣乃官其孫熾昌兵部主事學舉人壽 賜祭葬

論曰 國朝漢總督以武起家者二人岳公鍾琪楊公遇春也布政使改總兵惟公一人公軍中久坦率厭苛禮故是官未必非意所便也然從征時專將有功亦不能無中於上官之忌云

梅伯言王剛節公家傳

英夷擾海疆廣東福建死事者數人惟浙江定海陷王剛節公與兩總兵皆力戰殺賊過當以無救遂敗人尤惜之公諱錫朋字樵帆順天府甯河縣人少雄武有俠氣以武舉補兵部差官援例得湖南城守遊擊擢慶陽營參將道光六年從大軍征張格爾自大河拐至回莊雖疾力戰殲其酋 賞戴花翎進戰至阿瓦巴特擒賊渾河沿從大軍間道渡河入喀什噶爾城進取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皆有功別將擒賊目卡努斯十二年猺民趙金龍亂湖南殘常甯新田公以臨武參將從提督羅思舉破賊羊泉街首逆誅別將逐賊高家圩大捷回就大軍楊家園圍賊殲之 賞銳勇巴圖魯名號擢寶慶協副將時廣東猺亦蠢動趙仔靑進擾湖南兩廣總督檄以兵控兩省中地殺賊背江口至滾江口又破賊銀坑衝獲其酋盤仔靑反走追獲之及其孥湖南平赴廣東大軍進連州大洪樵乘勝入火燒排之蛇兒嶺奪馬鞍山遂平五排猺又從定連花汛冷水衛金竹根桃花衝

紅泥田各汛及排後汛亦就撫服擢福建汀州鎮總兵服闋改壽春鎮總兵公自遊擊從楊忠武定回疆知名及半汛功居最嘗戒諭士卒曰戰利呼人共之獲倍多卽入不利遡救之可兩全故戰比有功而定海事竟以無救敗先是英夷陷定海去之公以壽春兵鎮其地二十一年八月夷再至出守九安門鄭國鴻駐竹山門葛雲飛駐曉峯嶺相去十餘里賊先犯九安門不利退攻竹山曉峯公馳救兩營首尾敗賊並鬬公與其麾所親卒及身自殺數十百人賊至益衆揮短兵陷陣死是役也賊可三萬我兵計五千公徼請益兵大府不應戰且五六日勢足以待救亦卒不救曰吾守鎮海者也領海總則文定八家賊在門守宰者不出關於旋門爲者亦不知但走告主人賊至某所過某所是遂大軍爲偵候而已三總兵皆生是敗死公殺賊獨多死尤烈事聞　天子震悼以提督衈　賜諡剛建專祠子承泗襲騎都尉

論曰予讀公家書及祭所親文詞旨溫雅不知其爲武人鄉人言待兄弟友睦有至性歸省親更衣結履身盡子職可謂儒者風矣夫逃軍多悍卒不知義也知義雖懦者亦爲況公之武功者哉

梅伯言栗恭勤公傳

公姓栗氏諱毓美字樸園山西渾源州人嘉慶六年以拔貢生官河南知縣遇災年放稅賑穀以實惠民不以上官意爲損益遷光州知州汝甯府知府從開封懸河南糧鹽道開歸陳許道遷湖北按察使河南布政使道光十五年授河東河道總督公前知武陟縣馬營壩黃沁隄工皆親其事及任河督益勤詢河兵官久於河者以地勢水脈前往官行事之實旨謂北岸自武陟至封邱二百餘里南岸自滎澤下汛至陳留六十餘里皆地勢卑下至串溝串溝者在河堤四其始但斷港積水而已久之溜口受河又久之溝尾入河而串溝遂成支河於是以遠隄十餘里之河變爲近隄之河而隄河相遇之處皆無工不儲料者也於是以無工之處變爲至險之工故人不及備費不及防往往潰隄爲大患公乘小舟歷南北時北岸原武汛串溝受水口已寬三百餘丈行四十餘里至陽武汛溝尾復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滎澤灘水畢至隄下兩汛素無工故無稭石隄南北皆水不可取土築壩公卽收買民甎於受衝處拋甎成壩四十餘晝夜成甎壩六十餘所壩始成而風雨大至支河首尾皆決開數百丈而隄不傷公由是知甎之可用又試之原陽越隄及擱黃堰及南岸之黑堌皆效遂奏請于甎爲一方方價銀六兩減採買稭石銀兼備甎價是役每有工役或輒加碎石及稭埽用大減數年內省官銀百三十餘萬工益堅有不使其事者其說頗上聞公前後陳奏曰護隄之法率用稭埽然埽能醫急水勢衝嚙隄根備而不用又易朽腐至碎石坦坡惟鞏縣濟源產石較近而採運已艱河工失事多在無工處所千里長隄勢不可盡爲儲備而河勢變遷不常衝非所防遂成決口甎則沿河民窯終歲燒造隨地取用不誤事機且甎及碎石皆以方計而石多嵌空甎則平直每方石五六千斤而甎重三分之一方石價購甎兩方而拋甎一方當石兩方之用其質澀於石故入水不移堅於稭埽故久水不腐又工不能築壩水中甎則能水中拋壩卽發成且披亦能緩減急衝化險爲易或謂磚可保將生未生之工不能用於已生之後然徒將生者可保卽別無已生之工昔衡工之決因灘陷埽不能施馬營壩之決因補隄不能得碎石使知用埽不如拋磚收磚易於運石則數千萬之官銀可省奏入　上知公忠實可任且綜畫周密卒皆　允之　歷詔褒賞詑公任五年河不爲患二十年薨於位　上爲之震悼　賜諡祭及太子太保銜時長子𤇆已官刑部郎中乃賜次子燿進士公在工有風雨危險必身親之平居河曲折高下深背皆在其隱度每曰水將抵某所急備之或以爲迂且勞費公曰能知費之省乃真能省費者也水至乃大服故十五年原陽之支河十八年盛漲八尺之水皆決口而有餘卒以無事或以爲天幸然前公任三年祥府決公卒通一年南岸又決則豈非人事哉宜吏民羣思公以爲神且立廟也

論曰公之令安陽武陟守開封時折疑獄如神他人有一事足爲循吏然於公猶非其大者傳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公治河能通物性以盡利誠寔故也況求民情也哉

梅伯言劉忠義傳

君姓劉氏諱斌陝西咸甯人始爲盧氏縣朱陽關巡檢嘉慶初嘗練鄉兵以禦賊九年改滑縣老安司巡檢去縣治七十里勸其職姦民畏之常飲酒監生所酒半私語君曰是邑將有變君亟去官可免時十八年八月十五夜也因微服行村落中時久雨夜氣慘悽聞治兵仗聲甚厲君俯覺悲歎監生言不誣也偵鐵工具知賊李文成與直隸林清首尾謀逆事告令守皆難其事卽訊鐵工以得李文成牛亮臣親致之縣訊文成折其脛賊始與林清謀定九月十五期也至是不及待又忿君戕其魁也九月七日尋城門以入君時居典史署晨起更衣聞變問僕持衣者曰信乎曰信也君卽更短衣持械出遇賊於儀前擊殺二賊並子嘉善皆死妻韓氏先得君與訣書卽坐署樓中與子炳善達善女巧雲自焚死婢從死者二人曰春梅曰夏蓮先是韓僞怒前妻子寶善遂之姻家故以免君死事聞贈官知縣諡忠義子蔭襲騎尉改文職爲貴州某官時與君同死者教諭呂秉均典史陳寶勳把總戚明彰也

梅曾亮曰以林清黨之蓄謀祕計而服死不旋踵以黨與禽而期會誣也則君之功豈僅以死償節者哉使其從人言去免身而宿禍孰以必死責是官者義不忍出此而妻子相隨於煨燼也悲夫雖然君不死姦必不彰君固自知所全大矣

梅伯言黃个園家傳

君諱至筠字个園甘泉縣人父牧趙州時生君十四歲孤人沒其遺產年十九策驢入都得父友書見兩淮鹽政某公與語奇其材以爲兩淮商總時嘉慶初軍興事方亟兩河決口丁夫楗石之費戶部以正供入不充募富民出錢榮以職君首輸爲眾倡前後數十萬由府道加鹽運使銜長子次子皆郎中入都祝　嘏　賞圓明園聽戲　賜克什當是時上自鹽政下至商戶視君爲動靜販夫走卒婦孺乞丐揚人相與語指首屈必及君而是時承　純皇帝六十年豐豫之後商人皆席富厚樂驕逸詠調舞歌窮園林亭沼娼優巧匠之樂流馳居積惟主計者可否割腴日深名贏實虧而私商朋與官吏益放手湖北岸費銀百五十萬鹽政又務進奉冀久任進奉無見銀依虛數於商以取息於是庫之銀窮增而所納益不足而商人始困也及道光時裁鹽政淮北改票鹽而商總權絀商得見運使人自言事利各私己而仍委其重於君而商總始困然君自以受　國恩深且於諸商爲丈人行不與較長短代償官銀自取多數而視眾商之殷瘠差所代多寡皆聽命集事每奏銷時君入運使署定議肩輿出入撫掌曰奏銷過矣道光十八年七月君卒其時諸舊商大抵皆敗新進多文巧機利窺法竅沒而不顧後私小智破大體爲之首者縮首深閉莫肯任患而奏銷始失期運使乃檄吏督之吏滋不公受賕任情入貨者引身惜財者倍償於是羣情渙離營巧謀退庫引懸而無商綱運減數而　國課虧鹽法益壞不支而當事者議變法矣蓋君之爲商總者四十餘年支拄救敗者十餘年卒五年而庫始有懸引減運綱又七年爲道光三十年而淮南之票鹽興綱商廢而昔之忌君畏君有不足於君者皆慨然思君以爲無復有斯人也

梅曾亮曰君長子錫慶次子薤余在都時常相見君蓄名書畫數十而不好伎樂賓至蘊徵歌召客賓贅日千金人皆怪其所爲適有西人鹽之屬轉輸銀百餘萬君持歸而奏銷得報如期其膽智固不可及者哉

梅伯言艾方來家傳

艾君名錫朋字方來撫州東鄉人明文千子先生裔也父名子登年六十四生君未踰月而生母王氏卒稍長即能祭母饒孺人意婦順之鄰兒誘爲擲錢戲鄰母邀孺人說之孺兒逸君時七歲逡巡隨孺人歸貌悅甚十五能屬文以父爲勢豪所辱習武勇於市中眾辱豪遂改習醫鬬傷者得藥輒愈君嘗病鬬傷者失藥死訟破兩家人愈重君君廢書早日夜望子學文甚銜文袖中示人或言兒文亟進則喜歸語兒曰某先生道汝文佳當不妄耶試不售則曰吾家至吾身十一世爲單門仕進則可望耶然吾生平於人物無忮害心汝當知之後見子舉鄉試乃卒娶饒孺人姑病痱夫婦以竹椅載母舁遊鄰家街市皆驚笑母則大樂園中實一栗甲一菜欄中增牛犢豚子必使姑得觀以爲快雪夜豹破其甚語兒曰頃見鄰婦狀獨敗絮耳有姑不可使忍凍死即散其命兒持往返曰鄰婦方泣見兒至則大喜也以夫好施醫藥來者並助以酒餌村中人皆言孺人慈喜道孺人事年七十九與嗣君同年生先一年卒子暢道光二年舉人

梅曾亮曰歸熙甫撰先妣事略皆瑣屑無關人事失母者讀之痛不可止夸者飾浮語過情人人同矣知爲誰氏子乎至望述其親甚似熙甫親爲不死矣又言力儉不得稱父母施與心嘗見孝子婦多好施仁所積也雖萬鍾易能竟其志哉

梅伯言鮑母謝孺人家傳

謝孺人歙縣鮑御史文淳母也年二十二歸恩溥君爲再繼配時前娶程孺人遺二子已婚婦與姑年相若也撫之恩禮各當贈君妾子婦繼卒孫失乳終日號以餅餌抱哺環走房中號益孺人亦泣時已生子亦十餘歲孺人雖勞瘁甚然教子無一日忘也自娶歸必五日詣君塋撫子乃已與夜分村墟寂寥孺人嘛兒女棗栗冊餓紡絲依孺人孺人撫之久令舉籍與老婦談往事兒輒讀聽即止不談幼子入學喜甚乃曰自我爲汝家婦時高祖君爲諸生有名兩世益困汝父終歲客勞苦成家然不吝財族無依子弟篤諾者援拔成立十餘家數言吾家固諸生子復爲諸生足矣然我望汝不止是汝思我則可必乎後子文淳貴不及見卒年五十八歲子文灼文淳女一適王氏以節撫孤賢淑有母風

梅曾亮曰余既哭君多名遊與病廢故孺人教子獨專然古名人魁士因多如是非惟慈心善漸摩之深致然云

傳狀類三

曾滌笙葛寅軒先生家傳

先生諱大賓字興森號寅軒葛姓先世自蘇州徙居湖南遂爲湘鄉人曾祖世珍祖生霞父長添世有隱德先生幼而端重動止異於常兒長而益自檢御終日危坐言笑不妄盛暑不袒焚香把卷默識恬吟性耐劇飲雖醉不亂或久無酒終亦不索怡然若有以自得也乾隆之末海內文人以靡麗辯博相高昆明錢南園侍御灃獨以剛方立朝視學湖南以正誼篤行風楚之人所取率多端士先生既受知於錢公補縣學生員益折節自繩趾步必衷於古訓學徒遊其門則先教之以忠孝大節下至飲食起居出處語默取與毫釐各有法式從則貞吉違則恥辱至不得齒於人聽者往往汗下常稱錢公及其師湘潭朱聲越之學行以勉其門人弟子弟子高弟者我先大夫竹亭公及陳君道著稱最早晚歲又得黃君星平鄒君魯道皆登甲科知名於時各秉師說以教授鄉里傳習浸廣篤守矩矱吾鄉風氣渟古士人循循不敢僭越禮法以自放其亡等之欲論者以爲淵源一本於先生彼南面民上司政教之柄其流風餘韻得比於一諸生被人之深且久如此者曾幾人哉先生四歲喪父哀毀若成人年十三值父忌日出主以祭主動仆地粉面剝落脫去舊字微露周字蓋木工飾周姓廢主爲之者也先生痛哭引咎告諸易主卜日乃祭事尊母左孺人也鉅細必躬疾必嘗藥生徒有饋必歸以獻當隆冬獨坐心動急自館所馳歸入門數呼母母方與仲兄負暄後院聞聲趨出而屋後山忽頹壓坐席破碎里之人以爲先生誠孝之所感也母歿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既葬寢服終其身腰以下無復存寸縷服闋每祭必泣盡哀以爲常兄弟五人既分居衆逋負纍纍無以自存先生則請於母復同居如初即有所入絲髮不以自私兄弟歿則卹其喪撫子爲之立後羣從諸婦各受職業室以大和道光二年　朝廷開孝廉方正之科有司舉先生應詔或勸之一詣京師謁選先生曰是可以躁求耶十二年壬辰十月二十九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一配左氏前卒時先生年才三十有奇終身不更娶子二長榮陰學歿次榮節孫三封泰先晉封梁孫女二人其一歸吾弟國華曾孫鎮堡鎮嶽先晉縣學生員後其世父榮蔭先生命也篤愼而好學積善之報殆將於是乎在

前史官曾國藩曰人之品類至不齊也唐代設科取士名目繁多宋司馬光請開十科以求賢其目至爲賅備今世官人專出於進士之一途蓋有科而無目矣會典所著特科有三曰博學鴻詞曰經學曰孝廉方正鴻博科再開經學科一開當時皆稱得人孝廉方正之科　詔開六七次而由之以踐歷顯仕者特少或舉天下而無一人赴部應試者則何也豈　朝廷所以旌別此科其法有未善與抑有司者慢不矜愼舉非其人與以湘鄉言之道光初元舉先生咸豐初元舉羅君澤南未可謂都非其人也夫誠得其人在上者固當思所以致之耳彼膺斯舉者豈汲汲哉

曾滌笙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節母蔡氏生三歲而室於歐陽事王光府君家微也姑劉孺人端嚴匡救無所假借節一朝之食分之三日併三人之事責之一手舉家事精粗劇易壹委節母不以何問他人節母則先雞鳴而興豫其未至後汁轉而息補其闕簸箕掃無廢井汲無滯米可薪必珍必戒諸姊如次第入門節母躬其勞者讓其易者自親食及衆私浣衣垢則滌之綻裂則補綴初不問其所自來舉從子女寒則衣之飢則飯之其甘旨餽遺爲之預備從或喜其母而母節母節母亦忘其非己出也乾隆三十年乙酉與府君卒明年王光以毀死劉孺人大戚節母於時年二十七有八長子惟本甫三歲少者成材未期孑人則泣血哭泣姑變曰出則抱子奉姑怡聲覺意抒其哀蕃節先姑意之未發而從事約其口與懷以及其孤子女無所不約勤其力以卒其姑姊娣班其子姓傭奴各有專職亡無所曠人無暇便惰偷取資蓄有經豬雞肥碩蔬果怒生方節母事姑之初歲入穀二十石逮姑之沒年穀近千石惟本讀書屬文試於郡縣有聲矣年二十七歲而卒婦蔡氏亦以節著節婦蔡氏少歸歐陽惟本節母之冢婦也乾隆四十三年戊戌歲大饑節婦將嫁其父輸世貧不能具奩宗族或助之結褵之費凡得錢三千有奇父爲裝遣之節婦陰返其錢置桿篤中而縶鑰匙其上父歸而至無見桿引鑰則錢在焉泣曰孝哉吾女留此以活我也惟本歿時節婦亦二十八歲由是約其口從節母尺所以事祖姑劉孺人之法發明劉孺人興節母執笄侍左節婦右約之及節節母承水節婦奉槃以及飯其母衍之及寢三世聯牀聽於無聲劉孺人節怒節母身體節孫節婦從容改爲以適歐有節婦號泣就婦姿勞母嘗而後進夜則皆宿處衣不解帶一夕節母起墮床折胁二旨節婦泣號就病援之母成疾息母命劉孺人稍知也劉孺人既而喪明手足痿痹挽從與日遊庭中節母居前節婦居後其後劉孺人九十而終節母凡六十矣二胁皆者竟無恙其後二十餘年節入室劫母衣刃傷節婦甚及厨剝甚亦不驚而竟無恙論者以爲孝徵神或相之云道光九年節母歿實年九十有六二十三年節婦歿實年八十有三其前五年歲在己亥均　旌表節孝如例

前史官曾國藩曰節婦之孫女子四人次二者歸於我外舅湘田先生爲行者子也數爲余述誦兩世事狀余昔官禮部見各行省題旌婦女凡烈婦殉夫者別具一疏　高宗皇帝嘗下詔非之不予旌表以爲行不貴苟難也然末俗士論往往以矯激卓絶之行爲難概歐陽姑婦之節亦似庸行無殊絶者而純孝貌貌事姑至六十年五十年之久而不渝夭

下之王難孰踰是哉

曾滌笙　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

曾祖永昌　皇贈武功將軍祖開泰康熙甲午科舉人　皇贈武功將軍父文璨雍正甲辰科武進士山東兗沂鎮總兵君諱廷枏字讓木河間獻縣人縣學廩生乾隆四十五年舉於鄉五十二年丁未成進士時大學士和珅當國有中貴人與君同里同姓來告曰相國知子欲一燕見能往吾導子詞曹可致也君謝不能卒以知縣歸班候選嘉慶二年謁選得廣東信宜縣明年之官五年攝惠州河源縣事河源監阿和與羅陳爛屐四永安曾鬼六聚徒煽亂君至縣三月即擒阿和且請於惠州知府伊秉綬及總督吉慶曰陳曾不靖時日久矣今阿和就擒翦其左翼賊所負恃以羅浮山爲窟耳若裹糧入山窮力四捕陳曾可弋也不聽後二年遂有陳爛屐四曾鬼六之亂總督欲戕死知府擬遣戍而君以前請得不坐六年量移潮州揭陽縣揭亦劇邑也莠民何阿常李阿七倡爲天地會聯合八十鄉分爲兩股各二萬人君單騎赴賊中以編查保甲爲名暗闚其山川形勢出入門戶夜宿賊巢示以不疑八年正月二日率兵討阿常賊徒七千人屯於赤寮頭戎兵裁五百去賊五里而營夜闌吹螺四面衆譁曰賊至矣君令曰敢動者死於營中設子母礮佐以鳥槍近則發擊之驟入與火闌無聲影賊不知虛實竟引去旦日率所部登山適賊他巢亦至乘勝追奔焚賊三巢阿常投首阿七閩之盜糾餘孽謀再舉君從健卒六十餘人四晝夜馳行九百里追及長樂擒之其年八月又擒海盜姚阿麻於是有送部引見之命矣大抵嶺以南物產蕃阜風氣殊於中土諸洋互市瑰貨日至奸民逐利起徒手至百萬者往往而有奇技妖物旁出不窮乾嘉之間淫侈亡等矣猶有不逞之徒乃爲盜賊以自恣小者劫奪大者叛亂窮則入海亡命爲吏者莫敢誰何苟以諱飾偷安盜無憚日以充斥故君官廣東所至以緝捕爲先而大吏亦倚君如左右手引見之　命既下大吏以捕務孔棘留不得行又二歲勤獲潮陽鄭阿明陸豐李崇玉乃行阿明會匪衆號四萬人崇玉海盜號二萬也入　見以功升知州歸復任揭陽十四年從知南海縣是時兩廣總督百公齡治尚威猛懲刈奸宄夜半召君入密室告曰吾欲有所縛子能之乎君曰何也百公曰洋商吳阿三阿三者大猾貲積巨萬多干國紀君歸宿夜部勒胥役不告所之曰從余行余曰取取之曰斬斬之至破門擒阿三比還署關說者數輩賂金三萬至雞鳴增五萬平明十萬不可卒致阿三於法張保之寇海也自嘉慶初年始也後與其黨郭學顯內嫌學顯來降保亦思歸義首鼠進退百公欲遣使納降君請行百公曰多與衛辭曰彼眞降使者無害其僞也雖衛何益從二僕棹小舟徑至海口賊數百艘交刃成列保出衆叱曰跪者王曰吾　天子命吏豈屈君曹且編民之不得何王也即睨保曰吾以女爲海上豪傑乃效匹夫怒目恐人劉某畏死者不來此矣保立起揖君即屏左右因語之曰十年來粵中巨寇若監阿和何阿常鄭阿明之屬海盜若姚阿麻李崇玉今有存焉者乎保默然曰亡有然今且奈何崇玉以殺掠平民之故尙伏天誅況保縱橫海上十餘年殺二總兵一參將三遊擊罪在不逭今棄衆内首則魚肉耳曰汝何慮之淺也　朝廷并包海外撫綏萌生削逆育順以勸來者猶懼不繼若革面自効不嘗之慶也學顯貸死有明徵矣且智莫大於知機行莫尚於食言禍莫酷於殺已降女視劉某豈誘人徼功者哉吉之與凶在此須臾保再拜曰謹受教乃泣送君歸七日而張保降十九年補嘉應州知州噓枯養瘠相濡以沫二十四年攝廉州知府簡法阜施一如嘉應君子於是知君之爲政又能視地強弱以時其威愛也嘉慶二十五年卒年六十八以卒子六人曰鳳翮曰一士曰鳳翼曰書年今官翰林院編修曰遜年曰其年今官翰林院庶吉士謹具歷官行義牒付史館俾傳循吏者采覽焉

龍翰臣　何雨人家傳

吾鄉自逆泉倡亂盜賊多而兵力弱外州縣與賊率借助團練近年以鄉兵復城禽賊者興安團練名最著實吾友何君之力爲多君諱霖字雨人邑北鄉長樂團人也少讀書入學爲廩膳生抗志高厲不屑屑治章句爲舉子業性沈毅有心計嘗以術役致邑中豪富人莫測也咸豐五年五月興安土匪王狗滿趙庭蘭起事據縣中囚其令君聞變先以老弱藏鄉僻隱處而與族弟進賢急走省門求援中途遇賊目刼君入其營君詭傾吐心膂談笑飮啖自若酒酣因謂王趙君等舉大事而不先收人望邑中如某某皆巨族能用衆傑人心不附其何以濟衆曰吾輩固亦念之特招之不來耳君詭衆若假吾利劍一良馬一吾往說君輩如反掌賊大喜如約君語曰即以邑中賢豪蔣方第等六七人至皆詭說稱賀歸心聽計賊益喜不疑君因就蔣君等約舉義會官軍自熊川擊賊復勝賊攻全州者亦不克而敗數日間脅從逃者無慮萬人六月初六日晡君見賊營中耳目非是恐謀洩乘間歸告蔣君黃夜集鄉兵縛諸賊之在北鄉者而以餘丁分途守隘君與諸豪帥鄉兵爲三路攻縣北郭初七日食時將及縣而君前所約西鄉團首岳峙楊映蘭亦以其兵至賊倉卒不及備其黨先期受君鉤致或反爲我用王狗滿以下皆就縛興安羣盜悉平初九日官軍至獻捷有搢邑紳功者故賞不時及而君於次年十一月戰死矣君自復城後口不言功獨以爲鄉邑姦民多官吏釀患不窮治與蔣君議捐助設守備申禁約違者治以法父老知君意且樂爲助而僉人輒不便賊黨恨君及蔣君次骨歲十月恭城賊陷灌陽君與蔣君各督所部鄉兵守邊隘積月餘賊不敢過君方欲以計困賊有自平樂來會者君與蔣君議增調丁壯移營前進遇之十一月二十日師次茗田賊大隊忽旁從大

風劫出鄉兵僅五百人紿誦者未至君與將君急麾衆抵禦力竭遇害賊遂由茗田陷興安文武官吏相率走避而君宦廨在北鄉者亦蕩然盡矣初君遇賊時其父某挈君之孤避難於省門故得全而將君之猶子從死者二人北鄉團正同死者四人丁壯陣亡者十餘人吾鄉之通義勇者必嘖嘖稱曰興安北閘也

論曰余於興安之事始識何君君狀貌不逾中人其機警遇變則大陸然迫方右與將右上其鄉團時立伍伯設名捕詢致匪人不少怨或以苛察越職議之余嘗以論君復書侃侃持論不少屈然其中確有所見而不可以浮言奪也夫議君者曰越職行事則尸位職者之不能事事可知也今君死而尸位者仍得顯用人以越職議君者何哉

贈通甬關忠節公家傳

公名天培字仲因一字滋圃姓關氏山陽人也起家行伍歷淮安城守營守備揚州中營守備獲私鑄王國英等十八人署溧陽營都司獲匪渠加劉等二十五人移兩江督標左營守備歷中軍都司外海水師奇營守備奇營遊擊道光二年外洋擒盜最三年署吳淞營參將旋即眞授二年東南方議海運海運自明以來輟數百年議者紛錯大府與公任其事六年二月督米船千百四十五艘米百二十四萬一千餘石自吳淞抵天津未損坊最署太湖營副將明年署蘇松鎮總兵官旋即眞十三年入朝 上御便殿召見五次垂機記名明年夷事萌芽先是西南諸夷通羅賓服安南之國曾華暹順受職貢惟英吉利最遠强黠嘉慶閒入貢嘗衛入海至定夷目律勞卑來不如約兵艘駛至黃埔河水師提督李增階坐疏防落職而以公爲廣東水師提督公至則親歷重洋親勘虎門建砲守狀鐵索垣務肅然東南倚以爲重公容貌如常人恂恂退讓而洞識機要口若應對悉中暇則習弓馬技擊技絕精在廣著籌海集識者比之戚少保矣居虎門六年而鴉煙事起當是時洋煙流毒徧天下前侍郎黃爵滋發其事 上命內外大臣雜議議定者爲令而英吉利趸船適至趸船者販煙船也公既習於海而前 欽差大臣林公則徐威略著者與公尤協力至則拘夷目錮其船船不得發獲煙土二萬二百餘箱焚之奏聞 上大悅敘功有差夷計不得逞明年四月縣師入浙江據定海分艘溯大洋上天津諸夷投其乞和而前直隸總督琦善馳傳赴廣東林公以罪去於是相議與海防撤矣廣東距海門戶曰香港虎門香港興衍易盤踞距省少紆遠虎門險狹海道曲折去省近虎門外列十臺最外大角沙角二臺屹爲東南屏蔽是年十二月夷攻大角沙角壞師船而大帥日以文書與往來夷得少逞緩夷不報命而急戰戰方交則投書議和書報復戰晝夜攻擊不已時諸軍集廣府者駐防滿兵督標撫標兵共不下萬人又調集客兵團練鄉勇民兵數萬而大帥所遣助守臺者撫標二百人駐 東莞提標兵二百人備 策應由是二臺日益孤危相繼陷殁二十一年五月夷進攻威遠靖遠諸臺守者羸兵數百公遣將励哭請師無應者初公之以海運入都也時從故人飲酒肆中醉而言曰日者謂吾命生當揚威死當血食今吾年四十餘矣有是哉已而歎曰丈夫受 國恩有急死耳終不爲妻子計公老母年八十餘長子奎龍與淞參將前卒幼子先遣歸及是乃緘一匣寄家人堅不可開公死後啓視則墮齒數枚舊衣數襲而已公既自度衆寡不敵而援絕乃決自爲計往時遺書夜督戰已而夷大艘奄至公率遊擊麥廷章奮勇登臺大呼督厲士卒自卯至未所殺傷過當而身亦受數十創血淋漓衣甲盡濕事急呼其僕孫長慶使去長慶哭曰奴隨主數十年矣今有急義不使主死而已獨全手持公衣不可開公怒拔刀逐之曰吾上負 皇上下負老母死猶晚汝不去今斬汝矣投之印長慶號而走比及山半回顧公殞絕於地時二月六日也長慶既去懸厂自縋下下負水多蠣根刺體如蝟卒負重創送印大府所而身復至臺求公屍夷人嚴兵守臺則乞通事吳某以情告吳某者嘗爲漢奸公得之宥弗殺給事左右恆思所以報公至是爲長慶說夷誠懇反復夷人義許之入求屍斂交於胸長慶滕行前偏索不得卒詣公所立處舉他屍數十乃得之半燬焦焉事聞 天子軫悼予騎都尉世職謚忠節 賜葬如禮喪至之日士大夫數百人縞衣送迎道旁觀者或痛哭失聲而長慶得公屍後復求得麥廷章之半體與公屍皆徒負以歸水陸七千里公卒後恒鬱鬱不槃言及公必泣下未幾卒

論曰甚矣虎門之敗也悲夫可爲流涕者矣方公之經營十臺累戰皆捷奏上公輒相賀至上爲之前席嘉獎至於再三然而燬於定海詐成於天津夷不爲無謀要爲人能死公哉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厲有階矣長慶義士誠感犬羊吳某奸耳知感恩於一日之報異哉

吳南屏許孝子傳

許孝子巴陵人縣之學生名伯泰康熙間人也歲大疫伯泰之父學行客長沙而病伯泰馳侍疾父病已而聞母在家病急時宜有施藥者其藥良急求得之犯風下湘溺死洞庭中其父母見伯泰來歎已以藥頃而汗出病大蘇呼伯泰家人告未至始言變已乃知伯泰死也吳敏樹曰孝子之爲孝也豈不悲哉方其犯風泛舟意急躁誠不知擇及溺以死魂魄猶切切以母病爲急何其孝也世之人子或父母病篤漠然若無有而許君獨至於此耶夫死而猶孝而孝安獨耶夫許君之孝不得生盡其孝而以死而不可悲耶

自記曰此文余初學古文時所作經數年深凡十數易而前數行乃定也自是始知叙事之難

吳南屏業師兩先生傳

老無成學思始授書傳我師事心傷吾儒作兩先生傳

孫先生諱萬偉字翹楚於敏樹爲世舅氏曾祖妣氏之季弟也先生竟世爲童蒙師自吾諸叔父諸長兄幼時皆從授讀最後及敏樹與諸弟姪輩入而先生年七十矣敏樹幼羸弱多疾先大人憐之八歲時始令入塾塾中兒雜有族人鄰里十餘後多爲田夫或賤藝役去者敏樹始讀已頗習諸書先生時曰此兒讀書材矣稍與語自堯以來帝王相傳代次第一日敏樹問塾兒舜禹及周文王其父誰若有著名湯文爲何先生聞而告之曰主癸也遂顧舉以語人曰吾老者不爲是兒所難又吾兩語對塾門曰異哉此地童蒙學中有他年翰苑人然敏樹食貧鈍凡二十年而南丘經未徧也先兄有林先生處塾兒爭戲塽學乃攜入荷塘側書館督課之先生故習試童子高等不得入學老且卷猶徒走邵城院試先生吾家內親又老人敏樹從後覓試能從旁作嫂笑語詰流溯間嫂誦其試文曰是嘗不作用嫂故不識字人以爲笑爲其迂可憐如是其也嗟嗟一博士學生先生窮老求之不能得而所謂翰苑人者敏樹文終非其人也無乃適爲人笑哉吾縣中在 國朝二百年入翰林者纔兩人至今人以是爲奇而先生乃以許敏樹豈非愛之亢甚也耶

奚先生諱維城字西臣別字石愚已之名諸生也初敏樹從孫先生授書時家已延石愚先生教諸學爲文者爲大塾先兄攜敏樹偕往猶不說以文曰吾筆非疑利耶試汝其冬歸家始令從石愚先生學又六年敏樹年十七遂試爲巴陵縣學生先生於書多讀通知古今文章各體不專事四子書章句而先兄實攻舉制藝與先生相切磨爲文所謂學必前明震川陶菴正希大士及 本朝熊劉韓方儲張諸號稱家數者敏樹從旁熟聞因竊視其所鈔讀書甚喜欲效爲之先生怪其課文有異召詰之曰汝年少文字當令生嫩秀發奈何作如許老成狀然字句間又若不可更易是汝之能也汝恨無邊然敏樹乃知我爲文不可妄學而亦自此稍進矣先生喜飲酒飲即爲謾語敏樹尤顧謂之每夜飲侍執壺旁問所語酒至語益多其課塾徒止用試帖體詩不以其所語者敏樹獨時竊窺其篆頭漢魏人詩及陶詩以爲奇又欲效之而先生又喜讀八家古文時有論說蓋敏樹稍知學爲詩古文辭皆自於先生而當時吾縣中士以文學有聲以至於今日終未有與先生相類者顧先生喜誦說古人詩文取快意亦不常自有所爲與諸徒治帖括少暇雜取醫卜風水書悉究其技閒亦備窺場屋墨册以備應試既久阨鄉舉憤而謂敏樹曰吾以不悅時人之文故未能工爲媚狀以取投合今欲以三年盡屏諸習日夜手一册子窮吾老力爲之則可乎敏樹對曰即爲江東羅秀才奚不可者乃爾耶先生爲噬然笑也卒時年五十五先生又與先兄姻家其季女爲從子光朝婦云

吳南屏太常徐先生傳。

先生諱法績字定夫一字希庵涇陽人嘉慶丁丑進士選庶吉士改編修擢監察御史轉刑科給事中以禮科給事中主湖南鄉試旋奉 命分往東河轉太常寺少卿還 朝未幾移疾歸道光二十三年卒於里先生志行正直而淡於進取始官翰林以親老屢告歸十餘年乃赴官既爲御史所上疏必關大體 上嘗嘉納爲刑科給事中稽察銀庫同官某與庫丁共爲姦臨雲南餉銀四十餘萬兩先生適充禮闈同考官及出乃發之其後庫大獄興先後管庫者以庫丁賄通姦伏法或以失察黜官而先生無預也是歲爲道光壬辰其秋主試湖南先生於文章主其正大明切者副者入闈而卒先生專其事自房閣外必搜取其遺者同考官至艱習先生不爲動榜出衆者多知名士而得於遺者六敏樹與今陝甘總督左公宗棠與焉今年同治庚午先生孫部郎某自陝以狀來且傳左公之言曰吾與吳某以遺卷被收於先生吾往設官可屬吳某爲先生傳乎若左公者勳名過世而親炙先生之旦撫其家人雖無爲文猶不虛先生之眷矣而敏樹何爲者也且凡師門生云者大都泛泛人耳古之可道若韓退之之於陸宣公蘇子瞻之於歐陽文忠以文章相投受知先於無窮先生之賢不減陸歐陽而敏樹窮老江湖之下聲名不徹於 朝廷文又不足爲一家之史其何以傳先生然自惡違承左公之命而次其本末著先生之文於敏樹而敏樹附先生以有傳也

吳南屏程日新先生家傳

余幼時聞諸父兄言里中程日新先生先世讀書誠長者而未及詢問其行事近以訊之從甥程禮明禮明曰我高祖也以老儒終鄉里以篤行高年鄉黨皆敬之其言行之詳遠矣莫能多道之也僅一二事識於家人代傳之祖訓蓋不敢忘者非曰奇節異行也然固常人之所難者祖公少讀書而家極貧年十六即爲人課童子師里胡氏請之以歲俸八金公諾之矣他家聞而爭請二胡氏之奉或勸公遷就之公曰吾貧金多固善顧吾已諾胡氏且吾始出而誘於利利可爲乎竟館胡氏主人高其義歲增其俸學徒益進卒以教諭致仕有薦遺之子孫今百餘年矣公應試於府列名府縣士冊久病不待覆後場而歸父允之命復往則已畢試矣太守嘆異之明歲更新守公又試得首以入學爲此二事者雖微足明禮明固願有以傳家賜爲之文推揚其先世之美以永詔其後嗣其可乎余聞而稱曰吾里中昔時讀書長者之行有如是哉而何今者之不見乎夫不以利傷信而師者利之所使居也不以名忘親而親又甚榮其子之行名也世之人苟名利之在不必其有辭有辭焉藉之無間矣若先生之行微獨吾里中不復見之凡吾所見於今之人皆不然也禮明之稱其先世約而知要吾而論之不惟程氏之傳亦使學者習聞耆儒之風而信於得失之命也先生諱煌日新其字年九十一乃

卒妻賀氏年八十七夫婦偕及見元孫子孫繁盛多能繼儒業者

原注卒哲之自言殺狗愁女婦烈婦不後班堅留之文高妙微至尚非班氏所及僕此傳及書義猴術欲步其後塵矣

吳南屏黃特軒傳

黃森字特軒居湘陰東北鄉長樂里長樂爲岳州走長沙古驛道地寬平四面倚山羅江流其間下入湘水咸豐四年湖南起勇軍將東下勦賊賊復自安慶上犯陷武昌岳州急趨長沙時賊由水路掠船至羅江新市長樂人驚走而其里人有先在賊中者至是以長樂歸脅里中率錢糧輸賊黃君爲里富室挈家去已而錢米大集脅者皆自取之衆怒曰此僞耳相與執而殺之已殺則又大恐乃詣蒙長者謀之皆亢衆人莫爲計黃君至曰殺此賊誠善今惟有團練耳爾等但能一心致死何患所須錢物無多少從我辦之衆大喜即日戶閱壯丁具器械立幟於門別揀勇力數百人分營要隘是時巨賊已率衆南上而巴陵土賊大起皆先在賊者一人輒倡數百衆刼奪村聚無敢抗者而楊某陳某爲之渠以千餘人入平江北界之岑川聞長樂獨執殺其黨首倡團練欲乘其未定破之岑川西去長樂五十里一日以四百人天未明而往長樂人不意其猝至黃君方與諸閭首會食賊已近里許矣即呼召其營勇獨五十人先往禦之山下小村地有長滿楊柳蔽翳各不相望見突相遇小橋間即刺斃賊大旗一人連刺紅衣騎馬賊殺之即其渠陳某也因大呼遠近皆應譟賊遂失魄凝立不能動勇益集直推刃仆之殺百數十人又追殺走者賊逃還岑川不能半即皆走歸巴陵黃君旋又逐之巴陵新牆市土賊即時皆散於是黃君名赫然聞數縣間省府盛獎其功其年五月提督塔公已破賊湘潭將收岳州嘗於長樂黃君與其團人嘗爲軍導軍進退皆依倚之明年六月賊帥何某自通城以數千衆出巴陵殺數百人將由長樂犯長沙黃君大集其勇他鄉團皆爭赴之幾二萬人賊至巴陵關王橋距二十里聞礮聲大起即退去是時粵賊方與楚軍相持於湖北江西常以一股踞崇陽通城窺湖南爲衝我心腹計我軍屢入擊破之旋復合聚黃君嘗以團勇隨官軍勦賊通城賊先過長樂人自是頗輕賊而團事既久貲絀不給練營亦遂停罷但以探候約相警集而已又明年五月何賊自通城乘夜入巴陵將復犯長沙即捲旗輕行走長樂緣山嶺以入殺牧牛兒山中始覺之遽出勇以鬭而四山皆有賊出遂潰潰挾妻子渡水入南山賊亦不敢偪其明日賊將渡水由古驛以上長樂水南地屬平江與長樂合關其入復相聚禦之水上賊竟日望之不敢渡抵暮遂縱火焚市屋下走二十里始渡水至新市夜殺千餘人而長沙已聞賊城備完賊乃掠東境出醴陵萍鄉去諸長樂團爲省城北蔽者且數年至是始不振黃君鬱鬱以爲恨年餘遂病疽以卒余因避兵早識黃君備知其團事始末其人意氣灑落異於尋常富人倉卒立事有非偶然者然余有以見團練之不易爲而今官吏一聞賊警輒以此責望於民昔未察其實也當賊初起嘗以誑言鼓動一世之貧民彼貧民忌恨富民而欲壞之久矣皆謂害不及我而甚有利則孰肯出其死力以爲富民衛雖出錢財莫之應也應者亦陰挾兩端賊至即迎之耳故凡爲團兵者必其鄉之人適然與賊角有以讎而後可用也而其地必深阻易守人必簡練習部分戰鬭氣力精果而又財用饒給然以居賊所必經地以與賊連歲持久則未有能也若黃君之爲名可謂能用其人其功效卓著非僅保全其鄉雖及其壞散之時賊終忌之不能蹂躪於其人而省城猶得其一二日阻遏之力至其所限亦非人之所宜加過於君者也故余嘗謂鄉團禦賊之事獨宜聽民之所爲而官無多預焉何則彼其身家誠知自急其形勢苟可合而有特因宜有能因便而用之若將以爲法令而驅之使集則民皆以其名相應而黠猾之徒妄爲侈張以取媚於官而漁獵閭伍之利因爲武斷者皆是也此適足以與賊而媒入矣團練之有乎余故紀黃君而備論之如此黃君早歲讀書嘗以例貢生應舉場既棄去以其才治家益興其產而甚能施故里人尤樂從之其爲團練也官以軍功保奏加五品銜　賞戴藍翎卒時年五十一

吳南屏先考行狀

先考研田府君旣歿之二十年不肖中子敏樹欲有表於其墓旣以請於戶部郎中上元梅先生伯言而許爲之文矣謹具列里居世次先人之性行事迹大略如狀我吳氏上世明初曰伏一公者始自南昌徙來巴陵之南鄉十有四傳而至府君我高大父府君諱書泰曾大父府君諱宅揆大父府君諱傳經是生先考研田府君兄弟三人府君次居長始吾家故貧先大父之世起有貲產爲里中富家府君始讀書即篤信宋儒之學期必行之於身嘗扁於其塾曰學四字而爲之序以自勵取朱子涵養入對時答人語也爲文章理致深厚樸而不華試有司輒不利年三十尙困童子試中時昆明錢公澧爲湖南學使待士嚴府君當入場人擁失履覓履乃復入錢公怒其遲退之不令入既而召之府君歎曰所以就試者爲進其身也豈可受辱如此哉而先大父年且老家務多府君遂棄舉子業佐大父治家家益起初府君年九歲而先大母胥太孺人卒繼大母孫太孺人又繼大母李太孺人府君事之皆盡誠孝而大父昆弟三人仲季兩大父皆早卒府君待諸孤弟尤有恩禮然自敏樹生時府君年已五十有一其前者皆不得見而盡知之矣顧自其微有知識之日日趨侍府君於家而仰其容貌則見其溫然以和又儼然以莊也其於兄弟也與吾仲父異母以生同居以及老未嘗有一言之相責望也吾季父早世季母守節嫠居其於府君未嘗有一事之不然於其意者也其於子孫也愛而教之加意以撫之然未敢有不恭敬於其側者也其日接於鄉之人也雖

妄少年未有不肅然於其坐者也嗚呼此其外之大略可見者也抑其行事猶有能道者焉吾鄉家有贏穀者多積頭穀頭穀者入質貸其穀加息以償至來歲春夏閒除其息仍以本穀貸而吾家所積頭穀蓋盈萬石矣嘉慶癸酉之秋府君與仲父謀曰吾田產足可業也而積穀又多遂積而不已以多財遺子孫吾懼其爲不義也今歲頗不登貧者艱償不如放之此兩利也仲父以爲然而所貸出穀萬石盡放出不復收然府君平時治家纖嗇不忍妄費一錢人或疑其吝及是放穀萬石一鄉盡驚有稱頌於府君前者則徐應之曰吾年老力衰計自逸耳然自後府君果益少事唯觀覽書史自娛尤喜鈔書積巨冊首尾端楷若一無遺誤者素善飲酒乃益召諸昆弟勸飲未嘗至甚醉酒後滋益恭時時自勦菜畦樹瓜果及課傭人治田必盡其法子孫讀書訓課甚勤不多望以進取敏樹年十七時補縣學生訓之曰汝今爲學校中士八矣士者行義必可觀也可不勉乎臨終戒子孫曰願後世不失爲讀書善人富貴非所望也自府君之歿二十年閒鄉之人往往有歎而言者曰厚矣夫先生之教我也我奉其教以有今日之安也又有言者曰某某婚喪不舉往貸於先生必得所求焉不以其貧故疑難之也某與某訟以厚質請貸則不得焉又力勸諭而已之凡先生之行皆此類也又有言者曰昔先生之存鄉之長者常有所聽聞善言以教戒其子弟少年之爲非者不敢肆今不然矣嗚呼此皆府君之實也府君諱達𢘽字懷新別自號曰研田太學生按察司照磨職銜以子敏樹候補教諭得贈修職郎生於乾隆乙亥八月二十二日歿於道光乙酉正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一即以其年十一月初五日葬橫板橋之新阡直家南十里府君元配吾前母羅太孺人生吾伯兄友樹附貢生繼配吾母徐太孺人生吾姊適劉氏次即敏樹道光壬辰舉人大挑二等候補教諭次吾弟庭樹縣學生孫男八人昌烈昌煜昌耀昌煇貽孫慶孫似孫雨孫曾孫男十二人坦堅均圭墉垣屋堂城坤域堪今吾伯兄與吾弟皆已卒世敏樹幸侍養老母無能進取以圖顯揚惟思託賢人之文章垂先型於不朽謹狀其實以俟文焉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不肖中子敏樹謹狀梅伯言曰不虛美不隱惡能信其觀於人者也　拙撰表文未知足觀否明否抑自竭鄙人之思矣

吳南屏亡弟雲松事狀。

亡弟諱庭樹字雲松別自號半園巴陵縣學生以道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年三十明年二月初五日葬於近里彭仙塘祖塋之旁妻李氏子昌烜女二人適本縣何氏郭氏孫期壇期烻

先君子研田公行善於家鄉有上元梅郎中曾亮爲表墓子三人長先兄石林先生諱友樹附貢生次即敏樹亡弟季也爲三叔父宗海公後先兄出前母氏年最長而吾母爲先君子繼室生敏樹又最晚弟少敏樹二歲兄弟三人雖異出年相差至相篤愛弟名後三叔父母皆已早卒實無所爲異產別居者及先兄卒母氏念諸姪與余兄弟年相若且指衆或難處乃命析產半以畀四姪而敏樹與弟共其半焉鄉人皆稱爲義事敏樹頗好書不解家人生計弟獨任之纖毫不以相關及有所欲物或他有所費無多少則無不得者弟又絕有幹才處置畢惟相與怡怡母親之側又從余讀書爲文字喜藝花木闢小園爲樓臨之可三里外望洞庭花樹繞樓下兩人讀且臥其中名樓曰聽雨取韋蘇州詩語也當時兄弟相顧以爲此樂可長有人世閒他可喜事即不如志亦不足爲有無矣及余丙申會試歸而弟已病則急爲延醫遠地又相從就醫長沙日夜守視之疾竟不起敏樹益自是喪精失魄沾然視天地獨哭荒山中凡三四年而僅能自活也惟時先母七旬望八之年孤姪才二齡而又當強其所不能以治米鹽牛豕田穀之務往時所欲學而爲者中遂廢棄春官試亦不能上而意氣消耗終已不可復振凡以余弟之故嗚呼非敏樹之有性情能厚於其同氣而然也惟余弟之賢而蚤死所以困余者豈非其命也夫初弟爲叔父後有遺貲錢千貫弟所當獨得而不願有私財乃以創爲族人義學之塾尚有餘病時顧我願以積置義田贍族人之貧者及弟死余檢其籍則所與假貸皆姻戚不能促償而籍首自注所以放息將爲義田之語余讀之痛而不知所爲先是義塾因舊有公田稍增益之以起其事乃還族人田而自專其費而弟所欲爲義田贍族人者至今未能就也弟之葬也余未爲誌其地域已臨而余終當相就欲別擇地而自營壙偕焉近經兵亂不暇而弟子孫又頗宜善以姦家之說意未可遷易之遂定於此嗚呼亦余之命也夫咸豐丁巳之春寓家長沙遇孫芝房侍讀與言吾弟爲人及余兄弟不幸早相失所以爲憾者侍讀文章高世頃年惟其兩弟之戚益能以類憐余而知其情者因請表於亡弟之墓而爲之狀如此謹狀

碑誌類一

朱梅崖松溪令潘公去思碑

公諱汝龍字健君湖州歸安人以乾隆丁巳進士令松溪聰明慈仁接民於理令七年松溪大化其冬丁母夫人憂去官民絡百里會哭國下惟公孝思例不可留相與立祠水南亭左並碑公績祠堂惟公始至設甌縣門受民書以知好惡洛其無私罷行之如舉上命始教俗葬禁停柩修學宮改浚泮池如法易道路復廢井除建橋於津新賢祠以示教嘗決疑獄道有棄屍究之立得殺者他所讞罰民皆自罪改悔感泣至爲位以祝松有瀛徵請鐫於上不得則出己產代償松民歌之以說於去令松七年家資用盡幾鐫嗚呼可謂賢矣始公以名進士兄弟有聲京師說者謂且官禁近經術輔佐　天子閒不得通隘其大學之於一邑隄防諸舊故其入民也深公雖以踐夫賢聲徧四方他日去柄大政於　朝勲勞天下究其治迹發鄙之處自松溪始

朱梅崖太學生陳君墓誌銘

嘗讀春秋傳及晉三大夫之爭溫未嘗不慨然太息也夫諸子皆賢者當世所稱頌沒利而棄禮讓如此夫子稱衛公子荊之善居室蓋處戒汪鬬子文毁家紓楚齊人多待晏平仲舉火者彼皆柄國政戴於民上其恤民宜也乃若身處幽側未嘗仕而有發斯人之心此果何爲哉韓子稱仁形於色者其於然邪蓋識杜少陵李文公之交推其用心謂庶幾近之然二公有其心矣而未必見諸行事也見諸行事者其惟鄂代公范文正乎抑今之世吾未見其人也乃所聞同安陳君事可異焉君諱思敬字存初號鶴山同安登瀛里人也其先有均用者始居登瀛十六傳而至君君幼失母事繼母以孝長而問學多通家積書四萬餘卷手校幾徧然爲名其要者大者皆能述大輪山高浦二書院自爲之辭勒石致其志也於辭習古人所爲適之倒義或謐以不合於時例也季西鄉舉中式錄論爲副時桂林陳相國以巡撫臨閩見君名悅惜特拔去司亦深嘉爲人以而失薦君所守爲知命而學行閎於大人先生則誠必形之驗而君之自信不苟然也家故饒財諸從以才俊急自見入貲官內外者相屬君不以動意而好赴人之急蓋其自少壯至老由近及遠仁心爲質隨事自致以德於人者多矣令弟書其二三爲撮其餘從可推也塾師劉殁家貧君歲周其乏如常時知劉者歎曰師亡而俸在亦異矣哉與防饗儐出旗無依衣食於君殁殯葬之而恤其子又爲亡友范姬升立後改葬葉師故肥鄉縣尹庭思先生之喪貧其孤孫論書並爲授室何教諭閎殁君在省應試觀爲營葬經紀其家朝夕汲汲若忘試事之及也歲饑家乏聚出財轉穀於外以賑族至賢賀世業以濟行給禮義塚以爲常自奉甚儉生平未嘗衣綺紈晚年用稍寬或勸君爲子孫計者君歎曰自古豈有豐嗇常在一家者耶子孫命寧宜自振吾知行吾意而已君與余友葉君蔚文爲內外兄弟余嘗識其從兄中書君京師顧未及知君也歸里後聞有持白金三千助修貢院者詢本末始有意乎其爲人既余承之蘶峰再遇行鄉舉試意得見君締交以足其素志而孤鳴珂忽持君狀奉幣請銘余誠不意斯世失君之速也蓋君年五十有五非云短命而義足以興俗勸厚利賴斯世故人欲其久而成也或見君以財急人自爲漢之八尉夫黨錮諸賢雖以風義相高然向濡依附張異爲勢視獨行君子之風有閒矣若張邈陳於袁曹胡毋班厄於王匡雖姻舊且不能保豈足以望君之從容乎君子四人鳴珂鳴珮鳴瑛鳴瑞鳴珂出嗣伯兄以某年月日葬君某地銘曰

衆之所棄兮君何營營道之孔迂兮君何獨行將爾迂而豐於志兮曰亦義以自繇豈斯民之共貴兮抑權勢之所懸嗚呼賢哉兮今之古人

彭秋士亡妻龔氏墓銘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朔彭績秋士具舟載其妻龔氏之柩之吳縣九龍塢彭氏墓翌日葬之龔氏諱雙林蘇州人先世徽州人國子生諱用嵾之次女處士諱景駿之冢婦嫁十年年三十以疾卒在乾隆四十一年二月之十二日諸姑兄弟哭之慼動鄰人於是彭績將知柴米價持門戶不能學構讀書期年髮數莖白矣銘曰

作於宮息土中吁嗟乎龔

彭尺木秋士先生墓誌銘

秋士先生之卒也客外舅張氏未逾月遷殯於葬越明年八月始克窆厥兆其族子紹升爲之志志曰嗚呼先生之遇窮矣人之弔先生者未有不悲其窮者也吾獨謂先生竹柏之性有節有文落其實蓍季次原憲之流采其英亦元結謝郊之匹吾未見先生之窮也然先生終竟以窮死其窮者蓋在是莫問其不窮者無疑矣而又何悲焉先生彭姓績名其凝字更字曰秋士世爲蘇州長洲縣人高祖諱行先明季官生有高行曾祖諱球祖諱志求父諱景駿母吳氏生母錢氏妻龔氏先卒無子嗣子曰以成其卒以乾隆五十年正月丙子年四十四墓在吳縣九龍塢之原銘曰

謂先生窮春草其丰幽幽長松歸乎其宮

羅臺山鄧先生墓表

先生諱元昌氏曰鄧字慕濂不知其先何族之別也祖父居贛州府城爲贛人云先生弱冠負志氣思以文章自名爲制藝有師法諸老先生咸遜避以爲能年十七得朱子書讀之涕泗被面下曰嘻夫吾乃今曰知爲人之道也用人爲門忍不自返何哉曰是徵心默坐以觀理飭言動嚴視聽以刪習博攷圖籍約之程朱之道書以崇其知端本於閨門

敦行孝弟勤睦婣任恤之行以求仁确然沛然不沮於俗不疑於心澹泊和平以此自終韶在萬山中文明所被者微矣宋周濂溪先生過化嶺南未聞從遊之士有嶺人焉明陽明王先生講學章門而孝始有何黃袁曾四先生出至翁思孝先生乃粹然一以朱子爲宗其後易堂九子以氣節文章聲海內而中叔彭先生暨華至落寞守學明禮與程山謝先生相響答近百年來高風寥邈矣而先生獨憤發於陳編蠹簡之中成之以勇邁不回之氣佐之以堅苦廉毅之操內外完粹粹然偉人初雩都宋昌嗣以通家子謁先生先生器之館之於家所夕論學爲日程疏記言動相交摘一日昌嗣讀朱子大學或問首章先生適過閾外駐聽之不覺淚下而拜感動不能起謂昌嗣曰子勉之毋蹈吾所悔永爲朱子罪人偷息天地也蓋先生爲學誠切日見其不足且又以爲身欲至之亦願人之同至之也身既未至之而允願人之先至之而已得步其後也故其友教人也擊無得思賢否蓍老苟近之嗣之即推恐不力有田在城南先生嘗以秋聚親穫挾朱子小學書坐城闕見貧入子纍纍拾栗穗甚衆先生招之曰來汝毋然吾教汝讀書吾自貴穀與汝歸舉兒歡爭昵就先生先生始則使識字既使誦章句以俚語曉譬之卒穫舉兒呼以爲先生且歸也夫先生與人之量則宏矣而未嘗雜以意氣學孝爲善而未嘗有干慕名譽之思自甘樸學而恥垂空文以聦世蓋庶幾乎知至至之者乎先生以乾隆三十年閏四月四日卒昌嗣以有高風嘗被先生之教以尋道之文屬有高風命恐擢不知所以爲辭屏氣定息思先生爲學大旨粗有明於心者謹詮次之以表於阡後之君子將必有興感於斯文者

姚姬傳宋雙忠祠碑文

東淘朱使君受　命領兩淮鹽運使之次年謁於江都城北宋制置使李公廟都統姜公祠下乃進士民告之曰當宋之季自荆襄而下城鄰師殲降死相繼伯顏之軍南取臨安阿朮之軍北圍揚州時惟二公忠義堅固竭力合衆以守茲城臨安既下帝后皆入於元孤城勢不可以終全二公卒不肯降屈其志拒卻謝后之詔斬元使焚其詔以絕他慮明身必死國家之難昔蜀漢亡羅憲據郡不降魏及蔣知後主內附然後釋兵歸命世稱憲其所處以爲亡憲欲守而無所猶異於君在懷有二心者也若二公當國破主降之後效節於空位致命不遷卒成其義槩可以壯烈士之氣而激懦夫之衷者以視亡憲何如哉今　天子褒禮忠節雖親與　聖朝爲敵難而殞者皆降崇謚號俾吏秩祀矧宋二公立身嶷偉而舊祠隳壞歲久不修其於　朝廷獎忠尊賢之典守吏以道導民之誼甚不足以稱吾將率先飭而新之衆皆曰願盡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既竣工桐城姚鼐爲之銘辭曰

元雖北方既脫危距瞰視江淮嬰兒稚女誰匪人心奉彼弱主力或不支有氣可鼓二公室室孤城在猶國泯衆還誼不辱身死爲社稷生豈隨君既得死所安於牀茵烈士相膺市人流涕同廟揚州以享以祭五百斯年其報匪懈新宮炯炯有翼其外神游在天明睠剛大思綱厥心來庭來對

姚姬傳蕭孝子祠堂碑文

蕭孝子諱日曠江都人其母朱氏病且殆孝子刲股割肝使婦嚴氏和藥進母母愈而孝子死世之學者言不敢以親遺體行危殆爲孝是固然也抑紂之時微子去之比干死而箕子奴而皆爲仁武王伐暴救民伯夷恥食周粟而皆爲聖君子行豈必同乎今夫小人之爲不善非不聞有禮誼廉恥之介也出於情所不自勝則遺禮離蕩防檢而不顧大君子之爲善亦若小人之爲不善也發於至善而不可抑過其常義理辭說之所能易哉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孝子既殁嚴氏謂母初愈不當使聞悲慟乃匿語姑曰日曠商出耳殯孝子他室贖則麻衰經而哭孝子入則常服而進食藥孝養十餘年始死嚴氏守節自終嚴氏誠賢婦然亦孝子行足感動之以成其德士思欲行道不能必於君子者觀於嚴氏可自反矣孝子事在康熙時墓在梅花嶺東邑人祠之於墓側鹽運使東淘朱使君修葺祠宇桐城姚鼐爲銘之曰

親吟於牀子變亦瘠親假然死子欲無生親蹶然起而扶子形猶全九鼎破彼纍纍何究何思一決於誠志存身滅夫豈爲名德哀思謂以忍爲貞千世萬世祗讀此銘

姚姬傳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鹿公墓誌銘

公諱邁祖字紹聞定興鹿氏始明監察御史久徵有直諫名久徵生明善崇時官稱救左魏諸君子之難天下稱爲鹿太公者也太公生太常少卿繼善殉節死謚忠節忠節子曰化麟舉鄉試第一居父喪殁人謂之孝子孝子之子諱嘉心公之曾祖也爲安邑令公祖諱賓仕　本朝爲陝西道監察御史考諱學權　封奉政大夫公雍正八年庶吉士授編修以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罷官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家年六十夫人王氏先卒子二其廩膳生次舉卒以乾隆三十二年某月日葬公及夫人於江村祖塋之側銘曰

鹿氏在明忠孝久稱有官無替累以世嗣魏副使公彪文績明始作詞臣究道經術能曰能言而允行之以學事君在心不欺命作御史有辭穿若子所予小人所憚巡察廣城周閱殷廣閒壯詞言搜邪伐奸紛事於中掌吏科遞駁奏詳而不苛轉運存使湖湖之南墾吏放手民則弗堪覈正斗角公以躬監正稅隔藏諱貪林有窺殺人史論如法撫軍郤之謂不當執龍按察使而合公獄將傲律令意按成情或勞諷公公曰不可術賊

詭正嚮禍及我言忤上官解其柄持改任川北界以疲羸親入山林捌搜根株究問民生慼恤瘠枯直時軍興征金川醜以馬濟軍首城交走或應於前而乏於後歸罪邑令大吏藉口公曰僞矣非令之咎予以身任遂遭彈劾吏藉其家敝几故書怨娭之徒媿感嗟吁詔荷公校以軍罰大吏憐公勸公私脫公曰詔乎脫余則爲苟非君命敢奸以欺卒朝夕荷西師隨罷旣有定功公亦蒙赦公之在官嶷嶷剛毅公之在家愉愉孝弟儒遭父喪以毀受病秉道終身卒斃於正有懿夫人飭身約己佐公清節誼不爲後同穴江村高邱嵇呵我銘直諒以儷婞婀

姚姬傳原任少詹事張君權厝銘

君諱曾敞字墖似桐城張太傅文端公之曾孫禮部侍郎諱廷璐之孫翰林院侍講諱若需之子年二十一中乾隆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自文端至君爲翰林四世矣是時君家太保文和公解爲相歸而侍講及君從在朝爲翰林者四人君年最少材器通美究識古今事宜國家典故而持己清峻人謂君自繼其家兩相國後也君爲檢討十餘年値　御試翰林名列第五進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四遷至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又値試翰林列第三當進官　詔特褒君而未及遷自有記注官君家世職之及君尤謹正禮例嘗獨任一館之事諸城劉文正公爲掌院每歎異君君於士大夫獻儆隨俗節槩不立欲以身正之見於辭色衆頗憚焉君三爲順天鄉試同考官有公廉名逮己丑科會試復同考時武進劉文定公爲考官知君可信君所薦卷中者較他房多且再倍君又以嶢然獨立稍自喜也於是榜發磨勘有摘君所薦舉人梁泉卷疵類數十當斥革吏遂傳君法革職提問會考驗無纖毫私狀而梁泉故鄉舉第一　詔令復梁泉舉人君雖釋罪而竟廢矣於是惜君者莫不咎當時議君之重而謂兩劉相國皆知君賢而不能爲一言於　上而顧使疾君者得其快嗟乎君進非人所拔君退非人所得沮天則使君仕不究其才而志不信於世也而何咎耶其後君以　萬壽加恩復五品頂戴歸主晉陽紅漢大梁三書院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卒於大梁年四十七始娶姑女姚氏生一女適孫起岱再娶定興鹿氏生子元艮側室生子元璵元袞其亡也長子才十二歲君少而孝友持喪以禮於族姻朋友事雖難成者任之必詣其勞謀之必竭其慮雖疏遠以急投之必應乙亥之歲江南饑君居侍講憂在里倡捐米出賑平糶晝夜營之以活一縣之衆又以糶餘錢積穀以待歲祲今吾鄉所謂永惠倉也爲文工爲應制之體尤好古人文章託意深邈而不比於時者仕方顯而爲詩示余多憤慨深鬱之詞蓋其所志遠矣君與余家世姻少相知又嘗重余文君喪之歸也余旣以辭祭而哀之乃復爲其權厝室銘曰

綺組會者絲耶而孰爲之機邪鳴者箎簧邪而孰鳴以揭邪物或以冬榮或瘁夏而先零孰主是而爲之虧成以盛族有君志則抗而節弗污旣厲而翥而躓於中路芒乎吾奚知其故維紀其人而如可以呼

姚姬傳翰林院庶吉士侍君權厝銘

君諱朝字滄川泰州人也其先姓侍其明初去其稱侍氏曾祖諱念祖祖諱震考諱衛皆諸生而祖考得贈如君官君少孤好學無師友之助而於古文辭詩歌四六諸體皆習而能之始冠得鄉舉初聘泰州沈氏沈氏女不幸得瘖疾其家願無嫁請君他娶君不可卒與處無嫌惡且十年沈氏卒而後娶江甯鄭氏人以爲難君內行修外重交遊有死生之誼而性峭急聞人一善稱之不容口惟恐世不及知及見行有失道理者亦切齒忿怒君不可須臾共處世者然故世亦以此過君乾隆二十五年成進士當就吏部選知縣君曰吏事非吾所堪也後國子監缺丞　詔大臣於進士中選得君君任職以不阿上爲節有其事不合君者君不能堪卽日引疾去久之會修四庫全書大臣有知君之才奏爲校勘官旣而爲總校君校書數倍他人而最精當乃　命爲庶吉士是時君已得疾而督閱不懈乾隆四十二年瘍生於首秋七月晦竟卒年四十九無子女嫁者一幼者二其弟臣仕浙江亦未有子君妻弟鄭君厝君甘泉之西山以待臣生子而後之葬知君最久故爲銘

銘曰

山璞瑤琨器則隳也龍淵太阿銳則折也嗟子伉伉勇言義也子以自居甘與躓也曰暮延登才未竭也天生不與之年死不與之繼世也姑兮以託於茲吾辭以志也

姚姬傳夏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誌銘

君諱九皐字絜非建昌府新城魯氏也大父諱宁康熙庚午科舉人爲內閣中書考諱淮歲貢生爲廬陵縣學訓導君爲人敦行謹謙於規矩而工爲文人觀其言動恭飭有禮而知其學之邃諳其文沖夷和易而有體亦知其必爲君子也嘗踰嶺至建甯謁朱梅崖而受其爲古文之法於四方學者苟有聞君必虛心就而求益雖以鼐之陋君嘗渡江至懷甯見鼐而有問焉君古文雖本梅崖而自傅以己之所得持論尤中正里居授其學於子弟及鄉之雋才又授於其甥陳用光且使用光見鼐蓋新城數年中古文之學日盛矣其源自君也其爲科舉之文不徇俗好自以古文之法推而用之或以爲不利場屋君曰得失命也君竟以乾隆庚寅科得鄉舉辛卯　恩科成進士歸居十餘年奉養祖母及父因益力爲學而因事設方以利其宗族閭里雖貧而必致其財雖勞而必致其力迨終養乃出就官是時鼐聞寓書諫君謂今時縣令難爲而君儒者違其長而用之殆不可然君竟謁選得山西夏縣縣當驛道又時値後藏用兵使驛往來日不絕縣舊分二十餘里里以次出錢供役謂之里差吏因爲利民致大困君自持旣廉又減其役之得已者而重禁侵蠹

民大便之。而樂爲役。君顧歎曰。吾不能盡去里差。是吾恨也。其見民煦煦然。告以義理所當從。及去。不作長官威厲之狀。民亦欣然聽其教。於是縣號爲治。上吏亦絕重君矣。鼐問。乃自咎前者知君之淺。固不能盡君才也。然君亦以積勞致疾。在縣凡兩期。以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卒於官。年六十二。娶楊孺人。生四子。肇能肇光嗣光迪光。四女子。又庶出之子五。皆少。一女。肇光拔貢生。君以後母弟某。嗣光壬子科舉人。君以後從父弟某。皆能嗣君古文學者。而肇光先殞。君文曰山木集。已刻者若干卷。未刊者若干卷。某年月日葬君某所。嗣光及君甥用光。皆以書來乞鼐銘。銘曰

孰謂儒者。不可以理繁庶。孰謂學古。不可爲今世。語美哉。魯君其行。倫矩其文。陷雅孚實。總在夏。而士輿其庭。宇其生也。有令譽。其亡也。有傳緒。其葬也。於是野。

姚姬傳汪玉飛墓誌銘〇〇〇

汪生行忠信而立志甚高。不與今世士同流。謂士舍宋儒程朱之所道。以爲學舉不足以云學也。晝勤而暮休。必考一日所爲得失離合。悉書於一冊。以自爲戒勸。事其父兄撫其妻子交其師友。循今世之禮。通以古人之意。見者未嘗不以爲當於人心。爲今世場屋之文。必求發古聖賢之旨。而不爲苟美。余主鍾山書院。生以上元學生來爲弟子。余德薄不足爲生益。然生親余尤至。相見論説依依者幾三年。而生遽死。生故有咯血疾。而爲學研思不懈。余時戒之。乾隆五十六年秋冬間忽大甚。至失音。余方歸里。亟以爲戒。其次年春正月疾進。時時念余。遂卒。余復至。遂不見生。嗚呼。使生不死。必追逐古賢人。必有立於天下。不幸亡。學未成。行未著。知其異於今世學者。惟余而已。生年二十六。其父七十餘。子雲官甫六歲。妻楊氏。割肱療生。不愈。終爲殞而守之。余爲擇隔山東南故曇花寺址右阜葬生而爲銘曰

古秣陵。明南畿。粵汪生。挺產茲。名兆虹。字玉飛。岧不作。望增哉。夏有輪。崇有階。遑勸志。胡弗幾。抗發泡。騰駿材。芒天乎。理則乖。痛撫沫。伐石埋。銘姚鼐綴此辭

姚姬傳袁隨園君墓誌銘（并序）〇〇〇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後。作園江甯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云。祖諱錡。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遊幕四方。君之少也。爲學自成。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於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鉷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博學鴻詞科。即舉君。時舉二百餘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中乾隆戊午科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又改發江南爲知縣。最後調江甯知縣。江甯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公爲總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迴避。事無不舉矣。既而去職家居。再起發陝西。甫及陝。遭父喪歸。終居江甯。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

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爲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辭歌詩。足迹造東南山水佳處皆徧。其瑰奇幽邈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櫺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爲人誦焉。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傚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君始出試爲溧水令。其考自浙來縣治。疑子年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年少袁知縣。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寧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蹟。江寧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爲不足道。後絕不欲人述其吏治云。君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子通爲子。既而側室鍾氏又生子遲。孫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於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己祔。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祔葬小倉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有交。而鼐於江寧從君遊最久。君歿。遂爲之銘曰

粵有耆龐。才博以豐。出不可窮。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藹如其沖。其產越中。蔵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阡同。銘是幽宮。

姚姬傳博山知縣武君墓表〇〇〇

乾隆五十七年。當和珅（讀作申）秉政。兼步軍統領。遣提督番役至山東。有所詗察。其役攜徒衆。持兵刃。於民間陵虐爲暴。歷數縣。莫敢何問。至青州博山縣。方飲博恣肆。知縣武君聞。即捕之。至庭不跪。以牌示知縣曰。吾提督差也。君詰曰。牌令汝合地方官捕盜。汝來三日。何不見吾。且牌止差二人。而率多徒何也。即擒而杖之。民皆爲快。而大吏大駭。即以杖提督差役參奏。副奏投和珅。而番役例不得出京城。和珅遏其奏。使易。於是以妄杖平民。劾革武君職。博山民老弱謁大府留君者千數。卒不獲。然和珅遂亦不使番役再出。當時苟無武君阻之。其役再歷數府縣。爲害未知所極也。武君雖一令。而功固及天下矣。君諱億。字虛谷。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其任博山縣。及去官。才七月。而多善政。民以其去流涕。君自是居貧。常於他縣主書院。説經史考證金石文。多精論明義。著書數百卷。今皇帝在潛邸。聞君名。及親政。召君將用之。而君先卒矣。君卒以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五。余與君未及識。第聞其行事。讀所著述。今遇君子穆淳於江寧。爲文使歸揭諸墓上。君行足稱者猶多。而非關天下利害。茲不著。嘉慶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表。

姚姬傳贈文林郎鎭安縣知縣婺源黃君墓誌銘〇〇〇

婺源之黃村有孝子曰黃君㷲字曾矦君之祖曰大珙考曰鴻其祖以上蓋嘗富矣至其考而大落兄弟皆無以生遂爲幕客於蜀中去時君數歲十餘年不通問君冠乃走蜀求其父備經艱困得見於重慶父已病風痺矣君乃於重慶一石崖中居以課童子爲養踰年父終無貲不能以喪歸始其父募得巴縣江北地爲義阡及歿君遂葬之於巴成冢立碑而去依其世父未幾其世父亦死君自是流離漂泊於川東西無不至常於峨眉重巖中值大雪迷道入無人地飢不能行自分必死忽一丈夫至予之鼓麥𩟐數枚曰竟此可以至通路矣由是得生過歙商謝氏素知君孝延爲童子師卒從謝氏得東下江南至蕪湖君時年已六十矣始娶婦於蕪湖顏氏而同歸婺源其母程孺人已前卒祖以下猶有期功親六人未幾盡喪君拮据營其喪葬其妻顏孺人亦賢女與同居敝屋忍飢凍而樂爲善僅一子能讀矣則課之甚嚴如是十餘年子㷲以拔貢生入都廷試　特命爲陝西知縣遂以鎭安縣知縣　覃恩封君及顏孺人㷲乃請養以歸歸後又三年爲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君卒年九十有六又後二十一年爲嘉慶八年正月十九日顏孺人卒年八十有六嗟乎如君生平所遭困厄且數十年使竟殞喪或雖不死而無後則世亦無由知君矣而卒於衰老之後得妻子身以上壽終者天之欲表潛德也夫天且重之而況人乎君子㷲以某年月日葬君某原姚鼐爲之銘銘曰

陟山沂水求親萬里以瀕於死身危家圮始荼若醴卒以有子升爲命士述之可晞揚之無既

姚姬傳蔣君墓碣

君諱知廉字用耻翰林院編修鉛山蔣心餘先生士銓之長子也編修以才稱天下矣君少繼有才名能文工作書乾隆四十二年爲選拔貢生從編修京師編修大病割臂和藥一進而愈君鄉試屢不錄以謄錄勞授州同知發山東署臨清州同知吏事甚辨辨獲盜之不實者執之力卒獲眞盜果如君言値水潦君行視救溺者中溼未幾卒年四十乾隆五十六年也當余在揚州時編修君赴都過揚州相見君以拔貢將入試與其弟偕從時丹徒王侍讀有家僮善吹笛而編修工爲曲嘗成曲俾以笛歌吾曹相從飮酒聽歌極樂以君年少不呼使與也第見編修有子英秀侍側其言其可愛而已後未十年聞編修歸里旋歿又數年而君亡余頃居江寧君之子立中來求爲文紀君其年已逾君始遇余之年矣人世之速而才者之不可留如此悲夫君才旣足稱歿後其幼子立萬之生母賈氏卒繼以從今從君葬是亦可紀而余又感思生平故舊乃書其略俾立中碣君墓上云嘉慶三年十月桐城姚鼐書

姚姬傳亡弟君俞權厝銘

先贈大夫三子長鼐次訏次鼎訏字君俞幼於余八歲嘗以一鐙環坐三人而讀書其時家貧甚中夜余歎以爲聚讀之樂不可得而長也君俞聞而悲獨甚余二十二歲授讀四方以爲養旣孤又仕京師使兩弟侍太恭人於家久者十年或四五年兄弟不相見君俞獨以應順天鄉試聞入都每來學加充識加明行加愼余輒喜其初病目幾瞽及愈而作眞行書甚工余益以喜然君俞數困場屋後以監生試吏部得吏目職於是君俞意彌不懌値南昌李侍郎督學浙江邀之同往侍郎事或不當君俞輒諫之其夫人聞之太息而稱爲益友也君俞聞余歸里遂亦歸逾年丙申歲夏六月感暑疾初如甚微夜不能言旦遂歿嗚呼余不孝不及不能亢其家君俞存余冀其有以爲太恭人慰也君俞亡余其斷棄也已君俞娶張氏再娶倪氏一子三歲名曰思余惡知能卒使其成立邪銘曰

貌碩以豐氣寬以有容宜遠而窮閱期卅八而奄終天乎人乎宗之不振乎居汝以近先君乎知我言哀者鬼神乎

姚姬傳建昌新城陳母楊太夫人墓誌銘

太夫人建昌新城楊氏　贈朝議大夫諱大炳之女適同邑陳氏舅曰　贈資政大夫諱世爵姑曰曾太夫人夫曰乾隆戊辰科進士　封資政大夫諱道子五曰分巡金衢嚴道守誠太平府知府守貽舉人候選內閣中書守中江蘇按察使守訓舉人候選中書守譽女三壻曰舉人內閣中書楊尙鉉監生涂志紱曾劭孫二十四曾孫二十七元孫三封大夫以學行稱於世成進士後不仕而修於家世謂之凝齋先生太夫人之始歸也能承舅姑以得其歡能任家事以佐凝齋使專志以成其業存能事以禮亡能述其志以厲其子孫子仕爲司道郡守矣太夫人能持禮法於家衣服飮食不侈以諭以廉正易其子者見則數言遠則數書於族黨之貧者能約己而厚恤之年七十時諸子方謀爲樂飮燕會太夫人使止而以其財設義倉於近鄉以濟農者凝齋先生講學守宋儒法不言仙佛太夫人亦樂善而不取福田利益之說後凝齋三十年而卒爲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年八十四其時長子觀察四子提刑先歿而太夫人顧目見其孫觀曾孫希祖皆成進士爲部主事孫煦吉冠曾孫希曾皆爲舉人而希曾爲江西鄉試榜第一太夫人歿後三年以第三人及第爲編修其餘多文學可觀者人謂封大夫及太夫人植德不懈是與其家宜其後之昌也乾隆五十九年某月日合祔封大夫墓余於太夫人子知其伯仲少客南昌及見凝齋先生而太夫人孫用光從學余爲文故得其家世素行宜爲之銘銘曰

維清有道天予鉅祥　帝見元孫福錫四方母儀江嶺秉德柔正秀啓碩元　國庥家慶夫以儒興子有治聲慈惠鄉閭人樂其榮荷塘之野夫人之藏山周水回宜祔永固

姚姬傳章母黃太恭人墓誌銘

太恭人桐城黃氏處士諱貞吉之女適章氏爲　贈中憲大夫松太兵備道諱某之冢婦
贈中憲大夫松太兵備道諱天祐之妻生二子長曰東桂爲候選州同知次曰攀桂爲江蘇松太兵備道獲以其官贈祖考以太恭人封妣者也太恭人年三十三而舅姑老且疾矣而子甚幼逾十餘年又喪夫之弟太恭人能晝夜勤苦操作以殖其產又能上盡奉養以及舅姑之終下撫教稚弱以至於壯祀先人赒親舊應賓客皆盡恩誼人謂章氏一婦任二子事也其後攀桂仕爲渭源知縣擢知鎭江江甯府監司蘇松皆迎太恭人於官舍諸孫屢與鄉舉矣人皆榮之太恭人被服自奉之具不加於其素而修治先廟墓餽遺族黨濟人之匱則每進而廣焉乾隆五十年江淮大旱民死亡相繼太恭人適在里覩大哀之盡分藏廩於族戚故舊以書迪子於浙江購山芋玉米數千石雜錢米濟賑所費萬金攀桂迎之官不可曰吾去若飢者何於是攀桂亦遂請養歸逾再朞乾隆五十二年冬十二月太恭人卒年八十有一卒而來哭者塡戶曰微夫人吾死久矣孫五曰夔楯甫維極維桓維棟曾孫四初太恭人頗通形家說與其子嘗葬夫贈中憲於縣東南蟂子湖之北原命曰巽曰勿啓耐以繼神靈其子乃爲卜宅於縣西二姑峰之麓登其巔以矚蟂子之湖明如趾下太恭人乃喜以卒之次年十二月某日葬銘曰

施則後也於己苟完有子承之其惠以媚山之嶔也中有原趾出石泉湛甘寒沓於西北矚東南閒德人居之固宜安藏辭堅石永不刊

續古文辭類纂十七

惲子居先賢仲子廟立石文。。

嘉慶十六年七月丁丑江西瑞金縣知縣惲敬謹立石先賢仲子廟之庭中而刻文曰昔者仲子仕於衞大夫孔悝衞靈公出亡之世子蒯聵爭其子出公輒之國執孔悝以求立仲子死焉後儒竊有異議者敬以爲不然請爲主客之辭以盡其事之勢與義而折其衷於孔子按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衞此去楚之年也十二諸侯年表哀公八年孔子至衞此至衞之年也其時當出公之六年出公之定爲君久矣則試問出公之定爲君義乎不義乎則謹應之曰左傳靈公之謂公子郢也曰予無子是靈公未赦蒯聵也蒯聵不得自爲赦也曰將立女是靈公不以蒯聵爲世子也蒯聵不得自居於世子也然則春秋之書衞世子奈何曰蒯聵之出亡以將殺南子也靈公蓋爲南子諱焉未嘗以廢告諸侯也春秋用史官之法蒯聵之書世子宜也雖然靈公之心則以爲廢之云爾人子者心父母之心斷斷不宜自居於世子是故蒯聵不宜立者也宜立者出公而已立公子郢非法也問出公之拒父何如則謹應之曰出公未嘗拒父也衞靈公生於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蒯聵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子蒯聵先有姊衞姬度出公之卽位也內外十歲耳元年蒯聵入戚二年春圍戚衞之臣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出公長而勢已不可爲矣歸罪出公從君之辭也問石曼姑之拒蒯聵何如則謹應之曰蒯聵者非石曼姑之所宜拒也蒯聵得罪靈公靈公可以父絕之出公不得以子絕之是故蒯聵不可爲衞之君而可爲衞君之父不可爲衞之君所以定靈公蒯聵父子也可爲衞君之父所以定蒯聵出公父子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靈公父子之名則蒯聵宜逐宜逐奈何終身不入國可也正蒯聵父子之名則出公不宜拒不宜拒奈何蒯聵在戚出公以國養可也以是言之出公之定爲君無過也定爲君無過斯仕於出公者無過也仕於孔悝者亦無過也則試問高子之不死何如則謹應之曰高子公臣也士師也蒯聵之入高子無軍師之謀故無死事之義無親暱之任故無從亡之義孔子曰柴也其來以此也則試問仲子之死何如則謹應之曰仲子家臣也邑宰也以孔悝爲主君視其禍而不知救禮賊孔子之於衞也蒯聵與其亡不與其爭出公與其立亦不與其爭是故蒯聵之入出公之亡仲子不與也曰太子焉用孔叔曰必舍孔叔知有孔悝而已所謂食焉不避其難也孔子曰由也其死以此也夫以一聖知二賢豈有不揆於義以其愚而決其來以其勇而決其死哉且夫聖人之道五倫而已不辨於君臣則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不序不辨於去就死生則君臣之倫不明君臣之始事去就爲大君臣之終事死生爲大仲子之仕孔悝也君子將以推明乎去就之義其死孔悝之難也君子將以求當乎死生之仁顏淵死

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天祝予曾是去就死生之不辨而冒然為之者此後儒之過言也世之為聖人之徒者其視茲刻焉

惲子居新喻縣文昌宮碑銘

嘉慶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江西省臨江府新喻縣奉本府正堂牌開為移咨事轉奉布政使司奉巡撫部院准禮部咨議奏文昌帝君仿照崇祀關帝典禮致祭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移咨遵照辦理等因到縣該縣每年春秋祀文昌帝君動地丁銀二十六兩牛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簠簋各二籩豆各十鑪一鐙二帛一香盤一尊一爵三承祭官朝服行三跪九叩禮祀文昌帝君三代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簠簋各二籩豆各八鑪一鐙二帛三香盤三尊三爵九承祭官行二跪六叩禮時敬奉檄襄文武鄉試在南昌十二月十一日回縣任事與儒學訓導胡君暨縣中同官屬搢紳先生耆老謀所以安神者於是筮地得吉於虎闞山至聖先師廟之西偏為門三楹東西翼為殿三楹序夾室附陳皆備祀文昌帝君少後為殿三楹祀文昌帝君三代為位於八年四月戊辰越翼日己巳落其成剄犧丹臒如禮是日肇祀於新宮牲腯酒馨旌旄從風爇執事給敏以暇終事益虔環門而觀者忻舞相告喁喁於廣術皆知神之具醉飽而有以福吾喻之人也敬肅受嘉胙爰揚厥美刻之廟石而系以詩詩曰

油油湝湝虎闞其坻倚厓為牖蕩蕩持持嚳門居阽煥乎棟軌其脩五雉青霞為昣作宮於旁維神則宜我父我子協於筮龜乃糾乃斂乃削其坏其廷則直乃碣乃楹庖犧肆醴業廣之所自門而階而堂而戶皤皤文學弟子具來役夫不勞不匱於財維神聰明欽其信直登筵憑几強飲強食維吾喻民各服其疇禾麥茂茂滿吾車箱維吾喻民舟車所通伐梓捕鯉以有以豐維神之職厥曰司祿維吾喻士以貞延福　天子之德際天亟海維神相之使章同軌吾喻一隅如治待型千山萬水尺弛先成小大稽首荷神之庥於萬斯年毋怠毋尤

文昌宮碑陰錄

古者天子祀天地社稷宗廟五祀而已祭法有天下者祭百神山林川谷邱陵是也周官大宗伯以飄辜祭四方百物八蜡是也漢用方士之說祀典多無稽後世佛氏日昌所祀神皆託之西域及所謂四天下焉道士生中土祖方士之言效佛氏為誑誘陶宏景寇謙之杜光庭諸人妄撰眞靈紀官縣職復舉中土君臣之名迹及叢祠淫鬼錯入徵之其說至後世益乖歧無可信者者文昌帝君之祀不知其所始崔鴻後秦錄姚萇隨楊安伐蜀至梓潼嶺見一神人謂之曰君早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萇請其姓氏曰張惡子也後據秦稱帝即其地立張相公廟祠之常璩華陽國志梓潼縣善版祠一名惡子民歲上雷杼十枚璩志終於永和三年在萇稱帝前五十餘年是萇之前已祀惡子矣唐封順濟王宋改封英顯王元以道士之說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於是山經地志稗乘外書附會不經之辭布滿天下道士悉刺取之以意牽合錄為化書而學士大夫之好怪者竊其妄說捕聲附影讚聽晉說嗚呼可謂不祥也已在前明之季年大臣議禮者以為宜罷其祀是又不然夫王者受命進退羣神之祀凡以為民已耳其合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典法者秩宗之所掌縫掖諸生之所誦習百世不廢者也其不合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典法而能見靈爽為徵驗捍禦水旱兵革為天下所奔走王者亦秩而祀之所以從民望也本朝承平既久上下以休養為福愚氓積煽遂盜兵戈今全蜀就平楚陝亦靖　皇帝以文昌帝君為蜀之神歸功底定祗閟其祀有司考定禮樂頒之四埏意以天下之集甯則將士之宣力不暇百姓之效順也然以天下之大智者愚者皆赫然於天人之交際百神之呵護則國家之大祉百世之所以治安也敬以愚瞀隨肩州縣下吏無以仰輔　朝廷之制作竊以私見鄙識窺測萬一如此若夫道士所言如里巫巷祝視鬼造妖以惑蚩蚩者之視聽豈足信哉豈足信哉敬以其行世已久恐為大蔽爰取其太甚者條辨之列於左方使天下知　朝廷所以祀文昌帝君在彼不在此庶幾后夔伯夷之倫所是許焉王氏見閩錄嶲州越嶲縣張翁畜蛇令欲殺之一夕雷電縣陷為巨湫蛇為陷河神張惡子蓋指梓潼嶲即七曲山華陽國志五丁迎秦女見蛇掣之山崩此其地也因五丁之說附會蛇為梓潼之神遂取邛都地陷之說益之即見閩錄所傳是也考後漢書西南夷傳武帝初置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為汚澤因名為邛池無陷河神之說邛都至隋始改為嶲嶲縣見閩錄之言其出附會明矣又明一統志稱神為越嶲人報讐遷居梓潼蓋始以神附會為蛇據復以蛇附會為人化書又託之成夫人趙王如意諸可謂無忌憚也太平廣記載蜀王本張惡子爲人戰死而廟存文獻通考從之華陽國志元和郡國志但稱晉人戰死之說是後人以秦校尉蔣子文戰死為神附會之無疑路史黃帝子揮造弓矢受封於張為張氏詩傳張仲孝友也箋吉甫之友也化書以張仲為於詩附會稱為張仲且以為張宿之精蓋按史記天官書張素為廚主觴客晉書天文志張六星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於張氏何與那於張仲之孝友何與那酉陽雜俎天翁姓張名堅劉天翁白龍主元室易百官劉天翁失治為太山守是張為謀代滿之妖言也宣神姓張名單有六女皆名察以張為囮故衍神張姓張六星故神六女皆妖言不可從　晉書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四曰司祿司中司隸賞功進與天官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不同耳然文昌六曰司法盡古之言天者以四獸配四時占生殺其附天樞者皆占宮廷命名徵驗取近是而已化書僅以文昌帝君為魁前之司祿又以為外垣之上相吾誰欺欺天乎蓋唐宋之時士大夫及進士過梓潼祠傳送者皆為宰相得爵魁如識閬山嶽談所祀多矣妄者遂有司祿之說其尤妄者證以星之司祿近魁以星之上相以相魁觚而不知二星之不相屬也　本朝朱彝尊氏求其說而不得則訂文昌祀蜀之文翁何其益誕耶　說文魁羹斗也從斗鬼聲臣鉉曰此斗首為魁柄為標也蓋器名其星象之取北斗南斗小斗中斗同名皆以首為魁柄為標於是傳訓為首者為魁漢科里魁魁然是也後轉訓試名之冠其曹者為魁老學菴筆記宋元憲夢大魁天下揮塵錄呂文穆等以大魁至明席是也今乃以斗樹鬼為魁星之神復以文昌在斗魁之前而祀之於文昌宮大可笑也其他如化書所言以白驢逆倚宗乃因明皇幸蜀人蜀而附會之朱衣神則因歐陽文忠公而附會之不知侯鯖錄所言乃制瞞節者得售以誣文忠不可訓也

惲子居都昌元將軍廟碑銘

天下有形必有神而有血氣者最驗有血氣之中毛羽鱗介並在五蟲而人為最驗人之骨肉筋血毛髮一體也而心為最驗人心之神與毛羽鱗介之神推之天地之神昭明肸蠁微分巨合充塞乎無間是以日月之明山嶽之成江湖之盈其積形之神與有血氣者常往來而人之所接皆以人之事事神為之像設為之廟庭為之牲牢酒醴為之官爵名號蓋神之依於人道固如此然而神依於人以為禍為福而所憑或假之毛羽鱗介者何也其物皆老則血氣聚聚則變其物若有知若無知則血氣專專則通日月山嶽江湖即

以其神之變與道者憑之故聖人能知萬物之情狀而後能知鬼神之情狀都昌元將軍自明洪武中敕封附祀於左蠡山之湖神廟嘉慶十有四年江西巡撫先福公立廟特祀奏請加號　敕封顯應元將軍公用古碑法勒部咨於石敬與都昌知縣陳君煦交過左蠡爲碑文言其所以神以發明　朝廷進退百神之義詒陳君使立石於廟庭銘曰

萬物之動一道所蕃沄沄渾渾根支萬千其分如沙其合如水神哉神哉何此何彼惟元將軍異帝股肱雲旗千尋指揮鯨鵬左蠡之山彭湖三面爰宅將軍爲門爲殿　天子之命顯應孔昭萬艘安行吾兩蕭蕭水之爲波乃氣之浮以理平之徵於絲忽上達九天下通九淵將軍所屆其雲沛然吏走民奔擊鮮進旨鼓鐘鉉鉉將軍歆此　天子甚聖百神是懷滌江障海萬福具來

惲子居莊經饒墓志銘

莊經饒名雋甲陽湖人曾祖柱浙江按察司副使祖存與禮部侍郎父通敏右春坊中允母錢氏經饒以縣學生乾隆五十一年鄉試中式屢赴會試不第大挑一等試知縣不就改教諭選歙縣教諭在官六年辭歸歸三年卒年四十五嘉慶十三年十月乙亥也與同歲生張惠言皋文交皋文言黃叔度漢末第一流在郭有道之右若經饒者可以觀古人之槩矣娶汪氏子績濟績湖銘曰

其覜端然其立頎然其行囧然其色夷然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魂氣則無不之也萬物之爭百世之日積而成此經饒之所知也而又何所疵乎

惲子居張皋文墓誌銘

張皋文名惠言先世自宋初由滁州遷武進遂世爲武進人曾祖采祖金第父蟾賓皆縣學生母姜氏皋文生四年而孤姜太孺人守志家甚貧皋文年十四遂以童子教授里中十七補縣學附生十九試高等補廩膳生乾隆五十一年本省鄉試中式明年赴禮部會試中正榜例充內閣中書以特奏通榜皆報罷是年考取景山宮官學教習五十九年教習期滿例得引　見聞姜太孺人疾請急歸遂居母喪嘉慶四年　今皇帝始親政試天下進士加慎皋文中式時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珪爲吏部尚書以皋文學行特奏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官武英殿協修官蓋皋文前後七試禮部而後遇年三十有九矣六年散館奉　旨以部屬用文正復特奏改授翰林院編修七年六月辛亥以疾卒年四十二皋文清嬴須眉作青紺色面有風稜而性特和易與人交無賢不肖皆樂之至義之所在必達然後已其鄉試中式文正以侍郎主考皋文自出其門未嘗求私見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文正潛察得之則大喜故屢進達之而皋文斷斷以善相諍不敢隱文正言　天子當以寬大得民皋文言　國家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於寬大故奸孽萌芽其間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　天子當優有過大臣皋文言當進內治官府外治疆場者與同縣洪編修亮吉於廣坐諍之亮吉後以上書不實遣戍赦歸田里皋文則竟死矣方皋文爲庶吉士時　今皇帝加上　列聖　尊號盛京　太廟舊藏　寶例遣官摩治篆所加　尊號刻入之皋文以能篆書受廷推言於當事者宜自京師下所司等上上玉刻成遣使奉藏其舊藏　寶不得磨治當事者以爲然格於例不果奏又言於當事者翰林院乃　皇帝侍從奉　命篆　列聖寶宜奏請馳驛不得由部給火牌亦格於例不果奏已而歎曰天下事皆如是邪吾位卑能言之而已皋文篆書初學李陽冰後學漢碑額及石鼓文嘗曰少溫言篆書如鐵石陷入屋壁此最精習書篆勢是晉人語非蔡中郎語也少爲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言及壯爲古文效韓氏愈歐陽氏修言易主虞氏翻言禮主鄭氏元始至京師與王灼濟蘭陳石麟子移及敬友最善嘗曰文章末也爲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爲第一流哉皋文娶於吳子成孫女適國子監生董士錫銘曰

車閑馬攻駕千里隆隆之輪躓於陁勿乎皋文誰訊此銘之幽肩侯來祀

惲子居姜太孺人墓志銘

本朝之制命婦不得以節旌門所以敎士大夫之家守禮明讓也張皋文曰　聖天子整一海內激揚大典輕重以倫法備矣若爲子者之心以爲有列於　朝吾母不能旌門將以邀　天子之命不幾於以子之貴加母之節歟其罪與沒親之善等皋文成進士改庶吉士其明年當以　高宗純皇帝升祔禮成　覃恩海內因亟呈牒禮部爲母姜太孺人請旌門事下府縣然後復呈牒禮部如庶吉士例　賜孺人始卜日改葬皋文師友多大官爲文章宗師顧以敬之言爲不欺後世屬之銘嗚呼皋文可謂能事其親者矣按狀太孺人武進人父本濰縣學增廣生母胡氏太孺人年十九歸皋文尊府君同縣府學廩膳生蟾賓二十九而寡貧甚日不得一食卒守志不易撫孤以訖於成人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卒卒年五十九子二人長卽皋文名惠言孤始四歲翰林院編修次翊[illegible]廩生縣學生女一人適國子監生董達章銘曰

之死靡慝飢死而不死尤難而甘之及三十年宜其子之賢也

張皋文封文林郎惲君墓誌銘

惲本楊氏漢平通侯惲其子遠難以父名爲氏是曰貞道爲梁相後遷於毗陵之黃山而葬焉子孫世爲毗陵人君之支祖曰巍明湖廣按察司副使卒亦葬黃山君祖曰焚臣父曰士璜由君至副使幾世由副使至梁相幾世武進當吳越之要屢有兵燹故其譜族不

及宋以上唯惲氏自漢子孫不他徙能識其祖之居葬至於今不婚楊氏君之所居曰石橋去黃山十里自祖考皆不仕君以經授鄉里教其三子爲人好善而嫉惡持之甚嚴辨取予甚力不取虛美不逐世法獨行已志而已患溼疾以嘉慶元年月日卒年六十有三其明年某月日葬於其祖考之兆南在所居之北西三里君之子敬嘗試禮部不第君時已病敬請歸省輒弗許其意欲以成其子之名以信其志也已而以教習官學生得官當選爲知縣固非所欲請於君君命就選其意又欲以所欲爲者屬之子以施之民也敬爲吏廉奉祿不足以豐養君以疾困未能之所治見其政成而君於是死矣余與敬交最久今年春卜葬吾母先時請於敬以銘墓之文敬許之矣未及爲而遭君憂嗚呼吾母不得敬之銘而乃使余銘君之葬也其可感也夫君諱輪字印槐配鄭氏考曰縣學生資石今舉人環其兄也內德感茂事君疾備至而不寢子三人長曰敬江甯鄉試舉人由浙江富陽縣知縣調江山縣以 覃恩封君文林郎配孺人貤贈君之考如君妣錢如配鄭氏次敬次敷順天鄉試舉人女一適鄒氏孫二銘曰

是唯君子之親爵此幽德兮曜其後人千秋萬世兮無或湮

張皋文江安甫葬銘

江承之字安甫年十四從余學時文十五讀江永鄉黨圖攷犂然請治經受鄭氏禮記日夜誦習旁及他鄭氏書先漢諸儒說攷校推究往往通大義時余方次虞氏易又請受之每一卷就輒手寫講解比余書成而安甫恐能指說並爲余校其不合者數十事十七從余來京師更受儀禮讀未竟以嘉慶五年正月一日病死年十八安甫於世事無所嗜獨好治經於世之人無所悅獨好余唯余言是從飲食寢處必余依嚮去余皇皇若無所悅其從余而來也余不忍沮其父母憐之亦不忍拂也其治經唯好鄭氏疾非鄭者如讎嘗爲後漢書鄭康成傳而次其年譜繫之以文悠然有千載之思往往欲著書余每戒之今檢其錄有日周易文義曰儀禮名物皆無書鄭氏詩譜虞氏易變表略已具未就余取其易表附於吾書而錄其條於各書者次爲一卷庶以存其大凡安甫徽州之歙人父曰毓英有兄弟聘妻吳氏先二年死年十有七歙俗嫁殤以其喪歸江氏安甫死之三日余齎之京師某月日毓英以書來歸其柩某月日至欲以某月日與吳氏合葬於某原余既傷安甫之死而重悲其志故爲之銘以遺其父使刻之銘曰爾以吾爲歸爾之死吾尤誰天乎人乎後其尚有聞乎嗚呼

陸祁孫建陽知縣陸費君墓誌銘。

陸費君諱鎜字冉若桐鄉人君之先諱賜者順治十八年進士山東平原知縣始姓陸費氏賜生淮縣學生淮生椿候選訓導椿生熙用雍正六年舉賢良官至山東武定知州熙用生墀乾隆三十一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禮部左侍郎是爲君考母一品夫人張氏君以四庫全書館謄錄議敘州同發安徽試用署鳳陽通判宣城合肥縣丞丁父憂去服除補亳州州同擢宿松知縣緣事革職尋復官選福建建陽知縣歸省張夫人卒於里第時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二日也春秋六十有三配安人祝繼配安人蔡皆無子以弟元鎬子觀瀾後方君之充四庫謄錄也侍郎公實總書局君處儕輩未嘗有所表異與人交若落落難合亦終無迕館事畢即歸讀書京朝大官稱佳子弟輒首君以爲淸素恬退稱其家風也既試吏手批口荅案牘無留滯暇則讀書如在館時其爲宿松也宿松民悍而狡子弟讀五經畢即讀律習訟辭術成武斷鄉里吏弗敢犯君至縣以法繩之姦民大譁陰謀去君某生者其尤也通謀積年猾胥雖屢受杖相戒不以聞至是君察之急胥不得已伺其入城探京懷中牒攤之而行某大怒拳傷數人然竟不得脫既至訊道謀得實移檄校官黜明倫堂約曰納課乃釋某生懸械久終被摧折以爲大慟一夕自經死臨檢得書懷中列校官共索狀辭連君姦民欣然欲藉以傾令嗾其子愬控府司院以至刑部事下巡撫奏請革職比鞫訊告者坐誣君奉 特旨開復以原官注選嗟乎良吏之難其人也下者操行不謹爲宦小所挾持甚至束縛馳驟不克自振拔其或稍知自好則務爲偷容含忍冀且無事然間有一二武健不畏強禦者又易爲蜚語所中罷任待勘勘幸得直大吏輒以既革職爲無庸議坐廢棄者往往而有如君者可謂幸矣然亦卒不獲盡其才以歿則惜哉君之命數余與君從子恩洪交相善觀瀾將以今二十二年月日葬君某鄉某原恩洪自湖北麻城馳書請銘道遠不可以辭銘曰

君之宗本費氏舅氏陸撫爲子凡五傳始兼姓兩不忘舊之宜越秩宗門益昌名父子宜循良志未展吁可惜利後人固幽宅

陸祁孫掌廣西道監察御史曾君墓表

君姓曾氏諱世鋕字緘若所居曰韞山堂門下士因稱韞山先生故韞山之字特著曾祖檢刑部郎中祖高雍正間舉人廣東鹽場大使父武承國子監生祖父俱 贈朝議大夫浙江道監察御史加二級祖母徐母王 贈淑人 君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四十三年進士引 見以主事用分戶部行走旋補山東司充軍機章京擢雲南司員外郎山東司郎中六十年改浙江道監察御史奏留軍機處嘉慶三年轉掌廣西道故事部郎充軍機章京者改官御史即罷直或經軍機大臣奏留其儀注仍如司官不得專達封事君少讀史慕汲黯朱雲之爲人及成進士金壇于文襄公實爲總裁文襄好士所援引或數年至卿貳君旅進旅退未嘗獨求見以所能自異文襄卒和珅浸用事君益憂憤每與同官論前代輔臣賢否語譏切無所避和珅微有聞而章佳文成公方倚君如左右手猝未有以中傷

君君既擢御史則大喜夜起彷徨中庭擬疏藁未成而仍留軍機　命下命文成公諭也君廢然入謁文成自言媿負此官文成知君意慰之曰報稱有日耳何必汲汲以言自見耶蓋文成期君大用不欲君以瞽言獲譴其用意至深君亦感悟稍自韜晦而諷諭之意一以寓之於詩今所傳甌山堂集是也後四年　朝廷行大賞罰薄海臣民懽呼相告語而君已前歿不及見嗚呼可哀也已卒於嘉慶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春秋六十有一配恭人張氏以五年十一月日合葬陽湖新塘鄉之原子學洛候選知州後君十一年卒孫繩萊慷慨尚氣節習君者以爲酷似君用形家言於君既葬之十八年始立石君墓而徵文於繼輅繼輅既與繩萊遊處又多獲交於君及門弟子熟聞君之志行不可以不文辭因系以辭曰

君子小人消長固有時耶胡四凶之誅殛必有待於重華嗚呼君雖齎志以歿而慶慰之意當無間於死生後之人尚讀君之遺詩而信余言之有徵

鄒湘臯湖南靖州訓導毛府君墓誌銘

國家以經藝取士學政歲科兩試拔其尤入府州縣學爲附生又拔其尤予廩爲廩膳生三年大比中格者隨解牒上之禮部不中格紬幸而倣古三舍法廩久給以歲貢又久官以教職早者三四十年遲者五六十年其中老病窮餓死者比比及貢十無七八得官十無二三焉幸歲貢且得官計其年皆中壽以上傴僂聾瞶涕洟垂胸爲人所厭棄不者苟且貪戀與生徒較孰贄同官爭錙銖大府以不甚愛惜之閒曹置之爲糾劾所不及而學校乃大不可爲嗚呼可哀也已惟故靖州訓導毛府君則不然府君諱學古字經三號松鄰世爲新化望族新化人以文學禮法世其家者必稱毛氏祖自成有至性割股療母病雍正閒　旌表孝子父大鶴康熙辛卯舉人誇化教諭子六人府君其五也英偉好學嘗鄉王先生文清與修三禮爲時經師府君從遊稱高足弟子與長沙郭焌衡山曠敏本齊名湖以南稱能文者率首舉三君府君十四舉不第乾隆己丑年六十循例歲貢又二十七年乙卯選授靖州訓導年八十有五矣靖州界湖南陲俗鄙儉府君日與諸生講說經義立課程束脩非禮不以入武生某以武斷被訐請於刺史魯公嚴繩以法魯公曰繩之且不利於君府君厲聲曰官可去法不可亂也始府君至咸謂老病可狎至是聳服憚之

居靖州三載乞歸家居又七載卒年九十六歲實嘉慶乙丑十一月其年月日祔葬於原周嶺先塋府君至孝父死以鄉試未及視含終身哀痛歲時生忌號泣不食教諭君遺書滿篋紙緘甚固每一開讀流涕被面官靖州時冬至　朝賀故事朝罷宴坐主者坐學正於刺史之次而訓導與吏目列坐於下府君執禮與抗爭曰　朝廷以訓導貳學正未聞以訓導貳吏目今同等別尊非法某不敢坐刺史起執府君手曰今而後知毛訓導也其峭直如此讀書喜博覽年九十能鐙下作楷書終日危坐行立不倚幼侍教諭君側及見海內耆宿所與遊皆當時名士博聞强見文章風義爲後進矜式自府君歿士大夫咸悼惜之配曾孺人先八年卒子一人萬翔病痱女四人孫太和殤遂無嗣以弟之孫家煒嗣歿後十年其外孫同邑鄧顯鶴奉母命志其墓未成而顯鶴遭大喪追悼所出五情屠割大懼哀痛餘生奄忽澌沒無以終先孺人之志又三年己卯新免於喪延及視息乃敘次而系以銘將以遺家煒使刻石而納之壙中銘曰

設官教士抗顏爲師師實不學何以教之奕奕毛公望崇位卑公曰匪卑師道在茲人亦有言大剛則折哀哉中郎典型中絕惟余小子實公所出匪惟出之左右提挈內外家屬門祚單子永懷生我哀哀罔極悲風號號寒泉嗚咽刻此貞珉以表銜恤

鄒湘臯例授修職郎歲貢生候選訓導鄒君墓誌銘

距新化縣治之南八十里曰羅洪村是爲首望山之麓其下有君子儒焉姓鄒氏名文蘇字聲之景山其自號也鄒氏自五代時有璘者仕於楊氏徐溫篡其國棄官來湖南自以楊氏臣不願仕馬氏竄入梅山谿峒中爲客戶宋熙甯間開梅山置新化縣爲新化人君高祖懋楷縣學生祖資蒙父容三世皆以行誼載府縣志君性穎敏始學書隻字必鉤稽其源流同異年十二隸邵陽籍學使爲昆明錢通政灃天下所稱南園先生者也性嚴簡試士終日坐堂皇閱卷以別紙記其譌俗字訛點畫加朴責君試日以中石欲對命題備舉能據發由其李陽冰三事於中無譌俗字通政大奇之欲將去竟所學君以事兩親辭次年科試爲府縣生越歲與行拔貢試選以君充選而衛得交有命始注册弗得竟以此不應試屢試與人偕得復出嘉慶十六年[illegible]充歲貢乃絕意進取教授鄉里關精舍[illegible]古經堂制依儀禮與弟子肄習禮十七篇於中[illegible]禮服又以申制[illegible]子漢紀後近世江氏戴氏所爲古制以寸代尺製爲[illegible]之力成之於是紬繹學說始稍閒有指數諸名稿[illegible]股之日然知其意者鮮矣君老益興禮力尊漢學而於心性之學確守宋儒嘗曰東漢[illegible]抱學究一經不知鄭賈爲何人近時儒碩又抵薄程朱務爭勝於一名一物拾其末而遺本論細而昧大學術所關非細故也嗚呼如君者可以訓矣[illegible]君至孝子嫡母[illegible]太夫人[illegible]色

養課子姪不及程概怒問太夫人言卽解一日怒甚太夫人使漢紀跽床爲講禹貢山川圖自臨上坐視婦吳侍焉君繼配也邑名士蘭棠詩老女於地理爲專門學從旁指漢紀誤君聞太夫人在堂屏息趨出析然遺解更督漢紀作圖以爲歡笑又可想見君母子夫婦閒于嗚媛侍之樂爲不可及也晚歲遭所太夫人喪漢紀哭夫人相繼逝鬱鬱不自得以道光十八年六月二日卒春秋六十有三元配劉氏子六人漢紀縣學附生漢滿漢勛郡學廩生漢嘉縣學附生漢章漢池女三人適歐陽佑歐陽康艾文雋孫十八人孫女四人曾孫女一人君初葬古經堂後改葬柏子山諸子皆能讀父書漢勛尤銳於著述嘗再余文志暨數年未報今年修寶慶府志漢勛兄弟實佐余復泣請曰先君葬且易地矣不可無銘茲有事郡志於法當立傳微先生言何以徵信嗚呼君行應銘法余與君又久故有連非余誰銘君者乃銘曰

勿乎鄒君行古之道持禮之弱投徒講習以勵見憚亦善爲頌化澆俗薄玩侮婚葬匪斥而崇君革其弊居德善俗啟牖振聾儒者之效徒言說彰彰事功矧有令子以恢其緒以興其宗古經之堂柏子之山是遷是封我言不誣後當有考視此幽宮

鄒湘皋叔父璧園府君墓誌銘

鄒氏於新化不顯明季始居下渡村之梓木衝自始遷祖至於贈文林郎巖隱府君凡五世單丁不振及贈君之子文學府君始以其學授徒貧湘閒有名於時二子能世其業其一舉於鄉官縣令是爲鉅野府君以忤上官獲罪仕復不顯府君幼慧七歲能文隨文學君館益陽益陽人赫然稱之十二歲應童子試郡守覺羅德興額公詫爲神童言之學使者面試十三經皆背誦通曉大意詩文奇肆操筆立就補博士弟子員年三十中式乾隆三十六年舉人又十年以大挑官山東知縣初試高唐州補鉅野縣縣多盜而好訟府君至懲積猾決滯獄鋤奸翦暴縣大治府君剛果任氣外嚴內明人不敢干以私大府亦憚其方直而銜之者眾矣姚大者縣細民也以事繫縣待質歷城丞楊甲奉檄緝盜至縣欲文致其罪以爲己功府君訊無左證釋之楊怏怏去後姚以江南句容縣劫庫案牽連舉發大府以縱盜罪府君楊從臾之因以洩前忿府君曰他邑盜吾邑民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遂落職先是山東大饑餓殍盈道府君賑濟不遺餘力鉅野歲例濟運河八十里直臣往來相視皆駐縣境民不堪其擾府君一切蠲絕出私錢顧夫役坐是大困又前令積虧攤款三萬有奇大府責令償補將中以危法府君陰籍出入數爲二册將上之計無如何則授意代者毛紊細故久乃摭姚氏官錢坐以臧姚氏官錢者姚丙兄弟以爭産訟府君案之斷五十緡充官濬河而主吏漏報竟以是坐遣戍伊犁八年釋歸課徒自給又二十年以嘉慶二十有一年十一月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六其年月日葬太平原祖塋之麓曾祖諱林材祖諱元臣父諱勝逵祖父皆　貤如府君官祖妣李氏妣劉氏皆　贈孺人配彭孺人後府君四年卒子二人鴻國子監生鵾孫五人琦郡學生璡縣學生女一人府君諱長信字玉符一字璧園初試高唐時巡撫國泰貪暴陵其屬不敢加無禮於府君阿桂文成公以視河工過鉅野亟稱府君才可任卒獲重譴不竟其用不顯於時嗚呼府君於顯爲叔父也銘其叔父所能言者止此可痛也夫銘曰

學足以用世而不庇其身政足以易俗而不諒於人其罷而譴也既無以理其枉其窮老而死也復無以救其貧豈賦命之果厄胡所遇之皆屯嗚呼廉吏而可爲也吾以待其孫

鄒湘皋黃虎癡繼室陳氏墓誌銘

孺人姓陳氏龍陽人父統廣東平海營參將孺人幼慧長通書史工篆書參將歿家遂落母呂病風不良於行醫藥飲食皆孺人鍼黹所易陳氏既寠母又愼擇壻年三十嫁甯鄉黃孝廉本驥本驥於是三娶婦矣本驥好蓄金石文字孺人肆力於古篆益工求者益眾本驥兄本騏有才名卒無子母劉太孺人痛甚孺人婉娩承順以解母憂本驥居長沙或過其家見孺人據案作書太孺人靜坐聽女孫彈琴童稚僕婢皆怡然有自得之色居無何本驥以貧故如南陽孺人舉一子甫二月病以道光七年閏五月辛酉卒春秋三十三葬長沙東關外郝坡原征夫在途孀姑篤老呱呱甫娩期功無親寡婗弱息經理其喪斯人生之極哀也已孺人歿三月本驥歸以諸城王金策所爲狀屬其友新化鄧顯鶴銘諸幽本驥前室子二人邁迪迪後兄病厎將以孺人所生子達於免喪後踵繼是皆不可以不志銘曰

笄而通經史嫁雖遲能備禮壻雖貧得才士不永年而有子有一於此可以死何殤何彭殤一軌郝坡之原近湘水往郎汝宅利後嗣無悔識字憂患始我言不誣石不毀

周昆叔試用從九品吳君墓誌銘

余至吉水之明年有以故試用從九品吳君之殯告者君諱長春大興人嘉慶十七年冬以縣民盧炳京控事會勘來此十月己酉會食縣署之西廳遇疾不能語索筆以進已不知人遂以其日卒君孑身來江西無知君家世者僕張貴從君需次會城久言君有母就養廣西之左州知州田文煦君姊夫也又言君有兩弟在京師不能舉其名其他皆不能知於是前令無錫華翊殯君於城東之龍華寺爲告於大府咨君之籍以達君家而使以喪歸又使貴訃於左州皆不報又二年吳興章耀曾來權縣事悼君喪之淹也於是因君亦去左州乃爲書以告知州高作霖使訪田君以達君家訖不得報嗚呼君以孝檄客死三千里外旅殯十有一年兩弟耶母耶姊耶今皆安在耶君之喪其不可以待余既重哀君而恭茲邑誼得爲君主遂以道光三年四月癸卯葬君龍華寺之原直浮屠之西若干

步余讀柳子厚虢陽承趙矜墓誌矜客死柳州官爲葬於城北之野後十餘年孤來章始壯自虢州徒行求其冢不得至日哭於野凡十有九日卒感神卜以得之嗚呼君家既不可知君儻有子若來章者耶余又懼夫泰誚之不可再遇也爲之誌而哀以銘銘曰

仕爲貧死胡子兮羈十載魂長怛兮人亦有言隨葬達兮抑返葬仁君儻歸兮龍華之原草莽莽兮我爲之銘冢不夷兮

毛生甫贈奉直大夫福建臺灣縣知縣姚君墓誌銘

君諱斟元字儀匡又字春樹桐城姚氏乾隆間編修君諱範與從子刑部郎中君諱鼐皆以經術文章學問閎粹爲世儒碩君編修君第五子郎中君弟也嶽生嘗志郎中君墓自君大父以上官世名績詳焉君性孝友廉直彊志其治身自起居衣服壹意恭肅門以內雖童稚皆謹聲息而事尊長與待交友又極和遜其治經務先綜括傳記詁訓名物制度而疑遯雜博必折衷宋賢達其理道爲文章率導源於漢通軌唐宋論議雅贍不踰法則然行茂而弗章業紹而弗仕名屈於材年五十七卒於增生吁可慨已始編修君閎學淹沈穿并與贖凡有所考覈解駁都不纂述輒注於簡或爲別紙附之蓄書十數萬卷條列幾徧後頗遺佚君勸授緝又錄所作詩文都若干卷君孫瑩乃克次序成書模準羣哲副君志焉君家世顯達然率貧約至君尤困諸兄輒稱貸以給君繼娶瀠山徐氏有裝送君悉出以償負仍不足乃遂客遊至歿嗚呼富貴詩放古不逮以異賢者人士恢其器識學藝誠不以時命通塞蒙髮增損焉矧君子之篤於道哉君涓重儒者其訖無怨恨決矣然天必報以賢子孫丕燿前烈而慰其迍邅不遇其羸絀何如也前夫人張氏無子後夫人生二子一女子曰駿曰俁俁爲兄後女曰某孫四朔繼瑩四和錫朔監生瑩進士江蘇金壇縣知縣攝武進元和其追贈君奉直大夫福建臺灣縣知縣乃其前除官爲曾孫四某某君歿於乾隆五十九年七月朔日葬於道光十二年某月日桐城某鄉某原夫人皆祔女某字張法前夫人從子也未嫁法死隨夭死以守後門他族來問名遂病遂死君憫其志曰後必葬張夫人兆明其志在張也今去墓若干步者某始瑩也銘曰

行植於義志繩於禮以介以沖坦坦素履維昔名德歷世彰美忠堯惠貞外內濟濟吁嗟閟遂宜多受祉胡蔚國器而與命掎既修既闕既濟既艱卑藏於室遹罹其陟頹卜其藏適世十祀既坎以恤用慶孫子

曾異之恩縣四女祠碑

山東恩縣之西有四女祠焉舊碑云漢景帝時貝州傅滿女讀書不嫁以養其親一旦與其親皆得僊飛去世咸詆其無稽然莫能知其所由誤賜湖孫使君督糧山東起廢除蠧百廢具作聞乃觀邑志披地圖得是祠而立之曰此唐貝州漁陽宋廷芬之五女所謂若莘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者也事具唐書后妃傳言貝州則地符言讀書則事合其去一人其以君憲被誅之故乎傳之者謬矣孫公宏博淹雅習知古事千載贖穃一辨而明於是議者欲毀其像且去其祠孫公復諗於眾曰是無庸吾聞之狄公焚項羽之祠道州毀鼻亭之祀彼皆以淫昏之鬼汙祀典而敗人心故剗除之今是女也撤其璵瑱不嫁以養父母是率民而出於孝行者昔之人深重之吾豈以其無考而除之且官之職在乎使章百姓宣美風俗今茲縣民不祀淫昏而孝女是奉其俗美風麗伊吾與二三子寶嘉賴焉雖然以爲漢則荒矣以爲僊則誕矣吾辨之吾因而存之凡爾縣民自今至於後日其各敦孝弟黜奇衺無稽之言勿聽民既喻則相與訟公之化曰我公之明也千載之神其舛者能辨之況吾儕乎我公之嘉善也千載之神因其孝而不忍除之況吾儕乎某時客山東獲從公遊公令爲之碑遂書其事而繫以文曰

有唐宮人帝曰學士產於茲鄉實彰青史俗語有誤姦變丹書班婕之流化爲緹縈緹縈有一今則四之炎劉之閒疇則志之其志誠誣其行孔嘉有舉莫廢毀祠則那使君之督燭及於幽使君之仁欲去仍留歷亭縣西巋然舊宮神罔時怨民罔時恫神之報公使君壽考民之報公比戶忠孝

續古文辭類纂十九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

碑誌類四

梅伯言原任予告大學士戴公墓碑

嘉慶二十五年大庾戴公以吏部尚書直軍機拜文淵閣大學士　國家設軍機大臣凡宰相非兼是官而位尚書以下皆不爲眞相惟公迪兄子文端公相繼皆以是入相天下以爲榮公諱均元字可亭先世自休甯遷廿泉再遷大庾考諱珊爲大庾廩生娶溫氏生弟元策元銓元娶側室江氏生淑元及公自考以上皆祖諱洪度祖諱時懋皆贈光祿大夫自江太夫人以上曾祖妣楊氏祖妣傅氏周氏皆贈一品夫人公以乾隆四十年成進士歷編修御史九卿以刑部侍郎出視河南衡工官吏畏其清斂手就事工以速成　仁宗以爲賢遷戶部吏部侍郎嘉慶十年黃河奪運河入江西風敗高家堰數百丈　命馳往赴工卽授南河河道總督凡三年改定木石工價及閘壩修廢所宜次第畢舉　賞太子少保花翎以事左轉副都御史改倉場侍郎再出爲東河河道總督復入爲吏部侍郎左都御史禮部尚書　賜紫禁城騎馬是時公年六十九矣遂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入直軍機處兼　上書房總師傅拜文淵閣大學士太子太保　今上卽位以錄遺詔語有誤出軍機旋　命相度　萬年吉地工道光四年以公陳情乞休得　俞旨製詩寵行在籍食全俸先是　仁宗賜公七十壽衣服珍器宴會二日至　今上復賜八十壽

衣服珍器聯扁就加太子太師戊子重赴鹿鳴　上親賜詩三朝耆舊寵　朝廷恩禮於公先後優異如此適　寶華峪地水滲　殿宣遷大都　上以公引咎陳詞得大臣體除名放還後子詩亨孫嘉德皆　賞還官及舉人道光二十年九月七日薨於南昌里第年九十五公情斂志約聰明外周其形神清和舒平動若有餘吐詞流音朗潤暢達識者皆知爲承平公輔氣象始以侍從發身嘗任湖北及江南正副考官四川安徽山東學政與伯兄太僕公兄子文端公皆由編修使車往還結轍於道又視學順天主辛巳順天鄉試典壬戌丁丑己卯會試總裁及閱卷教習門生幾數千人而　仁宗知公深不與他文臣比四方有大疑獄災患及　萬年吉地工程戶部三庫事務非親臣不輕領是事皆一以委公蓋　仁宗在位久以天地覆燾之德扶持綱維含宏發生而公以耆年長德不急功近名合道於仁厚清靜相孚之德固如是也配祖夫人先公卒子詩亨誠亨晉亨字亨女適陳適黃適溫四女未嫁卒孫幾人四世孫幾人詩亨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公於某鄉某原以夫人合祔告曾亮曰必以銘曾亮故公辛巳科門下士也道光二年正月嘗召至第曰吾定拜疏乞休試草其文時逡巡辭謝後語座主顧侍郎曰梅生得縣令無奈何且無令遠出京也今二十年執筆爲公銘追思昔言可痛也夫其詞曰

庚山建標四戴鏞祥兩爲賢相公兼壽邑二十登朝八十致仕膚功事樞歷試有煒謂公崇高約志愈卑收迹於先割榮不旋幾人百歲身此元老十年川觀宴處勳表我銘公墓不華其詞非我有文公實我知詩此碩德以奠龜螭

梅伯言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李公墓碑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李公以道光二十六年葬山陽縣郭南十五里曰高梁咸豐五年二月十九日清明節門下士南河總督楊以增署江寧布政使何俊以牲牢樽俎奠祭於墓及禮部員外赫特赫訥戶部郎中梅曾亮亦與焉皆門下士也既禮畢周覽兆域追維教思外碑巍然文字未琢僉喟然曰吾師有碑不宜無詞以屬曾亮乃謹譔曰公山陽人姓李氏諱宗昉字靜遠亦號芝齡曾祖諱培祖諱慶會考諱崇德皆贈光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夫人公以嘉慶六年辛酉拔貢舉於鄉壬戌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實錄館纂修　文穎　國史兩館協修甲子陝甘鄉試正考官己巳會試同考官十六年大考　賞大段遷贊善中允任貴州學政歷侍講侍讀庶子國子監祭酒旋改侍讀學士授浙江學政遷少詹事充　日講起居注官還京稽察覺羅學遷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道光元年辛巳監臨順天鄉試稽察中書科補禮部左侍郎充壬午會試副總裁　殿試讀卷官江西鄉試正考官接任學政回京自戶部左侍郎調工部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充　經筵講官戊子順天鄉試副考官己丑會試副總裁　朝考閱卷官教習庶吉士兼管國子監順天府府尹署吏部右侍郎以失察戶部書吏僞照降三品留任再署吏部侍郎充辛卯順天鄉試副考官壬辰浙江正考官　賞還三品服調吏部右侍郎丁憂服闋補吏部左侍郎擢都察院左都御史父憂服闋署兵部尚書補原官充武　殿試讀卷官　賜紫禁城騎馬升禮部尚書兼署兵部尚書以疾乞休二十六年四月十日薨年六十八所著有妙香室詩集十二卷文集十九卷經進集五卷詞一卷金石存十五卷黔記四卷致用叢書十七卷應揚屋詩賦文若干卷配沈夫人先卒以弟子鼎琛嗣其詞曰

公爲世瑞文華道豐天衢揚光攬轡八紘西北之英東南之美輶車風馳入我包匭成均大師六館詠歌秋賦春關頻繁主科謂公得士述德未備其於民瘼靡不彰計黔撫見功請丈匿田瘠土增賦利一害千嘗乾隆初議此袚駁公持往告撫乃大覺豫章有饑督吏束手甚之成規民活升斗建此兩利皆以學臣循分娩娶孰此比倫公有幼弟年減三不慢以童翼教惟式公有年友宦蹇而終恤孀教孤俾以仕通神明內含不億人詐告匱拯窮答過所望嗚呼我公歿爲人思況門下士厚蒙恩私輕重泯懷不以勢差扶其躓顛完其痏痍誰無門牆孰如公師憶春載陽肴堂致壽公侍尊前羣士拜後羔雁委積垂纓佩珂擁戶交階綷縩聲磨榮親致歡威儀之多盛事如在流光逝波刻文此碑以永靡湮

梅伯言禮部侍郎陳公墓誌銘

公諱用光字碩士江西新城人其大王父贈資政公世爵生道乾隆戊辰科進士贈光祿大夫光祿公生守詒陳州府知府贈資政大夫陳州公生公兄弟五人公次三自陳州公以上皆以名德尊重振匱濟貧於州里有恩公七歲喪母魯夫人逢邑哀感天性夙成年十四爲四書文有明人程度中嘉慶五年順天鄉試舉人次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九年轉御史巡視西城以部議回編修供職道光二年遷司業歷中允侍講庶子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署戶部侍郎終禮部侍郎階資政大夫公自少好爲文章及壯師桐城姚學士鼐以爲古文詞必扶植理道緣經術爲義法宗旨備不根而高材生又奴主同異破碎大體學不約行藝稱道荒概然欲以文章道術自表見於歐陽文忠歸熙甫有意乎其爲人也其爲御史甚慨然嘗建深遠之論不趨避形勢擿摭細故自御史回編修益貧甚人勸其出遊公曰吾近臣也又爲人客奈何嘗有以於友人至則賦詩弈棋盡日幾忘所事而近年居著作鈔錄編史凡案上無空隙處斷帛片紙黏帖滿屋壁中或過從賓客遊賞吟弄不暇者有無毀前後爲編修二十年始轉司業司業例不與大考公語曾亮曰吾性好閱文而拙於書楷宜是官不數年驟遷至閣學　上諭日

汝非有保舉人也朕知汝恬退進汝官公頓首謝嘗充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國史館文穎館及明鑑總纂以編修爲甲戌乙卯會試同考官乙卯順天鄉試副考官戊辰河南鄉試正考官以侍講學士爲乙酉江南鄉試副考官以閣學侍郎爲福建學政壬辰科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武會試總裁浙江學政爲學政時以宋臣孫覿擢忠助邪姦罷其專祠訓諸生宣詩布文原本古儒先警戒之道科舉契㞐屏不置口至後進文士則稱心褒賞薦寵廣坐不顧人有厚薄然否使事畢　上以訊獄事留道光十五年三月獄成復命以禮部左侍郎供職適　上賜平定回疆圖公觴客敬覩樂甚未幾病夢陳州公曰求吾木於家以是藥汝疾其逃逋負亮閱而傷曰病求木兆之棺矣疾篤　賞假者再以八月十三日薨年六十八公以文學結　主知正直樂易立身有本末故始終優禮如此俸祿所入皆散贍昆弟親族及師友姚學士鼐舅進士任驥祭田千金或數百金其卒也家無餘財有納被錄太乙舟詩文集若干卷春秋屬詞會義若干卷未成配曾夫人四子蘭瑞國學生早卒蘭滋上思州知州蘭第戶部河南司候補郎中蘭豫高堂縣縣丞孫三人曾孫一人女七人適曾適涂適祁適譚適曹其三四所適皆王姓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新城縣某鄉某原公之孤蘭第來告曰知公者莫如子深敢請銘其詞曰

公行高世　帝遂其逢人巧人趨安安而遁持古律衡命觀五風貪賢利善悃湘斷斷年不極位孤士幽歎山蟠水交公神是愉窆石鑱詞以奠陰墟

梅伯言誥授朝議大夫貴州遵義府知府胡公墓誌銘。

君姓胡氏諱鐘字山音又字繭川後自號晚晴居士江甯人其先自婺源以明末來居數世有隱德不仕君性孝友博學多能書畫尤工年十六補邑庠生應乾隆丁酉科拔貢以是科舉於鄉以四庫會要　內廷方略兩館謄錄議敘授雲南太和縣歷任至貴州遵義府知府以嘉慶九年致仕歸始在雲南時靖變民嚴范苴立學校卓卓可紀述而家居不一諸人鄉里善事鋭身堅行與後進均勞逸當事者知君署可輒行而平居不一至官府自學士大夫老親流輩新進小生至山僧羽士無不交茂樹幽石寂寥莽蒼之墟無不遊州閭聚會文酒之盛事人必引之以爲名而未嘗辭以事古今圖書錢鼎書印其姸媸眞僞有問者必告以誠所作丹青篆隸無疵纇爲之必盡其技然常退然若無能和平齋莊以一律持物不見其待富貴貧賤迹者二十年而不衰七十七歲而卒嗟夫士君子度其身其時其地有可以裨國家庇民人者則出可也不自苦其心而逍遙無爲以適己則處可也使君乙身之時不早志不堅以增其祿位榮寵卽優游彊健之樂亦時有兼得者而必有所棄以全之可謂能尊生矣君卒於嘉慶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後二年而配盧恭人卒以道光某年月日合葬於聚寶門外某鄉子灤湖南候補縣丞澂嘉慶癸酉科舉人充鑲紅旗官學教習沛縣學生女三人適張適藍適汪孫男八人女孫六人凡婚嫁皆仕族雍雍可風銘曰

駢高衢日未晡忽解轡肆嬉娛眺嶔岑水舒舒古官人爲民擁昧其艱謂退愚明古義先生歟銘其實奠幽墟（中段[illegible]）

梅伯言戶部郎中湯君墓誌銘。

君姓湯氏諱鵬字海秋湖南益陽人父義岦妣某恭人道光三年君年甫二十成進士所爲制藝列書肆中士子模擬相接得科第而君是時已專力爲詩歌自上古歌謠至三百篇離騷漢魏六朝唐無不形規而神絜之未幾成詩集三千首其始官禮部主事既兼軍機章京旋補戶部主事轉貴州司員外郎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年始三十餘意氣踔厲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其議論所許可惟李文饒張太岳輩徒爲詞章士無當也於是勇言事未踰月三上章最後以宗室尙書叱辱滿司官非國體言過當且在已奉　旨處分後罷御史回戶部員外郎轉四川司郎中是時英夷擾海疆求通市君已黜不得言事猶條上尙書轉奏夷務善後者三十事雖報聞而後美利堅求攺關市約有奏中不可許者數事人以是服其精非疏闊大略者也君既負才氣久居曹司以爲事無論利鈍成敗有所爲當震襮人耳目拘拘焉成易就之功弗貴也既不得施事則將著之言吾書出而人以爲古嘗有是言雖工弗貴也於是爲浮邱子一書立一意爲幹一幹而分數支支之中又有支焉則支復爲幹支幹相演以遞於無窮大抵言軍國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僞開張形勢尋蹤要眇一篇數千言者九十餘篇最四十餘萬言每遇人輒曰能過我一閱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姚石甫以臺灣道創英夷受誣訴事自出獄君大喜觴客於萬柳堂爲石甫賀余於是始識君得讀浮邱子者君嘗爲會試同考官門下士多至九列暨君者不患無其人顧欲得余言爲可否於是歎世徒畏君之才而豪未知其不自足者乃如是也嗚呼君今其死矣士而才固宜負病如是道既死而世無復見其病者獨其才在耳君之名其可無慮於後世矣君卒以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九日年四十四未卒前過予曰石甫以同知官四川爲大吏者當何如既而曰天下事恐難滿人意也後八日而卒余過長春寺記與君揖張亨甫柩而歸也未逾歲而君復殯於是黯然傷之君娶於某子俶昭佶昭佑昭什昭啟昭孫愔允女二人適杜適李以道光二十年某月日葬君於某縣某鄉之原其友王少鶴謂余曰銘以屬君乃爲之詞曰

天與以才賚之氣神豪語快士所悖大力者推辛以遂容頭平進不可意摧堅犯難壯莫掣蹤而改圖幾後世四十餘萬載厥字魂雖埋幽靈不弱

梅伯言台州府同知龍君墓誌銘。

君姓龍氏諱光甸字見田廣西臨桂縣人曾祖贈文林郎鎮海祖贈奉政大夫濟濤官柳州府教授娶朱宜人生光輔而君爲繼配王宜人出嘉慶二十四年舉於鄉大挑知縣攝湖南漵浦縣事君初試吏僕從滑胥謟可以面謾誘愒便爲姦然一不爲動聽訟不留不私改湘陰漵浦民張樂送緣道奔走大吏知其賢檄留省斷疑滯獄卻求直者金補黔陽縣漵浦鄰邑也聞君至皆喜揚姓民詭明封爵列祖像於堂皆冕君聚焚之火妖神廟禁龍舟戲溺人既興置利害與學官子弟講習文藝修古蹟唐詩人王昌齡樓時觴詠其上大吏以爲能治劇改武陵道光二十一年薦舉　召見擢乍浦同知夷亂後民貧多姦穴於墓狀爲鬼劫人君巡至穴役懼前卻執炬燧先入皆就縛巫幻術斂錢子罪並發入其財於官尤慎海防嚴市舶私貨營其利者不便大吏入其言以爲讓而君詞直然心嗛其舊弗善也調台州同知官無署皆留省君心知其難然不欲苟從眾乃借廨於民聽事未久民皆恐君去朔望講示　聖訓爲木牌十六方條目書上先春某牌敬立大言曰今日宣講某條始入坐巨盜名捕未得一日至鄉講未畢械以歸眾以爲神於是官署立市廛橋道修二十九年十一月八日引　見歸卒許州旅舍年五十八著辛黔防乍隨錄詩文集若干卷少工繪畫能劇飲及爲吏一皆屏絕吏所入衣食其族姻者十餘家惟不能以言詞假人或面責人過退無後言至斷獄則與人反覆導諭爲家人語或感悟罷訟而未嘗時讀律例嘗曰台人情安吾心即中律令矣故用法正而不拘配黎恭人子啟瑞以修撰官侍講任湖北學政請君就養而君官台州方日夜馳捕盜賊每冒寒中夜歸手足僵冷或謂君人爲吏求逸樂耳君固自苦今子貴矣盍少休君曰父子各受　恩各盡職無相貸也女四人長者亡幼者未許嫁其二皆適士族孫男二維梁維棟女孫二三十年十月某日葬桂林南關外之北村啟瑞以書告且乞銘銘曰

吏也而勞避位者媮三古致身不聞乞休吏也而竊得喜失悲逃爵之士世見爲奇於今則奇在古爲識古義孰明惟君念茲不以子逸去崇就卑供賓曰吾臣力未疲弱蠹除荒爲民去疵我銘其德以告吏師

梅伯言國子監學正劉君墓表

君諱傳瑩字椒雲漢陽人祖方行父正栢余初識君時君二十餘以舉人官國子監學正方考古務爲精博又好爲古文詞然常多疾疾作發輒廢食且不能近講君家故貧去父母兄弟久又連喪婦愛君者皆以君有所不自得者戒於學宜少休而君自苦彌甚志益高且欲追古爲己之學而從之不以文學人自處也而不自標異雖余亦於其疾且歸始知其日進也可愧也歸未數月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卒年三十一既卒乃得其日記並遺令讀之始若可怪繼爲之悲卒乃起人敬嗚呼君之學蓋自不妄語始矣嘗以爲世之困人者獨功利耳文章傳述之事得其深者亦有以淡外慕而自足要不若守身義理之學超萬累之表而莫吾挫此豪傑之士所以必忘於是而不以自作也如君所志者是已君始娶湯繼娶陳終娶鄧鄧有高行父兄賤以財數千金夫不樂受遂反之母氏以是知君固窮之節行於家也無子嗣兄子世圭卒之明年某月日葬祖墓側將卒書告友人曰上元梅先生表吾墓龍侍講書曾侍郎誌吾墓何編修書遂皆如其言

梅伯言侯子有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雲錦字子有亦字抑菴江甯人父學誼母顧氏試中嘉慶三年舉人再娶羊氏陳氏皆無子先生於內行修也少以文名於時於仕宦佹得之矣卒不遂晚乃頹隋委靡務爲無嘗省狀以自適然終不能自勝其卒也疾以肝凡不至聽事者數年卒時年五十七將死自書其行曰父母已衰孝不勝慈有弟曰松友不勝恭少治章句乃爲祿利晚逃佛老未捐忿忮詩今之奴字古之隸嗚呼哀哉名與生敝其伯父諱學詩由進士歷江西撫州府知府文學政事皆可書有外孫梅曾亮於先生爲弟子實銘其墓銘曰

生靡樂死奚若嗚呼先生此其堅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一

碑誌類五

梅伯言王惠川墓誌銘

君名渭字惠川蘇州府吳縣人自曾祖至君始業儒爲吳縣生員以嘉慶二十二年卒於南昌客舍年四十一以某年月日其妻子葬君於某所友人梅曾亮爲之銘君博覽強記尤熟於史著五代史職方考一書同里顧廣圻以精博擅一世尤亟稱許惠川然惠川惟志於討論得失要最爲文章成一家之書嘗曰古人與身誰親分章竄句甘心古人之功臣吾不暇也其爲文辨博廉悍以有關於道術爲主其詩悽慘幽邃雖小物必有所指而用思至精世俗人莫能知也　國家興文教幾二百年名儒大師閒出說一字之誤陳書至數十種窮搜而遠採以上及杳冥不可知之年下至猥媟慢戲假託名字閒脫分裂古人之所不稱往往立之而書出於刺取收擴之中蓋幾於盡矣獨文章之學倡之者既寡其人而爲之者又或束書不觀割裂首尾惟閭里師戶知童守之文形摹聲襲游談無根爲樸學者鬭其捷而奪之氣故其道益孤而不能振然則惠川以魁奇鴻博之才棄俗尚以從事於斯道而卒不得以壽考成其材此非獨君之不幸亦斯道之不得其人以倡之者之不幸也君爲人落落自喜每自說曰吾豈長貧賤者又曰吾雖貧不能爲童子師人信之君益困惟南昌太守張敦仁雅重君其卒也太守實歸其喪未卒之三月君過江甯

時病瘧者半載矣余阻其行君曰歸易耳卽不病當餓死奈何送君至歧路而別君僾然逐行李去百步外猶數數反顧時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也余之見君蓋自此止矣嗚呼死生離別之感固今古所屢見而以生平意氣之合其文采又足以表見於後世而曾不得假之年以極其才力之所至如君者其爲可悼惜爲何如也銘曰

儒與義弱文杌範胥鈔計帳以塞責無賢與姦用一格使忠義人色有愳鬼蜮遁巡貌不得誰追使還文字職君志未就死誰惜觀所成者視此石

梅伯言朝議大夫臺灣府知府蓋君墓誌銘

嘉慶初賊起川楚以文吏著殺賊功者四川劉公淸河南林君嵐陝西則蓋君方泌也君字季源亦字碧軒山東蒲臺人曾祖越祖國杰皆縣學生父諱熙早卒娶靳恭人無子以弟子爲後本生父諱東烈任安徽司獄本生毋王恭人自祖以下及本生皆贈如君之官乾隆五十六年以己酉科拔貢就州判陝西署漢陰廳通判石泉縣事署商州州同時嘉慶三年也治商州東百里曰龍駒寨寨之東河南南出武關湖北路四通縮商賈輸寫之會又多林莽山徑易馮匿賊自武關入陝寨數創君始至民吏埽地赤立而賊酋張漢潮擁衆至乃置藥甕中誘賊食多死遂西走大軍乘之漢潮由是不振然且揚言曰必報若君集衆謀曰賊雖去必復東若等逃亦死守不得耕種亦坐卧死我文官也無兵若能爲吾兵當相爲全活爾命衆議三日而後復曰生死惟命乃築堡聚糧據見户三丁抽一得三千人無丁者以財佐兵械糧糗且教之戰辰集午散曰無廢農事四年賊屯山陽鎮安將東走河南邀擊敗之又擊賊於鐵峪鋪逐賊入林中矛折賊已近奪矛以擲賊時賊踞山上而伏其半於溝乃分兵躬伏奪據其東山上數乘懈擊之殺傷過當賊宵遁卒不得東後賊由雒南東逸君馳至分水嶺間道走鐵洞溝出賊前而伏賊錯愕迎戰遂敗殺數百人鄉兵名由是大振自武關至竹林關鄉兵皆請隸龍駒寨五年知州困於賊君馳百九十里至北灣賊酋曰龍駒寨鄉兵至矣遂遁去是時賊屯商州西及雒陽山陽各萬餘人集衆勢欲東出君合武關竹林兵二萬人列三大營以待賊不敢前而閻楊忠武公以兵自商州至卽前擊賊東西夾攻賊大敗幾殲是役枕戈而寢者五十日遊擊誣以事解職大吏直其誣得留任賊遂相戒無過商州八年賊平始授盩厔知縣公在商州六年賊出入陝西久無所掠利銳欲窺河南甚狠奔鼠偷情狀捷出而眇然以一文吏不憑一城藉一餉起千百農家子於逃亡饑羸之餘抗悍滑習之賊於必爭之衝摧鋒守堅賊死突不能入平地便奔走牢困山谷卒就擒滅夫古人有身受重寄一失守縱賊出隘奔騰潰漫不可收拾者人必舉後此禍敗之罪歸重於首禍之人幸有大力者當之奔騰潰漫之禍泯不復見又習而忘之未嘗以歸罪於敗者之重增重於成者之功然則惟無赫赫之名而其功乃存益於人國此固君所不得而辭者也在盩厔猶時時入山搜賊巡撫方勤襄公奏　賞藍翎又生得十三年留陝倡亂者四十餘人奏授富陝廳撫民同知　睿皇帝召見問商州事甚悉授四川順慶府知府改成都府十八年岐鄢有賊入川以鄉勇屯川陝通路賊知爲統龍駒寨鄉兵者也卽遁歸陝就滅毋憂服闋授福建延平府知府改臺灣府兩攝臺灣道事道光三年以病歸是十八年六月卒年七十一君始在陝後在川皆以知兵重然精吏事重民命其在盩厔賊甫定卽捐俸賑飢旌死節婦及河灘馬廠暨法皆區畫久遠計始至順慶大吏聞渠縣民叛屬以兵君曰此作會入衆客主相猜疑訛言橫生非叛也請毋用兵捕十二人而其變息始至閩以三十金賞捕得周汞和乃總督命鎮將欲以兵取者也在臺灣所讞四獄皆千百聚衆稍激則變君一以理論民輸其誠藏邪如法彰義飢捕劫者七十人置之法天乃雨民呼爲太守雨其行事操舍適機會又如此配萬恭人先卒里居時聞君日戳賊憂甚侍萬恭人前言笑若無事者嘗誡子曰爾守有餘然居官當求濟於事有七子八女長子鈺陝西佛坪廳同知萬恭人出次鍇鋸錡鍵鋌鏻孫男一女孫二以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葬君於蓋村北原上曾亮在江南時嘗記劉公淸林君嵐及君遺事君長子後爲同年進士走京師以狀示曰子於先君嘗有述也請遂成之乃系以銘曰

討賊方亟募民以攻始仗其力終怙其功養之病國汰之爲賊勿養勿汰惟龍駒寨畫地爾耕朝揚其麾飽德飫義奮如虎螭遂遏逋寇成誅於師勝兵萬人計臣不知嗚呼此則府兵之遺而後事者可以爲規

梅伯言項府君墓誌銘

君諱灯字作豐溫州瑞安縣歲貢生祖啟龍考諱昌基生一子五女君性孝友樂爲移兄弟之愛於女兄弟嫁而貧者析產置田不以毋同異爲厚薄遠祖墓田廢充以己田不以族遠近爲公私推其愛及父母之姻族欉疏戚緩急時賙給以爲常推其愛及鄰里州黨凡橋梁道路有不便於人者無不修年歲飢疫有活人之事無不爲粟米錢帛衣袴藥物可以給人之物無不蓄且具偶出欲有所衣寒者不及歸取解衣而歸償以新衣備皆樂從之遊見空器在門實錢物令滿其人來自持去人忘其施君亦不以爲德也治家及外所交際事諸日乃休而又好詩及書法習科舉學乃先明而興客至始盥沐則程課畢矣學使者每拔冠其曹比鄉試數不售有人爲主司先游者峻拒之以諸生終嘉慶六年五月十四日卒年四十九君始娶戈繼娶於李於林長子俊次霖次傅梅次傅森女四人適林適孫適張其次三者未嫁卒傅霖試禮部京師與曾亮善將以某年月日改葬君於某鄉某原以君之行告且乞銘嗟夫君之行古所謂獨行有道名應選舉者也論士於古

有循是而至公卿者矣然使古取士之法與士自修其身之道離而二之其操行果毅壯於是而無待而然者歟抑勢之相激中材有不能自阻者歟夫古人善其身而祿及之猶不可因祿以疑其善況乎祿不出於是而獨爲於今之世如君者勸孰與古人多吾以是知謂選舉興而行多僞者惑也銘曰

命於禍爲嗇性於善爲豐名於己爲陋功於人爲通嗟乎其幽宮因安其宗

梅伯言贈按察司照磨吳府君墓表

君諱達德字懷新明初自江西遷今湖南者爲君十四世祖始著籍巴陵至起家爲富人者曰傳經生君及其二季嘗應試入踐屢不得前吏御之徑出不再應試專意於宋五子書扁表其言使出入見之座事繼母待異母弟弟婦嫠居者及家子弟親族少長必隱度於恩義之平人求貸必應貸以訟必辭開諭情事使兩息而後已嘉慶十八年歲飢出穀萬石賑之大爲其縣人君曰吾自惟心計贏莫少事耳暇則手寫書史自種菜果課傭佃指授田法時與諸昆弟歡飲醉則益和而恭道光五年正月二十日卒年七十一娶晉氏繼母孫氏李氏配羅氏徐氏子友樹敏樹庭樹女一孫八人曾孫十二人以其年十一月五日葬君於橫板橋直其家南十里敏樹以舉人官教諭曾亮見其文京師以爲能學歸熙甫者也狀君行請爲之表嘗以謂三代後道德衰而游俠成然通財之義固道德中所自有者也以古之無甚貧富而不以是爲名高也遂謂自游俠者倡之儒者避其名而不復權其義世因以儒之行病不廣大豈所謂能宏道者乎君學道人也散萬金不以概其心是異夫儒而不利於物者

梅伯言館陶縣知縣張君墓表

君姓張氏諱琦字翰風陽湖人祖政誠考蟠齋皆以君兄惠言官編修贈翰林院庶吉士祖妣白氏妣姜氏皆贈孺人君以舉人謄錄議敘道光三年官知縣山東補館陶縣始至權鄒平歲旱請君閱村四百七十麥無入土者即申牒報災其詞堅大吏破成格入奏因鄒平得緩徵者十六州縣民失物誣訟於長山歸獄於君君曰汝失物地大樹北抑樹南也曰樹北君曰若是則我界也民愕然曰誠鄒平耶即不欲以數匹布煩父母官持牒去後權知章邱鄒平民時赴訴君曰此於法不當受者也悉遣之章邱俗好訟又多大府書吏撓令權君結正二千餘事私書絕蹤然君所權兩縣或數月或歲餘即受代惟館陶八年人戴之如親戚而君政固不爲姑息始受事久旱君禱雨既應糶倉穀平價振口糧士民皆洽歡乃嚴捕劫盜姦民士有訟者閱其詞不直即曰課汝文不至訟乃至耶試者以文不中程後乃決事士訟遂稀其仁術兼濟類如是然君尤以館陶地斥鹵不宜穀又衛水數敗田精求古溝防及區田法試行之未遂而病道光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卒年七十子玨孫殤曜孫以舉人令武昌女子四長適吳廷珍刑部員外郎次適章政次適孫劼次適王曦皆士族以是年十一月六日葬君於縣之龍山湯孺人先卒而祔葬既誌曜孫乃乞爲之表君少以文學名與兄皋文編修伯仲也詩詞醫學書法皆能得其深著錄十餘種人以君爲文人傑魁者矣而未意其能爲循吏如是嗟夫是乃所以爲文人也夫政不遠而言立者蓋亦寡矣苟以君所爲者有過乎文人此可謂能知君矣未可爲知文人也且世之所謂文人者又何也

梅伯言男八十墓碣

男八十又名煩枝梅曾亮伯言第三殤子也以嘉慶壬申年十月十三日生殤於道光二年十二月之十日生三歲而其母病且卒指八十以示吾而後死今汝又死前一夕徧呼家中人漏下五鼓始絕聲朝晡後氣絕其叔父仲卿痛之甚以成人禮葬於西城內烏龍潭之東西面先是一月八十隨奴子韓貴謁其母及叔母墓循是潭而歸也今所葬適値其地嗚呼兒憨癡如凡童又年不及中殤吾家人待之蓋情過於禮矣然獨以爲天下之可悲者莫吾兒若也

梅伯言鄒孺人墓表

道光二十六年冬夜發篋得管異之遺墨述其母鄒孺人事凡百五十字曰先母鄒氏考諱森安東縣教諭母周氏諱琦之女歸先君生子女四人年三十七而遭先君喪以女工典質支拄門戶事先大母葉孺人八年葬先祖祖母及殤弟妹嫁一女娶一婦延師於家教同讀書至十七歲而後止嘉慶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卒年六十六道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與先君合葬於江甯安德門外之傅家山子一人名同孫一人名嗣復孤管同泣血謹述嗟夫此異之書示其友乞碣表者也異之書此未幾試禮部道卒子幼今七年矣而嗣復始成立乃追書以遺之以卒吾先友之志夫異之所述自世俗務虛美者觀之無絕殊者然以家之貧薄而事之危苦也獨以一女子當之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異之蓋有以知劬勞之人無有過於爲父母者矣此所以爲善述其親而余不能有加於是者也嗣復今爲諸生而甚文庶其知先人以誠敬其親而不自飾於其友者於古道皆有合焉孺人之夫諱文郁余記搨帖圖字西京者也

梅伯言朱孺人墓誌銘

吾友繼山以所爲詩詞及篆漢魏隸書告曾亮曰此吾婦朱孺人作也吾婦幼失母專其事母者事父及後母遺服弟調燥溼饑侵衣皆與其勞年二十而歸余移其事親者事吾親不敢有失焉不逮事吾母移其事姑者事祖姑不敢有失焉吾家素貧而族大姻眾賓客酒漿束脩之供館能內外支拄不見罅漏使吾無自失於人者又以其餘功習詩詞

繪事隸楷女婣好學者多從之遊其性情好尚固絕異乎常女子也然親戚時衆處酬酢
應卑各適其人未嘗以才諝自標異其猶於用心者如是故瘁而病且劇遂卒吾哀其賢
且勞致天其生而嗇於報以女子而求託於沒世不可泯之名而其所爲以自見者又僅
有是故賢之以徵於森詞嗚呼其哀也如是其可無銘孺人諱珊字筠瑛湘鄉人內閣學
士兼禮部侍郎諱方增之女曲阜孔尚燮之繼室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卒年三十五
所著詩詞各一卷子慶第慶篤女慶婉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於衍聖恭慤公墓左
銘曰
古傳列女多雅才以才爲諱孰致斯惟德不淑才乃旌能宜齋敬持持護箴翊大安提
提六親攜婣歡如歸箴管餘事藻翰摛才若此者乃可詩有然疑者徵余詞

梅伯言崔恭人墓誌銘

道光六年二月二日太守余公之配崔恭人卒於江甯官舍將葬子炳燾泣告曾亮曰吾
母事舅姑愛稱其敬事家大人德稱其義性好施與周婣族禮稱其情大人少好詩史外
嗜不移及成進士官刑曹直　樞廷一心奉公不問生產母縫衣齋食區畫綜理未嘗使
大人憂及隨宦大郡以約守盈虔於神先朝夕必致敬課兒嘗至夜分畢課出鍼綫補綴
以爲常吾數省試不售而歸母必強言笑以慰大人吾幸售歸稍遲而母疾已殆吾欲如
昔不售而歸見吾母強爲歡不可得也吾母雖及待吾歸實如未見吾稍有成也吾之悲
蓋非人所能知也家大人實知子子辱與炳燾交敢請銘曾亮不得辭則謹序曰恭人姓
崔氏江西德化國學生耀宗之子縣學生立達之弟年二十一歸　欽加道銜江甯府知
府德化余公子五人思森堯恩早卒炳燾道光五年乙酉科舉人屋恩廣東鹽大使寶
銀附生候選知縣孫安炘安炯安燦恭人生乾隆三十四年正月五日年五十八道光八
年某日葬於德化縣某鄉某里銘曰
莊莊神君孰翼以輔英英令子孰摩以拊遺榮兮即幽聲無絕於終古

梅伯言倪孺人墓誌銘

孺人倪氏望江人桐城劉孟塗妻也孟塗以文名於時家貧客遊供養事一委之孺人能
敬禮不怠道光四年七月十四日孟塗客亳州暴卒時孺人生子數不育又新喪女而妾
所舉子病且殆大慟曰吾夫殆無後矣即自剄不殊至人定後縊死時去孟塗死百日二
十三年其子繼來京師與歸孟塗集告曾亮曰吾母以今年某月日葬縣之某鄉某原敢
請銘且言孺人殉夫時事俯首涙下噎夫亡矣孺人不滿忍以待其子者以是子之必不
可保也今孺人葬而是子來乞銘焉如之何其不悲也銘曰
不忍靡遺蹤死塞悲子壯既成不見母生悲夫以有此烈與名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一

曾滌笙江忠烈公神道碑銘

公諱忠源號岷樵新甯江氏曾祖發佐太學生祖獻鵬父上景歲貢生母陳太夫人生
子四公其長也少而豁達英特以縣學附生選拔道光十七年丁酉科拔貢生旋中是
科鄉舉久客京師以大挑得教職與曾國藩陳源兗郭嵩燾馮卓懷數輩友善嘗從容
語國藩新甯有青蓮教匪亂端兆矣既歸二年而復至京余戲詰公青蓮會匪竟如何
何久無驗也公具道家居時陰戒所親無得染彼教團結丁壯密繕兵仗事發有以禦
之逮再歸而果有雷再浩之變公部署粗定一戰破焚其巢誘賊黨縛再浩磔之湖廣
總督上其功　賞藍翎以知縣用公入都謁選又語國藩前事雖定而大吏姑息不
宥痛誅餘黨雖循末已踰年而復有李沅發之變又踰年而廣西羣盜蠭起洪秀全楊
秀清之徒出大亂作矣公爲縣令浙江歲餘咸豐元年丁家艱歸大學士賽尚阿公督
師廣西馳疏調公赴粵既至則大爲副都統烏蘭泰公所賓敬事無巨細必咨而後
行人無疏戚貴賤必察公意嚮而薄厚之敘公之勞請擢同知直隸州換戴花翎公亦
竭誠贊畫募楚勇五百人助戰湖南鄉勇出境討賊自此始也烏公慷慨負氣與提督
向公榮積有違言公以書曉譬烏公禮下之已甚冀感動向公卒不能得逮開賊於永
安復代爲一書抵向公力諫闔師缺隅之說請合圍而盡殲之又不能得因引疾歸歸
而永安賊出大敗官軍遂至桂林公聞警募勇倍道赴援將終佐烏公以平鎖表未至
而烏公陣沒自是獨領一隊賊中往往指目江家軍矣既解廣西之圍旋大捷於蓑衣
渡賊不得掠舟而北衡永以安賊攻長沙公與力爭南門天心閣築壘據要害長沙
以完賊之渡洞庭而東也實惟咸豐二年十一月之杪旋旗帆檣蔽江而下公痛時事之
益壞怨謀之不見納悵然不復欲東巡撫張公亮基亦奏公留守湖南是冬破賊曰
晏仲武於巴陵剿平徵義堂會匪於瀏陽明年春署湖北按察使剿叛民劉立簡於通
城膊陳北斗於崇陽皆以疲卒千餘盪寇數萬　天子褒嘉由是有幫辦江南軍務之
命公拜疏將赴金陵中途聞廣濟呆關佑爲亂移師討之事甫定而　朝廷命公速
救鳳陽不數日而江西巡撫檄公速援南昌公曰金陵鳳陽雖有　朝命然殘破之區
效遲而事易江西雖無　朝命然完善之土禍急而事難吾當先其難者遂挈師由九
江踔四百里猋入南昌翼日賊至則設施略備上下恃以無恐賊晝夜環攻闕地十道
分擾旁郡以眩我謀終不得窮公方略凡九十餘日而圍解　上嘉公功　賞二品頂
戴　賜翎管班指諸物厥後田家鎮失上疏自劾　詔旨雖許銷四級然旋有安徽
巡撫之　命又　詔公楚皖一體當相緩急爲去留不必拘於成命蓋　聖主倚公辦

賊不復中制而海內企踵喁喁亦咸知非公莫屬也公以爲武昌差足自保廬州新立
行省危在旦夕法宜經營淮南以分吳楚賊勢 拜疏 自鄂之皖瀕雨而行將卒終歲
奔命道病公亦病至六安病甚六安吏民遮道請留不許舁疾竟達廬州部分未定而
賊大至公設策應敵一如守長沙南昌時而城無見糧藥鉛磬竭元從之士不滿千人
諸軍屯四十里外觀望莫救公弟忠濬自楚來援爲賊所梗咫尺不得通聞公病益困
不食數日矣城陷發憤投水死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春秋四十有二越八日募
人入賊中負公尸以出事聞 天子震悼追贈總督 賜祭葬 命廬州及湖南江西皆
立專祠襃公三代如其官 予諡忠烈咸豐五年劉公長佑既闢歸公喪新甯六年某月
葬於某里某山公弟三人仲卽忠濬以兵事積功至道員歷官安徽四川布政使次忠濟
戰功最偉殉難岳州 予諡壯節次忠淑縣學附生保敘知府夫人陳氏無子以弟子孝
棓爲嗣妾楊氏公既沒而生子孝棠國藩昔與公以學行相切礦 文宗御極薦公以應
求賢之詔公嘗疏請三省造舟練習水師又嘗寓書國藩堅囑置礮船肅清江面以弭
巨禍其後國藩專力水軍幸而有成從公謀也自公之薨忠濬等數乞余文表公墓道大
義相許神人共鑑余其敢讓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或邂逅及難而倖膺忠義之林何可
勝道當公赴江西之急有 詔令至金陵及赴廬州之急有 詔且留楚中宜可稍安以
惜有用之身而公必蹈危地甘死如飴但求無疚於神明豈所謂皎然不欺者耶嗚呼忠
已余既揭其用兵始末乃並述他行義聲之銘詩用告異世治國聞者銘曰
儒文俠武道不並張命世英哲乃兼厥長惟公之興頹俗貿匡明明如月肝膽芬芳有師
鄧君有友鄒子臥病長安朝夕在視亦有曾生燕南旅死謀歸三喪反葬萬里兩以躬致
義泣鬼神近古之俠孰與比倫作宰吳越風教霧霽秀水賑饑覓民以長蘇其枯齒衣以
文翹儒吏之風並時無兩蘊此兩美風雷入懷砰然變化陰闔陽闢宣戲大難重奠九垓
牛蠶而秕天乎人哉楚師東征倏逾十秋三十萬人金甲貔貅死者半之白骨萬邱人懷
忠憤如報私仇千磨百折有進無休終殆元惡盡復名城天河滌穢海宇再清公勑其始
不覩其成九原可作慰以茲銘

曾滌笙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公諱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湘鄉羅氏咸豐四五年間公以諸生提兵破賊屢建大勳朝野
歎仰以爲名將而不知其平生志事裕於學者久矣公之學其大者以爲天地萬物本吾
一體量不周於六合澤不被於匹夫虧辱莫大焉儻降衷之大原思主靜以研幾於是乎
宗張子而著西銘講義一卷宗周子而著人極衍義一卷幼儀不慎則居敬無基與說不
辨則謬以千里於是乎宗朱子而著小學韻語一卷姚江學辨二卷嚴義利之閑窮陰陽
之變旁及州域形勢百家述作靡不研討於是乎自謂孟子劄記二卷周易本義衍言若
干卷皇輿要覽若干卷詩文集八卷其爲說雖多而其本躬修以保四海未嘗不同歸也
始公家世貧甚曾祖王父曰阮王父拱詩皆以公貴 贈通奉大夫父嘉旦公沒後 賞
加頭品頂帶曾祖王母蕭氏王母賀氏母蕭氏皆贈夫人公少就學王父屢典衣市米節
縮於家專餉於塾年十九卽藉課徒取資自給喪其母又喪其兄旋喪王父十年之中連
遭期功之戚十有一嘗以試罷徒步夜歸家人以歲饑不能具食妻以連哭三子喪明公
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天
下其後年逾三十乃補學官附生逾四十乃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假館四方窮年汲汲與
其徒講論濂洛關閩之緒瘏口焦思大暢厥旨未幾兵事起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勳名
大率公弟子也咸豐二年粵賊攻圍長沙縣令召公練鄉勇以備不虞省城解圍明年春
巡撫張公亮基檄公帶勇至長沙維時國藩奉 命督治團練因與公講求束伍技擊之
法晨夕訓練擊土寇於桂東擒逆黨於衡山其夏賊圍江西省城乃益募湘勇二千輔以
新甯之勇鎮算之兵檄公赴援南昌湘軍越境討賊自此始矣既解南昌之圍復破賊於
安福歸及衡州殲土匪於永興四年春湖北之賊大舉南侵官軍失利於岳陽克捷於湘
潭提督塔齊布公追賊至岳州余檄公與李公續賓佐之公扼大橋以過其衝凡七戰而
羣賊潰岳州平乘勝逐北連復三縣將攻武昌公手一圖就余決策師出兩路以塔公進
洪山一路而自請攻花園一路當其堅者如其策果克武昌漢陽兩城賊既東奔追及於
興國大冶於田家鎮公提卒二千禦數十倍之寇璧之江濱挂石墜崖死者萬計而水師
亦斷橫江鐵鎖燔賊舟數千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前此累功保至道員花翎至是有甯紹
台道之 命加按察使銜既而引兵北渡克廣濟黃梅 賞業普鏗額巴圖魯名號又引
兵南渡攻圍九江進規湖口賊堅守不可遽下適會水師分兵入宮亭湖江上之軍不利
而湖北諸軍屢敗賊自黃梅長驅西上武昌再陷公太息深憂歎世變之未已也益討部
衆而申儆之或解說周易以自遣云時別賊陷饒州弋陽公入江西援勦大戰弋陽克之
賊陷廣信又戰信州克之又以其閒收復德興景德鎮東路甫定而義甯復陷公軍渡湖
漢而西至則示形杭口而暗進鷄嶺屯高峯以瞰敵設三伏以要之四戰而賊大熸義甯
既克有 詔加布政使銜公以書抵國藩具論吳楚形勢欲取九江湖口法當先圖武昌
欲取武昌法當先淸岳鄂之交於是馳疏以公回援武漢 朝廷嘉焉遂略通城克崇陽
挫衄於濠頭堡大捷於蒲圻將逵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歡迎勞問凡事咨而後行城外賊
壘鏟除略盡殄滅有緒矣公以霧中搏戰中鎗子傷創甚咸豐六年三月初八日卒於軍
春秋五十事聞 天子震悼照巡撫例賜卹二子皆賞給舉人三省建立專祠予諡忠節

公在軍西蔵，論數省安危，皆視爲一家骨肉之事，與其所注西銘之指相符。其臨陣審固乃發，亦本主靜察幾之說。而行軍好相度山川脈絡，又其講求輿圖之效。君子是以知公之功所蓄積者夙也，非天幸也。配張氏，誥封夫人；妾周氏。子兆作，配胡氏；兆升，配曾氏，國藩第三女也。余與公以學行相勖，又相從於兵革中，申之以婚姻，迺撫其大節，銘諸墓道。銘曰

漸東之澗，積潦縱橫。崇朝卽涸，卷勢收聲。大江西來，其源萬里。滔滔寶區，不矜厥美。撫本者竭，有本者昌。羅公淵默，所蓄孔長。洞徹天人，潛睎往聖。一物未康，終虧吾性。提師苦戰，荊揚二州。斧彼凶豎，爲民復讎。矯矯學徒，相從征討。朝出鏖戰，暮歸講道。洛閩之術，近世所捐。姚江事業，或邁前賢。公愼其趨，旣辨其說。仍立豐功，以雪斯恥。大本內植，偉績外充。茲謂豪傑，百世可宗。

曾滌生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公諱續賓，字迪庵，湘鄉李氏。湘軍之興，威震海內，刱之者羅忠節公澤南，大之者公也。咸豐三年，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勇三千往援，公隨忠節公以行。初至失利，右營主者戰沒，公代領其衆，自是忠節公將中營，公將右營，所向有功。在江西克復太和、安福，歸至湖南，克復永興。明年，粵賊犯岳州，忠武公塔齊布率師禦之，余檄忠節公與公助之，所部僅千人耳，賊衆數十倍。塔公控其東，湘軍扼其西，盛暑鏖兵，出奇制勝，凡兩旬而岳州平。轉戰而北，連下三城。八月進攻武昌、漢陽，克之。十月大戰於田家鎭，破之。田家鎭者，江流盤折逼隘之處，其南岸爲半壁山，峭壁斗絕。賊以鐵鎖橫江，萬舟翔集，氣銳甚。公手刃怯卒三人，士皆殊死戰，連破賊壘。而水師亦乘機斷鐵鎖，焚賊舟，好事者至摩崖以紀績。公前以累功保至直隸州知州，至是記名以知府用，賞給摯勇巴圖魯名號，旋有安慶府之命矣。先是湖南水師中江而下，陸師趨江之南岸，湖北陸師趨江之北岸，南軍屢捷，羣寇蜂屯北岸，於是公輩引兵北渡，掃蕩廣濟、黃梅之賊，旣又南渡會攻九江。郡城之賊城堅不可遽下，又議分兵先剿湖口梅家洲之賊，無何，累攻不克，水師失利，北軍撓敗，金陵逆渠益縱羣凶西上，武昌、漢陽再陷，南軍孤立潯陽，國藩以爲大戚，公亦深憂之，痛世亂之靡有屆也。五年二月，信州告警，公與忠節公自潯馳援，迭克廣信府城及弋陽等四縣。東路甫定，遂建西援武昌之議，大捷於義甯，小挫於通山，下崇陽，略通城，跳羊樓峒，擣蒲圻，援咸甯，次第戡定。乃以十一月杪師次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林翼大喜，事無鉅細，唯忠節公與公言是聽。忠節挈持大綱，其戰守機宜，胥公主之。公含宏淵默，大議無形，稠人廣坐，終日不發一言。遇賊則以人當其脆，而己當其堅；推功則予人以善者，而己取其疵者。士卒歸心，遠近慕悅。咸豐六年三月，忠節公中鎗不起，公接統全軍，衆志愈厲。剋平城外悍賊之壘，卻劇寇石達開來援之衆，周城掘塹，引江水入湖，困以長圍。十一月再克武昌、漢陽。　天子偉其功，賞加布政使銜，記名以按察使用。未幾，提兵而東，再薄九江。九江賊酋林啟榮者，堅忍得衆，內與小池口、湖口、梅家洲諸城首尾相救，外與皖盛之賊互爲聲援。公旣掘長塹以圍潯，又分軍援剿江北，舟載奇兵，夜襲湖口之背，遏明水師至而陸軍伏發，立克兩城。事聞，拜浙江布政使。明年四月，卒克九江，殄滅無遺，天下快之。賞穿黃馬褂，加巡撫銜。公每建一功，晉一秩，數省官民歡抃稱道，若寵榮之在躬。或歌誦戰狀，以爲樂，傳播中外。浙人仕京朝者疏請　敕公東兵以救浙難，而胡文忠公以皖中糜爛，請留公軍圖皖而固鄂。　天子許之。公乃整旅入皖，踰月連下潛山、太湖、桐城、舒城四縣，師次三河，毀賊九壘，而逆酋陳玉成等四面來援，截我糧路，我軍銳氣日渫，師少而半潰，公力戰終日，自度事不可爲，夜半怒馬陷陣死之，咸豐八年十月初十日也。諸將堅守營壘，又三日而俱敗；又六日而桐城守兵亦敗。前後死者殆六千人，無苟活者。疏入，　文宗震悼，手詔曰：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尙冀其忠靈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追贈總督，湖北、江西、安徽、湖南立祠，予謚忠武，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公之先人世有令德，曾祖本桂、祖詩、考曾以公貴，贈榮祿大夫。父登勝，公歿後特恩加封光祿大夫。曾祖妣張氏、賀氏、王氏，祖妣臧氏，母蕭氏，皆封一品夫人。公端凝敦篤，愛人不尙美言，而意溢於色，色餘於辭。雖他軍之將士、逃難之流民，皆歸之若父兄。聞其死，哭之皆慟，至不忍聞。同治二年，　朝廷追官賜祭。三年，克復金陵，推恩有功之臣，賞一等輕車都尉世職。配謝夫人，子三，其二殤亡。光久，　欽賜舉人，引見，賞六部員外郎，又以兼襲一世職，併爲男爵。孫二人某某。咸豐九年，葬公於湘鄉四十三都黃枯沖星子山之陽。同治八年某月某日，改葬某鄉某山。余文其墓道之碑，余旣爲敘戰績，乃兼述其懿德，而系以銘。銘曰

器有洪纖，因材而就。次者學成，大者天授。嶽嶽李公，表裏完好。匪琢匪追，動合大道。羅公講學，遠紹洛閩。公分其緒，摳衣恂恂。出而鏖寇，戎馬艱辛。入而問道，克己求仁。誰侮誰尤，責躬獨厚。駉駉勞勞，衆流會歸。不出口，負重含汗，浩如山藪。險趨人先，利居衆後。遠無蘊財，不阜我私。不忍己飽，而人獨飢。分餉諸軍，蘇槁嘘骴。返自潯陽，少憩武昌。將請於　朝，覲親還湘。天意有嚴，離局匪遑。斯願不遂，茹涕閣傷。遣將分兵，助我東征。擇良而予，出以至誠。四分五剖，精銳星散。自攜部曲，疲羸居半。損己濟物，近古無倫。終焉師殲，以仁隕身。行類大愚，乃動鬼神。公功久著，爛若三辰。德或不顯，考此銘文。

曾滌生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公諱續宜，字克讓，號希庵，兄弟五人，忠武公諱續賓次居四，公其季也。余旣銘忠武公之

甚茲不復具其家世公少好深湛之思強探力索洞徹幽微師事羅忠節公澤南常以躬行不逮為恥咸豐三年羅公募勇援救江西公遂參軍事以功累晉知縣同知　賞戴花翎而名顯不顯六年冬湘軍再克武昌漢陽巡撫胡文忠公奏公有勞特為兄續賓所掩耳有　詔以知府選用　賞加道銜既而隨兄圍攻九江明年以事省余瑞州軍中遂偕諸軍圍攻瑞州會皖北羣賊上竄蘄黃公乃自瑞挈千七百人回救湖北師至黃州與胡文忠公並轡謀野周覽形勢自巴河蘄水廣濟黃梅六戰破賊壘無算遂會克小池口由是公之威名與忠武公差頡頏矣公率所部既集九江忠武公乃得以其閒分兵克復湖口連下彭澤小孤梅家洲諸城公又以偏師御湖口之賊與竄陷麻城黃安之寇忠武公乃得專力破滅九江皆公之助也湖北事已大定胡文忠公以皖中久困水火奏請　敕忠武公廓清皖北而留公以固楚疆　天子亦南憂江淮絕重李氏昆季矣無幾何而有舒城三河之變忠武公殉難將士死者六七千人天驚地岋公在黃州哀迫之際經緯萬端入則損食悲咽出則拊循潰卒思鄉者遣歸願留者編伍哺衆賜衣接以溫語差討諸將之罪而簡用其良部署粗定適胡文忠公以母喪奉　詔起復相與申儆簡練而湘軍復振明年夏劇賊石達開竄擾湖南圍攻寶慶公時新奉荊宜施道之　命統兵自鄂援湘　朝廷壯之師抵長沙進自資水之西四戰而解寶慶之圍閩中官軍三萬與飢困之民一時得蘇衆聲大和論功　賞加布政使銜當是時余與胡公方議併力規取安慶省城余弟國荃與將軍多隆阿分圍安慶桐城公自湖南東還駐軍兩路之中曰青草塥者大敗逆酋陳玉成於挂車河布陳之廣近世罕聞旋拜安徽按察使十一年又有安徽巡撫之　命公具疏以謂逆酋圖解安慶之圍悉銳西竄必犯湖北以攻我之所必救湖北為衆軍根本臣宜提師回援不能遽受皖撫之事比公馳抵武昌而賊已犯黃州德安兩府五縣其別賊自江西至者又陷興國大冶等縣公經營七月始將列城恢復安慶亦藉以告克而胡公薨於位　文宗亦晏駕八音遏矣　今上嗣位　襃安慶功　賞穿黃馬褂調補湖北巡撫既又　命移撫安徽公初涖安慶繼駐六安屢奉　密詔以苗沛霖叛服無常詢問剿撫機宜公覆疏謂苗沛霖官至道員公犯不韙圍撫臣於壽州陷其城屠其衆乃復詭言求撫此豈足信不過假稱反正號召近縣養成羽翼若正彼叛逆之名人人得而誅之而覓其黨與使為我用彼勢日孤終成禽耳　天子韙之公又以時解潁州之圍克霍邱之城綏撫各圩陰散逆黨選任賢吏安民墾田功緒漸彰矣　詔授為欽差大臣而公適聞訃丁母憂不克受事　朝廷命仍署理巡撫三疏陳謝始奉　命賞假百日回籍治喪公旣以苦思遘病徹夜不寐夙患咯血至是增劇歸里後六奉　詔旨起復墨絰視師公以哀慕未忘而嬰疾轉篤請假四十日調養既而輿疾就道又請假四月併開巡撫之缺　朝廷鑒其至誠所請未嘗不許而以淮南事棘又未嘗不敦促上道　詔召相銜至冬初再疏自陳病狀公亦自知不起遂以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家春秋四十有一　敕照總督例賜卹三省建立專祠予諡勇毅配彭氏子光英特　賞直隸州知州同治三年某月某甲子葬某處某山八年某月某甲子改葬某山公與忠武公皆負重名淡於榮利昆弟同之忠武好善獲人過公則嫉惡稍嚴忠武戰必身先驍果絕倫公則規畫大計而不甚校一戰之利至其臨陣百審一發發無不捷成功一也余不詳敘戰狀而略述公言以綴之銘銘曰

凡戰有機鬼神翕闢靜如山寒終日凝敘動若電飛白霆齊擊蓄勢宜久氣竭宜淳此公之言吾耳所聆凡公勳績好謀乃成博籌多算終格神明匪直戰事學道亦然精思力踐誠可達天立功雖偉公不自賢立德未竟齎志九泉我銘昭之永詔萬年

曾滌生　畢君殉難碑記

自楚軍之興忠武公塔齊布實始以勇名天下楚人剽悍者率低首塔公亦盛稱雲南畢君塔公每臨敵負鎗挾弓矢又令二卒樹長矛執其馬韁卒以從其為翼也四畢君每臨敵負鎗腰五十矢又令卒手蛇矛持八尺刀以從其為翼也亦四塔公躍馬飆馳瞋入追從從輒返鞭之畢君怒馬追擊賊陣飛後者無得安從我入亦自不敢從也畢君名金科字應侯雲南臨沅人以征剿化苗匪功敘藍翎外委咸豐四年隨副將王國才赴湖北軍營破賊於天門丁司橋累敘至花翎都司十一月國藩檄令隨塔公攻剿九江明年正月賊犯武昌王國才回軍援鄂畢君遂為塔公所留其後塔公物故畢以驍勇冠潯軍逆酋石達開之寇江西也連陷瑞州臨江等八府數十州縣畢君所至常陷陳克捷旋為他部牽率失利終不得獨錄其功自九江移檄而南五年十二月破賊於樟樹鎮明年二月軍敗失之自南昌而東以六年五月破賊於饒州之章田渡六月郡城陷失之畢君自痛為他部所累益發憤募死士再入饒州誓衆曰今日上岸破賊不捷吾不復歸舟矣一鼓克復府城饒之者黎婦孺兒聞者與不見聞者皆曰畢君功也由是　賞加呼爾察巴圖魯名號補臨沅鎮都司升用游擊名譽大振而忌君者日以次骨飛謀為謗迭相污染君提千餘人當四戰之地索餉不至又惡忌者出己上中夜鬱鬱不自得常思立奇功以自旌異會徽池之賊大至歲暮士有飢色有司者責君能破景德鎮軍食可圖也君以正月二日出師初四日驟攻景德鎮入市乃無一賊別挈十八人搜勦後街賊蜂起從卒亡七人傷三人自縱橫擊刺踐血而出最後賊以噴筒環攻君於王家洲隕焉年二十五歲耳閱十有八日前從傷卒三人者

收得遺屍又三載咸豐九年予弟國荃破賊景德鎮憑弔舉君殉難之所而壯士則既死矣功名之際有天有人在己者獨足恃哉於是伐石以表道路聲之銘語俾行路歌之以永饒人之思銘曰

橫目貴貴同出一治衆雌無雄誰是健者塔公首出次乃畢君軀幹雖小陳安之倫匹馬斫陣萬夫莫當人心之賊一矢或傷內畏娼疾外偪彊寇進退靡依忍尤叢詬斷極思伸矯首舐天徒飛無翼或墜於淵淵則有底憤則無已萬代千齡哀此壯士

曾滌生林君殉難碑記

嗚呼自余倡率楚師轉戰荊揚二州之域其間相從死事者不可勝道或貞白無他誓不相背棄而慷慨一瞑志不得少伸名不襮於當世愛之而莫能收焉者尤可悲也林君源恩字秀三四川達州人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順天鄉試舉人咸豐元年選湖南平江縣知縣二年粵賊洪楊之屬圍長沙其冬瀏陽匪徒爲亂明年春通城匪徒爲亂三縣者皆與平江壤接君詰姦守隘如防禦水截然不得瀉溢江忠烈公才君之爲旣保奏以同知直隸州補用又以書播告士友道林君堪軍旅也會國藩治舟師檄君募平江勇五百人以從四年三月賊自鄂中南犯君禦之平江九嶺果大捷同官有忌君者功不得敘又別摭他事中之君悒悒內不能堪而口獨重澀嘗發憤欲一延辨宿戒設辭甚具至則爲衆所㗱害卒不得發或反引咎自責是歲十月追隨國藩於九江軍次造次欲有所申理亦不竟白也明年春檄君治湘軍糧臺歸自廣信又治塔軍門忠武公糧臺又佐理鄱湖水師營務十一月又攝理陸軍於廬山之麓姑塘之南而江西巡撫文公聞君賢飛檄調至南昌付以所新募之平江營者君在廬山與一二武人爲儔折節內交武人益不孫嫚辭侵侮或稱書生趾步躚躚焉知戰事君旣滿其籍又口重澀卒無以折之獨夜歎曰丈夫壹死彊寇耳終不返顧矣及至南昌領新軍乃稍自喜是時劇賊石達開犯江西連陷八府五十餘州縣六年丙辰三月李元度次青率師自湖口南來君與鄧輔綸彌之自南昌而東兩軍會於撫州壘戰皆捷人心始定賊亦糾合列郡醜類更番搦戰我軍輒卻之又至又大創之疲極不得休息秋九月分軍出攻崇仁宜黃適會援賊大至君竟以十七日戰敗死之始君嘗誡其下曰好相保君與若共命於茲也至是衆知君不屈相從死者三百餘人君歿二歲咸豐八年四月官軍克復撫州又明年國藩師次於此弔君殉難之所尋逝者之白骨邈然其不可復識矣於是爲立石以表遺蹟綴以銘詩以告於不知紀極之世之一二君子以達余之耿耿銘曰

胡古胡今彊吞弱伏佞者刀俎訥者魚肉文吏賊深武夫悍激訥者避之自牖屏息忍入戰場萬馬辟易士固難料理固難推災祥顯晦孰執其機昔聞人迹言出君口我不知戰但知無走平生久要臨難不苟大信不明豎可鍥金澆俗所侮鬼神所欽精魂遠矣北斗帝鄉遺骨莫辨蔓草茫茫有欲求之環此石旁

曾滌生何君殉難碑記

嗚呼軍興十載士大夫君子橫死者多矣獨吾友何君丹畦尤深痛不忍聞自近古以來未有行善獲禍如是之烈者也豈不悲哉君以咸豐四年五月由翰林院侍講　上書房行走出爲安徽徽甯池太廣兵備道時則安慶暨濱江府縣淪沒賊中廬州新立行省亦陷於賊副都御史袁公軍臨淮提督和公巡撫福公軍廬州君當之官不克南渡袁公欲資君以兵西會楚師福公亦具疏留君江北檄君募勇出征公私匱乏沮傷百端最後得二百餘人率之以西至霍山徵集潰兵團勇三千餘人推誠獎勵遂以十月二日大破捻匪李兆受於城東追至麻埠又五日至流波𥕢檄商城固始團練塔其北金家寨圍丁禦其東而自率所部遏其西捻黨洶懼李兆受與馬超江等相繼投誠挺敵脅從遠近大說環三四縣皆輸豬雞粳糧金錢之屬暨終宵不絕先是大府帥檄君救援廬江檄未至而城先陷至是奉被劾革職之　命軍士懷不能平雖百姓亦惘惘也方楚師之出岳州而東也克武昌下黃州破田家鎮水陸電邁席卷千里其後塔齊布羅澤南兩軍由黃梅南渡以圍九江賊循北岸而上復陷蘄黃竄武漢自長淮以南天柱內外所在蜂屯君以孤軍流離西與楚師不相聞東與廬州大府隔絕朝不謀夕嚮指皆衆五年正月進攻蘄水克之又分軍克復英山又殲劇賊田金爵大府帥以君西征有效疏令留駐英山君出師至是凡八閱月僅支見銀三百兩士卒及民團相從者增至三千人又益以李兆受新降之衆無以爲食居無帳幕雨無薪村郭無居民遠近無援傷亡無以爲卹始什人賦麪一斤繼而削減半之既又半之而賊來益盛日提飢卒轉戰不得休五月十二日軍敗徒行泥淖中鄉民或哀而進食君雖彊自振厲然憊甚瘦瘠發體氣亦少餒矣李兆受者故反側持兩端感君忠勤不忍遽背負絕糧既久怪君無以活之意望甚又同時降人馬超江爲匪徒所殺怨官不能捕誅以抵罪也則大戚議爲超江復仇設位受弔捻匪畢集於是河南安徽兩省皆以兆受復叛入告而縣令亦懸賞購兆受頭千金兆受益不自安銜伏詒君自陳無他君撫慰稍稍綏定矣會大府帥有密書抵君教以圖勦叛賊毋後人發爲兆受所得遂陽爲置酒高會而伏兵戕君於英山之小南門遺骸殘燬同遇難者四十七人咸豐五年十一月初三日也君諱桂珍字丹畦雲南師宗人道光甲午科舉人戊戌進士翰林院編修丙午提督貴州學政旋晉侍講入直　上書房數抗疏陳軍事得失推本君德又采朱子眞西山

大學之說傅以己意引申條例手繕成帙隨疏奏進君之意嘗以爲聖人者無不可爲功無不可就獨患人不自克不能竭其心與力之所竟耳及君出而莅事飢餓經年而百戰不息僇所謂自克者耶竭吾心與力而不遺者耶卒其獲禍如是之烈而或不免身後之餘責然則爲善者何適而不懼哉咸豐十年國藩屯軍江北詢君患難馳驅之所乃立石英山綴以銘詞俾來者有考焉銘曰

飢寒逼身難顧廉恥聖主不能安其民慈母不能撫其子況於揭竿烏合之徒亡命歸誠之始倏順忽逆朝人暮家封豕負塗積鬼張弧鋸牙鉤爪殪我閭儒赤舌燒城死有餘謗孽毀所歸天地易位悠悠之口難可遽勝我銘諸石少待其定上訊三光下訊無竟

曾滌生劉君季霞墓誌銘

君諱蕃字季霞吾友劉蓉孟容之弟也國藩治團練於長沙提水師自巴陵至九江及入江西屯軍南康孟容皆展轉相從三年奔走夷險共之季霞常以其太公之命省孟容於軍中出則美意相迎諷勉其兄歸則備會吉語慰安其父咸豐四年三月岳州官軍失利賊犯甯鄉季霞間關至長沙存問孟容孟容方以疾先歸其六月孟容將率舟師渡洞庭而北季霞復送至省垣明年八月又自其家二千里視孟容於南康中途聞羅君澤南督師至義甯州而西將掃蕩岳鄂之交規復湖北孟容亦分領湘右軍從羅君俱西也季霞與兄會於羊樓峒時我師遠來新有濠頭堡之敗士氣初復料簡糧仗稍與休息賊踞蒲圻縣城以其暇益築壘完守備十月十七日我師進營白石舖以蒲圻南門地險而偪不利仰攻乃繞道出公安畈抵城西駐軍鐵山湖北巡撫胡君林翼以師來會二十一日辛亥分四路進攻城扼險立栅穿塹敵壘植礮環擊不可近開出悍賊揭旗跳盪自辰至午相持不決軍勢稍卻季霞從兄督戰進曰事急矣賊將乘我遂棄所乘馬獨步而前賊遂奔之季霞發槍斃二賊又殲卒之稍退者一賊伏下田發槍中傷季霞仆地孟容舁其弟歸營而自麾眾禦之短兵確闘驍將銳卒傷亡數十人賊亦大創我軍乘閒舉火燔其木栅煙燄漲天五壘齊破是夕遂攻蒲圻縣克之孟容還營視其弟創在臍旁氣息僅屬撫之大慟季霞徐曰兄勿爾命也語訖而絕春秋二十有五事聞　諭旨追贈知縣照知縣例　賜卹季霞事兄致嚴以順而風韻各異孟容於士類揚清激濁而季霞不置臧否孟容稍立崖岸別白是非無所假借而季霞脫去畦封與無一語款誠相接其臭如蘭以是人樂近之劉氏世居湘鄉之四十都近歲兵事方殷有司分都團練季霞部勒鄉人獨嚴整其歸自蒲圻族之少長遠近之耆德學徒與鄰者團結之丁壯會葬送死哭者至數千人如喪親戚然後知其得眾宿將不及也咸豐八年某月日甲子葬於樂善里之王湖嶺配孔氏國子監學錄廣璠之女生女一人無子以孟容子培垕爲嗣銘曰

元二之厄兵氣崢嶸方州大府鼠卻狐驚提戈殺賊年少書生厥少惟何呈終兩紀温玉刻苕郢翔文史事親從兄辟咡而詔仗劍出門海飛龍嘯湞首之山故蟲嵯峨一儒奮永奠山河位豈在大齡豈在多我銘斯石萬代不磨

曾滌笙新甯劉君墓碑銘

君諱時華字廷材號寶泉先世自江西徙湖南之新甯曾祖有義祖儒禹府學增生父世貴太學生家貧爲商賈貨居以自給君生有至性不忍其父久勞市廛乃跪請曰大人宜少休兄學且有成弟弱兒願代父勞而服賈矣遂遊資於江漢之閒量物度時廢取而節用後人而往先人而歸家用阜康親以大悅父病在視終宵醫者言痰鹹可生淡則死君輒以手承痰嘗之味淡因大哭父歿母亦前卒則推其所以事父者以事繼母歸自武昌繼母不懌長跪自陳遲歸之咎繼母病服勞逮旦營治藥物必自其手不自他人繼母歿則推其所以事親者以事長兄而蓄季弟兄病調護年餘兄卒弟後卒則又推恩以恤其嫠以鞠其孤子厥後兩家孤兒皆成立兩嫠皆　旌表於朝壽皆七十八十涕泣頌君之德不敢忘云新甯山邑也僻在楚南黔粵之交巨嶺層巒穹窿雜襲擠而不得少紓自古未聞偉人傑士出於其閒亦乏甲乙科第居民治生織嗇有唐魏之風獨君與江太公一峰輕財好義不屑屑於自殖江君之子諡忠烈者仕至安徽巡撫而君之子蔭渠今爲直隸總督並有勲伐爲時名臣蓋褊陋之俗一變而山川之氣昌矣當君初買異縣廩求饒益以娛親心既而經紀有方知足以擴其業利足以仁其三族所得貲財隨手散去壹以濟物爲功息耗都不訾省鄉里除道成梁捐金錢惟恐不贍施藥療疾惟恐不周嘗遇益陽大水買小舟拯百人擧葬數百人新甯大饑饘鄰里新舊聚日半升全活無算又嘗修育嬰堂建忠義節孝祠皆縣中前此所無自君剏之城東北有義冢歲歲常以冬葬培其陁塋而植其仆碑城南有義塾器物缺之常於君家取給焉人或謂君歲入幾何施諸人者什七而自謀不及什三後將難繼何不頗買田宅爲子孫稍立基業君笑謂家有薄田足供疏食焉用多爲吾以人情爲田以培養士類爲種耕不計年穫不計世庸詎知留貽子孫者不更大乎逮君歿而門內鼎盛君子四人長名長佑卽蔭渠也以拔貢生歷官廣西巡撫兩廣總督直隸總督加兵部尚書銜次長佐某官次長伸長健某官孫某某曾孫永祚永祺　天子襃長佑功　贈君暨君之祖父皆爲光祿大夫君配鄭氏暨祖妣某氏妣李氏曾氏皆爲一品夫人蓋君言於是果驗爲善之報抑何捷也鄭太夫人恭儉寬仁悉秉夫教娰婦娣婦寡居敬之終身有恩紀君卒以道光三十年六月十四日壽六十有一太夫人先三日卒壽五十有九是歲十二月某甲子合葬新甯西鄉楊溪村之鸞嶺

昔道光丁未戊申間江忠烈公常爲余稱道蔭渠之賢兼述其世德及蔭渠入京聞親之訃求余文銘其墓展轉兵閒久疏文字越今十有七年始得表而銘之銘曰

舉世奔利獨行抱義庸德庸言感格天地外救飢溺內撫諸孤仁心難慊百憂一愉孰云不顯在幽彌馨孰云無報如影隨形神覩在室奇禍在庭郎君崛起爲國干城削平寇亂鼎祭鐘銘自天錫寵褒榮先隴夫夷之南萬山環拱我表其阡來者欽竦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二

曾滌笙仁和邵君墓誌銘

位西仁和邵氏諱懿辰與國藩交二十餘年矣咸豐十年二月賊入杭州五日而復七月位西訪余祁門軍次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陷賊中賊退乃挈家東徙紹興老母考終饑得盡禮欲乞師以援兩浙不果遂別去明年十一月杭州再陷位西之妻余恭人二子順年順國轉徙滬上余聞而迎致之安慶順年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飢困其父麾家人出避闔廷宗祀亦詭詞自稱將出遂泣別不復相聞國藩心知位西烈士也必不苟免其家固知之以無定問不敢發喪同治三年二月杭州克復順年奔哭周詢具得三日不食罵賊遇害狀實以十一年十二月朔日殉難於是始除次執喪赴告遠近浙江巡撫上其事　天子下詔褒卹然後知親在則避親歿則死賢者遭難如是其不苟也位西之學初以安溪李文貞公桐城方侍郎爲則擯斥近世漢學家言爲文章務先義理不事縟色繁聲旁徵雜引以追時好厥後以舉人至京師爲內閣中書刑部員外郎入直軍機處與上元梅曾亮伯言臨桂朱琦伯韓數詣遊處博覽國故朝章其文益與美盤折亦頗采異己之說以自廣詢訪高才秀士折節造請交譽互謝酣恣而不厭抑習而彌虔然位西性故戇直往往面折人短以謂書籍所無公何得漫衍不應再糾焉猶不獲三諫焉無問新故疏戚貴賤時否一切甃頌相繩人不能堪終以此取戾於世大學士琦善公在獄嘗發十九事難之大學士賽尚阿公視師廣西手疏七不可諍之諸公貴人病其陗直由是齮齕不得安其位咸豐四年坐濟甯防河無效吏議鐫職位西既罷歸則大覃思經籍纂著尚書通義孝經通義詩古文若干卷飢餓圍城之中猶著禮經通論誦聲鏘然徹於巷外亂後僅得禮經一卷文三十餘首刻之淮安蓋不能什之一二餘則散佚矣位西之曾祖王父寶勤王父又曾父宗贇本生父鳳儀世著清德有兄懿潞早喪無子以順年後之有女二人順年歸自杭州未得父尸大痛遘疾同治四年六月十三日歿於金陵余恭人少而刲股療親晚而事姑有聲既痛其夫又悲其子七月十二日亦卒嗚呼傷已國藩於是命順國與其壻鄭與儀具位西衣冠葬之西湖二龍山以余恭人及順年祔順年之妻伊氏前死賊中至是亦以衣冠祔葬銘曰

城有時而爲湖海有時而成田物固有非常之變烏可以常理測彼吳大善不必祔久矣曾不自夫子而始然愍東南之大戾仁聖與螻蟻而同捐著述蘊其滂瀌僅幸燬燼之殘編文之精者不復存存者又未必果傳獨其耿耿不磨之志與日星而長懸魂無遠而不之魄則依妻子以全庶上爲神祇所許而下爲百世學者之所憐（銘詞奇大接地）

曾滌笙唐確慎公墓誌銘

公諱鑑號鏡海唐氏先世自江西豐城徙居湖南之善化四傳至諱煥者以舉人官至山東平度州知州公之祖也生子仲冕以進士即用知縣官至陝西布政使公之父也平度君以子貴　誥贈通奉大夫配李氏譚氏俱封夫人譚夫人歿而葬於山東之肥城布政君及配甯夫人皆踵葬肥城公以父命徙籍山東故又爲肥城人焉少而邁異精勤嗜學如渴以廩生入貲爲臨湘縣訓導嘉慶十二年舉於鄉十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又二年授職檢討又六年補浙江道監察御史充甲戌科會試同考官戊寅科順天鄉試同考官坐論淮鹽引地一疏吏議鐫級以六部員外郎降補會　宣宗登極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諸城劉文恭公鐶之薦公由是有廣西知府之　命厥後再爲平樂府知府一爲安徽徽甯池太廣道量移江安十府糧道拜山西按察使還貴州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遷江甯布政使踐歷於外蓋二十年其守平樂也亭平民猺之獄而解其仇讎條劇盜境內肅然是時布政君解組東歸僑居金陵公聞母病即引疾去官省親江南既遭內外之艱皆北葬肥城廬墓讀禮服闋以例仍發廣西再守平樂道光十二年廣東湖南生猺爲亂公出防邊圉內譏奸宄往來富川賀縣安撫熟猺獸擾而兒畜之設立五原學舍延師敎讀猺大悅擒郡中煽亂者譚於先等十餘人立斬以徇而貰其脅從千餘火其名籍一無所問其按察貴州也平反疑獄歸美令長曰非吾能正之某縣尹來省自易之耳其在江甯拯災修廢百度畢張時總督陶文毅公澍寢疾公代行使院政事文牘如山賓從填咽昧爽而勤職丙夜而不休忘寢輟餐形神交瘁而言者乃劾其多病近藥廢閣公事又雜摭他端以相訾毀　朝廷遣使者按問率無左驗　宣宗知公端謹一切弗論忌者或憚其方嚴未幾內　召爲太常寺卿道光二十年四月也公潛研性道宗尚洛閩諸賢所至以是敎其屬亦以勵於人亦時時論著以垂於後在翰林時著有朱子年譜考異省身日課畿輔水利諸書在廣西著讀易反身錄居喪著讀禮小事記官平樂時延納人士入署親與講授設立義塾誨誘猺峒官貴州時亦如之官江甯亦如之及入爲九卿又著國朝學案小識等書扶掖賢俊倡導正學時如今相國倭仁艮峯侍郎吳廷棟竹如侍御竇垿蘭泉何文貞公桂珍輩皆從公考德問業國藩亦追陪几杖商搉古今觀其陋室危坐精思力踐年近七十斯須必敬蓋先儒堅苦者亞時賢殆不逮也已而致仕南歸主講金陵書院　文宗踐阼有詔召公赴闕凡進對十有五次中外利弊無所不罄　諭旨以其力陳衰老不復強之服官令還江南矜式多士公至金陵學徒益盛以賊犯湖南急欲歸展先塋咸豐三年乃自浙還湘卜居於甯鄉之善嶺山深衣疏食泊然自怡晚歲著讀易識編次朱子全集別爲義例以發紫陽之蘊十一年辛酉正月十八日病卒春秋八十有四其家函封遺疏郵寄東流軍中國藩以聞　天子軫悼予諡確愼配王氏楊氏皆封夫人前卒無子以弟子爾藻嗣女四人適某某孫男三人某某孫女三人某年月日葬公某縣某鄉某山又八年國藩始追爲之銘銘曰

俗學衒時行與名釣孰揭其準而練其要唐公翼翼與世殊趣惺明戒旦篤信程朱有譏其隘或諷以迂浩然不顧服我康衢　顯皇初政詔徵國老造膝前陳嘉謨要道頤致吾　君上躋軒昊進退以禮斂茲宏抱宦遊所至我求童蒙晚居京國羣彥景從何才不育有金皆鎔以善孳善偕之大同播此芬韻昭示無窮

曾滌笙　苗先麓墓誌銘

君諱夔字先麓肅甯苗氏自幼讀書卽異常童不好爲科舉文藝而竊耆六書形聲之學讀許氏說文若有夙悟精研而力索潛解而趣昭己又得顧處士炎武音學五書慕之彌篤曰吾守此終身矣年二十餘卽纂毛詩韻訂繼又纂廣縮一書授徒窮鄉制藝試帖之屬不中有司程度學子稍稍引去君益冥心孤往子爲窮儒閉之河間城外得漢時君子館甎又得開元瓦於獻王墓旁私獨欣喜以爲神者餉我以慰寂寞入之道光十年縣令王君闓而敬異聘君主講瀛經書院明年爲學使沈侍郎維鐈所知舉辛卯科優貢生高郵大儒王氏念孫父子聞君之說禮先於君遂與暢論音學源流由是譽望日隆督學使者爭欲致之幕下與共衡校初隨編修汪君振基衡文山西繼隨祁文端公寯藻衡文江蘇所至甄拔宿儒周覽山水又以其暇紬摩譔述從事於其所謂聲韻之學道光二十一年祁公還京師乃醵金刻君所著說文聲訂若干卷說文聲讀表七卷毛詩韻訂十卷建首字讀一卷君以爲許叔重遺書多有爲後人妄刪或附益者乃訂正說文聲類八百餘事顧氏音學所立古音表十部宏綱已具然猶病其太密而戈瀜既雜西音不應別立一部於是併耕淸及蒸登於東冬部併歌戈於支脂部定以七部隱括羣經之韻書出識者歎其精審又數年侍讀馮君譽驥視學山東國藩薦君偕往役未畢而先歸於是君亦齒衰而倦遊矣道光之末京師講小學者卿貳則祁公及元和吳公鍾駿庶僚則道州何紹基子貞平定張穆石舟晉江陳慶鏞頌南武陵胡焯光伯光澤何秋濤願船君既習於祁公又與諸君傾抱寫誠契合無閒子貞嘗命工圖己及石舟及君三人貌蓑笠而處田閒蓋三人者皆同年優貢又皆有逸士之風謂宜與負耒者伍也君既泊然無營暇則徒步造訪諸君與辨論前世音學暨近人江戴段孔諸家部分之多寡意指之得失疑議亭決窮日夜不倦閒亦過余劇談歸自山東余從容問東士亦有擘究說文者乎有得見吾子著述者乎曰有之何以知之曰吾書中有自稱夔按云者東人稱引及焉曾不知夔之爲誰氏名也則相與拊掌大笑君

徐又曰吾家有魅僮昨者日晏吾責豎子何不具食僮輒報以錢物罄矣欲以何具吾柔聲謝之僮乃不遜竟去吾今方躬治爨耳則又相與大笑蓋君處困約有以自怡如此他日君又語余曰吾窮於世久矣甘之若飴死無所恨獨平生著書尙有數種未及刊刻不能無耿耿於懷自余咸豐初出京展轉兵閒至同治七年重入都門昔之與君遊者十人蓋八九死君之嗣子玉璞來告君以咸豐七年五月初七日逝矣春秋七十有五抱君所著書曰說文聲讀考者曰集韻經存者曰韻補正者曰經韻鉤沈者述君遺命謂當送國藩觀覽且以銘墓之文相屬君且死戒其子必葬我眾書叢中其子乃擇君生平尤嗜之書納諸棺中以徇嗚呼斯亦篤古之徵已銘曰

覘以多歧而聲聽以雜奏而蟄技之精者不能兩工苦思專壹可與天通課形而得聲勘異而得同黜陟百氏惟許君是崇胡學之旁達而遇之不豐抱此孤賞永奠幽宮

曾滌笙翰林院侍讀學士丁君墓誌銘

君諱善慶字伊輔號養齋丁氏世居清泉之白沙里幼孤從母劉太淑人育於外王父劉文恪公家自少而好惡欣戚不主於己惟母志之從長亦如之終身亦如之久處京師寄籍宛平由順天府學生中式道光壬午科舉人明年癸未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其歷階爲國子監司業詹事府右中允左中允右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其任職爲　國史館總纂庶常館提調　文淵閣校理奏辦院事　日講起居注官其使事爲戊子科貴州鄉試正考官辛卯科廣東鄉試正考官乙未科會試同考官其秋順天鄉試同考官丙申以後迭爲廣西學政君雅闇然自斂無所矜異　宣宗嘗從容問翰林中孰爲篤學曾文正公舉君以對　天子既異之在廷名卿耆德亦多稱歎以爲令僕之器歲月可冀君以母老懷思鄉里歸自廣西遂解官養親於長沙早歲事母執爨必躬淅米必絜至是益加謹焉母或加餐輒喜述諸人以爲至幸或有饋賜輒豐其好貨端饈而將之或體中不適則憂皇如不終日或意有不懌則長跪引咎既解乃起或將他適則先於其所往百物畢齋所欲立應室無纖埃庭無高語一身肅戒舉家兢兢宦游餘財爲其弟所耗君則經營置產以覆弟短而悅母心舅氏劉若珪謫官遣戍君又傾其前產以贖舅罪而慰母於地下蓋畢生孺慕自順親外不知天地更有何事也母沒數年而廣西寇賊大起咸豐二年秋攻圍長沙君矢死堅守寓書其弟曰城陷弟收吾骨於桂樹旁井中矣日夜令其子馴巡警周垣馴以勞致疾妻蔡氏刲股療之不愈遂卒君乃曰兒致身衛國婦刲肉救夫吾門之祥也吾母幸而考終吾身若家皆可殉難尙何惜哉賊退則趣治戰船以濟水師立共武社使諸生與眾練卒肄習火器事上議敘加三品銜論者謂謹厚如君乃能臨危應變如是爲不可測也同治八年六月十五日卒於家春秋八十其年十一月十六日葬於北關外洪山渡饗堂坑莊山之陽曾祖某祖某父某皆　贈中憲大夫曾祖妣氏某祖妣氏某贈恭人妣氏劉累封恭人晉贈淑人　旌表節孝配陶氏繼配周氏妾呂氏生子馴早卒乃以弟之子驊爲後妾廖氏生子駿女六人孫四人焯煥煊熾皆驊出煥復出爲馴後女孫二人君之學詳於治經尤嗜易春秋著有左氏兵論主講嶽麓書院二十餘年以洛閩正軌陶鑄羣弟子亦頗參陰德感應之說聲發愚蒙生徒翼翼無敢軼踰法度庶幾以身教者銘曰

不勁不縱不揭己以爲崇公以校士毅以郎戎勇以辭祿位而誠以啟羣蒙皆以仁孝爲之本本立而用自不窮老成逝矣康此幽宮

曾滌笙戶部員外郎彭君墓表

君諱永思號雨峯世居湖南長沙少而峻整自將忱恂縝栗呐呐如不能語事至則剖晰毫釐枝分縷解辨窮奇變而斷以片言長老往往敬異以爲吏才天所授也年三十二乃嘉慶五年庚申舉於鄉十四年己巳成進士即用知縣明年署雲南石屏州知州斷獄八百民譽翔洽從補楚雄縣楚雄縣附郭劇邑君至一以治石屏者治之訟牒入立判紙尾期以某日質訊出則聽民遮道自言停輿研鞫前者辭窮後者大畏或就逆旅操筆定讞且判且詰決遣如神尤善爲離參之法離參者如欲知眞僞則先以麥問甲次以稻問乙次以粟問丙離其事與其人而旁參之然後進退以定眞僞百不失一君用此術多奇中他人效之亦不能得民情僞也大吏以君既政成常使兼攝鄰縣之訟大姚有辭繼賢者殺人獄成省中疑獄則詭辭翻異問官數易幾書數十易終不能決君訊之七晝夜令以參鞫其子乃得情實讞決如律某官解餉報至省發封則失銀而得敗石以獄屬君君察石有蟲齧痕非道途閒物因閒鞫運之卒肩覺馱負左右敧平頓覺敧側始何日乎卒對某日過某店始覺右敧君自省返楚雄挾此獄與卒與石俱行途中雜采發石散之罔不類至某店得石與蟲齧者類一鞫而伏遂抵旅店主人於法五侯神者不知所起淫祀也土民與江西客商爭祀構訟數十年君以黜祭折獄終無已時令舁神像至縣庭取筆判八字曰爾像不滅訟端不絕亟飭吏卒捽而毀之兩造相顧愕眙而散蓋君之明而能斷類如此嘉慶十七年大姚令上變告烏龍口有眾數千嘯聚爲亂郡守夜召君問策君立與區畫草數書抵旁縣戒勿輕動遣數人偽與賊暱者諭使解散而潛發兵掩捕擒七十人罪數人而事定於是遠近又歎君才堪濟變也在滇六年凡三署大姚四署廣通兩署南安州再爲鄉試同考官上官方以治行卓異薦君而君以父命不樂久爲吏遂援例改就京職官戶部員外郎貴州司行走兼管廣東司說瀏道賦稅定鹺政多所匡贊道光二年丁家艱歸自是山居二十載養母教子收族振貧祭田義渡凡諸善舉皇然如有失

而急圖之陶然與販夫農父相狎自忘其爲宰官之身人亦忘之亦愈敬之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春秋七十有四曾祖從美祖必化　貤贈奉直大夫考勝桂　誥封奉政大夫以五世同堂蒦旌於　朝祖妣氏范妣氏黃皆封宜人君之配黃恭人以賢孝特爲舅姑所倚賞一從夫雲南官舍而未及從宦京師凡綜理彭氏家政七十餘年敎始迄終內外秩秩室靡棄物里無遊言姒婦有先亡者叔早逝者撫其諸子女合寡者撫其孤甥曲有恩紀齒逾八十猶躬鐙紡績不倦同治元年閏八月二日告終蓋九十有六矣子申甫道光乙未科舉人候選通判婦陶氏安化文毅公女也女三皆適士人孫樹森同治甲子科舉人志本序本豐本孚本孫女十二申甫以道光壬寅九月某甲子葬君於長沙之文家叚蓮花台同治壬戌閏八月某甲子葬恭人於木魚山墳壠相望約二百步而近屬國藩表其墓於是叙述大節而綴以銘銘曰

流水不腐古傳斯語賢侯之明積勤所補壽母之壽本諸勞苦居上而逸天所不許降福者天宰天者人治獄陰德恒大厥門科名膺續有子有孫更千萬祀長裕後昆

曾滌笙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君諱與儔字猶人一字傑夫貴州獨山人先世居江南上元縣有名先者明宏治時從征都勻苗因留守家焉三傳至如爵累官游擊君高祖也祖嘉能考強州學附生兩世皆以君貴　敕封文林郞翰林院庶吉士妣皆封孺人君少隨兄與班讀書發聞兄歿持期服不與有司之試旋以州學廩生中嘉慶三年舉人明年己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爲紀文達公及洪編修亮吉所器異六年散館改知縣署四川茂州事徙鹽源縣知縣縣俗富人好買無征之田貧人鬻產售九存一仍輸全賦久輒逃亡君按籍責賦富人而貰其隱占之罪河西有甯遠子稅所府隸橫征君上言稅所非經病民得裁去木裏喇嘛左所有山產銀銅郡守徇奸民之求請布政司符縣開礦君持不可上狀以爲木裏喇嘛去鹽源且二千里　朝廷特羈縻之非貪利其土也彼土菽糧不足於食朝定開廠募聚萬人運夫倍之不幸鑑礦歇耗眾散爲盜非土司受其殃則吾蜀承其敝且奸民所呈地圖開礦去左所經堂甚遠今得左所人訊之銅礦得十分二銀者卽經堂山也貪小利賈大數事誠不便大吏趣君狀檄君往左所履勘春暮鏟雪而行至則礦山者果在其經堂右其眾嚴兵以待旣瞻君貌又聆溫語乃皆解甲羅拜謝使君幸奠我居世世不敢忘行事縣令入土司境戶率錢二百五十雞市雞豚百物居有供行有餽君盡卻其物又懸之禁比還老幼遮道獻酒其酋項克珠進銅佛爲壽塡咽苦不得前由是墩治行卓異政以大成充甲子科鄉試同考官以父憂去職服闋母張太孺人年七十餘矣遂以終養請凡事母十有四年入則韋衣索異聽於無聲出則生徒雲從多文而栗旣除母喪吏部檄之復起君北行至襄陽歎曰吾壯也猶不能枉道事人今能老而詭隨耶立歸請改教職選遵義府學教授遵義之人習聞君名則爭欲就而受業學舍如蠡房又不足乃僦居半城市旦暮進諸生而詔之學以蠡其下焉者而已上焉者聽其自至可也程朱氏之論窮神達化乃不越灑掃應對日用之常至六藝故訓則　國朝專經大師實邁近古其偁易惠氏書閻氏詩陳氏禮江氏說文詁釋有段氏王氏父子蓋未嘗隔三宿不言言之未嘗不津津聽者雖愚滯未嘗不怡如旱苗之得膏雨也久之門人鄭珍與其第五子友芝遂通許鄭之學充然西南碩儒矣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卒官春秋七十有九將絕戒曰貧不能歸葬葬吾遵義可也其明年十二月二日葬縣東青田山配唐氏繼配李氏子九人希芝次殤次方芝州學增生秀芝友芝辛卯科舉人庭芝拔貢生瑤芝生芝州學附生祥芝湖南候補縣丞女七人孫十一人曾孫五人君所爲書有二南近說四卷仁本事韻二卷詩文雜稿爲族子搢至厯西佚去友芝掇輯編爲四卷友芝又別記君言行爲過庭碎錄十二卷旣葬十有八年友芝以書抵國藩乞爲文表其墓當乾隆之季海內矜言考據宗尙賈事求是之說號曰漢學嘉慶四年　仁宗親政大興朱文正儀徵阮文達以巨儒爲會試總裁是科進士如姚文田秋農王引之伯申張惠言皋文郝懿行蘭皋皆以樸學播聞中外科目得人可云極盛君於是時寂寂無所知名及君出而爲吏恩信行於異域退而教授儒術興於偏陬校其所得與夫同年生之炳炳者孰爲多寡未易遽定也余爲表章一二士之孤行而羈紲和者可自壯也

曾滌笙鄧湘皋先生墓表

先生新化鄧氏諱顯鶴字子立晚歲學成遠近稱爲湘皋先生先生自甫援科名卽已厭薄仕進慨然有志於古之作者與同里歐陽紹洛磵東以詩相厲客游燕齊淮陽嶺南所至悲愉抑塞一寓於詩覷幽剔怪過之使平終歲顚顚瞢不履近人之藩而又恥不逮古人每有篇什輒就磵東與相違覆引繩落斧剖晰毫釐書問三反或終不得當交嘲互詆神囚形瘁已而室極得通則又互慰大歡以爲解此者天下之至豪也先生以嘉慶九年甲子科舉於鄉道光六年大挑二等官甯鄉縣訓導凡十有三年引疾歸其遺外時榮而有事著述與磵東略同然磵東持律矜嚴體勢稍褊先生則波瀾益壯跌宕昭彰磵東牆宇自峻與人少可先生則闡揚先達獎寵後進知之惟恐不盡傳播之惟恐不博且久用是門庭日廣而纂述亦獨多詩歌所不能表者益爲古文辭以彰顯之其於湖南文獻搜討尤勤如飢渴之於飲食如有大譴隨其後驅迫而爲之者以爲洞庭以南服嶺以北旁薄淸絕屈原賈誼傷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

放佚湮鬱不宣君子懼焉於是搜訪濱資郡縣名流佳什輯資江耆舊集六十四卷東起灘源西接黔中北匯於江全省之方輿略備鉅製零章甄采略盡爲沅湘耆舊集二百卷徧求周聖楷楚寶一書匡謬拾遺爲楚寶增輯考異四十五卷繪鄉邨經緯圖以詔地事詳述永明播越之臣以旌忠烈爲寶慶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岡州志三十四卷衡陽王夫之明季遺老國史儒林傳列於冊首而邦人罕能舉其姓名乃旁求遺書得五十餘種爲校刻者百八十卷瀏陽歐陽文公元全集久佚流俗本編次失倫爲覆審補輯若干卷大儒周子權守邵州錄其微言副以傳譜之屬爲周子遺書若干卷所至釐定祀典褒崇節烈爲召伯祠從祀諸人錄一卷朱子五忠祠傳略考證一卷五忠祠續傳一卷明季湖南殉節諸人傳略二卷嗚呼可謂勤矣蓋千秋者人與人相續而成焉者也惟眾人甘與草木者伍腐而腐耳自稍有智識卽不能無冀於不朽之名智尤大者所冀尤遠焉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或碌碌而有聲或瓌材而蒙詬或佳惡同時同位同而顯晦迥別或覃思孤詣而終古無人省錄彼各有幸有不幸於來者何與先生乃舉湖南之仁人學子薄技微長一一掇拾而光大之將非長逝者之所託命耶何其厚也先生生於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卒於咸豐元年閏八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有五曾祖元臣祖勝達父長智妻曹氏仁厚淑愼里黨欽之妾何氏子二琳廪貢生候選訓導前卒琮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科舉人父歿後一月以毀終女子子三人孫四光黼光緗光紱光組曾孫大程自先生以名儒篤行昌其家羣從子姓皆孝友力學兄子瑤光賢而能文章先生之書其不係於湖南文獻者又有南邨草堂詩鈔二十四卷文鈔二十卷易述八卷毛詩表二卷校勘玉篇廣韻札記二卷自訂年譜一卷瑤皆敬謹弆藏其未刻者皆寫定可傳於世先生內行完粹敎澤在人瑤所爲行狀甚詳茲故不著獨著其治詩之精與其有功於鄉先哲者揭於墓道以式鄉邦而訊異世

椽筆淋漓擘大而遠

曾滌笙隨州李君墓表

道光二十六歲某月隨州李君年八十四考終於里第其兄之子戶部主事樹人聞赴京師將去官持喪余往弔語之曰於古期功之喪仕者去職緦之喪仕不得廢朞今子之歸禮也樹人曰豈以爲禮致吾哀爾且泣曰叔父葬有日既埋石幽宮維墓道當別立碣將揭其行義以視來者敢以屬先生則爲余縷述一一甚詳樹人事子甚敬又以禮請余其可辭惟君受性剛介於事無所不敢凡所力任必有於公或私於己毫毛不以措意人所愈憚當之愈勇嘉慶初川楚教匪蠭起漢沔荊襄蹂躪殆遍隨州之西有滾潭者巨鎭也賊將大掠而寇之君戒鎭家出一人負薪一束執長竿籠一炬臨水雁列竟夕焚薪火光亘六七里賊不敢渡隨以不陷近村有田久沒於水吏責賦於比鄰民絕苦之君徧哀諸司乞蠲無田之賦竟以得請其他施於鄉者稱是是故邑有舉也非其倡不興里有爭也非其解不息其貲盛也人皆稱願之其疾皆奔視其歿也哭之皆哀云李氏世居隨州家微也君少與其兄某發憤力學自度終無以大其門乃去爲賈累致千金一以資兄宦學不問久之乃爲兄納金縣官得除爲丞稍遷至雲南嵩明州知州而君亦以武學生入資爲都司於是諸子翩翩文學仕進寖昌矣君諱某字某曾祖某祖某皆不仕考某以嵩明君貴　誥封奉直大夫子二人長某以嵩明君得子遲與爲嗣後遂不還次某孫某某自嵩明君之歿二十年君撫諸孤恩勤備至樹人之官京師君一資之如資其兄其視兄子不知其非己子其視己子不知其非兄之子也嗚呼自眾人論之彼施於鄉者博矣自知道者觀之獨其施於家者不可能其不可能也則亦不可朽也

曾滌笙誥封光祿大夫曾府君墓誌銘

咸豐七年二月初四日我顯考曾府君卒於湘鄉里第春秋六十有八男國潢國葆莅視含斂男國藩降服男國華自江西瑞州軍營聞訃男國荃自吉安軍營聞訃皆奔喪來歸　天子廣錫類之仁賜銀四百兩經理喪事閏五月初三日癸未卜葬於二十四都周壁衝山內從形家言丙山壬向去先世舊廬六里而強去梁江新宅八里而近國藩少長至冠未離親側讀書識字皆我君口授自通籍入朝去鄉十有四年逮待罪戎行違晨昏者又五年府君之至言懿行不可得而盡識僅從季父驥雲所面問近事而昆弟子姓諸姑姊妹亦稱述音容往往而悉其述府君侍先大父疾病至難能矣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大父病痿痹動止不良明年冬疾益篤喑不能言卽有所需以頤使以目求卽有苦楚顰額而已府君朝夕奉事常先意而得之夜侍寢處大父雖不欲煩勞孫而能僕殊不稱意前後溲溺數一夕六七起府君時其將起則進器承之少間亦如之聽於無聲不失分寸嚴寒大溲則命他人啟移手足而身翼護之或微沾汙輒滌除易中衣拂勅甚微終宵惕息明旦則季父入侍奉事一如府君之法久而諸孫孫婦內外長幼咸化訓習爭取垢汙穢褻濯滌爲樂不知其有臭穢或挽從與游戲庭中各有常程大父病凡三載有奇府君未嘗得一安枕愈久而彌敬是時府君年六十矣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來無以學業發名者府君積苦力學應有司之試十有七始得補縣學生員不獲大施則發憤敎督諸子國藩以進士入翰林七遷而爲禮部侍郎歷官吏部兵部刑部工部侍郎遭逢　兩朝推恩盛典褒封三世曾祖諱竟希　誥贈光祿大夫曾祖妣彭氏　誥贈一品夫人祖諱玉屏　累贈光祿大夫祖妣王氏　累贈一品夫人府君諱麟書字竹亭　誥封中憲大夫晉榮祿大夫光祿大夫妣江氏　誥封

一品夫人小子非材微府君厚澤曷克成立以蒙茲光顯於是泣述一二幷列刻系屬敬銘諸幽若其懿德純行宜傳不朽者將以俟諸知言君子銘曰

西望新居東望舊廬此焉適中羣山所鄣我先人之靈其尙安於斯而永於斯乎嗚呼

男五人國藩配歐陽氏國潢候選縣丞配汪氏國華監生附貢同知出繼叔父驥雲爲嗣配葛氏妾歐陽氏國荃優貢生同知銜配熊氏國葆縣學生配鄧氏　女四人長適王鵬運次適王家璘次適朱氏先卒婿朱□存季女殤　孫八人紀澤二品廕生配賀氏紀梁聘魏氏紀鴻聘郭氏紀渠聘朱氏紀瑞聘汪氏紀官聘歐陽氏紀湘聘易氏紀松聘王氏孫女九人　先大夫以咸豐七年丁巳五月葬周壁衝至九年己未八月十六日癸丑改葬於二十九都台洲之貓面腦自丁巳九月男國荃　復出治軍於吉安至戊午六月男國藩復出治軍於浙江皆以墨絰即戎而男國華降服期滿從軍皖北竟殉難於廬江之三河鎮至己未五月請子服闕而男國潢亦治團練於鄉男國葆亦從軍於湖北歲月不居人事遂變輒因改葬補記一二俾後有考云國荃附記

先妣江夫人生於乾隆乙巳年十一月初三日申時春秋六十有八歲實壬子年六月十二日卯時殁於湘江新宅原塟宅後山內己未八月同日改葬於此與先大夫共一塋　誠國荃又記

曾滌笙大界墓表〇〇〇

王考府君以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四日棄養後歷二十三年當初葬時吾父以書抵京師命國藩爲文紀述先德揭諸墓道國藩竊觀王考府君威儀言論實有雄偉非常之概而終老山林曾無奇遇重事一發其意其型於家式於鄉邑者又率依乎中道無峻絕可驚之行獨其生平雅言有足垂訓來葉者敢敬述一二以示後昆府君之言曰吾少耽游惰往還湘潭市肆與裘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寢長老有譏以浮薄將覆其家者余聞而立起自責貨馬徒行自是終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講求農事居枕高嵋山下壟峻如梯田小如瓦吾鑿石決壤開十數畛而通爲一然後耕夫易於從事吾昕宵行水聽蟲鳥鳴聲以知節候觀露上禾顚以爲樂種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糞庸保任之入而飤豕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擷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吾宗自元明居衡陽之廟山久無祠宇吾謀之宗族諸老建立祠堂歲以十月致祭自國初遷居湘鄉至吾曾祖元吉公基業始宏吾又謀之宗族別立祀典歲以三月致祭世人禮神徼福求諸幽遐吾以爲神之陟降莫親於祖考故獨隆於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闕焉後世雖貧禮不可墜子孫雖愚家祭不可簡也吾早歲失學壯而引爲深恥旣令子孫出就名師又好賓接文士候望音塵常願通材宿儒接迹吾門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禮不怠其下泛應羣倫至於巫醫僧徒堪輿星命之流吾屛斥之惟恐不遠舊姻窮乏遇之惟恐不隆識者觀一門賓客之雅正疏數而卜家之興敗理無爽者鄉黨戚好吉則賀喪則弔有疾則問人道之常也吾必踐焉必躬焉財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鄰里訟爭吾嘗居閒以解兩家之紛其尤無狀者厲辭詰責勢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尊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君子居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則息萬物之囂其道一耳津梁道塗廢壞不治者孤嫠衰疾無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隨時圖之不無小補若必待富而後謀則天下終無可成之事蓋府君平昔所恆言者如此國藩旣稔聞之吾父暨叔父又傳述而告誡數數矣府君諱玉屛號星岡聲如洪鐘見者憚懾而温良博愛物無不盡之情其卒也遠近感唏或涕泣不能自休配我祖妣王太夫人孝恭雍穆娣姒欽其所爲自酒漿縫紉以至禮賓承祭經紀百端曲有儀法虔事夫子卑詘已甚時逢愠怒則竦息減食甘受折辱以迴眷睞年逾七十猶檢校內政絲粟不遺其於子婦孫曾羣從外姻童幼僕媼皆思有惠逮之權量多寡物薄而意長閱時而再施太夫人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卒春秋八十葬於木兜沖其後三年而府君卒春秋七十有六葬於八斗沖遷太夫人之柩祔焉其後十年爲咸豐九年己未十二月均改葬於大界府君之先六世祖曰孟學初還湘鄉者也曾祖曰元吉別立祀典者也祖曰輔臣考曰竟希曾祖妣氏曰劉祖妣氏曰蔣曰劉妣氏曰彭以國藩忝竊祿位府君初　貤封中憲大夫後累贈爲光祿大夫大學士兩江總督祖妣初封恭人後累贈爲一品夫人　聖朝推恩追而上之竟希公累贈光祿大夫妣彭氏亦贈一品夫人府君生吾父兄弟三人仲父上台早卒季父驥雲無子以吾弟國華爲嗣孫五人軍興以來惟國潢治團練於鄉四人者皆託身兵間國華貞幹沒於軍國藩與國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見吾祖者咸謂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遠甚也其風采亦可想已曾孫七人元孫七人凡茲安居足食列於顯榮者緊維祖德是賴於是敘其大致表於斯阡令後嗣無忘彝訓亦使過者考求事實知有眾徵無虛美云　惟古于辭必己出

曾滌笙台洲墓表〇〇〇

嗚呼惟我先考先妣旣改葬於台洲之十三年小子國藩始克表於墓道先考府君諱麟書號竹亭平生困苦於學課徒傳業者蓋二十有餘年國藩愚陋自八歲侍府君於家塾晨夕講授指畫耳提不達則再詔之已而三覆之或攜諸途呼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徹乃已其視他學童亦然其後教諸少子亦然嘗曰吾固鈍拙訓告若輩鈍者不以爲煩苦也府君旣累困於學政之試厭後挈國潢以就試父子徒步橐筆以干有司又久不遇至道光十二年始得補縣學生員府君於是年四十有三應小試者十七役矣吾曾氏由衡陽至湘鄉五六百歲曾無人與於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創獲何其難也自國初徙湘鄉累世力農至我王考星岡府君乃大以不學爲恥講求禮制賓接文士教督我考府君窮年磨厲期於有成王考氣象尊嚴凜然難犯其責府君也尤峻往往稠人廣坐壯聲訶斥或有所不快於他人亦痛繩長子竟日嘀嘀詰數愆尤間作激宕之辭以爲豈少我耶舉家聳懼府君則起敬起孝屏氣負牆踧踖徐進愉色如初王考暮年大病痿痺瘖啞起居造次必依府君暫離則不怡有請則如響然後知夙昔之備責府君蓋望之厚而愛之篤特非眾人所能喻耳咸豐二年粤賊竄湘攻圍長沙府君率鄉人脩治團練戒子

弟講陣法習技擊未幾國藩弁母喪回籍奉　命督辦湖南團練明年又奉　命治舟師援勦湖北府君辟在窮鄉志存軍國初令季子國葆募勇討賊既又令三子國華四子國荃募勇北征鄂東征豫章屢有成效而府君遽於咸豐七年二月四日棄養閱一年而國華殉難於三河又四年而國葆病歿於金陵　朝廷褒卹并予美謚而國藩與國荃遂克復安慶江甯兩省雖事有天幸然亦賴先人之教誨驅諸子執戈赴敵之所致也初國藩以道光間官京師恭遇　覃恩封王考暨府君皆爲中憲大夫祖妣暨先母皆爲恭人逮咸豐間四遇　覃恩又得封贈三代皆爲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　今上嗣位四遇　覃恩又以戰績兄弟謬膺封爵於是曾祖府君儲勝王考府君玉屏暨府君皆封爲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侯爵曾祖妣氏彭祖妣氏王先妣氏江仍封一品夫人嗚呼叨榮至矣江太夫人爲湘鄉處士沛霖公女來嬪曾門事舅姑四十餘年饔飧必躬在視必恪賓祭之儀百方檢飭有子男五人女四人尺布寸縷皆一手拮据或以人衆家貧爲慮太夫人曰某業讀某業耕某業工賈吾勞於內諸兒勞於外豈憂貧哉每好作自强之言亦或諧語以解劬苦咸豐二年六月十二日疾卒九月二十二日葬於下腰里宅後府君以七年閏五月初三日葬於周壁衝至九年八月某日并改葬於台洲之貓面腦府君有弟二人仲曰上台年二十有四而歿府君視病年餘營治醫藥旁皇達旦季曰驥雲惟廿讓沒老而獨恭無子以國華爲之嗣後府君三年而歿女四人其二先卒其二繼逝諸子今存者惟國藩與國潢國荃三人諸孫七人曾孫七人於是略述梗概以著先人懿德垂蔭無窮而小子才薄能鮮忝竊高位兢兢焉惟不克負荷是懼云

曾滌生季弟事恒墓誌銘○○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丙寅我季弟歿於金陵軍中逾月喪過安慶國藩設次哭奠如禮遣之反葬弟名國葆字季洪後更名貞幹字事恒少則落落自將脫去町畦覘人世毀譽及書史褒譏孅悉不甚厝意不隨衆爲疑信時或詰難參伍大破羣惑嘗應縣試及學政試再冠其曹已而厭薄舉業不肯竟學咸豐二年國藩奉　詔討賊召募水陸諸軍季弟挈六百人以從提督楊載福侍郎彭玉麟始皆客季弟所爲僚佐季亟薦此二人爲英毅非常器已顧下之四年三月岳州兵敗季又亟白諸將無罪已願獨坐之其後楊彭二人果以水師雄視東南而諸將亦次第登用擢取高官大名獨季弟黯黯歸去築室紫田山中閉門絕人事身與世若兩不相收八年十月母弟國華戰歿三河季則大慟誓出殺賊以報兄仇而雪前恥鄂帥胡文忠公方廣求將材命季分領千人自黃州建旆而東十年正月連克太湖潛山三月始與叔弟國荃會師以圍安慶十一年八月克之明年爲今皇帝元年弟以正月師次三山三山者宣池羣賊四萃之區軍入援絕寇十倍我乃以計招降三縣義民之陷賊者嘆咻而厲使之得四千人編伍約法用破魯港克繁昌下南陵蕪湖而國荃亦以是時克東西梁山和州當塗尋采石兄弟復會師進薄金陵之雨花臺江東久虐於兵殄疫繁興將士物故相屬弟病亦屢瀕於危定議假歸養疾適以援賊大至强起戰守四十六日賊退而疾甚不可復治矣季弟初以功敘儒學訓導加國子監學正銜克復安慶晉秩同知　賞戴花翎厥後連克繁昌三縣　天子雖以國藩前有辭賞之奏猶　特賜迅勇巴圖魯名號至大破援賊晉階知府　命下而弟不及見矣事聞遂追贈按察使照軍營病故例議卹　詔書謂朝廷早欲擢用特以國藩懇辭留以有待嗚呼　聖王之於臣家　恩寵不訾獨惜國家欲大用吾弟與吾弟欲得當以報國兩相須於微莫之中而卒不克少待以竟厥志嗚呼茲所謂命焉者非耶季弟生以道光八年九月二十日春秋三十有五曾祖諱竟希妣彭氏祖諱玉屏妣王氏父諱麟書妣江氏三代皆封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配鄧氏先弟十月卒兄弟五人自仲氏國潢外四人者皆從事戎行季無子以國潢子紀渠嗣同治二年某月某日甲子葬於某里某山之陽輒敘次事狀繫以銘詞以寫吾哀銘曰

智足以定危亂而名譽不亟於時賢忠足以結　主知而褒寵不逮於生前仁足以周部曲而妻孥不獲食其德識足以祛羣疑而文采不能伸其說嗚呼予季歙憾孔多天乎人乎歸咎誰何矢堅貞而無怨儻瀰久而不磨

曾滌生彭母曾孺人墓誌銘○○○

天道五十年一變國之運數從之惟家亦然當其隆時不勞而坐獲及其替也發危拮据而無少補救類非人所爲者昔我少時鄉里家給而人足農有餘粟士世其業富者好施與親戚存問歲時餽遺絡繹自余遠遊以來每歸故里氣象一變田宅易主生計各蹙任卹之風日薄嗚呼此豈一鄉一邑之故哉王姑彭孺人吾祖之伯姊其冢婦又吾姑也兩世之好視他戚尤厚已王姑之未嫁也事吾曾祖王父母以孝聞既適彭宜仁先生相夫敬克厥愛無片言稍忤自吾成童以後王姑已五十餘其室上舅姑八十有奇矣每見王姑奉甘旨未嘗不潔議酒食未嘗不豫大而課讀勸農未嘗不營慮小而廁牏溷楅未嘗不躬親也蓋余所見賢母無如王姑勤者早歲物產殷饒內饔非湖外闢豐潔比年以來稍稍歉絀矣己亥秋余將入都供職走辭王姑視其庭除氣象不作憫其愈勤久繼其嶷爲之泣王姑亦泣蓋心知其不可復見而哽咽不能言也竟以次年春卒豈不悲哉王姑生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十一月十七日卒於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二十三日壽七十有七葬湘鄉二十四都西坤山陽首辛趾乙子三人長慶隃予姑夫也先孺人二年卒次慶吉次慶也好學能文孫六人毓未毓楷毓橋毓椿毓杖毓箴女一孫女一人銘曰

懿我王姑既嫓以媺佩管丹膶德容棣棣尙哉夫子儼光節鴻五十餘載先逐有終曷瘁
厥躬言肖我嗣無虞我疆寶祭言蕃離離合同匪邇伊適昭澤之陰何幽不爲南山畢崒
崒樹嵩嵩弗騫弗拜萬代千齡

何灝笙陳代卿妻易安人墓誌銘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陳君岱霖喪其配易安人則大戚哀逾於禮已而謂國藩曰子知吾之哀乎吾祖自康熙間由茶陵徙長沙六世百餘年今其存者五人吾門祚之衰可知也吾父之歿至今十六年而死亡相繼凡十三役吾母之不能一日以歡可知也吾妻從宦五年既歿而斂求袒衣無一完者吾之貧可知也人之居此世者謂何吾欲不過哀得乎則又曰吾妻之賢子宜有所知請爲銘余曰然固知之蓋安人卒之前一歲陳君嘗大病余朝夕存問備得安人侍疾狀他日又得陳君所述以是頗詳陳君之病凡三閱月矣安人單憂極瘁衣不解帶者四十餘日凡可以自致者無弗致也久之則禱於室神求促其身之齡以益夫壽猶不應六月丙戌乃割臂和藥以進當是時安人之母弟易光蕙及陳君之友三數人者皆在惶惕不知所爲國藩則仰天歎曰陳氏累世賴以不墜者獨此人耳而有他乎然已無可奈何明日疾乍平則皆訝光蕙覘安人衣袖血跡猶廉得之不敢以詢又數日疾漸瘳乃詢之安人曰其有之此不幸事耳勿復言傷病者心也道微俗薄學世方尙中庸之說罔激烈之行則訾其過中或以僥濟尼之其果不濟則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豈必一一求有濟哉勢窮計迫寢不反顧效死而已矣其濟天也不濟於吾心無憾焉耳安人本醴陵人居長沙處士昌綱之孫歲貢生殿元之子以孝謹特爲父母所愛生二十二歲矣而難其適有王秀才者自負知人謂歲貢君曰茶陵陳某神仙人也郎將瑞不可失此子今貧不能衣食數年後當爲達官不者且抉吾目也是時陳君之元配歿二年矣既歸陳不逮事舅以事其父者敬姑而以事其母者致愛焉以是得姑歡凡修所職皆得於大體無銖細必慾詩曰何有何無黽勉求之茲可謂賢矣况有至行足感神明者哉安人生於嘉慶某年月日年三十有一生子男二人長還讀次道濟生四十日而安人卒女一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歸葬於某縣某鄉某原余既重其請乃先期銘之以激懦者亦少寬陳君之悲陳君名源兗今爲翰林院編修爲修　國史也銘曰

凡各有天惟所遭蹤我以生託其下子道臣道妻道也以蹉大蹊險隉其柱石頹無完凡自今無以身代者有一於此雙䪴䫲勞積劇焉可支天之所闕非人尸貽修淵短誰敢咨銘茲大節貞厥雅有他淑行以類推

何灝笙劉母譚孺人墓誌銘

國藩不肖幸得內交於當世之通才碩學仁人君子不爲不多而覓夙於里中劉君孟容誼亦莫隆焉以是襮於人人亦襮之以謂兩人者天下之至愛也自余挂名朝籍待罪六官去父母之邦十有四年孟容之巾履饘度不可接於吾之耳僅以書問勞遺然且闊絕或望甚私怨喟喟咸豐二年六月先太夫人棄養孟容亦以五月二十八日喪母國藩銜卹來歸兩人者相遇於縣門斬焉對泣自傷老大又離凶疚而是時粵中逆賊方渡湖而北聯巨艘數十里旌旗蔽江譌言雷動其後遂破漢陽陷武昌明年又破九江掠安慶入江甯揚州而據之烽火達於淮徐天下震駭國藩以　天子命治團練於長沙挾孟容以俱出苦語窮日夜相與悲憤追憾誠不意世變遽已抵此患氣之積有自來也五月辛亥孟容將葬母於樂善里莧衡山之陽乃不敢自致謁致其太公之命曰四方多難而陵谷有不可知汝既獲私於曾君葬有日宜從曾君謀所以識於葬者遂督銘銘曰

譚有淑妃衛姜之姨仍世不隧名媛紹之來室於劉莫逮先姑繼姑曰謝投遇承愉胡洪胡瑱室事敦我未嬻先防有置無頗夫子人傑是名振宗畸以平劑如羽諧宫廢耆窮民鄉亭大悅身無華御終年補綴敝袪尸祭蠲饎必躬孝婦篤敬遂與天通篤生五子長其容也徑睎淵齋吾見亦寡二仲竝殤化爲黃土次癸次蒼騤騤如獅三女婉婉皆嫁士人兩孫葩茁玉立振振長曰培基幼者培垕女孫惟四不書誰某乾隆辛亥託生十月六二春秋返其大宅受形之初萬邦太和畢命之歲天地干戈生死盛衰難究難詳感慨泐銘以詔茫茫

何灝笙錢塊丁烈婦墓表

道光二十有七年十月錢塊丁士元闢其五世祖妣烈婦周安人之墓道又請其世系述其節行踵吾門而告曰士元之五世祖妣周氏南疆繹史曾以掇之列女傳者也實以順治初殉難今二百載矣維塋域有下窆之石不克宣刻事蹟髣髴諸道路懼終將湮且無以興救世世子孫先生天下之夙於文如不余屏請爲文揚之庶是龍施吾族而厚吾先世以不朽也國藩禮辭不獲則謹次丁氏之系烈婦之畸行與　聖朝旌顯幽微之義有顯有委以激懦者其諸曰丁氏之別子居山陰者曰際龍世農也其元孫曰瑞南始爲賈杭州是爲烈婦之夫烈婦生而篤孝其母患心痛絕急或稱海上方指血和藥可立已烈婦則齧刺十指劑血以進病良已瑞南既賀遷於杭家中有無壹仰烈婦裁完而縫賃補事而縮食秩如也順治三年我　大清兵下紹興土賊乘間四出焚掠烈婦挈二子奔竄賊數規之烈婦度終不得脫乃以二子付族屬之老成者曰以累若繈歸兒父吾不可爲賊辱遂自投水賊追救之不殊凡三溺乃絕年二十三歲瑞南在杭聞難奔歸二日矣屍不腐蚊蚋不集其卒以六月四日天盛暑也瑞南悼妻之義死痛土賊之獸心曰孰不

可居又奚爲於故里遂占籍杭州前烈婦所挈嬴之二子長曰聯賢季曰茂卿至是聯賢始爲錢塘人矣其後百有數載至乾隆十四年孫可學上其事於朝乃蒙　恩予旌表又數載以可學官某官　贈烈婦爲安人又九十載至道光二十五年烈婦之裔孫士元以進士入翰林丁氏寖寖昌大矣維明季之亂匹夫匹婦轉死如歸者所在多有而食祿者往往濡忍不決或偷活無幾時旋亦周章就斃等死也而氣之觸非必久長不敝之物也彼獨須臾不審耳人固有斷不可不惜之須臾如烈婦之先緩須臾也哉亦且長久焉爾

邵位西易安人墓表

道光乙巳冬十有一月翰林編修茶陵陳君承　命出守吉安翼日入對　上語曰曰禮部章上汝妻與請旌其有諸即頓首伏謝臣源兗故妻易氏蒙　恩予旌表幸甚其可旌奈何對曰易氏有孝義行鄉人哀之以聞有司非臣望可及也　上爲動色稱歎久之而後勗以守官之道陳君出而流涕述諸人先是君遘危疾反復輒增劇凡三月欲溺死者數矣妻易安人方娠晝夜奔迫牀下數泣禱於神期以身代最後割股肉和飲飲君一進疾若失而安人由是積勞疾未幾竟以他疾三十六日而死年三十一於是陳君大哀慟幾溢於禮經自斷不更取他氏其鄉人曾侍講國藩爲詩以慰其悲爲墓誌以序其實且曰婦人於法旌節與孝而已若安人之義服勤至死以貸其夫之死有功於陳氏甚大以孝旌其可乃聯其鄉士大夫列於鄉有司以達於禮官蓋期年而得旌　旌命下不旬日而陳君有吉安之　命曾世俗言之急其夫以死不幸而不及其榮戚然謂其道而死死而無嫌於心有稱於人安人非不幸也獨陳氏方熾而失安人之賢君今出守人事日生回思京居空約時夫婦寂寞相慰與安人舍身相爲之情歲月遒邁恐久漸遷忘益愴痛遺跡以悲而君之意亦如是爲不可及矣余交曾君久獲識君安人之返葬也得卜馮以待事瀕行來請爲豫表以俟他日揭於安人之墓上其世次居里卒葬月日之詳則曾誌備矣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三

姚南青方頌椒山居記

士日居塵世喧闐嘈雜之中車馬賓朋酬酢之地與之登巇巖披蒙茸盤桓崎思探究窈窕未嘗不顧而樂之及使之久乎山溪冷寂之區賓娛不至於室軒騶不造於門鳥獸鳴音飆颸悲嘯則怵然誘慕於中而向之發舒志意蕩滌耳目者或以導憂而增戚抑又何邪蓋食芻豢者或思螺蛤酣醲醴者或沃茗蔗而非必其能含滋味而終慕乎此也昔宋高士种放常秩之徒隱於布衣甘貧食素若將終身及後屢用大臣引薦則溺於世榮而不能自全其初志由是觀之豈非其初徒寄耳目於清曠而非能見聲利而卓然不移者耶吾友方君頌椒結室於龍眠山麓龍眠既爲桐山之秀而君所居者巖壑巒緣波瀾澹凡四時雜卉之茂植雲霞之舒卷鳥獸之嬉遊爭獻於几席之下而君左圖右書嘯歌不輟暇則登高以遠望臨流而爲漁自謂頤精歛和遊邀乎與造物者遊而非世人之所知也夫君之居既兼山水之勝而君又能樂詩書聖人之道吾知其能處之而終身焉者雖然士非有求於世而世或求之君匿景藏采將有拔而起之者吾恐欲終其樂而不得也

朱梅崖霞浦縣先農祠記

先農祠州縣長歲行耕耤以祀先嗇天下皆有之祠方位在治城東門外先嗇炎帝南方之神而祠於東者耕耤本堯典東作之事故就其地祭之禮各有宜也古者每食必祭先嗇無常祀賀循耤田儀曰漢耕時以太牢祭先農於田所亦壇地而祭也而後世立祠以棲神則所以教民生在勤之義益備祠凡三室一藏農器一爲庖又於事便也霞浦先農祠其建已久乾隆十六年壞於水棟宇無存以行耕耤則設主祠旁浮屠之宮祭焉媟於非所神用弗歆民益無歲偷惰每生育風淫潦暵魃間作爲蟓爲蝗稼穡疲敝仍歲爲飢歲某某余來知縣事既行耕耤惕於廢興戒將興於歲戊寅因川漲之浮材即其故址命工造作神祠某月日落成惟霞浦福甯首縣四隔縣所走集因陋就簡非禮所宜又負山臨海地勢阨陋民食稻粱穀蔬之外列市買鹽貨其本末貧稱爲貴漁獵之功不先粒食詩曰明昭上帝迄用康年神與有力焉敢或忘哉大修廢舉墜有司之職也是役也豈以爲功特以教民勤則不匱之義崇民事之本不忘所報故於祠之廢興詳其始末用誌歲月云爾

朱梅崖蘭陔愛日圖記

蘭陔愛日圖者建安鄭君有章圖其小象取傳記孝子愛日之義並採詩東晳補詩而名之者也君成進士當選爲縣而太夫人年高非御未肯仕蓋孟子稱世俗所謂不孝者五其爲不顧父母之養一也小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補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存念庭

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遊盤馨爾夕膳潔爾晨飧夫晨夕者日之所有也人之玩愒晨夕而安棄之者多矣孝子曰奉飧膳見親已者念如此晨夕之不可多得故遑然惕然內有不遑安之心外有游盤之戒此所為爾養而愛日者也夫往而不可反者年也接而遞遷者人之情也人之生知有父母而已稍長而婚媾嗣續貨好富貴燕玩利害恩怨百端之事起於前而不見父母矣憧憧往來樂此不疲而父母之年日以老矣古之人知人情之如此也遞遷變化而忘父母之在後也哀矜呼號思有以反之故稱爾為爾而生戒始知養焉夫孝子之接於天下與衆人無以異也而獨摯其親之情各惟能體爾而生戒心而已日之在西蒼蒼涼涼餘光澹然有不能少待之勢顧之者亦瀲瀲慄慄於懽愉憚於心不能自安雖有百端關關進之情於此得無少駐乎哉嗟夫此孝子之心而鄭君名闓之指也鄭君才士也繼其先人從父以文學科第得名天下世皆豔之不知其篤於內行乃如此昔蔡中郎為東京文宗世稱往蔡元魯山以孝授宗人結結文遂洗唐風之陋史載二人孝友之異白兎起塋乳湩為出若鄭君之徙文卓行視二君子豈異哉余記斯圖而益仰慕慨歎於其人云至圖之布置曲折與夫屋形取象之稱蓋畫者之常理無與於生人之大節故此不著

朱梅崖重遊靈應峰記。

靈應峰在吾邑水口峰上寺傳刱自隋開皇中後加修葺按縣志建甯縣宋置志亦無寺名疑非隋寺也然寺廡下古碑載隋年月甚具殆不可考峰上古木萬株多產異卉鄉人採取之亦饒竹石清泉雜其間鏘鳴可聽近邨十餘寺靈應峰獨稱勝絕來遊人余為童子時常一陟峰而嬉焉積十年矣　今上雍正甲寅復至寺迫日暮以炬反竟無所睹峯閒寺之勝於余茫然如未嘗至者蓋峰距余家二里而近余生處峰下二十年僅再至至又如未嘗至焉其閒豈有數耶因記之以見士嘗十里之外而嘗失於耳目之前有如此也

朱梅崖翳亭記

族叔父含輝讀書在楊林東山余記所謂靈應峰者也峰高出地二十丈許邑諸山環焉而大乜當其南大乜山者世傳越王無諸西巡乜獵於山遺金鏡因一名鏡山山周回數百里踞臨四邑雲氣朝暮上與天接書屋而之每當清秋霽雨則岫者岑者若飛若動踴躍於窗檻閒余取蘇子記語名曰翳亭謂山形象擁外人行而見其翳也亭後受之以軒左右翼以別院而亭左為棟木石雕琢之工丹雘之文不施而氣象瀲鮮光接翠異四時明晦其狀萬變所以發舒心意懌悅精神者侈矣靈應峰向隅僻居地稍隱勝而衆山之美未出今含輝益之以亭披豁翳伏搜延變態然後登斯峰者入之奧如出而曠如於柳子所謂遊有二者無或缺焉洵乎含輝之有力於山川也亭在僧寺之左經始於乙丑之秋落成於丁卯之春實乾隆十二年族人朱仕琇記

彭尺木重修盤門雙忠祠記

余觀建炎之事宋之不亡者幸耳方金兵破揚州於時高宗駐平江去敵尚遠平江固可守也蹙蹙焉去之臨安而越而明不暇一夕息已而敵破建康道廣德趨臨安由越入明縱掠海上而歸使其時平江諸將帥以勁旅遏其衝俾隻輪不反無難者奈何兵不戰而潰城不攻而下坐使五十萬人并命於鋒刃而莫之救相傳金兵自盤門入有二士者拒敵於門外一死於陳一死於水而盤門破矣嗚呼彼守城者或則侍郎或則宣撫使非不顯且要也委而去之若棄涕唾而獨遺二士者以殉國之烈此不可為發憤而深痛者哉然自二士之死里人神而祀之迄今六百餘年而靈爽益著二士俱汴人從高宗南渡守平江其一劉姓軼名益死於陳者也其一張姓逸名益死於水者也祠有明永樂中俞禎碑以靈為順國明王職天壇傳奏司以蠶為順濟龍王職盤溪守禦司其封爵莫知何昉要其來也則遠矣近者祠久不修里人醵金千兩新其宇既成屬余記祠在盤門外鹽艤鄉俗名雙土地祠余更之曰雙忠夫其忠也乃其所以自神也遂書而記之

姚姬傳寶扇樓後記

朱子穎家有　聖祖仁皇帝之賜扇作寶扇之樓既屬王禹卿為之記成以其辭示余余讀而歎曰昔漢武既招英俊程其器能左右近臣若主父嚴朱皆出為守相獨東方朔以不得任用至於上書自訟才士之亟於自效若此哉若以人臣愛君之心言之則曰侍帷幄者之志固已得矣況乎出臨一方有吏事之責人情乖迕有詘伸應接之難焉若一意以親媚於主上者之為善哉都統公以筆墨文字遭逢　聖祖知遇內侍最久其後仍出入宣力歷於二品今子穎之任用略同於都統公而且滋重矣而回思昔日都統依　天日之輝光侍　清燕之閒暇　聖翰雲章璀璨懷袖蓋有邈然不可及之慕況於禹卿辭玉堂之嬉而飄搖江海者乎余於是書為後記子穎既外任家雖作是樓而未得以登異日儻召居　禁廷近職以休沐之餘俯仰斯樓循玩吾言感念　國恩之無窮將有泫然不知泣涕之隕詩者已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姚鼐記[illegible]歐陽公謝飛白記大內

姚姬傳儀鄭堂記

六藝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左邱明傳春秋子夏傳禮喪服禮後有記儒者頗襃取其文其後禮或亡而記存又雜以諸子所著書是為禮記詩書皆口說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弟子善言德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遭秦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說之不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

各爲專門及末造鄭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負閎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已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旣大著迨魏王肅駁難鄭義欲爭其名僞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爲輕薄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說經者不斷明聖學詔天下而顧欲爲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曲阜孔君撝約博學工爲詞章天下方誦以爲善撝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余爲之記撝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己而已以撝約之才志學不怠又智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實擴其道而涵其藝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足矜哉雖說經精善猶末也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撝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撝約也乾隆四十五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記

姚姬傳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峰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乙未與知府朱孝純子潁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潁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樗蒱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絳皓駁色而皆若僂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　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圜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庶昌按余以同治五年從曾文正公登泰岱觀日出讀此益服其狀物之妙）

姚姬傳遊靈巖記

泰山北多巨巖而靈巖最著余以乾隆四十年正月四日自泰安來觀之其狀如甕石爲城墉高千餘雉周若環而缺其南面南則重嶂蔽之重谿絡之自巖至谿地有尺寸平者皆種柏翳高蔽深靈巖寺在柏中積雪林下初日澂徹寒光動寺壁寺後凝巖爲龕以居佛像度其高當巖之十九峭不可上橫出斜援乃登登則周望萬山殊鶩而詭趣帷張而軍行巖凥有泉　皇帝來巡名之曰甘露之泉僧出器酌以飲余回視寺左右立石多宋以來人刻字有墁入壁內者又有取石爲砌者砌上有字曰政和云余初與朱子潁約來靈巖値子潁有公事乃俾泰安人聶劍光偕余聶君指巖之北谷泝以東越一嶺則入於琨瑞之山盖靈巖谷水西流合中川水入濟琨瑞山水西北流入濟皆泰山之北谷也世言佛圖澄之弟子竺僧朗居於琨瑞山而時爲人說其法於靈巖故琨瑞之谷曰朗公谷而靈巖有朗公石焉當苻堅之世竺僧朗在琨瑞大起殿舍樓閣甚壯其後頹廢至盡而靈巖自宋以來觀宇益興靈巖在長淸縣東七十里西近大路來遊者日衆然至琨瑞山其巖谷幽邃乃益奇也余不及往書以告子潁子潁他日之來也循泰山西麓觀乎靈巖北至歷城復泝朗公谷東南以抵東長城嶺下緣泰山東麓以反乎泰安則山之四面盡矣張峽夜宿姚鼐記

姚姬傳遊媚筆泉記

桐城之西北連山殆數百里及縣治而迤平其將平也兩崖忽合屏矗墉回嶄橫若不可徑龍谿曲流出乎其閒以歲三月上旬步循谿西入積雨始霽谿上大聲漎然十餘里旁多奇石蕙草松樅槐楓栗橡時有鳴鶡谿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馬浴起振鬣宛首而顧其侶援石而登俯視溶雲鳥飛若墜復西循崖可二里連石若重樓翼乎臨於谿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雲沜也或曰後人求公麟地不可識而名之石罅生大樹蔭數十人前出平土可布席坐南有泉明何文端公摩崖書其上曰媚筆之泉泉漫石上爲圩乃引墜谿內左丈學沖於池側方平地爲室未就邀客九人飲於是日暮半陰山風卒起肅振巖壁榛莽羣泉磯石交鳴遊者悚焉遂還是日薑塢先生與往從使鼐爲記

姚姬傳快雨堂記

心則通矣入於手則窒手則合矣反於神則離無所取於其前無所識於其後達之於不可迮無度而有度天機闔闢而吾不知其故禹卿之論書如是吾聞而善之禹卿之言又曰書之藝自東晉王羲之至今且千餘載其中可數者或數十年一人或數百年一人自明董尚書其昌死今無人焉非無爲書者勤於力者不能知精於知者不能至也禹卿作堂於所居之北將爲之名一日得尚書書快雨堂舊扁喜甚乃懸之堂內而遺得喪忘寒暑窮晝夜爲書自娛於其閒或譽之或笑之禹卿不屑也今夫鳥啄而食成翼而飛無所於勸其天與之邪雖然俟其時而後化今禹卿之於尚書其書殆已至乎其尚有俟乎吾不知也爲之記以待世有識者論定焉

姚姬傳甯國府重修北樓記。

佳山水名絕者爲古今賢士君子所頌歎四海之內可百餘區雖其所以稱盛之故大體略同而其間各負絕異之境非人意度所至有必不可以相似之地儼而一之者此天地之文也君子因所身遇覽天地之至文以養神明之用是爲智而已若夫較量優劣之論則智者所不爲余素持是論往時丹徒王禹卿侍讀最取其說而稱之今夫江以南列郡之名樓鎮江有北固甯國有北樓其山勢皆自南入城陂陁再聳樓當城北而面南山此圖可傳言可著者也而其各有獨絕之異境非親覽不知圖與言不能具也而此二樓皆在太守署內余嘗數至丹徒不識其太守不獲登北固幸識甯國太守魯君矣而余足迹未至宣城二地之勝故皆想慕而不見焉嘉慶十一年魯君爲守之三年治內論安惜故北樓之頹敝命工飭之既竣以書告鼐使爲之記余謂君賢明仁決善吏事而能文章可謂智者也又王侍讀弟子家於丹徒而臨宣州其成是樓也余雖未登而能用吾意以觀於其間將以踰越謝元暉李太白之所賞得者非君而何爰書以爲之記君名銓乾隆庚戌科進士其樓之落成在嘉慶十一年月桐城姚鼐記

姚姬傳孫忠愍公祠記。

明北平都指揮使燕山忠愍侯孫公諱興祖始以雄傑之材從高祖於淮上渡江開國數立戰功終從伐元遺擊深入失援身歿沙漠其忠烈之節具載明史本傳忠愍兄子諱繼達始以同族從淮上積戰功爲濠梁衛指揮使忠愍侯足遺人也及指揮使守常州與張士誠出戰被久從徐達平士誠復有功高祖乃賜之田宅於常州武進指揮子孫遂爲武進人指揮之子泰嘗建文時爲北平都指揮使燕師起與戰於擰來中矢猶血力戰竟陷陳死忠帝追封廣威侯廣成有從父兄恭亦早從太祖取沂州濟州徐都及克元都具有功官至前軍都督僉事授驃騎將軍孫氏一門在洪武建文時功業著聞凡四人而宗事者二爲忠愍之子皆亦繼爲良將封至通侯矣而不幸世就王之禍故孫氏之居常遂者衰而武進獨盛明禮部尚書文介公慎行則濠梁指揮之八世孫而廣威侯之弟後也今兗沂曹觀察星衍又文介兄七世孫也觀察以謂孫氏建功肇始於忠愍而無專祠非所以表忠義以光後嗣乃於江甯城中買地建爲祠所以表忠愍而以濠梁指揮廣威侯都督僉事三主祔其左右又於祠室置書籍禮器之藏地備俾後子孫能觀古者宗之所皆可假觀而終歸於祠因請余爲之記余謂孫氏之始興也以武烈而後子孫之達者以文學文武雖異而一歸於忠孝大義則同今觀察建祠之法上以崇先祀下以啓後賢不以崇遺不以己私其用意甚厚其望於族人者甚宜且遠孫氏忠孝之美其將有世濟者乎

姚姬傳方正學祠重修建記

天地無終窮也人生其間視之猶須臾耳雖國家存亡終始數百年其逾於須臾無幾也而道德仁義忠孝名節凡人所以爲人者則貫天地而無終敝故不得以彼暫尊此之常昔明惠宗之爲君成祖爲臣自下逆上篡取其位當時忠義之士抗死不屈而方正學先生之事尤烈此貫天地不敝之道也天道是非之理固不與禍福相附楚兩臣匈奴皆頡皆身享大逆之所取而傳之子孫當其造逆之日亦安知無仗節死難之臣於其間而古記或略而不傳要知忠義之氣自合乎天地上固不必以名傳也而靖難之事於今爲近正學先生本儒者之統成殺身之仁雖其心不必後世之我知而後人每讀其傳尤爲憮慨悲泣而不能自已成祖天子之富貴隨乎飄風正學一家之忠孝光乎日月此豈非人心之上通乎天地者哉明萬歷時南京士大夫始建正學祠於其墓前至　國朝數經修飭今祠宇又已久敝矣江甯巡道歷城方公昂其先金華人正學之族子也來謁祠下因亟修治其漏壞又增建前後之屋各四楹旁屋三楹以便守者之居而壯祠之觀成且久遠或更有覩其敝感正學之道而來修者公乃請余爲記以待之嘉慶二年秋七月桐城姚鼐記

姚姬傳記蘿山汪氏兩節婦

蘿山汪君輝祖之母曰王孺人其生母曰徐孺人汪君考爲淇縣尉淇縣君歿兩孺人皆少遺孤十一歲而上有七十之姑門無族戚之助或謀殺其孤而奪其貲忌兩孺人日欲陵困辱兩孺人不爲動卒奉姑保育孤子教之成立登第爲國人是時有司既疏兩孺人之節而旌其門矣汪君顧悲傷兩母少所處危苦編走士大夫求爲文章襃揚其行義所致凡數百篇又自越以書遺余請記其事汪君忠亦勤矣夫兩孺人之名著海內者以其子之成立也設幼孤不幸或殤或長而不才則兩孺人泯無聞矣方其窮阨困難伏首相對閨闥之中豈能知子之必才而待之竢子成立不可必而終不忍負者志義者此兩孺人所以賢也賢者固不求名而名至然世竟無稱者亦有之且女子而能堅其操持皇然自立而顧謂天下之士無獨立不懼守死服義其人者乎其泯無聞焉則已矣夫人豈榮名卒何加於其身豪末哉

吳殿麟重建古紫陽書院記

自古天下治亂興亡之幾家之慶殃身之禍福皆系於心之存亡禮也者所敬以存吾心而由之踐乎道者也夫道莫大於三綱五常禮樂之本蓄化之原也然欲盡倫必先盡禮禮盡則仁義亦盡而倫修焉倫修而道得焉三王教養天下之具甚備而秦壞而孔子一言以蔽之曰夏禮殷禮周禮者此而已孔子之自爲教也亦曰博文曰約禮學校之設此物此志也書院之設亦此物此志也樂者和樂其心而忘禮之勞苦者也禮樂交暢而不

自知是以禮行彝倫終身安焉而不慕乎外周亡樂之遺既不可得聞而禮亦多墜失宋朱文公集周程張子之成以父身覺世曰主敬曰窮理曰反躬敬者禮之本也當是時去聖已遠禮樂節文之詳雖文公亦不得聞矣然曰兢兢從事於敬謹其禮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閒本諸躬宣諸冊人倫之旨蠲而復明蓋其力也文公少嘗讀書於郡之紫陽山理宗淳祐閒郡守韓補奏請建紫陽書院於城南以祀之已而其地陿遷然大率在城以內其建於紫陽山者自前明正德己卯郡守張芹始也今其山書院尙在建於歙學之後者自正德庚午郡守熊桂始也今頹廢久矣　皇上御極之五十五年予告終養戶部尙書太子太保曹公文埴具以書告歙紳士之在揚州者願其捐金興復之約紳士請於所司於鹽筴之例應動支者歲捐白金三千七百二十兩為多士久長脯修之費是院興而後兩書院之舊復矣先是書院皆旋建旋毀惟此兩院最久而著而歙學後之院視在山者又先焉故曰古紫陽書院也雖在山者董之於官在學後者董之於紳士其陶冶以成人才則一而已夫新安自文公以來代多賢俊今兩書院屹立相望於郡城內外之交俾士之秀良而有志者無一人不遂其嚮學奮發之願雖近代書院之設所業者賦詩綴文非復三代學校之舊亦非宋四大書院之舊然禮之大略可考也科舉之學代變而莫知所窮而心性之不可不浸灌繼培人倫之禮不可一日廢墜則酌古不可變者也多士苟卽所業以求文公之學孜孜修理彝倫以培心性雖三代經紀國家之才皆由是出矣豈非新安士子之大幸哉王洞庭曰根柢古言容得紫陽之粹不愧宜黃慈溪諸記而後再見斯文

吳殿麟紫石泉山房記

予家舊居歙西嚴鎭之南山先大父既老乃築室嚴鎭上游徙居之門瀕溪水種竹數十竿入門折而西有書室兩楹踰書室而南則圃也圃多植桃李梅桂之屬竹閒之與門前之竹中外掩映故大父自題其圃曰竹閒圃有紫石池泉瀏瀏流其上豫章尙書曹公秀先東遊嘗棲息於此愛之名其軒為紫石泉山房者西尙書也嚴鎭有萬家之市而予家獨遠市而居人迹罕至以處讀書之士為宜予生八歲始讀書軒中幼辟不自揆慨然思繼宋賢之蹟而幾其庭以與游楊黃蔡諸賢伍而是時塾師方訓迪以科舉俗儒之學而予父私愛古人之文藝詩歌早夜誦習以分其勸讀二十餘年矣中歲以後始專心力於四子之書四聖之易及凡六藝之文口吟心繹奉以為儀於出處進退取與之大節未嘗敢隕越也然而視聽言動之違乎禮者不少矣荒陋之辭足以宣昭聖訓者又無幾矣回憶入塾之初冀與古人頡頏千載之上今老矣而尺寸之獲僅終於斯然後知讀書之士愛博而業精力分而功就自古及今未之見也曩者棟宇初興黝堊鮮濃泉甘竹綠童冠成集讀書之音琅琅不可謂非盛也轉瞬之閒遊從舊侶半皆散亡竹既彫殘池亦蕪矣此雖志得氣揚之子追尋舊蹟有不禁涕零者況僕以垂老無成之人曰覽斯泉能不淒然顧影而自悼哉階下有梅二本枯朽久矣嘉慶二年根旁忽產雙芝是年余舉孝廉方正於鄉子邦佐亦遊鄉學里人以為此雙芝之瑞應予笑曰區區者焉足稱瑞哉意小子衰朽之年天或者猶成小子之幼志而為此兆歟嗚呼是則誠瑞也已其志正故其發大而達不伐以神韻勝

泰小峴除莊長

永嘉縣民困莊長莊長何其始有司急催科責富民任莊長督逋稅浸久法益弊民重困計一縣中析莊至數千以上僉擇富民為長遇徭役惟莊長是訟富民計戶任役或行賄賂倖免越歲任如故數千莊卒無免者其民訴之有司而胥吏資為利藪除之於彼不便輒多方撓阻不克除民又訴之郡守監司以至大府大府下於監司郡守監司郡守又下於有司積弊因仍行之且數十年以是永嘉無富民乾隆甲寅余分巡溫處稔其弊亟議除郡守某曰公欲除之如病官何余曰君以莊長為便於催科耶催科乃有司責欲責諸莊長耶夫官所以養民也民病卽官病奈何欲病民以利官耶且未有民利而官不利者也遂定議請於大府竟除之縣五十餘都免役數千戶役既免民皆曰我公實免吾役吾民愼毋遁官賦貽我公憂余記之庸以告後之官斯土者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四

雜記類二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五

惲子居遊翠微峯記一

自南都西郭外北望羣山有虎而蹲者二峯右相負北者為翠微峯易堂九子講學之所也背郭十里陟山西折而北過前所望虎而蹲之南峯有崖復北有嶺夾道而上西折有岡岡之西為金精洞北卽翠微峯循岡行有石門木閾背為之仰視絕壁而已岡之東巔合山有樓閣於是欲返遊果合山而閣為從遊所排遂遊焉過石門有南北崖相去以尺數倚立俯仰相隱閉北崖為磴以登級三十有六道絕植梯級十有六以出於穴有木棚少息為第一巢復登為梯磴之級二十有八有巢臨於前巢不可息為第二巢級十有七為第三巢級八十有三為第四巢皆可息至此始出崖曰杲杲然射諸峯峯如相蕩矣復得磴八十有三有坪為易堂已燬廢其北有屋魏氏居之其旁後無他道復循故道而下魏氏之先為避亂計故鑿山無左右折上下皆懸身以難其登登山極勞弊無遊覽之勝然九子窮居是山能各有所守不欺其志是則不可沒者九子甯都魏際瑞際瑞弟禧及禮李騰蛟邱維屏彭任曾燦南昌林時益彭士望惟際瑞為本朝招吳三桂賊將韓大任被難焉

惲子居遊翠微峯記二

下翠微峯南西折至金精洞洞北立石三如古敦甗洞構橫閣歙之石之奇不見閣前楨術之外石研然起於楣際泉自石落散如珠絕境也洞之南石山相倚如服匿地志稱漢仙女張麗英於此上升其言不經下金精洞復西行石山中小者如屋大者皆隱天如鑄精鎔如地不能負渾運遥遷首銜尾逮屬岐殿附蓋三百步所而北折得平疇數百畝復折而東五百步所出翠微峯之北石山橫亙之其奇如金精洞之西復三百步所至果合山石矗起數十丈如氷相附自南而西而北陞而上爲甯都之山界閩粵逶迤不可盡而城西數十里皆石山益奇古駭心目如此余嘗行太行泰山衡山多旁薄鬱蓄如聖賢豪傑舉事不與人以一端窺測若茲山者其俠徒隱士之流歟是亦可以觀矣

惲子居重建東湖書院記

東湖據豫章城之東隅周古步十里有奇東匯爲蘇圃有宋高士蘇雲卿之遺跡其南泮翼然亭臨之祀漢徐孺子故言東湖之故必以徐孺子蘇雲卿爲先南泮之北沙斗入北佩湖南以南泮爲至環三面皆水也宋嘉定中通判豐君有俊建東湖書院館四方游學之士迨明之初以其地爲縣學而書院遂廢今幾五百歲矣羅山黎君來令南昌復卜地於縣學迤東蓋前事以屬紳没入其宅者黎君歸紳於官爲銀若干諸鄉先生任講堂學舍築削之費爲銀若干修服粱糗膏油舟聲之費復爲銀若干於是深衣博帶之士揖讓弦誦於其中而書院復興夫聖人之道大矣學者必先去其害道者而後事爲孔子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昔者徐孺子不與陳仲舉鉤黨之難蘇雲卿當宋播越之餘張德遠欲有所圖而雲卿深袞去之其心皆斷然有不可浼者夫鉤黨爲君子之過而遠之如此況小人歟張德遠處已甚正所圖雖不成其志皆仁人志士所扼腕者且遠之若此況以國爲徼倖者歟學者能見於此然後恥附攻訐之學飾苟且之事功不足動其意不由是而深造之則庶幾矣

惲子居東路記

南昌城上溯豫章江南至贛州東北折溯貢水至瑞金共一千五百里敬上事及赴行營省期會皆由之此西路也東路止八百九十里嘉慶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己亥奉回任檄出進賢門宿舒白香天香館寂甚安二十七日下晡發行六十里宿花港夜大雨二十八日早發泥濘不可行行六十里宿進賢大風寒二十九日晴早發行九十里宿臨川署中秦臨川言于湯端公成龍作縣事時備三十日上晡發行六十里宿梅樹亭梅即栢山海經註所謂葉似柳子似楝者也栢音近梅聲近相漢書尹賞傳注栢表陳宋之俗言栢聲如和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和又近何俗遂作桐十一月初一日甲辰溯早發行九十里宿南城過曾香墅鄧國士國士從弟新州初二日下晡發取便道與白[illegible]草堂在城南不及過行四十里宿揚村初三日行八十里下晡至南豐王南豐藻祝十一叟之渡河復五里宿獺窩初四日行八十里宿甘竹甫初五日行三十里下晡至廣昌復三十里宿竹橋初六日行九十里宿甯都州初八日早發行八十里宿葛藤凹雨初九日行八十里下晡至瑞金初十日上事南昌至南城皆平道南城之南始山行麻姑山旁薄有靈氣其西南隱然浮一峯雲氣界爲三成如仙嶠縹緲不可測最上一成雲氣皆落日如紅綃奇觀也問之則南豐西之軍峯山蓋拔見在二百里之外軍峯之南至甯都多石山千嶂萬旋皆南指然無如軍峯山者廣昌之北盱水北流至新建與豫章江會廣昌之南二十里溪皆南流又三十里復北流又三十里復南流皆不可舟四十里至甯都會梅水可舟甯都之南溪皆北流六十里至九叚嶺始南流四十里至嚴院復北流五十里至麻子隘復南流不可舟三十里至瑞金會貢水可舟皆東路也貢水至雩都會甯都之梅水至贛縣入章水合爲豫章江卽西路也豫章江至新建縣北入鄱陽湖

惲子居紀言

嘉慶元年敬以富陽縣知縣餉貴州平苗軍五月丁巳次益陽有大星隕於西南聲隆隆然癸亥次武陵一騎自西南來白衣冠踴躍身手蹺庚午次桃源同餉軍者裘烏程世璘曰吾鄉在浙貝子方平林爽文凱旋自三衢方舟下嚴陵江舟設重樓陳百戲中流鼓吹競作從官舟銜舳艫並兩岸疾下頃之有譁於從官舟者乃一巴圖魯與都司飲爭酒佐貝子出坐觀鞫之色甚和貝子曰汝二人何功叩顙曰花翎通諳繙道　賜比旋役各進一官貝子曰令　天子神聖軍以功返汝二人不知謹禍　朝廷擲邪然重懲汝非優功　寵恃也目左右曰花翎不稱去之二人叩顙下卒不問所坐何事方紹與應遴曰吾閩文武事貝子貝子必優以官頃有府經歷三年至同知試用知縣五年至分守道者額慈谿德溥曰吾鄉人嘗事貝子官亦分守道矣往歲貝子輿夫與守備爭毆之傷額鄉人杖輿夫四十貝子曰若忘富貴所自邪何覼我也鄉人悝數月不敢見語有間敬告之曰吾聞之張皋文皋文聞之副都御史方葆巖先生維甸先生曰貝子援諸羅時壯勇公海蘭察前行行約百里貝子督師夜繼進大雨天黑如潑盤過土山駐軍山頂貝子中坐隨軍官隨貝子坐外親軍外正軍皆圍坐賊遊兵近山踐泥濘過火炬于崗賊自炬處上窺山麓黑擾所見疑有埋伏貌燬擊之貝子令曰無出聲無動久之賊遶盡雨勢天益明壯勇公已入諸羅城提督蔡某始起行撫一馬觀銃燬子壓落入山股也先生又曰貝子征衛藏有隘道幾一里賊屯軍守隘北甚嚴大軍屯隘南三十里許貝子謂軍伏隘東西面以前軍外五軍攻隘迭退迭進戰一日蓋數十勝負貝子在大軍中前軍軍報皆至不動及三更前軍大敗退不止賊逐前軍出隘南怒號聲大震火炬燭天照耀如白晝東西

伏軍皆起賊驚退相蹂躪我軍躡之入隘其伏忽起萬騎齊足踐踏隘口前軍伏軍已過隘閉其子至勇氣百倍大軍乘勢合攻遂殲賊也迨今五十年而彷彿

王梅生遊歙西徐氏園記。

歙西徐氏有園曰就園方廣可數十畝其西北隅鑿地爲方池引溪水入爲池之四周皆累以危石池上橫石爲橋以通往來由池而西爲亭再西曲然而出者爲橫池之南端隔以虛堂堂半出水上前有橫闌可俯堂背爲渠溪水所從入池者也循渠折而東行皆長廊中累層石爲臺臺高二尋其上正平可羅坐十餘人旁植梅桂竹柏石相錯環臺下透迤環以複壁北復構堂三楹堂之右側與南池通由堂左折循廊入宜門中廠以廣庭前綫以曲樹藥叢騈生而牡丹數十百本環而闕樹花時尤絕盛由庭東入其間更有曲房周回復沓窅然而深洞然而明樹陰古桂交柯連陰風動影碧浮映几席之外田疇相錯烟墟遠樹歷歷如畫而環歙百餘里中天都雲門巖谷黃羅諸峯浮青拱紫皆在几席蓋池亭之勝東西數州之地未有若斯園者予館於歙數年嘗一至焉戊申六月復與同人來遊於此時天雨新霽水汩汩循渠流予與二三子解衣擊壺前列盤石乘風乎高臺祓除乎湍流讙謔淋漓詠嘯談讌及日已入猶不欲歸園皆瞪目相視歎愕怪駭既歸二三子各適其適顧予獨悲園之朽蠹頹壞已異於始至則繼此而遊不之窮石之泐其又可問邪且吾數人暫合於此一日別去將欲從數百里外齊軌連轡復爲此窮日之遊其又可得邪無以寓吾之思因爲之記俾後之人知有斯園之勝并知有斯園今日之游同遊者三人嚴州胡熙陳禹範常州趙彬汸如張一鳴皐聞前年秋以精能後府治無日

張皐文書左仲甫事。

霍邱知縣陽湖左君治霍邱既一歲其冬有年父老數十人來自下鄉盛米於筐有稻有秔豚蹄鴨雞偃僂提攜造於縣門君呼之入曰父老良苦爲來哉頓首曰邊界之鄉尤擾盜偷自耶之至吾民無事得耕種吾田吾田幸熟有此新穀皆耶之賜以爲耶嘗君曰天降吾民豐年樂與父老食之且彼豕畜胡以來則又頓首曰往耶未來吾民之豬雞鴨雞率用供吏餘者盜又取之今視吾圈柵數吾所育終歲不一失是耶爲吾民畜也是耶物非民物也君笑而受之賞以酒食皆讙舞而去曰本以奉耶反爲耶費士民相與謀曰吾耶無所取於民而祿不足以自給其謂百姓何請分鄉爲四四又爲三各以月入米若薪衆曰善則請於君君笑曰百姓所以厚我以我不妄取也我資米若薪於百姓後之人必爾乎當之是我之妄取無窮期也不可亳州之民有訴於府者曰亳舊令貪令而多其來自霍邱霍邱左耶不肯益以禍亳願左耶兼治之嘉慶四年十二月霍邱有吳生在京師爲余說如此余同年友仁和湯吉士金釗告余曰往歲北來道鳳穎間往往詢其民人縣俗有刑罰不當賦役無節者民曰非霍邱左耶來誰與辨之有風俗乖忤水旱究抑者又曰非霍邱左耶能爲河南省治獄者不識左君何如人也余曰吾友左君二十餘年其爲人守規矩質重不可徙非有邈絕不可及之才特以其忠誠惻怛之心推所學於古者而施之治效遂如此今之爲治撫曰儒者迂闊患才不任事以吾觀左君迂闊人也如其才知其才左君名輔字仲甫以進士分發安徽爲知縣初爲南陵調霍邱嘉慶三年坐徵南陵錢糧不如期落職入見仍用知縣未補又坐徵霍邱錢糧不如期落職巡撫爲請　天子知其名特許補合肥縣云吳生名書常亦篤實君子人也

姚石甫游欖山記

余嘗北至京師東遊兗泗下金陵觀錢塘復泝大江逾嶺以南幾萬里其間郊原陂隴孤城鬼窟尤喜獨窮之每識士輒接入土未嘗不歎昔天下之太平也及來廣州値海盜內訌烽警日聞足不出者一年大臣以　天子威靈誅撫之既定乃以庚午七月之望鄉是鄉在香山治東北七十里居稠而民富無幽奇壯勝之觀而人士彬彬有文采秋日氣爽有何生者邀余登是山出市門數武阡陌縱橫人家三五相望皆壯蠣爲垣中環畦隴樓宇傑出繞屋荔枝樹徑丈其一望深樹蒙密則荔支龍眼也時荔支已三熟綵皆纍纍可愛還其利歲數萬計二里許至一坊曰山邊即欖山矣先過開元寺寺小而潔有老僧饗且傍復有軒遊人之所憩也軒面山而背磵多梅芙蓉一本出檐際方盛開爛然有泉甘而洌才尺許大旱不竭泓泉不盈欖之戶以萬歲飲之既登山山不甚崇可眺數十里欖之比櫛如鱗煙火如雲者皆見焉南俯平田百頃遙望水漈洄如帶則內河之通海者何生告余曰此戰場也吾欖自明以來未嘗被兵往歲十月賊艦數十忽登岸是時賊方得志於內河河東西七都皆擾廣州尤甚乘銳陵吾鄉地無營師一巡檢治之主兵不知所爲賊進至山下一里矣吾卒集鄉人知者數百人爲三隊拒之前持刀楯後張弓矢陂後斷木削竹以纖更番戰一日夜呼聲震陵谷賊氣奪且日水漸至賊乃退是役也賊死傷甚衆吾鄉亡七人傷十六人其以民秦健習武者衆也後益修備賊再至不攻而去方戰時吾與衆登此山望勢甚洶洶前首之衆數倍我師觀者失色事之解者也七六者既死鄉人義之瘞葬於此山之陽祠以報余往觀七人冢信然嗟乎天下承平久矣武事漸弛人不知兵一旦有急被難無足異也中國治盜已有艱大禍豐此何歟海盜始皆縱橫海外內河無患也虎門沮門皆石諸險猶邏巡不敢入然特內地奸民私運米物以濟衆偷書百公嚴其禁以斷之賊始窘而將卒驕惰自總兵官許公敗歿賊遂轉自焦門以入直岸懍食內河方議備其賊已揚帆至矣倉卒故以不制不然胡難攻至此哉百萬虎狼咆哮乎門庭之內欲其無職人勢不可得此計之不能不出於撫也且當倉卒時水師既不

制而猶有屋不顧身力戰以衛鄉邑者皆勇士也雖曰官募實由舉民殷富自能出貲給之然已憊矣彼不如野民者又何如哉吾始見此鄉井里晏如如未嘗被兵者及聞何生言觀其戰地猶然以懼乃發遊而返嘉慶十五年月日姚瑩記

姚石甫桐城麻溪姚氏登科記。

桐城麻溪姚氏其先蓋宋元之際有仕於安慶者悅桐城山水卜居於東鄉之麻溪遂家焉數世隱於耕及明正統間始顯自明景泰元年始至今上嘉慶十六年凡三百六十二年登科者四十四人成進士者二十皆麻溪之後也其生平官爵事功文章著於史傳與夫他途拔起及以節孝言行著於邑志家乘者不載焉茲獨次其科目先後而記之曰嗟乎祖宗之德不其遠哉自古未有無德而興不繼而長者也造業之祖起微賤服勤勞行修於身功及於物天乃昌其後以報之故孫子之盛衰即視其先功德之大小以為修短之數昔黃帝之子五德代興而后稷啓周祚至八百蓋稼穡食人功為大也其次莫如立法教世故契之王亦六百祀觀於往事而天可知矣國之與家大小雖殊其義一也姚氏系出吳興唐宋之間嘗有興者而舊譜所載南渡後戢其名疑莫能考麻溪府君則吾遷桐始祖也歷元迄明正統之代務農者一百五十餘年其所食之人則既多矣而家法所傳惟以忠厚為本自我 參政府君通籍至今又十四世人且數千百計孝弟未衰皆清貧自守其登仕者百數 朝有賢良之榮外無貪酷之吏而捐身殉節立志守貞者相望也今考其科目之數又如此嗚呼天之所以報吾宗者不亦盛哉覽圖籍所載古碩人偉德起家微賤衆矣方其崛起驟興暮分茅胙土貴為王侯彪炳之勢赫赫一時如吾家者不啻十倍然或及身即敗或一傳再傳而敗不及百年榮謝頓殊至且絕嗣矣推尋其故豈不由造物忌盈德薄而享豐之所致與抑吾聞太行之山綿亘千里者非一阜之勢黃河之流橫絕中國者非一勺之源其中十里一繚百里一川起伏曲折所以延其脈而長其委者甚衆夫是以不竭絕也草木之華太蘩者必不實驟茂者罕再榮此常理也然有培沃之者日養而月息之不傷其本不窮其枝安在不復茂乎觀於山川草木之理而人又可知矣且世有豪傑之士身處孤遠或際阽危恒思發憤自振起雖彼材智絕人而無尺寸之藉其勢極難然舊秩而興發高第仕至顯功立才見猶足以濟大業世家之子文學論議嫻習既優苟有中材藉先世之資其勢足以倍之乃反百不及一者何也語曰勳業者多勞守成者多逸夫勞者乃成之資而逸者實敗之媒也不思盛業所由來徒以祖功宗德為可恃不惟無培養之勤且日加朘削雖有盛德之父大功之祖何以克昌哉善乎周公之戒成王曰所其無逸惟知稼穡之艱難夫成王天子也而戒以稼穡之事不忘其先也帝王之祖皆有聖德世功然且不敢自暇自逸況士民之家乎故為子孫者必存勳業之志而後可以守成必有戒禍之心而後可以保世嗟乎科目之名天下榮之久矣此海內之所共爭造物之所不輕與也吾宗雖非盛大然自明以來得之者嘗報數姓矣其他庶姓或數十年不得一人夫豈無才而莫克以振雖盛衰之數不可知然久鬱者必昌已盈者不再盈虧往復信如蓍龜求所以保垂絕而留其有餘者吾猶未得其道也以是兢兢乃次其先世以逮今茲與此選者為之記遺吾宗人相與觀之無恃祖宗之功德耳嗚呼有明達誠篤之士覽吾斯文其能無戒心乎哉

姚石甫噶瑪蘭颱異記。

皇帝登極之元年六月癸未夜噶瑪蘭風颶也或曰颱雨甚伐木壞屋禾大傷繼以疫於是噶瑪蘭闢十一年矣水患之歲五颱患之歲三蘭人大恐謂鬼神降災不悅人之闢斯土也將禳之桐城姚瑩時攝噶瑪蘭通判有事在郡聞災馳至周巡原野傾者扶之貧者周之請於上而緩其徵制為藥而療其病民大悅乃進耆老而告之曰吾人至此不易矣生人以來此為荒昧惟狉獉之番睢睢盱盱巢居而穴處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始自吳沙數無賴召集農夫負耒耜以入荒裔翦荊榛鑿幽險禦虎狼之生番數瀕於死矣乃築園墾田園聚旅成郛既以無所統而相爲爭尊大吏以聞 天子憫焉然後為設官而治之黔首綏和文身向化今則膏腴沃壤四民且備城郭興宮室華婦子嘻嘻而樂利夫山川之氣閉塞鬱結久而必宣宣則洩洩則通通然後和天道也今以億萬年鬱塞之區一旦鑿其草萊而破其頑洞源澤與山脈僨興陰與陽和交戰二氣相薄梗塞乍通於是乎有風雷水旱癘疫之事豈為災乎昔者羲軒之世淳風古處百姓渾渾不識不知未有所為災者逮乎中天運隆五帝遞王文明將啓而於是乎有堯之水湯之旱聖人以為氣運之所由洩而不以為天之降殃於人也不然德如唐堯功如成湯豈復有失道以干鬼神之怒哉若夫地平天成大功既畢則惟慎修人紀以保休嘉而於是乎時和年豐百寶告成宇宙熙皞臻於郅治苟有失德則為淫慝敗亂則鬼神惡之而天乃降災此天地之氣既通而人事不和之為厲也今斯地初闢雖風水屢洊而不為異五患水三患颱而民不飢無有散亂何也民皆手創其業艱難未忘室家未阜而不敢有淫慝之思也雖然吾特有懼焉懼夫更十年後地利盡闢戶口殷富老者死而少者壯民惟見其樂而不見其艱也則將有淫佚而樂於兇悍暴亂者人禍之興吾安知其所極耶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也曰崇節儉修孝弟戒佚遊嚴盜賊守斯四者庶乎可以久安而不為災禳何為者耆老曰善乃記之

管異之餓鄉記（管同字異之江南上元人道光乙酉舉人有異之詩文鈔存）

餓鄉天下之窮處也其去中國不知幾何里其土蕩然自稻粱麥菽牛羊雞豚魚鼈瓜果一切生人之物無一有焉凡欲至者必先屏去食飲如導引辟穀者然始極苦不可耐彊前行多者不十日已可至至則豁然開朗如別有天地省經營絶思慮不待奔走干謁而子女之呼號妻妾之交謫人世譏罵笑侮輕薄揶揄之態無至吾前者愴然自適而已然世以其始至之難也平居每萬方圖維以斷勿至不幸而幾至輒自悔爲人勤故非違世乖俗廉恥禮義之士不得至是鄉非彊忍堅定守死善道之君子雖至是鄉輒不幸中道而反昔周之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恥食其粟由首陽山以去至餓鄉餓鄉之有人自是始其後春秋時晉有靈輒行三日幾至之矣終爲趙臣趙盾所阻反戚盾恩爲所用而齊有餓民卻黔敖嗟來之食翩然至是鄉雖曾子歎其微而論者以爲賢輒遠矣孔子之徒顏曾爲大賢原憲爲次三子者皆幾至是鄉而猶未達及至戰國於陵仲子立意矯俗希爲是鄉人行三日卒廢然而反孟子譏之自戰國秦漢後教化不行風俗頹敗搢紳先生之屬以是鄉爲畏途相戒不入而凶年饑饉禍亂遞作王公貴人下逮田野士庶遭變故而誤入是鄉者往往而是梁武皇帝天子也趙武靈王漢趙幽王藩國王也條侯周亞夫將且相也鄧通上大夫也其人皆尊崇富厚志得意滿無意於是鄉而其終卒誤入焉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豈與夷齊以下立志自入者同乎哉語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惟漢龔勝唐司空圖宋謝枋得之倫立志忠義先後至是鄉夷齊輩得之相視而笑稱莫逆交云嗚呼餓鄉何鄉也何其難至也若是予窮於世久矣將往遊焉考始末而爲之記。（卓擬醉鄉大似然格局較爲整飭）

管異之餘霞閣記

府之勝萃於城西由四望磯迤而稍南有岡隆然而復起俗名曰盋山盋山者江山環翼之區也而朱氏始居之撫軒亭可憩息山之側有庵曰四松其後有棟宇極幽其前有古木叢篁極茂翳憩息之佳所也而其境止於山椒又不得登陟而見江山之美吾鄉陶君叔姪兄弟率好學樂山林厭家宅之喧閙也購是地而改築之以爲閒暇讀書之所由菴之後造曲徑以登徑止爲平臺由臺而上建閣三楹啟以書室室之後則仍爲平臺而加高焉由之可以登四望桐城姚郎中爲命名曰餘霞之閣盋山與四松各擅一美不可兼幷自餘霞之閣成而登陟憩息者始兩得而無遺憾凡人多爲私謀今陶君築室不於家而寘諸僧舍示其可共諸人而已之不欲專據也而或者疑其非計是府也六代之故都也專據者安在哉儒者立志視天下若吾家一樓閣也諰諰然必專據而無同人之志彼其識議亦可以略矣而豈達陶君之志也哉

梅伯言遊小盤谷記

江甯府城其西北包盧龍山而止余嘗求小盤谷者至其地土人或曰無有皆大竹蔽天多岐路曲折廣狹如一探之不可窮聞犬聲乃急赴之熟五斗米頃行抵寺曰歸雲堂上地舒寬居民以桂爲業寺傍有草徑甚微南出之乃隊大谷四山皆大桂樹隨山陂陁其狀若仰大盂空響內貯聲欬不得他逸寂寥無聲而耳聽常滿淵水積焉溢山麓而止由寺北行至盧龍山其中阬谷窪隆若井竈甗鬲之狀或曰遺老所避兵者三十六茅庵七十二團瓢皆當其地日且暮乃登山循城而歸暝色下積月光布其上俯視萬影摩盪若魚龍起伏波浪中諸人皆曰此萬竹蔽天處也所謂小盤谷殆近之矣同遊者侯服廷舅氏管君異之馬君夢湘歐生岳庵弟念勤凡六人

梅伯言鉢山餘霞閣記

江甯城山得其半便於人而適於野者惟西城鉢山吾友陶子靜偕其弟詒孫所居也因山之高下爲屋而閣於其嶺曰餘霞因所見而名之也俯視花木皆環拱升降高徑曲折可念行人若飛鳥度柯葉上西面城淮水縈之江自西而東青黃分明界畫天地又有大山鏡平瀉林表莫愁湖也其東南萬屋沈沈炊煙如人立各有所企微風繞之左引右挹綿綿緇緇上浮市聲近寂而遠聞甲戌春子靜觴同人於其上衆景畢見高言愈張子靜曰文章之事如山出雲江河之下水非鑿石而引之決版而導之者也故善爲者有所待曾亮曰文在天地如雲物烟景焉一俯仰之閒而遁乎萬里之外故善爲文者無失其機管君異之曰陶子之論高矣後說者如斯閣亦有當焉遂書爲之記

梅伯言江亭消夏記

都中燕客者曰館曰堂皆肆也覯儔者集爲樂閒嘯避煩者惟江亭爲宜地當南城西故爲水潦今則四達皆通車甲午五月望徐廉峰編修黃樹齋給諫招客而觴之天氣清佳地曠人適以客皆雄於談而失飲也乃射覆以行酒藏令者取樹鈕閒物撮經典者隱一字爲鵠而出其上下字爲媒因媒以中鵠者不飲然所出字皆典雅緜緜判斷不可膠附又出他字相佐輔綴其鵠者愈專而媒愈幻務以枝人心使不得尋遂以爲快忽然得之歡愕相半每一覆而罰飲者十數人酒殽既饗憑軒周流下多茵萑蘩葹披陀風草相旃柯葉綷縩其下有波浪漸汩聲渺若大澤無涯江湖之思焉主客多江東南人歲比大水談者以爲憂於斯亭又悵然於不可得水給諫遂歸而圖之圖中人皆面山左倚城指亭下相顧語者亭西軒也上元梅曾亮識（極尋常事物入先生文中頗令人有無窮之思眞化工筆也）

梅伯言金山寺藏鼎記

葉東卿先生得古鼎於岐山之麓款文實事定以爲周宣王時物其臣遂啓諆伐玁狁歸賜以酬庸者也於是詩以張之寄置丹徒之金山寺屬曾亮爲之記夫鼎物所樂者成也久也自聖人不能違之銘物必祝其壽子孫永寶用至莊周列禦寇之徒一切齊得喪成虧浮屠氏興而其道說加勝今以古人欲世守之物而寄之浮屠氏豈製是器之意哉曾亮曰守之善者莫有善於是也夫物之易失者以已獨有之而人不有之者也苟獨有是物而不使人與有之雖有益世之威不足以持其後況守是物者之爲吾人也哉然則孰能守之曰惟不自有者能守之今浮屠氏之法其身之不自有而何有於居其居之不自有而何有於所寄之物雖其重樓傑觀之地遂之人遊焉莫能禦也雖其所共寶貴之物遂之人觀焉莫之菲也夫然故天下之忌有是物者皆釋然曰彼且不能專之吾又爲吝歟之天下之欲有是物者又釋然曰吾未嘗不與有之吾又爲吝專之故曰守之善者莫有善於是者也昔東坡以吳道子畫四菩薩捨僧惟簡而曰吾自度不能常有是也故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此豈直慮其不能守也哉使憾之則亦不捨之者惟簡之能守與否卽未可知而東坡以一捨之故道子畫至今不亡則雖謂善守是物者莫如東坡可也此蓋先生之微意也夫

梅伯言歐氏又一村讀書圖記。

城北多古園惟蘧氏窺園者去鍾山爲近由窺園而東北皆菜畦縱橫密徑若窮忽花木照耀篁竹中則歐氏又一村也瓦室十餘間城其南以槿花數十種衍其軒之北鍾山俛仰如在几席上從籬落中見行者疑深山樵漁不類廛市人從余遊者歐生岳庵及其弟子白嘗朝夕讀書於是乃繪之而以記告於余夫繪記歌詠恆出於賓客山水聲色之游聚此皆幻於情而遂於物者也物不可留情不可執卒然合并斯會不常妍窮景盡孰翦化而不釋於是感而自矜將貽後人此文字之所以日繁而用多藝也若夫居家林玩書史此豈待於外而懽樂之不可常哉然數年以來子白嘗侍養於浙岳庵雖家居亦淺隨鱗傑不能吟誦無事如意時且才如二子豈終徜徉於斯園者則是圖也亦前勸懲後流遺在斯乎昔曾子固不以冊事廢其學而蘇文忠值禁內讀書夜分者兵皆倦臥彼其視金馬玉堂之中波濤塵埃之內皆學之舍也故古人有以自立者如此不然當貧賤時曰吾他有求焉不暇學富貴矣則曰吾以自重者姑緩之是猶不足與於斯圖也二子者其知之矣

梅伯言吳淞口驗功記

太湖三萬六千頃以經流達於吳淞吳淞首枕太湖尾掉黃浦亙三百餘里入海源長流鋪非洪壯闊深不足以吐納靈湧綱絡神委明嘉靖初一治於官一濬於私後曠不修喉吻縮蓄浦潊差互變葑怒生高卑平夷水旱皆困安化陶公巡撫江蘇以道光七年冬十二月奉　命淪疏時羣情獻疑或守卑論或求新功爰斟酌古今延覽地形以爲徙武康紆溪穿新渠言失之鑿廢吳江全邑以濬松江言失之縱遷沙村鑿千橋閘白蜆從湖委於青龍言失之擾而元時疏黃浦至新洋功施卑不利洩宣又失之率乃鳩工立程爬抉塡淤鏟咋曲岸惟其寬深無改故渠巨阜連隴神移鬼推盤溢消瀹雲解天動不踰三月水工蕆事擇期驗功於吳淞口時當春和桃楊獻新水光納天積葑雲卷黿魚舒波望墟汞歸千帆怒張如馬縱野農和普存歡謠載途公辭載愉詩紀其事和者千焉雍雍乎元臣之訏謨吉甫之淸風也乃屬曾亮實事以紀明道光八年九月之十日也

梅伯言光澤縣育嬰堂記

光澤縣當南宋紹熙時嘗行社倉法而蔵以米三百斛助民之貧不舉子者見於朱子邵武軍光澤縣社倉記其收養之詳法不可知而古者男女子皆稱子則所助者必多出於女無疑也閩中溺女之俗不知所自昉而非法所能禁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子安能有其母哉此社倉之法爲不可廢而自宋迄元明行者鮮則卽光澤一縣言之其生不見日月并不得入於襁褓者已不知凡幾矣刑部何君化并於道光十年倣社倉之意建育嬰堂先以己財育其力之所能給者因請於邑令周君味蘭捐金爲倡而邑之士大夫及過客皆有輸助其後令復取邑他用之羨以充入之於是建廨舍設董事嚴錢帛之出入稽乳婦之勤惰且以爲乳婦而家於堂勢不便也故凡所收育皆置於乳婦之家而月給錢以爲直其於朱子時社倉條例之同異不可知而因時制宜之道固纖細而無餘弊矣昔漢章帝詔嬰兒無父母親屬者及有子不能養者稟給如律夫嬰兒而無父母親屬必得乳婦以養之卽所稟給者必乳婦也古人雖文義簡直而可以意推則今所行者亦古人之良法也歟其宗顧船亦官刑部京師請曾亮爲之記夫始事之勤固不可不書而記其成之之難以冀夫後此者之無有廢尤爲善者之深意也夫

梅伯言陳石士學士授經圖記。

漢儒之經學有專師而又以師法轉相授受其學之顯晦一視其徒衆之多寡與爵位之高卑而苟其學之不足傳與傳之不得其人雖當時爲諸儒所宗而遺編斷簡不可見於後世者往往有之惟孔安國董仲舒其學在當時非如師丹張禹以尊官致大師而古文尚書與春秋之學歷久而不廢蓋司馬遷嘗問故於安國而聞春秋說於董生其表章發明之力爲多桐城姚姬傳先生以名節經術文章高出一世受業而通顯者如錢南園侍御孔撝約編修皆不幸早世若夫抱遺經守師說而自廢於荒江窮巷之中者又不爲人

所從信惟今侍讀學士陳公方受知於　聖主而以文章詔天下之後進守乎師之說如規矩繩墨之不可踰及道光五年秋持節主試兩江兩江人士莫不訪求姚先生之傳書軼說家置戶習以冀有冥冥之合於公而先生之學遂愈彰於世蓋學之足傳而傳之又得其人雖一二人而有足及乎千萬人之多亦其理然也夫先生之書具存其文章之高奇說經之通遠雖好古之士浮慕焉而未能入況祿利之士其不能深知篤好也決矣然先生之門人嘗衆矣而今集其成者惟公則學於公者雖不必盡知公事先生之心亦必有一二人如公守師說而尺寸不踰者先生之學其傳於世者未有艾也公試畢將歸京師出授經圖示曾亮曰爲我誌之吾未能一日忘吾師也嗟夫曾亮固所謂自廢於荒江窮巷之中而不爲人所從信者於是圖其能無慨於先生哉

梅伯言從吾軒從征記事

唐人記高仙芝征小勃律其人能以術致妖霧淫雨章佳公阿桂年譜記征金川事頗同今此記言入打箭鑪西行四十日至恩達塘之瓦合山金鼓聲立致雷雨豈荒徼絕域人有怪徵地氣亦殊與蓋天高地下者自然之氣也而人氣之充塞亦有以摩盪而升降之人物少則中虛而上下之氣易合陰陽發亂不主故常古聖人所以絕地天之通也彼殊徼絕域者太古之事亦如是而已嗚呼日闢而日廣者地也日生而日衆者人也斯域也千百年之後必有良田疇美竹石好衣甘食如吳會中而且以是書爲妄語者

梅伯言書李林孫事

郟縣陳伯瑜任俠士也嘗於巡撫某公座大言曰某某處教匪當起時乾隆六十年矣天下乂安坐中皆搢紳先生大吏官屬也大譁以爲妖人嗾某公即座上執之伯瑜曰執我易易耳若何者而釋無何川楚賊果起官吏皆驚禮爲上客時賊衆已蔓延然未入河南界河南路四通總徙鳥舉不可制當事者尤是爲憂而浸淫聞賊自襄城來文武吏皆他出守禦獨布政使馬慧裕提空名守城實無兵用伯瑜計得襄城李林孫以五百人破賊襄城時賊已大至臨水欲渡聞伯瑜以二百五十人閱兵也戲觀之未及戰而後陳嚮林孫以二百五十人出其背賊前後相紛拏殺傷過當乃遁去林孫已破賊襄城其鄉兵聲聞梁楚間林嵐乙其兵守盧氏賊帥張湖兒來攻衆號十萬可二三萬嵐卒不滿二千莫敢進嵐諭其衆曰公等皆林孫人徒死無益指大樹曰我官也死是聞耳衆怒曰誰無面目者致公爲此言今日戰有不勝賊而生者撞大石破腦死嵐拜衆亦拜遂戰賊幾殲賊走且詬曰我識若我識若林嵐者河南省試用知縣後爲安徽省同知有盩方泌者爲陝西商州州同亦善使鄉民嘗敗官矣如平常衆怒曰見人父兄子弟死反笑爲固不可解也方泌曰賊小勝驕矣我報父兄子弟仇戰必勝珍寶盡有之我故樂而笑也衆氣振復戰乃大勝方泌至前戰地呼亡者而哭曰好男子不見吾殺賊而死也因伏地哭不能已衆皆哭泣七繇曰吾往來梁楚間問所鬭李林孫者見之襄城逆旅中年六十餘矣而溫厚長者十棨與言言形勢王相用兵奇正之道皆不省曰大豪傑無他得人心耳

梅伯言書棚民事

余爲董文恪公作行狀覽其奏議其任安徽巡撫奏準棚民開山事甚力大旨言與棚民相告訐者皆溺於龍脈風水之說至有以數百畝之山保一棺之土棄典禮荒地利不可施行而棚民能攻苦茹淡於崇山峻嶺人迹不可通之地開種旱穀以佐稻粱人無閒民地無遺利於策至便不可禁止以啟事端余覽其說而是之及余來宣城問諸鄉人皆言未開之山土堅石固草樹茂密腐葉積數年可二三寸每天雨從樹至葉從葉至土石歷石罅滴瀝成泉其下水也緩又水下而土不隨其下水緩故低田受之不爲災而半月不雨高田猶受其浸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鋤犁疏其土一雨未畢沙石隨下奔流注壑澗中皆填汙不可貯水畢至窪田中乃止窪田竭而山田之水無繼者是爲開不毛之土而病有穀之田利無稅之傭而瘠有稅之戶也余亦聞其說而是之嗟夫利害之不能兩全也久矣由前之說可以息事由後之說可以保利若無失其利而又不至於釀事公之

所聞則吾猶未得其術也故記之以俟夫習民事者

梅伯言書楊氏婢

楊氏之嫠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前一夕呼其婢不應者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翦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吾復爲爾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竟謝媒妁不行後將嫁其婢婢曰入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楊氏門亦不嫁妾之夫楊勤恪公錫紱子也亦梅

梅伯言記日本國事

日本賈人舟膠於臺灣濱海者虜其財事聞於閩浙總督方公公斬爲掠者二人償其財叩頭謝且因衒曰大將軍令不敢私入中國今以風故猝至此稍以貨歸舟中人無脫死者矣公歎異而遣之謂方公自爲余言如此然余獨怪日本以蕞爾之夷法立於國而民畏然於萬里之外欲有所拾取則狼顧豈其有異術焉抑鱗介之民易爲理也又賈人所攜之書有紀國之年朔事者其始祖曰天皇當隋唐之交後數百年而國有大將軍號曰尊公其同姓曰家尊公威權特甚有令以火遞傳之頃刻百里大將軍尤惡天主教嘗殺數千人而其教絕他國有天主教者皆絕不通有貨其地者問事何神館某廟舟無守貨人無所失而入廟不拜者殺之以天主教不拜神也賈他國者分其貨於大將軍無他官府及胥吏假手故民不以分所有爲苦亦毫髮不敢欺嗟夫彼大將軍雖如王視中國不過一郡守耳何乃能若是階級少則事權一胥吏去則上下通然則彼倨強一隅而役使如志者豈無故哉豈無故哉

梅伯言家譜約書

太七公配許氏合葬柏梘山口蝦蟆田當南宋嘉泰時譜所始也子二人仲曰九一配朱氏合葬柏梘川大井頭當南宋寶慶時子四人長曰迪九配江氏合葬柏梘山大井頭當南宋寶祐時子四人長曰爵一配錢氏合葬柏梘山之花隴當南宋咸淳時子三人長曰魁一配徐氏合葬柏梘山飛橋隴西子四人季曰清四公諱卓一字寶齋配陳氏合葬柏梘大山之右歷元天歷及明洪武時子二人次曰欽同公諱叔敬一字欽夫配郭氏合葬柏梘山之飛橋北隴歷元至正及明宣德時子三人季曰朝甫公諱榮配錢氏合葬柏梘大山之右祔清四公歷明永樂及天順時子五人長曰君重公諱珍配李氏合葬栗木崗歷明宣德及宏治時子六人五曰時中公諱根一字小溪爲淮王府典膳配嵇氏先葬塘衕山配劉氏側室余氏祔改葬甯國縣方家衕歷明成化及嘉靖時子七人三曰幼光公諱纓前一字南溪配郭氏合葬柏梘山之槽水圈歷明正德及隆慶時子四人三曰毅甫公諱守立一字石門爲江西甯州同知配劉氏合葬許村雙廟崗歷明嘉靖及崇禎時子四人長曰懸符公諱瑞祚爲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丞配劉氏合葬梅隴教場山歷明隆慶及　國朝順治時子三人長曰期生公諱士昌一字大千邑庠生配鮑氏側室胡氏陳氏合葬勞山歷明萬歷及　國朝順治時子五人長曰定九公胡氏出諱文鼎一字勿菴歲貢生明崇禎癸酉年生　國朝康熙辛酉年卒　聖祖仁皇帝命　江甯織造曹頫監葬事配陳夫人合葬獨山子一人正謀公諱以燕一字箄侯康熙癸酉舉人生順治乙未卒康熙乙酉祔定九公墓配郭夫人葬雁塔橋子二人長爲文穆公爲曾亮之曾祖始奉　旨宣城移籍江甯　賜葬句容縣甚隆山麓配錢吳兩夫人葬查村橋王夫人祔姑葬皆先公卒故仍葬宣城嗣孫曾亮曰古今氏族墳墓非必其子孫廢替而至於不可識必自遷居始矣昔文穆公居江甯顏所居曰寄圃志僑居也今六十餘年僑者土著矣恐後世之忘所自也而譜牒煩重難時閱故敬錄本支之諱字卒葬著於篇後人可觀焉嗚呼祖宗之欲有其子孫更千百世而無極也其賢者有譽者則曰是能榮其先人然祖宗固不及知矣而猶恃子孫之知有其祖宗其意曰苟千百世而知吾爲其祖宗則吾固千百世而有其子孫矣爲子孫者其勿使祖宗之失所恃哉

梅伯言謁墓記

道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甲子由坐吉村入柏梘山謁墓未至山五里謁查村橋墓曾祖毋錢吳兩夫人之所葬也至山口謁太七公墓始遷祖也春分時蝦蟆將子於此衕滿坑谷故俗謂之蝦蟆田過此至庵隴謁壽一公墓又過此至飛橋北隴謁欽夫公墓又前至飛橋兩水會橋下北流二十里成河過橋循左澗水過柏建寺至柏梘大山謁寶齋公及朝甫公墓過此至槽水圈謁南溪公墓日已暮乃歸自過飛橋而東皆石壁流水左右夾路聲洶湧逆人足如不得前石壁多大字石稍長移其畫出字外怪不可識姪六有曰過槽水圈而東山愈高徑愈狹吾始行也以足繼以手終以尻坐石而移之乃上水露靄過七當山得甯邑界焉辛丑至勞山謁大千公墓山足皆緣以石而土其中壬寅至梅隴謁懸符公墓未至墓五里雨先過京山堂寺路斗絕與者相枝柱僅乃得上而寺前土平以寬清泉竹石迎媚來者輒以爲大怪奇險中無此地也食畢雨止乃上教場即墓所也明末有鄉兵屯之故以名墓在山絕頂時時有萬丈壑過肩輿下壑在右余睨左壑在左余睨右壑至墓則山舒兩翼而中平可田可廬勞山梅隴墓碣皆安溪李文貞公書石五月二日庚午至甯國縣方家衕謁小溪公墓墓在山頂形如仰盂中頹而四高之後有山椅之如柄山下有溪水南流而山足展而西登高望之若水入山腹矣乙亥至獨山謁定九公及正謀公墓墓有碑曰江南織造曹頫監造　聖祖仁皇帝特恩也至栗水崗謁君重公

墓不一里至雁塔橋謁高祖妣郭夫人曾祖妣王夫人墓丙子至許村謁石門公墓自獨山至許村蓋四所無山當大路澗溪坐者村至相視山一日畢梅隴兩日畢勞山一日畢方家衕兩日墾獨山栗木岡雁塔橋半日畢許村一日畢凡所謁墓必高大堅緻立豐石障土於前必豐碑深刻以記年月名氏及立碣之子孫必有石數丈以便跪起陳設必平易墓道以便出入必有舍有田以僕守冢者又謁墓之子孫又必廣道墓之左右山或延袤數十里以植樹木俾瞻視又定子孫司事者一歲再巡其山以循界劃防侵盜而一山之專設者四人或八人故其樹抱而茂徑路幽美或終日行不涉他姓地如家林焉不知爲窮山中也古名卿碩士其墟里墳墓傾圮冊常不可合今於千餘年之墓復夫孺子得歷歷拜掃之非梅氏之厚幸歟亦祖宗之經畫者勤矣而其時人力之給物產之豐亦不能無慨於今昔云

梅伯言觀漁

漁於池者沈其網而左右麾之網之緣出水可許緣愈狹魚之躍者愈多有入者有出者有屢躍而不出者皆絓其緣而見之安知夫漁之躍而出者不自以爲得耶又安知夫躍而不出與躍而反入者不自咎其躍之不善耶而漁者視之怨不加得失於其心噫夫人知魚之無所逃於池也其魚之躍者可悲也然則人之躍者何也

朱伯韓北堂侍膳圖記

姚湘坡先生以所繪北堂侍膳圖示余圖廣四尺縱一尺修竹古木翳然庭宇素衣綀裙怡然坐於堂上者爲其母沈太夫人面白皙微髭而侍側者卽湘坡先生稍左肩隨而立爲其弟湘舟其右面微俯疑然而秀出者爲其季弟湘漁余曰天下之至樂無有逾此者矣人孰不有此樂然往往當其境者視爲固然無足異也猶記琦少時侍先大夫飯有饋蒸豚者琦方自塾歸先大夫謂琦曰汝今日書熟乎以啖汝回顧吾弟衮衣立母旁先大母年八十扶杖相視而笑以爲人生骨肉歡然聚處恆如是及長更歷憂患顛頓狼狽奔走道途忽忽已二十年今獨吾母張太宜人在耳余又以宦遊京師太宜人道遠不來弟及諸姪南北乖隔每於中夜彷徨卻顧不獨兒時意象邈難再得卽曩昔家居骨肉聚處之樂亦惝然如夢不可追憶覽是圖不能不慨然而歎也先生以某年官翰林改銓部奉贈公諱歸江南今年春復供職來京太夫人憚於遠涉不獲迎侍先生所處之境其有與余同者耶嗟夫世之遠遊而不克顧養者多矣今先生獨睠睠於此且爲之圖以示不忘余既重先生之誠且誌余感而又以爲世之遠遊而忘其親者戒也迺爲之記

曾滌笙聖哲畫像記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駑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　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　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甚遠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尚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資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愼擇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騖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意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跡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亟於二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筲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御駑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閎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

邇淹雅無慚於古而風骨少隤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　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嚌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辯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兢兢我　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　國史儒林傳裒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庵作中庸論及江愼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尚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　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夐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佔畢咿唔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竊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徼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歿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逋負怨及孫子若通闤貿易瑰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爲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爲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爲報己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悱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曾滌笙求闕齋記

國藩讀易至臨而喟然歎曰剛侵而長矣至於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氣陽至矣則退而生陰陰至矣則進而生陽一損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耆欲好盈而忘闕是故體安車駕則金輿鏓衡不足於乘目辨五色則黼黻文章不足於服由是八音繁會不足於耳庶羞珍膳不足於味窮巷甕牖之夫驟膺金紫物以移其體習以蕩其志向所搤捥而不得者漸乃厭鄙而不屑御旁觀者以爲固然不足訾議故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積漸之勢然也而好奇之士巧取曲營不遂眾之所爭獨汲汲於所謂名者道不同不相爲謀或富貴以飽其欲或聲譽以厭其情其於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驅一世於軌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實於是爵祿以顯馭之名以陰驅之使之踐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思名之既加則得於內者日浮將恥之矣而淺者譁然騖之不亦悲乎國藩不肖備員東宮之末世之所謂清秩家承餘蔭自王父母以下並康強安順孟子稱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抑又過之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不協於極不罹於咎女則錫之福若國藩者無爲無猷而多罹於咎而或錫之福所謂不稱其服者歟於是名其所居曰求闕齋凡外至之榮耳目百體

之耆皆使留其餘於禮法淵而樂生焉樂不可極以禮節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聞廣譽造物所靳予者實至而歸之所取已奢矣况以無實者擬之乎行非聖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無所矜飾於其間也吾亦將守吾陋者焉

曾滌笙槐陰書屋圖記

吾師江陰季先生自名其寓舍曰槐陰補讀之室而屬人爲之圖圖成於道光癸卯之夏時先生方官內閣學士職思簡易曰補讀云者以爲讀學不夙仕優而後補之謙退之詞也是年冬先生視學安徽三年還　朝則已擢吏部或攝戶部又督漕於濟河蹉跎於天津蕩滌田賦積弊於兩浙庶政倥傯刻無暇晷間遂有巡撫山西之　命於是先生手圖而告國藩曰吾昔名吾居室而圖之也將以讀吾書也今五六年閒憊精於案牘敝形神於車塵馬足蹙之不遑竟不克補則今之悔又果可補於後日乎子爲我記之志吾疚焉國藩嘗覽古昔多聞之君子其從事文學多不在朝班而在仕宦遠州之時蘇軾黃庭堅之於詩論者謂其汴京之作少遜不敵其在外者之殊絕蓋屏居外郡罕與接對則其志專而其神能孤往橫絕於無人之域若處京師浩穰之中視聽旁午甚囂而已矣尚何精詣之有哉我　朝儒林興號爲邃古然如睢州湯公儀封張公江陰楊公高安朱公臨桂陳公合河孫公數賢人者大抵爲外吏之日多官京朝之日少即在京朝其任職也專其守法也簡亦常日有餘光入有餘力今六部科條之繁既三倍於百年以前而先生之所歷或一身而兼數職一歲而更數役每夕丑初趨　離宮待漏盡午而後反曹官白事判牘莫夜不休又以其閒賓接生徒宴會寮友伺隙以求終一卷焉而不可得視數賢人者之處京朝時勢固不侔矣此先生所用爲憮然也今者先生持節山西政成而神暇盡發遺編以補素願蓋將與數賢人者角其實而爭其光而國藩忝竊高位乃適蹈先生之所疚往者不可償來者不可必故略述時事合異世官朝籍者有考焉

曾滌笙養晦堂記

凡民有血氣之性則常翹然而思有以上人惡卑而就高惡貧而覬富惡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常終身幽默闇然深退彼豈生與人異性誠見乎其大而知衆人所爭者之不足深較也蓋論語載齊景公有馬千駟曾不得與首陽餓莩絜論短長矣余嘗即其說推之自秦漢以來迄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爲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歿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賤卒汚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亦無以異也然則今日之處高位而獲浮名者自謂辭晦而居顯光氣足以自振矣曾不知其與眼前之廝役賤卒汚行賈豎之營營者行將同歸於澌盡而毫毛無以少異豈不哀哉吾友劉君孟容湛默而嚴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壯歲則已泊然而外富貴矣既而察物觀變又能外乎名譽於是名其所居曰養晦堂而以書抵國藩爲之記昔周之末世莊生閔天下之士湛於勢利汨於毀譽故爲書戒人以闇默自藏如所稱董梧宜僚壺子之倫三致意焉而揚雄亦稱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君子之道自得於中而外無所求飢凍不足於事畜而無怨舉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以爲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於烜赫之途一旦勢盡意索求如尋常窮約之人而不可得烏覩所謂高明者哉余爲備陳所以蓋堅孟容之志後之君子亦觀省焉

曾滌笙湘鄉縣賓興堂記

自古開國之主以武功龕定禍亂而繼體守業之君恒以文德致太平如漢如魏如宋如陳如拓拔魏如高齊如唐如明其第二世嗣爲帝者皆論文我　朝龍興遼瀋　太祖太宗文皇帝之世蓋武以開之文以守之干戈方興未遑雅教非其志有未逮亦其時會有不得兼者也咸豐二年粵賊洪楊之徒既已蹦嶺而北由湖湘而犯江漢長驅東下入金陵而據之遂北遶河朔東躪淮徐西擾汾晉中原鼎沸我湘鄉首始興義旅轉戰於兩湖江西廣西廣東河南安徽諸行省所在破敵克城聲威烜然號曰湘勇湘勇之名聞天下一時宿將如羅忠節公王壯武公李君續賓兄弟蕭君啓江劉君騰鴻趙君煥聯蔣君益灃及余弟國荃輩皆以仁勇爲士卒所親附歷久而不渝蓋武功之盛非他州縣所可望而及秦漢稱山西出將者之安定天水隴西諸郡曾不能敵今日之一縣可謂盛矣其官斯土者則有朱侯孫詒唐侯逢辰黃侯淳熙賴侯史直又皆一時賢俊有循良之績與邦人士講求吏治將略互相稱羡訢合無閒同明相照同氣相求何其感應者與咸豐癸丑唐侯臨蒞茲邑倡捐助餉練勇防堵越二年申詳大憲奏請增廣文武學額　聖恩加增永爲定額人爭頌唐侯之功不衰是年天下士會試於禮部湘鄉獨無人赴部應試唐侯喟然曰湘鄉之武非無文也今或無一士與於春官之試豈余之不德不足以興文教歟抑軍興久而生事絀公車之欲北者不足於資歟於是捐金若干買七都田六十三畝爲資與公費又勸諭士民捐買田宅若干以子午卯酉年租入爲會試旅費寅申巳亥租入爲鄉試途費辰戌丑未年租入爲歲科試卷資從賓興堂撰擬章程者紀之立條明約既簡既堅以期久遠自唐世長吏設賓主陳俎豆備管弦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以餞士差具前古興賢之義今猶略存其法獨不得與計吏偕士或起自田閒無所資藉則剏旅捐義殆爲一切苟以集事無賢乏在吾尺以求一日之近彼有所迫而然也湘鄉山邑多狷介自守之士唐侯禮賢惠衆所以愛士者甚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愈不得輕入無仰事俯畜之累出無金盡裘敝可愧之色博心壹志以道於君子之道而委蛇以隱射乎有

司著之程度境裕而神暇事半而功倍然猶有失焉者蓰什而不能以一二耳方今大難削平弓矢戢櫜湘中子弟忠義之氣雄毅不可遏抑之風鬱而發之於文道德之宏文章之富將必有震爍寰區稱乎今日之武功而又將倍焉蓰焉者余雖衰鈍尚庶幾操左券於此請以右券責之

曾滌笙江甯府學記

同治四年今相國合肥李公鴻章改建江甯府學作孔子廟於冶城山正殿門廡規制嚴備六年國藩重至金陵明年湘鄉馬公新貽繼督兩江賡續成之鑿泮池建崇聖祠尊經閣及學官之廨宇八年七月工竣董其役者爲候補道桂嵩慶暨知縣廖綸參將葉圻旣敕旣周初終無懈冶城山巔楊吳宋元皆爲道觀名曰朝天宮蓋道士祀老子之所也道家者流其初但尚清靜無爲其後乃稱上通天帝自漢初不能革秦時諸畤而渭陽五帝之廟甘泉泰一之壇帝皆親往郊見由是聖王祀天之大典不掌於天子之祠官而方士羣而領之道家稱天侵亂禮經實始於此其他錄丹燒汞採藥飛昇符籙禁呪徵召百神捕使鬼物諸異術大率依託天帝故其徒所居之宮名曰朝天亦猶稱上淸紫極之類也嘉慶道光中宮觀猶盛黃冠數百人連房櫛比鼓鐘昕夕咸豐三年粵賊洪秀全等竊據金陵竊泰西諸國緒餘燔燒諸廟羣祀在典與不在典一切毀棄獨有事於其所謂天者每食必祝道士及浮屠弟子並見摧滅金陵文物之邦淪爲豺豕窟宅三綱九法掃地盡矣原夫方士稱天以侵禮官乃老子所不及料迨粵賊稱天以侗莽神而毒四海則又道士輩所不及料也　聖皇震怒分遣將帥誅殛凶渠削平諸路而金陵亦以時戡定乃得就道家舊區廓起宏規崇祀　至聖暨先賢先儒將欲黜邪慝而反經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禮而已矣先王之制禮也人人納於軌範之中自其弱齒已立制防溯掃汰濫有常儀與食肴胾有定位綏纓紳佩有恆度旣長則教之冠禮以責成人之道教之婚禮以明厚別之義教之喪祭以篤終而報本其出而應世則有士相見以講讓朝覲以勸忠其在職則有三物以興賢八政以防淫其深遠者則教之樂舞以養和順之氣備文武之容教之大學以達於本末終始之序治國平天下之術教之中庸以盡性而達天故其材之成則足以輔世長民其次亦循循繩矩三代之士無或敢遁於奇衺者人無不出於學學無不衷於禮也老子之初固亦精於禮經孔子告曾子子夏述老聃言禮之說至矣其後惡末世之苛細逐華而悖本斲自然之和於是矯枉過正至譏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亦有所激而云然耳聖人非不知浮文末節無當於精義特以禮之本於太一起於微眇者不能盡人而語之則莫若就民生日用之常事爲之制修焉而爲教習焉而成俗俗之既成則聖人雖殁而魯中諸儒猶肄鄉飲大射禮於冢旁至數百年不絕又烏有窈冥誕妄之說淆亂民聽者乎吾觀江甯士大夫材智雖有短長而皆不屑流隨以徇物其於清淨無爲之旨帝天禱祀之事固已峻拒而不惑孟子言無禮無學賊民斯興今兵革已息學校新立更相與講明此義上以佐　聖朝匡直之教下以闢異端而迪吉士蓋廩廩乎企躋聖賢之域豈僅人文彬蔚鳴盛東南已哉

曾滌笙箴言書院記

國藩以道光戊戌通籍於　朝湘人官京師者多同時輩流其尉策　先朝耆年宿望凋散略盡而少詹事益陽胡雲閣先生獨爲老師祭酒鄉之人就而考德稽疑如幽得燭衆以無隕而喆嗣潤之亦以編修砥美名父回翔館閣今兵部侍郎湖北巡撫海內稱爲宮保胡公者是也少詹君晚而纂弟子箴言十四卷國藩嘗受而讀之自灑埽應對以暨天地經綸百家學術靡不畢具甄錄古人嘉言衷以己意辭淺而指深要使學者自幼而端所習隨其材之小大謹勸漸摩俾底於成而已竊嘗究觀夫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擬擬萬衆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導之東而東導之西而西習於善而善習於惡而惡其始伺焉無所知識未幾而騁耆欲逐衆好漸長漸貫而成自然由一二人以達於通都漸流漸廣而成風俗風之爲物控之若無有鱗之若易靡及其旣成發大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竭天人之力而莫之能禦先王懼於此欲民生幼稚所習於是設爲學校以教之琴瑟鼓鐘以習其耳俎豆登降以習其目詩書諷誦以習其口射御投壺以習其筋力書升以作其能而郊遂以作其恥故其高材則道足濟天下而智周萬物其次亦不失爲圭璧自飭之士賈生有言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其不然歟侍郎自開府湖北以來即以移風易俗爲己任任部曲之長郡縣之吏暨百執事片善微長不敢自穩而奬許隨之曰爾之發見者微而將爲宏大不可量也或有過差方隱蔽彌縫亦及之曰此猶小眚過是誅罰隨矣與其絀不若其彰表其隱不逭其同上下競競日有課月有舉當時推湖北人才極盛侍郎則曰吾先人箴言中有才之法如此吾詎能繼述百什一耳咸豐十年侍郎治鄂六載矣功成而化洽又以一湖之隔吾教成於北而反遺吾父母之邦其謂我何於是稍稍營書院將萃益陽之士而大淑之買田以廩生徒儲典籍以餼孤陋寬其涂轍而嚴其教條崇實而黜華戒過而尚介循是不廢豈惟一邑之幸即漢之十三家法宋之洛閩淵源於是乎在後有名世者出觀於胡氏父子仍世育才肫肫之意與余小子愼其所習之說可以興矣

曾滌笙　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八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浙江道出湖口廣東惠潮嘉道彭君雪琴方庀局鳩工建昭忠祠於石鐘山祀楚軍水師之死事者告余具疏上聞八月疏入報可明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四川再過湖口則祠工已畢祀營官爵節愍公捷三以下若干人後楹祀勇丁若干人其東爲浣香別墅前曰聽濤眺雨之軒後曰芸芳齋齋後傅以小亭曰且閒亭亭下有小池度梁而南穿石洞東出曰梅嶼迤西少陟山曰鎖江亭其西絕高曰觀音閣閣外曰魁星樓僧徒居之又西曰坡仙樓刻蘇氏石鐘山記其上遐高望遠吐納萬景一草一石煥然增新矣當楚軍水師之初立也造舟始於衡陽大戰始於湘潭其後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今福建提督楊君厚庵與雪琴暨諸君子喋血於狂風巨浪之中燔逆舟以萬計轉戰無前可謂至盛其後官軍深入彭蠡之內賊乘水涸大寨湖口遏我舟使不得出於是水師有外江內湖之分內者守江西外者援湖北驕然若割肝膽而判爲楚越終古不得合并至咸豐七年九月攻克湖口兩軍復合蓋相持三年之久死傷數千人之多僅乃聚之方其戰爭之際礮震肉飛血凝石壁士飢將困若者拘囚羣疑眾侮積淚漲江以求得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及大功成之後祼薦鼓鐘士女瞻拜名花異卉旖旎啾嘈江色湖光呼吸萬里曠然若不復知兵革之未息者又何樂也時乎安樂雖賢者不能作無罪之戚時乎困苦雖達者不能作違眾之驩欣人心之喜戚夫豈不以境哉吾因是而思夫豪傑用兵或敝一生之力擲千萬人之性命以爭尺寸之土不得則鬱鬱以死者間皆噫斯民哉亦將以境有所迫而勢有所劫者然也若夫喜戚一主於己不遷於境雖處富貴貧賤死生成敗而不少移易非君子人者而能庶幾乎余昔久困彭蠡之內蓋幾殆不能自克彭君新搆此祠有登臨覽觀之美粗爲發其凡焉

曾滌笙　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

嗚呼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而金陵尤爲忠義之所萃云咸豐二年十二月賊陷武昌漢陽掠取巨舟萬艘三年正月蔽江東下連陷九江安慶蕪湖各城遂破金陵據爲僞都城中官紳與駐防之軍民並及於難當是時　天子已命向榮爲　欽差大臣自湖北逐賊而東至則城陷已逾旬日又繼陷鎮江揚州兩府而都統琦善亦以　欽差大臣由河南進至揚州自是後廣西元從諸軍駐金陵者號爲江南大營北來新集諸軍駐揚州者號爲江北大營鎮江別屯一軍則金陵分兵駐之與揚州之師相爲犄角未幾揚州之賊分支北竄河南直隸金陵之賊分支西竄江西湖北而鎮江之賊破我營壘別有粵人爲亂攻陷上海其冬北軍克復揚州氛微壘賊移據瓜洲四年督師琦公卒托明阿接統北軍五年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克復上海移師圖攻鎮江六年春南路賊陷甯國北路賊復陷揚州托明阿罷職德興阿接統北軍旋克揚州其夏巡撫吉公戰歿於高資金陵大營亦陷督師向公退守丹陽已而病卒　朝廷命和春爲　欽差大臣而命張國樑爲總統七年冬南軍克復鎮江北軍同日克瓜洲八年南軍築長圍以困金陵之賊北軍大挫於浦口賊陷江浦天長儀徵揚州六合張國樑北援揚州克之九年德興阿劾罷江北不復置帥以江南大帥兼轄十年正月張國樑克九洑洲二月皖南賊攻陷杭州江南遣張玉良援杭克之三月賊破建平東壩溧陽攻金陵陷大營我師潰奔常州蘇州繼陷是役濡于材等堅守鎮江都興阿等堅守揚州數年無恙蓋自咸豐癸丑以迄庚申耳目眾著之事大略如此其餘南軍攻取旁近郡縣若太平蕪湖丹陽溧水溧陽高淳句容屢克屢陷不當其得失或北援揚州江浦會剿湖門南師又渡而城外戰壘攢江要隘亦無月不爭攻戰櫛千百性命以爭尺寸之土當時中外盛稱江南勁旅發威出北軍上遠甚諸路告急金陵往往分兵四出援剿其致敗亦終以此始至之秋卽遣虎嵩林馳援上海既又遣和春赴援廬州甯國失守則遣鄧紹良自浙援之數年鄧君戰亡又遣鄭魁士繼之賊闖衢州則遣周天受等援浙賊入延建又濟師以援閩近者數百里遠者二三千里孤軍轉鬭累月不歸饋餉乖時忍飢赴敵膏塗原野莫相收卹而金陵之賊見我軍遠征者多居守者少營壘空虛伏壁日減晝夜謀所以覆我者咸豐六年大營失陷正坐鬭兵單之故最後十年之役則長圍已成汛地愈廣我軍分兵救浙不能遽反而自浙回竄之賊皖南江北之賊十道並進乃一發而不可禦將士方冀合圍之後犁穴擒渠策勳有期不意倉皇潰敗有如沙飛河決瀉析南奔死亡不可勝數其僅有存者張玉良收集餘燼以攻嘉興以守杭州至明年杭城再陷而金陵大營八萬人者蕩然無復留遺矣當諸將屯駐秣陵向公榮張公國樑最負重望其餘智者竭謀勇者竭力亦豈不切齒鬭功思得當以報國事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無如何彼六七僞王者各挾數十萬之眾代興迭盛橫行一時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轉輸盜糧及賊勢將衰諸酋次第殲斃而廣封駁豎至百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既清賊糧漸匱厥後楚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後者果工也時未可爲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爲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既克三載同治六年之冬乃建昭忠祠於蓮花第五橋祀先後死事者同堂而異室其中一室祀三年二月江甯初陷時守城殉難之員其東一室祀三年至十年城外大營傷亡之員其西一室祀城內及江甯七屬紳士而外郡紳士死於此者亦與焉又東一室祀金陵將領出援各路死於甯國及浙江等處者又西一室祀鎮

江及揚州死事之員鎭江本金陵所分之軍揚州亦與金陵一體其後又歸南軍兼轄故也工既竣粗爲記其梗概至於歷年戰爭良將猛士之勞攻守保危之策將具於 國史茲不復備述云

曾滌笙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同治三年六月既望大軍克復金陵國藩至自安慶犒勞士卒見吾弟國荃面顏焦萃諸將枯瘠神色非人蓋盛暑攻戰晝夜暴露城下半月而未息余既驚痛而撫慰之乃偏行營壘周視所開地道暨戰爭之遺蹟彭君毓橋劉君連捷蕭君孚泗朱君南桂相與前導而指示曰某所某將盡命處也某所賊困我之地也諸君所不備述吾弟又太息而縷述之弟之言曰自吾圍此城壯士多以攻堅而死賊於城外環築堅壘數十大者略與城埒攢以小營障以長塢甃石如鐵掘塹如川半不可拔我軍以元年五月之初始克江甯鎭三汊河大勝關各壘二年五月李臣典等克雨花臺及南門各壘劉連捷等會同水師克九洑洲中關下關各壘其江東橋之壘則陳湜等於八月克之上方門高橋門七甕橋土山方山各壘則蕭慶衍蕭孚泗等於九月克之是時朱南桂亦克博望鎭趙三元等亦克中和橋秣陵關至十月克解溪隆都湖墅而東南剗削略盡三年正月彭毓橋黃潤昌等乃克鍾山高壘賊所署爲天保城者也每破一壘將士須臾隕命率常數百人同首有餘慟焉其穿地道以闖大城者凡南門一穴朝陽至鍾阜門三十三穴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則縱橫聚葬於其中賊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煙灌以沸湯則趨者倖脫而慭者就殲最後神策門之役城陷矣而功不成龍膊之役功成矣而死傷亦多於是歎攻堅之難而逝者之可憫也毓橋之言曰我軍薄雨花臺未幾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斃數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殆於途近縣之藥既罄乃巨艦遡檣徵藥於皖鄂諸省當是時也望營旁午而僞王李秀成等大至援賊三十萬圍我營者數重我軍力疾禦之一夕築小壘無數障糧道以斷之江賊益番休迭進蟻傅環攻累籍實士以作播術挾西洋開花礮自空下擊子落則石裂鐵飛多掘地道陷營壁凡苦守四十五日至冬初而圍解軍士物故殆五千人會有天幸九帥獨免於病目不交睫者月餘而勤劬如故雖鎗傷輔頰血漬重襟猶能裹創巡營用是轉危而爲安靖毅公則病後過勞竟以不起九帥者軍中舊呼國荃之稱靖毅者吾季弟貞幹諡也連捷之言曰李酋解圍去後率眾渡江連陷江浦和州含山巢縣皆我軍新取之城得而復失九帥乃分兵守西梁山遣連捷與彭毓橋覲救援江北既解石澗埠之圍破運漕銅城閘之賊遂偕水師連收四城江北大定劇賊益衰然我眾死者亦不可勝數也南桂之言曰方金陵官軍圍困之際同時鮑超之軍亦困於甯國水師亦困於金柱關金柱關者水陽江及巢湖所自出蕪湖之藩衞也九帥乃分兵守東梁山而遣南桂與朱洪章羅洪元翟力扼此關夾河而夾之上下亂流而相攻卯而戰酉而不休水營捷陸營或挫一夕數起一餐屢輟凡七閱月而事稍定百里內外白骨相望時聞私祭夜泣之聲天下之至慘也於是國荃與諸將竝進稱曰此軍經營安慶剪伐沿江諸城凋喪尚少獨至金陵而死於攻死於守死於疾疫死於北援巢和南援蕪湖太平乃籌計而不能終今存者幸而 國恩封賞進秩而沒者抱撼無窮雞鳴山下有賊造府第一區若奏建昭忠祠春秋致祭庶以慰忠魂而塞吾悲耳國藩具疏上聞 制曰可黃君潤昌爰董其事取有冊可稽者造神主一萬一千六百三十有奇無冊者姑闕焉前歷三載楹棟柱榱牆宇崇隆同治六年省中僚友集議廓而新之基高固護邊豆有嚴國藩乃追敘所聞於諸君者而系以詩章用備樂歌詩曰

人孰貪賤天壽曾感終歸於死萬古同塗死而得所身殄魂馀六朝舊京逆豎所都濯征十載莫竟天誅嗟我湘人銳師東討非祕非奇忠義是寶下營同袍上盟有昊昊天藐藐成務實難祚我百順既我千艱狂寇所噬刈人如菅殄屬乖之積骸若山偉哉多士夷險一節萬死靡他心堅屈鐵鑿彼巧偷守茲負擔繈血所藏后土長熱卒收名城獲醜擒王寵賁冥漠千禩馨香新廟孔赫將將 天子之錫烈士之光

曾滌笙湘鄉昭忠祠記

咸豐二年十月粵賊圍攻湖南省城既解嚴巡撫張公亮基檄調湘鄉團丁千八百至長沙備防守羅忠節公澤南王壯武公鑫等以諸生率千人者以往維時國藩方以母憂歸里奉 命治團練於長沙因奏言團練保衞鄉里法當由本團醵金養之不食於官緩急終不可恃不若募團丁爲官勇糧餉取諸公家請就現調之千八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練技以備不時之衞由是吾邑團卒號曰湘勇三年春平土寇於衡山破逆黨於桂東其夏粵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勇二千楚勇千人羅忠節公實率之東援初戰失利營官謝邦翰易良幹等殉難湘勇之越境勦賊將領之力戰捐軀實始於此余聞而悼之議立忠義祠於縣城祀湘人與於南昌之難者其冬余奉 命籌備舟師乃募湘勇水陸萬人明年率之東討岳州之役陸兵敗挫雖旋有湘潭之捷而湘士中熸既而整軍再出羅公暨李忠武公續賓率湘勇以從於是大捷於岳州克武漢下蘄黃破田家鎭復江西弋陽信州衡州又以其閒由江還鄂摧湯枝縣再克武昌省會咸豐五六年閒羅李湘勇之名震天下而王壯武公與劉武烈公騰鴻蕭壯果公啟江暨巡撫蔣公益澧皆提湘勇征戰湖北江西廣西廣東等省所在有聲然羅公王公劉公

遂以六七年間先後徂謝而將士傷亡者滋益多前所議建之忠義祠規制隘陋不足以嚴典祀咸豐八年秋國藩乃與李公具疏會奏請立昭忠祠於湘鄉令有司春秋致祭 天子許之吾邑單士沒有餘榮已未幾而舒城三河之難作李公殉節部下死者殆六千人國藩私憂以謂湘中士氣恐不復振其後李公之弟勇毅公續宜董輯部曲轉戰皖北張忠毅公運蘭及唐總戎義訓輩之師轉戰皖南而吾弟國荃遂以湘士克復安慶金陵兩省蔣公益澧楊公昌濬亦用湘人平浙江伐福建張忠毅公亦戰沒於閩東南數省莫不有湘軍之旌旗中外皆歎異焉其西北諸道則提督劉君松山追逐捻匪於河南山東直隸征叛回於陝西甘肅而按察使陳君湜防守山西其西南諸道則蕭壯果公啓師入蜀而巡撫劉公蓉屢平蜀寇總督劉公嶽昭暨諸湘軍又自蜀而南入黔西入滇一縣之人征伐徧於十八行省近古未嘗有也當其負羽遠征乖離骨肉或苦戰而授命或邂逅而戕生殘骸暴於荒原凶問遲而不審老母寡婦望祭哭可謂極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後者繼往蹈百死而不辭困阨無所遇而不悔者何哉豈皆迫於生事逐風塵而不返與亦由前此死義數君子者為之倡忠誠所感氣機鼓動而不能自已也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偽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偽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眾人效其所為亦皆以苟活為羞以避事為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與亦豈始事時所及料哉今海宇麤安昭忠祠落成有年而邑中壯士效命疆場者尚不乏人能常葆此拙且誠者出而濟世入而表里羣材之典也不可量矣又豈僅以武節彪炳寰區也乎

曾滌笙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九年今侍郎彭公玉麟建水師昭忠祠於湖口既刻石敘述戰事又屬余為之記維時湖口以下長江千里皆賊地也其明年金陵官軍潰敗蘇浙淪陷國藩奉 命總制兩江乃議設淮揚水師一軍以黃君翼升統之又二年議設太湖水師一軍以李君朝斌統之厥後兩君者皆沿江遵海以達於蘇松常州諸內河而上游吳楚之交惟彭公與總督楊公岳斌之師羅列如故咸豐十一年克復安慶同治元年下蕪湖金柱關及東西梁山二年克九洑洲三年遂克金陵而蘇州省會及所屬郡縣以次廓清水師皆有力焉余憫死事者之多於是又奏建昭忠祠於金陵以妥將士之靈蓋自湖口而下賊中無復大隊礮船與我角逐水上然我眾臨敵授命者往往不絕若乃高城巨壘千礮狙伏陸軍進攻水師和之一壘未拔骿屍山積或連朝鏖擊卒不能下或創殘滿目僅收一柵甚者如九洑洲之役攻剿三四日凋耗二千人唱凱於公庭飲泣於私舍又或支河小港扼守要隘賊以短兵槍彈迫我舟師前者屢僵後者堅拒終不得少移尺寸又或倉卒赴援內洋行師如福山之役輕舟顛簸於海濤颶風之中須臾沉溺以數百計此皆耳目昭著其餘邂逅捐軀夷傷而不振者不可勝數也今東南大定已逾五年長江別立經制水師將士新故更代優游無事欲問數年前戰爭之迹已罕能言其狀者況更溯十載以前若楊公之縱橫江上出入鋒鏑以摧方張之寇彭公之苦戰徒步以赴江西之急又孰能道其彷彿安樂之時不復好聞危苦之言人情大抵然與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遂忘艱苦之境尤不敢狃於所習自謂無虞風俗政教所存常與前賢稍因時適變不相沿襲況乎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豈有可泥之法不敝之制今之水師益因勢賊之發立一時之法幸底於成耳異日時易勢殊寇亂或興若必狃於前事謂可平勢賊者即可概平天下無窮之變此非智者所敢任也惟夫忠臣謀國百折不回勇士赴敵視死如歸斯則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耳其他器械財用選卒校技凡所得以變革者正賴後賢相時制宜因應無方彌縫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烏取夫循己守常沾沾焉自悅其故迹終古而不化哉今 朝廷開方略之館戰功將著於信史不復備述獨述殉難者之慘使來者怵然起敬又因推論兵家之變化無常用儆吾黨自足之見庶久而知所戒畏云

數篇皆經世大文信史質諸論之足以開拓豪傑心胸其光氣燭天地貫日月而不朽

吳子序得一齋記

賈者與博者衡誰贏乎博者贏乎哉市者與居者競誰贏乎居者贏乎哉販市而傳諸物居而閟諸今夫五都之肆百貨萃焉寶有瑤珠蠙貝之珍用有粟萬丹漆之需莫能物也種莫能區也吾一從而居其上宜別其苦良不亦矜乎故吾囂然自為得也然而列廛者方專其去留高下在心莫可取求然後知吾之未始得也彼固囂然自為得也然而有力者過焉傾囊而準其估貲而逝耳然後知彼之仍未始得也夫有力者得之矣然而瞽得章繡聾得鈞球禿得簪弁兀得鞾屐涉海得策衡適燕得帆楫雖奇巧麗飾值以千億曾不如工之有鈇斤農之有耒也然後知其得而未始得也故知之莫如據之據之莫如藏之藏之莫如利用之利用之斯得之矣吾宗緟之以顏氏子得一之義名其齋居夫顏氏之所謂一未易言得也緟之之意特以戒夫市而博者故余為達其志如此

龍翰臣大岡埠團練公局記

嘗考周禮州長黨正有屬民讀法之典皆以歲時行之於學而田獵講武及守望相助之法民自得以其意行之於鄉秦漢以降井田廢而鄉學不立至不幸用武則鄉民聚而為

社如宋時定州有弓箭社近日廣東樂東各鄉亦分立爲社至廣西盜賊蠭起各府州縣官吏爲紳先生率其鄉之所屬曰從事於團練而各村鎮關市始有公局之設睦婣任卹之風一變而爲功利戰鬬古所謂觀於鄉者其若是耶雖然時之所至雖聖賢不能執古道以繩民唯豪傑有爲之士能因時之所宜以求合乎古矣以廣西之盜蔓延數十州縣芽蘖乎十年之前一發而不可治今　天子憫吾民疾苦徵兵數千里外轉餉數百萬顧其力能及於盜之所至而盜之所不至而將動者與其既去將復來者則必恃民之自爲捍禦而團練之事急焉獨吾邑地當省會盜警緩於他邑可以措理稍如緩其事之資與不費用之必有效或無效者則以董事之人爲斷故團練公局之設徧乎一縣唯大岡堡之在邑南者以廣文堯心先生得名方事之初起先生於其鄉設公所聚衆期會行之期年什伍有法少長有序入知師律無譁於鄉大吏激賞爲諸團最先生益倡志督勸親執枹鼓家之子弟咸編入伍入是用和盜賊益稀蓋必如先生之爲團練然後緩急乃爲有用必盡如先生之團練然後各鄉之公局乃不虛設會先生之嗣吾友仲實來乞爲文因書此貽之吾嘗與仲實言今之團練名爲寓兵於農而多失古意要且風俗之害將不可究如先生爲之又何其善也此郎因而復講讓修睦之風而進以讀法講武鄉田同井之治其又何難焉皆之以役於先生其亦不能無蜡賓之歎也咸豐元年歲次辛亥仲冬月

同邑龍啓瑞記

龍翰臣病說

客有患鬱湮之疾者龍子過而問焉見其兀然而坐瞑然而息目瞪口噤頁之虛幾龍子曰子病乎曰病矣然則子何病曰吾苦腹疾而事醫焉醫者謂之三月而不效吾疑之不知所由轍吾裝以治之則疾益以劇龍子喟然歎曰吁吾爲今知子之疾病也夫子之所謂腹疾者是將飲食寒熱之爲患也而豈而食焉而華而色焉乃其根柢固莫之能治也疾之而已而遂廢而事而日槁而形變而心終日悖悖若大難之將至者是子之神先敝也疾何與焉夫萬物生於神養於神故神聚則與神王則昌神衰則病神散則亡是以瞭精之夫卧之顛崖之側而不墜者其神全也嬰兒之子遇猛虎則折三尺之筵以毆之虎猶不噬何則心忘乎物則物莫之能賊也今子未甚病也而日以病爲憂夫爲子憂病之所從集也子盍翩作而于于夜瞑而蘧蘧無懷無惟以需子病其庶有瘳乎客曰善將從子之言三日試之其病良已

孫子餘說虎

同年彭君申甫爲余言長沙之北有地曰荷山荷山夾峙中爲谷谷　國初民夔之後人烟稀少林木幽翳獸啼鳥跡交錯其間其[illegible]有奇翁年十二晚自某歸家入途中木間翁獨往虎出撲翁仆張吻向之翁仰與語曰吾分爲爾食食我不然舍我虎躍起大吼竟去里人以爲奇故呼之曰君奇余曰昔歸震川書郭義官事以爲物之鷙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豢之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戎狄禽獸無所不同其言郭翁畜虎甚馴禱雨立應然平日爲人誠樸無異術嗚呼此宜虎之爲所畜也申甫則又曰翁亦仁厚人也人據其田聽之其人落魄又以其田強翁售翁始終無一辭人笑之翁曰彼固人也視虎奚若吾能與虎語不能與人語者吾性不好辯也莊子曰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古之至人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於人乎如翁之所以爲人雖日遇虎何傷游斯世者可以知所處矣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九

續古文辭類纂三十

雜記類七

吳南屏新修呂仙亭記

岳州城南呂仙之亭當南津港口古所稱澧湖者水反入爲澧城東南諸山之水自南津西北趨湖湖水起則東南入山盡十餘里皆湖也故山水之勝亭兼得之由亭中以望凡岳陽樓所見無弗同者而背蒼秀映之狀幽賞者又宜之至於爲月夜泛舟之遊無風波卒然之恐惟亭下可也唐張說爲岳州刺史與賓僚遊燕多在南樓及澧湖上寺見其詩中南樓即岳陽也寺今尚存而亭踞其左阜稍前相去裁數百步寺之勝已移於亭矣然岳陽樓之居城近自唐以來名賢學士皆登而賦詩其上播於古今盛矣亭之興後於樓其去城且三里四方之客過郡既登樓莫亭之問以此不若樓之有名天下而基高以敞亦複其上爲樓有連房容飲席及臥宿遠於岳陽而遠市囂少雜遊亦處地之善也呂仙者世所傳洞賓仙人一號純陽子唐末人其蹤跡故事在岳州者頗多蓋嘗有三醉之詩故岳陽樓塑其仙像又有城南遇老樹精之語則此亭所爲作按范致明岳陽風土記城南白鶴山有呂仙亭亭之始自宋時也後乃增大之云余自少時性樂放遠入郡多寓亭下近更兵亂亭燬矣道士李智亮募貲而復之智亮有才能樓加其層廣亦過舊亭廊旁廡歷歲克成以余之夙於此也求爲之記余惟神仙之事

茫哉孰從而知之揚子雲曰仙者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秦漢之君以求仙荒遊卒無所遇唐士大夫喜餌金石多爲藥誤小說載唐時仙者甚多皆妄陋無稱而純陽氏之名獨雅而著余觀張說岳州諸詩屢有言神仙者時未有純陽氏而岳之湖上固傳有仙人往來之語矣得非隱人高士出沒江湖間人乃目之爲仙與抑湖上諸山磊磊浮波面若近而遠令人有海上蓬萊之思乎蓋仙者可以不學而意亦不能無之若山川奇與幽遠之鄉使出世之士俯仰其間必將有恍惚從之者果有與無俱不足論也余昔在亭見老張道人者鍊形最久能以氣自動其兩耳後竟以老死而其徒方東谷者不學爲仙獨能飲酒余至則與之皆醉吾聞呂仙仙於酒者今皆亮其爲仙耶爲酒耶余雖老不喜入城猶願得遊處亭下如往時也意遠詞高

吳南屏君山月夜泛舟記

秋月泛湖遊之上者未有若周君山遊者之上也不知古人曾有是事否而余平生以爲勝期嘗以著之詩歌今丁卯七月望夜始得一爲之初發棹自龍口向香鑪月升樹端舟入金碧偕者二僧一客及費甥坡孫也南崖下漁火數十星相接續而西次第過之小船撈蝦者也開上人指危崖一樹曰此古樟無慮十數圍根抱一巨石方丈餘自郡城望山見樹影獨出者此是也然月下舟中仰視之殊不甚高大余初識之客黎君曰蘇子瞻赤壁之遊七月既望今差一夕爾余顧語坡孫汝觀月不在斗牛間乎因舉誦蘇賦十數句又西出香鑪峽中少北初發時風東南來至是斜背之水益平不波見瀟湘思可小泊然且行過觀音泉口響山前也相與論地道通吳中或說有神人金堂數百間當在此下耶夜來月下山水寂然湘靈洞庭君恍惚如可問者又北入後湖旋而東水面對出鐙火光岳州城也雲起船側水上溶溶然平視之已作橫長狀稍上乃不見坡孫言一晚自沙嘴見後湖雲出水白團團若車輪巨甕狀者十餘稍卻此處也然則此下近山根當有雲孔穴耶山後無居人有棚於坳者蝦家洲人避水來者也數客舟泊之皆無人聲轉南出沙嘴穿水柳中則老廟門矣志稱山周七里有奇以余舟行緩似不翅也既泊乃命酒肴以子雞苦瓜拌之月高中天風起浪作劇飲富之子迺本量超上人守簟戒裁少飲啖梨數片復入廟具茶來夜分登岸別超及黎余四人尋山以歸明日記

吳南屏遊大雲山記

立吾村而東望彌乎巍然有山起於雲中者大雲山也山祀眞武神甚靈遠近走禱者衆常從之聞云去此可百里仙靈之所居也於是有遊志蓋前此十七八年矣而友人郭建林喜山水約同遊將行矣以風雨或以事不果者蓋三四爲今月初十日建林自郡城來告余曰新雨天幸晴行不汙請與子踐大雲之約矣明日余與建林及從弟伯喬三人者步而卽路一人擔行李以從其曰至於滄溪行四十里明日行四十里至於白羊之田山益高水益急望大雲益近明日過八百衝有路緣飛領以上居人曰山自此登矣三人者以勇勸猶數息乃上已上路緣嶺側俯深溪過之可怖役稍下有村落山田已復上如前領益上者八而二下此以往路皆然過鵬灣望懸泉自四山下訪觀之過案山山絕高峭立以城堵走大雲之面尾形家言謂之案山路緣案山入行深洞中四五里無人家山半巖缺處望有七八家煙火路益險狹水走絕澗下聲怒號建林伯喬甚怖余彊勇循澗行路漸高澗漸平亦有村聚晚投宿於羅氏則至峰下矣是日計行二十五里然路難四十不啻焉明晨飽飯往登石崖下聞泉淙淙然坐聽之其聲如松風之走萬壑也是曰礐泉之崖澗側大石如縮龜礐泉自其下出是曰息龜之澗遂緣蔭松磴循行級級數十足坡甚一休如是休者又數十至乎道士之宮憩焉遂陟乎大雲之峰下視萬山如走馬如驪羊如滚波濤如千萬人軍旌旗鼓戈魚麗鵝鸛升擲而指麾自巴陵臨湘通城平江四縣之山咸在肘下而西望洞庭煙淵渺隱約可辨沙川油川左右繞若嬰帶然其峰之勝者卓筆如筆青笠如笠攢劒如劒圍屏如屏三人相顧以嘆謂不虛於茲安知茲山之上有若是者耶而今之遊不徒勞也已峰下有井名聖泉道士之宮背峰而列宮凡六余所宿宮名永樂是日進香者可百許人道士云八月之望會者凡四五千人蓋神之盛也余等亦禮而撫所禱明晨下山下行易惟不可住恐欲墜亦輒撼首足肚痛至鵬灣有小潭自山來二十里之泉咸走石溪來會石斗衝右登小山臨潭上可亭前往時略未究今始得之余所得大雲之盛具此矣其日仍宿白羊彭氏白羊地屬臨湘而大雲巴陵地天牙入也明日至高坪回望大雲宿前宵宿處乃在天半小雨因過宿友人李皋門孝廉家李氏多藏書出書錄觀之明日至新牆宿蘇州吳氏寄東書屋又明日與建林別余及伯喬歸是行也凡八日得詩十有一首凡所稱峰巒泉石云者向未得名名之自余以大雲之居境稍遠矣近縣鮮好事者四方之人莫至遊者自余三人始

吳南屏聽雨樓記

度地不廣大而攬納宏遠者惟高且曠者爲然而山村隖集非有平皐曠壤通川之流而其爲山岡阜堆積無岩壑泉石之奇峰嶺之秀加以屋舍煙火之稠密兒童雞犬之諠雜閙於耳若此而求爲堂房林院之勝以資讀書之暇娛者蓋難言之余之居適類是常慨之欲別遷徙而非可猝爲則時取古人詩歌文字之所言意中狀擬之或假圖畫壁間坐卧如有之然余村之西南洞庭之別浦也遠樹外常見湖光水盛時又近而磊石之山浮動乎其前也東北則雲峰疊起數十百里隱見皆可得惜其蔽於近無以發露之耳衆之讀書山齋者故甚於山山最高其上多居舍而家之人析有之地不可以敞一日余弟雲

松指其西隅草屋數間所傭所居者曰此可即而爲也用力不大勞而得景當殊異余弗敢信之且止以臨不聽遂毀其垣爲門向山閒堤而重之以爲之樓斬竹木剔土數尺廣數丈長竟畝而爲之關以當其門闢中移時花木略具而房樓通闕疏達明潔纔兩月工成余喜而上於樓以觀則凡湖與山之獻於楹檻而入於窗牖者向未知其有於此也而村落附近之堤田疇之上下山溪之曲折耕夫樵人之往目抑非常見之狀於是與客松對設榻樓上度書而讀之而名其樓聽雨也昔眉山蘇氏兄弟少時誦唐人詩語而有風雨對牀之約其後各宦遊四方終身吟想其語以相歎息二蘇公之賢非余兄弟所敢妄擬而其欲常聚處之意則同也顧今方從事科舉其或得之將亦不能撫爲四方之人故以二公之不獲如志私以爲戒而名樓以爲之記他年或敢忘諸謂此樓何

吳南屏覽樂廬記

人之容其身於天地之間何適而不得而苟必如其意欲而後安則一身雖微常窮天下而不足夫一身之所存坐則容膝臥則容席此爲地至少矣而人之情常欲有移易於東西左右之間以取適於目前俄頃之變服故而即新捐彼而就此故富貴者之處其身雖極宮室臺榭燕息遊觀之樂乃其後心未嘗不思更有所營作謀議之不能以已而窮閻卑宇之士常悵然自恨不得如其志益其外之廣狹雖殊其中之弗遂者一也余之老友郭建林自其少壯時即有灑然之志不爲蕤利營家計料足即不以問亦不遂由獨好遊遊近鄉山水時往寓城南呂仙之亭從道者居或累月不歸余年及冠即與之遊嘗偕寓城南及至其家久揖亦數數來余家山館其敍夕言笑不倦然彼時以爲建林雖性適少滯亦會其身之所遇便自激適而然耳及其年過四十以後室家多故旋以大水漂沒其田生產日消其廬舍歲歲爲水所侵蕩牆壁穿壞皆盡乃去之十里許高地爲土屋三間以居余每念往昔遊處惘然相爲歎息間過其居敝陋特甚而灑掃自潔雖老矣貌不加於昔笑飆味如疇時也今年春余又過之以其久不至余家邀之來於是君年七十有一行輿三十里復造余山館視余故居燬於兵火惟此書館僅存謂余曰此與吾舍之境於水者何異且吾今居人謂不堪吾甚宜之室小而面南冬陽便以暖前有柳甚大有陰夏月是以涼也至於勝迹曲逕有瞰大湖氣象瀾瀚吾坐而皆得之子爲文詞雅可識盍爲思所以名吾居與之以文吾且覽之以助吾樂不亦可乎余曰子之居甚隘而接於目者則甚大矣抑未足言也子之心何其寬爾乎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言其人之心甚寬不必其室也又曰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言樂甚也請今吾子爲覽樂叟而適子居爲覽樂之處也嘗而受之吾今居燬未能即復倘以與叟相視爲儗而余意則有不足者有叟賢哉其有以示我矣呂仙亭亦燬於兵近有道人稍修復一二而家弟退菴爲九江樓於右山實從前未有之觀余頃遊而記之覽樂叟今健能步行至四五里當復爲滿遊乎其無乃樂此廬而不暇一往也

吳南屏書謝御史

謝御史者吾楚湘鄉謝薌泉先生也當乾隆末宰相和珅用事權焰張甚寵奴常乘珅車以出人避之莫敢詰先生爲御史巡城遇之怒命卒曳下奴笞之奴曰汝敢笞我我乘我主車汝敢笞我先生益大怒痛笞奴遂焚燒其車曰此車豈復堪宰相坐耶九衢中人聚觀讙呼曰此眞好御史矣和珅恨之假他事削其籍以歸先生文章名一時甚山水乃遍游江浙所至人士爭奉節屐迎飲酒賦詩名益高天下之人皆傳稱燒車御御史和珅誅復官部郎以卒及道光癸巳之歲河南裕州知州謝興嶢以卓異薦入都裕州御史之子由翰林改官者也引見時唱陳名貫畢　皇上問曰汝湖南人作京語何也興嶢對言臣父謝振定歷官翰林御史臣生長京師　上忽悟曰爾乃燒和珅車謝御史之子耶因褒獎興嶢家世勉以職事明日　上語閣臣朕少時聞謝御史燒車事心壯之昨見其子來甚喜未幾　命擢興嶢敘州府知府方裕州入見時吾鄉人士在京師者盛傳　天語以爲謝氏父子之至榮也又幸薌泉先生之生於其鄉而以相誇耀也敏樹得知其本末如此云敏樹又記在都時有郎官當推御史者語次因舉薌泉先生之事郎官謂曰薌泉負學問文章又彼時清議尚重故去官而名益高身且便今我等人材既弗如而時所重者獨官祿耳御史言事輕則友朋笑重則恐觸罪一朝跌足誰復相顧盼耶且家口數十安所賴耶余無以進之嗟夫昔之士風人情猶之今也以裕州今日家世之榮孰不欣羨而顧其有是孰知當薌泉先生罷官時同朝行輩中必有相侮笑者譏毀者畏罪累而不敢附和者其家人居室必不如在官之樂者且使先生官不罷其進取抑未可量一遭斥逐終以不振獨氣節重江湖閒耳然則先生之燒車之時亦可謂計慮之不詳甚者耶

吳南屏書棄猴事

邑子阮生言其里有弄猴者年老無子以猴爲子猴脫鎖逃弄猴者哭而追之猴聞其呼止蹲他道上弄猴者向之曰我用汝以活我汝走我必不活不如遂死將躍入水猴啼來抱之自是益愛猴不復加鎖弄之又十餘年稍積錢自辦相斂物儲錢數串埋牀下弄猴者有一女早嫁族人無近親一夕弄猴者暴疾死人莫知猴竟猴掩戶出走至其女家伏地號女疑其異隨來猴導女開箱取衣抓土出錢女乃集族人斂埋其父猶將從猴蹲入棺中伏屍足旁眾驅之不去眾異之相謂曰猴欲從主人死耶果欲從者可起而汝主遺像前作禮拜猴如言起三拜號復躍入棺遂以殉吳子聞而異其事且論曰犂

賢言人之性善異於禽獸則禽獸之性宜其不能善也而時有善者且有大善雜書言諸物類以義名者不一此何以然哉有人而近禽獸者有禽獸而近人者禽獸而人其能必專獨以至如猴之殉其主其與忠臣烈女之行何異嗟夫忠臣烈女之行聞者皆爲之感泣也況乎禽獸之於人而有若是者乎書猴之事將以感於人也

吳南屏雜說三首

藥生於山而求藥者於市市故藥之聚也而市者常爲以亂眞又藥所名産之處其人多糞種以售故藥弗得眞而人往往採藥於山謂之生藥常勝市者又有號草藥者俗相傳取諸草名不在本草經者以治疾尤有奇效客有謂吳子曰甚哉藥之難知也今何不盡訪諸草藥而著名之以利人乎吳子曰不然夫草藥唯無名而人獨私傳之故其用常全今名而傳之則人且種之而且僞之矣嗟夫藥不可得眞也而唯無名者之求則神農黃帝以來採藥之教非與

余曩歸自都下顧羸以行遇同行者曰子之轅羸弗良將不利行余曰幸已行數日可强取道也其人曰是好憚艱吾以形相知之今行道平又幸晴無害子將見之一日過一阪羸遽伏地敗者痛鞭之幾死不起追取前行他車羸以代乃過焉又一日雨暴下羸又然余乃知相馬之果有術也然余所過阪非峻阻雨驟未濡而羸以死拒不行雖其形相當然亦取苦甚矣

吳南屏說釣

余村居無事喜釣游釣之道未善也亦知其趣焉當初夏中秋之月蚤食後出門而望見村中塘水晴碧汎然疾理竿絲持籃而往至乎塘岸擇水草空處投食其中餌鉤而下之蹲而視其浮子思其動而掣之則得大魚焉無何浮子寂然則徐牽引之仍自寂然已而手倦足疲倚竿於岸游目而觀之其寂然者如故蓋逾時始得一動動而掣之則無有余曰是小魚之竊食者也魚將至矣又逾時動者稍異掣之得鯽長可四五寸許余曰魚至矣大者可得矣起立而伺之注意以取之間乃一得率如前之魚無有大者日方午腹飢思食甚余忍而不歸以釣是村人之田者皆畢食以出乃收竿持魚以歸歸而妻子勞問有魚乎余示以籃而一相笑也及飯後仍出更指別塘求釣處逮暮乃歸其得魚與午前比或一日得魚稍大者某所必數數往焉卒未嘗多得且或無一得者余疑釣之不善問之常釣家率如是嘻此可以觀矣吾嘗試求科第官祿於時矣與吾之此釣有以異乎哉其始之就試有司也是望而往蹲而視焉者也其數試而不遇也是久未得魚者也其幸而獲於學官鄉舉也是得魚小小者也若其進於禮部吏於天官是得魚之大吾方數數釣而又未能有之者也然而大之上有大焉得之後有得焉勞神僥倖之門忍苦風塵之

路終身無滿意時老死而不知休止求如此之日暮歸來而博妻孥之一笑豈可得耶夫釣適事也隱者之所游也其趣或類於求得終焉少繫於人之心者不足可欲故也吾將惟魚之求而無他釣焉其可哉

管小異書汪馬二秀才事

汪君星垣性好潔靜屏居淸涼寺僧報曰賊至矣君危坐不爲動爲賊所執僧紿賊曰是吾廟中供糞除者也賊將釋之君厲聲曰否我秀才汪某也賊以戈擬其喉僧紿賊曰是有心病君厲聲曰否我無病我秀才汪某也賊奇而禮之且曰我視君非凡人也髮斑白矣猶困於諸生方今天下大亂豪傑有爲之時也盍變計從我乎君大罵曰我所以困躓者爲不肯變計諧俗也況肯變計從賊乎遂遇害氣垂絕猶自呼殉難者上元縣秀才汪某也同時又有馬秀才者販牛爲業素不齒鄉里聞城陷慨然誓死謂其弟曰吾聞功不在大吾與若匹夫也殺一人而死足以自償若殺二人則是爲國殺賊而死也可謂立功矣因詭迎賊入使其弟守外戶乘賊不意取所用屠刀潛殺之投其屍於井賊續至復然日殺四五輩以爲常既謂其弟曰戮有罪而不使人知不武因榜賊首於門爲他賊所知覺遂與其弟俱遇害論者謂汪秀才順受其正矣然不如馬秀才立功爲尤難此記所謂以義爲利者也

箴銘類

王悔生座右箴二首錄一

古人有言惟口戎口豈惟戎口惟心之葬如戈如矛如江河流潰不快意尚不可以休或瞰諸幽或貽之羞嗚呼誰尤

姚春木柧庵銘

子厚說車次山惡圓古之君子周旋折旋爻予一室詩書千帙據床曲几吾志弗改大方無圭大廉無隅與爲詭隨倘守我柧

曾滌笙五箴并序

少不自立荏苒遂泊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殆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疢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才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歟作五箴以自創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輿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諼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天罰昭昭

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懾誰敢予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騖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送日亦攪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實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耄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者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日爲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吳南屏唐子方方伯夢硯齋銘并序

歲丙午友人毛君西垣客於陝西按察使貴陽唐公所書來告曰唐公以才能受知　天子自縣令累擢至監司然未嘗一爲俗吏所爲其所交識皆天下賢士所愛而稱者必磊落奇偉之行尤甚好文章前年在京師徧歷京師之能詩者題辭其家夢硯之圖唐公雅善余詩是以見客甚隆禮焉今又以吾言知子勤爲古文將欲藉文於子子今方在覊他日當許爲之其冬西垣歸語余具道唐公之意余曰夢硯者何也曰曩者唐公隨侍其尊府公官廣東時也入廣州市中遇貨硯者視其刻雪聲堂硯也蓋明忠臣順德陳忠愍公邦彥之故物其銘識可考按云唐公厚直得之大喜而其時尊府公方自清遠得代稍後來院州唐公捧硯拜告之尊府公尊府公瞿然曰異哉吾昨者來也夢一丈夫古冠佩者致吾舟揖而言曰有物屬留君家善護之吾驚而覺大疑怪之乃此也耶丈夫豈非陳公乎吾猶憶其形貌頎然而髯甚偉唐公於是命工圖之而以名於其齋曰夢硯之齋以與海內士大夫題記贊詠其事以益彰陳公之烈蓋三十年於茲矣余曰若此乎信可異而稱也夫我　國家之初明之故臣尚扶其殘孽崎嶇保持嶺海之間陳公驟起鄉閭捐家室督徒旅蹈鋒飲血其事最爲雄健矣而肇慶廣州骨肉相禍陳公力奉永明名分尤順天兵卽誅以死完節可謂無憾今二百年雖遺物之僅存如是硯者英魂壯靈未嘗不赫然與之俱而唐公於此尤能欽想其風烈發揮傳頌之無已所以扶立名教砥礪天下學士誠有謂哉今年唐公布政湖北以書通問於敏樹而屬文益勤敏樹不敢辭則謹述其所與毛君言者而爲其齋之銘以獻於公其辭曰

晝入此齋日烈而霜惟硯石之英夜入此齋燭跋而光惟硯石之芒吁嗟陳公氣大剛耿耿不死天南鄉入汗吾硯夢授唐非此主者誰發揚忠賢百代扶世綱我銘此齋意孔長

吳南屏石君硯銘

石君余硯也昔在辛卯之歲與亡弟半圃讀書嶽麓以錢三萬取之友人家硯體甚巨形製古樸無他文飾惟池旁有停雲館三字驗其刻末工蓋謬爲文待詔家物以炫售者然硯故良石也半圃喜學書余以硯屬之頗貴之未肯輕用及亡余痛此硯遂廢無事命工稍礲治之磨去舊刻常供之案間一日久雨始晴日光照書室硯在盎下噴沸有聲怪而啓之滿水盈溢以此益知其尤愈寶愛之以姓號之石君余既無能遭遇發揚於世而文字曰頗有名恐遂抱硯爲庸人役故作爲是銘將求善工而刻之其背銘曰

年可壽若老彭吾不以墨之汁而佐彼之航行可贈若班生吾不以毫之穎而盡彼之程匪墨之私匪毫之愛恐汙吾石君之生平嗚呼石君兮吾與君銘

頌贊類

姚姬傳潘孝子贊

嘉定潘孝子諱德輿劉肱以愈母疾事在雍正四年嘉慶十二年其曾孫孝曾持錢可廬大昕所記事蹟來示請爲之傳余謂可廬之記既已詳盡論復稱當是爲傳已無以易之乃爲之贊

子之事親理有常變親逮死亡何擇何辨志極身忘貞性方見懿哉孝子潮溥奉爲誠勸鬼神危者安宴感事悲傷紀詔欣勸

姚姬傳當化三賢像贊（三賢者故副都御史翟鈞翠冠故太常寺卿印朝棟宗林故成貢生陸承方爵夫）

宋既南渡僞學在閩或嗣或絕或僞或真閩三君子篤志海濱口誦宋訓志疑以身賤子弗識有想其人惟光祿亡嘗銘其德賢子奉圖載拜與輪三賢同軸日侍顔親式穀之嶽雅言用遺瞻像匪遐其道日新

姚姬傳太常寺卿萊陽趙公遺像贊（名綸號）

世奚治富維人才處察才百端首身潔正胜焉求賢昔 仁皇臺上自監司下逮守令舉清官七以厲貪競偉時太常持造士柄行部江淮皎如水鏡斥賄絕千有當無倖升舉於朝四海稱慶年不及耆厥施不竟百年江介惟沐惇澤安得有公復風茲境展公遺像以思增敬發歎眇焉撫思贊詠

姚春木朱古愚翁員贊（北泉先生孫）

古文百篇出九十翁詩徵輓生禮保寶公翁家先世獨以儒教中更多故編簡失考孤孫煢煢手其蘇殘孔壁毋燬晏樞復完陽儒陰釋天德王道翁年八十抱此終老人心至明勿蒙勿欺去其害馬觀此靈龜千聖一心同條共貫八寶圖區何足尊（道光[illegible]以唐王府三年宅琢如得八寶鼎之因以改元名邑翁自記中及之因述其事）雖闢正學如日中天前有當湖後有北泉書非一家人非一世我述斯言敬告來裔

梅伯言楊忠武公贊

在嘉慶初川民跳呼井絡南山是穴是窮天兵西臨北合南邇公以宿威首執楚俘捉車陝略斬虺搜狐死士百人愛同肌膚攻堅截流屢挫如雛送專閫鉞以記天誅滑賊逃死以城自恃張其蟹網距我星壘公揚天雷土崩瓦碎裂其梟狼萬肉一灰屢奏膚功忠謹不回 帝重公器封疆可寄武人制軍漢臣破例公督陝甘乃開府 恩榮巍巍不亢以俯元臣來朝 天子歎嗟念其勤功與其髦皤稽首歸里 帝錫繁祉形在紫光美謚加禮哀榮冠倫可謂終始百戰如公以臟下終凡百有位視此精忠

梅伯言陸母林孺人像贊

常州陸祁孫先生有賢母曰林孺人既卒除喪惟先生思慕之不忘設像於室事亡若存以像之設不能得於古也乃錄其德行焯焯者數十事示年家子梅曾亮命爲之贊且敘其不可已之情事曰像之設蓋起於周秦之閒婦人有像自西漢始像之興其當尸之廢乎或曰是其於先人稍不類則恐天下之人適有類乎此也是未明乎尸之說也夫實有是人而非吾先人者尸也而吾心猶有可以先人之之理若天下人適有類乎像者理也無是形也而吾心先人之豈反不得爲先人乎嗚呼禮有殺於古而隆於今者今爲厚從其厚可也於禮婦人無主今有主晉以後未有非之者也父在母厭尊今無厭尊唐以後未有非之者也彼情之所失者厚而名之所託者尊故非之者于惡名而不敢辭君子曰先王之禮情不勝義後世之禮義不勝情義不勝情者私也私而值乎親則君子之求致其情者所樂因也獨像也歟哉贊曰

閼縣孤生林太孺人嬪於恭城君常州陸門恭城君之歿命服莫安曰從今職毋僭舊官祁祁守禮駭淚如砥夫棺在舟濡足不起愛子惟一折鼗弗惜曰榮辱於先公莫斯爲亟令子者何祁孫先生文章滿家婉於東京舉於庚申官於合肥嗚呼孝子今誰子咎不子能皆像亦罔知予曰有知我母之儀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二

哀祭類一

姚姬傳祭張少詹曾敞文。

嗚呼昔君始降胥中營室余生逮君後五十日君長而才鵬揚驥騺余也無能伏尋章句十年二之偕歌鹿鳴風雪載途共以車征驅坼其膚寒闞帷韐笑我攤神慍婦稚嬰首試能歸獨君登第送我西埔攬衣出涕君為禁臣彫脅燭手裁綸朝脫簪蹣士口歸走南北五躓一升來則授楫行為檢勝荒園廢寺挈榼交朋嘲客窮七受禮不能狂歌踞窟酒悲沾臆人或駭厭君恬不惱醉不能飲君每代釂同車出入相從坐處獎善救過或喜或頽嗚呼君往而孰余成士氣之卑言甘貌順君企古人欲以義振兩試翰林辭成拔儒送至館事益持孤峻眾所顧畏余剛擬疵詔衡貢士有當無私巧於知址怯於賄貨交譏去官大快羣欺自是與君別居南朔在歲壬辰來儀去邈念君對梧南丹有淚終按稻豐晨宵商権惡始告歸君在大梁新世大用為師一方正月十二作書示我言已告疾晨發旅左凶問遠承將信終疑手執君書惜悟辭裝天道福善物不可論既究獨余又尊所親强盛先隕孱留久存爲在揚州君柩歸里不獲其紼不撫其子寫辭可窮有悲曷已尚饗

姚姬傳祭朱竹君學士文。

嗚呼海内萬士於中有君其氣超然不可涯量余始畏焉曰師非友歧君下交以為吾偶自處京師君日從語執拒相諍卒承諾許或歲或月以事間之謂辭酒罷歷不可忍余與君訣乙未之春有言握手期我古人君之勖文如江河匯不擇所流濤無外内恣怒蕩備復於恬靡小辿灘潭亦可以喜世皆知君文士之碩莫見君心堅如金石不可勢邀不可利昧吃口澀辭遇義大啓嗚呼今日士氣之窮天留一人庶幸振之七年江瀆日思君面已矣及今終不可見嗚呼尚饗

吳殿麟祭家蕙川文。

我初省席設食留歡合晡詒我爲子加餐疾猶可爲憊之色寧執知胥南旬日而死子之文章具禮香師潍歐沃蘇敵其淪海内文儒凡億千萬子揚長乏當者皆碎方其壯時睥睨公卿奚爲晚歲猶困諸生既遠膺位遇之子息哭者盈庭孰爲子戚天有妖孽人有極禍惟獨與貴不居五六竟敗舉業流逮浮雲文百斯身兩惶殊均子獨悄有未贈下壽立言未成識子心疚我之文章子則知之吁嗟已矣睹慰子悲

吳殿麟祭何生文。

古我槃陽角文之地生偶游斯竟拔其萃譽萌於心挈朋再至擷出驪河文蒙以肆詰朝歸馬反我書堂云有微疾態尚洋洋天乎人乎一夕而亡父母覺陽數千里送子長終無一親在旁無他親兄弟姻婭撫棺哭踊獨我一人子歿吾館知子無怨我治子喪史復奚恨恨子將死我皆不知言召醫來已不可為視弟猶子猶在於斯自子來游於今三歲悄焰修修高志厥事敬恭師長雍睦同儕人爭我譽眾孰子匹日呈子興先眾省我夜燈從張偕眾剛生講道歌文宵至月墮久合俄離云如何可自子從逝眾各還家空庭淡淡興雨霸貴側望子祈遺芳靜嬉詩書肆好塵垢新加烏鳴未歇桃李猶花恍惚覩者其始子邪子少猶苗如此尚脆嗚咽我逝又獨能久奇大賢有言妖壽不貳朝未逾生夕可以斃之哭子哀有殺時子長負我無復還期哀哉尚饗（姚惜抱曰別至之語道到古人）

王悔生祭海峰先生文

嗚呼韓歐氏歿文章不傳陵夷衰微逮七百年先生之生接續效奮兢兢其聲嶽嶽其概古稱豪傑無待猶興砥礪鬱積山川之英縱其所爲剛毅之音爭雄闕奇旁及子史張衆廣野翛然而鳴諧藝變如洪河傾末師眉眉識妙知幽奮石踞壁以寸莛扣語以先正駭遁無端反覆帖耳窮怪其然吾鄉宗伯礪正持衡一見而驚欽爲瑰器謂我鄉賢何無此人掛燭自嗟百世其間歲在癸丑詔徵鴻博鴻生蚪珠騰躍紛錯承明鑒衡宜在斯時誰知蹇屯擯於有司繼舉以經曰修三禮相國之力可拔而起在館未久相國云歸僅一薦舉輒多皆遺朋試於鄉指屈可得墜咤鄙夫深爲辭匿惟出惟處浮雲在霄嗚呼數奇百不一遇既老而窮始官博士惟黟之山其水濟駛百里來學生徒滿宮文教所被于于向風既罷歸休樅陽江上咫尺子家衡宇樹西更茅植樹有蕪有桃繁陰垂蔭先生之臥門無雜賓藏書千卷丹鉛淋漓醢筵部偏泊焉冥寂彈琴詠歌觀泥條條為樂就乏風歲成時招呼僚友商座高陳與羞醞酒後生群浚接引維勤而於小子勉以尤肫得請昌言諄諄訓誡沃我心靈開我盲聾始從舉四得此莫逮所向往不謀其愚時時遊從滿擬几杖秋喜康強百年可冀豈知不見五日於斯凶耗遽至長頭世辭嗚呼先生而竟至此大不慭遺是隕山岳惟其著述炳燦遹發遂漢留遺百世不廢獨悲吾徒門牆淪落蹈失所聞斯文何託涕泗懼懼匪哭其私嗚嗚涸匱酒心有餘悲嗚呼尚饗

張皋文崔景偁哀辭。

余始識景偁於京師與爲友景偁以兄事余既數歲已而北面承贄請爲弟子余愧謝不獲任曰偁之從先生非發策決科之詔也先生不爲世俗之文又不爲世俗之八股則願庶幾焉嗚呼世俗之爲師爲弟子云者其取之有由矣非所援而取非所衒焉而學則以爲狂且愚昔韓退之作師說毅然爲人師一世非笑之唯李翺張籍輩甫從數人以爲然余之文質陋缺誦聖人之書而未識其道其於景偁未有以相過也而窮困之效已明自景偁遊公卿間名聲日起當世所謂速化之術固當聞之乃退然就執友之門而請受業欣然若有樂者惜乎不遇韓退之使與李翺張籍之徒相頡頏也景偁之

學拙於進而明於取雖小物務既其實與之論道理未嘗不悅其改過果以速嗚呼使假之年而就其學豈可量哉君偁字格卿蒲州永濟人以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卒於京師年二十五其爲人長弟先好生而父兄倜之歿而所與遊者思之工八分楷書摹印世多臧者余獨悲其有盛志而卒不遂其學以無聞於後爲可惜也爲辭以哀旨嗚呼倜耶尋黯黮以爲賢誰使與耶既朝暢而夕頹又誰憎耶將爵其命而胡以厚其恩耶將匪稷於天而獨自以心爲辦耶不者之小年延於不肖者之恒耶淅沭於後世而落落乎古人嗚呼奈何乎倜耶

張皋文祭金先生文

嗚呼六經同歸其指在禮誰與明之北海鄭氏經歷漢宋大論曰無天器　大清鴻生巨儒乾隆之初婺源江公刊榛覓逕溯流就東厥其纖悉休甯之戴先生起欲敬聯佩誠君宏通眾流並派志修年短厥緒未竟先生精研思約理積掉頭庌廡竟與獨闡既啟其室遂闡其藩梓宋格楯既固既完爰禮九篇以鄭正鄭惟其匡捄是謂篤信一義之發通於睹眸先生不言千載其幽較其所成於戴蓋多婺源之傳嗒華比箋古人著書感發不遇先生不然頤志養素早年獻賦入贊機衡對策鑾坡聲震　殿廷　帝嘉其文冠之上第再命持衡恒循俊乂翩然高蹈有避若飛不事之功其成則魏杜門養疴二十一年既定禮堂其人未傳景行實行高山惟仰昊天弗遺後學誰放伊蒙孰昧一言獲發春風所噓不遺新堯三年在門莫窺美富既困馳驅乃始自咎獨持緒論以當眾歧端策恐瞻途識庚丙辰之春再謁几席先生欣然曰子可爲則理其緘則渝其湍恢之拓之以崇以閎閎其飢寒恤其生事劃宅以居推食以食歲在己未孟春北征先生餞之肴核既盈洏酬執手曰學賢難貴不知道緬其悅盤而賢後生氣求聲應弗傲孰美孰感挹河知源測景知光今我老矣非子曷望疇昔之殷勤與諄問子所學今則何如勉子努聞皆我新得使我暮年快覩奇特惶恐再拜含慙此言匪敢怠荒乃爲俗牽逝將歸來返我知蔑庶幾籍湜果不畔去恭聞易簀命篇作緘寫不成章筆絕意嗚嗚呼微言遂絕於茲哭臏此日傷心曩時具存耆耆莫繼者事命我以意曷敢以二偕羈塵鞅罔遂驂斯紼不親莫奠弗存南望一慟告茲哀衷言有弗宜哀其可窮先生之靈其曷不鑒未知後死斯言易玷嗚呼哀哉

管異之祭檀默齋明府文

嗚呼自聖不作其傳爲經宋精漢博同炳日星降爲華藻數乃奇零要之質備終籍丹青嗟時之人罔知其故乃詆通儒爲傖爲霧猲狗詞章鹿墟考據吳首帖耳躭游是務有美先生崛起高平鹿鳴五策薄海爲程既仕而躓天脫羈縶鶴逸鴻飛大放其聲先生之書其種數十始取道經啟明綴緝次及見聞以貤以集先生之文其數萬千意在獨造不循古先至其得意江洋如淵惟今儒林得君已足後世猶榮當時則蹶始綰白綬瀕南擯竄得罪長官終填牢獄痛甚遺黎悲來舊僕遇赦而歸齒危髮禿伊我幼稚聞名有公頃歲相逢於大江東劃然長嘯風回蒼穹舊袂而談天地爲空謂當執贄而仰山崇天不慭遺降君鞫凶吁嗟人生會合非偶已矣何言頌君不朽付身黃泉付名北斗附名者誰蜩螢狗苟嗚呼長哉尙饗

梅伯言祭陳石士先生文

嗚呼我公名德世師區區莫磐言伸其私我初見公棊局之側謂爲達尊長揖自攝公字先君曰吾昔友騰團賦詩一客一叟庚申同舉別面反久憮然年丈造門致蔡自此覿我與猶子同深友疏客舉我情情入或貌懇公言愈深憖欲起几口不可禁於時辛巳壬午之間我初入都窮路顛躓推轂於泥明居入先躓堙莫振拜公南旋公泥承睫我悲在顏依斗望京別省四年弔禍南文字過萬千上試江南撤棘過舍拊竹摩松問屋所價謂終結鄰同職共蹤跳踉童朋客扇乘暇憐其幼聰誦詩語愛倘歛留五日朝暮[illegible]危東田之下湖瀨之西豚蹄追輸請曲城隍[illegible]滿簍汗走童奚戊子之秋闈中提學書告相會十月望朔緩舟詠延金山之焦宿帆對若圖榜松窗屋腳插江關簾捲[illegible]馬過枕海神上湖閣樓大榭域黃於瓢波水四伏山巒[illegible]調恩山拾月鼎石[illegible]米魚遊日分[illegible]別禮過市名閣暗道桂花神叢[illegible]透陰螢[illegible]我騎危坐[illegible]不從帝[illegible]提局命擇幽徵湖谷累公我得遊覽倚門別歸閣書隨在外係遊來繼者變增於我旅久不自它[illegible]我致然公誠不能時遭[illegible]辰之冬[illegible]

哀祭類二

曾滌笙祭韓公祠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酒庶羞致祭於先儒昌黎韓子之神維先生之明德宜祀百世文人學子皆所喻願而禮典所載獨配享先師孔子西廡他無特祀國藩前官翰林院詹事府皆有先生祠堂今承乏禮部亦祀先生於官署之西北隅而皆稱曰土地祠國藩履任之日敬謹展謁乃神像之旁有先師孔子之木主儼然在焉竊以土地之稱非經非訓古者惟天子得祭大地諸侯則社以祭夫夫以下成羣立社多者二千五百家或百家以上小者二十五家蓋土爰稼穡民生所賴凡食毛踐土者皆得祭以報功義固然也自唐以下有城隍之祀世傳張說所爲祭文及李陽氷碑記舊已今天下由京都以至行省郡縣皆立廟以妥城隍原易有城復于隍之占禮有八蜡水庸之祭高壘深池以捍民患推社之義而爲之立祀理亦宜之獨土地之祀不可究其從始國藩所居之鄉或家立一神或村置一廟大抵與古之里社相類而京師官署尤多有土地祠往往取先代有名德者祀之先生之生未嘗涖官禮部今歿已千年所謂神在天上如水之在地中無所不際而謂僅安佾於一署之內丈室之中如古所稱社公云者亦以黷慢甚矣若先師孔子則先生所誦法終身者也先生嘗羨顏氏得聖人以爲依歸若深自歎恨不得與於弟子之列而無知者乃位孔子於尊吝之旁先生而果陟降在茲其必蹙然不安也國藩瞻禮之餘詢諸胥吏舉不辨其由來舊例春秋以翰林奉祀先生國藩亦且循沿習之常以致吾欽嚮之私惟於孔子之位揩置失宜則不敢狃吏蹈故懼干大戾謹奉木主瘞而焚之既告所以因爲之詩俾使工歌以入聲覺先生之神安休於此不腆之誠庶獲歆鑒詩曰

皇頡造篆物咸秩尼山纂經懸於星日衰周道溺闢以秦灰繼世文士莫究根荄炎劉之興炯有揚馬沿魏及隋摭與紹者天不喪文蔚起巨唐誕降先生掩湖三光非經不效非孔不研一字之愜追於皇天上起八代下垂千紀民到於今恭循成軌予末小子少知服膺朗誦遺集尊遊式憑濫廁秩宗誠隨祠宇而保如臨進退維偪位之不當宜望在旁大祀蹐儕前哲所匡我來戾止神其安帖敬瘞椒漿式告來葉

曾滌笙祭湯海秋文

赫赫湯君倏焉已陳一呷之藥椓我天民豈不有命藥則何辜死而死耳知君不悔道光初載君貢京朝狂名一鼓萬口嘈嘈春官名揭如蘊斯標奇文驪布句鶩學鼻羣兒苦誦自暝達朝上公好士維汪與曹大風噓口吹女羽毛舐筆樞府有銛如刀儕輩力逐一虎眾䝞曹司一終稍遷御史一鳴驚天隮落泥滓坎坎郎官復歸其始羣雀款門昨鼠之市窮鬼噴沫婢歎奴恥繼君不羞復乃不求天脫桎梏放此詩囚伐肝蕩肺與命爲仇彼髮四廟存姝在帙匪屈匪阮嗚可與投忽焉狂走東下江南秦淮夜醉笙吹喃喃是時淮海戰鼓殷酣挑夷所躪肉阜血潭出入賊中百憂內恢寅歲還朝左抱嬌娥示我百篇兒女兵戈三更大叫君酒余哦忽瞠兩眸曰余乃頗懣膽相要斧門揞鎖嗔余不媚勳與時左非君謬尋誰云逮我王城海大壓霧滔滔惟余諧子有隙輒遭聯車酒肆袒肩載號煮魚六曝宇內兩賢授我浮邱九十其訓韓桿莊誇孫卿之醞麗義鬬文百合適奮俯視符充其言猶冀我時譏訐君曾不愠我行西川來歸君逕一語不能君乃狂罵我實無害詎敢相下骨肉寇讐朋遊所訝見家貧逢或張之弧羣疑之積眾痏生膚君不能釋我不肯輸一日參商萬古長訣吾實負心其又何說凡今之人善調其舌君則不然喙剛如鐵鋒稜所值入誰女容直者棄好巧者興戎昔余痛諫君嘉我忠曾是不察而丁我躬傷心往事淚墮如縻以君毅魄豈曰無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酹子一滴庶攄我悲

曾滌笙母弟溫甫哀詞

咸豐五年十月賊目偽翼王石達開引其黨自湖北通城竄入江西別有廣東匪徒曰周培春葛耀明關志江者自湖南茶陵州竄入與石逆相聚於新昌縣周培春等投歸石逆部下願爲前驅石逆授之偽職將軍總制軍師旅帥之類兩逆黨者合併爲一江西亂民從之如歸贛水以西望風瓦解十一月初十日攻陷瑞州府明日陷臨江晦日袁州繼陷遂圍吉安明年正月二十五日陷之余檄副將周鳳山率九江之師入援二月十八日軍敗於樟樹鎮而撫州建昌兩府以是月之季相踵淪沒國藩躬率水陸諸軍自湖口入援而南康又沒於賊矣九江自爲賊踞如故凡江西土地棄之賊中者爲府八爲州若縣若廳五十有奇天動地岌人心惶惶訛言一夕數驚或奔走奪門相殘死楚軍困於江西道閉不得通鄉書則募死士蠟丸隱語乞援於楚賊亦益布金錢購民間捕索楚人致密書者殺而榜諸衢前後死者百輩無得脫免吾弟國華溫甫自湘中間關走武昌乞師以拯江西於是與劉騰鴻峙衡吳坤修竹莊曾承堯欽堂率五千人以行而巡撫胡公奏請以溫甫統領軍事出入賊地盛暑鏖兵凡攻克咸甯蒲圻崇陽通城新昌上高六縣以六月三十日銳師翔於瑞州由是江西湖南始得通問而溫甫亦積勞致疾矣七月十六日棹小舟昇疾至南昌兄弟相見深夜惝惝喜極而悲涕泣如雨弟疾寢劇治之多方不效至九月乃痊復還瑞州營次瑞州故有南北兩城蜀水貫其中劉騰鴻軍其南溫甫與曾承堯軍其西北賊於東隅通外援市易如故七年正月予率吳坤修之師自奉新至東路始合長圍掘塹周三十里溫甫則大喜吾攻此城久不擧今茲事其集乎不幸遭先君子大故兄弟匍匐奔喪入里門宗族鄉黨爭來

相弔亦頗相慶慰國藩得拔其不肖之軀復有生還之一日溫甫力也溫甫既出嗣叔父以咸豐八年二月降服期滿復出抵李君續賓迪庵軍中李君與溫甫爲婚姻益相與講求戎政晨夕諮議是時九江新破強悍深根之寇一掃刮絕李君威名聞天下又克麻城蹴黃安喋血皖中遡下太湖潛山桐城舒城四縣席全盛之勢人人自以無前師銳甚溫甫獨以爲常勝之家氣將竭矣難可深恃時時與李君深語悚切以警其下亦以書告予旰上竟以十月十日軍敗從李君殉難廬江之三河鎮嗚呼痛哉曩吾弟以新集之師千里赴援摧江西十萬之賊而無所頓今以皖北百勝之軍萃良將勁卒四海所仰望者而覆之而吾弟適丁其厄豈所謂命耶常勝之不足深恃吾弟之智既及之矣而不肯退師以圖全營壘以十三夜破陷而吾弟與李君以初十之夕併命同殉又不肯少待以圖脫免豈所謂知命者耶遂綴詞哭之詞曰

鯱鯱我祖山立絕倫有蓄不施篤生哲人我君爲長魯國一儒仲父早世有季不孤恭維先德稼穡詩書小子無狀席此慶餘粲粲諸弟雁行以隨吾詩有云午君最奇挾藝千人百不一售彼穢穢者乃居吾右抑塞不伸發狂大叫雜以嘲詼萬花齊笑世不吾與吾不世許自謂吾虎世棄如鼠相外相背迹將去女一朝奮發仗劍東行提師五千往從阿兄何堅不破何勁不摧躍入章門無害無災壎篪鼓角號令風雷昊天不弔鮮民銜哀見星西奔三子歸來弟後季父降服以禮匝歲告闋靡念苞杞出陪戎幄匪辛伊李既克潯陽雄師北邁剗潛剜桐整舒是嘬豈謂一蹶震驚兩戒李既山頹弟乃梁壞覆我湘人君子六千命耶數耶何辜於天我奉簡書馳驅嶺嶠江北江南夢魂環繞卯慟抵昏酉悲達曉莽莽舒廬羣凶所窟積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崢嶸廢壘雪濆風飄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實負弟茹恨終古原注予於道光甲辰寄諸弟詩有云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辰君謂弟澄侯生庚辰歲午君謂溫甫生壬午歲老沅即沅甫也

龍翰臣劉茮雲哀辭

道光二十有三年余因王君少鶴始識劉君茮雲於京師後一年少鶴游粵東瀕行語余曰君欲知學則必交劉子茮雲余因是與茮雲爲密凡余有疑無不以問茮雲有知亦無不告余也茮雲之學始於文字聲韻訓詁而因以求羣經之義理細及於名物象數大則天文地理樂律兵制歷代興衰治亂之故　本朝功德制作之全皆能舉之而悉其數學之而通其義又皆折衷於孔孟程朱之理不爲灝汗無紀之說蓋其深余有不及知者其能言者如此而已去年余與茮雲別京師今歲二月茮雲乞假終養歸余以試事在外不得見遠歸而茮雲以書來道相念甚且謂病亟不能即來茮雲素羸弱居京師無一日不病其病則以讀書耗心神爲戒而又不能廢書歸則處置家事神日以瘁故其疾益深余之憂之也亦適於在京師之疾比寓書一再不即復後數日其家以書來而茮雲死矣吁可痛哉其書勉余進德修業爲之彌憾及猶子世塤甚能紹學屬余誨之使爲端士而已不及其他夫余求友而始識君君學固幾於成而余之所恃以切劘者也而天遽奪之以去是豈唯君之不幸而余之不沒於蒙而能自拔者其誰望矣乎少鶴既以疾留滯浙西將爲書告之先作辭以抒余哀其辭曰

夫何斯人之抗志兮信高世而尊儒學桄頻以日進兮業陪閣以自修迹孔鄭而心濂洛兮用將化乎俗儒匪帑帨之徒緇兮惟實事之是求懿閒門其備禮兮處厎邵而遠尤眇軀幹之六尺兮抱千載而爲憂步踦蹝如不及兮常恐乎日月之我遒余識君於壯歲兮始知徑涂之是趨羌望塵而遂後兮何異夫駑馬與驊騮方策蹇於十駕兮君忽反乎故邱吾離羣而獨處兮學有疑而誰諏朝聞道而夕死兮君何憾乎蜉蝣有猶子能繼志兮婦又賢能潔羞君雖殁而名立兮豈等夫生者之若浮不撫殯而哭墓兮又無文以銘幽聊抒情於此詞兮永悲夫逝者之不可留

孫子餘凌澧叔哀辭

善化之凌氏無仕者而澧叔特以才著澧自其爲諸生督學使者無不賞異之南海吳公榮光開府湖南立校經堂以十三經諸史古文駢體騷賦詩試士士罕能兼通而澧叔應之不窮澧叔少年美風儀善爲容余與偕試望之若仙未幾以拔貢生入試京師高等用爲工部七品小京官遂舉鄉試人謂澧叔自是決起行翱翔館閣間而澧叔亦自負以爲當得意已而困於禮部而工部水衡將作之司百爲所集用事者多貴游公卿子弟與夫突梯滑稽窺時赴勢之士鮮衣怒馬氣勢烜赫坐曹仰首而語以頤使吏胥睥睨笑歌若無人澧叔本儒雅不樂吏職及見其窮如此不能堪常稱疾不入署逾一往歸輒遲終日罵詈僮僕如是久之無所發憤謝告去歷燕齊趙衛之郊度淮涉大江徧游吳越逾領觀韶石留廣州一年浮湘而歸又客於江漢所至妖僮曼姬絲竹雜進肥肉大酒淋漓酣嬉窮極愉樂必厭乃去如是又久之大困不得已還京師則髮種種纔四十頹然如老翁獨邀飲酒平時意氣猶在讌集必醉醉益自豪巨觥一引輒盡時或大笑叫呶悲歌泣下座客迎避之余傷其志之哀而憂其年之不永而果然也悲夫甚哉士之不可以才異於衆也才與命之不相酬久矣一不得志至侘傺以夭其生澧叔之才乃其所由死也歟嗚呼亦其命矣夫辭曰

爲礎不可以垂棘兮章甫不可以爲裳有李梅而冬實兮或中夏而實霜維四時之大信兮甫乖盩而失常非夫人之爲咎兮余焉能以不傷

吳南屏湖北按察使貴陽唐子方先生哀辭

嗚呼自粵賊亂徧天下　朝廷患兵不足用餉不足供而有識之議獨以謂得能平賊之人則兵與餉猶可無憂蓋天下數十年來一切因習頹壞人材遂靡然不可振發事急而求人無可倚恃者余竊疑夫古今才能之人亦何世無之或棄置不用用矣又或顛倒錯亂使之卒困於無所能爲以死則將誰咎哉今自兵事數年一時殉難之君子余多未能悉知其人與其行事若貴陽唐公子方之死所竊悲焉公往以名舉人爲縣令湖北以才能發聞洊陟藩翰　先皇帝末年公被知遇最隆未久即引疾以去蓋以與制府意未合云於時天下之人皆知公之賢望其大用有爲公意獨以爲難故家居數年將終以不出及寇陷武昌東下官軍旋入之　朝命起公湖北與督撫共辦軍務公乃聞　命馳赴以咸豐三年五月抵武昌旋以二品銜授湖北按察使明年正月軍潰公遂以死公之初抵武昌也賊方在江西而聚兵田鎮以禦公策欲犄之湖口督撫不可又自請募練襄陽亦弗許而賊之在北路者數千人自河南敗走楚境公帥兵迎剿之麻城殲之幾盡未幾田鎮潰公往來戰賊江上復黃州以便宜退軍遂被　旨落職仍委勦賊當是時　朝廷所倚辦賊實爲資廬江忠烈公而侍郎曾公方募勇長沙以賊盡據長江奪舟艦我兵止陸路未能制勝乃多造礮船盛水軍東下約總督吳文節公及江公俟軍集同勦賊俄而江公以安徽巡撫敗死於廬州吳公與公分道出擊黃州而敗公又獨以水軍才數十艘所請給皆爲撫臣靳不與余聞吳公之出撫臣崇綸學臣青麐實交劾促迫之則公之不得展其才用何足怪也此余之所以歎夫有人而用之未竟或顛倒錯亂以死而非盡無人之患也原公之始方被任而決於退身其時天下未有變徒以事多沮撓不如意不肯自摧辱及是以賊亂之亟感憤復起卒又困於人以死豈非其命也耶初公少時以夢獲硯於廣州謚明陳忠愍公邦彥之故物敏樹嘗承公命作夢硯齋銘文大意謂公文學政事爲一時偉鉅人前世忠賢當藉以發揚於世而孰知夫昔之夢者乃殺公以其死也嗚呼豈偶然哉公之子舉人炯既獲歸公喪以書請爲之哀辭敏樹固嘗以文字辱公知又在京師與公子遊久乃爲其辭曰

公不出兮人愁公既死兮增憂事難爲兮才竭人實不足兮又重之以敗謀氛江漢兮血流我舊治兮邦州嬲皋許兮余馬　主恩厚兮塡命我投忽摧沮以死兮天也誰尤旗波靡兮鴟散鼓不集兮孤舟公昔侍父兮南海父有夢兮硯賫公收葢忠靈之授死兮固有異世而相酬開天門兮鞭飆蚪望黔陽兮下鄂渚以來遊

吳南屏梅伯言先生誄辭。。

爲古文詞之學於今日或曰當有所授受蓋近代數明崑山歸太僕我　朝桐城方侍郎於諸家爲得文體之正侍郎之後有劉敎諭姚郎中各傳侍郎之學皆桐城人故世言古文有桐城宗派之目而上元梅郎中伯言又稱得法於姚氏余曩在京師見時學治古文者必趨梅先生以求歸方之所傳而余頗亦好事顧心竊隘薄時賢以爲文必古於詞則自我求之古人而已奚近時宗派之云果若是是文之大阨也而余附從梅先生語獨有以發余意又讀其文數十篇知先生於文自得於古人而尋聲相逐者或未之識也余自是益求之古書自道光甲辰又九年咸豐壬子余復入都則梅先生已去官歸金陵而粵寇之亂大作明年金陵陷聞先生得出丁巳余寓長沙孫侍讀子餘告余曰梅先生以前二歲卒矣余於先生才數面而與先生遊京師者稱先生語未嘗不及余余窮老於世今且避徙無所而先生亦可謂不得志以死者其才俊偉明達固非但文人而趣寄尤高以進士不欲爲縣令更求爲貲郎及補官老矣而歸又逢世之亂可傷也乃爲之誄曰

才何以兮不施名何爲兮大馳獨爲文章之人兮世安賢而有斯嗚呼哀哉伯言父其文之好耶其志之曒耶其又以逢天之忌而卒於顛倒者耶

吳南屏吳雲臺哀辭。。

吳雲臺之沒於京邸也以庚戌四月今年壬子余來京師每過長沙邸下未嘗不悲雲臺也雲臺爲人狀貌才氣皆過絕於人自其少年人莫不意其飛騰雲臺亦厚自負既屢躓場屋晚乃得鄉舉猶自冀得一旦遭逢至大官立功名以取重於世不知其遂窮以死也然雲臺才實高爲歌詩得杜骨法縱橫老健大類元遺山近今諸子不論也惜其以貧故顛倒所爲不得一意盡力於文章行身往往不自顧惜蒙世之訾詬亦不能無恨獨其意氣豪俊可悲也其生平所與交遊始皆與盡歡後多稍疏避以去獨余猶以故意遇之其歿也余在瀏陽既爲詩以哭之又欲爲之銘以遺其孤而不果故作爲哀辭以卒余交友之義且見雲臺之梗概云其辭曰

四海來萃兮求聞於京客窮而死兮萬千以贏嗟若君之才貌兮胡不究乎公卿絕命旅邸兮無人哭聲棺斂無貲兮衆合以營惟鄉人之仕者兮多君與之平生終歸君於南湘兮黯惟君之才名我時在於瀏陽兮接赴使而魂驚疑夢寐之來告兮心恍惚而難明思廿載之游處兮自嶽麓之始盟謂君之必速飛兮翔天路以遐征人時命固難知兮終遠死而無成豈骨相之不侯兮覩犀角之豐盈文章之在人兮若樹花而鳥鳴雖吐奇以驚世兮固豪士之所輕我來京師兮館舍行經悲君之死此兮視宿草而涕傾已焉哉君已死其蔑有知兮聊此辭以當銘

十二劃

十四劃

十五劃

十七劃

十九劃

《續古文辭類纂》作者索引

十四劃

十五劃

十六劃

十七劃

十八劃

十九劃

《古文辭類纂》作者索引

責任編輯　舒　馳
裝幀設計　凌　煒
總 策 劃　陳慶惠　潘新國

正續古文辭類纂

（全一册）

〔清〕姚　鼐
　　　王先謙　選編

（據 1917 年上海會文堂書局刊本縮印）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杭州體育場路 347 號）
富陽美術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浙 江 省 新 華 書 店 經 銷
*　　*　　*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28.75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5150

ISBN 7－80518－431－3/I・283
定　價：40.00 圓







ISBN 7-80518-431-3/I · 283

定價: 40.00圓